



日本漢文史

籍叢刊

第一輯

紀傳體

十七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本冊目録

野史

(卷二百四十三—卷二百九十一)

.....

野史卷二百四十三

飯田忠彦 修
男 文彦訓點
竹中邦香 校

武臣列傳第一百五十一

阿部正次

阿部忠秋

阿部正次。本名正成。參河人也。姓藤原氏。八田知家之後。一本阿部家譜曾祖父正俊。祖父正宣相繼仕岡崎。父正勝。初字稱善九郎。更稱善右衛門。天文十六年。甫八歲。從東照宮于熱田。而後常侍左右。大小爭戰。無

野史 卷二百四十三

一敢不從者。天正十三年。爲旗隊長。賜食邑。十四年。

叙從五位下。稱伊豫守。十八年。賜豆州市原地五千

石。藩翰譜。○按一本家譜作武藏。爲谷。慶長五年四月。卒。六十歲。藩翰譜。

考系正次小字德千代。改善九郎。天正十八年。初賜

食邑于下總地。繼父爲書院番頭。是冬。叙從五位下。

稱備中守。加賜相州一宮田五千石。併領一萬石。居

武州鳩谷。慶長十五年。加賜下野鹿沼田五千石。明

年冬。爲大番頭。一本家譜。家忠。日。大坂兵起。從軍。及

再起。初軍岡山左。及台德公進。旆起列左隊。與板倉

重宗。賜麾。五月七日。繼加賀師。與高木正成。出其左。

自勝曼進。與明石全登遇。奮擊破之。全登單騎而遁。大坂記。城兵大野治房等輕死健闘。先隊將崩。安藤重信等奮勵力戰。兩軍亂擊。正次邏騎呼曰。我師經長途。面黎黑。甲仗濁汚。城兵青白。器介鮮麗。以可爲驗。自揮槍勵戰。治房部下數百來圍。正次及子正澄馳騎。血戰勵擊殆危。正成鳥居成次等來救。遂擊走之。正次自刺敵二人。一隊中獲首八十三級。御還大坂記。武德大成記。阿部家記。城陷而後。固備天王寺口。累賜采邑。元和九年。移岩槻城。領五萬五千石。一本家譜。○今按藩翰譜載。大坂軍後。賜岩槻城三萬石。元

野史 卷二百四十三

和六年。從小田原城。食五萬石。

七月補宿老職。藩翰譜。諸役人帳。寬永三年四月。加賜食邑

三萬石。赴守大坂城。併食邑八萬六千石。一本家譜。

正保元年冬。叙從四位下。一本家譜。四年十一月。疾

病。子重次賜暇。馳驅前後。八日而到大坂。看其疾。病

既篤。其夜重次謂奉行及城番輩曰。父疾危篤。若死

于此。則恐穢殿宇。願使遷別業。以遂其終焉。衆議同

之。重次倚枕涕泣告意。以請遷床。正次曰。我雖非敢

拒諫。所思有所異。宜任衆議。我嘗奉命。云。夫大坂者

爲畿甸鎮護。西南四道之樞要。鎮撫數州。汝爲爪牙。

且慶元武功超越。故今爲孤代官。赴鎮勿懈焉。余不肖荷此重職。戰戰慄慄。幸而世屬泰平。頗似莫憚。若有偷盜奸賊。狙窺城牆。余存在則不使人窺焉。惟是己以爲忠節也。故余欲通呼息之間。莫託城於他人。設令死之。非謂汚辱殿宇矣。抑城牆墮。臨危急。致死者。城壁之常。積尸高壘。流血凌澗。古今無羞。若以死忌。則不如無城郭矣。余智淺才陋。況今衰爲危困。神思錯謬。唯恐有過。宜記載我旨及教議。急東聞而乞明裁決焉。乃飛羽檄以聞。十日。黃昏達東府。大猷公嘉獎其志。以正次意爲可。十二月復命至。正次

野史

卷二百四十三

三

感泣。踰日而卒。時歲七十九。遺屬火葬於淀河邊。沈灰骨于水云。潘翰王代一覽。子正澄。重次。正澄初字善九郎。叙爵稱修理亮。大坂軍起。從父健聞。自獲首二級。賜食邑一萬石。居大多喜。城。寬永中。先父卒。歲三十六。子正能爲族忠秋嗣。傳在後。阿部家譜。重次初字作十郎。爲三浦重成嗣子。近侍台德公。而重成產子重勝。護其家。殊割近江田三千石。予重次。重次爲尾從部隊長。叙爵稱山城守。一本家譜。寬永五年。兄正澄卒。還家。復族。九年。潘翰爲尾從部番頭。十年三月。預聞國政。尋改稱對馬守。兼番頭。賜食邑

一萬石。十五年四月。受父封邑四萬六千石。居岩槻城。尋爲老中。十六年正月。叙從四位下。正保中。加賜一萬石。父卒而繼。合領九萬九千石。一本家譜。武家潘翰考。慶安四年四月。大猷公薨。其夜殉死。五十歲。或作四十八歲。法名全嚴淨心。號芳松院。潘翰重次之殉死也。人皆異之。後聞傳稱。追大猷公薨。重次謂堀田正盛曰。我與卿陪從泉壤。正盛愕恠曰。何有斯言乎。方今嗣君幼冲。輔弼竭節之秋。不從泉路。而翼戴後嗣。其勝也遠矣。諸老亦曰。實如加州之言。何唯對州己受恩遇。若我輩。爲無眷顧乎。何多寡之有。卿等陪

野史

卷二百四十三

四

死則我儕亦從焉。然則有誰而輔戴幼君矣。請止焉。重次曰。嘗我受使命。赴高碕。時啓曰。臣久被恩遇。身命已奉君也。請勿煩大慮。而到高碕以違命。是時既白。死。今而先君就冥路。我奚爲盜生路矣哉。我意甚愧。有諸老在。何爲無輔弼乎。乃告別於諸老。與正盛譚話古今。徐步而出。到于城門。將駕。相謂頓而頓而還第而死。潘翰子定高。正春。定高繼父。叙從五位下。稱備中守。萬治二年卒。子正邦尙幼。正春先是繼三浦氏。叙從五位下。稱因幡守。萬治二年。兄定高卒。其子幼稚。故正春復族。代正邦執家事。更稱伊豫守。食

邑十三萬五千石。居岩槻城。寬文十一年冬。讓兄之采邑於正邦。自復舊領。大多喜^上城。食邑一萬六千石。家譜一本家後從刈屋河子正鎮繼移上總佐貫。築城居之。子孫相傳。正邦本名正盛。寬文十一年。受正春讓。叙從五位下。稱對馬守。後更備中守。元祿中。再移領十萬石。進從四位下。寶永中。徙福山^{後備}城。子孫相繼。世侯。

阿部忠秋。正勝之孫。正吉之子也。正吉^{一本阿部家}初字善七郎。自弱年仕東照宮。天正十八年。從軍。圍小田原城。中銃被創。家忠日記、慶長四年。賜食邑爲

徒步隊頭。元和元年。從大坂。師殆敗。正吉獨駐勵戰。節制散兵。擊敵。遂挫之。及軍終。糾問諸士。剛怯。正吉受命監證焉。藩翰譜、大坂記、

○藩翰譜引世傳云。大坂諸記台德公師遽然散騷。正吉單騎奮勵力戰。師復隊伍。公親覽之。迄紕問敵勝劣。使正吉爲證。源君美按。大坂兩御陣供奉記。正吉載在東照宮徒步頭四人之中。非在台德公麾下云。

元和三年。加賜五千石。叙從五位下。稱左馬介。爲大番頭。一本家譜、藩翰忠秋初字小平次。年甫九歲。近

侍大猷公。夙夜勤勞。弗懈。慶長十九年。初賜月俸。元和三年。賜廩米。爲膳番。益加祿米。九年。爲扈從部番頭。尋叙從五位下。稱豐後守。寬永元年。繼父併采邑六千石。明年春。加賜四千石。併領一萬石。累賜食邑。九年冬。爲少老職。兼番頭。十年春。預議政事。尋補老中。十一年秋。叙從四位下。十四年。再加食邑。居壬生^{下城}。合領五萬石。十六年。移忍^{武藏}城。加一萬石。^{是月}加賜二萬。正保四年。復加一萬石。慶安三年秋。嚴有公徙西城。忠秋受命爲之傳。明年八月。任侍從。一本家譜、武家補任、藩翰是冬十二月。諸老會議。酒井忠勝曰。

爲懲正雪等謀逆餘黨。下令悉放逐府下所在浪客矣。忠秋曰。放逐無辜。諸客於他邦者。恐非仁政矣。并伊直孝先。按同之議。乃罷。一本續王明曆元年六月。忠秋請以再從父弟正能爲嗣。又請曰。正能既爲臣嗣。願收彼父正澄食封于府廷。嚴有公曰。正澄遺邑大多喜附。正能依舊。惟割其六千石。以還附定高。藩翰譜、寬文三年春。加賜一萬石。領八萬石。十一年夏。辭職致仕。延寶三年五月。卒。歲七十四。一本家譜、武家補任、藩翰考系圖、法名隆譽。天朗空烟。號透玄院。藩翰譜、武家補任、藩翰忠秋在職。每退食。召家人兒童。自三四歲。迄十四五。列次

招呼各任其意令遊戲或昇器仗試察其度量又每詣上野芝公廟黎明出邸途巷如遇有棄兒則命而拾納撫育之於邸第附乳母鞠養或窮乏不能撫育者聞之殊候忠秋出棄之臣士或諫忠秋弗聽而曰苟親子厚情恩愛至篤更莫比倫矣抑割乳房而捐兒其父母之情可憫也故余收養之不足以爲弊矣余若養之使汝等家人困蹙則可謂余之過也如今取鞠養家人之餘財收養者寧與耽逸樂之費耗觀之奈何且我居重職以四海爲心四海之內如有遺兒者則天下之醜也以洗其醜爲重職之任所鞠養

野史

卷一百四十三

七

者數十人令其男給仕女皆婚嫁云武野燭談當嚴有公世忠秋與松平信綱議政事信綱曰或誑我忠秋曰士人莫僞言且戲下臣士何誑之爲他日被誑而可聞政務矣必勿疑有司疑惑則亂之階政事必有闕如矣手錄忠秋性愛鴉府西麴町有養鴉者聲色無敵忠秋聞而意欲之其饋錢千數緡難其貴價未果或聞忠秋意欲之贖其鴉以贈焉他日忠秋與賓客譚話及鴉於是忠秋歎息而曰苟荷重任者不可好弄物矣乃令左右咸放遣以截賄賂之路老遺君臣言行錄或時松平信綱謂諸老曰願會議斷後

日諸侯音物矣忠秋作色曰若卿者多有苞苴者與若我莫敢來贈者是故免拒禦之患矣遺老物語忠秋資性廉直敦厚能遇人無私云舊章正能歲尙幼稚離父叔父重次取養之寬永十五年割祖父封田一萬石居大多喜城初稱東市正又分重次遺邑合領一萬六千石一本家譜追爲忠秋嗣還附六千石於從父弟定高尋叙從五位下稱播磨守而繼忠秋後併邑九萬石延寶元年爲老中尋叙從四位下有疾免職致仕入道號養拙一本家譜子正武嗣初叙從五位下稱美作守歷著職爲老中更稱

野史

卷一百四十三

八

豐後守叙從四位下尋任侍從一本家譜有才智後稍耽戀舊章初在寺社奉行職越後家訟獄起召小栗正矩永見長良荻田主馬于江府聞其評論正矩口辯明朗取數通印書以爲證正武進奮聲曰吁汝不忠顯然於印書矣苟執其主之家政取證書以備他日之變覆己奸邪乃謀家亂可惡之甚矣若我儕在職奚爲悉因印證矣乎以公直清廉爲宗裁斷諸事莫敢違戾如印章證書奸邪惡計一莫所覆謝詞其何有焉正矩面如灰言語忽屈遺老物語遂伏其罪禁錮正矩于松平綱昌第其子大六于松平

綱政。並賜死云。手錄、士林正武子正喬繼。先是叙從

五位下。稱出羽守。改稱飛騨守。殊賜采邑一萬石。爲

奏者番。兼寺社奉行。繼父收食邑罷兩職。而叙從四

位下。正德元年。補老中。更稱豐後守。尋任侍從。享保

二年。辭職。一本家譜、武家譜、任、正喬事父孝。每朝夕

羞膳。候女座。俟其終而後食。或以告父。正武憐稱其

孝。正武笑曰。否。我往時事播州殿。今比之。非十分之

一矣。抑父子恩愛以遊樂。是人情之常也。彼年尙弱。

不可厭也。今時精修勉勵。以可令知人之有道也。手錄、

秘子正允繼。傳至玄孫正權。遷封于白川。陸子孫

相傳世侯。

野史卷二百四十四

飯田忠彦 修
男 文彦 訓點
竹中邦香 校

武臣列傳第一百五十二

山口重政

久世廣宣

山口重政。尾張人。姓多多良氏。周防世家大內氏之族也。大內介持盛子教幸。文明元年。戰死于豐前馬嶽。教幸子任世。小字孫太郎。避亂爲僧。號多門院。移居尾州星碕莊竺雲寺。後束髮。生二男子。多其家

野史

卷二百四十四

十一

武家盛衰記、中興 兄名盛幸。族稱山口。字太郎。後修理進。弟名教仲。字二郎。後右衛門尉。盛幸子盛重。是爲重政祖父。系圖、家譜、重政小字竹丸。更稱勝家。以天正八年死。系圖、家譜、重政初屬佐久間正勝。其父信盛授佐久間氏。本長二郎。初屬佐久間正勝。其父信盛授佐久間氏。本山口及信盛獲罪。幽高野。其所部二萬餘人。皆離散。重政獨赴高野。見信盛云。藩論而依賴姻族岡田重喜于星碕城。而重喜竊通羽柴秀吉。事發覺。天正十二年三月三日。重喜爲織田信雄被殺。其弟勝三郎據星碕城。重政去而屬信雄。家忠日記、藩論、太閤記、秀吉聞重

喜遇殺。震怒。整師入伊勢。佐久間正勝亦屬信雄。使重政等率兵五千。是月九日。修築嶺故壘。將襲龜山城。十日。秀吉師來圍嶺壘。正勝。重政拒戰不利。死者三百餘人。正勝亦將死。重政抑止。入壁固守。會聞有東照宮後援。秀吉師不敢逼壁。及日已晚。正勝。重政督餘兵。斫敵一面。而走長島。藩論六月。正勝據蟹江。重政守大野城。正勝因信雄命。出而檢城地。將築寨。使前田種利爲留後。會瀧川一益觀蟹江。誘種利降之。其子長種定利皆應之。遣人招重政。且曰。子母在蟹江。今如不從。我殺子母。急懷恩愛。宜謀後榮。歸順

野史

卷二百四十四

十一

而以保有母宗。重政弗聽。曰。汝等忘恩背義。禽心獸行。我母質於佐久間氏。汝奪而殺之。非我所知。我受命守城。一死以殉之耳。十五日。一益及九鬼嘉隆率舟師。攻大野城。重政告急於諸部。豫設守備以俟。敵到于大野川。及其至。所設松炬。各手點火。投之於敵船。會河風暴起。餘烟散亂。舟艦皆變灰燼。敵棄船取陸脫走。追擊克之。藩論十六日。一益欲入蟹江。東照宮急馳。信雄亦尋至。會蟹江潮落。一益以輕舸進。師爭蹙。大破之。舟艦四散。一益僅脫入城。師隨而圍之。十七日。嘉隆及一益夜合戰。艦趨下市場。岡部長

盛重政。暨信雄舟師。擊走之。東照官使本多忠勝召

重政。重政到戶田行營。厚賞其溫。故守節之志。賜馬。

藩翰譜、小牧十四年。爲從父弟重勝養子。住星碕城。

食一萬石。屬內府信雄。移居勢州茂福。加采邑三千

石。十八年。從信雄失食邑。幽居勢州朝熊。十九年五

月。東照官召列臣籍。賜上總田五千石。七月附台德

公。一本家譜、慶長六年十一月。叙從五位下。稱但馬守。後

更稱修理亮。加賜武藏田五千石。十一年。爲大番頭。

兼奏者番。十四年。守伏見城。十六年。累賜下野田五

千石。一本家譜、武家補任、藩翰十八年正月。重政有故忤旨。潛

野史 卷二百四十四

十二

居武州生越龍穩寺。家譜、一本家譜、山初大久保忠

鄰養室氏之姪石川康通女。是歲配之於子重信。會

康通子某。言行不羈。東照官弗懌。重政配偶其姊于

我子。以蔑如公事。被罪云。藩翰譜、重政剃髮。號宗愚。

一本家譜、尋呈一函書。不可。十九年冬。大坂兵起。欲

以功自償。與子重信。弘隆。馳驅而西。至箱根。關吏扼

之。乃歸寺。重信變名。佯擬商旅。歷山道。得到大坂。時

業已和平。後東還居寺。藩翰譜、墓元和元年夏。大坂

再起。父子變服間行。私隸井伊直孝。五月六日昧爽。

與城將木村重成。相遇于若江。父子競進。不避來銳。

最初力戰交槍。短兵急接。重政。弘隆皆傷。重信見事

殷。挺身而進。殲敵二人。望見重成在陸間。逕田格之。

重成刺而滅焉。系圖、大坂記、碑銘、秀賴事記、是夜。重

政適直孝陣營。衆吊慰重信死。重政澣淚曰。重信戰

死。而達多年宿望。是則哭中之慶也。惟怨暗夜戰死

耳。衆爲泫然。獨直孝不問。而曰。先壯子而老躬保生。

是何幸矣哉。其言頗微。重政胸懷。重政忽然悲。將及

事。衆阻止之。蓋若江之戰。重政以執磨法。論直孝。直

孝悲之。弗協。遂不聞達重信之死云。藩翰譜、中重政

幽居高野山。一本家譜、寬永五年九月。召還。復稱修理亮。

野史 卷二百四十四

十三

列伽。依。一本家譜、重政頃年與本多忠政親暱。天壽

夫人亦能識重政。歎訴之。故爲懇請台德公。有誕命

云。藩翰譜、中六年六月。賜遠江常陸田一萬五千石。

一本家譜、十二年九月。卒。法名大安全勇。號瑞巖院。高野

銘。有四男子。伯重信。小字熊丸。慶長二年。甫八歲拜

台德公。因命更稱長二郎。以仕左右。十四年十二月。

叙從五位下。稱伊豆守。家譜、一本家譜、十五年秋。賜食

邑于上野。銘、元和元年。夏。戰死于若江。系圖、大坂記、

仲重長。字稱島之助。叔弘隆。季重恒。字稱半左衛門。

後叙從五位下。稱備前守。割父遺封五千石。領之。至

孫重良絕。弘隆初字半兵衛。寬永九年冬。叙從五位下。稱但馬守。十二年。父卒繼家。食邑一萬石。系圖家譜、海國松平信綱意欲使弘隆與直孝和穆。屢諭勸之。弘隆辭曰。父雖歿。猶有餘憾。不可爲也。弗從。重恒亦勸曰。信綱之言是也。夫直孝時之重臣也。與之爭。恐不可矣。乃應焉。諸論中與盛衰記後更稱修理亮。居常州牛久。子重定嗣。子孫相繼。世侯。

久世廣宣。參河人也。姓源氏。太政大臣通將二男某。稱久世左太夫。幼而與左馬頭政智友善。迨政智下伊豆。與之俱東。後住古河。徙居參河。是爲廣宣高祖。

野史

卷二百四十四

十四

父。祖父廣長仕善德君清康。暨大樹君廣忠。父長宣。字平四郎。永祿一向亂。黨賊而戰死。久世家譜廣宣初字三四郎。以父故。戾旨。母氏再醮。大久保忠吉。廣宣從之。忠吉家。一本久世家譜天正四年。甫十六歲。屬大須賀康高。是春。武田勝頼率師寇橫須賀。康高隔水對抗。而收兵。其部下大橋助平傷。廣宣扶之而退。家譜是歲。與坂部廣勝擊敵。但獲首級。廣勝字三十郎。時歲十五。二人相並。屢建武功。當時人呼三四三十云。諸論六年夏。東照宮伐田中。廣宣先登。乘三郭橋。與敵接槍。七年秋。新川之戰。獲首級。是秋九月。康高設覆于高

天神城下三峯山。而誘敵。敵間諜察之。出兵相戰。廣宣等據險。敵射斃數人。或射貫敵篋。餘透松樹。敵稱嘆。送返之。而後每有軍事。從康高。獲敵數回。或被創。東照宮親自賜藥。療養焉。小牧之役。康高等抵長湫。見機未發。時康高部下僅可百騎對抗。羽柴秀次亦以諸部未到。疑議不前。廣宣乃下騎抗衡。縱銃。會諸部繼至。連銃雷發。敵旗排亂。廣宣大呼曰。軍已勝矣。諸部競進。遂追北大克之。六月。從薄盤江城。下之。是秋。廣宣患瘡。聞一宮之戰。師不利。乃馳赴。勵衆擊敵。家譜十八年。征伐小田原。廣宣及廣勝受命登箱根。

野史

卷二百四十四

十五

开山。探試敵兵。軍終而後。賜上總橫田三百石。家譜庚子秋。廣宣廣勝受命列後隊。東照宮問軍機。對曰。恰如長湫。又問遠近。曰。二町與三町之間也。曰。二人應機宜討焉。家譜慶長十三年。大須賀康高嗣子忠政。遷封廣宣。廣勝不肯。乃忤旨。幽居于武州南澤。諸作武州片山十九年。大坂兵起。廣宣廣勝及渥美勝吉皆熟軍事。而廢錮日久也。東照宮召而復其祿。命爲軍使。從師。屬台德公。城兵構柵于鷗野口。二三所置。戍固備。公召二人。曰。彼柵可毀乎否。二人馳騎歸報曰。易矣。但堤上敵與我師相匹。又伏銃於堤陰。左右連

發。則敵其遁去。若賜銃手。則速逐焉。雖然我師莫可持之地。強欲之。今宵進取之。諸部在後。明日必進。敵見之。其必去矣。果如其言。家譜二人復受命斥候。廣勝奮勇而出。廣宣不然。或哂廣宣怯懦。東照宮曰。廣宣剛而不怖敵者也。廣勝猛武臨變。不可生還矣。汝等見之。渠深入二三町。窮斥候而還。固懷極死之志。廣宣者仁義之勇也。果如命云。武隱叢話夏軍起。台德公在于須奈。遣廣宣等于井伊。藤堂陣。促戰期。五月七日。公行軍。城兵出陳于岡山。廣宣曰。今日敵兵不可出之日也。然輕忽而出。是不練武之兵。我師必有大利矣。

而進望見之。岡山與茶白山中間一里。城兵唯單列壘際。所備皆夫卒。莫有根據。彼必俟日晚矣。請速戰期。乃命二人傳令促戰。遂得大利。家譜是役廣宣受命赴柳原康勝陳。檢其部隊。康勝臣庶。意忌廣宣謂曰。其地敵銃稠多。疾應去。廣宣徐遲騎曰。往日柳原氏仕寄。每與敵咫尺。今也遠隔。曠昔比肩莫恒弱者。今奚爲柔懦矣哉。麾下退士何爲畏避矢丸乎。敵莫能對者。家譜是歲。賜下總海上田二千七百石。家譜一、明年加賜二千石。領健步五十人。家譜又附騎兵十步者十八人。爲之隊長。家譜更稱三左衛門。

○今按。久世家譜。元和五年加賜大多喜領內二千石。然考諸書。廣宣食邑總五千石。然則已爲五千石。今復加之。則至七千石。未詳。猶當考。

寬永三年三月卒。歲六十六。法名日詠。號真性院。家譜

號考。子長廣。小字稱三四郎。繼父。食五千石。子孫相繼。仕幕府。次勝宣。繼坂部廣勝。大坂夏之役。戰死。家譜

家譜次廣之。次廣鄉。字稱權之助。

廣之初字三之丞。年甫九歲。謁見而仕大猷公。累歷諸署。寬永十三年。叙從五位下。稱大和守。家譜諸補任。爲扈從隊番頭。十八年。加賜四千五百石。先是兄

割封五百石。於是封邑五千石。慶安元年。加五千石。領一萬石。列侯籍。寬文四年。爲少老。明年秋。補老中。尋叙從四位下。累賜食邑。併領五萬石。賜關宿。家譜下。城而任侍從。延寶七年六月卒。歲七十一。家譜補任。藩翰。廣之有。才而柔佞。家譜廣之有。臣掌家事者。或謂曰。厨費若干。諸吏不聞。或掠菜羹。法令不行。請加嚴禁。廣之曰。下吏食祿幾許矣乎。答曰。月俸二口。金四五兩也。曰。養幾許人。曰。夫妻或有子女。曰。食祿可充足乎。曰。難。曰。汝輩識其難育。欲加嚴禁者其謬矣。諸小吏非竊掠。何以得能育妻子。如今所聞。全非

小吏之罪。能議論而宜界可養其妻孥之料。然則竊盜自熄矣。遊家手錄、武廣之嘗侍大猷公。當其餐。在一小蛛于羹中。箸挾視之於廣之。廣之。左右乃戴而食之。公曰。其者。廣之恭形。似若賜鹽梅者。公憐其志。置而不問。君臣言行錄、遺老物語、子重之。叙從五位下。繼父而後。稱大和守。正德中。爲老中。進從四位下。任侍從。享保中。加賜一萬石。居關宿城。子孫相傳。世列侯籍。

武臣列傳第一百五十三

士井利勝

秋元長朝

飯田忠彦修
男 文彦訓點
竹中邦香校

士井利勝。姓源氏。土岐氏庶流。土居貞秀之後。小左衛門利昌養子。實水野信元子也。初族稱土居。後更土井云。天正三年。信元之死也。因佐久間信盛讒。及信盛封刈屋。殫逐水野氏。時利勝生而三歲。在母懷。

野史

卷二百四十五

十九

信盛猶搜索遺孽。國人或匿之。偽爲土人子。脫出城

郊。走岡崎。及長。穎悟過人。利昌收爲養子。土井家譜、

錄、國史實錄、藩翰譜、中興武家盛衰記、逸史、

○今按。藩翰譜引世傳云。利昌者刈屋地下人也。

或云。岡崎列臣也。信元遇害時。利勝僅三歲。母懷

抱走岡崎。利昌取爲子。於東照宮外戚從弟也。又

古老語云。或時東照宮出狩。一婦人懷嬰兒迎路

上。灑淚有聞。召而育之。乃利勝也。是故人或疑東

照宮落胤。蓋是時聞水野氏之種矣。○國史實錄

云。利勝母嘗仕東照宮。故時召而親自把箸食之。

或置膝上。故疑落種矣。○君臣言行錄云。其母氏走岡崎。嫁利昌云。未詳。

利勝。小字松千代。天正七年。台德公誕于濱松。時利

勝年甫七歲。東照宮召而使事。更稱甚三郎。井家譜、

藩翰十九年。賜采邑一千石。一本家譜、文祿四年七月。台

德公在京師。關白秀次得罪於太閤秀吉。刼公以謀

免罪。一日。平明遣人邀曰。請進朝餉。大久保忠鄰察

其有計。使利勝等左右五六人從。駕潛赴伏見。議其

途。或謂大路。或小徑。利勝曰。不如從大路。乃發。藩翰

慶長七年。賜下總小見川田一萬石。一本家譜、十年。

野史

卷二百四十五

二十一

叙從五位下。稱大炊助。武家補任、十五年。累加賜食

邑。藩翰十五年。加賜一萬二千石。從邑佐倉。八月。受

使命。赴駿府。十六年。因命修築佐倉城。十七年。加封

邑。預聞政事。累賜采邑。寬永三年。叙從四位下。尋任

侍從。十年。轉封古河。下城。併領十六萬二千石。十五

年六月。免連署。補大老職。一本家譜、武家補任、中興

○按一本土井家譜載。寬永十六年。利勝改藤原

氏爲源氏。更土居爲土井。未知何據。土居。水野本

皆源氏。依何事。今改焉。

正保元年七月。卒。七十二歲。一本家譜、君臣言行錄、法

名穩譽泰翁覺玄號寶池院。

海輪謂備考系圖中興盛衰記

利勝寬

仁有智量。或謂東照宮種也。或謂利勝曰。大炊殿鬚

髯能似太公。答曰。何爲其然矣。明日悉剃鬚登營。而

後世人多剃鬚。蓋擬于利勝云。

濫家手錄。憲乃須佐美。一日陪

大猷公。登城櫓。覽來往者。會土工假廬傍。有材木斷

端盜之走者。公曰。賊去矣。利勝荅曰。天下泰平之慶

兆也。昔日當在參遠。設令雖下命賊之。未有若斯大

者矣。方今四海浴恩澤。延迨鄙夫。實長久之兆也。

手錄

武林隱見錄

或人問利勝曰。先大久保忠鄰。本多正純父

子。勤勞不倦。且有功勳。然其躬不修。而受辱國削。連

野史

卷二百四十五

二十一

累流轉。列侯邑除者多。得無非暴政乎。對曰。愚哉言

也。我儕今雖執國政。若後世子孫。戾君命者。譴罰必

深重矣。是我嘗所望也。二人之子孫若存。應奉仕。方

今施仁之世。天下創業政務。所以先嚴禁親睦者。使

四海畏怖也。故罪宿臣深重如忠世。正信。奚以有恨

於黃泉乎。今如存則必被放逐而已云。利勝宏量。舉

世所識。先是每有密議。必以數寄屋也。利勝更議列

于千席院中央。悉撤屏戶云。

野手錄。武

利勝爲傳大猷

公。以柔順溫厚。故莫敢禁忌。心慮無所覆陰。忠世。忠

俊。退食而後。每侍醺飲。或曰。如二人不能保身命。樂

一盃飲。以發一日醉胸。是乃一日樂也。又臨機諫曰。

伯耆所白醯至當也。雅樂如聞之。則必奉誠矣。是以

能納忠俊諫云。利勝在大老職之日。大猷公齒尙弱。

偶命土工。事最急迫。刻明日。松平信綱爲人聰敏。卽

命工匠。迄其日晚。修營成。乃以白紙換壁。公大悅。而

利勝登營。聞衆稱嘆之曰。豆州智慧可愛。乃顧信綱

曰。凡御天下者。可審萬物成熟之期也。若卿智慮。設

令雖一日造數萬屋舍。不難。而君今齡尙少。以輕忽

阿諛。則衆人之勞。無益之費夥矣。他日若命之。卿如

不在。則誰敢當卿智慧乎。凡軍律。或天下大事。我輩

野史

卷二百四十五

二十一

奚不議而可成哉。他日請其慎諸。

手錄。燭談

利勝當退食。

途慮明日之議事。與諸老還。再將入席。居恒所侍坊

主相連吮。苳若吐烟。朦朧。利勝徐曰。退去而後。酒掃

烟塵如烟。應拂焉而去。俟其消而入席。或人奉老職

來見。問其樞要。利勝對曰。是無他。以圓木可探方器。

以圓木勿搜圓器。必有害矣。

手錄。憲須佐美

乃寬永季年。朝

鮮入貢。當登營之前。暴風起。櫻田櫓窓戶白壁悉墮

壞。大猷公詣增上寺。途觀之。命信綱曰。急可令修焉。

信綱令下司曰。取他樓戶代焉。利勝聞之。謂曰。不可

也。以難爲難。是乃信也。苟不可欺。速命土工。可令修

補。若卿才智宏量。一事莫闕如。他人不可及。不及則必處罪。衆難養也。嘗有漢絲尺餘。遺寢床。利勝拾取。召臣大野仁兵衛託之。衆謂客。歷年而後問之。仁兵取諸荷包進之。利勝以占佩刀下緒之端解。呼老寺田與左衛門曰。我三年前。拾漢絲屑。以預仁兵。渠能蓄之。今既爲用。左右先謂我客也。渠能守我言。其志可賞。予之祿三百石。遺老物語、有五男子。長利隆。次勝政。蚤死。次利長。次利房。次利直。利長仕嚴有公。割父封邑一萬石。叙從五位下。稱兵庫頭。而受兄讓。加賜一萬石。後賜三千石於西尾河城。曾孫利信。遷封

同國刈屋城。子孫相繼。利房仕嚴有公。割封邑一萬石。叙從五位下。稱能登守。而受兄讓一萬石。歷奏者番少老。延寶七年。爲老中。累賜食邑。併領四萬石。叙從四位下。任侍從。天和元年。辭職。尋賜大野城。子孫相繼。利直利正。初割父封邑五千石。而受兄讓。併領一萬石。居下總大輪。叙從五位下。稱信濃守。爲奏者番。延寶五年三月十五日。登營會中風。還邸而卒。歲四十一。無嗣。乞兄利房二男利親爲嗣。末期養子。因違律令。弗聽。六月。殊命以有多年勤功。割其食邑之半。賜利親爲後。子孫傳仕幕府。一本家譜、藩輪

利隆叙從五位下。稱遠江守。爲扈從隊番頭。少老職。以病辭。父卒繼家。預食邑於諸弟。自領十萬石。子利重嗣卒。子利久。稱帶刀。繼父。後延寶三年五月。卒。無子。殊命利重弟利益。爲利重之後。叙從五位下。稱周防守。併領七萬石。子孫轉封。復古河城。後世加賜一萬石。今著于世。

秋元長朝。上野人也。姓藤原氏。宇都宮朝綱之後。泰業。嘉祿中。領上總周准郡秋元莊。族稱秋元。泰業八世師朝之後。以秋元爲通稱。孫國朝避亂。遷居下總。國朝曾孫政朝。復住秋元莊。是爲長朝之祖父。秋元一本

家父行朝。一本家譜、稱茂兵衛。藩輪後稱越中。但馬守。一本家譜、累世屬管領上杉氏。以井草。秋元。阿庭。爲深谷宿老。領上野群馬郡總社。及北條氏震威於山東。屬之。以天正五年卒。一本家譜、長朝初字孫四郎。稱越中守。隸北條氏。天正十八年。據小田原城。及其陷。國人悉歸服東照宮。長朝亦依井伊直政。勸誘赴歸。麾下。賜食邑。居總社。一本家譜、庚子亂。受命赴會津。見直江兼續達旨。使與人不得踰白河關。軍平而後。再赴使。當是時。深谷士大沼越後爲副使。豐光寺等亦從而赴使。上杉景勝歸服。藩輪慶長六年。加賜六

千石。併領一萬石。元和八年。致仕。一本家譜、寬永五年八月卒。法名巨嶽元譽。號江月院。

考、號子泰朝。文祿元年。初謁見。慶長七年。賜食邑。八年二月。叙從五位下。

稱但馬守。武一本家譜、與松平正綱仕駿府。為一雙親

臣。是日御近習出頭人。武一本家譜、寬永十年。為甲州

郡內城代。一本家譜、十八年二月。賜谷村

一萬八千石。一本家譜、十九年冬。卒。歲六十三。

武一本家譜、子富朝。叙爵稱越中守。而卒。養子喬朝嗣。

喬朝實戶田忠昌子。而富朝外孫也。初字甚九郎。萬

治二年十二月。叙從五位下。稱但馬守。更稱攝津守。

野史

卷二百四十五

二十五

復稱但馬守。歷奏者番。寺社奉行。少老等職。元祿十

二年冬。為老中。尋叙從四位下。任侍從。累賜食邑。封

河越城。領六萬石。正德四年八月。卒。歲六十八。一本家譜、武家補任、藩翰譜、備考系圖、萬天日錄、喬朝雖不涉經學。為人聰明。

施惠士民。言行篤敬。一家莫窮乏者。采邑莫有赤土。

食民豐饒。眾祝萬歲。每遇途于父忠昌。則必徒行執

禮。雖炎熱凍寒。敢弗怠。況常居薄無違禮。聞諸士之

訟獄。有不決。則不安寢食。水道奉行胥議。厭槌架朽

腐。且費耗巨萬。欲使後世無朽腐之憂。或謂鐵有金

氣。不可矣。或謂赤銅有毒。眾議決陶。以咨詢喬朝。喬

朝不竭聞而曰。如地震則碎壞矣。我嘗聞以七木良

材造槌。雖百年埋地下。不朽腐。每百年更造。何厭之

有。然或減材量步。或以劣材。是乃奉行輩之罪也。自

今而後。盡力選材。勿以陶為焉。是歲。地大震。以良材

所造崩壞少。眾服其識量。武一本家譜、諸老或議。府下火起

數回。或延燒者多。重罰而可矣。喬朝時列末座。未發

言。或問曰。卿意奈何。更無辭。請問。對曰。眾議似有理

矣。雖然。如失火。實變事。而敢不可限市街而已。諸卿

及我輩。亦不免失火于居第。而無延燒。如國司城主

居館。亦不可謂無火。然則雖諸侯也。賜死乎否。犯科

野史

卷二百四十五

二十六

者。非可有四民之差等。如之何其決焉。議乃止。凡地方

錄、子孫相繼。至曾孫涼朝。從封于山形。羽城。又四世

忠朝繼而後。轉封于館林。野、今現侯。

野史卷二百四十五終

野史卷二百四十六

飯田忠彦修
男 文彦訓點
竹中邦香校

武臣列傳第一百五十四

永井直勝 佐川田昌俊

永井直勝。參河大濱人也。本姓平氏。族長田。後更姓大江氏。其先高望王三男鎮守府將軍良兼八世親致。號長田莊司。潛居于參州渥美郡棚尾邑。其子政俊九世廣正。是爲直勝祖父。仕大樹君廣忠。食參州大濱上宮社田。永井系圖、藩翰譜。迨東照宮在駿府。爲告今

野史

卷二百四十六

二十七

川義元。令廣正食大濱。如故。父直吉

○永井系圖。諸傳記作重元。藩翰譜引林道春所撰石表作直吉。按系圖作初重元。後改直吉。今從焉。

字平右衛門。直勝小字傳八郎。天正中。世子信康好舞躍。鄉民爭獻之。直勝歲十四五。能太鼓伎藝。信康見愛之。召問父名。令出仕。藩翰譜、君臣言行錄。容姿美殊。寵超群。中興武家盛衰記。信康有事之後。歸居鄉里。八年。往濱松。仕東照宮。初賜祿三十貫。命改氏族。爲大江氏。族稱永井。永井家譜、藩翰譜、中興盛衰記。

○或云。大江氏永井者。大膳大夫大江廣元二男

時廣。黨三浦泰村。處流刑。後召還其子宗光。宗光或作光

非矣。賜越後田三千貫。叙正五位下。任甲斐守。北

條氏。而子孫失領邑。漂流移居參州。重元者宗

光十一世孫也。云。今考。重元者平氏長田之末裔。

非大江氏之種。然是時受命。更稱姓氏者。似有所

據。而改稱者矣乎。未詳其證。姑註書以備考。

天正十年春。從東照宮。如安土。右府信長親自享配。

及直勝等。尋東照宮。歷覽界浦。迨信長遇弒。宮經伊

勢路。航海抵大濱。直吉迎入私宅。奉餉。直勝侍衛不

野史

卷二百四十六

二十八

懈。藩翰譜。十二年四月。長湫之戰。池田勝入軍敗。立小

阜上。而呼騎。直勝暨安藤直次等四五人趣圍。直次

揮槍刺勝入。直勝趨進。終獲其首。織田信雄賞之。授

勝入佩刀。東照宮賜弓及田一千石。信雄曰。恐不足。

以五倍。則何如。對曰。我祖宗所未行也。國史實錄、豐臣家譜、藩翰譜

中興武家盛衰記。山十八年。賜采邑五千石於武相地。藩翰譜、或作相

見直勝。問曰。爲誰。應以名氏曰。此是獲勝入首者與。

勇士也。藩翰譜。四年三月。叙從五位下。任右近大夫。秀

吉授豐臣氏。系圖、藩翰譜。○按。通史。庚子亂。從右軍。

吉授豐臣氏。系圖、藩翰譜。○按。通史。庚子亂。從右軍。

及亂平。賜近江田二千石。潘翰是役也。麾下將士奮戰努力。各樹殊功。并伊直政。本多忠勝。轉封地。其意以爲賞輕矣。未拜命。各密述懷。直勝謂直政曰。若卿輩。實我一二世臣。貪祿不拜。恐不可矣。荅曰。雖新附侯伯。皆得大封。我等連年碎身建功。可謂無益也。曰。何其言之鄙陋也。如卿及我輩。累世宿臣。不可論恩賜厚薄。抑建功求祿者。歸服而能刻平禍亂。是役也。設令卿輩奮迅。雖爲鬼神舉動。戲下而已。而焉得有斯日矣。群侯疆界。我輩垣牆也。以昔時賜。比今日賞。亦不以爲妙。卿唯有孟樊之勇。無列部則不得建

野史

卷二百四十六

二十九

勳。是乃匹夫之所論。而非將帥之所可諍也。直政逆怒曰。非足下之比。勿再言。直勝笑曰。愚也。頑也。雖我輩領部下。如卿則奚爲可劣乎。以祿微故不能也。不圖若斯暗理之人。不如絕交而去。直政熟慮信服。改過悔非。與忠勝議。請印章。東照宮賜之。而不問其故。直政謝直勝曰。過言甚悔。卿實我信友也。而來如舊誼矣。贈以所傳號文珠茶器。來謝。直勝辭其貽。強而後領諾。潘翰武家手錄。細川幽齋嘗詣室町幕府故事。庚子亂平而後。閒居洛外。東照宮遣直勝就問故事禮典。潘翰大坂兵起。爲軍奉行。夏軍敵力戰諸部散擾。

直勝遜騎。傳令整伍。及城陷。受命赴櫓下。訪右府秀賴死生於大野治房。潘翰家譜。潘軍終。東照宮使直勝糾明諸部強怯。潘翰元和二年。加賜上野小幡田萬石。潘翰系圖。三年。遷笠間。潘翰食邑三萬石。五年。復加賜柿岡土浦等地二萬石。潘翰家譜。潘

○藩翰譜引世傳云。池田輝政適良照夫人。一日白曰。永井右近所賜食邑幾許矣乎。東照宮曰。五千石也。曰。父之首價甚賤也。於是更賜笠間城地七萬石。未審。故附焉。

八年。移封古河。潘翰下城。併領七萬石。潘翰系圖。家譜。寬永二

野史

卷二百四十六

三十一

年十二月卒。歲六十三。潘翰圖。續王代一覽。系法名長猷高珍。潘翰系圖。有四男子。長尙政。次直清。叙從五位下。稱日向守。預食邑殊仕。後累賜。併食三萬六千石。子孫今居高槻。潘翰津城。世侯。女直貞。叙從五位下。稱豐前守。割采邑。子孫相繼。仕幕府。女直重。叙從五位下。號式部少輔。割采邑。仕幕府。子直賴繼蚤死。無嗣。家絕。尙政。小字傳八郎。歲甫十四。從小山關原。十六歲。仕台德公。尋賜常州貝原塚一千石。慶長十年。叙從五位下。稱信濃守。從大坂軍夏役。先驅獲首級。明年加賜食邑。潘翰系圖。家譜。潘翰。元和八年。列老職。兼書院番

頭。父卒繼家。剖封邑分諸弟。各令仕幕府。寬永十年。免職。轉封淀城、城十萬石。爲京師畿甸鎮護。正保元年。進從四位下。萬治元年。致仕剃髮。號信齋。寬文八年九月卒。歲八十二。系圖、家譜、藩翰譜、尙政年弱。謁井伊直孝。請問平常持慎之旨。直孝嘉其志。對曰。其旨深重。輕忽不可說。齋戒而後。以某日來。具授之。尙政從其教。及期日。盛服而赴。直孝亦整服。迎入深室。正席而曰。寬怠乃大敵。子識矣否。荅曰。嘗得聞焉。曰。是則持慎之要也。旦夕勿諉此語而享焉。手錄、坊、巢、小說、有五男子。長尙征。次尙保。次尙庸。次尙成。次尙冬。尙保。尙成。尙

冬皆割采邑。仕幕府。子孫相繼。尙征叙從五位下。稱右近大夫。承父後。食邑七萬三千石。移封宮津。後丹、城。而卒。長子尙房。叙爵稱越中守。先卒。次尙長。叙爵稱土佐守。繼父。更稱信濃守。系圖、家譜、藩翰譜、中興盛衰記、延寶三年六月。與水野忠善。相諍于營中。尙長頗有才智。誇人。爲衆被嫌忌。八年六月。爲內藤忠勝被殺於增上寺。時二十六歲。尙長坐平素恃才悖禮。驕泰慢人。削其食邑。特命賜大和葛城田一萬石於弟直圓。承其祀。直圓叙從五位下。稱能登守。子孫世侯。系圖、家譜、中興盛衰記、尙庸。字子中。自幼仕嚴有公。父致仕之秋。分領采邑。

叙從五位下。稱伊賀守。歷奏者番少老職。補京師所司代。任侍從。加賜祿邑。系圖、家譜、藩翰譜、尙庸幼稚而好學。居顯職。不遺其舊。號曰壁陰軒。又閑通子。或免藻庵。萩原、子直敬嗣。子孫今居加納。美濃、城。食三萬二千石。世列侯籍。

佐川田昌俊。或作、正俊、姓高階氏。字稱喜六。其祖居上野佐河田。初昌俊依長尾士水戶玄齋于莊內。爲其養子。未滿二十六歲。聽三郡訟獄。玄齋嘗好歌學。昌俊亦學之。玄齋死而後。赴京師。庚子亂。攻大津城。傷左股。後應永井尙政之招而仕之。從于大坂之役。蜂須

賀至鎮入尙政陣。議曰。九鬼氏進兵於城邊。遠近難易。有誰而能認得矣乎。昌俊請往。尙政叱之。強請而往。與九鬼氏兵交語。而歸報曰。彼必不期明日矣。尙政復呵之。九鬼氏兵果而去。至鎮學。賜授焉。書、林道春、學文。或年尙政述職。家士困窮。而請借金於昌俊。昌俊乃取府庫金一千貫。賑給諸士。而尙政到自東府。聞之。怒曰。何爲不聞焉。對曰。如聞之則不聽。不聽則不能賑。不能則困蹙益甚。遂迫借商賈高償之金。耗乏彌蹙矣。府金乃軍資。救一家窮迫。乃是公用。且不減兵馬。則軍資之基也。以十年爲期限。每歲賦

分使納之。則上莫損失。下有德益。乃是微忠也。非敢與掖議而所爲也。臣請獨處其罪矣。手錄、雨夜、燈、碎玉話。尙政一日登營。大猷公親自書和歌一首於扇。賜之於尙政。尙政還邸。謂昌俊曰。頃日有秀歌。到自京師。君親染筆賜之。汝嘗嗜和歌。故視焉。昌俊拜戴讀之。豈圖躬自所詠。吉野山之歌也。廼感泣稽首。謹而曰。臣不意協冥理。所賦卑調。達大聽。實生前大幸也。今春乞削正于大納言通村卿。斯歌乃載其卷中也。卽以其一卷呈之。尙政一喜一愕。具狀以聞。公亦感稱焉。川隨筆。權大納言雅庸見昌俊詠歌於駿府。還京師。以奏

野史

卷二百四十六

三十三

二

後陽成天皇。或問聯歌者昌琢曰。今時聯歌誰能焉。昌琢荅曰。西國而我。東國而喜六也。書、神昌俊有和漢才。告老而後。卜居薪屋。酬恩庵。號點々翁。又壺齋。或臥輪子。又掛瓢居士。隨筆寬永二十年八月。歲六十五而歿。書、傳

飯田忠彦修
男 文彦訓點
竹中邦香校

武臣列傳第一百五十五

堀田正盛

伊丹康勝

堀田正盛。姓紀氏。左大辨長谷雄之後正重。移住尾張津島。族稱堀田。堀田家譜、其孫正道。初屬織田信秀。稱。正道子正貞。正貞子正秀。稱帶刀。天正十年六月。前田利家與佐久間盛政。征伐能登。溫井景隆。

野史

卷二百四十七

三十四

三宅長盛拒戰。景隆死之。長盛揮眉尖刀奮鬪。斃數人。正秀大呼力戰。延鏃槍刺長盛。誠焉。誠。正秀子正利。字稱勘左衛門。初仕小早川秀秋。食五萬石。接中興武家盛衰記作五百石。娶稻葉正成女。及正成去。備前正利亦去。後因春日局所緣。仕幕府。初爲書院番。食七百石。藩論中。大坂軍起。隸水野忠清。有軍功。加賜食邑。藩論作賜三千石。合領七千石。爲使番。寬永六年二月。歲五十九而死。

○藩翰譜引世傳云。正利見其子正盛。逐年寵遇立身。悅謂。愁我在世。則爲彼不善矣。乃自殺。未詳。

其實。

正利子乃正盛。正盛初字權六。自幼童時。近侍大猷公。寵幸日渥。嘗遇超款。元和九年。爲扈從隊番頭。叙從五位下。稱出羽守。寬永二年。累加賜采邑。併一萬石。八年。更稱加賀守。十年。藩翰譜作三十一年。擢爲老中。加邑五千石。明年進從四位下。十二年。冬。封河越城。併領三萬石。十五年。復加賜食邑。移封松本城。十七年十二月。任侍從。十五年。賜佐倉。總城。總領十二萬石。慶安四年四月二十日。大猷公薨。二十二日。正盛歲四十六而殉死。武家補任。藩翰譜備考。系圖。中興武家盛衰記。法名。

野史

卷二百四十七

三十五

心隱宗卜。號玄性院。備考系圖。證號考。正盛當在職。大猷公田獵。執眉尖刀驅猪。刀斂折。斯刀也。小鍛冶宗近作。而昔時靜女所把也。左右皆愛惜。正盛曰。迄白刃交接而折。是武之瑕也。今幸而折。可謂慶事也。不足愛惜。乃命鍛匠山城繼焉。正盛巡視殿廷。候吏喜多見重。勝爲之副。迴到茶部廊。會有吃苺者。望見正盛到。遽點戶。遺烟猶未消。重勝獨言曰。制禁苺烟。何其臭之甚矣。正盛不聞而過。徐謂曰。足下何時奉鼻附職矣哉。候吏以眼爲要也。藩翰譜。武家補任。藩翰譜備考。武野燭映。正盛宏度寬仁。及日夕。退食而坐廣間。與諸士譚話。移刻而入。臣庶

慕之。恰如父母。上下輯穆。家事不滯。四民無怨。或時有賊。眉尖刀鋸者。鞠問得之。乃護其刀者也。有司論罪當死。以聞。正盛問其祿。對曰。金二兩也。曰。彼平素不做衣。其祿不當。不能穿。踰人垣墻。而賊已所護之物。窄量可知而已。論其平常衣食之料。而給之。則莫有賊心。困苦貧窶而發賊心。是卑夫之常也。置而不問。賊者感泣。正盛卒而後。削髮終身。洒掃墳墓云。手錄。佐美。須。有四男子。長正信。次安吉。出繼脇坂氏。次正俊。次正英。字虎之助。叙從五位下。稱對馬守。累加賜采邑一萬三千石。居常陸北條。天和元年。爲少老。而

野史

卷二百四十七

三十六

卒。子正親嗣。叙爵稱土佐守。元祿元年九月。坐父正英後嗣。願有違律。命沒收其邑。配流正親于福島。殊賜三千石於弟正矩。二千石於正章。兄弟子孫俱仕幕府。一本堀田家譜、舊章錄、中興盛衰記、

正信。初字與一郎。正保元年十二月。叙從五位下。稱上野介。繼父列詰歿。萬治三年十月八日。呈一函書。而私歸居城佐倉。其文畧曰。方今嗣君馭世既十年。輔弼不愜其任。麾下多士。窮乏臨淵。四海庶民。罷弊塗炭。願速施仁。救惠。賑給窮耗。故收我所傳封邑。以當戲下諸士恩給。書充保科正之。阿部忠秋二人。於

是正之等諸老會議。松平信綱曰。狂矣。衆或謂。設令雖狂悖書。悉以信綱所執。似爲非據。且以正之。忠秋爲上所。云恰云恰。信綱憎正信。謂之狂也。正之曰。諫書雖不當也。以天下爲一己憂。恰宗諫國家。敢不可以爲狂矣。信綱固執謂狂。正之曰。正信苟爲故加州適子。且爲國滅宗。可憐爲狂悖。信綱曰。是以我謂。彼雖犯罪。一二加寬宥矣。故謂之狂也。衆未解。信綱曰。見彼上書。有言。悉收食封。若有咨詢。則應召荅焉。彼已去而還城。專恣可恠。設令雖已心有所欲。愬其所行。輕蔑府廷。粗似有叛意。彼平素素存斯意。罪當夷

野史

卷二百四十七

三十七

三族。以爲加州之子。故我謂之狂。實憫彼之意。如狂者。莫處罪也。皆服其深智。藩翰安藤重治等。受命赴佐倉。諭正信。令退弟正俊采邑。十一月三日。命悉沒收正信封邑。遷正信于飯田。殊賜陳米於子正職。舊章錄、中興盛衰記、寬文十二年五月。更配流于小濱。延寶五年三月。正信潛出入京師。詣男山清水等。納願文。而東府有弄玉之慶。事乃漏。酒井忠直。及正職坐閉門。復改遷正信于淡路。八年夏。嚴有公薨。正信聞之。謫處。日夜悲歎。遺書於松平綱矩。五月二十日。把參刺咽喉而死。時歲四十九。藩翰考系圖、中興盛衰記、

正休。本名正職。初字帶刀。萬治二年十一月。賜廩米一萬苞。寬文八年冬。叙從五位下。稱豐前守。爲大番頭。後更廩米。賜上野武藏田一萬石。元祿中。徙食邑。居近江官川。追孫正陳。加賜三千石。子孫相傳。列侯籍。藩論、武家補任、國朝、記、續藩論、萬天日錄、

正俊。本名正吉。小字久太郎。寬永十二年。因大猷公命。爲外曾祖母春日局養子。仕嚴有公。春日局卒而後。賜其采邑三千石。後與父遺邑。併領一萬三千石。慶安四年八月。叙從五位下。稱備中守。爲奏者番。寬文七年。加七千石。賜安中野。城。十年。爲少老。延寶六

年。累加五千石。七年七月。補老中。累賜采邑。尋叙從四位下。堀田家譜、藩論、武家補任、中興武家盛衰記、八年八月。任侍從。天和元年。更稱筑前守。轉封古河城。下、城。益加采邑五萬石。十二月。進爲大老職。任左近衛權少將。二年。復加四萬石。總領十三萬石。貞享元年八月二十八日。先是少老稻葉正休。惡正俊誇寵驕侈。雖爲姻族。不敢交通。是日俱登營。正休揖呼正俊。正俊趣會。正休遽揮佩刀。刺正俊右腋。白刃透徹左肩。大久保忠朝叫有變。戶田忠昌。阿部正武俱與殺正休。正俊時歲五十一。歸邸第而瞑。一覽、本朝王代、國朝記、法名又新叢翁。號不

矜院。藩論、考、及嚴有公薨。世嗣未定。大老酒井忠清。老中稻葉正則。大久保忠朝。土井利房。及正俊。少

老松平信貞。石川乘政。各執議。或謂依鎌府故事。奉正仁親王爲嗣。議粗決焉。正俊離次曰。嘗有尾紀水三家在。若有事則擇三家之中爲世嗣。且今近有館林君。措斯君而何爲。邀無系之親王之有。如迎立之。則天下洵洵。禍亂起必矣。遂迎立館林君。是爲常應公。藩家手錄、武子正仲。正虎。正高。正高割正俊遺邑一萬石。仕籍居堅田。叙從五位下。稱備後守。相傳六世正教繼。叙爵稱攝津守。寬政二年。爲少老。文化文

政中。再加賜食邑六千石。轉移下野佐野。築城。子正衡繼。先是叙從五位下。稱左京亮。繼父。改稱攝津守。天保中。爲少老。後免職。叙從四位下。今現侯。正仲繼。稱下總守。進從四位下。再移封福島城。與、無繼。弟正虎嗣。正虎初字繼部。叙爵稱伊豆守。父卒而割賜采邑二萬石。元祿七年。兄正仲卒。承其後。食十萬石。而遷封山形城。出、城。寶永七年冬。叙從四位下。享保十三年。爲大坂城代。明年正月。發途。卒于勢州龜山。歲六十八。本朝王代、一覽、正虎超昆弟。有材量。精實勤勞。弗懈。府下邸第。延燒數回。家士困窮。專修簡略。

鑒。唯乾菜耳。每守儉約。出行限以日中。登營之外。未有過日昃者。蓋示儉也。正虎遣近待某。就林學士學儒。某憊怠弗務。謂某曰。我聞汝僂學。自今而後廢學。近仕復舊。某慚。退而賴間僚。悔過歎謝。乃召諭誠。復令就學。又子正直好踴躍。日遊園庭。有長谷川權兵衛者。爲正虎近侍長。一夕侍側。正虎謂曰。頃聞汝耽踴躍。當試馭。得莫害乎。對曰。無。曰。正直常好鞠。雖謂莫害。騎。每日見其居鞠庭。未見試馬。將故問。得莫害。汝亦齒已五十。爲我可指麾左右者也。速其弭鞠。撤佩刀而著長袖。若有變則窮迫必矣。近仕者可

野史

卷二百四十七

四十一

慎焉。祖父正盛。初定家訓云。日出起寢床。梳髮剃鬚。苟莫空坐。雖夜陰。不離文籍。禁雜言戲語。好聞先哲之格言。以爲坐右務。正虎能守其庭訓。手錄、士林正春嗣。而卒。正亮繼。叙爵稱相模守。累歷顯職。叙從四位下。補老中。任侍從。賜佐倉下城。加食邑一萬石。任老職。與大岡忠光。譚公事於營中。有坊主。年最老。眼稍疎。卒然而踐正亮袴。忠光叱之。衆皆恐懼。蒲伏。正亮聞之曰。我未識。或曰。出雪殿既呵焉。正亮曰。佗見未識。我嘗不見之。有司議公事。渠輩奚得到乎。我謂渠老眼疎。到傍望見而去矣。又在職。有德公薨。遺

旨禁殊建。靈殿。傳信公曰。祖宗皆世殊創建。且太公盛德。何爲得不然乎。孤欲爲舊規。孤百歲之後。從遺命。以定爲相殿矣。在職諸老。愈感稱公孝養。正亮曰。太公遺旨。惟非厭煩勞而已。千歲之後。有所慮在。如今殊建之。則他日亦然。是虛遺旨也。從遺命則孝也。議遂止。前田賢長代詣日光廟。臨其發也。女子死。織田信榮遽爲之代。正亮謂信榮曰。事酷急也。費用必多矣。乃畀金一百兩。資其費。曰。有不足則公私俱有所缺乏。故我資焉。勅女、天子孫相傳。列侯籍。伊丹康勝。駿河人也。姓源氏也。中興、武家盛衰。此作、姓、藤原、加藤氏之支。

野史

卷二百四十七

四十一

流。今從藩論。父康直。初號津阿彌。備考、武田信玄克駿州。使康直還俗。更稱大隅守。爲船手隊長。國志、康勝初字喜之助。天正壬午之後。仕東照宮。奉吏務貢賦。從大坂役。獲首級。爲納戶頭。藩論、寬永元年。叙從五位下。稱播磨守。備考、系圖、武家、十七年。爲甲府城在番。十八年十二月。以頭毛盡髡爲禿入道。號順齋。歷留守居職。與松平正綱。同掌天下郡國吏務結解。藩論、而達旨罷職。令代官伊奈半十郎。大河內金兵衛。曾根源左衛門代兼掌之。寬永十九年三月。順齋及酒井紀伊守。杉浦正友爲勘定頭。藩論、甲斐、國順

齋勸農通商。與民同利。協和其職。當時商賈奉抽分料。有販甲州國產小紙者。又有豪富商戶。竊就有司。請先納金一千兩於公廩。以販小紙。諸吏皆謂有益。議將聽之。順齋不可其請。賈者憑權家。強請不止。比及三年。老臣或謂曰。頃聞販甲州小紙者。同職謂許之。卿獨以爲不可以。天下之富論。則千兩金爲少矣。然納而以資國用。則豈不爲妙哉。奚爲不可。順齋曰。佗日若有禦備盜之術。則可許乎。諸老問其故。對曰。吾朝勝於異邦者。紙品也。且如小紙。上下一日不可缺。以其價卑微。世以爲資用。設令今望請者云。益先

所納金一千兩也。斯金可莫出處。故倍其價販之必矣。彼一人倍利而買。又買而販者益多矣。買者俱利則倍是加。彼價彌貴。譬一疊紙加一二錢。富豪者不足以爲愁。貧賤者一日所得。實單微也。僅得一二錢寡利。而養育妻孥。貧賤者恒用斯小紙。迄今日遠爾。雖益倍其價。莫有代之物。然則衆價各增其所賣物。取其利而贖小紙。是必然之至理也。凡一物之價進。則萬物亦同。故求之難。如求而不得。則或飢或凍。其所極必死。縱令雖死。不失其節者。自士而上也。其爲下者。飢而死。凍而死。盜而死。其死則一也。然雖一日

欲得生者。鄙賤之心也。是以偷盜日起。囹圄告窄矣。惟非農商耳。雖諸士從者及婢僕。不求而得者與盜同。偷盜徧行于世。何以禦之乎。若斯偷盜悉發。自貧及鄙。且今使民爭利。其利忽歸公。則天下靡風。上下與利。各欲得其所求。不盜而竊與盜。其罪大矣。當時既有天下富。萬國財寶。悉莫不公之有。苟省公費。則一年積財。幾千萬與。然今欲納小利。使萬民惱。苦變世俗。不異殺身肉而救飢餓。若飽食則死。方今天下萬物。其價倍貴。國郡收抽分料者多。我年既耄。死無日矣。仕職諸臣。他日其熟思焉。藩翰譜、承應家手錄。

二年後六月。卒。歲七十九。藩翰譜、考系法名蓮譽順哲。號長仙院。備考系國、子勝長初稱藏人。慶安三年七月。繼父後。領一萬石。居甲斐德美。割其一千石於弟勝重。而補父闕。爲勘定頭。萬治三年冬。叙從五位下。稱播磨守。藩翰譜、考系國、寬文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因故事。岡田豐前守及勘定代官等。會議公事於勝長邸第。是謂內寄合會。蒲原代官一色內藏助有私曲奸慝。土民愬之。群議將令處替。乃召內藏。內藏亦上書告處替難忍之條。進次坐。揮刀斬勝長。豐前等俱搏內藏。被傷。在坐相俱逐。戮內藏。而檢

問。勝長告處替之旨趣而瞑。乃放內藏子二人于八
丈島。誅戮其黨。坐誅斬者多。勝朝記、勝長時歲六十
一。勝朝記、勝長時歲六十
一年九月。有狂疾。自殺。因律邑除。勝朝記、勝長時歲六十
勝朝記、勝長時歲六十

野史卷二百四十八

飯田忠彦 修
男 文彦 訓點
竹中邦香 校

武臣列傳第一百五十六

渡邊守綱

柳生宗矩

本莊宗資

大岡忠相

渡邊守綱。參河人也。姓源氏。內舍人綱十九世道綱。移住額田郡浦部。是爲守綱高祖父。渡邊家譜、曾祖

野史 卷二百四十八

父範綱。字源太左衛門。仕棹舟。安柄。善德三君。享祿二年夏。從善德君子下地戰死。家譜、國史實錄祖父氏綱。字女郎四郎。從父子下地戰。馳驅斬父敵。立復其讐。實錄父高綱。字源五左衛門。天文十五年秋。從大樹君廣忠。攻上野城。先登接槍。獲首級。弘治二年春。屬松平義春。攻日近城。與守將奧村貞置交槍。家譜、武德編年集成九月。大叔父義綱守福釜寨。荒川賴季。柴田勝家等來侵。義綱縱射。多殪尾人。編年集成、通史永祿六年十月。一向之亂。高綱舉族據針碕勝滿寺。累戰數回。明年正月十一日。東照官親將兵援上和田。高綱等力戰。內藤

野史 卷二百四十八

正成射高綱洞臂而斃。歲四十二。家譜、編年集成、通史守綱初字半藏。後改忠右衛門。歲甫十六。仕東照官。永祿元年春。石瀨之戰。獲首級。四年秋。從長澤。擊小原藤十郎。五年秋。東照官與板倉重定等。戰于小坂井。東國師不利。分二隊而退。守綱及石川新七郎等殿。傍田畔而退。反戰三回。後守綱獨殿。返擊十回。交槍三回。會矢田作十郎傷脛。且失馬。守綱肩之。於御油赤坂中間。且拒且退。敵得免。而敵猶追躡。東照官進旗。米津藤藏亦駐馬。俱傍小阜候敵。守綱謂藤藏老我壯也。與之俱似莫勇。乃前獲胄首。東照官與酒井忠次

等。先斬重定。遂拔八幡砦。是戰獲首級。先隊一路死者五六十。一路以守綱功。莫有死者。故東照官厚褒其功。世人目曰鎗半藏。家譜、藩論、編年集成六年冬。守綱與父據針碕。十一月。守綱與賊徒將攻上和田。發兵相遇。岡碕兵于厚木坂。守綱爲之魁。阿部忠政自稱中發。矢射守綱左腰。族仲綱亦射。忠政傷之。七年正月。東照官親出救上和田。守綱及蜂屋貞次等謂。凡軍場以一番槍爲殊勳。如二番不足稱。以擊劍可拉敵也。中根利重進與賊接槍。守綱超群進。斬傷利重。利重投槍揮力支戰。松平康孝揭名而前。守綱斫利重

脚而與康孝方鬪被創遂擊康孝將鹹川澄久助自後刺守綱執刀逐之會父高綱馳到謂曰德川殿到矣汝應去而高綱中矢而斃守綱負之歸其夜高綱瞑二月石川康重布施吉澄等來斥候嘗有通之者復兵於針碕康重等進貞女守綱等起路傍傷康重獲吉澄及根來卜內得捷而歸是月賊徒奉寬宥命悉遇赦遣平岩善十郎赦守綱罪賜父遺邑浦部內一百貫無幾復加賜三十貫家譜編年集成諸論十二年戰于掛川直薄城門敵發關將出衆驚走守綱獨駐敵亦不出而後掛塚金碕姊川一言坂等皆從有功味方

野史

卷二百四十八

三

原之役東照官使守綱指揮前軍守綱進騎窺動止山林叢澤皆敵時柴田康定大久保忠世率兵來守綱謂二人曰敵衆而我寡戰則不利不如據險竄焉二人謂試彼矣徑前接戰衆寡雖匹交戰殆急守綱馳入石川數正陣數正奮勵挫甲人甲人數隊洪然競進師終剿數正僅與一少年走敵追尾守綱勦力俱退欲追到麾下敵已遮前路歷大谷抵草田町入玄默口固城門甲人繼薄守綱及守綱支戰接槍十回甲人乃去軍散賞賜瀨名郡吉美七十貫豐田郡立野三十貫而後甲人寇池田東照官親出伐之甲

人不戰而去守綱追躡擊敵一人是但一首級云天正三年長篠之戰爲先登六年甲人據田中城東照官親伐之與敵相持未前命守綱兄弟曰先鋒雖力戰不利汝等往可救兵乃馳驅令少進隊敵披靡乘機而救兵又攻天方城弟政綱先登守綱赴援中銃被創十二年長湫之戰爲麾下健步部長先隊殆危守綱超衆認軍機將歸報途遇內藤信成高木清秀二人問軍機守綱曰我師失利敵追蹤部伍不整乘斯勢縱我中營軍戰則得克必矣二人曰路途杳矣吾儕報焉守綱復加先鋒令銃卒縱射更無虛發會

野史

卷二百四十八

四

有敵執金團扇指揮者既過戲下守綱命連射銃矢大呼曰彼中軍已潰矣敵乃奔去守綱追北擊敵七人令卒鹹之會槍折揮刀復斬一人而從戲下入小幡軍散而後東照官使守綱及大久保忠佐論諸士剛臆而率兵趣援黑田城十八年征伐小田原是秋賜松山田三千石明年九戶亂平與大久保忠佐等趣定松島近鄉制法文祿元年從那古耶行營庚子秋追師發賜南蠻禮屬健步一百人而從關原率所部在中營進曰此地卑下諸部難認願移丘阜東照官悅任守綱指揮遷中軍審察諸部進止軍平而後

加賜江州坂田郡內一千石。屬寄騎三十。慶長十五年。受命與子重綱俱屬。散公子義直。賜食邑於參州。加茂郡。併領一萬四千石。大坂兵起。從列前軍。元和六年四月卒。歲七十九。家譜、藩翰、譜考、系圖、備考法名道喜。家譜、備考子重綱。宗綱。成綱。宗綱叙從五位下。稱圖書頭。仕幕府。成綱字忠四郎。子孫仕尾張侯。重綱字忠右衛門。繼父而死。子忠綱。字忠七郎。領父邑三千石。蚤死。次治綱。叙爵稱飛騨守。子孫世仕尾張侯。次吉綱。叙爵稱丹後守。累賜食邑。今居泉州伯太。子孫列侯籍。次綱貞。叙從五位下。稱大隅守。殊賜食邑。爲東府町。

野史 卷二百四十八

五

奉行。至大目附。天和元年六月。有罪謫流八丈島。次長綱。字藤藏。仕尾張侯。

柳生宗矩。大和柳生人也。姓菅原氏。左大臣賴通以大小柳生。坂原。邑地四莊。並在大和寄附春日社。定春日神職。領令奉行之。大膳亮菅原永家領小柳生莊。掌神領累世。當後醍醐天皇之時。失其邑。有庶子爲僧。居笠置寺。爲衆徒。號中坊。元弘元年。天皇幸笠置。以瑞夢薦舉楠正成。天皇徵任將帥。而重祚賞中坊。賜舊領柳生莊。中坊讓諸兄永珍。永珍稱播磨守。玄孫光家隸細川高國。高國滅。而潛居柳生。與伊

賀人戰而死。光家孫家嚴。屬三好長慶。家嚴子宗嚴。稱但馬守。初屬長慶。及松永久秀。善劍法。應右府信長徵。爲大和路鄉導。隸簡井順慶。迄關白秀吉御天下。封弟秀長於大和。宗嚴有家人松田某者。竊愬曰。柳生莊有隱田。是故悉沒收食邑。宗嚴悲憤。每誡其子曰。汝等努力復舊邑。誠某以祀我墳墓。後年宗嚴復其故邑。捕某斬其首。以果父遺志云。有家人以下、藩翰、譜考、系圖、備考依病剃髮閑居。號石井齋。慶長十二年。八十歲而卒。柳生家譜、藩翰、譜考、系圖、備考。有三男子。長嚴勝。字稱新二郎。屬簡井順慶。後漂泊經歷他邦。六十六歲而客死。家譜、譜考、系圖、備考次宗

野史 卷二百四十八

六

矩。季某。字稱五郎右衛門。仕中村忠一。及攻飯山。在城中而拒戰。當其鋒者。莫不被創云。藩翰、譜考、系圖、備考宗矩初字又右衛門。文祿三年。初謁見東照宮。家譜、譜考、系圖、備考善擊劍。多機智。庚子亂。以良家子。私從小山行營。會上國兵起。東照官召謂曰。汝急馳返鄉里。與父召募義勇。應舉兵。乃賜書於父宗嚴。而還柳生。促募故舊。以從事。及軍平。錄其功。賜柳生谷。正木坂地。加賜一千石。家譜、譜考、系圖、備考史。寬永六年三月。叙從五位下。稱但馬守。九年九月。爲使番。聽五字嶺。十月。加賜三千石。十二月。爲大目附。其後累賜采邑。食一萬二千五百石。居柳生。家譜、譜考、系圖、備考

柳生家譜、宗矩繼父。善劍法。大猷公自幼常召宗矩修練其術。日夕盡心未怠。屢勞心慮。或時宗矩啓曰。古人有言。雖爲其親。能得傳子之難。惟調練思慮。躬自有所得。臣嘗就師參禪。頗有所感。而業少進矣。至不言之妙。不若假禪而悟道也。公甚悅。問宗矩所學。且曰。汝選其善者。乃使臨濟一派宗峰遠源宗彭請關東薦舉。而宗矩與宗彭俱選著一書以獻。公忽悟。得其至妙。崇信宗彭。宗矩初以擊劍起身。故世人謂惟一術而已。然幕府登庸之。宗矩老武而能諳大務。假禪論法。假法論政。公每謂左右曰。天下大政。

野史

卷二百四十八

七

孤學宗矩而得其大要也。諸、輪正保三年春。病疾日篤。大猷公親枉駕訪病苦。三月二十六日。遂卒。歲七十六。諸、輪法名大通。示滴。號西江院。諸、輪寬永十四年。贈從四位下。以照泉壤冥滕。是偏倚頃年輔載精勵矣。可謂洪惠也。宗矩卒而後。如有異事。則大猷公常曰。宗矩存在。可咨詢焉。愛慕如此。諸、輪寬永十四年十一月十日。宗矩暨群侯觀申樂於有馬豐氏邸第。享酣既過。日昃。家人來告曰。君未識乎。肥前高來郡耶蘇賊起。叛守護松倉氏。而據有馬故壘。西海急遞到。板倉內膳氏受征討使命。既發矣。宗矩復坐。

謂坐人曰。有急事。將辭歸。請借得一駿。豐氏諾。令牽一駿馬。宗矩遽鞭馳驅。抵品川間。板倉已過矣。哉。或對曰。既遼矣。宗矩急馳到川碕間。既達。可二三里。日已晚。不及直登營。後黃昏。乃召問故。荅曰。臣今日之他受享。聞耶蘇賊起。重昌奉命而發。是以臣欲屬命止之。雖馳騎不及。會日晚。欲啓焉。公恠曰。何故欲止之乎。曰。君徒以爲土民蜂起矣。故追討使輕忽也。自古因宗門叛者。急難克。然則重昌死必矣。是以臣欲制止焉。公變色而入內寢。宗矩猶在次。及夜闌未退。公復召問曰。汝前言重昌死。是何之謂乎。曰。夫武以

野史

卷二百四十八

八

勇爲宗。故勇者不懼死。使三年不懼。古人難之。抑下愚深崇信其法者。一守其法。以死爲榮。是千萬人悉不期。而變敢死逞兵之道也。近取譬則織田氏暴勇攻長島。多亾隊長。傷士卒。歷年稍屠其巢。然未得殲滅。如大坂。借勅命而行成。又永祿一向之亂。不及論。往時大坂之役。重昌歲尙弱。選於數十萬衆。赴達使命。方今彼奉命而赴。君慮莫背彼令者。是則違隔之端也。悔重昌位貴祿厚。在重職多年。雖羣侯加畏敬。重昌可謂當其任。今重昌率四道師衆。傳令攻之。城固壁厚。不易屠殄。迄此重昌千慮不及。當是時。再

擇宗室如宿老命之。重昌何顏可生而再執謁乎。可惜失勇士。且亦所憾者。使奉使命者。爲土人反賊。墜其命。實天下之恥辱也。若今臣賜許命。追到。誘重昌歸到矣。公慚悔。期已後。蹙爾曰。夜已闌也。宜歇。藩論家手錄。退一日。宗矩應徵而出。床下。大猷公曰。但馬參矣。宗矩揭褥而禦焉。或時宗矩枕敝居而睡。侍童欲令驚。遽點障紙。尺許猶不合。熟視挾扇於其樞。異說區有四男子。伯三嚴。字稱十兵衛。嘗倖旨。後遇赦。復仕。父卒。賜遺邑八千石。慶安三年。死。無子。讓遺邑於弟宗冬。仲俊矩。叙爵稱刑部少輔。賜食邑二千石。寬

野史

卷二百四十八

九二

永十六年。卒。無子而絕。叙宗冬。初字主膳。預父采邑四千石。後得兄讓。加四千石。傳劍法於嚴。有公。叙從五位下。稱飛驒守。後加賜食邑。併食一萬石。延寶三年。卒。季爲僧。名義仙。創建法德寺於柳生。宗冬子宗春。字稱大膳。延寶三年春。先父死。臨其死。遺囑曰。我宗世以劍法爲業。傳之於幕府。是以後世如未熟者。不得繼宗。我雖有二男子。叨莫爲嗣。使宗在爲繼。以女宗在繼父後。子孫相傳。列侯籍。家譜、藩論、備考、系圖本莊宗資。初字平四郎。姓藤原氏。本莊家長之後。父宗正。字太郎兵衛。兄道芳。初仕二條家。叙從四位下。

任宮內少輔。慶安元年夏。從前攝政藤原康道。詣日光山。歸途過江府。以桂昌君之故。駐仕幕府。先族稱北小路。於是更稱本莊。解官爵。稱宮內。賜食俸。仕。館林侯。傳子道高。孫道章。叙從五位下。稱和泉守。復改宮內少輔。加秩祿領一萬石。居美濃高富。子孫世侯。續藩論宗資改稱次郎右衛門。仕館林侯。賜食祿。貞享元年冬。叙從五位下。稱因幡守。元祿元年。賜采邑。領一萬石。次年加倍采邑。叙從四位下。累賜封五萬石。任侍從。賜笠間。常陸城。常憲公屬臨其第。寵遇頗渥。元祿十二年八月卒。歲七十一。法名奉譽。貞覺圓心。號

野史

卷二百四十八

十二

安養寺。武家補任、續藩論元祿十年。府命更割列侯群臣封邑。先宗資領上野田。勘定奉行萩原直秀。竊勸宗資。換食邑八千石。以內檢田二萬石餘。宗資弗悅。辭其圖牒。而曰。我苟倚三丸殿庇蔭。得列侯籍。然今貪內檢地過多。非我素志也。意憎直秀私奸。宗資質性謙讓寡慾。幕府命修造小川町第。及宗資邸以賜之。居恒語人曰。我御殿守也。苟以爲我有。則蒙天譴必矣。可懼也。手錄、士林、禁秘錄有數子。庶長子曰常勝。族稱村上。次曰資俊。次曰知鄉。繼富田氏。次曰康重。繼牧野氏。資俊初名宗俊。稱太郎兵衛。叙從五位下。稱安藝守。

後進從四位下。任侍從。寶永二年。賜族松平。武家稱。先是加賜二萬石。遷封濱松城。江城。更稱伯耆守。長子宗綱叙從五位下。稱日向守。後賜族。改稱主稅頭。卒。次子宗長叙從五位下。兵庫頭。賜族及封邑於越前二萬石。改內膳正而卒。養子宗胡。字三四郎。繼無幾而死。無嗣。邑除。女養子賣訓爲後。其子賣昌。移封宮津。丹波。子孫世侯。

大岡忠相。姓藤原氏。高祖父忠勝。字忠右衛門。仕大樹君。曾祖父忠政繼。亦稱忠右衛門。祖父忠世。父忠真。相傳稱忠右衛門。忠相實忠真從父弟忠高四男。

野史

卷二百四十八

十一

也。初字求馬。更稱市十郎。又忠右衛門。元祿十三年。繼。歷書院番。徒步隊長。使番。目附等。正德二年。爲山田奉行。尋叙從五位下。稱能登守。武家稱任。初赴山田。訟獄延滯者多。有伊勢人與紀伊人相爭境界者。每奉行交代。論訴而不絕。或憚紀伊侯。令喻之。無幾破而復訟之。忠相赴任。復訟之。忠相明斷。是非。紀人處非據。勢人得克。若解紛絲然。當有德公取世之始。享保元年。召爲普請奉行。明年轉町奉行。手領。大岡。改稱越前守。累加賜食邑。元文元年。爲寺社奉行。寬延元年。加賜食邑。領一萬石。列侯。蒙奏者香。

王代。一覽。居參州西大平。寶曆元年冬。病辭兩職。尋卒。歲七十五。法名照養。仁山崇義。號松運院。忠相裁斷公事。聊無曲折。智量超衆。一覽。王代。嘗在町奉行職。有犯罪者。手鎖而令錮之。犯者私除鎖。遇而碎裂。衆驚懼。意決死而訟之。將及具狀。忠相遂望碎鎖。叱曰。何地轉蹶而摧裂手鎖乎。可認其地。且取證人。可來訴也。爾等不識公議。故我宥其不念也。卽命更鎖放還云。手領。政。子忠宜。叙從五位下。稱紀伊守。繼父。子孫世侯。

野史

卷二百四十八

十一

仕。惇信公。改主膳。叙從五位下。稱出雲守。歷准后從除番頭。爲申次。累加賜采邑。寶曆元年。加賜五千石。領一萬石。列侯籍。四年春。爲少老。六年夏。補側用人。進從四位下。再加賜采邑。併食二萬石。賜岩槻城。武家。十年四月卒。歲五十二。王代。一覽。法名義山。天忠。號得祚院。子忠喜繼。子孫世侯。

野史卷二百四十八終

野史卷二百四十九

武臣列傳第一百五十七

鶴殿長照

夏目吉信

蜂屋貞次

蜷川親長

橫田尹松

初鹿野昌次

飯田忠彥
修
男
文彥
訓點
竹中邦香
校

野史卷二百四十九

十三

向井忠勝

村越直吉

川村瑞軒

鶴殿長照。參河西郡人也。其先紀伊熊野新宮供僧常香之後。歸順信濃宮。遷居參州。鶴殿家。父長持字三郎。世姓秦氏。屬今川義元。爲二股城主。家。永祿二年。守大高城。武德編年集成。七年。爲伴野太郎左衛門被殺於西郡城。德川長照字藤十郎。爲今川氏眞。守上鄉城。永祿五年三月。長照異種同胞弟松平清善來攻不利。東照官軍于名取山。使松平伊忠。久松俊勝。

大久保忠勝。松井忠次。助之。忠次從者石原三郎左

衛門。與田賀細。作伴盛景等。議。携多羅尾光敏等十

八人。是夜潛入城。縱火爲應。師競登。遂拔之。長照及

子氏長。氏女挺身而逃。伴與七郎成兵。擄氏長。氏女。

而長照走駿河。後號空山。編年集成。遇史。氏眞居恒重。長照。

甚愛二子。迨二子就虜。痛惜弗措。石川數正謀易質

子。氏眞許諾。氏長。氏女歸于駿河。編年集成。實錄。長子氏

長字三郎四郎。二男氏次字藤三郎。後並仕東照官。

氏長賜食邑一千七百石。稱石見守。氏女更稱三郎

兵衛。又長照妹。鶴殿家譜。侍官。產良正夫人。稱曰

野史卷二百四十九

十四

西郡方。長照姪長忠子長次。稱大隅。初仕幕府。爲大

番隊長。後附良正夫人。子孫隸池田氏。編年集成。

夏目吉信。逸史作正吉。今從長。參河六栗人也。姓源

氏。或作藤。出自鎮守府將軍滿快。滿快七世國平。初

住信濃夏目邑。子孫因以爲族。墓碑。吉信字二郎右衛

門。永祿五年九月。東照官親伐板倉重定于佐脇。二

連木。牛窪兵援重定。戰于小坂井東崗。地理險難。松

平親俊等前軍戰敗。分兩路而走。吉信與渡邊守綱

殿。敵迫甚急。二人回騎把槍。反擊數合。敵不能逼。會

官馳騎揭麾衝敵。敵隨反戰。遂獲重定。拔八幡寨。編年

集_成六年。一向之亂。吉信一旅據六栗寨。黨冠吉信。
及大津半右衛門。乙部八兵衛。久留正勝等據野羽
故壘。松平伊忠率兵來襲。八兵等素非一向宗徒。以
與吉信爲莫逆黨之。而察終不可克。欲援吉信。與正
勝謀內應。伊忠招其兵來壘。吉信術計盡。潛匿倉廩。
入兵爲乞救於伊忠。伊忠分兵圍倉廩。具狀乞處分。
官謂方今殺之。如刺籠禽。敢勿殺。吉信悔非。感服寬
仁。每日拜佛。款請爲君死節。_{編年集}成。他日伊忠薦
舉吉信曰。彼一時雖惑溺宗徒。天資勇銳。臣知其可
庸。官召而祿之。_{編年集}成。元龜三年冬。味方原之役。吉

十五

信留成濱松。聞軍急。馳驅到戰。已敗。事益急。諫官曰。
敵勝而衆。勢且強。我敗而寡。力旣罷。不如還城。弗聽。
揭策將反馬。圍人扣轡。官揚鎧賜圍人。將進。吉信下
騎。執轡諫曰。勝敗兵家之常。夫將帥者司命也。大義
可復舉。何輕死而轉溝瀆乎。臣請詐易以誑敵。乃挽
回官馬首。驅以矛鏃。誤打官冑。馬驚逸。遂與支屬二
十五人。冒稱號奮戰。槍柄折。健闘皆死。_{家譜}碎。後及
官疾革。召吉信子信次等曰。今得壽而有今日。乃父
之功也。_{家譜}子吉忠。信次等。賜食邑。子孫傳世。仕幕府。
峰屋貞次。稱字半之允。參河下六名人也。仕東照宮。

屢有武功。_{參河}二永祿一向之亂。叛屬宗徒。攻和田
皆。大久保忠俊率其族。邀戰於小豆坂。阿部忠政善
射。渡邊守綱。寬正重等皆傷。官親將援之。合擊破之。
貞次單騎而退。水野忠重追而罵之。貞次舞槍回戰。
忠重畏而退。貞次詬曰。固知汝非我敵。故不戰耳。官
親馳蹙之。貞次縮首而退。松平金助追尾。貞次顧曰。
君威咫尺。我姑避之。汝胡足畏。遂捻槍刺之。將滅。官
復馳到此之。乃愕走。_{編年集}成。是日服部正成。平岩親
吉追躡。貞次把槍相對二人。據柳樹畔。貞次誇言曰。
不能敵我。徐徐而去。本多忠勝時歲十六。執槍橫進。

野史

卷一百四十九

十六

貞次謂曰。去矣。忠勝曰。不似汝之言。猶進。貞次感其
壯勇曰。吾過矣。乃去。_{編年集}成。明年二月。賊勢漸衰。貞次
因大久保忠俊。謝罪乞赦。忠俊白之官。且請一切赦
之。以固邦基。貞次廼與衆議。要以三事。其一。將士降
者祿秩復舊。其二。寺院僧侶亦皆依舊。其三。魁首減
死罪一等。官聞曰。他皆如所請。唯魁首不可不誅。忠
俊固諫。水野信元亦數爲請。官勉從之。_{編年集}成。是
夏六月。請攻吉田城。官携石川家成等。僅騎五十許。
逕視。城兵突出。貞次與本多忠勝爭先。見忠勝已接
戈。謂二槍所我不欲也。拋槍把刀。斬敵二人而進。敵

河井正德執銃狙貞次。貞次膚不撓。目不瞬。跳前隻手壓銃口。祈正德膝。會銃發。射貞次眉心。忽暝。敵群萃。忠勝擊卻之三回。從者載尸而歸。編年集成貞次母倚門喚報。從者歸告曰。主公戰歿。母曰。善。敢問其狀。荅曰。積尸成丘。曰。惟其事而已。凡武夫。願尸於戰處。答所願。曷可悲。唯恐吾兒遺醜名於世。則吾雖存在。何益之有。錄原家譜、城島小說

嵯川親長。山城人也。姓物部。官道氏。中葉親直稱族。嵯川親直八世右衛門尉親當。仕足利義詮。爲政所公役京師沙汰人。號智蘊。善和歌。嵯川家譜親當玄孫親

野史

卷二百四十九

十七

世稱新右衛門。仕大將軍義輝。領丹波桐野。河內蟬根寺等邑。是爲親長父。親長繼父。稱新右衛門。仕幕府。二十九年。畿甸擾亂。失食邑。漂泊土佐。經年。庚子亂。長曾我部盛親國除。而盛親赴大坂。憑東照宮。請懸命之地。官命井伊直政。直政令鈴木重好爲檢監。趣土佐收國郡。國人群起。奪城不服。故重好屯于雪溪寺山。國人來襲之。是時親長及子親滿與盛親遣臣胥議。率騎兵五十擊寇。多獲首級。遂取城邑。獻首於大坂。親長亦趣大坂。見官。賜食邑五百石。慶長十年五月死。法名道標。嵯川家譜善和歌及書。花押子親滿

嗣子孫仕幕府。

橫田尹松。姓源氏。佐々木義綱始稱族。橫田義綱玄孫高松。稱備中守。從甲斐。仕武田氏。橫田家系爲健步隊長。統領騎三十卒一百。被創三十一處。臨軍場三十四。食邑三千貢。變國志天文十九年。戰死于戶石。國志引養原虎胤子康景爲嗣。康景或作手從稱十郎兵衛。有識量。勇略超人。爲先鋒隊長。康景及城意庵。一時無出某右者。天正三年。戰死于長德。軍志康景出尹松。尹松三代作光胤大初字甚五郎。通史後稱甚右衛門。智勇承父祖。初甲兵之

守高天神也。大須賀康高在馬伏場。接戰積年。屢有功。而固守益堅。天正八年十月。東照宮攻高天神。環壘。置六砦而還。意在必取。城中乞援於甲。尹松時爲副將。不以爲是。獨贈書曰。城斗入敵境。未易救也。遠師動敵。橫田北條方睦。君若來遠兵守險。江相崎角。其危弗可測矣。臣受命守城。死其分也。君辱愛惜臣等。城陷之日。突圍歸。亦非所難也。願熟圖之。勝賴得書。會議。食曰。尹松之言是也。勝賴曰。坐視城陷。示怯也。遂發兵侵略上野。迄九年三月。城中食竭。守將岡部與行等。宵突圍而出。遠兵卒擊。與行戰死。城

兵殲焉。尹松奮鬪。獨得脫歸。勝賴嘉其勇。賞之。辭曰。棄城而走。何功之有。史。壬午春。歸順。爲使番軍監。大坂之戰。東照宮中軍先鋒。與台德公前鋒相遇于平野。迭爭先後。擾亂錯亂。尹松馳驅以報。官問曰。按怕幕下耶。對曰。然。曰。幕府宜右平野而行。予左平野而行。軍按自分進兩路。鶴頭。大坂陣中。藤堂高虎與宮軍議。會有告敵出者。高虎聞之。未言。尹松在側曰。和泉殿。敵出對卿陣頭。請疾赴擊之。官曰。汝何言邪。苟爲一部將。奚有耽誤乎。汝言過矣。尹松勵辭曰。商議非卽今事。對敵不可延期。請疾起焉。高虎乃辭去。

野史

卷二百四十九

十九

野史

卷二百四十九

十九

期少延。遂督士卒馳擊。遂克之。高虎去而後。官與尹松耳語。他日或問其故。尹松荅曰。太公謂。子言甚可。高虎雖武性老。實商議非急事。子如不勵。則殆愆期矣。鶴頭。武性老。實商議非急事。子如不勵。則殆愆期矣。武功難記。寬永十二年七月。沒。八十歲。法名無言道本。號覺誓院。絕命歌云。保武羅以乃。久字仁比止之幾。夫遍乎堂宇。許禮乎那都計天。務悟舞歌字保牟。子述松嗣。子孫仕幕府。初鹿野昌次。大坂軍記。昌次。武德編年。初字彌五郎。實加藤信邦季子也。永祿四年秋。川中島之戰。初鹿野忠次戰死。武田信玄愛惜。使昌次承其後。贊其

寡婦。寡婦耻見二夫。入信玄內寢而歎。請保貞節。是故以其妹配昌次。爲忠次嗣。更稱字傳右衛門。時歲十八。甲斐國志。仕信玄。爲使番。信玄嘗命定使番背標白地。四半墨畫蜈蚣。十一員皆然。昌次特用白四半。不畫蜈蚣。信玄讓之。對曰。臣非戾命也。畫一寸蜈蚣於乳付。以視之。問其故。對曰。以蜈蚣相混。武勇也。信玄哂曰。可焉。武德。永祿十一年。或作二十月。信玄攻小田原。昌次押香車二字於軍襦表。衆憎其異。信玄又以爲慢武也。不懌。時酒勾川水漲。不可濟。使昌次試津。昌次時歲二十五。先登。遂達河岸。師皆濟。或

詰曰。傳聞香車不再顧。昌次乃縋被襦裏曰。命也。亦不妨。蓋嘗以書金字矣。武德。當勝賴之時。與小山田行村二人。得中老之稱呼。壬午之後。仕幕府。擢爲使番。大坂之役。東照宮巡邏。犒勞諸部。本多正信父子。成瀨正成等從焉。到一陣頭。飛銃子數來。正信曰。此地銃來稠。官爲弗聞。猶且進。昌次暨橫田尹松相謂曰。我公嘗好銃前也。船塲之陣。銃來甚於此地。請試焉。官乃轉騎抵阿波陳。飛丸稍疎。達城益遠。他日官稱二子之智畧。玉寬。永元年。歿。歲八十一。國子某字勘解由。初仕尾張。後歸仕幕府。

向井忠勝。姓源氏。仁木義長孫。政隅。稱族向井。戰死
于伊勢田邊。政隅曾孫政重。稱伊賀守。屬武田信玄。
守持舟城。天正十年或作七年六月。牧野康成等來攻。政
重及子勝政等皆拒死。城陷。忠勝墓銘。政重二男政綱。甲斐國志。忠安。稱兵庫頭。屬信玄。後仕東照宮。是爲
忠勝父。忠勝稱左近衛將監。天正八年三月。奪甲神
將鵜殿兵部軍船於三島濱。難波軍記。大坂冬役。守海門。
與九鬼守隆等率舟師。到傳法海口。快戰。奪哨船數
十。難波軍記。大坂記。賜食邑於相摸。上總。寬永十八年七月。
歿。法名月峯宗心。號眞珠院。子忠政。稱右衛門佐。

野史

卷二百四十九

二十一

繼父。子孫世掌船手事。仕幕府。

通史直吉
作吉直

村越直吉。姓源氏。稱字茂助。武家補任。庚子秋。前鋒諸將

次清須。并伊直政。本多忠勝。屢促駕西上。東照宮親

命直吉。往諭諸將。至清須。遺老物語。參州藤川發。直

政忠勝。邀問指。直吉曰。無他。諸將向背未可知。且託

以疾。二人大愕曰。軍情方危。果道此意。我心拂貳。大

事去矣。固請改辭命。且曰。異日有讓。百口保之。詰且

令直吉喫食。會諸將。邀直吉。直吉自謂。二人言有理。

然大主神算。豈不及此邪。大主恒目余爲粗卒。諸僚

文武。不乏其人。而選擇使我。面命鄭重。是有取而然。

今惡得聽智士之說。以壞我性乎。至則賜言曰。內府
有命曰。孤有寒疾。未可就長途。戎事嚴急。諸君其熟
計。以決去就。直政忠勝失色。衆皆瞿瞿。○落穗集云。衆皆失色。正則
坐曰。如是乎。我輩不曉事。今敵咫尺。而曠日相持。歛
手候駕之出。孰知載書之實。福島正則擊節曰。典厩
之言是也。吾輩舉止。狂夫需之。請先屠岐阜。以效赤
心。衆同聲贊之。遂刻期進兵。直吉反命。官悅乃戒期
遺老物語。參州藤川發。直門。累歷目附勘定奉行。轉町奉行。萬治二年冬。叙爵

野史

卷二百四十九

二十二

稱長門守。後剃髮號道伴。補任。書記大坂戰事。題曰村

越傳記。難波軍記。子孫仕幕府。

川村瑞軒。初業車力。稱十右衛門。常爲人傭夫。

○一說云。勢州田丸氏士也。田丸氏亡。其父居勢

州。賴官業耕作。

瑞軒質性宏濶。才智無倫。或時奮激欲赴畿邦。決安

危。估卻資財。獲金二三方。出往小田原驛。逆旅有一

老翁談話。問所以赴上國。以故告。翁嗤曰。子今去東

府華境。往。上國。恐非計矣。吾鑒子骨相。有大起家室

之相。宜回府下努力。十右信翁言。乃歸江府。過品川。

時七月。孟蘭盆後。瓜茄子多漂流崖下。乃畀錢於乞丐子。拾收之。備桶鹽漬瓜茄子。自荷至作室售之。衆備夫競求盡之。他日復往以賣。性敏捷。遂與下吏相面識。請爲日傭長。指揮衆拔群。諸吏傳稱。得金若干。更造家宅於府下。多蓄管家皂隸。大設宴享於行老比鄰。視寬潤貯金殆盡。毫不屈撓。未幾府下火大起。延燒未消。家宅亦灰燼。僅懷餘金。夜以繼日。到木曾山訪肆翁。門內見童兒戲遊。取小段金三。穿穴貫紙縷以畀兒。入見主翁告急。多求材木。主翁領諾。盡定價金。押極印。府下材木多火。價騰貴日甚。木商馳往

野史

卷一百四十九

二十一

木曾。請求材木。初十右定價押印。趨求其他。莫有餘材。盡賴十右。以得材木。於是十右忽得數千金。歸江府。大造家室。起業。承作上下土木。益得多金。名著一時。削髮號瑞軒。出入諸有司家。累萬金。頃日增上寺鐘樓成。每撞動搖。其龍首延而不克有。復作之費用夥多。未果。瑞軒所量不充半金。乃託之。瑞軒挈傭夫二三十到。令近隣穀戶曰。多欲買米。定價盡輸。增上寺鐘樓下。穀戶爭輸之。乃藉米苞於樓下。載鍾于苞上。又加苞。復舉鐘。擡牽數回。逮其程。鈎龍首。而後諭穀戶。加米五升。估故苞。衆商乃收去。又增上寺本堂

棟斃碎壞。下命將修補。費亦不尠。瑞軒復領諾。費不給他三分之一。時春候。埃東風到。上風爲超棟上。乃墜之堂後。糸跨堂棟。線之。更繫壯繩數回。率巨綱二條前後樹株繫縛。加以橫桁。作繩梯。修補如故。才智敏捷。率類于此。或聞人承作獲金。則已如得之。設酒殺招人飲酒醺樂。或人恠問曰。如今公庫及諸侯所藏。皆埋金也。散出市鄺。則逮傭夫。被其澤。金銀自馳驅天下。或是以悅。豈以一己利潤爲娛耶。幕府召賜廩米一百五十苞。養髮。更稱平太夫。子孫仕幕府。瑞軒天縱奇才。能辨地理。察未萌。莫曰不中。嘗受命於

野史

卷一百四十九

二十四

大坂安治川口川浚。運土砂積作阜。名曰波除山。世稱曰瑞軒山。瑞軒語人曰。歷二十年爲平地。又二十年成田。果如所言。又攝州三頭淀川。長柄。中津三河分流。每洪水。岸崩水逆行。府命修築數回。會洪水崖壞。田園流腐。民舉悲歎。瑞軒于役過此地。衆民哀請防水災。乃檢點水流。問邑多少。乃令曰。每邑十五歲以上。六十以下。人各取青竹一本。來插三頭口。他日恰如生籬。歷月成淵。土砂堆成。殆埋竹。適瑞軒歸。自役。復命益加竹。淵沙積作一大塹壩。而後雖洪水遂免崩壞之害云。翁草

○野史氏云。人各有才不才。任其器。成其用。嘗聞往年有袴屋某。大開墾堀泉海濱。今稱曰袴屋新田是也。初某年幼。爲界浦某氏奚童。從往大坂。一日歸途。某氏過大和橋而行。途顧奚童不來。恠之。再覓前程。抵大和橋。奚童佇立橋上。遙眄海濱。未知主人去來。某氏挽袂促回。奚童初覺。某氏問其所眺望。荅曰。橋下到海濱。洲沙成堆。竊謂畚菑亦可矣耳。某氏叱曰。子胡爲知其可否乎。後奚童稍長。遂大開斯新田。迄今稱之。可謂天縱之奇才爾。

野史卷二百五十

飯田忠彦 修
男 文彦訓點
竹中邦香 校

武臣列傳第五十八

柳澤吉保

田沼意次

柳澤吉保。本名保明。其先甲斐人也。姓源氏。武田信光四男信長。稱族一條。信長曾孫時光。稱族著本。祖伯父信國。戰死于駿河花澤。祖父信俊。承其後。稱族橫手。天正八年。同族柳澤信兼。攻上野膳城。不甲而

野史

卷二百五十

二十六

先登。世所謂膳城素膚攻是也。武田勝賴怒信兼背軍令。賜死。令信俊襲柳澤氏。後改稱兵部丞。父安忠。稱刑部左衛門。繼兄安吉。後食秩百五十石。仕幕府。元和元年。仕駿府。後歸仕。又屬常憲公于館林。延寶三年。老。保明字彌太郎。繼父後。柳澤家譜。食祿百五十石。翁草作百。隸米倉昌尹隊下。翁草家譜。○翁草云。保明初居京師。七條大通寺遍照心院。門前櫛笥。爲遍照心院住持譚友。○槐記云。保明初字四兵衛。未有所考。

從常憲公于幕府。列小姓隊。家譜。貞享元年秋。稻葉正

休刺堀田正盛于營中。內外騷擾。時保明當直。聊不耽誤。褒誇隄防。會酒井忠清。遽馳將入內。保明進扣忠清。袵袂邀截。忠清作色曰。汝未識我耶。荅曰。莫擇人。方今中外譟擾。入內者我胡爲令得輒入乎。忠清沈思。解佩刀。託之保明。揖曰。恐懼。忠清乃入告狀。且曰。渠他日必有爲矣。槐記。初安忠崇信王子稻荷。日詣不。保明每從之。王子村里長三郎右衛門有女。容姿艷美。保明私與之通。以告父母。遂納爲妾。未幾生一女子。初常憲公在藩邸。謹慎敦厚。不好婦女。唯愛嬖童耳。未有世嗣。宿臣竊憂之。諭侍臣某。本書作八

野史

卷二百五十

二十七

此時未。候春和清明。百華盛香之期。勸公觀寬永寺櫻花。下令於府下。令婦女子縱觀。蓋欲使公意移婦女矣。按本書作元祿七年三月十日。公遊上野。推年記不合。保明聞縱觀令下。密與妻氏議。悔歎家貧。有賈豎伊兵衛者。嘗出入保明家。保明每談內外。是時竊告曰。湯島卜者嘗相僕。當是夏遭吉。願僕調君孺人衣帶。君如得意。則請令僕爲職局。不果。則僕遁亡。君亦莫念連累。保明固與盟。試往湯島訪卜者。卜者故高野山行人派僧。名雲洞。募論議。下山寓湯島。以卜筮爲業。所指不差。人以爲神。保明視押字。雲洞拍掌驚歎曰。我未見如

斯墨色。實有回天之勢。且足下眼光不凡。必不爲人之下云。追期。公遊寬永寺。終日宴飲。歌舞移晷。歸途停駕於不忍池橋邊。賈戶前。喫茶而還。歷日而後。問橋頭賈戶婦女於左右。對以保明妻女。乃召保明。列近侍。加賜食邑。翁草。或作賜邑三千石。

○按柳澤家譜。保明列小納戶。叙爵。加賜食邑一千石。係貞享二年。

保明嚴肅慈仁。克明有才量。松陰記。敏捷超俗。善協公意。恰如四肢。公亦以爲爪牙。須臾不措。保明厚賞雲洞。不經三月。加賜食邑。無幾陪從放鷹于戶田川。有

野史

卷二百五十

二十八

二

功。益加食邑。叙從五位下。稱出羽守。後改美濃守。翁草。元祿元年。爲側用人。加賜和泉河內田一萬石。松陰記。二年春。賜馬。松陰記。三年。加邑。併食三萬石。松陰記。十二月。叙從四位下。松陰記。補任。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公初遊保明第。賜物。召見母氏婦人及子女家人。恩給有差。召林信篤講文。大久保忠朝。知足院。金地院。覺王院等僧亦陪從。或舞申樂。五月九日。公復遊第。爾後每春秋。或三五回。又七回。獻酬有差。松陰記。

○翁草云。變幸數勸行保明第。預刻日時。保明祿寡少。第宅亦狹窄。乃請府併南北比隣第地。營作

第宅。侯伯以下助工落成。預以十二月望日爲期。自十三日夜。雨雹終日不歇。保明請晴雨法於雲洞。雲洞會疾。知足院圓海代雲洞。修晴雨法。圓海大和長曾根里長彥右衛門二男。甫七歲。入招提寺。知足院爲僧。學新義真言。就學伯瀨寺。後住府下神田。至是請約。如有功驗。則爲幕府禪法寺。保明許諾。圓海乃修金光明最勝王經法。追十五日午前。雨霽天明。望日公過臨保明第。享燕盡善美。秉炬而還。明日褒賜一萬石。滋登庸。委任爲側用人。食邑八萬石。爲河越城主。今按本書。係之元祿

野史

卷二百五十

二十九

二

七年冬。然松陰記。續王代一覽。並作元祿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初行保明第。姑從焉。

保明好禪。問道於黃檗僧高泉。或就學僧竺道。松陰記。五年冬。益邑三萬石。松陰記。七年春。加一萬石。賜河越城。武藏。爲老中。十二月。任侍從。松陰記。保明被寵遇。累增秩進爵。權傾中外。擢賈豎伊兵衛。爲經紀長。更稱菱屋莊左衛門。移居本町。置賈區於京師室町。諸家贈遺衣帛於保明者。皆限以其物。是以幾富累鉅萬。翁草。府下神田橋門外有佛寺。號知足院。住持名隆光。公在藩時。爲其所顧。公襲職。以爲隆光有力

焉。遂寵之。元祿初。命遷院於今地。規地方一里。堂宇寬敞。奢麗罕比。更號護持院。內賜扁額。公數過臨焉。後隆光爲大僧正。令城郭諸門。隆光出入。監門吏卒拜稽首。宛如諸老出入。寶永中。隆光告老。公命有司。造院於駿河臺。使隆光老焉。號曰成滿院。草翁

○川岡雜談云。大僧正隆光大和人。超昇寺邑農民子也。保明初食七百石。稱字刑部。爲百日代目附。在京師。納超昇寺邑農八郎右衛門妹。携歸東府。招八郎子族。隆光乃女兒。爲眞言僧。亦召之。保明追爲河越城主。八郎亦賜食五百石。隆光博學

野史

卷一百五十一

三十一

多才。爲愛宕眞福寺役者。亦領一寺院。保明受封甲斐。隆光建知足院於神田橋外。兼有常陸筑波山別當。因號寺曰筑波山。元祿寺護持院。任大僧正。殊賜五百石。給本房資料。迨文昭公立。逐却退居大和而歿。○翁草云。僧圓海因保明薦舉。爲幕府護持僧。賜寺地于神田橋外。給邑三千石。寺號護持院。兼筑波山別當。任大僧正。或唱奇怪。蕩搖人心。幕府崇信滋甚。○或說云。護持院開祖權僧正光譽。初住和州初瀬寺西藏院。幕府召賜常州筑波山宿寺知足院。初知足院宿俊。兼持下野筑

波山中善寺。慶長初。因東照官命。定爲江城護持所。慶長甲戌年。賜寺地於府下白銀町。故光譽遷知足院于此。寬永三年。大猷公建伽藍。天和壬戌年。火。貞享紀元。遷寺於湯島。常憲公崇信最渥。元祿元年。移神田橋外。大造立寺塔。以隆光爲開山。任權僧正。附邑一千九百石。補關東新義總錄。壬申年冬。進大僧正。九年。賜元祿山護持院號。寶永丁亥年二月。隆光告老。退隱于駿河臺。號成滿院。以護國寺快意僧正爲後住。寶永己丑年。隆光再退居大和。賜成滿院於快意。享保丁酉年正月。寺

野史

卷一百五十一

三十一

塔火。附寺號及祿田於護國寺。遷大塚。十一年七月。任左近衛權少將。松陰記。十三年五月。保明病。幕府賜醫。橘元常療之。至秋痊。叙元常於法印。保明嘗好和歌。召法印季吟。問古今集口訣。松陰記。公初立。崇儒好施。遷孔子廟於湯島里。使林氏掌祭祀。親臨釋奠。或講說經書。召布衣文學之士。又令近習之士讀書。燕居必使說講。若講經義於坐前。或親自教授以修道。又載諸大名以下姓字於壁間。委問其爲人。衆爲美談。迨保明出身。稍蕩心於婦女。文武並廢。屢過臨保明第。保明女患麻疹。短折。公愁歎。保

明亦悲慟。隆元本書作圓海竊勸曰。卿新亡愛女。愁淚不乾。恐滅寵幸。方今興家熾盛之秋。挫折銳氣。家勢必頹。請索一女子養之。亦可解悲情。君蓋念諸保明從其言。乃覓得一女子。撫育之深室。請享公於第。薦其女。寵愛倍舊。府中若其人。

○又云。養女父曰荒川平藏。浪居府下芝神明祠側。牙人以多金換女。更絕音信。浪客小山田彌一察平藏多得金。夜潛殺平藏夫婦。奪金晦跡。戶長伍老以懇應。廳吏探巷說。聞係柳澤氏。有司憚忌事漏。乃置而不糾焉。

野史

卷二百五十

三十二

歷年公稍耽酒淫色。賜館林故第於保明。大設泉石。蓄婦女童嬖。以助歡娛之興。隆光本書作圓海進言曰。人之乏嗣者。皆其萌生多殺生之報也。故求嗣之方。莫善於愛生物。弗殺。幕下誠欲求嗣。盡禁殺生。且幕下以丙戌生。成屬狗。最宜愛狗。公然之。嚴下令犯者乃處死刑。鳥獵荒暴田圃。不能制之。以公主命當犬。最愛育犬。每町造狗廬。蓄養之。與人無異。又造廬於品川中野。多牧養。令吏督之。如有病或嚙傷者。遣醫療之。懈者譴責之。來往狗載肩輿。令騶導逐卻行人。甚者稱御犬。給事左右者。夏日不能拂蚊蠅。所謂率獸

食人。勘定奉行萩原直秀受保明命。改造金銀。以銅爲主。減銀通用。或製大錢。截大和川通港於界浦。多收抽分料。虐使下民。課賦於諸州。苛政布海內。是以頻年怪雲異星現天。房總東海鳴甚。踰月不止。隆光本書作圓海築壇於營中。稱禳除誑人。富士山火起。宮闕灰燼。天變地妖交至。爲十四年十一月。保明享公於第。賜族及吉字。改名吉保。適子安暉改吉里。女子經隆。時睦並賜族。家訓。松陰記。初吉保好內。妻折井氏。無子。蓄妾十餘人。更生子女。公過邸也。吉保見其美人焉。公悅吉里之母。頗狎之。既而生吉里。吉保微言。其子

野史

卷二百五十

三十三

不似已。以誣公。公亦未甚拒之。以爲儻有之。自是視吉里如子。吉保則不敢子視之。及其長也。不爲置傳。公數召見。而賜飲食及金帛器玩。動直千金。士庶畏而事之。猶公子。自宗室諸侯以下至吏民。問遺日至。吉里性驕。加以恃寵驕恣。人或說吉保。使爲擇師傅。吉保曰。子言誠善。然渠非吾所能教訓也。人聞之愈益疑。公以丙戌生。牧野成貞以甲戌生。吉保以戊戌生。世謂之三頭狗。公初好年少。近習率以色進者數十人。其所親幸者。二十餘人。寄在吉保邸。其舍恰如家人。或有妻。或未室。平日自下直至上。起居飲食。

學習作事。皆有法制。不得有變。吉保令近士四人更監察之。近習家相具注記而待夕。因四人者。上之吉保。或有初瘡而後肥者。吉保命更謂其人減餐。其不得自恣如此。凡近習臣不問府城內外。行不得顧視。在道不得與人言。雖諸父昆弟。不得數相見。及通書問。以列侯爲侍臣者。前後二三十人。於中屬吉保者三人。曰內藤正森。水野勝長。本多忠統。以縉紳子爲近侍者三人。曰長澤資親。前田賢長。前田玄長。皆在吉保邸。其餘士大夫及陪臣處士之子。苟有姿貌者。不問種族。輒召入云。草吉保每間暇。書家乘八十八

野史

卷二百五十

三十四

二

卷名曰樂只堂年錄。十六年三月。享明信夫人於駒籠山莊。尋享隨性夫人。公辨入道親王亦來。觀山莊泉石。詠名所百首和歌。是秋七月。因權大納言藤原公通。請正於靈元上皇。上皇詔聽之。賜勅裁。題生駒山歌云。阿羅志布久。以巨滿乃耶麻廼。安枳乃具母。以毛里味波麗美。都幾曾不計遊久。又玉川里歌云。阿差比可計。沙良須天津久梨。都由知里氏。可枳年仁美。秋流多麻加波乃左登。九月。當父安忠十七回。賦寄月懷舊詩云。明德清暉猶在人。時遷跡遠意逾親。依然十七年前月。水鑒高懸秋一輪。吉保

及吉里詠千首和歌。呈上皇。上皇嘉之。賜三部抄。小倉百首色紙。父子復詠歌仰。勅裁。吉保註素書。曰素書國字解。松陰記寶永元年十二月。文昭公入西城。吉保被寵遇日滋甚。數增秩。食十一萬石。至是益秩四萬石。更賜甲府城。所食十五萬石。實二十餘萬石云。賜朱章文云。甲斐國者樞要之地。舊爲我宗室之國。是以臣下不得封之。惟吉保勵勉三十年。忠貞冠古今。故以巨麻。八代。山梨三郡。以爲祖先四地。全封之。永二年四月。折焚柴係寶吉保侍公燕間。數言吉里非己子。公亦不敢詰。因鍾愛之。時人曰。公之遇吉保。所

野史

卷二百五十

三十五

二

以愛某子也。公命吉保。分賜采邑。經隆時睦立列侯籍。秩並一萬石。次子保敎出繼米倉氏。二女其一適土屋定直。其一適內藤政森。婦人折井氏私親有二女。吉保嫁之松平輝貞。黑田直邦。吉保爲吉里取酒井忠舉女。先是公疎忠舉。至是乃善視之。吉保又取公內嬖大佐局姪。嫁之。大久保忠增子忠方。治裝費數千金。局德吉保。數稱之公前。且愛吉里。日夜發於言語。欲公悅之也。昔者峯巖公子忠長。封駿而并甲。秩百萬石。甲山國也。駿州瀕海。有魚鹽之利焉。故甲非并駿。不可以爲國也。吉保既有甲。欲并駿。待公間

數言其意。大佐局從旁贊之。公乃與大佐謀。築北郭而老焉。取吉里以爲子。使大佐母之。使吉里有甲駿二州之地。○翁草云。寶永元年十二月十日。吉保頗挾一日吉保養女產公子綱千代。吉保頗挾不軌之心。以爲公千秋之後。嗣統可圖也。驕慢滋甚。多招致有技藝者。米田新入善射。陽稱試射於京師。三十三間堂。多貯弓矢。又託禁殺生。盡收獵戶鳥銃。竊蓄武仗。或定法不截馬鬣。畜之甲州。萩原直秀。菱屋莊左衛門數聚斂貨財。或製銅匣。各納千金。盡數輸之甲府。瘞城中。稱曰備不虞。群侯不足恭者。皆厚課賦役。巨藩群牧競拜起焉。細川綱利特求媚。例贈

野

卷一百五十

三十六

夕殮。稍換金賄之。或請讓於護持院子院日輪房。世人謂呼曰夜殮。越中。初文昭公在藩邸有疾。歷日不瘳。稍至心惡。近臣間部內記。今按疑屋內。然記房初字宮內。不稱內記。遣寢食看護。咨謀役氏義孝。義孝居府下本鄉。頗有驗功。義孝告以有咒咀。內記由其言。索寢室床下。獲刻作人身。乃召義孝被祓之。病瘳。事祕不發。翁寶永二年七月。命准家於宗室。家譜。吉保撰護法常應錄。上皇賜序。又繼靈樹孺人折井氏志著。胡氏錄。送黃榮僧悅峯詩曰。泉石五旬興。紅花化綠陰。回眸將告別。誰識此時心。松陰記。五年。常憲公命修北郭。翁草。六年。

致仕剃髮。號保山。遷護持院于郭外。寺趾爲曠野。今稱護持院原是也。翁草。家譜。正德四年十一月。卒。年五十七。法名保山元養。號永慶寺。家譜。或侯招請老中。饗以山海珍饈綺殺。中設鮮鯉膾。圍坐大賞。吉保噢之。謝主人曰。遠物可賞。想像主人張設之厚。是必淀鯉矣。或問其故。吉保曰。他產浸煎酒。酒乃濁。淀魚不然。或人吉保言語頗訥。左右常謬聞。吉保察之。截他方來書。蟲紙。日記。欲言事條以視之。雖居驕奢。亦能守儉如此云。某山氏記。有六男子。長吉里。次長暢。次經隆。叙爵稱刑部少輔。賜食邑一萬石。後移越後黑

野

卷一百五十

三十七

川。次時睦。叙爵稱式部少輔。賜邑一萬石。後移越後三日市。初並賜族。子孫復族。相傳世侯。次忠仰出繼米倉氏。季保經。爲兄時睦養子。吉里初名安暉。元祿十一年冬。叙從四位下。稱越前守。十四年。元服。賜吉字。改今名。稱伊勢守。尋任侍從。寶永六年。繼父。改稱甲斐守。享保元年。遷郡山城。大和。食邑依舊。延享二年卒。年五十九。子信鴻嗣。減家格。子孫襲侯。田沼意次。本姓藤原氏。鎮守府將軍秀鄉七世足利成行玄孫。佐野莊司成俊六世重綱。居下野安積郡田沼。初稱族田沼。重綱八世忠高。因父種族。改姓源

氏。屬上杉氏。又隸武田氏。忠高玄孫吉次。初仕紀伊。是爲意次高祖父。父曰意行。或作意次仕有德公。享保九年。從仕幕府。賜食邑六百石。叙爵稱主殿頭。意次初字龍助。賜廩米。仕西城。繼父後。延享二年。陪仕幕府。四年。准小姓隊番頭兼申次。寬延元年。爲番頭。加賜上總田一千四百石。元久二年十二月。叙從五位下。稱主殿頭。寶曆元年。列側寮。或作寬延九年。爲側八年秋。加遠江田。食二萬石。列侯籍。明和四年秋。爲側用人。叙從四位下。受命築相良城。江、六年秋。准老中。任侍從。安永元年。爲老中。連署。累加賜食邑五萬七

野史 卷二百五十

三十八

千石。一本田沼家先是老中松平乘邑卒。而後意次特專政柄。天明六年夏。浚明公有疾。意次薦醫若林敬順。日向東菴。東菴固辭。敬順專執診匙。敬順初諫鳥山檢校。字呼慶藏。爲吻士甲幹。慶藏有罪處刑。而後轉業作醫。與意次爲爾汝交。殊召賜月俸。進調藥。公服藥。疾益篤。老內人相室商議。召拔醫論之。僉謂藥乃十漿湯。非尊貴所服。後房掖姬內人相罵謂庸醫進鴆。公疾益篤。竟薨。本書作八月意次遽登營。將入內。松平乘愿遮留之。內人吟嘯。水野忠友誠老內人曰。調進異藥。吾曹悔歎不已。但今露言鴆毒。則天

下人心蕩搖。驟亂立起。請警掖勿言焉。意次意滋不安。八月二十七日。褫意次老中。稻葉正明亦罷。側寮。削邑三千石。於是幕府建議。罷大和金峰山及山東二處鑿銀礦工。除三錢每家徭。二十二錢沿納等皆罷。又禁下總印楮沼開墾。及大坂二百萬兩課金。民皆蘇息。盡出意次奸謀猾譎。計吏所誅求。盡免除焉。初水野忠友養意次子忠德爲嗣。於是離別。松平康福亦絕親。其餘姻戚多絕緣割。婚。意次家人競貪賄賂。富致巨萬。是冬閏十月。命削食邑二萬石。收府下居邸。及大坂藏邸。天明七年十一月。收相良城。及采

野史 卷二百五十

三十九

邑三萬七千石。幽居下邸。殊賜食邑於孫龍助。天明八年十月。卒。七十歲。法名香山良英。號隆興院。意次聚斂。陽求人。和。請交於權右。謙遜憐卑。敢不與人。諱戾。草。有四男子。長意知。小字龍助。明和四年冬。叙爵稱大和守。改播磨守。爲奏者番。天明二年。改山城守。三年春。爲若年寄。殊賜俸米五千石。一本父子相並居顯職。權勢無比。意次初薦舉松本伊豆守。爲勘定奉行。伊豆初字十郎兵衛。起自微賤。爲勘定。僅食廩米百石。月俸五口。無幾轉吟味役。進爲奉行。賜食三百石。叙爵稱伊豆守。爲田安家老。兼掌長碕

通商事。食邑五千石。阿諛便佞。意次引爲腹心。專施苛政。迨意知修補築地別邸。土功畢。撤外圍。有人縊死前門戶。往檢尸。乃木工都匠也。或說下吏私曲工錢餘金四百兩。都匠計窮。終死之。世人謳歌云。善惡以明年三月可視云。天明四年三月二十四日。老中若年寄。各退食下營。酒井忠休。米倉昌晴。太田資愛。及意知。過下中之間。新番隊士佐野政言潛身於掩障陰。一喝進斬。意知肩忠休。資愛避匿。昌晴趨入新部舍鎖戶。意知把佩刀鞘以拒之。被傷數處。大目附松平忠鄉。年雖老剛健。趨進攫住政言。柳生主膳正

馳奪政言刀。砍破膽狼狽。稍執政言。大目附大屋遠江守。町奉行曲淵景範檢覈。政言曰。有遺憾爾。明日考覈。政言於評定所。所對如故。且呈書言憾七章。有司曰。遺憾無論耳。營中刃傷。不敬之極。果非喪心乎。政言默。於是決政言心疾。四月二日。意知卒。三日。賜政言死賞。忠鄉加賜邑二百石。大目附久松筑前守等。坐不警。黜降有差。到。次意正。爲水野忠友養子。離別後。繼家督。次雄貞。出繼土方氏。次隆祺。出繼九鬼氏。意知子意明。承祖父後。遷邑陸奥。居下村。叙爵稱淡路守。五世意正嗣。稱玄蕃頭。歷若年寄。爲側用人。

叙從四位下。文政六年。復徙相良。天保七年卒。子孫襲侯。

野史卷二百五十一

儒林列傳第一

飯田忠彦 訓修
男 文彦 點
竹中邦香 校

藤原 肅 菅玄洞 那波方

朝山素心

三宅 島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皇朝上古。文教未闢。人性淳朴。唯武之勤。自百濟貢經籍來。庠序之禮。策試之典。迭

野史

卷二百五十一

一

野史

卷二百五十一

二

興。王仁歸化。諷以難波梅。而後詩書禮樂之書悉備焉。及中葉。菅江二氏爲曹司。清氏補明經。安氏掌天文。其他博士之職續建。文學之士盛起。驚神泣鬼。其人爲不乏。而保元平治之變。干戈交起。兵馬爭走。公卿百官。拋笏被甲。逮元弘建武之亂。文教墜地。莫復唱之者。痛矣哉。乃天下競武。以篡逆爲功。譽世教否塞。人心危滅。是以詞賦文章。舉歸釋氏之徒。博士之職廢。策試之典湮。至應仁之間。識字者唯浮屠氏而已。天運循環。藤原惺窩。出於永祿衰亂之際。初依釋氏。習誦文字。遂奮發爲儒。盛名行世。玄洞。道春之徒。

勃興于其門。會東照官講經籍於軍旅之中。召道春充儒官。文道大闢。世盛奉朱學。嗣後藤樹出唱王學。仁齋。徂徠續起。專唱古學。於是學風一變。而道春之遺業。終盛行于山東。今乃太平之極。文運盛昌。作儒林傳。

藤原肅。字歛夫。號惺窩。參議冷泉爲純子。世食播磨細川莊。幼而穎悟不凡。甫七八歲。投僧吳東明。誦心經法華等。過目皆諳。人呼曰神童。度爲浮屠。名稱聲首座。東明之師曰成九峯。住景雲寺。原姓大江氏。逃儒入佛。肅從事書籍。蓋有所由矣。卽學禪教。兼見群

書。既長入京師。京師相國寺普廣院僧泉者。肅叔父也。當時縉流稱泉爲強記。而泉謂衆曰。我對聲首座。則難開口。其所居曰妙壽院。林道春所撰。後歸播磨。主赤松晴政。本書作龍野城。客奇肅之才。乃傾心敬重。故從于京師于伏見。後在京師。聘問不絕。時邀咨詢。禮待益至。通史。肅肆力於學。心不憚於佛教。雖讀其書。志在儒學。天正十八年。朝鮮國使通政大夫黃允吉。金誠一。許篈之來貢。關白秀吉命館之大德寺。肅往見三使。爲筆語。且唱酬。肅自號柴立子。篈之爲之說以贈焉。有一相者。見肅曰。公精神充體。

太聰明。曰。聰明而可也。太字如何。相者曰。是公之癖也。肅笑而不言。行狀。十九年。元史實錄作文祿。關白秀次令僧周保聚五山詩僧於相國寺。題詩聯句。肅亦與焉。後不復赴。強之不肯。秀次逼而促之。肅掉頭曰。夫物以類聚。韓孟相若。而可聯句也。否則如隻脚著木屨。隻脚著草鞋。非耦也。吾不欲耦于僧耳。秀次不懌。行狀。實錄。肅避赴肥前那古耶。見中納言小早川秀秋。秀秋者貴豪少年。時時潑水激人。滿座如雨。以爲歡笑。其傲慢可知。獨見肅必畏敬之。遂停此戲。一日秀秋拔刀擊金匣。碎金盤。其見金玉如視艸芥。肅

諫曰。公子雖富貴。不宜爲之事。則不當爲也。秀秋納之。行狀。實錄。當是時。豐臣氏征明。東照宮亦在行營。聞其賢。時時延見。訪聖學之要。心甚敬重之。既而肅行遊歷。豐後而還京師。行狀。文祿二年。肅赴江府執謁。官講貞觀政要。閒暇作四景我有文。爲東關之遨遊而還。行狀。實錄。僑居環堵蕭然。好讀性理之書。患世無善師。遂奮發欲航海入明。求經學樞要。直到筑前。泛溟渤。適逢風濤。漂著鬼界島。不得志而還。因嘆曰。聖人無常師。吾求之於六經足矣。復適京師。杜戶謝客。刻苦窮經。幸遇南京賈舶齋四書五經程朱集註來。購

之。研窮曰。道明於此矣。通史。肅家人物志。自幸遇長之初。豐臣勝俊。好詠和歌。且多藏書。聞肅名而招之。相與評論六義。風流蘊籍。肅摘莊老數語。告其慨畧。朝鮮刑部員外郎姜沆有才學。嘗客於赤松氏。見肅談道。嘆曰。日本國亦有斯人乎。我朝鮮三百年來。吾未聞有如此人。吾不幸流落于此。遇斯人亦幸也。沆稱肅所居。爲廣胖窩。肅自稱曰。惺窩。蓋取諸上蔡所謂惺惺法也。我邦學士古來唯讀漢唐注疏。點經傳。加訓詁耳。未知有程朱性理之學也。是以肅請赤松氏。使沆沆等淨書四書五經十數本。肅據程朱之

意。爲之訓點。又取文章辨體。考之本集。加釋箋。且增其所未載者數百篇。用拾隨意。撰定爲編。名曰文章達德錄。又謂。今時人不知作文規格。乃摺集古今名公詩話文評。著達德錄綱領若干卷。使田貞順。柏允等繕寫之。醫人意卷宗。恂見肅。肅問其術及曆數運氣病論方劑之事。於是術術更進矣。肅戲語人曰。我問彼。彼來問我耳。肅謂。我久從事於釋氏。然有疑于。道豈在人倫外哉。釋氏既絕仁種。又滅義理。是所以爲異端也。時政聞之。遣童男婢奴奉仕焉。又別構一室。安聖牌。以擬大成殿。肅試使貞順等釋奠禮。

曰。此禮廢者久矣。庶幾以漸行之也。我行四年。石田三成聞其名。使戶田內記聘。固辭不就。遇史。○今按。行狀。○將往而不果。五年。三成敗。赤松氏亦所殺。六年九月。東照宮召肅。肅深夜道服謁見。講經史。僧靈三及承兌等侍焉。二僧原與肅相識。頗自貢文字。嘗備太閤秀吉顧問。兌今爲錄司。屢進見于幕府。是日謂肅曰。以子之才。棄眞還俗。我不唯惜子執拂拈鉢乎。又爲叢林惜之。荅曰。自佛者言之。有眞諦。有俗諦。有世間。有出世。以我觀之。人倫皆眞也。未知君子爲俗。我恐僧徒反爲俗。豈人間外有道哉。兌語塞。遇史。洪範。或人招肅。承兌。靈

野史

卷二百五十一

五

三。壁間掛草書一幀。二人不能讀。肅卽讀之。或曰。草筆難讀。眞書易讀。肅曰。不然。能讀眞者亦能讀草。二人不悅。肅常侍東照宮。讀漢書及東萊十七史。兌嘗謂肅曰。今使勘合船航明。以足下爲導。對曰。遣明使亦有利乎。曰。有。曰。然則和尚請之。我不欲也。肅夙尙嘉遜。不樂與承兌等爲伍。乃謝病而退。深自韜晦。而生徒益進。行狀。先是東照宮召肅於伏見。令講大學。官時白衣茶筌。而肅乃默不講。官恠問之。對曰。大學則君子正心治國之古典。士民脩身齊家之聖經也。欲聽之。豈得不禮乎。於是官更服聽之。洪範。九年。賀

古宗隆寓居京師。林道春始見肅于宗隆宅。

○今按明良洪範云。或賓中納言。字喜多秀家。得見道春。試陸舟銘。賞眞才。薦之於東照宮。

論道學。評文章。床上有論語大全。道春開之。叩以數條。肅爲辯析。且告曰。今子所質。我亦十餘年所有疑也。又曰。吾讀書。非欲致智。欲研志而已。世俗侗者多有。而立志者寡矣。又揭陸舟二字。課道春作說。款談不覺日之晚也。翌日寄手簡。贈深衣道服並一領。且示其製。深衣依國服之式。道春遂製縫掖。作陸舟說呈之。肅語宗隆曰。時輩皆驢鳴犬吠也。故久廢筆研。

野史

六

今道春起予者。韓山片石可共語耳。自茲往還不絕。道春呈四書知新日錄。肅曰。是書予未曾見。不日畢業。還之曰。宜更注意而讀也。十一年。應豐臣勝俊之請。往東山別墅。吟詠盡歡。信宿而歸。遂赴紀州。蓋因守護淺野幸長之招也。和歌浦有菅公廟。幸長請誌其碑銘。遂爲幸長抄經書要語三十件。下國字經解。爲一小冊。以備於願。誌曰。是爲政之要。資治之約也。幸長喜而謝之。肅性好山水。愛花草。嘗與貞順遊西山。貞順父了意有材畧。嘗決桂川。通漕於丹波。肅乃爲一葉泝。所到題其名。賦和歌。所謂群書巖。氣象巖。

七

人

人

人

未得終不借焉。乃語人曰。道春者非知道者也。若謂不能借。雖無情意。猶勝僞之。東遷案上有一帙書。每朝必閱。及卒。門弟子爭得之。林永喜曰。諸子窮思於道多年。從良師。何以書爲。然先師所好之書。各宜寫藏之。豈得爲一人之寶哉。乃披帙。則大學也。拱有子。曰爲景。繼其宗。冷泉家。門人林信勝。那波方。皆玄洞。掘正意。三宅亾羊。松永冠年尤著云。

菅玄洞。字子德。播磨飾磨郡蒲田人也。父曰道西。移居姬路。慶長六年。道西登京師。使玄洞往備前岡山。居三歲。亦來京師。時歲二十四。就延壽院玄朔。學醫

野史

卷二百五十一

九

術歲餘。問字於林羅山。十三年。始謁惺齋。負笈往還焉。家頗富。共嗜書。或市或寫。每歲善舶來。必購若干帙。圖書亦搜索藏之。殆及數千萬卷。寶西從事于書籍。草々不倦。稍爲人講說。遂往於侯伯之招。見惺齋之後。逃醫歸儒。其書室曰生白。蓋取諸莊周之語。惺窩爲和歌并序。貽之。又號得菴。爾時醫生來學者多。玄洞教授不倦。名聞於朝廷。暨于遠方。撰稽古錄。以呈周防守板倉重宗。又有一鈔。曰忠鏡錄。依美濃守本多忠政之求焉。皆小冊。加注國訓。便於初學。其餘著述猶多。寬永三年。道西嬰疾。玄洞侍側。日夜不

解衣帶。湯藥必自嘗而後進。五年六月十四日。值祇園祭祀。家人皆往觀。玄洞以父病未痊。獨留而假寐。偶爲盜所狙刺。時年四十八。長子曰子足。時纔八歲云。史氏傳考。道春所撰立。則謂爲、

那波方。字道圓。號括所。後改姓貼名。應播磨姫路人。初名信吉。稱平八郎。初名以下。據家世彙纂。祖父貼高。更服商賈業。家資鉅萬。近世。幼聰慧。絕人。五歲諸國字。以物問之。必指字應之。如影響。及稍長。不顧家產。好讀古書。父德由見其有才器。獎之勉焉。初德由使方學儒業。習醫。以性不好醫。竟棄儒。時惺窩在京

野史

卷二百五十一

十

師。唱源問之學。名聲藉甚。隱離高嶺。少人聞之者。慶長十五年。辭親來京師。謁惺窩。行弟子禮。惺窩一見奇之。寵異踰他。與其徒林道春。獨正意。皆玄洞等。論議往復。憤悱不置。嘗賦杜鵑詩。有相與不成群句。杜鵑鳥。和聲不。或群。子美詩中。或。天。片雲。流。擊多。之。方執不回。規之惺窩。而愛其評可。平生著策。概類此。戊午秋。惺窩卒。葬林光院。在京師。相。門人武田道安父適死。葬之惺窩墓側。而對立無等。時人謂。藤原氏則冠裳之貴。且有德望。武田氏庶人。而無有雅行。豈得無等差乎。但私聽耳。其有敦育者。方奮

怒作書寄林光院貴之。從此聲名大振。元和九年秋。應肥後守加藤忠廣之招。居未幾致仕。歸京師。蓋以不過也。住銅駝坊。刻苦自務。研窮春秋胡傳。四書集注。通鑑綱目等書。寬永十二年。遊事紀伊邸。一日南龍公子賴宣問君臣之道。乃書人君明暗圖說呈焉。十五年夏。往江府。患眼疾。十八年夏。講杜律七言。謂生徒曰。既誦其詩。不知其評可乎。因命輯老杜叢話二卷。十九年春。幕府廣召學士。編輯諸家系譜。方亦在選中。以眼疾故放歸。爾後賴宣恩遇日渥。方以眼疾不瘥。乞老子木菴幹父壘。使之奉仕。竟賦自處一

篇。以見其志。正保四年冬。病且革。賴宣遣使資金帛。數勞問之。以明年正月歿。年五十四。所著活所備忘錄三十卷。帝王曆數圖一卷。文集若干卷。臥病之後。手不捐卷。口不置誦。課二三子。讀窮史書。殆無虛日。云。性剛直。不能媚權貴。忘名居實。澹泊自甘。以故不合時俗。或遇其知己。雄辯快語。移晷不倦。史氏備考。與田舒雲考。行狀。某侯嘗得名刀。試之于刑人。方在側。侯曰。快矣哉。譬喻之支那。亦有之乎。方對曰。在矣。刀則干將莫邪。人則桀紂。夫桀紂殺人以為樂。竟亡國家。後世為人主之戒。今閣下暴虐。浮於桀紂。不亦為後之為

君者之戒乎。侯弗憚而入。其夜遣使。悔非謝過。誼家手錄。雨夜。恒語子弟曰。為人臣者。致身殉國。以死諫君。是

可期之於平生也。乃直言不諱。屢致啓沃。南龍公子特加優禮。多納其言。手錄。雨夜。子守之。字元成。號木菴。嗣父。為文學。後以老病辭歸京師。聚徒教授。亦以殺直稱。誼家手錄。

朝山素心。字藤丸。京師人也。姓源氏。出于清仁親王。神書作。出雲朝山鄉主。清仁親王。今無所考。父久綱。任宮內少輔。

者。仕足利尊氏。補伯州園莊。雲州長田東鄉地頭職。其子義景。義景子師綱。入道梵燈。世屬足利氏。師綱六世。慶綱。稱兵部大輔。遇兵亂戰死。子綱忠任。越前守。永正十七年夏。拔惠美山城。長子某字二郎。天文中。備後國亂。焚城而自殺。氏族多殄。二男善茂。遁居美作。尚食雲州朝山地。遂棄而入京師。剃髮號日乘。仕右府信長。其子久綱。叙爵任宮內少輔。入道號怡齋。信長畀城州柳原地。天正十三年。改賜西院地。長子幸綱。任宮內少輔。為陽成天皇之北面。聽院昇殿。叙從五位上。其子吉

綱。更氏源姓。仕九條家。據之考不載。清仁親王爲朝山鄉主。猶當考。

素心幼孤。依僧學字。及長喜宋儒之說。會朝鮮學士李文長到于京師。相見受道學之旨。號意林菴。寬永中。遊事于峯巖公子忠長。居三年。辭歸京師。以與細川氏有舊故。常來往豐肥。而講學焉。承應二年春。後光明天皇勅聽昇殿。固辭不得命。遂登玉階。列公卿之位。服烏紗巾素紗深衣。講經焉。當時所賜書器。子孫傳以爲家寶。天皇常呼素心北白河三位入道。天皇崩後。諸侯重禮厚祿招之。終不應矣。相地

野史

卷二百五十一

十三

於祇林幽間之境而老焉。以寬文四年九月卒。年七

十六。史氏備考。岡原仲意林菴墓銘。

三宅島。字亾羊。和泉人也。姓源氏。其先兒島高德。勸

王。建武之後。隱于和州多武峯。入道號義清。或曰子志純。

孫仕室町幕府。義清五世宗徹字通翁。號葦牧齋。永

正中。奉使入明。見詹冲和。請書葦牧齋額字。得之而

還。是爲島祖父。父某仕太閤秀吉。爲界浦五奉行之

一員。島甫十一歲。喪父。不仕。十九歲。往伏見。又遊京

師。寓大德寺。讀書力學有年。遂以醇儒聞。其學無常

師。以漢唐注疏。教授子弟。自少壯性行不苟。在伏見

時。隣有富翁。其女容色甚都。嘗欲招島寓于家。島辭不行。他日或問之。荅曰。瓜田不把履。當石田三成居佐和山。招文學士。屢聘惺窩。未果。又聞島名。卑禮厚幣。而通懇懃。請講說經史。訓導治道。恩遇頗優。三成之意。欲以入幕之賓。而謀謀機密。論定得失也。于時秀吉既薨。群僚不協。朋黨相構。人蓄異志。三成固結適嗣秀賴。勢傾朝野。附之者衆。島往講三回。託疾謝之。次年果有關原之敗。初三成臣柏原某。與島友善。竊賄以黃金十五兩。吐露異謀。請屬主人麾下助之。島卻之。資性謙虛。退讓自將。不敢求名。然聞其操行。

野史

卷二百五十一

十四

來訪者多矣。特與惺窩交情最密。島少於惺窩十九

歲。惺窩敬之。稱以爲謙厚君子。及論不惑。前關白藤

原信尋。近衛。和泉守藤堂高虎。甲斐守黑田長政皆遇

以賓師之禮。以其下帷于葦牧之下。唱道於縉紳

之間。學博行修。爲後進之領袖。聲高於一時。乃後

陽成上皇。後水尾天皇並降內旨召之。使以布衣

講經於便殿。屢備顧問。寵遇優渥。賜器財及名香。以

慶安二年六月歿。七十歲。諸家人物志。先哲叢談。後編。號江南野

水翁。又稱寄齋。或通稱玄菴。後編。養子道乙。字子燕。號

葦革齋。俗稱忠兵衛。實族合田。從亾羊學焉。亾羊以

其篇信於師說。養爲嗣以女妻之。後篇仕備前池田氏。志人物道乙精史學。訓點朱子通鑑綱目。後篇著祭禮節解。語

野史卷二百五十一終

野史卷二百五十二

儒林列傳第二

南村梅軒

谷 素有 小倉克 野中止

飯田忠彦 修
男 文彦訓點
竹中邦香 校

南村梅軒。名字不詳。或云周防人。大內氏遺士也。漂泊周流。遂客于吉良宣義之館。時天文年間。文運未開。世讀書者少。梅軒好讀孝經四書。旁講孫吳。諸家志。芝山爲人冲澹恬靜。不羨榮貴。咬得菜根。簞瓢晏

野史 卷二百五十二

十六

如淵默躬行。執尊道義。嘗語宣義曰。進學有漸。毋欲速成。只當循循不已矣。不已則必有得焉。既有得則不能自己。學無間斷。三年之後。若必有所得也。教學者以存心謹言篤行三科爲主。曰。是修身之基也。道雖廣邈。其實脩己。認得爲己。則弗繇利害而損益。弗繇貧富而增減。是學問之效驗也。會稿。作三十六策問。文亡不傳。惜哉。物志、人 天文二十年九月。宣義歿。輓詩曰。昊天不憫奪元勳。恰若妖星隕蜀軍。滿目淋然明末滅。丹心願染素絲君。後不知所適云。會稿。谷素有。字時中。土佐人。父曰宗慶。了角穎悟。神氣超

邁。家世事農。宗慶以素有志於學。使之讀書於高智眞常寺。遂從一向僧天室。被髮號慈冲。先哲叢書。性宏曠豪宕。近世語。嘗聽天室講大學。生財有大道之章。天室曰。財者殺人之具。其有之。不若無也。素有曰。財豈有心乎。殺人。人徒貪取敗耳。譬之燈。火不撲蛾。蛾自撲。眞可憫矣。篇後。幼已有麟兒膽。千里鳳雛。翔萬仞之志。既成童。聚緇徒。說佛經。其暇涉儒書。賦詩爲文。遂爲眞常寺住持。既而悟入釋之非。然泛濫老佛。未得儒學之要領。後聞南村梅軒奉朱子。百方求之。始得語孟集注。學庸章句。朱子文集等讀之。大慙愧。卒蓄

野史 卷二百五十二

十七

髮還俗。更名素有。字時中。稱大學。以儒醫教授于高智。時元和之初年也。篇後。稍訪求經籍。喪亂之後。文運未開。獲書最難。萬方購求。鬻田產。換書籍。僅存數頃。充飢云。性強記博覽。過眼不忘。無書而不讀。無讀而不誦。胸貯雲漢之富。筆扛洪鼎之重。性豪邁。無所畏敬。迄晚年。專務經業。殊精研四書。深慕許魯齋。薛敬軒等。存養踐履。實行篤學。縝密厚重。故待其子弟頗嚴矣。小倉三省。野中兼山。及山崎闇齋等。皆其心友弟子也。初在寺時。侃侃剛毅。毫無所屈。遇權要。未曾拜之。長揖已。遣貴介。直呼其名。不避之。史氏備考。嘗有一

士人。怒其木強。揮刀却之曰。禿臚曷在士大夫上。而飽食暖衣。若無一言可解。身首異處。刃加額下。素有神色。自若曰。我視死生若一。何懼汝刀乎。士人異之。收刃而去。後稱三郎右衛門。以慶安二年十二月死。年五十二。有詩文遺稿及語錄。之稿子松。字宜貞。稱己千。號一齋。夙孤。受業於小倉三省之門。性魯訥。刻苦勉勵。以得成學。孝友醇厚。親族雍睦。訓弟子。務就本實。不尚文華。常好延客。善關人之窮。家貧而不見憂戚之色也。初仕土佐山內氏。去適京師。居數年。到江府。遊事丹後守稻葉正勝。正勝待遇殊渥。聲聞

野史

卷二百五十二

十八

益彰。後辭。以處士受其養。元祿八年三月歿。年七十二。史氏備考初遊京師。澹泊不屑財貨。父素有月餽金給之。松拜受。投置竈間。無與薪異。野中兼山。嘗重價買正宗鍛刀。乃託宜貞付之研工。時或人冠兒。宜貞爲之賓。則贈其刀爲祝。他日兼山問之曰。予也贈冠兒。卿若惜愛別購之耳。兼山亦不介意。語小倉克。字政義。號三省。稱彌右衛門。其先近江人也。祖父政信。字勝右衛門。仕黑田城主山內盛豐。弘治三年。盛豐屬織田信長。戰死於尾州岩倉。政信從死。後談父政康。稱勝助。仕盛豐子一豐。以勇武聞。一豐

補土佐守護。政康任國事。年八十而致仕。克續父之職。爲家老。以忠誠聞於國。事父篤孝。純至。性易行坦。虛己樂取人之善。深謀遠慮。能理庶務。俸祿千石。宋結人物志。芝山會。主嘗欲加俸。辭不受。平素節儉。衣布稿或作三千石食糲。而泊闕窮郵。匱。傾倒鼓底。毫無吝色矣。恒語人曰。聲色臭味之欲。何足役心。其爲政。嚴而惠。專以綏民爲任。常誦周道如砥。其直如矢之句。故罰不避親。賞不舍讐。斷獄用刑最慎焉。民陷死刑。反覆審窮。擇情輕者用墨劓。乃免死者。不知幾若干人也。一日斷獄。其罪當死。而蹟出害災。論以罪疑。遂諸邦外。惻然

野史

卷二百五十二

十九

曰。天寒衣薄。恐路上凍餓。乃予緼袍酒錢。其人謝曰。出死就放。荷恩已重。况蒙此賜。死亦不念。感泣而去。慈仁不忍。概此類也。後稿嘗謂屬僚曰。漢文帝詔。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忽。何其楚痛而不德也。其除肉刑。雖本出於仁心。而後世微罪者。渾入大辟。則不爲無五刑也。仍蒐輯典謨傳記之事。反獄刑者。以說解之。欲使群吏曉聖賢立法之公平。又曰。古來聖帝設進善之旗。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暴秦惡諫而去之。下情不達。遂自取顛覆。子產相國。鄭人未安其教。鄉校生徒誹謗執政。然明謂子產曰。

毀鄉校民止。子產曰。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何毀之。仲尼聞之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韓子美之曰。雖是子產執政之式。惟其不過化正一國。今弗必表旗鼓。唯平心好善。猶子產。則無民不盡情。而無君不聞過也。會稽。嘗題應壁。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則於人必有所濟。恒寬心諒焉。會稽。人物志。倣程伯醇。斯視民如傷四字也。國民愛而畏。不敢犯憲章。識者比之子產云。父政廉。嘗興水利。闢田野。未成而老。政義繼其志。鑿蕤山導水。壅鏡野爲苗。爾後不早乾。水溢田。遂貢上稅。其他建功。

不堪枚舉。其崇信聖學。沈潛仁義。披身省愆。倪焉不知。老將至也。嘗謂予。悉所謂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觀世好辭賦者。連篇累牘。不出風月之狀。詎庸忽君子之大道。而局彫蟲之小伎乎。伊川謂。今之治經者。亦微矣。然而買椟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志學者。不可不辨此義也。其考窮五經。固矣。每暇日。集士類。講四書。小學。近思錄等。博問三傳。三史。通鑑綱目。大學衍義。十七史。好讀程朱張邵之書。喪祭之儀。據文公家禮。記曰。博聞強識而讓。教善行而不

怠。詩曰。溫恭朝夕。執事有恪。政義其人也。其教弟子曰。學其可知也。可行也。涵養須用主一窮理。以讀書爲要。讀書在平氣而商量。莫涉迂濶。莫好奇異。看來看去。歸著至當之義而已。小學。近思錄。則四子。六經之階梯。隆德鴻業之址。不出於此也。又曰。伊川以爲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自得。今一日說盡。只是教得薄。乃手寫論語課會之說。鐫板贈學徒。使請業者必自講。而受繩墨。隨器大小而心得。又善騎射。能書。承應三年夏。執父喪。水漿不入口。哀毀遂疾。親故門生。奔走看病。百方進藥。

然終不起。以其七月歿。年五十一。會稽。後篇。君長悲傷。民庶哭泣。莫弗哀惜焉。始從天室學。中就谷時中質。終以實踐體察。自得性命之源。懋啓導蒙士。爲海南理學之宗。會稽。

野中止。字良繼。號兼山。後更高山。稱傳右衛門。其先播磨人也。祖父益繼。稱主計。父某。稱勘解由。土佐守護山內一豐之甥。今按本書作山內忠義之甥。恐非。豐之甥也。采邑曰日本山鄉。食六千石。遠良繼。加增爲萬石。州國老秉政柄。封內生齒日繁。殆五十萬口。乃欲充倉廩。豐委積。以備不虞。待羈旅而足食之術。莫

如深耕薄斂。先於農務。於是更闢荒蕪。興水利。礪礪不毛之地。漸次種藝。累歲而得苗畝十餘萬頃。且倣寓兵於農。古法。藉農兵一千餘名。令女執蠶桑麻泉木綿。而勵織紉之事。令男斬材樵薪採薇。以轉運相交易。或栽藥草。或育蜜蜂。廣茶梓之場。興魚鹽之利。咸定其稅法。考稼工之巧拙。而稟給料。商賈之貧富。而假貸。古來有賦稅賦厘之法。洎是全免之。是以民庶食勉其產。而國用充足矣。其興功極多。就中殊大者呂港。神書作也。呂確突出海者八十里。巉巖相擊。危石爭峙。怒浪碎雪。驚濤轟雷。乃通舶過。暴風往往

覆沒。舟人懼其險惡。爲過鬼門關之思。良繼深憂之。區畫具呈。而署議許可。於是冒霧衝瘴。迢越海濱。發卒數萬。約隊伍。具器械。先欲築堤於海口。以防潮。乃栽巨竹木爲埭。填以柴塊。自督徒役。察其功勞。拔共力。掘磐石。斬巖巖。不絕許邪之聲者歲餘。港始成。豁若開方鑑。徑百丈。深數尋。觀者愕曰。天設地造。非人力所能也。遂建石記。其功云。昔日釋空海來此。刻佛波瀾。觀神馬。觀海夕晴。吐玉盆。河海無神。馬神。觀海夕晴。吐玉盆。
○神書云。良繼嘗試下令。多購芋莖。徧及他邦。而定榜。令燒芋莖於巖巖上。日夜候其燬。祈禱截巖。

迄三年。續功。又土佐海濱。無有鮮魚。良繼乘輕舸。巡視海面。而傳令於國中曰。凡船而出入者。運一石投海中。初然危恠。居二年。生鮮。三年而獲魚。其長過尺。或問其計。對曰。海濱宏濶。無魚可住處。若巖壁中生苔蘚。自有食餌。故我計焉。

土佐民俗。葬以茶尾。數禁之。不止。良繼令曰。自今而後。有罪者焚其屍。於是火葬自止。神書。又與伊達氏隣壤。爭封疆。連年不決。良繼釋舊典。按地理。得明證。而遂復其失地。國主賞其勞。賜從士百騎。嘗從主公至江府。侯伯枉駕防之。禮遇孔渥。是以聲望盛于世。

初師谷時中。友小倉三省。學磨精微。道發蘊奧。政事之暇。聚書生。講習四書五經。小學近思錄。喜讀通鑑綱目。見解瑩徹。辨說精晰。使聽者了然於道義。歲遣人長荷。購來舶史籍。日用切要之書。付剞劂。賜學徒。殊好禮。曰。教訓正俗。非禮不備。當時儀禮。經傳通解未刻。校訂具本。正其舛訛。良繼幼孤。事母盡孝。其殯也。掘中溜而浴。含且歛。銘旌飾棺。瞻翠之設。悉依古禮。味爽祖於庭。日出出柩。觀者滿衢。咨嗟流涕。寢城墳坐。貼碑。無一不據禮。號地歸全山。居喪三年。服除。建祠堂。營精舍。祭其備至。於是文教日阜。大夫矜式。

士庶鮮不學者。國風一變。禮俗至今猶存。先是本山石工。偶於溪間。剖岩。小蛇蟄焉。人皆神而畏避之。候忽化龍。雷雨震電。雲去。占者以爲文獻通享之兆。當津呂港成。人民覩有龍降于碧潭。其繼性黃英邁。容止儼然。進退應規矩。才勝德。三省嘗諫曰。公強欲知人。而好用明。厥照非自然。恐反入過察。夫明者。順理先覺之謂。猶堯知丹朱之屬訟。是也。察者。逆詐億不信之謂。猶德宗疑察。卻爲奸佞被罔。是也。用意公私。辨事緩急。相去何啻千里。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公奚爲學該

野史

卷二百五十二

二十四

二

綜。抵一競業也。已須慎事於始。母貽悔於後。三省既歿。無復爭友。貢功驕肆。漸至奢靡。會稿、後稿、危樓閣、宏池園。陷於三歸反坫。管氏之僭奢。又參佐非其器。施爲闕漏。遂與諸老生隙。寬文三年正月。聞雀雉於著室。筮之。遇乾之夬。貞悔共凶。廼託病。乞骸骨。投老於中。竺之別墅。十二月己酉。病瘳。遂不起。年四十九。三男。長清。叔欽。李熙。明年三月。三子以父之故。放宿毛村。而家除。兼山剛斷之氣。勇往直前。不敢顧傍慮後。又靡離搖葦龍之意。其怒如奮龍之擊物。人多以此詆之。然比畏首畏尾。無得無矢者。何如哉。亦所謂斥鴳

笑大鵬。燕雀不知鴻鵠之志者歟。會稿、後稿、

野史

卷二百五十二

二十五

野史卷二百五十二終

飯田忠彦修
男 文彦訓點
竹中邦香校

儒林列傳第三

林信勝

林信勝京師人。姓藤原氏。俗稱又三郎。其先加賀土豪也。祖正勝有三子。曰吉勝。曰信時。曰周堅。正勝歿。三子共嬰稚。其母攜之。往攝州大坂。又徙京師。吉勝削髮稱理齋。信時生信勝。妻田中氏。理齋養以爲子。信勝岐嶷敏慧。孩提既識。通用俗字。甲州德本偶在

野史 卷二百五十三 二十六

京師。屢讀太平記于理齋宅。信勝在側聽之。多所諳。時年八歲。人以異焉。文祿三年。信勝十二歲。能解國字。誦演史稗說。且略讀漢籍。見聞不怠。世稱此童耳如囊。四年。登東山。就建仁寺大統菴長老慈緒而讀書。室中有吾伊蒙求者。信勝不曾披其卷。有讀者則傍聞背念。專攻舊註五經。且讀唐宋詩編。偶得東坡全集。大喜。細加朱點。慶長元年。在建仁寺。作白氏長恨歌。琵琶行鈔解。援引詳精。人皆驚。稱神童。凡禪院之制。每食時。飯頭僧敲板報之。闔寮大衆聚室。信勝亦在其中。而所讀之書。或將畢業。或將審其一節。則

板雖響耳不動矣。是以其赴厨竈烟既冷者多。忍飢而止。當時禪老以學名于世者猶多。問典故所出于信勝。二年。僧侶議。宜使此童堅拂拈槌。爲異日之禪狀元。理齋肯之。信勝掉頭歸來曰。童子決不棄父母。既而欲遍讀四庫之書。當時世上板行甚稀矣。所在請借而寫之。且入市求之。得一書則爲得萬金之思。曰。天下之至樂。無如讀書也。聞某家有祕本。則多方請求。或立限一覽返之。或手自謄之。從顏之推家訓之法。展閱甚慎。遇大冊則僱人寫之。從寫從校。不擇筆者之巧拙。紙墨之良惡。只以功之速爲務矣。其讀

野史 卷二百五十三 二十七

書。五行俱下。日課以寸餘。是以道業益進。學術日新。年十八。始讀朱子章句集註。遂留意於宋儒之說。七年秋。到長崎。八年。下惟聚徒。講論語集註。史氏備考。錄時學湮日久。民間無識集註者。故或駭傳以爲異事。船橋三位秀賢妬之。奏曰。自古講書者。明經博士之職。朝廷自有其人。經筵猶未講新註。今信勝匹夫而居師表之位。叨唱朱學。僭竊甚矣。請督責之。未報。又烹之于東照宮。官哂曰。何傷乎。人各有所好。且匹夫而唱道義。實可嘉尚。信勝聞之。窃感謝。學愈勉。九年。信勝聞藤原肅有碩儒宏學之名。乃以所論朱

陸異同。並大學三綱領。寄其徒吉田玄之。欲達肅也。玄之轉致肅。代玄之答之。信勝遂執謁於肅。論道德。評文章。肅一見如舊識。爾後往復推論不絕矣。一日揭陸舟字。使爲之說。信勝卽成之。文詞粲然。肅謂曰。本朝學業衰廢。識文字者少矣。況於讀經典乎。卿何因及此。對曰。某嘗年好誦近世小說。解者謂此語出于蘇黃某句。出于李杜韓柳。乃至讀李杜韓柳蘇黃集。其所據用。涉于文選于史漢。至讀史漢文選。其所率由。皆源于六經。則豁然知其斯道之所基。遂慕程朱之餘教。仰望孔孟之盛蹟。是此已。肅大歎之。既而

野史

卷二百五十三

二十八

信勝下絳帷。常著肅所寄之深衣道服。講習之暇。手記所已見書目。以爲他日之左券。凡四百四十餘部。十年。信勝與肅師友之誼益熱。肅名之曰忠。字之曰子信。且謂之曰。余信道學。僕漢土之文風。有年矣。然世無同志。故筆硯塵深。頃來得卿復修舊業。卿起予者也。是夏。信勝讀春秋傳。肅寄書曰。古人讀春秋於羅浮。羅浮者是不在羅浮。而在足下明窓淨几之上。得古人羅浮之意。則隨處有羅浮而已。昔羅仲素在羅浮山。讀春秋傳。故肅云。爾信勝用羅浮爲號。乃所著詩文稱羅山子。或曰浮山。或曰羅洞。或折之曰四

維山長。又以胡蝶洞。梅花村在羅浮山。故各拈出爲別號。同及于肅之門者。稱爲林提學。蓋以肅之所指也。肅謂人曰。林忠資性敏達。且精力過人。晝課不延。夜間。夜課不待明旦。方今雖不無捷悟強記之輩。豈如彼之敏聰勉勵乎。人諳韻書。至仄韻則不能辨。彼能使上去入聲。分別不混合。是細事也。然可以此證記憶精矣。是歲。東照宮入京師。在二條城。聞信勝之名。遣永井直勝召之。或宮問光武於高祖之世系。時侍坐之巨儒老禪。皆不克對。宮顧信勝曰。汝記之否。信勝卽應之。又問漢武返魂香。屈原愛蘭之事。亦應

野史

卷二百五十三

二十九

對如流。官大感賞焉。京師傳稱。以爲榮。十一年。朝鮮使僧惟政。松雲來拜。官于伏見城。信勝往其旅館。筆語。惟政稱之。爲讀書中別具隻眼之人。嗣後信勝屢謁于伏見。迄官歸駿府。命曰。來歲可過駿府而直詣江府。時肅赴紀伊。信勝餞別。肅錄延平荅問。授之曰。此是延平之工夫。晦菴之心傳也。殊須用思。蓋許其道之傳於信勝。而自期脫洒優游也。傳考、十二年春。肅到駿府。尋赴江府。拜台德公。講漢書及三略。肅考、逾月而歸駿府。作東行日錄。既而朝鮮聘使呂祐吉。慶暹。丁好寬赴江府。過駿府。信勝候其食次。相見筆談。

既而歸京師。遂不能拒命。祝髮改名道春。十三年。赴駿府。充侍讀。日講論語三略等。賜第宅并俸食。十五年季冬。明人周性如來訴海賊之事。乃有勘合之議。執事本多正純奉東照宮之命。贈書於明福建道總督陳子貞。道春草之。正純又與書於阿媽港父老及蠻國。道春承宮之旨而筆之。十六年。官賜信勝於八瀨。二瀨。田中。山本。祝國。梅田。共在山城之地。以爲其采。十七年。居住駿府。恒從營中。啓沃以和漢古今之履歷。數蒙咨諏。夜話屢賜飲食。官顧左右謂之曰。彼之博識。豈易得乎。皆善遇之。十九年。先是信勝請建費舍。

野史

卷二百五十三

三十一

於京師。教育俊才。官許之。命相其地。議學制。適以軍事之起。不果。識者惜之。備考。通史。元和四年冬。歸京師。數年間。東往西來。席雖不煖。講誦不息。數面質疑議於肅。且能教誘徒弟。肅語人曰。遊我門者。有可與共談和歌者。有可與共評詩文者。可與論史乘履歷。可與話本朝故事。各有所得也。林忠則兼之。而其格物致知之勤。固非餘子之可企及也。又曰。事理之疑滯。和漢之典故。有欲問則悉正之。于林忠。勿復勞我。五年。在京師。一日謂肅曰。江府宅中有瓊花。俗所謂夕顏花也。源氏物語有五條夕顏卷。而今家五條。則蓋似。

有因緣。去檢居江府。揭夕顏卷三字于書堂。且瓊一也。因寓顏子陋巷瓢飲之意。肅乃裁和歌並序寄之。道春以爲別號。應人之請。講春秋胡傳。書經蔡傳。每日開席。友生門人磨至。學業熾昌。虛往實歸。人莫不嘆稱矣。七年。暇日披徒然草。示侍坐者曰。其事在某書。某語在某卷。遂下其解。援證確實。說話間。不煩搜索而成。凡十四卷。名曰野槌菜。行於世。一日。勅賜宋朝類苑新刻一本。謹加朱墨上之。寬永元年夏。蒙旨仕大猷公。爾後日侍坐。或講論語。或讀貞觀政要。或說和漢故實。又陪執事之席。又預榮應之事。是

野史

卷二百五十三

三十一

冬。朝鮮信使來貢。副使姜弘重。兼春秋館學士。道春因記疑問三則。示之。弘重不能答。又與進士李誠國筆語唱和。六年冬。叙法印。稱民部卿。七年冬。賜忍岡百數十步地。爲別莊。將建學校。九年冬。故公子義直構一堂于忍岡別業。奉安聖像暨顏曾思孟像。且親書先聖殿三大學揭之。且備祭器焉。道春創文庫。藏群書。使畫工某描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聖容。顏曾思孟周子二程張邵朱子之賢影。凡二十一幀藏之。又加賜食祿。十年二月丁日。始釋奠於先聖殿。正保二年季夏。嬰病。隔三年不瘳。遂

成宿病。乃每有謀議。執事松平信綱來咨之。元老酒井忠勝亦數來質之。既而信綱奉旨。率醫數員來議其治療。時人以爲榮。病小聞。會有日光之事。乃召信勝於二郭便殿。聽其策。入城。公慰勞之。道春蒙問而退。明曆元年春。承旨選支那歷代名臣三十六人。作之贊。又撰漢魏六朝唐宋百人一詩。是夏。執事阿部忠秋請命。賜銅瓦庫一字。建之家塾。十月。朝鮮聘使趙珩。餽錫南龍翼至大坂。讀道春所裁五花堂記。相與賞之。聘禮畢。三使贈道春土宜數品。照丙子癸未之舊例也。道春寄詩謝之。聘使祖初之曰。俞錫號秋

野史

卷一百五十三

三十二

示扶桑壯遊百五十韻於道春。求和。道春卽就燈下。次之。一夜而成。翌日郵置達之于小田原驛。俞錫愕然嘆稱之。作詩並序以謝之。道春復次來韵。追致於中途。世人以爲曠古之偉事。三年正月十八日。江府火。子恕宅燬。書舍幸存。十九日。又火起。燄燭漫天。嚴有公避火于西城。道春宅亦燬。銅瓦庫別庫並灰。獨存靖文庫。父子共赴別墅。事出倉卒。道春仍在輦中。讀書。其不須與廢業者如此。道春以銅車藹盡故。嗚咽不止。曰。百年積之一朝失之。回祿何甚虐。疾遂病。而徵醫皆罹災。不辨其所在。就側近之醫某。用其湯

藥。二十三日。子恕白之於執事。執事命府醫診之。未至。道春被扶而起。服稀粥。與醫某話說。采邑之民。聞火馳至。家人啓之。道春曰。善哉來也。其言猶了了。少焉侍從松平忠次聽其危篤。使醫來候之。道春謝之。精神曾不亂。既而氣息奄奄。泊然而沒。年七十五。私諡文敏。道春爲人。恭遊謹恪。和順優如。歷事幕府四世。未曾忤旨。前後執事。皆愛敬之。凡所接之人。咸服其德。家法簡約。周身之奉極儉。但至待客。則俱具豐盛。莫不至矣。雖門客飲食之具。必致精厚。其性豁達。不應怨。不念舊惡。雖不飲酒。亦不放飯。起居之候。寒

野史

卷一百五十三

三十三

暖之節。保養謹焉。故或遇病不至厚。凡一生之際。孜孜讀書。隨處展開。不必芸房文案也。方其出。監與既具。奴僕立侍。猶鉛槧。再四促之。而始起。如此者每多矣。其歸更服。卽執朱墨。夜間讀書。或坐睡。或假寐而復起。未嘗解帶安眠也。其讀書。音吐圓活。是以文義昭晰。理趣貫窮。人質疑。必詳悉叩竭。靡靡不倦。故問者皆如飲河。而各充其量。譬諸鐘其小鳴大鳴。從種者之力應之。其攻經書。既詳舊註。而更覃思于程朱之說。朱子集傳。蔡氏傳。胡氏傳。陳氏集說。朱子章句集注。並加訓點。讀易而有羅山手記。讀書而有潭天

儀考時則有大義考。春秋則有劈頭論。讀三體。欲別作本朝曲體。而不果。又作論語解。孟子要語解。大學解。中庸解。三傳則能誦左氏。而爲公穀始下訓點。讀孝經。惜孔氏傳之絕於支那。而作諺解朱點。爾雅別修和雅。不全脫棄。旁通漢唐諸儒之說。專攻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考亭之說。且宋元明儒之著。神道學。聖經者。莫不悉讀。至象山姚江陽儒陰佛之說。亦能看破之。其在病床。手不釋卷。有來訪者。曰。卿何不少廢業以順性。道春晒曰。世之好歌舞者。不可一日無歌舞也。凡嗜技藝者。皆然矣。我亦以此養病耳。

聞呂伯恭垂死病中猶不廢業。況我今不甚劇乎。既老不用眼鏡。夜中能讀細字。記臆亦不減。偶念恬然不係意。門生兒輩告之。則欣然曰。汝善誦之。前程勉旃。其勸人向學如此矣。見衍才詩能者。則警之曰。吾子精誦四書六經乎。廣憶世史通鑑乎。窮諸子九流乎。涉百家文章乎。說文玉篇能審之乎。國朝典故果詳之乎。蓋未必然也。假然。不可自贊。況其不然乎。謝良佐之立志。能去一矜字。而得程子之嘉稱。吾子宜自省而戒之。見懶放倦業者。則勸誘之曰。中道而廢。夫子之所責也。自暴自棄。孟子之所戒也。志不可怠。

心不可放。宜以懶換勤。而立業修行也。余少時。書籍甚罕。皆自膳寫讀之。辛苦何如哉。方今黃卷赤軸。不復難得。而每歲夷舶輸書。所謂汗牛充棟。然慢散空閒。斷送烏兔。豈不可惜哉。昨非今是。須致思焉。元和中。明福州人單鳳翔來京師。接道春之風采。仰慕之。寬永丙子朝鮮使。不能答道春之問。以故朝鮮人皆飲之。癸未之聘使。欲修交誼。然不遂。以爲憾云。進士朴安期見道春筆語。曰。羅山有名于世。果不虛也。遂贈書定交。詞札往復。推之稱老先生。且使我畫師圖其肖影。請道春爲之贊。携而歸。明曆乙未之信使趙

珩回簡曰。爾因使行。聞盛誼素矣。余錫曰。日域之文章以羅山爲第一。是不爲溢美。不爲虛譽也。云云。平生所爲詩文極多。一時之作。卽席之筆。皆不草。慶長元和之作。想可殊多矣。某葉若干編。罹丁酉之災。想參攷副本。而遍搜于諸方。靖助其事。類纂之。文集詩集各七十五卷。備考山行狀。所撰述。一百三十種云。通史四子。長叔勝。字敬吉。稱左門。年僅十七歲而死。女長吉。亦夭。次恕。字之道。稱春齋。號鵝峰。又向陽子。資性至孝。溫和貞慎。及長。博學強記。經史子集。無不悉窮之。繼父。叙法印。稱治部卿。賜弘文院學士號。編輯國

史。賜名本朝通鑑。備考、又著國史實錄。與羽軍記等數十種。本集百二十卷。題曰鶴峯文集。加增食邑。以延寶八年夏卒。歲六十三。私諡文穆。子曰憲。曰憲。備考、憲一曰春信。字孟著。號勉亭。又稱梅花洞主。生而穎異。道春稱之。爲千里駒。生六歲。誦大學唐宋詩若干首。善繼父祖業。年二十四而歿。諡曰諒定。春信。備考、諡憲一名信篤。字直民。初稱春常。號鳳岡。又更整字。幼有大志。通念經書。好爲詩賦。就兄春信學。年甫二十三。代兄率諸生。以詩禮爲任。研精勵志。手不釋卷。初春信聰敏絕倫。名傾一時。憲終日謙遜。如駭者。蓋

野史

卷二百五十三

三十六

不欲聲聞。抗於兄也。及兄死。神采煥發。處事如流。人始知其宏量。父恕承命。修撰本朝通鑑。以永享以後。課憲延寶中。父卒。襲職。會常憲公立。擢備顧問。稱大藏卿。賜弘文院學士之號。天正以來。儒者祝髮如浮屠。未入品流。有特旨命束髮改服。叙從五位下。稱大學頭。於是天下儒生。無削髮者。人皆以變夷之功。歸乎憲。元祿庚午夏。公臨黑書院。親講大學經一章。訖。命閤老及群下曰。文武之輔世也。如車輪。闕一不可治矣。云云。今親講之後。命憲繼講經傳。凡百有司。從事於此。欽哉。自是每月一次。講經於黑書院。享保四

年。改大內記。明年致仕。自號拙拙翁。又號徐于子。十七年五月卒。年八十九。諡正獻。三子。長曰惠。號筆峯。有奇才。歲十六卒。次曰信充。曰信智。信充嗣父。稱雲峯。稱大學頭。其子信言嗣。稱大學頭。世不墮家聲。備考、行狀、季守勝。又名靖。字彥復。初字子文。號函三子。又讀耕子。稱右近。祝髮稱春德。後號靜塵。仕幕府。叙法眼。才學。歷行兄鶴峰。以寬文元年春病歿。年三十八。私諡曰貞毅。人稱志、子勝澄。稱春來。一名憲。字章卿。爲實穎捷。性多病。年二十三而死。備考、諡

野史

卷二百五十三

三十七

野史卷二百五十三終

儒林列傳第四

朱之瑜

飯田忠彥修
男文彥訓點
竹中邦香校

朱之瑜字魯瑣。魯或作楚。非也。印車故訓楚。不復改。故人或得楚瑣。姓朱氏。號舜水。明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其先封邪。春秋所謂邪子也。後改爲鄒。秦楚之際。去邑爲朱。漢興。流轉魯魏之間。在東漢時。曰。曜曰。穆。俱顯于世。元季明太祖定鼎金陵。當時遠祖某。太祖之族兄也。雅不欲以

野史

卷二百五十四

三十八

天潢爲累。太祖物色累徵。而某堅臥不起。家居終身。改姓爲諸。及附主入廟。更姓爲朱。子孫因復本姓。高祖龍山處士。曾祖紹號守愚。累歷顯職。詔贈光祿大夫。祖孔孟號惠翁。詔贈光祿大夫。父正字存之。號定寰。累遷總督漕運軍門。及卒。贈光祿大夫上柱國。之瑜其三子也。以明萬曆二十八年生焉。幼而穎悟。絕倫。殆若成人。九歲喪父。哀毀踰禮。初從慈谿李契玄學。及長。受業于吏部左侍郎朱永祐。永祐字愛書。成進士第。歷大常寺卿。松江華亭人。及東閣大學士兼史戶工三部尚書張肯堂。號松江華亭人。巡禮部尚書吳鉉。字德輔。松江華亭人。

等處提刑按察使。常州府人。研窮古學。特通詩書。初爲南京松江府儒學學生。所謂秀才也。少抱經濟之志。動輒違禮。宗族及鄉先生。多以公輔相期。弱冠見世道日壞。國是日非。慨然絕進仕之懷。而有高路之致。每對妻子曰。我若第一進士。作一縣令。三年百姓誦德。上官稱譽。必得科道。由是建官。必獲大罪。身家不保。自揣淺衷。激烈不能隱忍。弘故絕志於上進耳。鄉黨每有疑難之事。之瑜片言析之。嘗有人携家譜來請曰。我朱文公之高也。文公之子爲餘姚令。子孫因家焉。意欲認之瑜爲同族。及閱譜也。

野史

卷二百五十四

三十九

系大同而唯一世有可疑者。宗族皆欲從之。之瑜正色曰。一世不明則餘不足據。方今九族尙不能敦睦。何用捨近求遠耶。狄青武人。尙不認仁傑。若能自立。自我作祖。棄其先德。則四凶非聖人之後乎。宗族皆服其卓識。而從其言。之瑜始娶葉氏。先歿。遺妻陳氏。志意克諧。事姑盡孝。能安貧賤。年至四十。欲棄舉子業。退安耕鑿。諸父兄弟愛其器度可大用而不許。於是每遇大比。輒作遊戲了事而已。或有勸顯達者。則恬然不省。崇禎十六年。幕府辟爲監記同知。不受。尋擢恩貢生。考官吳鍾魯貢劄稱爲開國來第一。十七

年。昭特徵。不受。弘光元年。又徵。亦不受。夏。即授江西提刑按察司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其家即授監荊國公方國安軍。不拜。於是臺省交章論勅之。璿懼。遂不舉朝命。無人臣禮。之璿即不辭家人。星夜逃避海濱。此時左良玉之子夢庚背叛。報急。羽檄張皇。故得免於逮捕。既而自舟山直來日本。轉抵交趾。未幾復還舟山。隆武三年。舟山守將招討大將軍戚繼光黃某名承制。授昌國縣知縣。不受。十月。又題請監察御史管理屯田事務。亦不受。聘請軍前贊畫。不就。永曆五年。舟山諸將互抱疑貳。欲相屠殺。清兵將

四十一

至。之璿素料禍敗。欲自舟山至安南。而阻風。轉至日本。之璿素與經略直浙兵部左侍郎王炯號深相締結。且與舟山諸將密定恢復之策。時王炯兵勢頗振。屢立戰功。蓋之璿所以屢至日本者。欲以王炯為主將。導而備援兵也。然在日本。未嘗露情洩機。既而王炯戰敗被禽。不屈而死。久之。之璿得聞其計。然莫詳其月日。乃八月十五日。設祭祀焉。爾來每逢是日。杜門謝客。愴然不樂。修身廢中秋賞月。自是而後。歸路梗塞。然以日本禁淹留外邦之人。復過舟山。六年。監國魯王駐蹕舟山。文武諸臣交薦之。辭而不就。

時有浮海之志。偶在舟中。爲清兵所迫脅。白刃合圍。欲使就降。髡髮之。璿誓以必死。談笑自若。同舟劉文高等七人。感其義烈。獨舟送還舟山。因是巡安直浙監察御史王某。名嘉其節操。薦舉孝廉。不受。上疏固辭。時天下大亂。惠網蕩然。之璿雖有志於匡救。而時事不可爲。故累蒙徵辟。前後十二。皆力辭焉。七年。復來日本。冬。赴安南。之璿雅有意於經歷外邦。而資恢復之勢。是故東南海外。雖暹羅小夷。亦曾至焉。九年。監國魯王特勅徵。勅書降自舟山。而之璿東漂西落。莫能速達。至明年正月。始達交趾。之璿特制處士衣

四十一

卷一百五十四

巾。設香案。開讀。叩頭謝恩。歎秋慷慨。欲自海路赴思明而就徵。適遭安南之役。不果。所謂役者。是時安南國王。檄取中原譚字人。差官舉以之璿。一時掩捕。如擒寇虜。而使之璿面試作詩寫字。之璿不作詩。但書朱之璿浙江餘姚人。南直隸松江籍。因中國折柱缺維。天傾日喪。不甘蓬髮從虜。逃避貴邦。子今一十二年。棄捐墳墓妻子。虜氣未滅。國族難歸。積憂憂焚。作詩無取。設精作色。史目百般怒嚇。欲令屈服。而之璿毫無沮色。其間往復之言。忠憤義烈。激切慨然。夷人亦爲之改容。遂將至外營。砂。王屯即日命見。文

武群臣悉集。露刃環立者數千人。意欲令拜國王。或慰瑜焉。或怒逼焉。之瑜故爲不解其狀。差官舉仗畫一拜字於砂土。之瑜乃借其仗。加一不字于拜字上。又率袖接抑。令拜。之瑜揮而脫之。國王大怒。令長刀手押出西行之。瑜毫無顧盼。揮手卽行。心決一死耳。遂將赴敵船所。於是國國君臣震怒。必欲死之。而之瑜取意彌固。有黎醫官者。從容勸瑜曰。君不敢拜。見殺無疑。何不自愛至此。之瑜厲聲曰。今日守禮而死。含笑入地耳。何必多言。次日黎明。自取爛下水洗沐。更衣操土。向北拜辭訖。候天明。內樓供奉勸書拜跪。

附呂蘇吾。囑託後事。謂黎醫官曰。我死後。料爾輩不敢收骨。如可收。乞題曰。明徵君朱某之墓。國人稍稍探知其無辜遭難。乃有嘆服而稱奇者。國王亦差人訪察舉動。知其履歷事實。於是擅殺之計弛。而任用之心萌矣。然之瑜未之知焉。獨在困阨之際。惟恐身名埋沒于外夷。而無達于天朝。乃密草奏疏。且錄遭役本末。封付王鳳使上於魯王。數日國王致書于之瑜。令仕。有太公佐周而周王。陳平在漢而漢興等語。之瑜復書拒之。自此而後。國國君臣悉知之。瑜貞烈義勇。凜乎不可犯。反相敬重。如國王之第。亦至稱爲。

大人。其敬服如此。時國王遣人書一確字來問。之瑜解以堅確之義。遂使之瑜作堅確賦。之瑜既無拘留之意。欲浮海而歸。乃作書辭國王。歸至會安。寓中盜竊罄空。親友皆言。是居停所爲。顯有證據。而之瑜明察非寓主之所爲。一概不窮。諸人笑以爲癡。後事發。竟與寓主無涉。諸人嗟嘆謂。非常人所能也。其後之瑜錄遭役本末。往復事實。名曰安南供役紀事。之瑜欲歸桑梓。潛察中興之勢。而屢經窘迫。資裝匿耗。乃又上疏魯王。陳其情狀。明年戊戌夏。又至日本。蓋因魯王之召。而欲從日本抵思明。親據情實。而決去就。

也是時海內幅裂。兵革鼎沸。欲從安南直赴。則行路艱澁。是以欲取海路。而舟山既陷。之瑜師友擁兵懷忠者。如朱永祐。吳鐘帶等。皆已死節。之瑜聞之。進退狼狽。然欲審察時勢。察料成敗。故滯滯沿海。艱厄危險。萬死如髮。於是熟知聲勢不可敵。壞地不可復。敗將不可振。若處內地。則不得不從。清俗毀易裂裳。髡頭束手。乃決蹈海全節之志。以萬治二年己亥。又至我。先是筑後柳河人安東守約。欽其學植德望。師事之。深體之瑜忠義之心。知其歸路絕宿望沮。固請留日本。之瑜從焉。乃與同志者連署。白長崎鎮巡。鎮巡。

許之。然之瑜流離屯蹇。四海空囊。孤身飄然。不能自支。守約乃分祿奉其半。之瑜辭以過多。守約曰。先賢有以麥舟救朋友之急者。古人稱師與君父所在致死。况其餘哉。然則義當悉獻。俾或自取其三之一可也。但辱愛之深。恐不許之。故今取其中。以分其半。若非其義。非其道。則奉者受者皆非也。老師高風峻節。必不受不義之祿。豈以守約之所奉。爲不義之祿乎。守約百事不如人。惟於取與。欲盡心以合理。若見拒則僕徒爲非義人。豈相愛之道哉。之瑜遂諾。於是守約官務之暇。窮微探赜。學術頓進。之瑜雖客於茲。莫

野史

卷一百五十四

四十四

不日對鄉而泣血。時背北而切齒。惟以邦讐未雪爲憾。不曾見以家族流離爲悲之情矣。寬文元年。守約問明室致亂之由。及恢復兵勢之何如。之瑜乃撰書一卷。答之。名曰中原陽九述畧。之瑜幼時。夢中得夜暖浴。霜月風輕。薄露水二句。因以浴霜名齋。而未知其兆。及寓我邦。習其風土。恍然自悟曰。吾漂零海外。命也。及三年春。長碕大火。之瑜僑居亦蕩盡。因寄寓于皓臺寺廡下。風雨不蔽。盜賊充斥。不保旦夕。守約聞之曰。我養老師。四方所知也。使老師餓死。我何面立乎世。卽時訪之。拮据辨措而還。四年。權中納言光

國義公。遣小宅生順於長碕。採訪碩德耆儒。生順屢詣之瑜。談論古今。謂之瑜曰。東武若有奉先生爲師者。肯否。曰。興學設教。是國家大典。我深有望於貴國。但我才德菲薄。何足爲庠序之師。雖然。儻有招我者。不論祿而論禮。及生歸。光國備聞之。瑜才德文行。五年。光國稟之于幕府。聘之瑜。之瑜乃與譯者及門人。議其去就。皆曰。水戶侯好賢嗜學。今特召先生。何拒之。瑜乃應其聘。七月。至江府。光國禮遇。待以師友。七年八月。從光國至水戶。每引見談論。之瑜援引古義。彌縫規輒。曲盡忠告善道之意。光國與之共論難經

野史

卷一百五十四

四十五

史。講窮道義。光國鑄鐘簋于城樓。以備警。使之瑜作銘。親書之。及光國構高枕亭于絲岡。又令記之。八年。來江府。寓駒籠新第。之瑜常念守約傾心之篤。每通書信。或寄黃金衣服。以摠情素。守約受其輕。還其重。之瑜乃代金以絹帛。贈書曰。當初相識。分微祿之半。贍我。賢契敝衣糲飯。樂在其中。蓋以我爲賢。而道在是也。豈有有道之人。而忘人之德乎。大凡賢者處世。既當量己。又當量人。賢契獨居高潔。而使我處於污下。不幾與初心紕謬乎。守約自是不復拒之。九年。之瑜年七十。以年老神耗。欲辭西歸。陳其意。光國慰勉

款曲之瑜不得已而從之。十月十二日之瑜誕日。光國爲設養老之禮。饗于後樂園。授之几杖。十六日。光國臨其第。酒殺幣帛。禮接稠疊。新製屏風。畫以和漢年邵德高者六人。武內宿禰、藤原在衡、藤原實衡、武成、太公望、桓榮、文彦博。祝其遐壽。盡歡而歸。是歲之瑜作諸侯五廟圖說。博採衆說。通會經史。旁考古今。以折衷。識者以爲不朽之盛典。十年之瑜用拾木作壽器。是歲。光國使之瑜作學宮圖說。授梓人。製其圖。大居其三十分之一。棟梁枅桷。莫不悉備。而殿堂結構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曉者。之瑜親指授之。經歲而成。文廟望聖宮。明倫堂。尊經閣。

學舍。進賢樓。廊廡。射圃。門樓。牆垣等。極精巧。及光國作石橋于後樂園。之瑜亦授梓人以制度。梓人自愧其能之不及。又合照古典。造祭器。之瑜乃作古升古尺。授之。簠簋蓬豆登劍之屬。古意煥乎溢目。如周廟欹器。唐宋以來存圖已之瑜因圖考古。研覈其法。巧思默契。指畫精到。十二年冬。光國使之瑜率生徒。習釋奠禮。改定儀法。詳明禮節。學者通其梗概。延寶二年。先是光國使之瑜製明之衣冠。至是朝服。角帶。野服。道服。明道巾。紗帽。幘頭等皆成。光國素遇以殊禮。寒暑風雨。必問起居。殺饌牲牢。莫不備焉。常念其客

居他邦。鄉信阻絕。而言不及子孫。諭之瑜寄書于國。問其家信。且召一孫侍養。之瑜乃作書寄之。其兄曰啓明。一名之琦。號著隱。登進士第。因忤閹官得罪。再奉明旨昭雪。然不賂權要。故過十年不得起。後漕運缺。御筆親除。因流賊破北京。不得到任。遂歸南京。爾時詳務軍門缺。令啓明推補。而時相馬士英要賂。且姦黨阮大鍼。爲兵部侍郎。爲之羽翼。乃推劉安行補焉。啓明擯落。唯奉朝請而已。清朝欲強用之。不可。部院陳錦欲殺之。操江唐際盛力救得免。後錮於南京。乃屏居灌園。次兄某。名字仲琳。未弱冠而死。妻陳氏

歿。聘胡氏。適會母喪未娶。後值亂離奔逃。數寄書。使別擇配。胡公堅執不允。後莫知其存亡。之瑜有三子一女。長大成。字集之。次大成。字咸一。

○今據之瑜與諸孫男書。有汝父元楷字是士則否。今忘之之語。則之瑜子不止於是。然平日所語。只有二男。則元楷或是大成。大成之改名者歟。不詳。他未有所考。

女高字柔端。陳氏所生也。高至性聰明。幼穉如成人。一言一動。應矩矱。長者皆愛憚之。六歲喪母。哭泣之慘。吊者莫不感傷。其事父。先意奉承。之瑜藉以怡憂。

變革時年十二三。密蓄利刃。晝夜不去身。其於賊問曰。佩此作何事。曰。夷虜犬羊。豈知禮義。或遇強暴。即欲以此自刎。寧肯辱身。於同起臥。欲竊其刀。四年不能得。幼字同邑何氏。而憤其舅失節。日夜思父。忿慚生疾。未嫁而亡。之瑜在外。不知其死。大成隱居教授。不就清朝考試。以己酉年死。大成先沒。無子。大成二子。曰統仁。統德。孤貧。養於外祖姚泰。字步家。之瑜所寄書達姚家。家人相共驚嘆。始知其尙在天壤間。且悲且喜。然未審海外險夷禁諱。切欲訪求。而不敢輕動。乃託外家親姚江。字處山。來我。察邦憲及之瑜安否。

野史

卷一百五十四

四十八

泰謂之瑜離鄉年久。不識姚江。故授之以之瑜所嘗有金扇。及命紙等爲證。附以家書。四年。江至長碕。達書之瑜覽書。始知大成之死。泣然涕隕。江之在長碕。詳知之瑜受水戶寵遇。且召一孫之意。及歸。以犯禁充於軍。泰及統仁。統德確知之瑜消息。六年十二月。統仁至長碕。而礙法禁。不能東。之瑜亦老疾。不能西。獨以書通情而已。光國聞之。惻憫欲召統仁侍養。而統仁受母命來。當歸報母。躊躇未遵命。於是光國諭之瑜。使門人今井弘濟往長碕訪統仁。賚賜甚優渥。之瑜寄書。審問祖宗之墳墓。舊友之存亡。且警之國

亡家破。宜農圃漁樵。自食其力。百工技藝亦不妨。獨受爵官。決不可爲也。七年四月。弘濟抵長碕。與統仁相見。備述之瑜之意。且諭統仁侍養。統仁謂弘濟曰。統仁幼失父。家有母及弟。而無貢郭之田。我之來。欲問家祖安否。而陳情實。歸告母及外祖。以慰其渴望。如侍養則宜辭母再來。前者姚江之歸。未及至家。中途充軍。統仁家貧。不能贖之。今又浮海不歸。雖有事祖之誠。不無缺倚門之望。報之復至。于祖于母。孝心兩得矣。弘濟然之。七月。弘濟歸府。備述統仁之意。及桑梓之信。之瑜慨然感愴。是歲。之瑜年八十。以其誕

野史

卷一百五十四

四十九

日。光國又設養老禮。前一日親就第祝壽。奉以羔裘鳩杖。龜鶴屏等凡二十品。明日之瑜設香燭。拜天地。告曰。以途虜未亡。故土爲墟。流離寓異邦。遲暮衰疾。終不能遂報國之志。歔歔流涕。感動傍人。是日光國命奏古樂樂之。之瑜素患咳血。二十餘年。然精神俊爽。不見情容。八年。老疾稍迫。因生疥瘡。不勝起居。天和元年。光國數使人問病。賜甘脆。且使醫與山玄達診察進藥。先是之瑜每疾常服玄達之藥。至此之瑜辭曰。玄達常診貴人之病。而今吾患疥。使之診脈。恐傳染累貴人。不省且犬馬之齒。既過毫釐。欲用藥石。

按尋水墓
西山公自
題曰明徵
君朱子之
墓今此日
恐誤

延旦夕之命。是未爲知命者也。吾不敢奉命矣。光國爲之慰諭懇款。玄達亦屢至請。而之瑜力辭。二年三月。設宴招集親友及門人等。力疾起。諄諄教誨。其蓋期永訣也。四月十七日。語言聲色。不異平日。奄然而逝。年八十三。生前既制棺。又逆備葬具。門人歎畢。光國歎惜不已。臨其葬。親書神主。世子亦會焉。葬瑞龍山麓。在常州久慈郡太田鄉。諡曰文恭。題其墓曰明徵君之瑜。性質謹慎。強記神敏。雖老而疾。手不釋卷。凡所讀鈞深體實。博而約。達而醇。嘗謂曰。學問之道如治裘。遊其粹然者而取之。若曰。吾某氏學。某氏學。則非所謂

野史

卷二百五十四

五十一

博學審問之謂也。又曰。爲學之道。外修其名者。無益也。必須身體力行。方爲有得。故子貢天資穎悟。不得與聖道之傳。無他。華而不實也。作文雄壯古雅。持論逸宕。筆輪如流。嘗曰。大凡作文。須本六經。佐以子史。而潤澤之。內既充溢。下筆自然成章。不期文而自文。若有意爲文。非文之至也。碩儒學生。嘗造其門。而相與討論講習。學問之方。簡牘之式。科試之制。用字之法。教皆得詳之。之瑜銜身以禮。燕居儼若平居。見客雖親暱。必具衣冠。謙而接物。不盡人歡。嚴而自持。不設虛飾。治家以儉。量入爲出。離家四十年。不接婦女。

或勸以置妾備藥餌之奉。不聽焉。格物窮理。志慮精純。古今禮儀。下雖農圃梓匠之事。衣冠器用之制。皆審其法度。窮其工巧。人皆服其多能。其祖宗官衙。及身蒙徵辟之榮。雖親友門人。未嘗與之言也。魯王勅諭。決不示人。及沒。有古匣。鎖而封於中。得其祖宗以下紙牌。及奏疏履歷等。勅書別藏于櫛龍箱。於是人皆服其深察謹厚。而知本末事實云。備考引碑陰行實并碑陰。

野史

卷二百五十四

五十一

野史卷二百五十四終

野史卷二百五十五

儒林列傳第五

飯田忠彦 修
男 文彦訓點
竹中邦香 校

山碕敬義

淺見安正
三宅重固

佐藤直方

貝原篤信

後藤達

山碕敬義。小字長吉。後改清兵衛。又更嘉右衛門。號
關齋。後號垂加。其先播磨穴栗郡山碕人。曾祖曰淨
榮。祖曰淨泉。淨泉初稱久四郎。出仕肥後守木下家。

野史

卷二百五十五

二

定。命改又左衛門。父曰淨因。仕木下氏後。去寓京師。
以針醫爲業。母某氏欲得男子。詣比叡坂本禱請焉。
其夜夢拜兩社前。有一老人。授一枝梅花。戴之納左
袖中。遂孕。生敬義。山碕家譜。水足安敬義生而敏捷
穎悟。不比常見。八歲能背誦法華。一日書一句云。花
成枯木雪。極有風致。人皆異之。行成童爲僧。專修禪
學。嘗與妙心寺同侶論議。敬義語塞。其夜及寢。機同
侶紙帳。衆議欲逐卻。會上州山內氏子爲僧。在妙心
寺。聰明有藻鑑。曰。此兒神姿非凡。他日有爲。乃送土
佐。寓吸江寺。稱絕藏主。

○今按山碕家譜。寬永六年。歲十二。父命呼清兵
衛。正保三年春。以父命復本氏。以嘉右衛門爲稱
呼。不詳爲僧年月。

初父淨因自少藏古筆三社託宣一幅。而其性正直。
將展拜。必盥漱。袴掛之。敬義幼或觸之。怒而叱之。敬
義亦能誦之。母氏性嚴寡言。飲食有節。嘗謂之曰。諺
有之。身一錢。目百貫。汝善習字而勿傷目。不識字則
同無目者。夫有手而無目。不能執物。有足而無目。不
能行路。有書而無目。不能讀之。有目而不識字。亦不
能讀書。則貿貿然莫知所向。豈不與無目者同與。目

野史

卷二百五十五

二

百貫之言。宜銘焉。家素窮困。兒輩皆穉。養老育幼。處
置莫弗至矣。如兒曹怠慢遊戲。縱飲食則猛加呵嘯。
常誠言。鷹鷂不啄穗。士人之子。宜尙志矣。家譜一日在
佛堂看經。獨自絕倒。師駭問之。曰。嗚呼。釋迦那說許
空誕。諸家物志人性勵負才放恣。以爲人皆在己之下。乃
不受人之指導。人亦無有教之者。時輩作詩。所謂二
四不同。二六對。黑白圈序平仄。互相傳示。藏主憤其
不傳。謂之曰。我師李杜蘇黃也。其用平處。我亦用之。
其用仄處。我亦用之。如此而足矣。何檢黑白星之爲。
植田成章批說

○今按芝山遺稿。水足安直記行實云。謁谷時中。讀四書五經。又從野中兼山。而切磋研窮。寬永十九年。歲二十五。一日幡然曰。綱常倫理之外。別立教說道。豈正理哉。獲罪於天之大者必矣。遂歸儒。

○安直記行實云。正保三年。以父命復本氏。著闕異一卷。以發其志。時年三十。專攻程朱之學。以居敬窮理。爲學問之要矣。○紳書云。敬義年弱在寺。野本安房視之。大學。受誦而曰。有小學者矣。安房求得。令誦之。於是發憤歸儒云。

土佐守護山內氏患敬義攘斥佛。欲逐之。野中兼山諫曰。彼其志正大。其學純粹。眞儒也。何爲逐之。守護不聽。敬義遂還于京師。

○按行實。芝山遺稿並云。敬義還京師。無所依歸。兼山恤之。買宅於京師。居之。餽粟給薪。以資焉。又令書生都養受業。後書生過去者數人。兼山在土佐聞之。不懌。遂絕交。考成章批說云。兼山絕交事未詳。敬義常示云。說朋友之過惡。欲使之改其非也。絕交之後。學其過惡者。君子所戒也。然則敬義於兼山。絕交後無一言者。可知矣。

慶長三年秋。造祖先木主。爾時淨因謂之曰。前夜夢有神告云。自今而後。呼汝忠平。敬義亦夢幽都明都。幽明室七字。雖不知其義所在。蓋孝感所致也。敬義事父母孝。愛敬竭力。餘愛施及一家。正保中。編次周子。謂朱子解太極圖說。於理則然。但未知周子本意果如此否。慶安四年夏。夢寐之間。髣髴見周先生。敬義乃問曰。朱解合尊意乎。曰。合。敬義曰。點于第一圈中。無乃乖意歟。濂溪領之而覺矣。明曆元年春。始開常講。小學。次近思錄。次自四書及程子易傳。家語。行實。平日告門人曰。我身卽敬。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內者身

也。外者人也。敬合內外之道也。又曰。聖遠樂仁。禮記雖存。壞亂亦甚矣。幸朱先生出。易也詩也。明本義攻末矣。書令蔡仲默傳之。欲修禮樂。而未成。然黃直卿續儀禮經傳。蔡孝通著律呂新書。春秋爲未學而不下筆。寓其微意於通鑑綱目。四書之解。小學之書。發明真切。無復遺蘊。朱子實孔子後一人也。善學者由小學進大學。而盡論孟之精微。則六經不治而明矣。實三年正月。將起大和鑑筆。人日詣藤森祠。作詩云。親王強識出群倫。端拜廟前感慨頻。渺遠難知神代卷。心誠求去豈無因。家語。萬治元年春。遊江府。爲美作

守加藤泰義館客。又至於河內守井上正利。講學有日矣。家譜、行實、

○近世叢語云。敬義在江府也。寒窗如洗。隣居書賈某借閱其書。當是時。河內守井上正利。好學下士。書賈某數得見之。一日正利言曰。我欲學。汝之相識。有足爲師者。請介之。對曰。頃有一儒生。山碕嘉。自京師來。住僕東隣。觀其所以超人。閣下而召之。則豈不荅恩乎。正利大喜。乃延致。某歸告。敬義毅然曰。侯如欲問道。則宜先來見。某愕然。以爲措大不通時務。若薦斯人。必陵上累自及。不若無薦。

野史

卷二百五十五

五

也。他日正利問曰。先生如何。某以狀報。正利咨嗟良久曰。今時自稱師儒者多。無意修道。東奔西走。欲其技易售。我聞之。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先生能守之。此乃真儒也。即日命駕訪焉。

寬文五年春。應左近衛權中將保科正之之聘。往講經義。正之禮待太渥。以國字解經。精微析毫。諸史書若干萬言。極便給。善荅問。如鐘從撞發聲。有門人子弟通業者。有君長士夫進途者。正之撰玉講附錄。三子傳心錄。二程治教錄。社倉法等。但主總裁。敬義纂輯焉。行實、芝、山會稿、十一年冬。得吉田道神道傳。行實、家譜、敬義

爲人豪邁。氣質極急。刻苦勉勵。不敢少懈。其待人甚嚴。無有物時。好收人情之意見。門人情業差行。則痛責之。而不假。或至絕交。史氏備考、佐藤、直方討論筆記、及晚年稍寬。以恕待人云。改點修正之經。抄錄拔萃之書。悉行于世。推覈六經四子之義。研窮脈絡關闔之書。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詭譎。明天理。正人心。學業之大。孰有加於此哉。實、行、東遊十數次。詣太神宮者數。或詣多賀社。或詣八幡祠。天和二年九月。疾沒。年六十五。實、行、家譜、

○今按史氏備考。交載關齋家譜。大高季明關齋

野史

卷二百五十五

六

傳。清處士論。佐藤直方討論筆記。韞藏錄。水足安直關齋行實。植田成章批論等。其說不一。俟後訂。敬義強記。一日方浴。門人執巾救之。偶談及梅花。敬義乃誦古人梅花詩而徵之。至五十四首。或時正之問曰。先生有樂乎。荅曰。臣有三樂焉。凡天地之間。有生者何限。而得爲萬物之靈。一樂也。天地之間。一治一亂。無定數。而產右文之世。讀書學道。得與古之聖賢。把臂于一堂上。二樂也。正之曰。二樂既得。聞之。請更聞其一。曰。其一最大樂。而所以難言者。言之。君侯必不信。以爲誹謗。正之曰。寡人雖不肖。奉先生之教。

渴聞忠言。何爲至今不終之乎。敬義乃曰。幸生於卑賤。不生於侯家。是也。曰。敢問何謂。曰。今之諸侯。皆生乎深室之中。長於婦女之手。不學無術。徇聲色。耽遊戲。而爲之臣者。迎合主意。無致匡救之道者。遂令智實日塞。本性枯亡。視我輩卑賤之幼嘗辛苦。長習事務。師教友輔。以益其智慮者。爲何如也。是臣所以爲一大樂也。正之茫然自失。嘆曰。寡人何聞之晚矣。一說爲會津儒員小權與五右衛門之言。

淺見安正。初名順良。號綱齋。近江高島人。從家京師。父本豪富。有三子。伯道徹。仲乃安正。俱業醫。叔稱吉

兵衛。爲賈人。父欲使伯仲有名。破家產而資焉。安正有宏度。一見綱齋。欣然心服。遂改業爲儒。治程朱學。砥行植節。社中無出其右者。綱齋倡神道。弟子翕然風靡。而守舊不動者。安正及佐藤直方。三宅尙齋數子耳。安正爲人嚴毅有威。不求聞達。安於貧窶。泊然自樂。晚年住錦小路。生徒大進。其說書也。聲音朗暢。一坐肅然。屏氣竦聽。無敢噉咳欠伸者。每一截一章畢。謂曰。理會去否。僉稽首曰。唯。儀矩森嚴。如入府署。安正講習自娛。雖甚貧。不欲仕。足不踐東土也。門人三宅觀淵。出仕水戶。安正以爲其志非行道。卽贈書

絕之。其著靖獻遺言。有意所寓。至其梓之。會父死。乃歎曰。先君常恨吾不爲世用。今也是書將播海內。先君而見之。其喜必不細矣。因泣下。弟吉兵衛爲人悞無斷。雖家業營治。憑安正焉。繼母老病。安正每宵往省之。視其衣褥。節其飲食。一日無怠矣。鄉黨稱其孝。以正德元年歿。年六十。養兄道徹子爲嗣。安正論談有理致。嘗解志字曰。雁腐爲蛆。猶北飛。此謂之志。所著靖獻遺言。聖學講義。精一集說。明德說。論性諸說。氏族辨正。忠士筆記。敬義內外說等書。有十餘種。義語佐藤直方。備後人。年二十一。如京師。介永田養庵。見

綱齋。綱齋教弟子。極嚴。直方事之。不情。遂能得其旨。後徙居江府。性高邁逸宕。皓齒玲瓏。眼彩射人。有口才。遊諸侯間。雄辯懸河。譬喻如涌。一坐傾聽。平居自奉豐麗。日飲醇酒。快活脫洒。無有戚容。初承父職。仕結城。受俸五十口。元祿六年。乞休致。明年左近衛權少將酒井忠舉延爲師。年餽百金。乃處其邸者二紀。然以道不合。遂辭之。時年六十九。左近衛權中將井伊直該聘之。禮遇甚隆。抗禮于庭。固辭不敢當。唯乘轎。直到廳曰。敢從命之辱。老父或顛顛。恐煩有司。嘗從容謂其老曰。凡天下之事。無坐而知者。是以求師

受業。琢磨浸灌。以得其道。有不據於古。不學於師。而能得道理者。我未聞之也。然而今世人未學而服官政。取諸臆以行事。夫政之不善。爲黎民之害。貽患於後世者。益有焉。可不省乎。諸老以爲大然矣。直方不設儀矩。師弟之際。禮法太簡。嘗言吾爲逐臭者。講說書籍。與之爲友耳。今之學者。多不信其師。獨師自尊大。甚可笑也。享祿四年。歲七十而歿。著四書便講。講學鞭策錄。大學全蒙釋言。鬼神論集說。排釋錄。直方放達不拘。在兵部少輔增山正任講筵。卒然起出書院側。振衣云蚤蚤。又雖在公侯坐。每談話移時。不復

野史

卷二百五十五

九

端坐。嘗謂人曰。歌業最妙。善蔽盤坐。又居江府。隣里失火。門人來救。直方烹粥勞之。一生間著清潔否。此曰。蒼皇中曷有此汰侈。子不可入堯舜之道。兼語直方居八町堀。家極貧。更不以爲意。淡然益切磋。會津老某就學。意欲拯其貧。懷金百鎰來語。辭氣容貌。安清貧。唯在好學樂道。更無有餘情。某意愧。不能發言。空懷金歸。他日復來。總三回。終不能言。山崎闇齋聞之。曰。設令雖百回也。不可有發期矣。闇齋語有子。名就正。繼業。兼語

三宅重固。字丹治。號尚齋。播磨人。父重直爲人後。冒

平手氏。重固幼時從其族。祝髮學醫術。父命之也。成童喪父。十九而從闇齋。專攻儒道。於是種髮。始復本姓。後適江府。教授生徒。遂應侍從阿部正武辟。元祿中。常應公臨正武之邸。命重固講論語。乃賜衣服。重固忠直務盡其誠。居十年。爲適子之傳。以言不行。託疾乞致仕。不允。數乞而不止。

○按崎人傳云。適子潛遊花街。重固憂之。屢諫不聽。近臣二人。重固門人亦俱諫。不聽。終乞命。於是患重固亦亡命。因禁錮之。

以是得罪。寶永四年。幽于忍城。友人三輪執齋。細井

野史

卷二百五十五

十

廣澤等憫之。請宥不得。兼語重固氣象豪雄。忍將自盡。謂無益矣。古聖賢當厄。或者述我亦倣之。乞紙筆。不許。偶得折釘。請守者曰。爲風寒所侵。不堪鼻涕。守者憫與紙。乃以釘傷四肢。以血換墨。啣蔑屑爲筆。草易說三百帖。時人在囹圄。每且請水。洗浴。布袍綻裂。則撚紙縷。補綴之。食後必匝圍中數百回。約凡一里。精神不減。平素佐吏巡警視之。誠守者莫怠。重固聞恐曰。丈夫一縷以縛之。義不敢脫。余所以然者。獨懼罹脚疾。膝行就戮。爲人取笑。故爾云。阿部氏遣人察之。重固賦詩曰。富貴壽夭不二心。但向面前養誠心。四

十餘年學何事。笑坐獄中鐵石心。越三年會赦。如京師。設獨錮都府京師大坂。居住更族吉田。名尙齋。潛居講業。後禁解。復族。嘗欲某宅。或止之曰。有妖恠。重固不聽。遂住。無復有異。時人指紳列侯。縱游甚多。土佐守護山內氏請爲師。招之江府。居僅半期。其老山內矩重死。爲重固知己。於是辭歸京師。晚年復之江府。阿部氏延而見之。道往事。嘆其忠直。重固學規極嚴。而遇弟子甚厚。情款相盡焉。初學闇齋者三年。闇齋歿。折衷於直方。綱齋二子。以友誼待之。互相切劘。遂得山碕門三傑之稱。寬保中年。八十餘而歿。門人哭

野史

卷二百五十五

十一

泣。如喪考妣云。所著祭祀來格說。狼戾。白雀。四書筆記等。有子。曰重德。字一平。英敏好學。年三十一。先死。

語

貝原篤信。字子誠。號益軒。筑前人也。世臣筑前守護黑田氏。學宗洛閩。博覽強記。無不窮綜。而謙挹不以辨博自高。平居深自韜晦。令譽日隆。嘗謂曰。予亡逾人者。獨恭默思道。其好著書。以利人濟物爲要。其所撰著。不爲名。務益後人。乃至家範。鄉訓。樹藝。製造。養生等。懇懇唯務。輕俊之徒。輕其學。而有補益于世者。爲不渺矣。好遊。探討勝地名區。足迹幾遍天下。皆詳

記行程勝迹。以便行旅。又喜修養。既老。矍鑠不衰。尙不廢著述。歷事三世。禮遇優渥。累加食祿。元祿十三年。乞骸骨。老于京師。嘗與五井持軒書曰。僕年既踰八十。而文字結習。未能解去。每宵讀書。尙至夜半。性雖陋劣也。近日寢得見解。吾子有意乎討論。則時見寄書。其精力老而不棄。可以見焉。嘗疑程朱之說。著大疑錄。然不自立己說。唯疑而已。篤信素好和歌。而不好詩。謂曰。和歌者我邦俗所宜。詞意易通曉。故古人詠極妙絕。古昔雖婦女。亦善之者多矣。詩者非我風土所宜。詞韻自別。乃雖名家風調。比和歌劣者遠

野史

卷二百五十五

十二

矣。宜以和歌述其志。不要作詩以招諍癡符之謂。正德四年。年八十五而歿。嘗自京師歸。船中數人。互不識名。喋喋相語。一少年意氣傲然。鼓舌談經義。篤信沉默竦聽。如不知字者。既而達岸。舟師使各人記姓名鄉里。少年始知爲益軒。慙然不自容。不告其名去。所著慎思錄。初學知要。自娛集。近思錄備考。筑前風土紀。大和本草等。凡十有餘種。語。篤信書法端莊有度。老而不衰。伊藤東齋題書。篤信如京師。途過湊川。見田間有一小阜。問耕夫。夫荅曰。楠正成遺塚。不覺淚下。慨然而謂。胡莫一片石記美事。是夜宿兵庫驛。逆旅主

人。福岡運穀通賈也。篤信與主人某語。及湊川事。以說其意。某怡然曰。願先生作碑文。賤子建礎石矣。篤信至京師。作碑銘文。歸途託某。某大悅。相約去。而後篤信投書。某閱之曰。返與銘案云。某危疑。應其旨。以竣再信。無幾篤信贈書曰。我嘗閱見遺址。欲傳美事于碑銘。再考楠公忠精亘千古。與日月爭光。如我碌碌書生。以野文表之。可謂不知己分也。意酷愧之。全身汗流。故止焉。福岡藩村山退齋語。以兄子重春爲嗣。篤信父利貞。號寬齋。兄樂軒。號存齋。皆好學。妻江碯氏。名初字得生。號東軒。才德並全。治經通史。善制文墨。工作

野史

卷二百五十五

十三

隸書。又詠和歌。常從篤信遊。歷勝區。篤信著遊記。實有內助云。伊藤東涯贊之曰。躬孟光之賢。而兼衛氏之筆。篤信初養存齋長子好古爲子。好古號耻軒。博雅類益軒。先歿。兼語。

後藤達。字有成。號艮山。一號養菴。江府人。少而好學。遊于林氏之門。專攻經義。事父母。盡忻懼。其所欲爲。未曾不爲如意。江府屢火。父光長之居。十一年間七燬。家財蕩盡。光長曰。周章急奔。心不暫安。與進取富貴。興復家道。不如西徙京師。安貧以終身。達乃奉父母。遷住京師。供職養志。雖家道甚窘。未曾使知匱乏。

嘗慨然歎曰。我爲儒乎。難上仁齋。爲僧乎。難兄隱元。無已則醫乎。乃就親舊。借錢一緡。執謁於名護屋玄醫。玄醫以菲贊不合家規。不見之。達憤懣填膺。將出門。罵曰。玄醫鼠輩。不知人。乃自奮。勤勉以醫爲業。遂爲古醫道之祖矣。二十年間。術盛行。名聲藉甚。請診求療者不斷。弟子受業者。凡二百餘人。先是醫流概剃髮。著僧衣。拜僧官。達深惡之。不拜僧官。幘然束髮。改稱左一郎。有識見者。多慕其風儀。漸向正俗。達療疾。務在實詣。久疑宋明醫流曰。補之空論。一旦開語。乃掃衆說。立一家言曰。太平百年。游惰之久。腹裏悉

野史

卷二百五十五

十四

結癥。病而生諸疾。治宜灸。灼艾動至數萬。救急享屯者。莫如熊膽。經泄血瘀。久滯深固者。須浴溫泉。求活暢。血精虛乏。用肉食助溫養。外犯邪氣。用藥石爲主。蓋百病生于一氣之留滯。宜以順氣爲治療之綱要。其說的實明白矣。初年四十三。丁父喪。號慟擗踊。聲絕而蘇。三日不食。三旬廬墓。三年寢苦枕塊。不飲酒。食肉。毀瘠經禮。朝夕奠必泣下。服竟之後。每且點燈焚香。悲慕流涕。家事小大出入吉凶。必告必報。如事生然。其在佗邦。遙拜祠堂。臨寢問方。不以刀刀若脚脛。嚙之。及年七十。猶且不遺。親良至必泣。晚年好行

遊。登山探幽。跋涉怡心。甚愛草木。弄花察根。欲充實用。不好著書。唯有熊膽蕃椒灸說數篇耳。享保十八年。歲七十五而歿。子四人。曰存。曰省。曰直。曰督。省字仲介。慧敏好學。家聲益振云。藏語、

野史卷二百五十六

儒林列傳第六

飯田忠彥 修
男 文彥 訓點
竹中邦香 校

中江原

熊澤了介

中江原。字惟命。稱與右衛門。近江高島郡小川邑人也。初產于藤樹下。後常講學於藤樹下。門弟子因稱藤樹先生。又夢有人授光嘿軒字。省光號嘿軒。又願軒。幼而不群。夙失怙。甫九歲。祖父吉長仕加藤氏。欲

野史

卷二百五十六

十六

以原爲嗣。携歸伯耆。吉長自悔育文筆。勉令原學之。出羽守加藤泰興徙封于伊豫大洲。原十歲。從吉長移焉。十一歲。讀大學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爲本。大嘆悟曰。幸此經之存于今也。聖人豈不可學而至焉乎。義十三歲。從吉長擊賊。少無懼色。意氣凜然。加成人。雖一物。遺受必慎。每喫一飯。必思君父之恩惠。十七歲。有禪衲自京師來。講論語。當時士風專武。以文爲孱弱。莫聽之者。原獨往聽。衲未卒業而還。爾後原憂無師友。購四書大全。夜竊熟讀。每以二十帖爲課。晝則與諸士談武。遊教毀也。困學經年。

以經學爲任。常以母在鄉里爲念。乞暇歸省。將携往大洲。母氏不欲航海而遠徙他邦。於是請致仕。言誓不事二君。泰興愛其才。弗聽。是歲十月。終逃。時年二十七也。臨去。散儲蓄於僚友。使償其負債。至近江則僅餘三百錢。僕某多年役仕。原憐之。割二百與之。令去。僕感謝。請與艱難。原強遣之。後鬻佩刀。得銀十枚。以購米穀。借諸人收息。其息極微。以故人不待債而必償焉。初原信朱學。專課門人。以小學近思錄。門人多泥朱說。不能長進。既而讀陽明全書。大善其說。誠弟子曰。雖窮理之志。與名利之志。不可同日語。至夫

野史

卷二百五十六

十七

真性活潑之妙。則均矣。宜脫格套。照自己本心。弟子大悟。又謂曰。我嘗贈山田氏。以三綱領之解。其至善解曰。事善而心不善者。非至善。心善而事不善者。亦非至善也。是時我未免支離之病。乃誤解若斯。弟子曰。覺親切明當。何以爲支離。曰。事出於心。事心豈有二與。未有心善而事不善者也。曰。如狂者。心過古人。然行不及古人。如鄉原。事似君子。而其心小人。是分明不心與事貳乎。曰。狂者未至中庸。所以行不及古人。鄉原以媚世。陽模君子耳。事出功利。惡得善心。然爾或言大矣哉。此道盜亦得之爲功。先入者勇也。後

出者義也。均分者仁也。不得斯三者。則不能爲大盜。是說可笑。亦可悲矣。既而專講明孝經。揭出愛敬二字。令體認曰。愛敬於心。猶水就濕。火就燥。各人深習氣。陷格套。蔽心體靈明。然愛親敬兄之心。何曾減息。有時發見。乃認此心。而存養不失。則聖人之心也。大學啓蒙。孝經啓蒙。藤樹規。及學舍坐右銘。原人持敬圖說。更有數著。後皆欲改作之。而多病不果。業論語說及先進二三章而止。今傳者少矣。嘗買其竊刻其草翁問荅。原聞之。以爲前著。召買碎之。買歎其費。乃爲償之。以所著鑑草授之。爲大野了佐著。醫筌。初了

佐以厭武弁。請原欲述醫原憐其志。令讀大成論。而僅二三句。教之二百遍。食頃卽忘。復來誦百餘遍。始記。後終以醫養數口。可以見其不倦之實。嘗語人曰。予爲了佐。殆竭精氣。然非彼刻苦勉勵。我亦安得竭之乎。雖愚鈍如彼。勉勵之功如此。況不了佐者。可以知矣。又爲山田森村二醫生著小醫南針。神方寄術。慶安元年八月病歿。年四十一。藤樹行狀、惟命恒患痰咳。每疾累數枕而臥。從愈去之。病革時。母問之。惟命懼母之憂。力疾手自去一枕曰。小愈。母曰。然則不日必起。悅而出。惟命乃死。藤樹、爲人溫厚。卽人以躬。

人無賢愚。皆服其德。莫不興起于善。雖旅舍茗肆。有客所遺物。則必置之閣上。以俟遺者之復來。歷年之後。塵埃盈滿。竟不收用。嘗往京師。行路輻輳。中說心學。昇夫感動流涕。其德之薰人。此類也。故一時稱曰近江聖人。藤樹、久世氏領邑。有不賴徒。揮刃據空屋。捕吏及門。不能入。唯合圍喧囂耳。惟命會寓同邑。過其門。聞狀。請捕吏解佩刀而入。惡徒殺氣爲之挫折。不能挑爭。收刃與惟命偕出。惟命說捕吏制暴。惡徒束手受縛。藤樹、有三子。以熊澤氏之故。皆仕備前。長曰宣伯。稱太右衛門。溫厚明敏。能類父。因病致仕。死于家。次

某。字藤之丞。亦以病致仕。死于京師。季某。字彌二郎。亦復以病辭歸國。後寓京師。更稱江西久內。病死。私謚曰常省。門人應備前之辟者數輩。熊澤了介其一人也。藤樹行狀、熊澤了介。字伯繼。幼名次郎八。其先尾張人。父曰野尻一利。初仕加藤嘉明。後去寓京師。娶熊澤氏。生了介。外祖父守久養爲嗣。因冒熊澤氏。藤樹、了介、守久稱半右衛門。其父字平三郎。亦尾張人。仕東照公。死于味方原。守久初事柴田勝家。勝家亡而後。委贊福島正則。爲步卒隊長。正則謫河中島。其臣多逃。止者

守久等七人而已。正則感嗟。憾初不識其人。正則歿而仕水戶威公子。語、寬永十一年。了介年十六。周防守板倉重宗。薦之備前池田光政。召授月俸。嘗遇日渥。或問光政曰。熊豎子果有異耶。對曰。彼待於我。儀容嚴肅。未嘗懈怠。使人自敬之。是爲異耳。十四年。島原賊起。光政受命。至自江府。治兵以備應援。於是了介年十八。以未元服。留江府邸。了介乃自剃額髮。潛詣岡山。以干軍律獲罪。是役也。一利隸鍋島勝茂。攻城先登。中砲。其人肩之而退。十五年。光政命長臣某曰。了介俊秀。必爲偉器。從今宜使階列政堂。聞于事

野史

卷一百五十六

二十一

體。後來有神於國矣。因議增俸。某乃召了介告之。了介退而窮思。長官之事。非知道德。何以與焉。吾他日未嘗學問。自修狷缺。然况於治人乎。且吾纔弱冠。自今從政。奚暇得聞道哉。不如辭之。但君之盛意。拒之亦難。敢矣。可謂進退維谷也。沈吟一夜。遂決意。投謝表于憲司而去。至近江。潛居桐原。專攻書典。據朱注。研窮四書。十八年。適小川村。見中江藤樹。問道留學。踰年而還。於是一利適江府求仕。了介與弟愛昌。一成及妹。留共事。母家甚貧。每喫淘粉粥。方冬用紙衾禦寒。了介忍飢寒。刻苦研精。三四年。藤樹倡良知學。

時時諭了介。或恐數口及飢。勸之仕。而了介不屑焉。光政素知其才非常。欲大用之。乃託京極高明。諷冒於是了介復往岡山。居二歲。充騎馬隊。受秩三百石。軀肥大。漸至於苦起臥。謂遇金革之事。不能捷騎而可乎。於是一斷肉食。麥飯喫素菜。然寢則單被。每夜半輒起。跳脚出中庭。舞木刀。習擊刺久之。稍抵羸。乃止。既而擢番頭。與聞國事。秩三千石。於是了介乃乞貸府庫金若干。一時備軍器。以何賠還。國制四疆處部。遣番頭預當守禦。騎馬隊士二十員隸之。和氣郡八塔寺村。備播作之界。犬牙相接。國難其守。光政

野史

卷一百五十六

二十一

擇了介當之。了介曰。臣聞處治不怠亂。古者皆土著墾田自備。然今難遽復舊制。聊且效之。以備緩急。乃招浮浪人。各匹馬單槍。令土著便宜地。邊警最備。慶安三年。從適江府。以番頭行國老事。政聲流聞四方。慕道者衆。紀伊南龍公子。以宗室尊。禮待了介。送迎必謹。權臣羣牧來請言。其餘列侯各輩。游門者不可枚舉。大猷公以了介才學大乎于外內也。擬召見。尋遇不諱。弗果。人咸惜之。後光政之適江府也。或從或否。承應三年秋。大水。光政惕若。自反曰。是天微予也。百姓何辜。宜愍後患。乃命了介。以隄防之事。功成于

今賴之。明曆元年春。大饑。封內民瀕死者殆九萬人。蓋因前年乾溢。於是大發倉廩。賑濟窮困。尙不能給。光政大患之。乃屬諸老長臣議。衆不決。了介進曰。緩議移日。恐餓莩載塗。臣有一計。馳赴江府。哀告天樹君耳。必不空手而歸。光政曰。善。了介乃東。天樹夫人爲乞貸官庫四萬金。易之錢穀。搬運四疆。分給饑者。德施封內。民因蘇息。了介傳二年。光政狩和氣郡木谷。了介蹶墜於崖。傷四肢。餘是告休。歎曰。不能跨悍馬。引強弓。武事乃已。於是辭職。性溫良寬弘。喜怒不見於色。平生好客。所屬隊伍士。朝夕盍簪。文論武談。類

析典故。相親猶骨肉。家法最儉。妻子幹旋庶務。曾無閨牆猜帷之嫌。衣服飲食。泊然亾營。所藏掛軸。源義經高松陣圖一幅而已。宴賓無貴賤用之。告休之後。頗嗜香。燕居無事。靜坐焚之。內子好箏。亦時彈之。夫妻無他嗜好。同郡寺口爲采邑。乃更名曰蕃山。既有嘉遯之志。光政雖微知其情。然不能強止。又意欲許之。於是子輝祿爲了介後。使襲祿邑。輝祿後增祿一萬二千石。爲支封。復池田氏列侯籍。了介傳初執國事。政治豐饒。一年歲饑。了介巡視邦內。到海陸。瀛婦孺案齊眉。悅曰。吾事成矣。了介傳萬治元年。終以疾去。

寓京師。公卿大夫多慕了介學行。幣禮于門者多。右大臣藤原教輔條爲貫首。時易姓名曰蕃山了介。聲華蓋一世。了介傳一日乘閒弄笛。適伶人安倍飛驒過門聽之。可知是了介。歎曰。美哉淵乎。盈而不溢。自非有道之士。其孰能之。了介傳居頃之。或謂了介於所司代牧野親成。親成信讒猜忌。寬文七年春。遂往吉野。詠曰。巨乃波留巴。與志能乃也。未廻也。未母栗止。那黎天固序新連。波奈能許許呂乎。又結廬於城州鹿背山。有客問曰。先生頃閒否。對曰。吾爲善惟日不足。何閒之有。曰。今日爲善。其蹤何見。曰。人苟立心於

義。則盥嗽櫛縱。皆爲進善之地。乃不爾一匡九合。亦復兒戲之美耳。客歎服。了介傳九年。酒井忠清。板倉重矩傳命。徙了介于明石。明石松平信之之封。因卜居大山寺傍。了介欣然。扁其軒曰息游。門人隨稱之。初寺僧誤聞了介相備前排佛氏。心憤。欲一面折之。已及見。溫然容貌。大出意表。退歎曰。曷有斯好人而仇吾門耶。是歲了介歲五十一。精爽不少衰。詢詢誘掖後進。居恒曰。聖人則高而難及。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於此一事。豈不及耶。此志不固。不可謂君子人。延寶七年。信之移封郡山。了介徙居

矢田山信之復移古河。本多忠平代之。待遇了介。一准舊。弟子稍益進。妬者愈多。貞享四年八月。有命徙了介于古河。十月。上封事。議政務。大忤旨。禁錮。賴政郭有議。許携妻。了介既不得時用。於是采輯平日答問之語。以撰集義和書外書數十卷。學長乎經濟。所論皆特得之見。其餘大學或問。大學中庸。論語小解。易解。孝經解等。皆傳于世。而免園冊子。借名取重者。亦復不少。元祿四年八月。歿。年七十三。了介傳。由井正雪者。以武學名著。一時光政欲辟之。諮了介。了介曰。臣先當面試。乃往見正雪。從容謂曰。寡君若有聘

野史

卷二百五十六

二十四

足下。則能出仕否。正雪曰。固所欲也。其祿何如。曰。五千石。正雪曰。敢辭。了介還。謂光政曰。正雪逆心見乎色。得一夫而害國家。非謀也。正雪亦曰。嘻。吾衷殆被彼洞視。不憚久之。彼洞視。不憚久之。據有子四人。長曰右七。襲蕃山氏。仕備前。次曰左七。復本族野尻。仕松平信之。次曰武三。襲熊澤氏。仕本多忠平。季曰左四。亦仕信之。女七人。或作八人。皆適他氏。了介傳。泉仲愛。稱入右衛門。了介弟也。仕備前。食祿五百石。以吏事見重。偶有兄弟爭父田者。相訟獄。光政使仲愛決之。仲愛命寘兄弟於一小室。使與飲食與浴。至

夜分不斷。兄自悔謂弟曰。今所爭田。惜耘耕何如。弟曰。固所欲也。以告之。仲愛悅曰。善哉。乃教以連枝。不可相伐。陳以禍福之義。兄弟歔歔而出。遂全天倫。光政嘗賞仲愛爲人曰。古昔君子也。吉備烈公。或問人之道於仲愛。對曰。道者固易也。人以信實爲道。所謂實觀天道可知。自開闢而來。夜乃夜。晝乃晝。弦亦弦。望亦望。四時轉變。日夜運行。毫莫違。人生其中間。苟違實理。則得天罰必矣。喪實則人道廢。善識之者爲人云。草。論。

野史

卷二百五十六

二十五

野史卷二百五十六終

儒林列傳第七

伊藤維楨

飯田忠彦 修
男 文彦訓點
竹中邦香 校

伊藤維楨。字源佐。初名維貞。字源七。又改源吉。先世住和泉界浦。高祖道慶。曾祖了雪。祖長之。號了慶。本族長澤。居攝津尼碕。養於了雪之家。元龜天正間。攝泉大亂。閭里不靖。遂遷京師。假住近衛南堀河東街。父長勝。號了室。有三男。維楨其長子也。維楨幼而沉

野史

卷二百五十七

二十六

深不競。異常兒。甫十一歲。就師。習句讀。初授大學。讀治國平天下章。歎曰。今世亦有知之者邪。既而稍屬詩。出語不凡。衆共歎異。逮十九歲。從父遊琵琶湖。賦詩云。古來云此水。一夜作平湖。俗說尤難信。世傳詎亦迂。百川流不已。萬谷滿相扶。天下滔滔者。應憐異教趨。又登園城寺絕頂。賦詩。皆爲長老所記。時購李延平荅問讀之。熟復不釋。紙爲爛敗。自是覃思于性理之學。專讀性理大全。朱子語類等。日夕研磨。詣其精奧。作無極吟云。本未曾生。豈又死。悠悠蓋壤共吾身。有人若問斯心妙。無極一圖是箇真。苦心學原論。

及大極論。往善論。皆在二十八九歲間。所居自揭誠修二字。以自警。稍罹羸疾。驚悸不寧。俯首傍几。不出門庭者殆十年。家產爲之蕩然。邑里嗤侮。人無知者。所與語者。特井上養白而已。時儒學未盛。偶學焉者。專以詞賦記誦爲務。講道學者稀。故親舊知識。皆勸爲醫易售。催督甚苛。維楨耳若不聞。千辛萬苦。始得如志。附宅於仲弟。僦居松下巷。讀書。寬文二年。京師地震。遂還家。先是有疑於宋儒之學。乖孔孟之意。考索多年。畧得就緒。乃謂大學之書。非孔氏之遺書。及明鏡止水。冲淡無朕。體用理氣等說。皆佛老之淫辭。

野史

卷二百五十七

二十七

而非聖人之意也。於是始開門戶。接延生徒。來者輻輳。服其德業。時大高芝山。著適從祿排擊古學。弟子將爲之辨。維楨曰。爲學之要。虛心平氣。以爲己爲先。亦何事焉。左大臣藤原公信德大寺。好學。每會諸儒。令相論難。往復數回。或以詆訂。維楨猶恬然不爭。維楨或恠差異。目以爲狂。群疑衆怫。恬而不問。時年三十六。始草定論孟等書古義。及中庸發揮等書。又設同志會。掛孔子像于北壁。鞠躬致拜。退講說經書。相規過失。又做許氏月旦評。品第人物。以勵生徒。或私擬策問。以試書生。設經史論題。以命文。月率爲以常。

行延寶元年。京師火。延及書堂。百物蕩盡。維楨唯蒙古義一部而逃。僑居京極大恩寺。傳。楨先是。母里村氏患膈噎。奉養慎至。引至三年。未嘗懈惰。時細川綱利。厚聘禮招焉。辭以待養。無人。延寶四年。父服闋。始開講論語。月定三。八日。自是論孟中庸三書。反覆輪環。終而又始。旁及易。大學。近思錄等書。教授不倦。四十餘年。講必直明主意。間述已見。務欲爲學者受用之地。而不研窮末義。述聖賢之言。如述自言。從容厭飫。不事粧點。聽者竦動。多所警發。名望日隆。達于遠邇。士庶過京師者。有學無學。莫不願一識面。一聽其

野史

卷二百五十七

二十八

講。叩問道要。質正疑難。虛往實歸。莫不歎服。投刺來見者。著錄凡三千餘人。教導生徒。未嘗設科條。嚴督察。而其及教侯國。訓化邑里者。各成其材。皆爲人所知。平日勸學者。以明道術達治亂爲有用之實材。而戒驚於空文。流於記誦。雖一不識字之人。告之諄諄反覆。唯恐傷其意。聽其言。各有所得。其文辭理平穩。務欲易曉。而不事繁文綺語。時推宗匠。每一篇出。傳播咀嚼。人以爲楷。又創譯文會。以國字換寫古文之秀者。與學者復之以漢字。視其字之多寡。上下之別。以諸文法。甚爲初學之弘益。貞享中。中津僧道香到

京師。將歸。請文維楨贈序云。自人視之。固有儒有佛。自天地視之。本無儒無佛。吾道師道。豈有二乎哉。人或疑其混儒佛於一途。後乃云。雖釋迦。不能離今日之天地而獨立。則自見儒道之不可離焉。因此膾炙日盛。流布四遠。因對州醫大塔貞安齋到流朝鮮。彼府使安慎徵甚歎賞。以爲旨趣固與古人異。文甚絕佳。日本未聞有若許人。携歸國。逮元祿季年。遂達天聽。詔索其文。因兵部大輔藤原貞維以進。士林榮焉。平生未嘗出京師之外。唯南都大坂丹之保津。皆爲門生所招。時或一至。元祿中。因鳥居忠救之招。到

野史

卷二百五十七

二十九

水口者。再聽論說。多所歎異。後爲撰定其家祖元忠墓碑。學專以論語爲主。孟子女之。以爲論語言教而道在其中。孟子言道而教在其中。著古義。論語每卷首。安最上至極宇宙第一八字。以致崇重之意。門生或言。其甚駭聽聞。後乃削去。嘗言論語孟子爲本經。詩書易春秋爲正經。其三禮三傳等爲雜經。總名之曰羣經。而欲爲作總序。天和三年。稻葉正休巡察到京師。爲著語孟字義。既而因長澤純平之請。著大學定本。專據古本之叙。稍加判定云。格物本非闕也。蓋以八者各得其序。爲格物訓。格爲正。以本文所謂誠

意者。特舉一項爲證。其述中庸發揮。以喜怒哀樂等四十七字。本古樂經之脫簡。而非中庸之本文。其論鬼神已下。亦非本書。故斷自此章已下。定爲下篇。辨正甚多。名曰發揮。其於詩也。以爲詩之作。皆直叙人情。凡悲歡憂樂。物情世態。皆於是乎寫。故讀之則待人而恕。接物而寬。不徒見勸懲黜陟而已也。讀之者皆斷章取義。遊戲自在。本賦是事也。而隨讀者之見識如何。而千變萬化。不可均一。嘗欲著詩傳。舉古人引詩者于各章之下。以見引詩之活法。有志而未果。從朱子吳文正之說。專取今文。以爲古文始出于晉

隋之間。皆後儒掇拾經傳所引。韋昭杜預等。闕爲逸書者。以成非真古文也。今文則伏生所口授。而最可信用也。其大禹謨所云。人心道心等語。本出于荀子解蔽篇。而非舜禹授受之本語。而其大要在知夫子黜無爲自化之說。而專斷自唐虞以下。爲始之意。其於易也。以爲古者易學。自有二家。有儒家之易。有筮家之易。彖象文言。字說義理。繫辭說卦。專言卜筮。今日從孔子之教。以易爲義理之書。則當從彖象以見其義。故專據程傳爲主。司馬遷楊雄等諸儒。始以十翼爲孔子之作。歐陽永叔。陸象山。趙南塘等。皆疑之。

缺

缺

下莫尊於道。而教次之。性則成道。受教之地也。晚年述童子問三卷。以明其意。專述修齊治平之要。最備學者受用之功。又嘗言。聖人因人以立教。不立教以驅人。又言。害於人倫。遠於日用。無益乎天下國家之治焉者。皆謂之邪說。皆謂之暴行。又言。儒者之於王道。猶孫吳之於兵。盧扁之於醫也。人以爲確言。凡纂述之書。遂旋修改。未嘗停手。故其書未嘗刊刻。門人傳錄亦多異同。其於古人。最服范文正公。明道。及許魯齋三人。嘗序魯齋心法而刊布之。以爲有實德而後實材從之云。其爲文。專宗唐宋八大家。辭理平穩。

野 東

卷一百五十七

三十一

務欲易曉。而文選浮靡之習。李王鈞棘之辭。皆不取焉。在明唯取唐荆川順之。歸震川有光。王遵嚴慎中三家而已。其爲詩。專祖杜詩。以爲詩之聖者。嘗愛看鶴林玉露。詩人玉屑等書。又嘗稱桓寬鹽鉄論。以爲其論王道合於孟子。又曰。陸宣公奏議。真西山衍義等。嘗皆有益於治道。性資寬厚和緩。人不見疾言遽色。不設城府。不修邊幅。未嘗爲古恠遷僻矯激之行。以取駭異。人無少長。接之以誠。無厭怠之色。及其大義所關。雖誘之以萬鍾。而不可奪也。常好書字。而未嘗摸臨法帖。每旦晨起。先憑几。亂書楷艸數紙。家人

促餐頻頻。而始罷。率以爲常。間遇適意。或賦和歌。真率遣興。不要巧綴。常值天氣明媚之候。拉子弟數輩。杖履倘佯。吟詠而歸。家本寒薄。伏臘難支。維楨居之。晏如也。行狀或歲晚。不能買糯糒。亦曠然不以爲意。妻緒方氏進曰。家道育鞠。未嘗爲不堪。而獨其不可忍者。孺子原藏。未解貧爲何物。羨人家有資。連求不已。妾雖口能譙訶之。腸爲斷絕。言訖泣下。維楨隱几閱書。一言不爲之荅。直卸所著外套以授妻。國俗立春前一夕。撒炒豆。呼曰。福內鬼外。維楨必著禮服行之。叢語儉素自收。不求贏餘。非不求仕也。而不爲求仕之計。非不避禍也。而不爲避禍之謀。毀譽得失。一不介懷。嘗題壁云。天空海濶小茅堂。四序悠悠春色長。笑殺淵明無卓識。北窓何必慕羲皇。又遇新正詩云。家本十餘口。既無尺寸田。幸逢太平日。自免米鹽蠲。道以唐虞準。學從鄒魯傳。眼前兒女侍。萬事醉陶然。鸞鷟自得之境。蓋如此云。號仁齋。又號古義堂。堂前有海棠一株。因又號棠隱。堂前以下人物志一日大石良雄來侍講筵。睡如不聽。衆皆匿笑。維楨曰。小子勿妄謗。以予觀彼。非庸器。必能堪大事。後果然。嘗謂諸葛孔明。霸者之臣耳。豈王佐之才乎哉。或問曰。子當路于

野 史

卷一百五十七

三十二

蜀。則孔明之功。可復許乎。對曰。人各有能。我不能爲孔明。孔明亦不能爲我。古之宰相。有以半部論語治天下者。我亦將以孟子梁惠王一篇治天下也。其立志如此。從一曰以下。所著論孟古義十七卷。中庸發揮。大學定本。周易乾坤古義。各一卷。語孟字義二卷。童子問三卷。文集三卷。詩集一卷。春秋經傳通解。日札極論。讀近思錄抄。寶永二年三月歿。年七十九。私諡曰古學。狀。行。維楨風格清貴。容止可觀。所司代某遇諸塗。以爲王人。乃下馬而行。楨紳或稱曰仁齋先生。大納言以上品格。語。錄。有子五人。長曰長胤。次曰長英。

野史

卷二百五十七

三十四

次曰長衡。次曰長準。季曰長堅。行狀。碑銘。長胤。字原藏。或作元藏。號慥慥齋。又自號東涯。資稟異群。甫三四歲。能知字。長而博學強記。最善屬文。爲世所稱。享花種學。淳藩塗浸。人莫能測。沉靜寡默。恭儉謹慎。口不言人短。不事表襮。不設防診。終身不仕。講學於家。剖析經義。蠶絲牛毛。然未嘗強以語人。而就問者日夜。無佗嗜好。祁寒暑雨。未嘗手釋卷。每有所得。則輒筆之。故其書滿家。既稍上梓。文集三十卷。以元文元年七月歿。年六十七。墓誌。碑銘。私諡曰紹述。人。物。志。碑銘。一日遇二條巷。會藥囊有遺街頭。令書生拾撫之。中

有金數十兩。顰眉謂。無載籍。難爲奈何。乃還家。置諸神棚。迨歲晚。託金子御師。納太神宮。蓋納宗廟之謂也。時。人。子善韶。字忠藏。號東所。亦不墜家聲。文化元年歿。私諡條成。子弘美。嗣。字延藏。號東里。私諡恭敬。弟弘濟。嗣。或作弘美。實長胤二稱。字壽賀藏。爲人溫厚謹慎。沈默寡言。天保戊寅冬。幕府命曰弘濟父祖五世。以教諭爲任。有政之施。想當有瓜瓞之綿。世所希視。其永除戶役。年資銀。以表積善。弘化二年歿。年四十七。私諡靖共。弘濟墓誌。碑銘。長英。字重藏。號梅宇。初釋褐于德山。未幾退居京師。

野史

卷二百五十七

三十五

享保中仕福山。士庶各從學焉。朝鮮使成書記寄書乞遺言。贈以童子問。正德中。與朝鮮李學士唱酬累幅。詞鋒不鏖。爲人魁梧健談。寬厚接人。文淵韓歐。詩原李杜。常愛陸務觀集。講習不倦。經史自娛。鑽研考訂。老而彌篤。號齋曰相遺窩。所蓄蓋可知。延享二年十月歿。年六十三。私諡曰康猷。子輝祖。嗣。梅宇。碑銘。長衡。字正藏。號介亭。仕永井氏。爲人質直純茂。其弟年尙弱。或遊蕩宿乎妓樓。晨歸。思長衡已起在堂。入戶呼曰火。長衡乃乘屋。因得入室。後數以爲常。與田士亨謂長衡曰。先生屢陷。令弟術中。則何。對曰。予固

知其詐。雖然萬一實火則奈之何。長衡夙喪怙。孝於母。及于兄。母性怖雷。異暴而後。每雷鳴。不論晝夜。匍匐往省焉。語、叢池大雅工指畫。嘗爲人作之。長衡在坐。嘗嗟久之曰。窮鄉僻邑。乏筆之居處。亦復可寶也。大雅聞之大慙。終身不爲此技。語、叢

長準。字平藏。號竹里。仕久留米。

長堅。字才藏。號蘭嶼。昆弟相並繼父業。世稱曰堀川五藏。長堅仕紀伊。始講書於君前。對案不說。侍臣數促之。徐對曰。公坐褥。聖人之書。不可濫說也。侯聞之。遽撤褥。尤長爲講說。音吐朗揚。辨論明爽。侍坐者咸

野史

卷二百五十七

三十六

歎曰。眞儒也。語、叢

野史卷二百五十七終

野史卷二百五十八

儒林列傳第八

江村宗具

木下貞幹

室直清

北村可昌

竝河亮

江村宗具。號專齋。又倚松菴。居庭有古松十餘株。故

飯田忠彦 修
竹中邦香 校
男 文彦訓點
中 邦香校

野史

卷二百五十八

三十七

爲號。時人曾祖孝與。稱民部大輔。在三石城。既聞別

所長治據三木城。失守。知叵防禦。竊棄城。奔京師。隱

居新在家。混蹤市井。慶長癸卯年歿。祖榮基。稱備前

守。與父俱寓居。父既在。先哲叢書好和歌。聯歌。聞香。有

名。太閤秀吉屢召問香道。宗具幼在新在家。初志學

業。十五歲。歷遊京師。學醫於法印德嚴。又自攻濂洛

學。遂以儒道事肥後加藤氏。食秩五百石。或作加藤

辭寬永中。仕美作森忠政。聘以賓師禮。饋月俸七

十口。自少壯務爲修養。齒過九十。視聽不衰。好詠和

歌。兼精其說。與細川幽齋。木下長嘯交。逮寬文四年。

野史

卷二百五十八

三十八

齡充百歲。元旦口號和歌三首曰。毛毛登勢瑛。那流
末傳。宇惠數差牟加羅數。美知安類彌與乃。美知耳
比可禮天。日難遇母勢出。美努以多關良仁。寸疑之
由惠。計布毛毛斗世乃。波留仁阿布可南。日。毛毛止
齊母。奈保安幾太羅珠。游久守衛乎。於母不許許呂
曾。毛能和樂斐南類。是年九月。叢談續編後水尾
上皇徵問修養之術。奏曰。居常唯持一些字耳。喫食
者些。飲者些。每事皆用些一字。無他術。上皇嘉稱。
賜鳩杖及絹菓酒。叢談續編以賜杖字名講堂。叢談是
月。前庭松樹下。生松草數莖。人以爲奇異。以二十九

日病歿。叢談專齋與伊藤坦菴友愛殊渥。坦菴少

於專齋。五十八歲。不以後進視之。常稱吾畏友。坦菴

深服專齋之爲人。傾心推奉。嘗記專齋平旦譚話數

百條。題曰老人雜話。叢談有三男。長曰宗覺。字斯民。

號好菴。性不好學。次曰宗珉。季曰宗祐。字惠夫。號愚

菴。宗珉字友石。號剛齋。一號全菴。年甫十四。習書法

于僧秋澗。成童而受業於那波活所。寬永十二年。應

青山幸成招。正保九年。有故移病致仕。還于京師。紀

伊南龍公子。使人來聘。賜以祿五百石。固辭不就。慶

安三年。或作四年後光明天皇。使左大臣藤原尙嗣

召爲侍講。固辭。後屢使權大納言藤原資忠勸解由小略傳。敕評。御製詩文。天皇垂示容藻。使錄其言。

萬治三年七月。患泄瀉。歿。年五十四。剛齋幼而穎敏。

及長。博通經典。涉獵諸子百家之言。又善醫。好書法。

不媚權貴。不拘時俗。居家孝悌。處朋忠信。實行子簡字

易從。號穀菴。爲青山氏文學。有二子。長曰棕悟。本名

友精。字子清。號節齋。或作名棕實字若虛次曰如圭。初字子通。

改希南。並有才名。皆先歿。養伊藤龍洲次子綬爲嗣。

綬字君錫。號北海。弱冠始讀書。研窮特至。仕青山氏。

任吏事。後致仕。歸京師。自憾冒他姓。非古之道。不敢

野史

卷二百五十八

三十九

以儒自名。以詩文名著。一時所著日本詩選。日本詩

史。樂府類。懈蟲諫等書。又有詩文集。最

木下貞幹。字直夫。順菴錦里。敏慎齋。薔薇洞。皆別稱

也。姓平氏。彌平兵衛宗清之後。子孫世住伊賀柘植。

因爲族稱焉。祖父某移居京師。改族木下。父意春有

五男。貞幹實次子也。生而岐嶷。五六歲。讀書學字。聰

明卓犖。異常兒。鄉閭稱其俊逸。旣而作詩屬文。往來

于搢紳家。題詠頗多。亦與五山僧侶爲方外交。皆嘆

奇才。僧天海一見奇之。欲以爲法嗣。不肯。僧天海而下。親裁語而

十三歲。神書作十四歲賦太平頌。呈權大納言藤原光廣。鳥丸

因達。後水尾天皇。世以爲國瑞。後光明天皇太

稱賞。將錄用。會宮車晏駕。不果。後受業於惺窩門

人松永昌三。昌三有避出一頭之嘆。門友貝原損軒。

安東省菴。字都宮。遜菴。皆推爲先達。以矜式。夙興夜

寐。勤苦磨礪。學業大進。弟子彌衆。嘗陪柳生宗矩。遊

江府。道不合。決然拂袂而歸京師。屏蹤讀書。幾二十

年。聲名達四境。當是時。權中納言前田利常。好學樂

善。殆有河間東平之風。遍招天下名儒。講書論文。問

貞幹名。欲聘。辭曰。余尺五先生門人也。今其子見在。

野史

卷二百五十八

四十二

曰。有古人之風。初貞幹出而仕。定居於京師。陪從江

府。往北道。氈席不暖。往來絡繹。在江府。執政酒井忠

勝。請見之。貞幹賦律呈之。列侯欲接見者多。皆辭不

往。幕府每有選舉。必以貞幹爲首。常憲公之立。特召

入侍。無幾。令修國史。書成而上。賚賜褒其勞。爾後公

親講周易。每令貞幹侍坐。夏必賜以絢繡。冬必賜以

綿襖。曾命貞幹講中庸。數令近臣勞。年老不忘傳奉。

而貞幹耿耿丹心。常憂報恩日淺。其在殿也。終日整

肅嚴齊。如不容者。其在家也。雖燕居私室。恒盛服端

坐。人望之敬畏。天資至孝。事父母致其志。極其養。友

愛兄弟。共被連床。父母歿。行三年喪。撫育兄弟子。猶已出。使役奴隸。慈惠有恩。配偶先亡。後不再娶。孤枕獨衾。如野僧然。平生無嗜欲。食必淡泊。服必黃白。元祿十一年十二月病歿。年七十八。遺囑以孝經一卷。相隨。門人私謚曰恭靖。有二子。長教簡。先歿。次寅亮。錦里小傳。發語。寅亮字汝弼。稱平三郎。晚號春齋。嗣事加賀。年七十八而歿。私謚貞簡。貞簡。墓記。

室直清。字師禮。一字汝玉。小字順祥。號滄浪。命齋曰靜儉。江府人。其先出自丹治氏熊谷直實。直實次子直秀。直秀始食邑於備中英賀郡。稱族室氏。蓋因地

野史

卷二百五十八

四十一

名也。高祖某稱大和守。曾祖某字孫三郎。相繼仕。尼子氏。祖某亦字孫三郎。仕尼子氏。後仕宇喜多氏。父玄樸。號草菴。以剛直不遇於世。適攝津。遂徙居武藏。生直清于谷中。直清小字孫太郎。幼而聰悟。有老成之風。寬文十二年春。參議前田綱紀召講大學章句。時年十四。綱紀嘆曰。真英物也。乃祿之。令就學京師。有神童之稱。又遊木下順菴之門。順菴每稱曰。師禮忠信篤敬。有志聖學。吾益友也。稍長。慨然以道自任。於功名富貴。無一動其心。泊如也。又從羽黑成實學。成實之學出於山崎闇齋。以故滋明經義。貞享三年

夏。遷加賀。改稱新介。元祿中。直清在加賀。得永氏廢宅在城西者。買而居焉。號鳩巢。士庶皆矜式。奇材偉器。往往出其門。著大學新疏。發明章句之蘊。又著義人錄。正德元年三月。以新井君美薦。文昭公辟爲學職。適朝鮮人來聘。受命與學士李碩等。唱和于客館。時君美寵遇尤盛。政事悉決。君美盛名赫赫。士微翕然推之。直清寄書諷焉。無幾公薨。君美遂不終其志。正德三年春。賜邸于駿河臺。稱以駿臺。有德公繼。統領高倉館教授。府下翕然嚮慕。受業者日夜擢爲侍講。公屢咨詢政事得失。此職之設。蓋始于此。享保七

野史

卷二百五十八

四十二

年三月。特召招講尙書。迄九年秋。屢引見。講貞觀政要。嘗受命疏五倫五常名義。記以國字。述六論衍義大意。府命鏤之。布天下。直清嘗著論孟中庸及易經廣義。未及考訂。罹災而亡。復感末疾。不能重屬稿。陳疾乞老者再三。優命不允。猶帶職名。家居以頤養爲事。每吟上蔡詩云。透得利名關。方是小欲處。人喻得此句。則終身可以無憂矣。日夜研窮典籍。未嘗休止。疾病之甚。人所不能堪。而處之裕然。略無戚容。患伊藤仁齋。荻生徂徠之徒。妄非毀程朱。敢肆其邪誕。而無忌憚也。嘗曰。大廈之傾。非一木所支。然而辨別邪

正明章眞僞。使學者莫迷所歸嚮。此吾志也。其不信於今。必有傳於後乎。於是著駿臺雜話。時學風漸變。橫議載路。詭譎儉薄之言。聳動人聽。舉世靡然。淳風幾息。以故直清謝絕生徒。掃迹自守。蓋得否享之道矣。然有篤志來請者。不復甚拒。力疾指教諄諄乎。各因其材而篤焉。著太極圖述。弘闡精微。俟後學乎來世。是先生之絕筆也。鴻巢行狀、鴻巢傳、直清堅守朱學。深惡當世好立異說者。以維持名教爲己任。與徂徠之徒互相輕。平金華一日來見。出其得意文一篇視之。且求刪正。直清讀一過稱善。強乞正。乃削二十字。更增

野史

卷二百五十八

四十三

野史

卷二百五十八

四十四

五字。金華不懌而去。明日質諸南郭。南郭不得決焉。質諸徂徠。徂徠視直清所竄改者曰。如此而後成文。於是其徒始重直清。又有文集後編補遺合四十二卷。享保十九年八月歿。年七十七。語、子洪漢字孔彰。繼父業。仕幕府。鴻巢傳、北村可昌。字伊平。號篤所。近江野洲郡北村人也。學伊藤仁齋。住京師。嘗靈元上皇聞其篤學。有勅。賜北面氏族。召洞宮問學。可昌不欲更族。固辭。殊賜儒服儒巾。徵之。乃起應徵。講書於洞宮。會病。上皇遣權大納言藤原韶光。勅解、賜人參及中山

銘硯。時人傳、享保三年歿。年七十二。語、

竝河亮。字簡亮。其先相馬氏族。當足利氏之季。六世祖宗定。舉族家于丹波並河邑。遂族焉。追惟任光秀受封于丹波。從之。亮其邑。光秀也。仕豐臣氏。曾祖宗久。祖宗利。父宗彌。三世徙居山城鳥羽鄉橫大路。宗彌字小二郎。號儉齋。資性至孝。其兄某不長於幹理。家業稍衰。宗彌出力經營。業得復舊。繼父家。而後有近邑講書者。聞論語直躬之章。遽曰。苟爲人之子。露父陰事。是何得爲直乎。而逮聞夫子之語。撫掌嘆曰。是矣。嗚呼聖人哉。北憲、講在側言之。今從儉齋行狀。儉

齋自少不溺於老佛。常曰。地獄天堂。皆妄說耳。體魂解而神卽消。譬之膏薪盡而火光燭。豈有神魂獨留。而受天堂之快樂。與牛頭馬頭之呵責哉。凡人之居於世。上而治其民。下而事其上。士農工賈。各勤其力。以相濟斯世而可也。今廢五倫。厭離人世。游手無業。執空虛無實之說。以誑取生民有用之衣食。釋氏之謬甚矣。屢與僧徒論辨。及疾革。一老族又來看。此人極信佛。儉齋作佛語。屈指曰。地水火風空。五形內謂之地。津液謂之水。溫熱謂之火。呼吸謂之風。而心思屬之於空。四大耗盡。而空隨而散。此理昭然。子其勿

惑。作和歌曰。字麻禮幾氏。與爾阿流保止波。苦耶羅久耶。伊萬與利能知波。羅久母苦母奈之。家僅中產。而喜賙人之急。雖貸而有不能償者。亦不敢責也。爲人謀事。必盡其力。元祿中。行新檢之法。其法不少利于大農。而甚利于下農。故大戶皆以爲患。儉齋獨喜曰。仁政也。而未徧行。乃論得失。令亮記焉。寶永二年。歿。年六十九。儉齋行狀。子永。次乃亮。次尙義。初名宗孝。仕鳥居氏。儉齋墓銘。永字宗永。後改尙永。稱五一居士。別號誠所。歷仕懸河河越等城主。既而去居江府。教授。爲人恭儉而寡欲。端整而豁達。接人無貴賤親疏。群居

笑語。能面折人。見人有一善。大喜。至爲之感泣。苟非其義。振衣去之。若將浼焉。人慕而憚之。友人相戒曰。毋乃爲五一翁所讓乎。構一樓于豆州三島。蔬食菜羹。泊如也。資性強力。手不釋卷。殆忘寢食。老而不衰。而與亮及尙義。師事仁齋。後與友人關祖衝。慨國朝無地志。發憤修之。草河內志。而祖衝病歿。永欲繼而成之。慮其非躬履。不能得實。非官命。不能詳致。因乞諸府。府輒許之。於是歷廻五畿。不避艱險。尋古蹟。探名境。多所表章。出入六年。而輿地通志。畿內部分六十卷。成。上之。元文三年。歿。年七十一。多病。無嗣。誠所家傳

亮爲人天資聰明。寬洪容物。志氣豪邁。果毅有謀。亮墓表。與兄永就學仁齋。年二十六。與共論經義。竟發明自悟。然師事仁齋。歿世毫弗懈。遺囑子弟曰。勿遺伊藤氏。談叢。應松山室老請。著松山語。謂不能治其郡邑。以不脩身也。非坐禪衲於褥上。如談鼻端白矣。仁齋沒後。門人相分。有從東涯者。屬亮者。叢語。一日門生謂亮曰。師如得志。則如我何。一書生在側曰。若我守倉廩。雖一粒。爲賊不所掠奪。亮曰。子何能矣哉。生變色曰。師以僕爲盜乎。亮哂曰。有盜才者。以可能。汝爲人所盜矣。東涯論亮曰。才智絕倫。不可託六尺之孤。或

告之。亮點頭曰。東涯知我者也。自奪者叵謀。唯爲人不可見欺。東涯其反之。又詠歌曰。迦須味計里。差寸我珥波留止。志羅登里乃。斗婆波耶未都波。時人傳。由幾解那俄羅珥。時人傳。初學仁齋。盡窮其說。然若仁義性情之解。不能無所疑。於是發憤日夜研窮。欲自得孔孟之正旨。察之應事接物之際。觀之起居語默之時。就實商量。始得其真。其言曰。四端之心。卽仁義禮智。仁義禮智。卽四端。非四端之外。別有仁義。自其與生俱生而言之。則謂之性。自其情實無僞而言之。則謂之情。自其以思爲職而言之。則謂之心。其實一

也。學者必欲指其孰爲心。孰爲性。爲情。何不思之甚也。墓亮爲人志氣剛決。以經濟爲志。每稱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及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也。三年有成。數語曰。此聖人才德之本領也。奮然爲己任。天資開朗。果斷。志氣豪爽。平居講窮經世大體。討論致治要道。皆原之於語孟及尚書。以發露聖人之業法。語初壯也。丁父母憂。通喪六年。享保三年。疾歿。年四十。嘗語門人曰。凡天下之事。皆以名責實。故名不可不慎。吾雖講經典。而不欲得村夫子之稱。若揭名榜。吾謂天民者乎。故門

野史

卷二百五十八

四十七

人私謚曰天民。墓表嘗好古樂。著問襲錄一篇。又好兵書。善言軍機。後嗜醫方。窮本草。專宗仲景。徧及百家。奇方妙劑。莫不搜求。行狀師事仁齋。發明古道。兄永往復論難。終幡然從之。亮先歿。永讚述其義。著疑語孟字義。又爲輯其遺言。總名天民遺言。永平常慨神道家多失舊義。作中臣祓旁觀。皆行于世。誠所傳

野史卷二百五十九

儒林列傳第九

新井君美

飯田忠彥修
男文彥訓點
竹中邦香校

新井君美。初名璵。字在中。號白石。其先上野人也。大
炊助義兼孫覺義。稱新田二郎。削髮爲僧。居上野荒
居。因以荒井爲族稱。後改新井。新井家系圖。白石碑銘。覺義後
裔宗賢。義宗兄弟。仕吉野。皇居。後流寓二野之間。
祖某稱勘解由。方遣世屯。土地卒往常陸。從多賀

野史

卷二百五十九

一

谷宜家。去隱河內郡。初宣家之邑除也。某乃聚族。頌
與家資。慰勉行之。身與支屬。遜居。不與世相聞。居十
年病死。父正清幼孤。諸兄慙之。以爲邑人之子。年甫
十三。始知義父本爲先世部下士。深自愧恨。乃葬江
府。嶮岨艱難。備嘗焉。近世。折焚柴。語。年三十一。筮仕土屋
利直。利直素好士。待以國士。正濟爲人豁達。有器度。
參畫郡事。進可替否。殆二紀。補益居多。明曆丁酉。
年。利直邸火。正濟從寄居內藤政親柳原邸。而君美
生。利直因呼曰火兒。白石傳。延寶三年。利直卒。子賴直
嗣。無道。明年臣某等謀廢立。問之正濟。正濟不可。六

年春。事發覺。賴直逐臣某等。正濟坐與謀放逐。且禁
錮。踰年。遂辭仕去。隱居江府城東。後二年。賴直有罪
邑除。人稱其先見。尋死。君美生而岐嶷聰慧。三歲能
寫字。嬉戲每成天下一之字。人以爲英物。利直亦愛
其穎悟。每置膝下。白石傳。白石碑銘。折焚柴。一日南部利直
來。一見異之。曰。吾無嗣子。請養以爲子。主人對曰。是
侍臣之子。非吾兒也。曰。必賜吾。吾待其長。當與祿千
石。主人辭。白石傳。六歲。誦書。父母拉觀戲劇。悉記認。置
諸胸臆。歸語之。次序一無所違。父異之。曰。斯兒非凡。
他日才當於文事。發我宗其興乎。白石傳。折焚柴。比及十歲。

野史

卷二百五十九

二

常在利直側。時代書記。殆若老成。白石傳。折焚柴。延寶六年。
坐父與謀。放逐且禁錮。時年二十三。寂儻不羈。自負
膽氣。嘗慨然歎曰。大丈夫生不得封侯。死當爲閻羅。
既而折節讀書。白石傳。器資宏偉。獨與父居貧。落魄府
下。借居河村瑞軒子店。瑞軒者府下豪商也。多藏書
籍。君美乃就而借閱。瑞軒心愛知。其神姿他日當貴
顯。因欲配其女。納以爲婦。且請以三千金所買地。爲
勤學資。令其子說之。君美曰。子亦聞丘言乎。昔有小
蛇在潭上。人微傷其腮。俄而風雨晦暝。忽失所在。而
有大龍。死于他山。龍卽獒所傷小蛇。而其塊幾一尋

許也。子翁今欲妻某。是傷小蛇也。後來興家之日。其
夷豈小哉。遂不從。於是家滋貧。而苦學不懈。白石天
和二年。仕堀田正俊。會朝鮮使來聘。時二十六。廻輯
錄舊作詩。因對州文學西山健甫。乞韓人改竄。韓學
士等嗟賞焉。爲作序復之。是日陶情集。嘉禎、折是歲。
丁父喪。服闋。遊事木下順庵。順庵大奇之。遂爲高足。
以該博見稱。又辭堀田氏。去時囊甚。篋中止青錢三
百。米三斗而已。隱居府下。謂此未過凍餓。意氣不少
撓。順庵欲以薦加賀。是時同門岡島達字仲通。加賀
人也。意戚然語君美曰。予貧笈遠遊落魄。若干年于

野史

卷二百五十九

三

茲。比得家信。老母日逼衰頹。倚閭待歸。每一念至。百
感攢心。如幸賴吾先生先容。得釋褐于本藩。則願足
矣。君美卽以告順庵。曰。美也求仕。何國之擇。請舍予
薦彼。順庵嘆曰。世衰道微。日入偷薄。如子絕無。而僅
有者。子實不易得也。乃推仲通。或謂君美曰。子嘗仕
除邑之人。且所師亦不遇之人。假令學優。恐無起身
之期。須改所事而圖榮顯也。君美笑而不荅。喻之再
三。君美曰。凡人之所天者。君父師三而已。今吾說無
君父。獨有師也。以師不遇。而改所天。則回路諸子。豈
從陳蔡之厄哉。白石傳、元祿六年十二月。起就甲府

之辟。時年三十七。始至以儒職。文昭公時在府邸。雅
好學。待遇日渥。召侍講筵。每畢必賜坐。使說國家遺
事。元祿十四年。受命博考諸家譜牒。新撰譜十餘卷。
始於慶長五年。終於延寶八年。八十年間。封襲賞罰
詳焉。書成。進呈。公命曰。藩翰譜。恒置之坐右。其餘應
命所著作。悉國家典型。多有益之書也。嘉禎、實永元年。
文昭公立爲世嗣。將入西城。君美就問部詮房。言曰。
凡天下之事。臣嘗進講。今亦何言。無恡則幸甚。後公
謂詮房曰。君美之一言。予一日不敢忘也。君美家居
二十餘日。或曰。同輩皆薦舉。子盍求之。君美曰。予藩

野史

卷二百五十九

四

邸之舊學也。不可不以禮進退矣。遂不敢。無幾召爲
侍講。如藩邸之時。撰俳優考上之。蓋有所諷也。白石傳、
後數年。特旨進資格。列寄合。寶永六年四月。公承職。
是爲文昭公。七月。賜采地。歲租五百石。君美以文學
給事。甚被眷注。事無巨細。莫不參預。亦公事之利。知
無不言。嘉禎、七年冬。以事使京師。次年春。還報稱旨。是
冬十月。朝鮮使進見。先是府命君美掌其事。賜饗辭
見等禮事。變舊規者。多有所建白。皆施行。詩文筆話。
韓人服其敏。目稱甘盤云。是月。以功叙從五位下。稱
筑後守。十一月。倍賜采地。爲千石。嘉禎、折以職在顧

問。每出入風議。必論事剴切。動中旨窺。將順匡救。所裨益不少。折焚君美寢病數十日。使市正正直問病。歸報曰。思慮傷脾。元氣頗衰。四花矣。及萬壯。猶未有驗也。公顧正直曰。嗚呼。君美憂世之心。實深矣。豈特萬壯之父。所能治哉。白石傳君美爲人風貌魁梧。膽略過人。博覽強記。無不研窮。允通曉和漢古今典故。以經世自任。而天縱精工。當世無敵。語正德三年。文昭公病甚。受旨有所議。十月。公薨。執政議元子喪服。林信篤曰。元子年未滿七歲。無服而可矣。君美駭之曰。元子雖襁褓之中。而立承世統。不可無服也。乃引證

古義。與信篤辨論。執政遂從君美議。初公歎我邦久廢冠服。上下無章。欲制禮改俗。屢與議之。君美乃書經邦典例。詳記制度沿革之事。白石傳而後漸老。廼杜門謝客。日夜以典籍爲樂。享保十年五月。病卒。年六十九。墓碑銘有紫陽錦屏山人。天府堂。勿齋等之號。白石傳當韓使相見。君美屢應復。未有負氣。韓客愧羞。舊規戴銀管於若盤。以勸客。客卻之曰。那用此烟管。薰我錦繡之腸。君美應聲荅曰。試以此烟管。融我銅鐵之腸。乃引盤吹烟。家系錄饗終。韓使謂君美曰。日本人好色矣。君美問其故。曰。嚮者觀右部舞者傳粉。夫

樂象德者也。使舞者傳粉以媚觀者。非悅色而何。君美哂曰。意者舞者面白耳。抑右部高麗樂也。高麗人知之。客語塞。是歲。韓使見君美詩草。大賞異之。各爲其序跋論之。製述官李礪。字重叔。東郭。曰。詩格清而響亮。語新而趣遠。往往有與唐人相肖者。通信正使趙泰。字大年。曰。華絢而實茂。格高而趣雅。豪健而不流於顯硬。婉麗而不泥於纖巧。暇暇有盛唐人口氣。通信副使任守幹。字用參。曰。學富而氣亢。格秀而詞藻。采色相宜。音律諧叶。通信從事李邦彥。字美伯。曰。格力清健。詞彩華絢。不但音律之諧叶。聲調之雅麗。雖使公生

於中華之盛際。得與鴻士鉅匠。屬鞬而周旋。余恐其不在下風也。語享保中。朝鮮使來聘。欲見君美。時君美致仕家居。使者歎曰。譬猶且至蓬萊山。則風引船去也。可憾可憾。讀近世韓語君美少有大志。冬日過林氏家。主人書容奇二字案詩。蓋容奇者。雪字國譯。君美解其意。故采故事於我邦。輒援筆立賦曰。曾下瓊鉞初試雪。紛紛五節舞容間。一痕明月茅渚里。幾片落花滋賀山。提劍膳臣尋虎跡。捲簾清氏對龍顏。盆梅剪盡能留客。濟得隆冬無限艱。一坐服其敏警。韓語自題肖像詩曰。蒼顏如鐵髮如銀。紫石稜稜電射人。五

尺小身渾是膽。明時何用畫麒麟。附錄系正德中。建議

令鑄銅字活版。請印摺十三經。二十一史。及百用經

籍。許可。未幾。文昭公薨。弗果。惜矣哉。附錄系所著藩翰

譜。經邦典例。西洋紀聞。東雅軍器考。采覽異言。鬼神

論。五事畧。南島志。暇夷志。讀史餘論。樂考。冠服考。古

史通。及詩草。餘稿。遺文。手簡數十種。附錄系語、人物志、所

著述三百餘種。今所存者僅三分之一。附錄系嘗與右近

衛中將藤原定基。附錄系野來復書簡數通。寫號新野問答。

附錄系武州河越民有爲舅所殺者。其妻不知也。既聞

水中有流屍。告諸里長。俱往視之。則我夫也。有司疑

野史卷二百五十九

比

野史卷二百五十九

八

其父兄。收拷之。其父與兄共殺之。投水也。府廳疑婦

亦誣告親否。君美議曰。欲決此獄。須先明倫理也。傳

曰。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夫君父夫。其尊無

差等也。又按周公喪制曰。女子雖許嫁。尙在其室。則

爲父斬衰三年。既嫁則齊衰不杖期。何也。女子在家

則以父爲天。既嫁則以夫爲天。乃視父不如夫。是不

貳天也。與。男子未仕則孝於父。既仕則忠於君。其義

一也。由是觀之。雖的知父兄所爲而訴。固不可決以

告親。常律也。況於不知而訴乎。古者有婦人遭家難。

爲我夫守義。終身不父其父者。君子取之。以是論之。

此婦無罪章章矣。附錄系增田鶴樓。名助字伯隣。東府

人。家世富豪。業賣藥。好學。就君美學。以詩見奇愛。每

歲中秋。必期集其樓。及沒。鶴樓追感哀慟。每至其時。

聞隣里歡聲。益不堪。因以其時。爲心喪忌日。閉戶

素食。至死不變。鶴樓甚好客。酒肉不離席。日夜賓客。

頂背相望。一日人不至。怏怏不樂。晚是以稍貧。而無

他嗜好。戶室不全。無脩焉。所衣一卉服而已。不欲出

行。卽出亦不設行。衣溫袍立無耻色。至飲食諸客之

費。卽家人日所費錢。必令盡供之。而不問其他也。故

終能數十年如一日不衰云。鶴樓有節概。所守確正。

野史卷二百五十九

八

至貴客至。與以詩所交者。則不敢言已有之。必言。是

白石先生餘澤也。不然匹夫居陋巷。何以致此車轍

乎。因嗚咽歎歎。附錄系君美有二子。長明卿繼父。仕幕府。

次宜卿先卒。附錄系

野史卷二百五十九終

儒林列傳第一十

飯田忠彦修
男 文彦訓點
竹中邦香校

荻生雙松

大宰純
安藤煥
山縣孝
服部元
平野玄中

荻生雙松。字茂卿。號徂徠。以有所避。以字稱。又號護園。其先物部氏。居三河荻生。因以爲族稱。建武中。仕南朝。父名篤。號方菴。嘗爲幕府醫員。叙法眼。延室中。坐事。竄上總。語。雙松甫五歲。能識字。志。人物。幼有大志。從父謫居。讀書研窮。十五歲。善屬文。一紀遇赦還東。

野史

卷二百六十

九

府。父復出爲醫員。弟觀字叔達。命繼其後。雙松於是下帷於芝浦。稱惣右衛門。講洛閩學。脩古文辭。家極貧窶。主戶知其賢。視之甚厚。後及解褐也。輒與兩口俸。以報其惠。會柳澤吉保之封侯。乃以武學干之。得見收錄。寵遇累賞。至食五百石。先是伊藤仁齋倡古學於京師。雙松乃著護園隨筆。距絕古學。時年五十矣。既而讀李王之書。倏有所感發。盡棄舊學。以古文辭爲古經楷梯。創立一家言。自稱復古學曰。古言不與今言同。徧采秦漢以上古言。玩味大經。則宋儒之妄。章章乎明矣。遂不復寓目於東漢以後書焉。又言。

道者文章而已矣。六經亦此物。舍此而他求。是後儒之所以不知道也。又言。孔子之道。先王之道也。其教則詩書禮樂。自子思孟子與諸子爭而降。爲儒家者流。乃銳意以復聖學。自任著論語微。辨道。辨名等書。大冒宋儒。詆思孟。務張皇門戶。詩文專宗李王。視彼宋元。不啻如仇讐也。東野周南。南郭金華之徒。從而鼓盪之。弟子大進。聲號藉甚。震撼一世。於是乎。自一時貴介公子。藩國名士。至閭巷處士及緇徒。奔走喘汗。惟恐後焉。藉一字之褒貶。以華衰其業。海內翕然風靡影從。文藝爲之一變。雙松爲人英氣高邁。卓犖

野史

卷二百六十

十

不羈。眼空一世。罕有所推。而於後進也。苟擅一長。不惜齒牙。嘖々爲揄揚。一時藝苑。賴之吐氣。其學汪洋浩博。自雅樂象胥。至軍旅法律等。莫不精該焉。爲文縱橫馳聘。雖間有涉詭恠。而豪放佚蕩。爲一時冠。雙松少時精習兵學。故其就仕途也。亦以兵學。晚復專談武。與肥後人藪震菴。初相見時。雙松首謂曰。陣法行伍。不可不窮也。子西海人。必習水軍。水軍其以何爲上策邪。遂譚戰法數刻。不及他事。菴他日震菴寄書云。稱譯文筌蹄。有益於後生。雙松不悅。乃荅之曰。譯文筌蹄土苴也。若夫二辨之書。僕自謂開闢以來。

聖門大功。吾子舍此而取彼。何不知僕之甚。雙松初以柳澤氏之故。屢見常憲公。辨論經史。公賜以葵章衣服及藥種等。享保六年。有德公使執政。命句讀于清主六諭衍義。及成。賜衣服。後屢以文字應教。十二年四月朔。特命入見。曰。風海內文藝者也。十三年正月歿。年六十三。物志、人雙松說論語。以禮樂爲道。曰。道者先王之所作。而其原非出于天也。又以仁爲治國安民之德。以聖人爲開國先王之綱。以位說君子小人之類。皆廢一切之訓。彼此相窒碍。而不合于孔門之旨。且其設教也。喜功名而憎心術。是以其

雙松

雙松

十一

學雖以復古自名。與彼功利之學。排闥之術。不同其轍者。已幾矣。漢文士之風。長浮夸之習。雙松不能辭其責也。君子慨之。然而於其人材。則實可謂不世出矣。所著二辨。論語徵之外。有大學解。中庸解。明詩經句解。舊家雋政談。鈴錄。明律解。度量考。古文矩。樂律考。樂名考。琉球聘使記。孫子國字解。文變。讀荀子。讀韓非子等書。凡三十六種。一百九十卷。又有集。並行于世。物志、人河越民貧。不能自給。棄妻負母而行者。母病。恐迫者至。棄母而亡。吏捕將罪之。律無文。使儒者議之。雙松曰。重母于妻。不爲不孝也。重身于母。不

爲不愚也。彼愚民。固不知生死事親之道。畏刑苟免。其情可愍。且使明府新制棄母律。甚不可。又曰。飢饉相仍。何時無有。使民流亡。吏之不職也。必欲窮其罪。罪有所歸。乃與米使養母。續義雙松有女無男。養兄子道濟爲嗣。以女妻之。道濟字太寧。號金谷。初稱伊三郎。後收惣右衛門。能繼家業。平生退讓。自行不好競爭。會到門者。則曰。經義有春臺。文章有南郭。自不居父之後。安永五年歿。年七十四。著讀易草。洪範箴。法。孟子校草。管子校草。文解。儒解。兵解等。三十餘種。子天祐。字順卿。號鳳鳴。襲稱惣右衛門。仕郡山。續人

野史

卷二百六十

十二

太宰純。字德夫。號春臺。稱彌右衛門。信濃人也。本族平手。爲太宰氏所養。因冒焉。人物志父名言辰。世事堀氏。食秩二百石。督銃卒隊。元祿元年。有故辭仕。行遷江府。遂不復仕。少壯銳志。武技韜略而下。射騎劍槍。莫不兼綜。而最名槍。從學者多。晚逃禪。自號柏樹齋。然性樂聞聖人之道。手不釋卷。享保八年。八十八歲而沒。純初隨父東。稍長。仕仙石氏。數年疾乞骸骨。三不許。乃自去。仙石氏乃錮之。於是純西遊京師。流客十年。是時。徂徠倡復古學于江府。東野。周南相助修業。從游日衆。及周南西歸。東野。皇皇如喪一臂。初少

年同純。受業中野。爲謙服。其敏學。因數書招純。會錮亦解。純遂東。見徂徠。大悅其學。以爲得所歸。與東野等講習古學。徂徠亦大美其篤志。純平居以子路自許。曰。寧獲罪於其黨。不忍惡言入於耳。乃敢直言無避。徂徠意遂不能平。純亦稍多不滿乎徂徠。嘗謂曰。徂徠之志在進取。故其取人也。以才不以德。門生亦習聞其說。不屑德行。只文學是講。是以徂徠之門。多所弛之士。及其成才也。不過爲文人而已。及徂徠歿。其門分而爲二。詩文推南郭。經術推純。純亦以斯文爲己任。繼述徂徠學。而晚年稍有從違。至於詩文。則

痛斥李王。純既勵己行。以直方自居。從游之徒。莫不奉名教。只謹畏如府署。然前後多見群侯。未嘗枉己而求進。進退必以禮。嚴村世子延爲師。其始至。世子不送迎。純慨然曰。至賤處士。何敢傲於貴人。雖然。余所說則聖人之道也。苟奉道者。雖王侯。不得不禮焉。而其所待薄甚。是非不禮余。卽不奉道也。不奉道者。余不欲復見。當是時。嚴村城主松平氏爲老中。用捨窮達。皆出其胸襟。而一無忌憚。於是其臣相議曰。無禮渠自道也。世固多師儒。更招他人。世子聞之曰。寡人過矣。受教于師。何挾之有。乃厚禮事之。純後著六

經畧說。進諸世子。古河城主本多氏爲老中。亦學純。嘗餽乾海參。調烹之。則肉破味變。純怒甚。乃爲書與其臣曰。閣下慕道之切。雖純也不佞。每垂下問。極荷寵借。然而今賫此敗物。無乃是蔑聖道與。謹以奉還。其臣以聞。忠良曰。是予率爾所致。卽自裁書。更餽一篋海參。謝焉。純雖不復仕。而雅有幹局。慨然志於經世。居恒稱。漢世急取士。布衣得伸其志。賢良方正則吾豈敢。直言極諫。則多不護古人。憾不生於其世。一救蒼生之患。是時。土岐賴穩在政府。好學下士。純相得驩甚。從容謂曰。方今遭不諱之朝。然時制所關。臣

欲陳之。而未有路。苟得因臺下而言。一二得失。縱觸忌諱。被嚴刑。九牛之一毛。有補於濟衆。則臣死且不朽。不識可否。賴穩曰。試可也。純因遂上封事。世皆異其特立。延享四年五月歿。年六十八。純性剛毅狷介。自信甚確。爲文議論透徹。儘有可喜者。但其心偏窄。間傷於痛快。害名教者亦有之。往往爲人訶斥焉。著論語古訓。孔子家語增注。論語古訓外傳。詩書古傳。朱氏詩傳膏肓。易道撥亂。周易反正。產語。經濟錄。古文孝經音注。易占要略。獨語。紫芝園漫筆。文集等二十餘種。純強力讀書精詳。一字一句。不苟過。點畫有

訛。必更而止。丹黃工綴。裱釘精整。若夫史漢。則句讀圈發及標書。五色爲之爛然如繡。且大小筆墨。刊行著述。皆親繕寫。遠近書疏。莫不手荅。語。兼漢孔氏傳古文孝經。久亡。而獨存我邦。純因校訂諸博士家所傳。作音註刊行。清人鮑廷博覽之大悅。收之知不足齋叢書第一集。志。人物春臺受性急。善勉學。嫌從容而居。能堪久居。如有來簡。則悠悠者荅。終世不見遽色。初見徂徠。示詩文。徂徠曰。足下詩文既成一家。宜修經學。文會。雜記。善吹笛。輪王寺入道親王。未詳。好音律。使人來召。辭曰。臣講道者。奏薄技供宴樂。不能也。如有復

野史

卷二百六十

十五

我者。吾其破笛終身不復操音矣。享保中。幕府命小野田國光詳定琴曲。國光雅與純善。於是從討論李之藻樂書。笠間城主井上氏。因召純與同詳定。純固辭曰。陳儒者進退之義。終不受命。語。兼山縣孝孺。字次公。一字少助。生周防海北邑。因號周南。父名長白。號良齋。嘗以邑人。事長門宗室海北氏。海北本族天野氏。初國主毛利吉廣爲海北嗣子。天野氏今稱毛利氏。爲本藩宗室。海北乃食邑之名。長白以師儒侍焉。逮吉廣繼宗家。從共移入萩。時以碩儒侍左右如故。有二男。長文興蚤死。孝孺以次子繼業。天性穎悟。年甫齒。受句

讀。輒誦如流。稍長。通四書五經大義。長白課子弟學。頗嚴。常戒讀書樓上。無故不得下。孝孺強力專精。日夜在樓。手不釋卷。於是四部群籍。百家雜說。涉覽之功殆遍。年十九。東遊。師事徂徠。徂徠以修古爲本。經義文章。皆由是出。時方始唱和者蓋寡。獨有安藤東壁從焉。孝孺至。則大悅其學。與東壁相視切劘。徂徠亦自稱得其人。爾後徂徠之學日興。從者益盛。居東三年。學成而歸。正德三年。韓使來聘。府命其所經郡國。例饗賓使。舟至赤馬關館焉。國主乃遣諸文學待接。孝孺與焉。年尙少。而與韓人應酬敏捷。文才備逸。

野史

卷二百六十

十六

大賞異之。對馬學士兩森芳洲。目以海西無雙。國主毛利宗廣。逮建學校。使國人子弟游處。設師導。廩諸生。釋菜養老之禮。以時大聚。群書且六藝武技。諸當教習者。悉備其中。名曰明倫館。孝孺先已爲國獎順其事。與議其制。元文二年。督館事。爲祭酒。益立學規。訓勵有方。育英之效。日月益進。孝孺爲人愷悌易事。其教諭也。道而不牽。問而不達。循循誘掖。使其自不已。以故生徒樂群親師。遂致濟濟之盛。孝孺博聞之餘。歷陳時事。其執經陪講筵。或侍間燕。啓沃諷諭。陰盡匡濟之益。周南墓。碑。兼屢供顧問。在君側數十年。人莫

知其故者。嘗曰。易有含章之旨。我曹之務在此。時或與國老有司。出謀發慮。忠告神益。臨斷大義。則據獨見之明。侃侃不可奪。人盡敬服焉。以番所視。其數東也。同社之交。因弘矣。孝孺溫厚。不以所長加人。毫無忌克。遊驢之際。胸襟恢宏。賞會言笑。怡怡如也。兼精國史譜學。吾邦典故。諸家閥閱。皆能明辨。所著行于世者。有文集。爲字初問。作文初問若干卷。以寶曆二年八月歿。年六十六。嘗會韓使于赤馬關。出示瓶梅詩。押以梅開孟字。赤水橋頭一樹梅。卻從瓶裏趁春開。分明認得東君意。要照嘉賓夜宴盃。子秦恒嗣。

秦恒字伯恒。嘉興嘗督賣家奴。把刀韃毆數十。孝孺曰。汝既用刀韃。何不刃。對曰。恐災及大人。孝孺歎曰。嗟乎。汝豚犬之質。莫能爲矣。錄

平野玄中。或作玄冲字子和。號金華。陸奧人。早孤。既成童。

族人謀。令學醫於江府。非其志也。更爲儒。從徂徠而學。是時徂徠方倡古文辭。誘進英才。乃大奇之。謂人曰。未嘗見進取如斯人。古狂簡哉。吾無所裁。玄中稱源右衛門。爲人好酒傲睨。深慕劉伯倫。李青蓮之爲人。滑稽好諧謔。又好魂傳之事。每酣飲扼腕激論。人或難其太過。則益河漢其言。傲弄一世自快。以故有

狂者之目。然性喜善疾惡。視人善。不啻自巳。若將加諸膝。或激烈至泣下。一有惡聲及其所善。撻辱欲反之。甚於已私。後乃稍折節。然其義氣著于心本。時發於忼慨。出爲守山松平氏記室。享保十七年。四十五歲而歿。家貧不藏書籍。止抄書數卷。文章縱橫。筆端活動。常稱曰。獨不見斗量乎。人非不容。而出之二參。我卽一斗亦用。一石亦用。不知其他。有文集。爲守山記室。俸薄。一日監司令曰。端午入見。君者宜服新衫。玄中服妻女衣而出。監司督之。對曰。微祿小臣。家貧不能給新衣。而命令臣犯。幸山妻有一衣。稍不垢。故

然。松平賴貞聞之。卽日加賜俸米。錄安藤煥圖。字東壁。號東野。稱仁右衛門。下野人。原族瀧田。那須支族。父玄佐。以醫仕黑羽大關氏。煥圖玄佐二子也。夙失怙。往東府。與春臺偕學。中野搗謙。後爲安藤氏所養。因冒族。寶永中。以儒仕柳澤吉保。從徂徠。憤激自奮。才氣大發。詩文雋異。兼善音律。工書。常應公入吉保邸也。每奉旨講經。賜衣及銀。正德元年。歲二十九。乞骸骨。隱居白山。然猶致粟。三歲竟辭。環堵蕭然。不以爲憂。後爲本多忠統賓師。受廩祿。爲人俊傑不群。加之刻苦淬勵。出于天性。鴻文鉅藻。既

魁藝苑。以劬悴致略血疾。享保四年歿。年三十七。嘗與周南早歸。徂徠最得肯綮。贊翼之功不訛。初弱冠。喟然歎曰。大丈夫生逢昇平。介子博望。可復爲焉乎。詩書雖缺。其庶幾乎。幸而不朽。雖筆硯足矣。乃潛思於文辭。遂有作家之聞。有遺稿語。

服部元喬。字子遷。號南郭。稱小右衛門。其先尾張人。徙居越中。後住京師。幼穎敏。善和歌。年甫十四。適江府。成童事松平吉保。及壯見徂徠語、人志。大悅其學。晝夜切劘。徂徠稱以妙才無雙。三十四歲致仕。專脩詩古文辭。下帷授徒。爲人冲雅拓落。交驩之際。談笑

野史

卷一百六十

十九

怡怡如也。其學雖博也。深自緝晦。未嘗挾師儒之重。居恒以雅致自居。人或問時事。則哂曰。文士迂濶。不知事務。而沾沾焉。空談自喜。何異蹇人謀道。故予不敢藝苑之士。莫不雅慕者。其來薦束脩者甚衆。大底歲得百五十金。凡以儒爲生理。其饒裕如此者鮮矣。每講說經書。不敢發意見。謂曰。今日所授。昔予所受也。人無知其意所存也。當時群侯。往往延招欽遲。晚年肥後國主細川氏大欽慕。厚禮待接。以問文辭。旁諮詢邦政。言則必曰。先生爲布衣歟。元喬年老身憊。不欲見諸侯也。而大喜國主重賢之賢。屢往見焉。是

時畿園名流。凋喪略盡。元喬獨存。是以名望益重。寶曆九年六月歿。年七十七。續王代一覽、叢語、按人物志作七十三。元喬專攻詞章。年老剪裁益精。詩文兼富矯矯乎。徂徠之門。後世語詩文。則必推南郭云。所著文集四編。大東世語。燈下書。遺契。文筌。小言。有二子。長惟良。字溫卿。少而羸弱。不肯官婚。年三十八而歿。次惟恭。字愿卿。幼稱穎才。校訂蒙求。刊行于世。年僅十七而歿。叢語、人物志。南郭泣輯其遺稿。名以鍾情集。惟良沒而後。養弟子仲英爲子。仲英名元雄。攝津西宮祝人西村某子。某訴主祠貪穢。反爲其黨所構誣。竟放逐流落。臨死

野史

卷一百六十

二十

遺囑曰。吾逢冤不能自雪。兒待時申狀。令鬼得歸父母國。仲英銘肝。乃適江府。三懇之。始得辨。遂令父仍舊享祀西宮祠中。初少學元喬。及其亡。養其季女。更本族。冒服部氏。最善詩而不必守家風。子孫迄今猶居舊宅。繼其衰。語、按

野史卷二百六十終

野史卷二百六十一

歌人列傳

頓阿

城了

紀俊長

相阿彌

堯孝

東常綠

飯田忠彦
修
男
文彦
訓點
竹中邦香
校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一

二十一

櫻井元佐

正徹

肖柏

木下勝俊

松永貞德

武藤某

與助

茂助

荷田春滿

梨木祐爲

香川景樹

宗砌

宗祇

猪苗代兼裁

宗長

紹巴

木山紹宅

石出常軒

似雲

芭蕉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一

二十二

自八雲興八重垣之始。先聖可得而記者。世世撰集。莫不備焉。漢學初行。國俗一變。雖和歌之道稍衰也。若乃高天之鶯調。墨江之蛙鳴。至風聲水音。悉真情之所感。因難波津。淺香山之故事。各自作風調。載有典籍者。柿本大夫獨步古今。有神有妙。是以哲人相承。祖述其道。頌格於六義。以爲邦家垂訓。始於萬葉。著于古今。歷朝所撰。有二十一代集。煥乎可觀焉。其餘撰集。各家吟詠。亦不以爲尠。最稱歌仙者。花山僧正花而少實。在五中將菱華有薰。文琳俗買鮮衣。喜撰望月曉雲。小町病婦粉黛。黑主鄙夫愁華。所謂

六仙。先賢所評乃是也。尋有梨壺之歌仙。或稱五條京極之優調。識者或謂。以優艷爲要。頗喪和歌之本體也。若夫小町。能因祈雨之吟。所謂動搖天地。貫之蟻通之賽。可謂感泣鬼神也。至皇統分派。世態衰弊。遺風猶不泯。正君臣之義。明貴賤之等。導教化。移風俗。莫善於和歌。妙椿暴雄。感常綠之優詠。復附奪掠。所以馴化悍夫也。宜矣哉。迄慶元之際。和歌承統。僅在田邊城中。朝廷下詔。諭武人。再歸之於搢紳家。而後勢語古今之授受。於今尙深重。皆搢紳家之訓誡。闔世非可論是非焉。近世會有謂斥箱傳授之

野史

卷一百六十一

二十三

二

祕蘊者。有見識者。亦無論矣。其力不足者。僅嘗師父糟粕。弄習調舌。豈不杜撰耶。聯歌自古相傳。盛衰與時世轉化。又一變爲俳諧發句。如宗祇之百韻。芭蕉之行脚。自然之雅致。而卓絕羣吠。雖如其角。偶有三圍之發句。令感天地。膏澤降濯蒼生。實和歌之遺德也。始載和歌。中以聯歌終。附俳句。以作歌人傳。頓阿。俗名泰尋。父梶井執當源全。又良阿。小野官大納言能實之後也。初年二十四。修學叡山。又登高野山。名感空。後歸京師。入四條金蓮寺。改今名。好和歌。貞治二年。與攝政藤原良基相議。欲改正頃年和歌。

風體問答數篇。以爲後世龜鏡。執筆記載。是號愚問賢註。爲二條家門弟。古今傳授一流也。權大納言藤原爲明。撰新拾遺集。不果而薨。頓阿繼而成其業。又編井蛙抄。有家集。號草菴集。當時與兼好淨辨。慶雲並稱。號和歌四天王。川岡雜談。元中元年三月十三日。歿。深心院關日記後。于雙林寺。雜談。歲八十四。東野州聞書。明石檢校。名城了。足利氏支族也。嗜和歌。旅宿聞雨。日與類乃阿免乃。未止乎宇都仁毛。久臥具禮婆。巨呂波母呂伎。毛能爾曾安里計留達。天聽。後小松帝賜號雨夜。又賜紫衣。盲人賜紫之始也。秀雅集。

野史

卷一百六十一

二十四

二

紀俊長。紀伊日前國懸宮神職也。始祖天道根命爲紀伊國造。奕世相傳。祖曰俊文。仕南廷。叙從三位。任刑部卿。善和歌。父曰親文。繼進從三位。嗜和歌。紀伊國造家舊記。俊長繼職。喜讀書。善和歌。後小松帝召侍宴數回。從左大臣源善成。受古今傳授。天皇詔探其歌詞者凡百餘篇。召任侍從。聽內昇殿。陞從三位。而不慕榮利。不好紛冗。應永十二年。遂避世退居。更名宗傑。所居有梅數株。竹數十莖。乃以梅竹爲軒榜。蓋効山陰種竹者。曰竹陰。擬孤山詠梅者。曰梅陰也。又蓄書籍萬軸。讀誦以爲怡樂。往往引琴侶酒徒爲娛。

優游終世。舊記、古今人物志、子行文繼父。善和歌、襲職。陞從

三位。任大膳大夫。永享中。候禁闕。詠和歌三首。

天皇賞賜國吉刀。行文亦不羨貴寵。夙辭世榮。遷居

琴浦。詠歌曰。和架乃字羅廼。知梨珥都計天耶。加幾

於可武。伽比母那美未能。毛具開奈禮止母。又云。由

免差牟類。與半乃之俱麗波。布遊幾奴登。於屠路可

之天波。豫會仁須玖良舞。舊記、子行長嗣。任大膳大夫。

叙從五位上。嗜和歌。傳至俊連。應仁文明之亂。恐神

領所蠶食。延德中。築城寨置戍。飯垣周防守守秋月。

村垣因幡守據忌部山田。所平左衛門保三葛鄉。而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一

二十五

俊連據太田城。天正中。忠雄襲職。雜賀孫市起兵爭

小宅鄉地。數接戰。會織田信長出兵攻雜賀。忠雄使

內田右馬助援信長。天正十一年。豐臣秀吉與織田

信雄挑小牧。忠雄令家人戶田彈正。村垣藏人。堀內

大炊介等土著三千餘人。與根來僧徒合謀。各載盟

書。遣總光寺僧永意。送之東照公行營。而發兵到岸

和田。與中村一氏相戰。

○按總光寺緣起云。是時。井上主計頭。受命來總

光寺。募兵。住持僧永意。及檀徒太田左京宗正等。

受命招根來五所地土。各載盟以送焉。

秀吉憎之。明年三月。自率遑兵。燒根來寺。湛水攻太

田城。毀卻日前宮。掠奪神領。忠雄避難于高野山。四

月。守者乞降。秀吉擒酋長五十一人。斬之。毀城壁去。

舊記、後再造神殿。世襲職。

相阿彌。名具相鑑岳。號松雪齋。大將軍義教。將見不

破關屋。守護下令。遽葺軒掃塵埃。以待駕。義教弗憚

而回。相阿彌侍側。詠曰。布幾加返天。都幾許曾毛良

年。以多比差比。登久須美阿羅勢。不破乃制伎母里。

義教悅。多賜祿。秀雅集、

堯孝。號常光院。任大僧都。叙法印。頓阿曾孫也。古本諸家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一

二十六

傳、國史攝政藤原兼良。曰堯孝。曰歌林翹楚。嘗因堯

孝需贊。俊成曰。家在五條。位登三品。咳唾洒玉。肝腸

吐錦。賜杖乃老。隱几而寢。遂哉千載。聲名藉甚。又贊

定家曰。折薪負荷。無忝乃父。奉二代勅。逢亡朝主。黃

門有蘇。拾遺有杜。同工異曲。名垂千古。堯孝以康正

元年七月寂。年六十五。國史錄。養子堯憲嗣。不墜家聲。

古本諸家傳、

東常祿。美濃人也。姓平氏。出自千葉介常胤六男胤

賴。胤賴住食邑下總香取郡東莊。因稱族東氏。胤賴

子重胤。就權中納言藤原定家學和歌。重胤子胤行。

或作承久中。始築條目城。在美濃郡上郡。娶權大納言藤原爲家女。就受古今傳授。後號素通。國史實錄、素通三男氏村仕。後醍醐帝候武者所。系圖、孫師氏。生四男子。長泰村蚤死。次江西。次墓哲。並爲僧。次益之繼兄。任式部少輔。左衛門尉。兼下野守。家世嗜和歌。應永中。益之與權大納言藤原雅世。今川了俊。常光院堯仁。堯孝。僧正徹。善說等相交。以和歌有名于世。實錄、足利、永享四年。致仕。號素明。系圖、又稱平田。或格物又鐵壁。實錄、十二年。結城戰。之後。遇讒。處流于周防。明年卒於謫所。年六十六。實錄、有多子。曰氏教。曰氏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一

二十七

世。繼安東氏。益之妻源氏蚤卒。娶藤原氏。生四男。曰宗祐。曰龍朔。並爲僧。曰常緣。曰素德。又納外婦。生二子。曰龍統。曰眞超。並爲僧。系圖、氏數或作繼家。無子。常緣繼其後。任下野守。昵近幕府。康正元年。千葉氏分爲兩流。下總擾亂。大將軍義政命曰。汝過赴山東。募兵。宜伐馬加康胤。而使實胤復其宗也。乃與濱春利馳赴。募一族國分五郎。大須賀相馬等兵。攻馬加城。原胤房拒戰。不利而走。千葉所在城寨。望風而潰。令春利遷保東金城。而常緣歸居東莊。與康胤及岩橋輔胤爭戰。長祿元年。澁川義鏡受幕府命。趣山東。

召募國人。雖然常緣嘗傳令。欲能靡服。二總及山東兵士。不貳成氏者。故請幕府。奉公子。爲關東管領。十二月。足利政智往伊豆。入北條館。迨應仁二年。京師大亂。九月。山名宗全遣兵侵掠郡國。拔郡上城。齋藤妙椿據焉。常緣集妙椿作惡念。常緣聞變。憂憤謂郡上城也。承久二年。我家祖素通初築之。歷世已十代。然今爲人被掠奪城邑。憂憤日久。爲父素明。修冥福。供養僧。詠和歌曰。阿留伽那可。大草紙那彌臥利計牟。比止乃武架之能。奈保毛許斐志幾。春利在坐聞之。憐其志。以聞其兄濱康慶。康慶感吟傳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一

二十八

稱。以達妙椿。妙椿曰。此我和歌之友也。今漂居山東。失城邑。憤懣可察。我亦嘗好之久矣。不可失信義於友也。願常緣詠和歌見贈。則我可復彼邑。康慶以報春利。春利視其書於常緣。且曰。雖濁世亂邦。猶有斯人也。請詠一首贈焉。常緣乃詠十首和歌。贈之曰。保梨可波耶。枳與幾那荷禮乎。返臥天伎天。須美伽多伎豫遠。那牙久伐可里曾。伊加婆可理。奈計久止架志類。胡胡呂可南。常緣集布美末預夫彌智乃。須惠廼也。屠梨遠。伽久伐可利。能己左武古登毛。以獎。未珂珂流。宇伎味波奈爾止。志幾之滿能美知於母。

比耶類許路乃加與布味知那羅傳多預梨毛志
良奴不類差登能曾羅多豫梨那幾美乎阿伎可筮
能於登南俄其左天母虛比之幾布留芽登乃波累
差羅珥未多集作以萬多能牟爾志里奴宇迦里之
波由久寸惠登保幾知寄梨那里計里巨能波知留
阿幾乃於毛比預安羅太滿廻波留爾集和須累
累以呂遠彌世那武幾味乎之母志類遍止多能牟
美知奈久婆那本布留左登耶遍賦天波低末之集
多與里仁波阿留留土波加里幾幾那禮美預志能
之和大可布類左止與以布可比也那伎美預志能
登並登大作仁紙那久加里俄年登以作左良婆比多布

流爾以末幾彌仁與梨許武和可預遍牟志類閉集
之登以萬母太能武可難美能乃於耶末廻萬都能
知止勢衰妙椿返歌日許登廻波爾幾美俄巨巨路
波美豆俱伎乃由久衛止保良伐安登波多我倭之
明年春而來贈荅和歌事聞幕府命常緣歸京留子
子按大率紙作於下總五月令妙椿復舊邑妙椿贈歌
日與乃那可哀登本久波留禮婆阿豆萬遲珥以末
須美那我羅以珥志遍廻比登常緣止其人立荅曰
與乃那可遠登保玖波留羅波計布末傳能幾美野
巨止伐廻波奈仁於具禮志而後又贈歌日扶留左

登廻阿累類袁味氏母末闕曾於毛布志留比登阿
良須波以可俄和計固武錄倉大草文明三年十二
月授古今和歌傳於宗祇古今傳授蓋紉于此忍常能
實錄序法名素傳系圖東素宗祇問和歌道於常緣
常緣荅以和歌日以末左良仁彌乃於許多梨曾志
良禮計留登波寸波以留爾志幾之萬能美知集常緣
後土御門天皇下詔徵常緣於美濃乃朝京師說再
興之道在京三年傳歌道於諸家而還邑拾遺准后
藤原政家右大臣藤原公教大將軍足利義尙學歌
道於常緣東素山與宗祇所贈荅有東野州消息野東

息州消又有歌集傳于世集常緣有四子長元胤次龍崇
叔父龍統在建仁寺就為弟子削髮為僧年甫十歲
常緣試問詩龍崇乃把筆賦日庭堅生八歲自此解
言詩今古同中異莫恨二年遲後號常菴實錄次常和
稱大和守又兵庫頭天文二年撰素還以來詠歌著
詠歌一首系圖次盛胤稱族遠藤盛胤生胤好胤好
生胤緣盛數盛數繼常慶之後胤緣生四子長胤俊
次胤基次胤重季胤安胤安天正十五年從關白秀
吉西伐攻巖石城戰死系圖胤俊稱大隅守永祿中
叔父盛數繼家預郡上郡西北地界胤俊乃居之元

龜元年十一月。堅田之戰。陣歿于志賀。胤基稱大隅守。

○按藩翰譜云。攝津國渡邊黨。遠藤後胤也。兵庫頭盛正配于美濃人士岐光衡女。故遷居美濃。爲土岐被官。其裔新兵衛尉胤好。諱信長。子新兵衛胤緣繼父。二男盛數繼東常慶。同世傳云。遠藤太郎左衛門盛數。實胤好男。配常慶女。繼其家。冒東氏。不載遠藤。又云。遠藤氏。桓武天皇平氏。其祖遠藤左近將監望遠男遠藤武者盛任。十九歲出家。稱文覺房。今姑從遠藤家系載焉。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一

三十一

繼食美濃大地。文祿二年。死于征明之役。藩翰譜云。今按家系圖。

元龜元年十一月。屬子胤直。字小八郎。繼食邑六千。信長戰死于志賀。

五百石。仕秀吉。庚子亂。屬織田秀信。據上根城。九月。

棄城而去。漂泊京師。家圖、藩翰譜。

元胤。初稱族野田。後復東氏。稱下野守。左近大夫。子

常慶嗣。天文十年。築赤合山城。在郡。上郡。居之。常慶弟尙

胤生子常氏。常氏剃髮。號素山。稱壽昌院。作偈曰。家

風臨迴。心猶不去。波留乃半那。阿伎乃都幾仁母。荷

通其志止。於毛斐之母能遠。倭可惡字羅奈美。永祿

中。大將軍義輝。由祖先常緣故例。召素山。素山悅。整

行裝。將朝京師。會義輝遇弒。乃詠曰。於保可多乃。會傳臥珥志保累。差彌多禮爾。久母爲能本荷毛。具麗加太乃預耶。東家山消息。常慶無子。養盛數爲嗣。盛數稱大郎左衛門。永祿五年。繼家。稱族遠藤。子孫襲稱焉。築城於八幡郡。上居之。家系、子慶隆。

慶隆。初字新六郎。稱左馬助。繼父。屬齋藤龍興。永祿

七年八月。屬信長。而諱三七信孝。天正十一年。從秀

吉。十五年。坐事削食邑。遷居小原。食邑七千五百石。

家系、藩翰譜。庚子亂。國人多屬大坂。而諱岐阜。慶隆孤立。

不從。會榊原康政受命募兵。慶隆悅。就金森素玄。請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一

三十一

拔郡上城。復舊領。東照公賜書固約。御年譜作八月。六日。賜書邑云。

使金森可重赴援。慶隆舉兵。與可重攻八幡城。又諭

女婿胤直。歸東師。無幾。公西上。到赤坂。慶隆赴見。而

列後隊。德川記。石十一月。賜八幡城。食邑二萬七千

石。復舊地。家系、藩翰譜。慶長九年。叙從五位下。稱但馬守。

武家補任。從大坂冬夏役。獲首六十八級。藩翰譜云。○

十條作六。剃髮號且齋。寬永九年二月卒。年八十三。系

藩翰譜。法名乘性。號深心院。系圖、證。子慶勝。叙爵稱長

門守。先卒。養三木直綱二男爲嗣。是爲慶利。慶利嗣。

稱但馬守。傳至曾孫常久。字岩松。元祿五年。早世。無

嗣依律令邑除。以戶田氏成子胤親爲後。賜一萬石。

移居江州三上。稱但馬守子孫襲侯。系圖、譜

櫻井元佐。或作基佐攝津人。稱中務丞。拾遺、雜後入道號永

仙。文明中仕京師。好和歌。居西陣智惠光院。今出川

邊。今呼其趾曰櫻井圖子。有古井尙存。准大臣藤原

實蔭歌有波奈乃那仁寸武。差久良爲乃美豆之句。

草自憤名未著於四方。意欲取譽於近畿。時宗祇名

籍普布諸州。元佐猜忌。欲昇辱以耀己名。一日山名

氏設聯歌會。適前句有川。元佐附之以蓮。宗祇難之

曰。池蓮嘗聞之。未聞河蓮。但有明證乎否。元佐冷笑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一

三十四

曰。娛玖良久乃萬遍仁那俄累類。阿味歌雅波。半知
須南羅傳波。許止空差毛那之。宗祇曰。未聞萬葉而
下。諸家集中有此證歌。疑是頓詠矣。將誑人矣乎。元
佐慚服。遂從學焉。拾遺、雜宗祇撰新菟久波集。竊懷貪
意。不載元佐句。元佐誚笑曰。撰者有私癖。乃云遙見
筑波錦便入。不論上手與下手。又云。阿志那久天。能
本里加年太類。都久婆也末。和歌乃美知爾波。多津
之耶奈禮登母。後與宗祇生卻。美濃守護土岐氏。設
爲笠被聯歌。元佐潛行至會。有前句云。以都乃登幾
仁可。奈俄禮伊闌。遍伎。元佐附之曰。阿免乎末都。巨

乃波乃志太能。多萬里美豆。宗祇點定續之句曰。恐

是元佐矣。彼今何在。言外酷似慕悅。或時元佐窮迫。

請借錢一百緡。債主曰。足下以露得名。請以爲質。元

佐諾。終世不吟露。世諺云。元佐露之質。草後後柏

原天皇稱贊曰。阿計保能也。知之褒乃本伽。廼波南

柴可梨。拾遺、雜

僧正徹。字清巖。俗本姓紀氏。山城志引朝野群載高

田氏入東福寺。爲佛照派下僧。爲東福寺書記。稱徹

書記。聖武、草居栗棘菴。草不聞詩賦文藻好。善和

書。嘯和歌。所詠出三十六帖。三萬餘首。在今熊野。而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一

三十四

自謂無益也。盡焚之。既而悔。復所詠成堆者二萬餘。
號之草根集。准后藤原兼良作之序。歷年復成堆。是
爲草根續集。川圖雜談、曾詠那可那可瑪。爲草作久
美奴毛呂許志乃止梨母巨志。爲草作久幾里乃波
於登勢。阿伎能預廼都幾。爲草作久乃波和久又
志可以南美。呼左末良柴梨之。志留新爾波。久母能
字遍末傳。能保留志羅那美。事聞以爲有觀世之意。
所謫山科。結一草廬。初構一室于栗棘菴中。號松月。
於是更號室曰招月。蓋追慕之意耳。以和歌自爲友。
明年七月。詠亡魂祭歌曰。那可那可瑪。奈伎多麻那

頁伐布留左止仁。新草仁伽返羅武母乃乎。計布廻由布具禮傳聞復達。作志憐其意遇赦歸。雜談古今一日過五條磧往朝齋于檀家寒風吹雪凜冽罪罪乃詠日登斐幾遍氏久母爲波留可仁由久左耆能倭俄波年巨保須遊伎廻阿計本能。或作登比幾由留久寸遊機能安計本乃而抵檀越主翁亦嗜和歌正微語以驚歌主翁拍掌驚歎曰我昨宵夢定家卿來謂余往日詠雪中驚云許惠那久婆以可俄曾禮止波志良奈末之遊幾布美和久留安志波羅乃左幾而弗協意故更詠之登斐幾遍氏云云故覺後把筆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一

三十五

二

載之欲竣書記到以語之今聞書記所詠亦與夢相符愕然謂定家再生矣。雜談長祿二年五月寂年七十九。草根集與書陸氏

○川岡雜談云長祿三年八月寂年七十餘歲。

國史實錄作文正元年云。

從今川了俊權大納言藤原爲尹。爲尹作學門人有正廣正般正周等權中納言藤原雅世及堯孝猜忌正微天才不載新續古今和歌集有招月歌云耶麻乃半仁都幾乎末補伎低以保布梨奴伊豆類乎萬津止伊留哀呼之武登。山城志引舊

肖柏字夢菴號牡丹花太政大臣源具通之後也。史實自幼好聯歌甫八歲時倚几學手習或人自後謂云母乃袁毛以波傳毛能那良布比登肖柏把筆書視云久知南志乃波奈廻以呂波也字都寸羅牟。雅集年弱嫌世態不好儒不信佛粗涉書籍專嗜和歌親炙宗祇撰伊勢物語註獻之後土御門帝。實追心散宗祇卽世而後每有會爭論不絕文龜二年奉勅述新式今按而定法制。奇俳家談又抽六家詠草之華獻後柏原帝每遊歷京師塗金箔于牛角騎之來往人皆恠笑之下居于攝津池田以夢菴爲其榜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一

三十六

二

又自以牡丹花爲號取諸南泉指庭前牡丹謂陸且曰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也每及花開携香酒以賞之與花併成三愛其所愛香以沉水爲最。實錄談受古今集於宗祇又參謁禪窮心要。人物志大永七年四月歿于和泉南郡年八十五。實錄談嘗詠牡丹歌曰波留差可奴伴南乃許許路也布伽美俱左而後聯誹家皆以牡丹附首夏蓋自肖柏始永正七年秋禁中御會肖柏詠十五夜月日會良仁於伎氏美牟與耶以久豫阿幾乃都枳或年零歌曰楚良仁志類也安免乎能蘇美廻阿幾能久母。實錄談

木下勝俊。肥後守家定入道紹英長子也。云。兵家茶話。右衛門。祖父字又右衛門。初字大藏。考系圖。備自幼太閤政所者。勝俊伯母也。

仕關白秀吉。叙從五位下。任若狹守。賜族羽柴。爲龍

野城主。木下家譜。中興武家盛衰記。

○若狹守護代年數云。勝俊實秀吉愛妾松丸殿所生。武田元明遺孽也。松丸殿匿孤于若狹。遇高臺夫人哀請秀吉得封若狹。

天正十六年。叙從四位下。任侍從。家譜。征明之役起。率兵。從那古耶行營。豐臣家譜。文祿三年。或作二年。封若狹。食邑八萬一千五百石。居小濱城。家譜。守護。年數。任左近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一

三十七

衛權少將。家譜。庚子秋。受秀賴命。守伏見城。松丸郭。鳥居元忠等。保守牙城。追大坂兵起。勝俊意謂我爲秀賴親戚。東西難起。東則離親。西則叛姻。心持兩端而不決。城中或危疑。元忠遣使者謂曰。頃聞卿弟秀秋來圍城。然則昆弟之親在內外。我心疑懼。請致郭而去。勝俊猶豫不決。或謂殺勝俊以固我心。勝俊聞之懼。率兵宵奔京師。德川記。卜。七月。初細川忠興兵五百。遇高濱。勝俊留後兵。要之青井口。忠興欲歷勢井坂。抵小濱城下。留後兵遣人謂曰。寡君在伏見。令他兵過前門。我輩似缺武。雖一人不得令過焉。

然或謂屠殲而往矣。或謂諺云。喝聲於歇房也。乃縲引轉路而行。留守兵與小野木重俊等。圍田邊城。守代年數。若及事平。坐奪封。潛居京師。東山靈山。更稱

長嘯子。剃髮入道。嗜和歌。書記嵯峨衣詠曰。萬多以

曾俱。都未伎能美智乃。嵯峨吳呂毛。幾美俄多女。珥波。以津未傳可。志群。衣。又避世。潛居大原野。改

名天哉翁。慶安三年六月。卒。年八十一。考。群談。備號大成院。備考。系圖。詠曰。多末久志傷。阿計奴久禮奴

止。以多逗良仁。布太太備母巨奴。預乎寸具須可難。又。都由乃彌能。幾遍天毛。幾遍努。於伎杜許路。具左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一

三十八

伐乃保可仁。滿多母以梨計里。群談。其。有舉白集。行于世。史。實錄。國有一男一女。女約婚淨鑑公子信吉。後有命召之。固辭。以和歌曰。味乃宇幾波。預能差我奈之耶。可免也。麻廼。以伴俄伎奴末珥。於乎比加萬保新。德川記。附錄。男某。考。任侍從。與父居京師。後往美作。遇森長繼。長繼家士有諍論。侍從左袒一方。長繼悲逐卻。復居京師。黑田長政迎之。給食三千石。稱勘兵衛。族管氏。爲榮山大膳姻家。及大膳去國。俱去歸京師。兵家茶話。○德川記。作。稱。某。子某。欠。字傳右衛門。寓于從祖父延俊京師邸。薙髮號系菴。無子。絕。

茶話

松永貞德。小字勝熊。祖曰尚秀。稱族直江。松永久秀弟也。父曰永種。川岡雜談。○翁草引。俳諧統云。本族入江。攝州。高槻城。主。入江。九郎。盛重。曾孫。政重。孫。永種。子。永種。改。族。稱。松永。一。說。甫七貞德母。松永久秀伯母云。又母。攝州。宇野氏女。甫七歲。爲東福寺喝食。僅二句。諸得法華經一部。人目呼文殊喝食。記。恩貞德生京師。長而猶束髮。著童服。自號長頭丸。又延陀丸。延陀。或作陀。或追遙軒。明心居士。雜人談。奇好和歌。善聯句。學和歌於關白藤原植通。及右大臣藤原晴季。就內大臣藤原實條爲門弟。頗得有職之名。聚樂行幸之儀衛。晴季撰定者多。貞德就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一

三十九

學焉。權大納言藤原雅綱居船橋。父永種携貞德。赴見雅綱。爲門弟。授寄道祝題。其後貞德問會式法於雅綱。孫參議雅致。聯歌者紹巴亦愛貞德學才。當永種修其師遠忌冥福。設聯歌會。時貞德執筆。書表八句。紹巴叮嚀反覆授書法。清水宗我亦爲植通入道。以山門人。與貞德爲同門。宗我年老。以山薨。而後貞德就問其道。又古田城勝者。仕武田信玄。督者也。每咫尺實條。聞其說多。故固得聞其說。僧安休者。永種門弟也。以聯歌故實。悉傳貞德。記。恩細川幽齋退隱于吉田。貞德師事之。親炙有年。和歌聯歌奧旨。悉得

傳授。先是山崎宗鑑嗜俳句。著大筑波集。而句式未全備。聯百韻者。貞德因撰淀川油查之二書。正宗鑑之著。有差誤。補大筑波之遺漏。復述御傘之書。審辨其法式。古。今。人。物。志。慶長三年八月。前攝政藤原前久。准后藤原兼孝。命幽齋。紹巴。宗養等。聽貞德。稱花咲翁。爲俳諧一道宗匠。每愛木製蓮。承應二年十一月死。歲八十三。絕命歌曰。彌伽波久婆。倭禮能知迺。迎筵止那梨天。都幾乎伐波良之。判南波知羅左志。難談。乃。以。翁。引。俳。諧。統。云。發。子。花。開。食。絕。命。歌。曰。太。比。字。計。奴。美。營。講。徒。然。草。於。京。師。三。條。大。橋。穀。下。乃。里。那。其。奈。武。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一

四十

富豪或服其高辯。寄附花開地。貞德乃携琴書移居焉。是夜有夢。建一小祠。稱花開稻荷社。奇。人。談。堯然入道親王亦賜方廣寺南地。自栽殖花卉。標曰柿園。中造報恩藏。納趙子昂書妙經一千部。奇。人。談。或時貞德問詠歌道於玖山。玖山對曰。先可棄聯歌也。雖道不異。初學者有害矣。夫聯歌者。以附前句爲趣。故其辭不優艷。通以用和歌。是故有得也。和歌者以詞爲要。雖口授多。今更叵習得。惟宜盡流棄塵埃。而漱水之清矣。一日幽齋謂曰。歌道行則子亦當登庸。貞德荅曰。否。我以不見行爲幸也。若盛行則大名巨族。多問

學於師。然則我輩終世不能學道也。貞德謂林永喜曰。鑒刀劍者。有本阿彌等。雖非鍛匠。能識鑒焉。如和歌亦然矣。頃間數試。未識其人。唯所得時世遠近。粗得鑒定焉。永喜乃與道春撰取和歌十餘首。書以視之。貞德斷之。頒其新古。莫一所差。思有門弟野野口親重。號立松江重賴。號維山本西武。號佐以牛。鷄冠井令德。安原正章。號貞北村季吟。高瀬梅盛。號他子。萩野安靜。官河正由。號松等數人。號草引俳

○北村季吟號拾穗軒。又號曾菴。東近江北村人。自幼好讀書。不事產業。一族皆謂癡也。敢不管焉。

嘯豆讀書。一諸侯聞名。以秩三百石召之。親族恠之。更不肯。後皆嗤之。後上京師。寓居于新玉津島祝家。終因幕府命。仕叙法印。號再昌院。爲歌學所。寶永二年六月卒。年八十六。在江府。諸學士欲試季吟學力。衆人數問數論。敢不撓屈。學士皆掉舌。有子湖春。承父業。門弟有桃青。貞德有子。名遐年。號昌三。又尺五堂。別號講習堂。夙好學。師事藤原肅。博覽強記。年十八。見右府秀賴。講說大學。後游事加賀守護利常。異禮待之。晚歸京師。教授築春秋館。教徒爲業。聲號萬端。是時。所司代板

倉重宗好學。素重昌三。聞春秋館狹小。爲卜宅地於堀川。名以講習堂。數應重宗請。說經史及兵書。明曆元年歿。年六十六。有二子。長昌易。居春秋館。仕西洞院。次永三。居講習堂。子孫襲業。諸某年幕下朝京師。麾下武士藤小兵衛。會權大納言藤原光廣家宴。詠初秋月。曰。比止波知留。耶奈幾乃以登能。多遍滿與梨。加牙差返本會伎。阿幾廻美可都幾。光廣曰。他人莫題。詠月此歌絕倫。不可有此餘趣矣。諸果小引。鳩

元祿中。江府淺草市人茂助詠歌曰。知里能與止。於

毛布許許呂酒。都母里天波。美能加久禮。我乃耶麻止。奈利計留。傳聞入天聽。叙感世。稱曰隱家茂助。又大和貧民詠戀歌。曰。加年虛登毛。止里能曾良。補仁。波可良禮低。與曾瑱安計遊久。阿布瑤珂乃勢幾。人傳呼曰。兼言與助。諸荷田春滿。荷田又作蚊田。春滿詩。創。稱族羽倉。世爲。伏見稻荷山祠官。愛宕山。父名信詮。春滿自幼好學。篤志於天朝復古之學。精讀國史律令古文古歌。及諸家之記傳族傳。無不通曉。然無所師。尙而其所得極多。讓祠務於弟。大仙國學。於神代卷。

萬葉集。大有發明。遂爲一家言。世稱羽倉學。大行一時。續藏享保中。往江府。聲名藉甚。有德公聞其名。特有內命。使侍臣從學。屢校古書。居之數年。得疾。歸居伏見。或作卜居使北條氏朝傳內命。賜銀若干。嘗有創建國學校之志。乃上書云。謹聞。伏惟神君勃興山東。弱功一成。平章天下。草上之風。孰越君子之志。維新之化。始建弘文之館。庶矣且富。又何之加。明君代作。文物愈昭。光烈相繼。武事益備。濟濟焉。蔚蔚焉。鏐倉氏之好儉。庸何及于斯乎。郁郁乎。斌斌乎。室町氏之尙文。豈同日之談哉。應此昇平之化。天生寬仁之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一

四十三

君。以其天縱之資。國見不嚴之教。野無遺賢。倣陶唐之諫鼓。朝多直臣。擬有周之官箴。上尊天皇。專不誦之政。下懷諸侯。而來包茅之貢。道齊有暇。則傾心於古學。教化不周。則深治於先王。購奇書於千金。天下聞達之士。嚮風探遺。篇於石室。四海異能之客。結軾。臣嘗遊都下之日。幸蒙射策之捷。忝不顧謫劣之義。偶有校書之命。浴于忘布衣之恩。誰令爲之。誰令聽之。子遷氏之言。深有取焉。雖有智慧。不如待時。邠孟子之意。良有以也。當時既有意於賴幕府之威靈。起此大義。借大樹之庇蔭。達臣素願。而不敢者。私心

竊以。越步不已。跋鼃千里。犬馬之年。未滿六十。今日之美。安知不爲異日之醜。後進之知。豈識不如先輩之能。愚而自用。難免螳斧向車之謗。賤而自專。似忘燕石銜人之羞。有志而不遂。千里遲遲歸。豈圖卒有採薪之憂。騏驎徒伏槽檻之間。何意爲造化小兒。苦鴻鵠長繫樊籠之中。口不能言。同陳仲子之居於陵。脚不能行。似卞和氏之在楚山。爲世廢人。噬臍何及。遇時窮阨。顰眉獨泣。天之將喪斯文也。命也。天之未喪斯文也。時也。時之不可失。不敢不告也。今也。洙泗之學。隨處而起。瞿曇之教。逐日而盛。家講仁義。步卒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一

四十四

則養解言詩。戶事誦經。闍童壺女。識談空。民業一收。我道漸衰。紀土州嘗嘆焉。田園競捨。資產傾盡。善相公深痛矣。臣竊以是亦足以見太平日久之象。只有爲可痛哭長太息者。在我神皇之教。陵夷一年。甚於一年。國家之學。廢墜存十一於千百。格律之書。泯滅。復古之學。誰云問。詠誦之道。敗闕。大雅之風。何能奮。今之談神道者。是皆陰陽五行家之說。世之講詠誦者。大率圓頓四教儀之解。非唐宋諸儒之糟粕。則胎金兩部之餘瀝。非鑿空鑽穴之妄說。則無證不稽之私言。曰祕日訣。古賢之真傳何有。或蘊或奧。今人

之偽造是多。臣自少。無寢無食。以排擊異端爲念。以學以思。不興復古道無止。方今設非振臂張膽。辨白是非。則後必至塗耳塞心。混同邪正。欲退則文已湮已晦。欲進則老且病且憊。猶豫無所決。狼狽失所爲。伏此請望。或京師伏陽之中。或東山西郭之間。幸賜一頃之閒地。斯開皇國之學校。然則臣自少所蓄祕籍與牒不少。至老所訂古記實錄亦多。盡皆藏于此。備他日之考索。有僻邑之士。爲絕難及者。或有寒鄉之客。有志未果者。間多借之讀之。才通一書。百王澆醜此知。洞覽千古。萬民塗炭可極。幸有命世之才。

則盡散王之道。不委于地。若出琢玉之器。則梯本氏之教。再奮於邦。六國史明。則豈翹官家化民之小補乎。三代格起。則抑亦國祚悠久之大益哉。萬葉集者。國風純粹。學焉則無面牆之譏。古今集者。歌詠精選。不知則有無言之誡。夫本邦設施學校。權輿于近江朝廷。主張文道。濫觴於嵯峨天皇。昔江家有分彰院。源藤橘和繼起。太宰府有學業院。足利金澤延及。然所藏三史九經。陳俎豆於雍宮。其所講四道六藝。薦蘋蘩於孔廟。悲哉先儒之無識。無一及皇國之學。痛矣後學之鹵莽。誰能歎古道之遺。是故

異教如彼盛矣。街談巷議無所不至。吾道如此衰矣。邪說暴行乘虛入。憐臣愚衷。創業於國學。鑑世倒行。垂統於萬世。首創難成功。非經國大業邪。繼續易用。力真不朽盛事哉。臣之至愚何之知。所不敢自讓者。語釋也。國字之多。紕繆。後世猶有知之者。典籍猶存。古語之少。解釋。振古不聞通之者。文獻不足。國學之不講。實六百年矣。言語之有釋。僅三四人耳。其爲巨擘。新奇是競。極無超乘。骨髓何望。古語不通。則古義不明焉。古義不明。則古學不復焉。先王之風拂迹。前賢之意近荒。一由不講語學。是所以臣終身精力。用

盡古語也。伏以斯文之興之與廢。固在此舉之取之與捨。願閣下留意幸察。以申執事。未報。諸學校上書。元文元年七月歿。年六十九。續諸家物志。春滿居江府。會赤穗遺臣。密謀狙吉良氏。以報君讐。春滿與大高忠雄。相善。以已出入吉良邸。詳圖所見。而予之忠雄。春滿視我邦中業以來。教化陵夷。淫雍爲風。或假和歌爲花鳥使。憤然有激潏波迴倒瀾之志。終身不作戀歌。著萬葉集童蒙鈔。伊勢物語童子問。無嗣。使甥在滿繼家學。在滿字持之。號仁良齋。享保中。從家江府。受幕府命。錄大嘗會儀于京師。既還。爲其禮儀注。又校

貞觀格式。稱旨。賜黃金。應某侯召。與侯抗論不合。侯欲令從。自說不肯。曰。貴賤等雖異。各有所志。枉而從。是謂面諛也。乃致爲臣而去。薦賀茂真淵代焉。續載不復仕。延徒教授。著大嘗會具釋。大嘗會便蒙國歌八論等書。續載寶曆元年秋歿。四十歲。續人物志或作四十六子御風。初名冬滿。字子玄。性強記。一過目終身不忘。爲人洗洋自恣。嗜酒任放。或爲人所謂。然亦冷然自得也。家雖貧也。繼祖考之志。不欲委贄於諸侯。岡城主中川氏招爲賓。天明四年歿。五十七歲。中川氏曰。生則不祿。死而不脫。何以伸寡人之志。遂祿其後。續載

野史

卷一百六十一

四十七

二

語。在滿女民子。名蒼生。善和歌。死時年六十五。蒼生集。續人物志

梨木祐爲。下鴨祠官也。叙正四位下。稱上總介。就權大納言藤原爲村。學和歌。精力無比。自朝至暮。作千首。以奉納住吉祠。如此者二。自少至老。作和歌凡八

萬首云。續奇人談

香川景樹。因幡鳥取人。荒井氏子也。以明和五年生。小字銀之助。甫三歲。善讀文寫字。父母鍾愛。爲姨婿與村氏養子。名純德。更字眞十郎。七歲。詠和歌。就清水貞固學之。又問儒於堀南湖。十五歲。撰百人一首

註釋。曰。百首異見。聰明睿智。人稱奇童。十八歲。請父母。適京師。仕播紳家。勤學練行。終爲香川景柄養子。望南亭香川氏。其先出自鎌倉權五郎景政。景政曾孫經高。仕源義經。始稱族香川。經高十三世光景。屬小早川隆景。光景二男春繼。稱兵部大輔。仕吉川元春。數樹軍功。後居周防岩國。春繼孫正矩。字無適。正矩子鄰善。名景繼。後號宣阿。肥遜京師。就權大納言藤原實業。以歌學興家。創建梅月堂。名聲藉甚。人目稱一條西行。子孫世繼其業。至景柄。景樹。寬政八年。叙從六位下。任陸奥介。後改長門介。改今名。

野史

卷一百六十一

四十八

二

數轉居。終住岡碕。老而益健。就學者以萬計。每月定五十題會講。每會相識者一二。餘皆未面識者。其按多可推知焉。居常誨門弟子。曰。歌者主調。莫斷理。或問得道奈何。荅曰。無他。日夜委意。以我命換之。不然則焉得到大道。已達之極。不學而何得曉義理矣。又曰。詠歌如吾面。終世不可見。求人以得我如善之。諺云。自惚也。又曰。如贈粉紅於邊鄙。人未識其所著。譬額粉頰黛。施紅於鼻頭。與妖恠同等矣。歌學亦然。由與其道。不如裸體而行大路。又曰。不帶衣冠而昇階難矣哉。又曰。儒佛諸書亦有裨益。譬如確。設力於脚

下則穀自精。又曰。欲詠歌不能則可。讀論語。景樹終世醒睡。對人念食。誨人不倦。一日權中納言藤原豐季。及僧大綱來訪。豐季問曰。如予不慧。學則可得道乎。景樹顧大綱曰。腹空則喫飯乃足矣。豪爽率類此。望南亭 初書百首異見。以視師貞固。貞固不終卷。擲卻歎曰。可懼可懼。我非畏子之才。子齡值成童。設令雖夜光珠也。黃口兒蔑如大人。豈不玷瑕耶。我今不擲斥。則他日有誰而聞其餘響。碎之則完歸之也。而後能守教誡。遵奉師之道云。見百首異 天保十二年。叙爵。尋遷肥後守。十四年三月卒。年七十六。家傳 所著有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一

四十九

新學異見。中空日記。桂園一枝。活言秀。古今集正義。土佐日記創見。萬葉集招解等選。嵐山詠云。於保爲加波。可遍良奴彌豆仁。架介美返氏。許止之毛左計累。耶麻瑛玖樂可南。又寄道祝歌云。於久惠曾能良低末傳那毗久。幾美我與仁。比良計奴味知半。阿良之止楚於毛布。又歎歌道衰頽云。志伎之末能。宇多乃阿良須多。安禮瑀計里。安良須幾加返勢。宇多乃阿良須多。又云。耶味奈羅傳。太止太止之伎波。免仁彌弊奴。加美遠志留信能。志幾之萬能彌致。桂園子 景恒繼業。景樹門人有穗井田忠友。能學歌道。好讀

國書。景樹常曰。吾書篋也。秀歌亦多。望南亭 宗祇。以聯歌鳴于世。與弟子宗祇。及僧心敬。十住心都。文明專順。或作行助。總持房能阿。名具能。兩寶。利中。沒。明。蠅川親當。新左衛門。七人所詠。號竹林鈔。又。能。書。同。朋。蠅川親當。法名智德。門。七人所詠。號竹林鈔。蓋擬七賢云。國史 專順附前句聯歌。未許登爾仁多留。那架乃以都波里。曰。阿志乃保波。加差年之幾努。廻。和。太。奈。良。傳。芝屋 宗祇。紀伊在田郡藤並莊人。稱族飯尾。蓋伶二子也。國史實錄。作近江人。今從 周南文集。古今人物志。少爲律僧。好和歌。聞心敬之名。適京師。偕經營歌道。文集。人 年壯就猪苗代兼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一

五十

裁。問聯歌風韻。兼裁問年齡。荅曰。三十歲。兼裁曰。惜哉。子齡已闌。如弱冠則我力令子爲斯道妙手矣。不積一紀之功。則不能也。宗祇曰。然則善得焉。兼裁惟問。荅曰。勵勉日夜十年。豈得不一紀耶。兼裁嘆曰。善哉。子器必有成名矣。是我所不及。乃勵學十年所。遂達其與。雜難拾遺。俳 或列縉紳之筵。或應同志之需。聯歌千句百句。吟咏皆玉。一時傳稱。初聯歌之來尙矣。時及宗祇勃興。海內風靡而崇尙。推爲宗匠。朝廷始賜花下號。蓋意取其富於風雅。雖後有聞者。皆裂宗祇以岐已。文集。人 又就卜部氏。效神書之旨。實錄

平生好寄旅。萍浮四方。無定居。嘗上叡山。結一室。號種玉菴。或自然齋。突不黔而去。登屬爲家。聯歌爲友。文偶聞有聯歌會于他。則變形至其席者數矣。實文
明十二年三月。寓隅田川邊。終夜與人語聯歌之道。號其記曰。吾妻問荅。西追慕新治筑波之方體。起聯歌之風致。人物是年六月。遊筑紫。書筑紫道記。筑紫
道。東登金華之嶺。西窮紫塞。北踏越嶺之雪。足蹟遍天下之名山。文龜二年。自信濃。適山東。涉人間川。留滯鎌倉。還到駿河。文時弟子宗長。在駿河。遙想宗祇老且在遠僻。而尋訪之。實七月晦。宿湯本里。發病。遂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一

五十一

歿于逆旅。歲八十二。東女路言引宗祇終焉記。○及病革。猶尙與其徒賦聯歌。若言語絕。或困睡之際。夢定家。少焉如睡。不知魂氣之有所之矣。白石或時近隣有惱產者。宗祇臨之曰。末加波牟仁耶。伴良彌呼武奈乃。幾屢久可難。宗長附曰。以知仁毛須半傳。左牟能比母登具。乃產男子云。一年中秋有陰雲蔽月。宗祇歎曰。比止止勢。都幾乎久母良寸。許與斐可那。奇人宗祇愛香。美顏聲曰。不爲聲之美。其能蓄香氣而宿矣。嘗獨行深山。遇賊。不遺一絲。宗祇不顧而行。行數里。賊復進及。乞得顏聲。宗祇問其所用。曰。

欲作拂子以醫之市。宗祇悵然。賦和歌曰。和我多女現。保津須伐加梨波。由類勢可之。千里能宇幾與遠。須天波都留未傳。賊感悔悔謝。盡還所襪。且送出山中。備他盜。卒得無害。周南集嘗景慕東常綠。往美濃。請見得古今傳授。常綠藏小倉山莊色紙百枚。久之。感宗祇慕道深切。割其半。頒與焉。宗祇辭別。歸京師。途濟津。取色紙一枚。界篙手曰。是天下奇貨也。汝宜罷篙手。換之金。以終世莫憂矣。或有相識者。乃與之。悉盡五十枚。後年常綠所蓄。罹火皆灰。宗祇所割予者。今猶間存于世云。兵茶話。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一

五十二

○老人雜話云。小倉色紙伊勢國司傳來。押百枚色紙於屏風一雙。宗祇弟子宗長適伊勢國司。以屏風一雙予之。宗長辭受其半。留半於國司家。後罹火災。宗長所得半雙色紙。今尙在于世。

此二事。足以概見其平生也。夫寄旅者。非所安焉。彼何所循而樂不去耶。汲汲世俗之債。毀瘠不已者。豈能知宗祇之心哉。眞肥遯之士。聯歌其土苴焉已。南周集宗祇與肖柏拜定家墳。作句曰。安計婆末多。伊都可波巨與比。阿幾能津伎。芝屋集猪苗代兼栽。文明元年。陸奥猪苗代小出方村主石

部丹後守有女。狀貌醜劣。壯年無偶。祈于呂菅神廟。夢異人投梅花一朵於左袖。乃娠。歷十三月而產。兼我兼栽幼穎悟。蓬髮入自在院。爲僧。性好和歌。祈福於住吉社。屢臨聯歌會。秀句每多。爲衆所猜忌。奮激入京師。見宗祇。博涉經史。能聯歌。宗祇欲令嗣業。問其氏族。乃乞姓氏於蘆名盛舜。而稱猪苗代。受宗祇讓。住花下。○今按、雜難拾遺所載爲宗祇兼栽者。舊祈福於住吉社。故因住吉松之詠云。又補花下之日。作句曰。計左比良久。烏女波知登勢廼。仁保斐可南。後兼栽有畫錦歌。始植紅葉于鉢。而抽更換松。兼栽賦

云。末都乎多天。母美遲哀奴幾能。仁之枳加奈。會津史實錄、又號耕間齋。實錄、松有子孫。繼業。宗長。字久菴。山城駿河益頭郡島田驛鍛工某子也。守護今川義忠。愛其幼而有才。召仕左右。有年。或時見宗祇。問聯歌事。聞一悟十。遂辭仕。剃髮。結一草菴于驛中。年甫十八。始學法於普捨院。終參禪一休和尚。明應中。和尚奉勅。撰新筑波集。納宗長句二十八首。或年經歷抵伊勢關地藏。詠庭前盧橘曰。多知波南乃。甘仁勢勢羅禮氏。淫奴預可難。宗祇歿而後。衆推宗長爲花下宗匠。固辭弗聽。終歷。天聰。賜號。追

紫野大德寺修造成。宗長造眞珠菴。山門未落成。宗長欲助其功。繫自所祕藏。定家源氏物語。得錢五十緡。以助其役。○傳家內大臣藤原實隆。嘗謂宗長者可謂見余意歟。夫眞珠庵。梅室造作秀麗。時寓居竹欄及東西瀟欄。潑手池水。門石以四五作壁。梅椿簾及躑躅。藉以白砂。意清涼如洗滌。○山城志引。永正元年。今川被官齋藤安元。令遷宗長居于泉谷。自號柴屋軒。賦曰。耶麻左久羅。於母布以呂會不。伽須美可南。次年手栽竹曰。以久和可婆。波耶之伴志女乃。會能廼多計。會一諸侯來訪。乃冠之句。賦一聯云。奇人

天正四年。頃間閒居于駿州宇都山。今川氏親厚遇之。授尺八名舊友管。○實錄、六年七月。遊白河故關。書東路乃土產。○實錄、大永季年。截竹作杖。贈之今川氏。時歲已八十。賦曰。許乃都曳波。多禮仁母阿良須。幾美止和我。也曾稚廼差可哀。巨由類太能之佐。居恒吹一節切。以弄古譜。多翫古竹爲樂。享祿五年三月歿。○實錄、作大永歲八十五。窮聯歌蘊奧。名達四方。或句曰。天母多遊久。安羅伎志滿園和。或官乎。許幾迷具梨。宗長附之曰。瑜母登里阿返寸。謨廼袁巨蘇於毛布。○奇人宗長傳授古今曰。我以聯歌爲主。傳

歌道我何爲。惟欲聯歌附句耳。敢崇信古今云。引耳草
底嘗在薪里酬恩菴。卜居曰待月軒。又云。永正四年。
宗長六十歲。舉一男子。乃薪里心傳菴。賜食承葩是
也。山或說

紹巴。本族松村氏。號臨江齋。南都人也。戴恩記。古幼
寓興福寺明星院。爲喝食。夙有志慨。自期雖執賤役。
必成名于天下。錄。戴嘗謂。凡人立年而不發名者。終
世不能成名也。如聯歌者流。雖賤工亦得列尊貴會
座。今我志之。如不能則請百萬遍長老舉狀之。山東。
入大巖寺。爲說法僧耳。戴恩有周桂者。善聯歌。稱宗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一

五十五

匠。偶自京師來南都。好聯歌者。輒湊于門下。紹巴宵
潛逃。從周桂上京都。錄。戴自是刻苦就學。昌休倦困
數回。將抱袋走山東。或抑留諫之。復苦學攻業。遂造
其妙。戴恩記。昌休子昌叱。亦善聯歌。與紹巴齊名。以
伍伯有松村氏。遂冒族松村。錄。戴學源氏物語於右
大臣藤原公條。因三好氏令。與宗養爲兩吟。又學古
今傳於近衛殿下。公條謂紹巴者乞丐賓。臣傳大要。
戴恩定聯歌新式立句法。自宗祇歿後。雖有宗長。宗
牧之徒皆不及。志。人物永祿十年。遊駿河。書富士見道
記。富士見十一年秋。織田信長入京師。四民爭獻方

物。紹巴亦獻末廣二握。信長見曰。渠聯歌者矣。乃把
扇謂仁保武締珥爲流。計布乃巨登文幾。紹巴讀曰。
萬比都類類。知豫與路豆預廼。阿布伎仁天。太開天
正十年。光秀之變。陽光院適在二條第。事起倉卒。欲
還。宮闕無興馬。紹巴會遇其門。躬下籃輿而奉之。
遂御以還。朝廷賞賜法印位。紹巴拜恩。明日造闕。
辭法服不受。且曰。見危致節。何慮恩賜矣。遂叙法橋。
迫關白秀吉之世。屢蒙眷遇。聲名藉甚。錄。戴秀吉自
賦聯句曰。於久耶麻珥。毛美稚布味和計。南玖保太
留。紹巴曰。未聞盤啼證歌。秀吉弗懌曰。若不啼。孤令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一

五十六

啼焉。細川幽齋謂紹巴曰。有證歌在。牟佐志能廼。志
乃乎多伐年天。布類阿米珥。保太累與利保加。奈久
武新母南之。秀吉意解。明日紹巴就幽齋問證歌在
何集耶。幽齋荅曰。斯人也。何可以證據。是我自詠也。
戴恩當是時。有技能造妙者七人。是稱七名人。紹巴其
一也。賜宅一區於大炊町堀河東轉南街。今名其趾
曰紹巴町。錄。戴關白秀次嗜聯歌。紹巴日赴會。及秀
次有事。太閤秀吉命竄紹巴于三井寺。悉界家祿百
石及資財於昌叱。是年冬。貞德踏雪赴訪謫居。紹巴
迎入謝厚志。貞德斟所齋酒。話舊遺情。貞德曰。以我

見師。非啻也人。巴宅有水緣。又號臨江齋者。臨江之緣。豈不虛乎。而問撰述。紹巴荅曰。欲著挾衣抄。才力不足。惟新式目鈔。及和漢朗詠註。拾芥鈔音癖也。思記。次年遇赦歸。錄作三年遇赦。思初紹巴與貞德父永種不協。紹巴請和。永種不聽。而謂貞德曰。汝往可學聯歌名手也。紹巴義絕而後。遣人謂曰。莫敢有咎。猶不忍絕。願令新發意來學云。新發意者呼為僧。紹巴者之子。亦為僧。稱紹巴有膂力。嘗過秋野遇盜。即奪其刀而還。質性勇猛。見遲緩者。則怒不避。貴戚畏之。俸頗長。眉高鼻厚耳剛。聲面色驚。廉直不莊。過則改之。或時謂貞德

曰。親鸞自謂。無學破戒。畿甸之中。多有高僧在。是以余欲救無佛世界。山野愚民。携下間某一人。艱難苦行。今猶繁榮益熾。一日權大納言藤原某。日備訪紹巴迎揖曰。夜皆識卿為貴戚。請當除從者去。皆毀傷閭戶故也。紹巴終世以寢床不任人。每公條忌辰。必詣其墳。謝師恩。或日興千句聯歌于其家。貞德及由已夜闌到。連歌未至。紹巴自剃鬚曰。往有比登珥加太良伐。以都伴里仁勢武之前句。故人附之云。必止許惠波。阿枳乃耶麻遍廼。保屠屠幾須。我感有餘。今也亡矣。或時貞德有請。拔筆紹巴吟詠。弗聽而

曰。今時莫秀句。我弱壯之秋。沈吟得趣。今時絕亡。儻敢求。則自打越後之句。亦足筆記。貞德從學數年。紹巴憐愛其才。叩祕奧授焉。思紹巴歿而後。幽齋每歎惜深矣。貞德恠問。幽齋曰。否。因稱名院殿不在世故也。錄。管

木山紹宅。名惟久。稱左近大輔。入道號紹宅。

○逸史作天正十五年秀吉伐薩土寇懼罪屏息者。及赦令下。各爭出。削髮自歸。紹宅為其渠魁云。肥後益城郡木山城主也。平素嗜聯歌。或年入京師。聞紹巴設聯歌會于北野。紹宅赴之。有紹巴未多那

那太斐乃。倭可禮袁會寸流之發句。紹宅聯之曰。耶返左久羅。比登返波璫伎珥。知里楚女天。紹巴愕然。起坐就問。何許人矣邪。曰。筑紫方者。紹巴曰。得無肥後木山氏乎。曰。然。乃引與譚話。遂為紹巴門人。剃髮之後。有前句曰。比登乎於久梨低。可返類由布具禮。紹宅附之曰。味袁以都廼。計布里乃多米爾。能巨須良武。又北野有被笠聯歌。前句巨路俱留之幾。津杳乎許會萬天。紹宅附曰。比登志麗壽。波駄遍仁武。須布以伴多於斐。世人稱曰。額帶紹宅。池田史石出常軒。稱帶刀幕府士。世掌固園。善聯歌。著春雨

鈔。寬文七年二月六日。府下火起。延燒傳馬町園。常軒誠諸罪人。火已延燒難免。而等焦死亦可哀也。故盡放遣。期三日可歸。歸者赦。否者夷三族矣。追

明日皆回。莫一漏走者。明其洪範

似雲。本名如雲。安藝廣島人也。川岡難談作好和歌

入京師。就准大臣藤原實蔭學焉。迨實蔭傳授古今。

召如雲。託傳授籍。而三年遂辭去。徧歷名山幽蹤。川岡

不定居住。人呼曰今西行。如雲聞之曰。左以幾耶

宇仁。須哦多伐伽梨波。仁多禮屠母。許許呂波遊伎

止寸美楚女。廼會傳。嘗歎西行墳墓不詳。祈請石山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一

五十九

二

觀世音。因靈夢得之。到河內弘川寺。其地稱西行墳。明據不詳。乃建表碑。索寺中所納肖像。造立一草堂。自結菴於山陰。居號曰春雨亭。詠曰。奈爾那良奴。武可志乃比登能。安止登米天。斐呂加波天良仁。須美曾免廼蘇傳。菴中僅不過一二筵。或請招之。辭曰。倭俄以保波。加多毛左駄米珠。遊久具母乃。太知威左伴良奴。曾羅止許楚以遍。居每載二片搔餅于舌頭。以充日糧。除炊薪之煩。又多栽櫻樹。彫石曰。遠梨會返氏。安駄珥知良寸南也。麻之伐仁。萬之流左久羅乃。志多衣那里止母。奇人傳。享保十六年六月。因仙臺

城主伊達吉村招赴。未幾辭歸。又應靈元上皇徵。到簾下。上皇嘗聞如雲厭頭寒。詔賜帽。雜談。延享四

年春。往須磨浦。歎鹽竈絕久。興復鹽燒。詠曰。多遍低

彌奴。母志保乃計武梨。多知可遍里。武加之珥架須

牟。志保荷未能字羅。又志保多禮之。武可之廼比登

乃。許許呂萬傳。計布久美低新留。周馬能字良那美。

其後不有續之者。烟遂絕。詠曰。味仁曾新武。萬太巨

梨寸滿爾。耶久志本廼。計牟梨毛多遍之。阿止乃字

羅伽勢。而後構一艸菴于嵯峨天龍寺境內大堰川

邊。自改名似雲。爲菴地也。方九尺。東設一圓窓。常拜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一

六十

二

朝嗽。誦經。只有一黃茶確。一茶碗。他莫一物。如人送食則喫。不則飲湯少。喫乾糕耳。雜談。初造菴日。詠曰。須美伽返牟。阿枳波母味遲乃。差俄廼耶麻。岩井筆記。波奈能乃安。伴留波預志能廼。波南乃志多以保。欲技伴差俄。伴留波預志能廼。波南乃志多以保。欲結一菴于吉野。而不果。詠曰。都遊乃彌乎。於久伐可梨那留。具佐廼以保。武須伐牟止寸禮婆也。麻加勢曾不久。其自記有思出艸。年並草。迨八旬齡。倚身於和泉鰯尾北村某。而歿。遺屬送弘川寺。與西行墳並築塚。奇人談。芭蕉名桃青。伊賀阿拜郡人也。稱族松尾。字甚七郎。

○俳家奇人談云、名仕藤堂氏。自幼穎悟秀發。好老莊玄學。參禪於僧佛頂。學畫於森川許六。好俳諧歌。學北村季吟。壯而有遜世之志。竊謂樹一功而遁去。會藤堂氏受命。修小石川水路。甚七時調練工夫。遂成功。迨畢之日。藤堂氏褒稱之。不避其坐。告病乞暇乃去。

○續叢語云。芭蕉少仕伊賀老臣藤堂良精。及其子良忠。有寵於良忠。及良忠蚤死。追悼不已。遂發遜世之志。數乞致仕。不許。乃去國。時年二十三。如京師。從學北村季吟。

結菴於深川。江府剃髮號天天軒桃青。奇人談作時風延寶八年。歲三十七也。天和三年。深川火起。衆失途。桃青入潮中。被苦以避火。而歷遊甲斐駿河之間。後還深川。弟子相善。爲修造一室居焉。栽芭蕉一株。歷年茂殖。數莖繁衍。桃青愛翫。人傳呼。遂以爲號。雜談貞享四年秋。遊鹿島。明年巡大和。元祿二年。往陸奥。七年秋。在伊賀。率門弟支考。惟然。歷大坂。將赴南都。奇人談十月十二日。疾。遂歿于大坂。年五十一。雜談平日所吟句。有波奈能久毛。加年波字返乃可。安左具差加。又。以差與比伴。倭豆可頊也。美能波之女加南。又。呂

久俱和津耶。味年仁久母於玖。阿良之也。麻等之句。後世俳諧者家流傳稱。益流行于世。

野史卷二百六十二

孝子列傳第一

飯田忠彦 修
男 文彦 訓點
竹中邦香 校

宗運

川井正直

徐德政

由良農夫

甚太郎

龜山孝子

野史 卷二百六十二

三田村孝婦

石井兄弟

紀伊

五條農夫

今泉孝子

僧連的

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是故人君旌表之以歸之厚焉。我邦上古典籍缺乏。迄中世史職稍雖具載。當保元建武之厄。畿邦傾覆。國史散逸。加之應仁文明之變。王道廢弛。圖書灰燼。四海之內。

存者匪十而一也。今世間存者多雜出于釋氏。或草茅俚語耳。是以國史典籍莫連綿者。而况於國郡備藉孝悌忠信者乎。上世質樸敦素之風。延逮後代。雖皂隸奚婢也。不受庠序之教。而自存菽水承歡之心。是我國俗之遺美也。若夫殺身以復仇。曾我兄弟是也。孝心感通乾坤者。養老孝子是也。慶元而後復父母仇者。載裨史以至充棟汗牛。故不具載。如孟宗穿雪得筍。姜詩汲泉獲魚。人以爲口實。卻至得鶉捕鰓之屬。泯沒而不傳者多。野史氏雖膚見鹵莽。所識不廣。所見不多。爲孝子順孫。不得不記載。今採摭逸

野史 卷二百六十二

書以作孝子傳。

宗運。京師二條人。事老父至孝。右府信長聞之。天正七年三月。召賜米一百斛。免課庸。而後益盡孝養。以終天年。信長記

川井正直。稱與左衛門。號東村。京師二條室町人也。其先出自河內志紀郡平野邑。父名正次。祝髮更名道味。後篇道味幼孤。母寡居。鞠養之。爲娶小山氏。生二男。長子孺。次乃正直也。道味性直而諒。不言人之過。事母至孝。以鬻茶爲業。寬永中。既老。而傳生業於正直曰。財產無失之可也。勿欲多焉。欲多必僞。

初移家于大坂。生正直數歲。而徙伏見。後居京師。家道尤隆。正直幼不肆簡諒。爲人懇實木訥。到長踈豪。愛飲殊甚。父母常恐其或發醒。一日偶會林玄伯。玄伯告以痛飲爲傷身。忘親之罪。正直頷可。爾後弗彝酒。雖飲不至亂血氣也。殆五十歲始志學。受業於山碕散義。散義曰。入道莫如敬。當先持敬。子不幸過時。不必讀書。我只說與于子。宜體之。曰諾。因乃疊疊專力於程朱持敬之方。不敢少懈。其餘所聞者。皆服膺而無失。未久自覺其應事接物之際。意畏頗有畏於前。於是喟然曰。人若不爲學。不可以爲人。又曰。人不

學則已。苟爲學。舍考亭之說。其誰適從。又曰。今之學者。使欲其心不放。豈易得乎。但惕然自省。時便是採得不放了。又曰。我之初學。先以不敢妄言爲務。正直甚疾佛氏。時又多喜王氏致良知之說也。正直視之。猶佛氏。其致愛敬於父母也。一日深一日。但常悔往年之未知孝。又懼來日之不終養耳。道味居鄉。率直言議不合。動至與鄉人有隙。正直常憂之。而引避歸也。卑辭灑淚。懇懇乞和於其人。其人感而莫不親睦如初矣。正保四年春。道味懼恙。正直雖異居。日夜不離其側。衣不解。湯藥必親嘗。饋饌必自執。中稍賻諭。

亦必躬浣滌之。起居出入扶持之。如奉盈。不欲人之代己。度暑經寒。屬屬無倦。慶安二年正月。道味遂不起。正直哀戚踰節。餽粥絕口。於是喪祀咸遵朱子家禮。而出入之屋後有一室。正直居之。以爲喪。以自非省母。不敢輒出其戶。委家事於妻子。無復所問。只常潛然涕泣不已。亦不至於亟哭踊以駭俗情。如此者凡十九月。而小山氏又歿。正直毀瘠雖既已甚。而哀禮兩不怠。如棺斂窆窆之事。三虞卒哭之奠。悉皆不降於前喪。其所自執。愈久而愈謹。通二喪計之。凡四十餘月。而憂色猶未去面。可謂善居喪者矣。後十餘

年。正直欲辭京師。隱於田野。蓋以商賈爲逐末之業。故也。寬文三年夏。遂買田宅於洛東聖護院村。與妻子來胥宇。窮通乍變。苦樂不同。然正直曠然不以爲意。家無擔石之儲。晏如也。其與鄉人處也。能敬能和。久而不衰。賓祭必謹饒。租賦無後於人。會鄉人有所分爭。久而不平。數迭說之。並不可。事將殆危。正直爲斷之。不待多言。皆服。其爭頓解。邑長以爲功矣。藤井氏所記正直或有子爲父虐。子亦怨之。不相見。既久。然子不以自安。素聞正直之孝。一日來請見。將問順親之道。先具陳其父不慈之狀。未終其說。正直泣而涕下。

彼子驚問故。荅曰。聽乃言似梟鳴。甚不祥。可過去我庭。曰。噫。冀示諭。曰。乃詣吾廬趾也。厥趾孰得而運之。告訴不慈舌也。厥舌孰得而轉之。總無非行親之遺體也。將拔傷本。骨肉相啗。官府之所棄市。天地之所不容。厥不祥莫大焉。語畢復泣。彼子憮然自失。驟然咸激曰。予戲謔費光陰。未聽名言德音。故不知自反責躬。徒視有不是處。至於大過惡。扣頭謝罪歸家。即日改行敦睦。父悅來拜曰。殆失我兒。今而有兒。是杖者之賚也。對曰。阿兒生質美。只未識學之貴也。須念古人遺子黃金滿贏。不如教子一經之言。正直無故。

野史

卷二百六十二

五

不入京師。五六同志因講會招之。則必忻然而至。乃曰。我之矣。河南夫子之言曰。天下之悅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悅無害。我今日之悅。不亦宜乎。又曰。衛武年九十五。猶命群臣。使進規諫。况我輩乎。切請諸子。勿我之老悖故。棄我不讓矣。諸子若有所責。我無不從。後來耳聾。每會輒言。諸子所論辨者。我十不聽八九。然默在席間。全然無外誘。內欲亦不萌。故不得不來三宅道乙來訪。視舉止曰。是召南之風也。正直曰。然。道乙去。而自謂董氏之邵德。我何當之。明日特造三宅氏。謂曰。卿昨許以董氏之風。我偶失辭讓。於

心不安。今謝其罪。其自處之不苟如此。一日慨然自言。我從始志學以來。歷年不爲少怠。若蚤會讀書。何若今日之倥傯哉。我不識文字。是山碯氏啓之。嚙臍何及。雖然幸身未死。雖一日讀書。猶賢於已乎。因而受讀小學。四書。近思錄等書於同志。且抄出其切已者。親筆爲一兩卷。雞鳴而起。危坐誦之。聲聞四隣。習以爲常。未嘗一朝廢弛。可謂眞嗜學者矣。又躬執紙筆。日寫經傳。如孝經刊誤。小學句讀。四書集註。近思錄集解。朱子語類中七十三卷。魯齋全書。讀書錄中七卷。天命圖說。自省錄等書。屹屹畢功。或詰之曰。吾

野史

卷二百六十二

六

子之所騰寫者。皆嘗刊行于世。而今勗之。果何用也。對曰。我非欲寫之以適於用。一則所以不自逸也。一則所以習敬也。無益云乎。又嘗語同志曰。我之百行。皆自孝推之。大凡動靜語默。取舍予奪。唯欲使遺體不受辱爾。知人固難。然觀夫恡其父母與否。則又有畧足以知之者矣。正直性愛人。若有其訪者。而不爲之設酒食。則默然不樂。親戚朋友。贈之酒殺。則必待人來訪。而後共之。不欲獨飽。聞人之行義死忠。則必實淚。與人語。而言及已考妣亦然。書生有來謁焉。先說之以事親之目。仕者苟有怠於其君事。則諄諄告

之以忠。承教者相謂曰。翁之所說者。悉是學者之常譚焉。往而不之聞。然聞之於翁。則所感於我心。反有不同者矣。有一人雖勉講學。而未嘗祀其父祖者。正直貨之。其人曰。我非不欲祭。貧而不能。正直曰。人各有分。小人於祭。何必備物。苟知所敬。只奉菽三粒可也。有一人專以祭薦爲務。而行事儘有所虧者。正直不然之。其人曰。儒行莫重於祭祀。我用力於此。不亦可乎。正直云。祭祀固是重事。然庸行若或有虧。何顏入家廟乎。延寶五年春。有疾。或劇。乃自書乞警之語於片紙。貼之壁間。學友至則必指示之。其大意以爲

我死在旦夕。切冀寡過而入地。諸子各爲一語。箴我怠忽。何事如之。同志各有所述。正直謹承之。默以省悟。六月。乃爲酒食。會諸友於其家。乃分遣平日所玩之簡冊。以示永訣。至秋病間。甚喜。家人云。病雖間而非愈。喜之何甚也。曰。否。所喜非是。十月十七日。我先妣之忌日。將值。是日於未瞑之前。不亦悅乎。迨冬病日進。不可齋。正直曰。好今我可以就本。喪稱家之有無。我家極貧。何望禮葬。但得一棺足矣。先是諸友爲造壽器。至是潛入之家。正直知而欲視之。家人昇而至。正直歎之甚。後數日遂歿。實十一月也。年七十七。

史氏備考、大高正直嘗語人曰。孔子有令名。故人知其父。舜有令德。人知其有瞽叟。故我常欲語默動靜取舍。其不受汚辱之名。是以大過寡也。孝道故嗣子正俊幹家事。史氏備考、

徐德政。其先明紹興蕭山人。父敬雲。明萬曆中。未詳年號當何。始投化。生子女各二人。德政其長子也。少有捷材。通閩語。居長碕。府署以其華種。舉屬譯人部。性至孝順。慶安二年。父歿。又九年而母歿。德政居喪盡哀。築墳建祠。委資庀役。雕石鏤玉。百堵皆新。盡美盡善。時日修祭。事死如生。終身不怠。當此時。家樹皆變

白。世以爲孝感所致云。先民傳、淡路津名郡由良農夫久左衛門。事父愛敬。雖耕耘于田圃。念其父則釋耒耜而歸。見父復往。或在外。會暴雨烈風。則擲業而歸看護。不然則人雖謂倍傭錢。敢不從。意欲不使父憂傷。已遭風雨矣。寒夜則起取衣衾。以被父。父曰。我不薄。宜覆汝兒。只諾而俟。父就寢。竊覆之父。父謂見田圃。則躬自負背而往。迨頽老不能行。採稻穗最美者。歸以視父。倘逢早潦不熟。則徧索之邑。擇美者以視之。謂父曰。歲雖不豐。我家幸而實也。邑人贊稱。聲聞稍達。國老稻田植榮。召予食

及金曰鄉黨咸稱子孝。可得聞其詳。頓首謝曰。咸雖稱言。於僕心未得爲孝。辭色恭謙。植榮屢請問。對如初。曰。子事父之道至矣。然猶有不滿意乎。對曰。先妣歿之日。父未甚老。僕欲邀次配。父不可。遂鰥而老。故莫能扶持之者。是僕遺憾耳。又問曰。今子至于此。父知之邪否。曰。他日出則必告其所往。今也不然。曰。何故不告。曰。僕被召出。應臧否未可識。恐父驚懼。故不敢。植榮感稱而遣歸焉。漢路常磐草孝子傳

甚太郎。肥前長碕貧家子也。少年喪恃。事父甘旨不少缺。冬溫夏清。怡然不知勞苦。久之父病。猶且警溺。

野史

卷二百六十二

九

遺淋漓。禪衿污穢。甚太竊親洗濯之。不使父知。以商菜菓爲活業。如之他則先炊飯羹。告其所在。乃出歸。家有遲速。父狂則倚閭呼字。比隣憐之。走告甚太。甚太棄菜菓於途。急馳歸。人皆稱贊。寬文中。奉行河野通定召賜錢一十緡。時鄉有平野屋某者。父子爭訟獄。通定召甚太指視訟者。曰。爾識是人乎。對曰。不認。乃歎曰。斯孝聞一鄉。婦豈皆能稱之。而爾等特不知。亦非可耻乎。父子訟獄者。與禽獸不異也。乃此而卻之。訟者慚悔。叩首謝罪去。諸吏聞之。各貽孝子以月糧。府署賜銀六百兩。以旌閭里。先民傳、長碕夜話

寬文中。丹波龜山農夫。不識讀字。追父母歿。造肖像。建一小禿倉於產土神祠傍。安焉。每暴風雷雨。必往問起居。如事生日。乃曰。甚雨莫漏邪。請寬寢床。又拜母像。告如前。迄忌辰。盂蘭盆朔望。前宵必往。謂曰。明日迎請以奉饗矣。對曰。妣像亦復如斯。至是日。自往資考像。令妻負妣像。偕歸安之案上。夫婦並供膳。慇懃丁啐。蹙蹙致敬。事終。負還其故處。鄉黨或謂狂矣。或鬼涉矣。地頭城主松平忠晴聞之。遣人探窮。三年苟不懈急。乃稱美其誠孝。命蠲其田三段租稅。二川筆

野史

卷二百六十二

十一

備中窪屋郡三田村農夫久兵衛妻。事舅至孝。舅性頑愚。聊達意則驅使。甚則笞擲。婦受呵責。毫莫恨色。孝養益勤。舅耄老。行步不便。婦日夜扶養。一夜婦罷勞倒臥。不知舅起出。舅小遺春中。婦覺而後察之。自悔歎。慰舅掃洒。給事滋柔順。大率如此。歷年舅自愧婦孝貞。會有巡按吏到。則自送迎。以告我婦孝養。吏以聞。守護予祿嘉賞焉。比賣

石井兵右衛門。美濃大垣人。自幼從父。仕加藤清正。屢有戰功。從從熊本。募祿二百石。寬永中。加藤氏國除。士臣離散。兵右率孥客居大坂。以擊劍授徒。正保

元年。生玉里酒肆有客三人。酗酒。殺主翁。備保被傷者數人。隣里訴之府廳。遣士卒緝捕。客在樓上。攀梯者下。瞰斬之。殺傷甚多。不克獲焉。兵右聞之。與子兵介走至告。吏乃傳命。兵右大喜。乃請曰。生獲三人。實難。殺一人則如何。吏曰。可。乃命兵介曰。子立樓下。予投汝縛。兵介曰。服勞少者之分。請大人留。不聽。衷鎖甲。左持炬火。疾呼上。三人齊鋒迎之。炬火擲鼻頭。烈焰衝灼。三人退縮。乃突進。直截一人。擎一人。投之樓下。兵介就縛一人。事聞。城代太田資宗。資宗稱其勇。遣近臣。賜米二十苞。銀二十錠。兵右拜命辭。使者

強而行。兵右謂兵介曰。士雖貧也。豈可以貨取耶。苟受其貺。人將曰。爲利忘身者也。乃往且告意。辭賜。資宗歎曰。眞烈士哉。乃召見勞之。命賜酒。賜佩刀爲侑。由是受二百石。客濱松。兵介亦給事左右。後資宗辭免就國。使兵右聘舅氏於京。託事遊覽近郊。至嵯峨野。邂逅故同僚赤堀源右衛門。今號松軒。引入握手。道故。松軒善管槍。其子源藏亦受父業。兵右憐其久流離。携源藏歸濱松。聚徒授槍法。時有宮本武藏者。善劍。其徒高坂無一者。歷遊諸州。每過城下。揭榜招劍槍師。比試其藝。所過必勝。自誇謂天下無敵。一時

舍濱松。兵右使源藏往會。觀者如堵。無一把木劍。源藏提竹槍。進擲其胸。無一猶進不已。源藏叱曰。汝不知贏輸乎。擲而投焉。衆歎賞不已。無一報然去。太田氏乃舉源藏爲槍師。受業者益多。一夜雨雪。諸少年會飲。醉後語百恠。點燈心百條。每一譚畢。滅一條。將半。燈忽然滅。中庭果有物。如車輪顛轉。源藏提槍刺之。舉燭見之家狗也。國中傳笑曰。欲屠狗。須學源藏。兵右聞而病之。竊誡源藏。源藏請較術。兵右流涕執杖起。源藏舞槍進突。揮杖繳槍。直入連答頭。叱曰。是汝父之杖也。宜銘心鏤骨。源藏拜伏謝罪。乃命酒慰

勉遣之。兵右家奴不解事。稠人中訖其主能曰。前日源藏與主人比藝。被答不能起。吾窺見之。語遂流傳。源藏之徒以告。源藏恚謂。兵右使奴播吾醜。以辱吾也。乃夜往見。兵右喜而與圍棊。止而宿。人定而後源藏起。潛入寢室。刺之而遁走。兵右隸中田常右衛門者。夙起。見主人血污大驚。時兵介當宿。直不在。聞訃走回。抱尸慟哭。問而知仇爲源藏。乃請城主以復讐之事。太田氏召曰。不共戴天之仇。不可不報也。我善撫妻孥。汝其勿顧慮。乃賜兼高作刀。兵介拜謝而行。先往嵯峨。見松軒曰。汝子殺我父。亡命。寇必匿汝家。

汝過出焉。荅曰。在則在焉。而汝父獨所爲。我豈汝之敵耶。不如疾歸之爲愈也。兵介大怒。抽刀擊之。斃矣。將絕。哀告曰。不肖之子。背恩忘義。殺汝之父。予豈容之。聞予爲汝所殺。彼將自出。於是汝可逞志也。予先冒汝者。爲邀汝之怒也。汝其勉旃。言竟而絕。於是揭榜尸側曰。殺松軒者。石井兵介也。汝父仇而不報。不可以立天地間。予在濃州谷汲。俟汝之至。寬文七年七月。示赤堀源藏。而兵介在谷汲。久之。乏費。遣常右歸濱松。初臨別。兵介妻有身。至是舉男。產難。歷日漸復。常右相見慰問。家事益困。常右有妹未嫁。私告曰。

主人乏資。未能復讐。汝雖女子。爲主出力如何。妹曰。唯時有娼家人自京來者。乃相約賣妹。得八十金。乃復至谷汲。是時源藏變姓字。客大坂。多與惡少年遊交。或告曰。頃京西有殺人者。榜曰石井兵介。汝知之乎。源藏大驚。往見之。乃父已遇殺。乃率惡少年三人。鼓三絃爲乞兒。適谷汲。窺仇。兵介一日行遊里中。稱名寺。夜歸。源藏伏南陽院側。會天雨。兵介傾傘過之。伏起夾擊。兵介叱呼。何物賊無禮。揮刀相支。寂寥不敵。竟死。亂刀下。常右至而聞死。切齒不及。泣涕歸濱松。告之。兵介妻不勝哀慟。一哭血暈而絕。常右號天。

泣誓曰。主人一家罹此禍者。皆源藏之由。長養二孤。以復讐者。非吾其誰乎。乃携三歲兒。懷初生孤。途中乞乳哺之。跋涉至大坂。時妹爲妓。居新町。名狹衣。常右欲託二孤。狹衣慨然受託。常右乃變服負笈。爲巡拜觀音者。經歷諸州。蹤跡源藏。後病死于海西云。狹衣自撫遺孤。每接客。見士人有義氣者。盡情迎歡。欲以爲倚賴。丸龜士三井十左衛門者。情好特密。一夕見二兒在妓側。異焉。狹衣泣訴曰。是妾主之遺孤也。具狀且曰。無依奉而撫焉。欲俟其成立。以使復仇爾。十左感其節義。乃携歸。愛養十餘年。兄既十七歲。弟

亦成童。於是十左謂兄弟曰。汝有父祖之仇。不可不報也。予受狹衣之託。以俟汝之成立者。亦唯爲是已。紹父之志。以慰其靈者。亦只於斯。立身揚名。繼絕興廢者。亦只於斯。汝其勉旃。乃出二十金。以爲行資。兄弟涕泣。且謝恩辭行。共爲奴。仕小諸士鳥井元右衛門家。兄弟以小心服事見愛。一日兄弟私語相泣。元右窺見詰問。具告實。元右歎曰。汝年少。其志可憫。此地僻陋不便。予兄鄉左衛門。見在東府。爲行人。予寄書託汝。誰當行者。弟三介乃請行。鄉左憐而止之。每列侯行人。相會則語曰。寡君求善槍者。有則見教。龜

山行人曰。吾藩有赤堀某者。善管槍。專殺人。其子欲復讐。亦殺之。寡君聞其勇。召而爲師。君侯所求。其斯人之徒乎。鄉左歸告三介。三介大喜。拜謝曰。幸賴大恩。獲仇所在。請疾歸報。以逞素志。乃星夜還小諸。兄弟共往龜山。狙仇一日。遇諸途。兄半三耶自後呼曰。子非赤堀氏乎。願曰。誰。石井氏之子。復父祖之仇。奮擊傷肩。源藏怒問。三介躍進擊其額。倒。半三騎刺吭。巡邏來問。知其爲復讐。聞龜山城主板倉氏。板倉氏嘉其孝義。命館饋焉。遣使告狀於太田氏。太田氏嘉褒。召歸復其秩祿。又命出金贖妓狹衣。兄弟母養焉。

復仇實元祿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也。讀故紙引

播磨赤栗郡三方町女。名紀伊。喪侍。久病。且拐脚。家本貧窶。紀伊善養父。辛苦艱難。莫所不至。或時隣人諷曰。子才智且孝。善務世業。若賴人委身省父。則人亦愛育。父亦安心以療病矣。紀伊荅曰。凡婦女子委身於人。則身非我身。非我身而曷能得養父乎。地頭備後守池田恒元稱揚紀伊孝。年予穀以養其親。此實

阿波板倉五條農夫八郎左衛門。有二子。兄七兵衛。年十八。弟權平。十二歲。八郎欲求生計。往東國。去二

三年。數通音信。謂在伊豆河津地。而後絕信者殆十餘年。兄弟憂苦。或聞八郎在江府爲流丐。或謂爲人見殺于道路。兄弟與母涕泣歷日。弟奮激而謂。凡爲人子。止於孝。而今吾兄弟未知父死生。何謂之人。即使我活到幾百歲。不如往東國徧尋父。倘不幸而不遭。則不再回耳。意已決。竊收行李盤纏。時寬文七年二月。對母與兄告情。乃發。當路飢餐渴飲。夜往曉行。禱神請佛。稍至近江水口驛。遇一大漢。大漢問來由。權平具狀告之。漢注淚憐愛。乃伴東行。至三島驛。臨別自告姓字。予銅錢以資旅費。固辭。強而後收受。辭

別而去。逆旅主人亦憫。說入牧山嶮難。明日爲傭人令送。而發途與客遇。客亦愛權平孝誠。誘至伊村鄉長家。鄉長乃託權平於一樵夫。送踰嶮岨。僅至河津。入不動院。見住持。請遣父。住持僧泣下。爲說汝父今不在此。前往與州石卷。去而三年。權平曉得父尙存。在心纔安。請問至石卷路程幾何。僧曰。約有一千五百餘里。東路亦十分險難。單身回行。從此回去。宜養母。乃予酒飯款待。權平在此二旬。日夜瞻望。請往與。一日有人來與僧語。乃託一紙書。令權平駕便船。到江府下鐵砲津。上岸投宿河津屋久五郎者。主翁乃

馳入問仙臺行家從居。遇一賈客。從樓下說。汝所索八郎右衛門年紀如此。容貌這般。果是否。權平問客。曰。我在石卷山口甚兵衛家。見遇此人。數日而要開。直發到常陸銚子口。洋中風浪大起。波濤洶湧。雲霧彌漫。咫尺不辨。水手數十人。只好拿住舵折。攀住篷索。無計可施。權平亦叩首求神拜佛。如蒙救護。得父子相見之後。即使死在海底也。慌亂之際。船長謂權平曰。足下是孝順之人。如此志誠求告神明。怕不有救。自然脫護。此刻正在危急。且是東西難分。不能前行。相煩替我們求神卜。問所往針路。駐往那

事 史

卷一百一十二

十七

二

里去好。權平乃忙洗嗽。一心求告天地神明。風稍寬。隨而駛去。各人求神佛。約走數里。風漫浪靜。雲開霧散。遙見金佛山頂。初收住魂魄。彼此賀活命。行過衣河港口。纔到石卷上岸。權平遽走。尋問山口甚兵衛者。到門口。要見八郎。主人聞得不勝感傷。予茶曰。汝父如今不在此。前已去在他。距此地還七八百里。權平聞之。氣塞心胸。手足癱軟。倒地下。縱聲大哭。怨言曰。天公何滅沒道理。我一心只要見父。走出故鄉。日夜念食廢寢。冒險突阻。往伊豆空手。又浮海危嶮。纔至此。又錯過不過。只恨不幸。悲歎未已。見與聞莫

不垂淚。甚兵衛慰諭曰。汝聽路程迂遠。所以如此悲歎。汝未知東地路程。不比西土。把西土算起來。只有一百二三十里。明日可到那地。權平方纔放心一歇。主翁亦說。八郎寒心赤膽。數日而後。把小艇送權平。到小藤港。與父相遇。阿波屋勘左衛門船上。相樓相抱。哭訴向來想念之情。悲喜交至。傍邊幾隻船人感歎不已。或送酒殺來賀。喜父子相逢。明朝發船。父子伴回到家鄉。父母兄弟再得相逢。舉邑來賀。後來兄弟苦事家業。居德島郡佐古町。遂致富。權平改稱矢島屋忠兵衛。迄今繁富。此乃孝行之報也。紙、故

野 史

卷一百一十二

十八

二

五郎右衛門。駿河富士郡今泉邑農夫也。定省無怠。雖有家僮。取親巾裙廁。身自浣洒。天和二年。府廳旌賞之。世世復其田。五郎再拜頓首。辭而曰。僕獨喪考妣。今而尋思往事。其罪不少。考嘗出飲。夜更而歸。叩門戶數刻。闔廬熟睡。無應者。考不得已。穿牆而入。嗚呼斯子在舍。而使其父不得入。豈非不孝乎。謹辭。應議更感其言。強而拜命云。語、最僧連的。江府靈巖寺住持也。初事母至孝。一日有告母疾者。連的欲歸省。身貧無旅資。行修業而到下野。入一村。求宿而不得。欲往隣邑。日已暮。出曠野。遙

見樹陰有一草堂。徂到乃窺窳地。荒塚亂墳。草茅再
莠。堂中安石刻地藏二三軀。乃端坐誦經。腹飢。乃咬
鐵鉢中雜穀。迄夜闌。懷母未眠。會望有點松炬來者
數人。或荷衣物。或把兵器。連的察其爲賊。欲避莫地。
竊攀上拗梁以視之。賊等入堂環坐。散掠財。枯闔商
議。連的潛窺見。手壓板。轉轉有聲。戰慄不禁。謬墮地
上。賊等失魂惛懼皆逃去。須臾連的蘇息。見側無人。
乃聚收金銀。走到隣里。黎明至日光山下。檢得七兩
金。以爲資用。歸省母。連的實靈巖寺第五世而雄譽
徒弟也。孝道故事要略

野史卷二百六十三

孝子列傳第二

今市姊弟

彌作

大串昌德

長碕兄妹

治兵衛

緩部道弘

飯田忠彦
修
男
文彦
訓
點
竹中邦香
校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三

二十

一條棄兒

日下清七

比左

以登

安藝孝子

若狹孝弟

八十郎

阿姬

神田五郎作

左津

小田切久藏

伊達某

甚介

惣十郎
市助

宮村農夫

横井孝子

惣太夫

蘆田爲助

安永安次

喜左衛門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三

二十

中原休白

孫二郎

日下高山農夫

小串孝女

黃鳥孝子

長五郎

某孝子

雄之助
鎌吉

孝女布幾

大和葛下郡今市村有姊弟。姊名伊麻。弟長兵衛。喪

特姊弟相對悲泣。形瘦骨露。其父納次妻。而生二子。後母爲凶。猜惡姊弟。而嘗不以爲憾。如事生母。父與後母謀。棄姊弟。後母及二子。移居大坂。伊麻爲人婢。居竹內。長兵爲桶匠。居今市。數年後母及二子皆死。父爲鰥。姊弟遙聞之。趨往大坂。從歸居。家貧。不能養。姊弟分年月養其父。其地相距十數町。父在今市。則姊勤主人役畢。每夜到今市孝養。夙歸。主家有年所。弟以造桶爲業。每朝背負父。詣墳寺。歸供納餐。日經廻數里。勤業歸。復詣寺。盡力孝養。隣里鄉黨皆稱其孝。故事要畧、寬文十一年六月。伊麻年殆六十。猶不懈。

野史

卷二百六十二

二十一

會疫痢大行。邑人多死。父亦患病。姊弟竭心。趨東西。索南北。百方乞醫藥。曾不有驗。或醫謂用鮠羹則可治。○年山打聞、裁語並云、十日病少間、父欲食鮠、姊弟徧索之。而不得。是日晚。伊麻出汲水歸。水缸中有物。恠見之。形似蛇。遽驚點火。認則鮠也。姊弟扑躍。拜天感謝。卽以食父。病忽得痊。里人傳聞。來乞其鮠餘。予之。患病者食之。皆得痊。鄉黨咸感稱其孝德。事聞。守護乃召姊弟。賜俸米。以旌閭里。故事要畧、今市物師、彌作。常陸茨城郡玉造村中濱農夫也。居家極貧。先喪怙。母老且癯。彌作性痴鈍。事母至孝。與妻偕作業。

養母。妻罹病而不克。彌作不得已去妻。承佃耕耘之日。憂母寂寥。索藁造繩。載母荷負耒耜。提餉。夏日擇滑地。冬日求暖處。每處母。或田或圃。每行壟。一兩回。往母處。問安危。薦餉。母常嗜飲。日沽酒爲不乏。日夜盡心孝養。延寶初年。守護權中納言光國遣遙南領。親自訪彌作草廬。左右手持金。載彌作頭上。稱美孝行。曰。以此金請竭孝養。是予非畀之。旻天之資也。且誠里長曰。聞渠魯鈍。恐爲人所奪掠。汝等宜計議。換金子田畑善視焉。西山遺事、大串昌德。字武次右衛門。常陸那珂郡山形邑農也。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三

二十二

父字一郎右衛門。兄呼字助內。助內患眼。遂爲盲。昌德自幼至孝。每朝先於父母。夕後於父母。善悌友。聊不背戾。如適他則省父母顏色。和則往。否則止。出則豫告歸期。如他者事雖不果。迨期時必辭回。回則理土饌。昌德壯歲而娶。誨導事親之道。妻亦守教訓。偕善事親。父罹病死。歷月踰年。事婢主如事生母。老且病。孝養滋厚。每夜藉衾褥。自先試安否而寢焉。已就褥。則喚其就眠去。牀下終宵迭起。伺寢與不寢。母憂痰咳。頽齡氣疲。不能吐痰。自吸母痰飲。家嘗不富。受父債通多。恐母厭不足。以無爲有。以安母之情。母好。

酒。薦飲一日不懈。或欲詣堂社。又往親族家。則躬釋欽錄。妻措機杼。夫妻看護送之。遇坂澤及遠路。則自負母。妻介手而行。母兄並愛夫妻之孝。謂少緩之。若曰。僕如有餘財。則尙得盡孝道。如何貧窶不能盡道。故只欲安其心耳。不敢少懈。母兄對人。則泫淚先說。夫妻誠實。聞者莫不感嘆。元祿中。守護西山義公。親自訪其居。屢稱贊。賜金若干以旌表焉。西山遺筆。
長碕兄妹三人。兄字吉兵衛。弟字久兵衛。季女名福。三人偕事母。借居野口某。同爨積年。家無擔石。菽水盡歡。兄弟以繕席爲業。晝則經歷通衢。昏則歸來。母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三

二十四

子相對和順不戾。當其戶有寺。曰永光寺。母常率杖詣焉。三人同胞。先後趨從。或逢風雪雨露。則負母詣寺。兄弟終身不娶。女亦不嫁。意恐以家室之累。失母之歡心也。嘗與僑戶主野口氏。無片口之忤。野口氏舉家出。則託吉兵衛留守。自晨迨夕。坐不再遷。目不他顧。隣保服其真懇。元祿季年。母以天年終。三人居喪甚謹。未幾兄弟相尋而歿。年並過六旬。女特存在。寶永三年。奉行佐久間信尙惠賜甚渥。褒揚孝友。以風勵四方。先民傳。
治兵衛。常陸那珂郡林雲村貧農也。父呼字瀨兵衛。

年踰七十。治兵事之至孝。元祿十一年。父病死。治兵慟哭悲泣。擁尸不去。親族強諭之。歛棺。過時許。治兵謂衆曰。父蘇矣。我正聞呼息。請開棺出尸。呼息如不通。當是時。西山義公在林雲村龍藏院。邑民傳呼曰。有蘇息者。侍醫鈴木宗與受命。乃馳到施藥。未見入咽。須臾眞蘇息。宗與再趨回。調藥予之。瀨兵氣力復平。治兵合掌九拜。宗與扞躍不措。而後宗與聞狀。義公曰。予不到此地。則亦無醫藥矣。感彼孝心。皇天使予到于此。又使汝療。乃是天命也。殊命厨吏。分行厨所齋米醬菜魚等。多賜之。明日歸途。自入其廬。召治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三

二十五

兵。親自投與金。且懇誨治療而回。西山遺筆。
綾部道弘。豐後杵築人也。其先出于丹波綾部。因以爲族焉。子孫徙居豐後。仕大友氏。迨大友氏失封。祖父可春。父道一。皆隱居不仕。道弘天資剛直。夙有氣節。幼時養叔父家。其人輕侮稚弱。待禮頗缺。乃冒夜潛歸家。經曠野里餘。父母異其瞻斗。時年八歲。自是慰撫最至。試授古文數百言。一過上口。誦不待復。道一恒嘆曰。里無良師。家乏遊資。使千里駒長爲駑材。年十七。喪恃。日夜哭泣。廬於墓側。躬自舂沙石爲墳。弱寇就仕于鄰邑。時時歸省。有餘力。則讀書習醫。每

奉甘旨以致孝養。既而艱苦困頓。東西漂泊。有年所矣。會兄久病。資產告匱。至典田宅。道弘因歸仕杵築城主。分歲俸以贖其田宅。償其逋稅。兄死。二子尙稚。道弘號哭。撫育以得成立。道弘爲人峭鯁。論議棘棘。無所屈。而內敦親黨。外恤舊故。至其有事就咨詢者。常爲盡其心。反覆而不厭。以故衆始憚其嚴。久而信其恩。語。就自處節儉。不喜華飾。嘗有人遺彩服於其子。遂不許服。曰。先君素貧。卽世。吾亦辛勤多年。幸享俸資。煖養兒女。是君之惠也。况人情難於儉而易於奢。予非不愛兒也。不欲使習奢耳。紹述文。集。兼語。又善相劍。偶

野史

卷一百六十三

二十六

有不知其良而貨之者。得之。求主還之。不以私之。居常熟玩易四書。晚年世事紛沓之間。未嘗廢卷。國家前代之述。名臣義士之實。其所見聞。歷歷諳悉。掩卷試問。一無差遺。子安正祗役在東府。遺書曰。予生長蓬蒿。荐嘗嶮艱。心存聖猷。未償夙志。思再世必得遂其願焉。娶汝母。生二女。幸得汝生。而年已強壯。早覺衰羸。思不及見汝之成立。今汝知勤學。吾願足矣。汝孝亦大矣。夫道不外於人倫。勿馳空文。以達日用。凡事無害於義者。須從時俗。勿妄違國禮也。親友覽書感涕。紹述文。集。元祿十三年。得口疾歿。六十六。臨病革

莫下恐脫
孝大字

也。安正在東府。拘于職守。不得乞暇。會其友伊東信益來東府。寄語曰。予疾已劇。應與汝永訣。莫牽私情。而虧公義。若必歸省。必爲不孝子。論語者古今之常經。不可一日不讀焉。嘗所書而與謙卦辭。汝須守之。莫焉。子安正。字伯章。一字惟木。號綱齋。幼穎慧。從父受書。長遊京師。從伊藤東涯。北村篤所。商榷經史。專治洛閩學。性剛直而謹恪。事親底豫。於鄉黨恂恂如也。前後居喪。並執心喪三年。持家有法。繼仕杵築。爲郡代官。值關西植稗皆腐。道殣相望。議不與時合。退去自守。講析經義。衍衍自樂。寬延三年歿。年七十五。

野史

卷一百六十三

二十七

佩父所與謙卦。拳拳服膺。深自韜晦。門人因謚曰有終。二子。長富。改名安胤。字伊承。夙受家學。最善槍。承父後。終世不懈。次剛立。在方技傳。兼語。京師有貧女。產一男兒。不能育。養棄之於一條。適一賈人拾得。歸家。乳養。兒及長。質性伶俐。能熟買業。賈人憐愛。遂擇爲甲幹。歷年稍富饒。肆翁大悅。多願貨財。別興一買店。兒從爲成人。每悲歎不識父母。日詣清水拜觀世音。祈請得見父母。夢有告曰。若欲逢母。宜巡拜三十三所也。乃措業。出到丹波穴穗寺。遇僧說尋母之志。僧曰。此里有媼。恆語人謂我本京師。年

弱時棄兒。今尙不識焉。而悲悔。疑是非子母邪。乃扑
躍急往訪老嫗。別離年月毫不差。於是載歸。致孝養。
時母已七十歲云。故事要略引

河內河內郡日下里樵夫清七。家貧。其母嘗爲豪
戶婢。雖居貧猶不能減口腹。清七至孝。每朝入山採
樵。先炊而入。後而歸。作業當他二人之業。取其一充
常食。以其一養母慰其志。一日母欲食鵝炙。會日沒。
以明日約期。適有鵝窓者。謂狡童投瓦磈矣。出而見
二鵝當窓。乃執以供其母。年山打
丹波篠山城下有富豪。婢名比左。其鄉里相距城下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三

二十八

數里。初年十二三出爲婢。資性柔順。能事主人。迄年
年。未嘗有一悖意。只瞻望鄉里父母耳。每有得錢帛
殺菓。雖少請致之父母。主家有兒。或人贈以女形假
面鬼面各一。主母恐其兒魔怖。藏鬼面以女面界兒。
兒甫五六歲。既弄不措。比左望之。懇切涕泣不止。主
人恠。強噓其兒投焉。比左扑悅。入子舍。對假面獨語。
或悲或笑。主人益疑。狙其之他。以鬼面潛換之。比左
歸來入子舍。見鬼面遽驚泣下。請曰。賜假歸省父母。
再三遂聽。會日晚。懷鬼面疾出。往漸可二里。日已暮。
獨步追初更。過曠野。有惡棍數人。群居燒火。比左將

逃走。賊呼數矣。比左決意回到。賊曰。請偕煖焉。比左
泣下。辭不許。賊藉藁席。散金錢。樛蒲。或配分奪掠衣
物。比左焙火。少時回風吹。焰面目覺熱。密被鬼面避
焰。遇一年少賊竊視。忽放聲走去。餘黨亦各泣叫謂
救命。逸去散走。莫能止者。於是比左急馳到鄉里。敲
戶。父母聞呼聲。迎入。問故。荅曰。女假面酷肖母顏。故
意擬相見。喜愛。俄然變作夜叉。故以爲母必死矣。尋
說及途遇賊事狀。父問其地。炷松炬。與比左往見。金
錢衣財散在如舊。就悉拾收。以懇守護。吏問曰。是
乃比左至孝。天之賜矣。盡予其父母。故事要略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三

二十九

以登。若狹三方郡早瀬浦佐左衛門妻也。事舅姑至
孝。姑先歿。舅年八十餘。老耄不辨理非。屢罵詈。以登
毫無逆色。奉給厲勉。一日以登自外歸。舅散菓與孫
兒遊戲。問之。荅曰。擬產婦也。以登曰。妾亦從之。乃取
菓來爲之戲。舅甚悅。一年深雪埋軒。舅欲食茄子羹。
以登應諾。走往寺院。請得糠漬茄子歸。漬水去鹽。作
羹薦之。或嚴冬求食鮮魚。時海濱暴風不漁獵。無以
充之。唯諾立門。沈吟憂思。忽有鮮魚跳足下。乃拜天
地。入以薦之。隣人見之。有爲攫魚來。止息以登家屋
棟。墮魚而飛去。事聞。守護乃賜穀。獨租備。奇人談

安藝國某邑有孝子。將出。母曰。雨後地濕。宜著木屐。行。孝子曰。唯。乃著木屐。父睹之曰。天既霽。草履而可矣。孝子謹解屐。母又曰。何不用木屐。則復屐。父復曰。可。草履則又履。且解且著數回。竟左右各著一隻而行。話載

若狹大飯郡小濠村農夫與左衛門。爲人慈愛。娶婦而無子。一夕有婦來宿。明日將去。取兒于懷。泣謂曰。妾經歷諸國。禮拜神佛。每值身羸。輒欲棄兒數焉。而餌於豺狼。惴惴焉是懼。不敢也。伏乞因君仁慈。以舉此兒。與左憫然許之。於是夫妻相謂曰。不幸而無子。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三

三十一

今得之。是乃天之養也。收養呼字宗四郎。居八年。舉一男。呼曰磯八。兄弟敦睦。恪勤稼穡。克事父母。弟出爲人奴。兄從容謂父曰。兒也。贅子弟則大人一塊肉。盡使弟克家。父以告弟。弟曰。兄屏弟立不祥也。兄聞之。謂曰。予之不去。事必無諧也。乃亦出爲人奴。及父死。兄弟相讓。無繼家者。邑宰以白地頭。城主感嗟。賜兄以穀。使繼父後。復其稅。召弟賜月俸。聽佩刀。話載

八十郎。安藝山縣郡戶河內村農夫也。自幼謹厚。事父母。致孝。不離其傍。莊敬戰慄。未嘗放肆。過則趨而避之。只恐觸犯。及長。愈恭。雖日執鋤犁。從事畝畝。其

色養之勤。敢不少懈。每飲食必先嘗而後薦之。有所嗜則竭力致之。以極其歡矣。是以父母亦爲之怡怡如。無不足者也。父已歿。特養母。母年七十餘。衰憊不能行。故平居所欲造者。若親戚。若故舊。若佛寺。無遠近。必自褰負而往。未始爲勞。一幾母患眼爲瞽。八十郎見其年老喪明。無復情懷。常爲己憂。左右就養。慰寬備至。朝則曰。夜明。夕則曰。日暮。人來則曰。某來。去則曰。某去。若自他適。則曰。以某事赴某處。當以某時還矣。凡自農桑以至百爲之末。亦皆具告。使之無所不知焉。如是者數年。母老且病。乃侍湯藥。不離牀褥。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三

三十一

扶持保護。罔敢暇食。已而母死。居喪哀毀過節。又作齋以召鄉黨州里。共請雲水。追修冥福。聞者莫不爲之感動也。於是郡吏邑長。審具其狀。以白。守護大嘉其行。乃命永除其租。以旌其閭。居一年。八十郎詣邑長請曰。孝者人子之職。所宜爲也。而遽受不貲之賜。已過我分萬萬。且以其餘。一祭我父。再祭我母。鄙願足矣。無復所望。而猶私嘉惠者。實非區區之志也。自今之後。幸收我租。死當銘骨。邑長止之。不聽。乃就郡吏。告以其言。不聽。遂免租如故。全川集

阿姬者。備後世良郡甲山市賈戶義八郎妻。御調郡

宇津戶邑農夫半兵衛女也。年甫十六歸義八。義八有田數頃。農耕養父母。又多置麻纈絲絮釜甑。及未耜之屬。以賣焉。阿姬既嫁。專守婦道。勤儉自持。不少怠荒。嘗每飲食。別設精飯醇羹。以供舅姑與夫。獨已與奴婢同餐。要草具。舅姑既老。夜多不睡。阿姬亦屢起。抑其疼痛。搔其病癢。視衣之厚薄。枕之高卑而退。姑性又悍暴。每怒。阿姬不敢與爭。引過自咎。無有怨言。是以姑亦心和。遂不復怒。義八年三十餘。得重疾。頗急躁。一不如意。乃怒而廢食。阿姬憂之。多方慰解。或遇其所善者。喻以攝養之道。因循數年。疾復大發。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三

三十一

阿姬甚懼。日夜彷徨。左省舅姑。右撫其夫。衣不解帶。液不濡席。幾百五十日矣。舉邑稱嘆。相言曰。賢哉阿姬乎。雖是鑽身。亦所難能也。義八臥褥。凡八年而死。醫藥之奉。薪水之費。家產爲之一空。於是阿姬盡出奴婢。躬自紡績。以養舅姑。一日姑索喫茶。會茶竭。而囊無一錢。乃密賣其衣。買以進之。其他至於茶菓餅餌。歲時之物。亦未嘗不力致而具備也。久之。事達于府。乃遣郡吏。就其舅姑。以問孝狀。曰。我子早死。惟婦是賴。而婦之行。又不可選。但其天資順善。孝謹。衣我食我。保我安我。是以我輩雖處貧窶中。亦不知憂。照

熙訢訢。歷十八年。如一日者。實婦之力也。言畢泣數行下。郡吏還報。守護大高其義。更命賜粟五石。享保二十年。阿姬年三十三。始有子七人。不幸皆夭。至是養其姊之子虎松者。以繼其業。守護重下命。永錫其租。以表懿行。且令郡吏告其族人。及邑長村老曰。阿姬有後。邦家之幸。自今以往。汝等宜相共教育虎兒。使其能事阿姬。如阿姬之事舅姑。命下之日。阿姬與舅姑相對感泣。不知所言。已而郡吏又抵宇津戶邑。召其父以告之。且問其祖爲誰。曰。姓內海氏。嘗有山城守。及左京亮者。而世次久遠。遽不可復徵焉。因出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三

三十三

所藏古文書數帖。於是人皆知其爲舊家。而愈信阿姬之賢有所由也。臨川全集

五耶作。江府神田產。事父五耶右衛門。至孝。年數

左津。丹波產。住京師大宮八條下。甫十四歲。喪怙。爲

西岡中桂里農家婢。使限以十年。毫無私。主家愛育

之。迨主人女嫁東寺傍農家。左津從之。給事于此。七

年。年滿而後寡居。養老母。負養。短居或洗漿。孝養不

懈。身纏襤褸。口食藜食。欲使母莫缺食。服母已八十

歲。左津五十歲。未知人事。或勸婚嫁。掉頭曰。有夫則

解孝養。有弟一人。爲他廝徒。曾有疾。迎取善看病。終

歿。厚歛葬之。香火院僧數稱其孝悌。人或勸曰。寡居老後恐無便矣。於是養三歲女子生育。學做書及裁縫。亦爲他婢使。或人憫贈物則必辭焉。質性淳直。不敢食言。不語毀譽。與人交無表裡。比隣莫不賞嗟。町奉行某氏下令。將旌孝義。然亦欲告之。人報之。左津固辭曰。凡人事親。奚以爲異矣哉。吾以貧故不得竭力於孝養。何憊之爲。如強懇則我去此地矣。乃止。草小田切久藏。仕米澤城主。通國稱其孝。或見其意色不樂。問之。曰。扶家父浴。老癯日甚。乃泣焉承臉。數年出雲松江人。伊達治左衛門。以孝聞。數年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三

三十四

備中淺口郡柴木村甚介。事親孝。愛兄悌。守護池田光政命。蠲田五段租賦。武考物備中淺口郡西六條院村農夫。兄字惣十郎。弟市助。並以孝聞。數年

勘四郎。紀伊那賀郡宮村農夫也。齠髫喪父。事母至孝。貧無田宅。寓居里中一廬。背距廬六里餘。僕役村家。晝以服役。夜輒抵家省母。如此十餘年。無敢懈日。年過四十。還家娶婦。生一男。居二年。窮益甚。廼與其婦謀。相別歸居。奉母。母既老且盲。躬亦患聾。時備作以爲活。雇主母爲設食。輒受而不食。必盛之一器。持

歸以饋母。母餐而後始餐。凡其在膝下。多方承順。莫不罄歡。鄉黨憐其窮。相告以賑濟。郡縣具狀以聞。紀府命母子終身歲予穀四斛。時享保十七年。勘四郎年五十八。有子。曰才二郎。年十四。其母時年八十歲。遺稿

備前津高郡橫井邑農夫太郎左衛門。以孝聞。數年惣太夫。備前岡山產。徙居播磨赤穂。事母至孝。數年蘆田爲助。丹波矢田郡土師人。稱字七左衛門。父母老而蹇。不能起居。爲助天性至孝。事父母盡心。寒夜以己膚溫席。令父母臥。懷其足以溫之。炎天撰樹陰。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三

三十五

扇其臥床。梳父母白髮。令散鬱蒸。如飲食不足。則快供父母。而已飢渴。對父母曰。猶有餘。曾不令知。簞瓢之空。偶得一物於外。則喜以薦父母。城主松平氏稱其至孝。褒賜黃金。固辭。終封藏家。孝道故事要引安永安女。稱字久右衛門。肥前島原郡加津佐村津波見名農夫也。以孝聞。數年

肥後天草郡大矢野今泉村農夫喜左衛門。事親至孝。數年休白。筑前遠賀郡中原人也。自不著姓氏。常以卜筮爲業。事父甚順。數年

孫二耶。肥後山鹿郡湯町鍛匠也。家貧。事母至孝。數年日下清右衛門。高山理助。並備中農夫也。赤井事父母至孝。三次城主淺野長治免其租曰。租庸永傳子孫。孫

備前兒島郡小串村農夫七郎兵衛。家貧。時有女子。自幼爲人女奴。歷年終役而歸。父已老。繼母亦衰老。父母惟倚女耳。親族或謂。迎夫以養父母。女固辭曰。人心叵測。迎他人爲養。其心不順。則吾不能專養父母。雖千悔無益。不如寡居竭心矣。設令婦女雖力微弱也。曷爲不養父母矣。驅自務耕耘。不省樓垢。或強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三

三十六

納贅。女盟天而不肯。善致孝養以終。比賣

近江湖邊黃鳥某者。居恒能擬黃鳥囀語。故人呼爲設名。母先歿。事父孝。家極貧。鬻炭薪以爲業。採薪于山。往告父。歸則見父。以怡其父。喜愛黃鳥。初家頗富。後貧而猶不措。雖生業無間。養餌盡心以慰父。己亦學囀語善熟得。時以聞之。父年七十。爲盲。起臥看護不懈。得餅菓必供父。不使知匱乏。踰年四十不娶。時事父甚。彩衣。或戲跌爲小兒戲。不令知我年老。父歿而後。號泣聲感動鄉里。斂葬而後。哭慟絕食七日。終身不爲鶯語。人雖請不言。遂自削髮。廬父母墓側。

而終。故事要引

長五耶。武藏多摩郡府中領押立村農夫也。其母歲八十八。家貧。售薪以爲業。妻亦已沒。有子三人。長子歲十四。初有田園。逐年衰微。事母孝。母每月詣府中高安寺。長五扶載之。途慰勞焉。母恒好酒。日夜薦之以養老。一日入山採薪。一日出府下鬻之。不敢懈。以乾葡萄喫我子。以米麥養母。母歎家困窮。長五視終日所鬻價錢曰。是今日抽分也。母好浴。自拾敗葉枯木。歸以爲之用。夏夜無蚊張。然草茅於爐。以防蚊虻。冬則解我衣帶以溫母牀。自左右懷三子。僅餽黍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三

三十七

業最力。竊與正婦姦淫。而匠不察焉。或夜匠自他歸。婦迎之。稱友人贈。割烹魚肉。薦酒慰勲。匠空心酣暢。泥飲過量。壯夫亦自外入。共行酒。匠終需醉熟眠。婦及壯夫。竊投縊殺匠。以筵封尸。投之屋後河水而就寢。明朝婦夙興而炊。兄弟頗食畢。請曰。是日產土神祭祀詣焉。兄弟更服。兄佩一刀並出。往一町許。謂弟曰。子能識前宵之事乎。否。對曰。知之。乃撫背曰。能得。我亦雖知爲不知。乃說示謀。途而歸曰。願賜錢一百。婦乃與五十。弟進奪兄刀。自佩而去。兄抱歎曰。不可無刀。強請婦。而帶他刀。將出下庭。賜雙履于床下。

顧壯夫曰。錄吉賜我履而去。請取焉。壯夫潛床下。將取履。雄之助抽刀。踴躍刺壯夫腋。呼曰。復父讐也。錄吉趨自外入。亦把刀突擊而不措。婦戰慄。潛匿數陰。比隣男女驅聚。相謂爭鬪矣。擁留兄弟。兄具說前宵狀曰。仇不可脫。殺皆惡姦夫。稱嘆兄弟兄弟寸斬姦夫。而悲泣曰。如我母何。殺以聞縣吏。府尹命緝捕淫婦。繫獄嘉賞兄弟孝志。且深謀召祿雄之助。命親族愛養錄吉。繼父業。勸善夜話

布幾長碕磨屋町某妻也。初產于天草。家貧出爲長碕人婢奴。歷年嫁某。事舅姑孝。某性不戾。遺棄父母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三

三十七

團有餅團必薦母。以竭孝誠。殆三十年。四隣稱之人歸之。或贈酒菓子母。邑長召長五問其所養。荅曰。未知其故。遂以聞之。代官以告。賜銀及田。以旌表其孝。左美

某里宋詳國有孝子。仕老母至孝。名譽遠守護。守護遣人探其實。其人擬行客。入孝子家。乞茶。以窮事狀。有一老嫗譚世事。問有子否。對曰。有子一人。之他應歸。有待之色。未幾一男子歸。嫗悅迎。移沸湯于盥。自洗男子脛。男子不敢辭。當食。嫗給事之。其人敗興歸。以報守護。守護意恠。召問邑人。皆荅曰。孝心無比。雖

瑣小事。莫戾母意。乃召男子。問事母狀。荅曰。鄙野之民。未知孝道。只聞父母之命。不可違耳。故雖瑣細。從母意所欲。其他更無所可言也。守護聞之曰。洗足親饋。皆母之意。辭之者悖意。行住坐臥。以己身爲母體。聊莫有私。是則生知安行之孝。不可不賞。賜布帛寶泉。且給俸米。命邑里救助至孝。以旌閭里。草某國某邑有業事件匠者。殆五十歲。有二男子。兄字雄之助。年十二。弟字錄吉。年七歲。一日有壯夫。年三十四五。持友人書來。有曰。此人瓜葛子也。聊有過失。請換皂隸以食焉。匠聽之。寄食歷月。壯夫頗敏慧。扶

野

卷二百六十三

三十八

及布幾。亡命晦跡。布幾憂悲。且懼舅姑老。能省養。以製香塵爲業。布幾畫出買檣皮。夜乃撻抹。舅荷擔行。售之。嘗有田畝。年老不能耘耕。布幾自負鉏鉏。荷糞瓢。芟麥以爲資糧。鄉里親戚皆勸歸。不肯而謂。我若歸。則老舅姑必凍餒矣。正德五年十一月。奉行大岡某。召賜米十苞。銀十枚。旌表其孝貞。長碕夜話

野史卷二百六十三終

野史卷二百六十四

孝子列傳第三

飯田忠彦訓點
男 文彦
竹中邦香校

尾張孝童

窮樂

安藝孝女

佐伯孝思

莊輔

彌三郎

野史

卷二百六十四

高戶善七

山口某

渡邊恒

小見農夫

曾與

官碯奇

義兵衛

林平

四條孝子

駒吉

久米曾與

打越孝子

湯島孝童

永田佐吉

昆陽由松

波留

正德三年二月。尾張日置邑一頭陀。每詣笠寺龍泉寺。途過坂野。有童子。可八九歲。澁淚扣僧袂。將有請。問其故。曰。兒母死而三年。明日當大祥忌辰。力不能。薦追福。願爲念佛。修資冥福。取錢三緡於懷。予之。頭

野史

卷二百六十四

二

陀愀然曰。盍修之於子家。曰。有繼母在。儻言生母之事。則猜忌受責。故拾取松落髻以換焉耳。哽咽雨泣。頭陀憫哀。問法名。乃取之胸間符袋。兒曰。兒未能讀字。頭陀披之。載戒名。乃讀示。曰。諸兒。轉倒慟哭。頭陀諭之扶起。取已囊中錢界之。曰。我嘗得之於他手。子宜買華供墳。掉頭曰。何覲之受。辭不肯。乃強之。將別去。童子躊躇附錢三文于頭陀。曰。請以爲供華料矣。泣涕辭去。

龜田窮樂。本鍛工也。居京師堀川側。其母老且病。有客來訪。隔席交語。適暴雨。堀川漲流。水聲滔滔。母

聞之。呼窮樂。問有聲。對以水聲。言辭慙慙。母領焉。窮樂復坐。無幾。母復呼。窮樂唯而入。問曰。滔滔者何也。窮樂謹荅曰。堀川水漲之聲也。母領焉。而復坐。復呼問如故。荅亦然。客恠問。由何故問荅數回。不知以前言辭其勢煩。窮樂揮頭曰。不然。我母老羸。且疾彌老。事事遺忘。每問皆以爲首問。故對亦然。思齊沒錄。倦業爲市中隱士。善書。不擇紙墨精麤。恰如嬰兒手迹。而筆畫自在。亦無倫。居常好酒。或門生送潤筆。不敢悅。贈酒乃大悅。不厭衣服垢壞。每寒暖。門生爲修飾之。總不管家事。有乞價錢者。取諸贊儀物界之。各解絨量。

以釐等取直而去。雖米價房金亦皆然。封金盡而後來者。乃曰。既盡。請他日必夙來。商皆領諾。莫敢討債者。門生或有來訪者。則自携酒瓶。專以冷酒。盃盞以下器皿。似不濺者。取銀釘於芥盃。抽斗刻之於几案上。以當下物。或祭祀日。爲人所享。往斟酒於正廳。流丐佇立。狀如渴望。窮樂取盃予飲。丐子固辭。更乞酒於枯樅。窮樂曰。然則皆獻酬。乃予盃飲。飲畢將洗盃。窮樂固制。自盛酒。快然飲盡。以獻次坐。坐客皆厭。窮樂特不以爲意。意草。安藝孝女。安藝加茂人。名密茲。家在竹原村。世貧賤。

失姓氏。其母病在蓐。手足不長。起臥待人。女事之不遺力。父母欲嫁之而不可。母曰。女子不得不嫁人。吾身恃汝養。然爾而不嫁。吾心不安也。不得已從之。既適其家。居月餘。乞訣。其夫恠而問其意。則曰。吾在此家也。非有所不足。非有所不安。但母病在蓐。心不能忘。欲歸養而已矣。夫乃許。亦不失其親焉。孝女有弟出賣。親戚欲使娶妻。女不肯。蓋以病母嘗危篤。用貴藥救之。負債未償。且新婦孝否。不可知也。享保十四年。女歲四十四。其養母也。無論飲食。盡心起臥扶持。卽冬夏溫清。不失其節。日理髮。時浴洗。亦未嘗有失。

者。二十八年。事聞。守護命吏考檢。皆有狀。乃賜米以褒賞。父老曰。病母宜不得壽者。而其得壽如此。蓋其養之所致。且年六十四矣。雖久病。神氣未衰。雖在蓐。容貌不醜。亦以其養故云。明露遺稿。佐伯孝思。字子則。江府葺匠也。祖先有勞于柳川城主立花氏。世受廩米。孝思幼喪怙恃。爲祖母所育。迨長漸貪。孝思力儉供養。祖母年八十。病老。無孝思于側。則兒啼不食。孝思蓬髮垢面。日夜抱負。拊歌兒戲。適其意所樂。久之歿。孝思哀慕悲泣。吊者無不垂淚。或許孝思救人之急。俄背之。孝思不復言。陰質宅與。

之。其人後聞之。大驚還孝思。孝思曰。人失信于我。我無如之何。我失信于人。豈得謂無如之何乎。見其叩謝不已。後受。又嘗負三方金。欲償之。而不知其人所之。常懷金。見人必問。竟得其人。與之。受學於紀平洲。年三十三而歿。語、

筑前宗像郡武丸村農夫莊輔。或作正助。孝行天至。父年六十。得風痺。起居不便。莊輔抑擗扶掖。克適其意。有妹。嫁村中人。父欲之。見則每自負以往。父嗜酒。莊輔日就隣村沽之。久之。酒家感其孝。辭價不受。莊輔以爲濫得非廉也。乃之他村而沽。凡父母所欲。無不即

野史 卷二百六十四

五

供。自語以家之貧。敢加吾父母哉。出得一味之甘。可割而分者。必以歸奉之。不敢私也。未嘗與父母同井泉。修葺不敢自乘屋。畏父母在其下也。父母之杖屨。祇敬之。不敢近焉。嘗娶妻。雖甚相善。顧父母之養出之。父年七十七而死。莊輔哀毀骨立。日詣墓前。言語如存日。母亦既老矣。自非徭役農務。不離其側也。莊輔忠懇謹厚。於人之緩急。往救之。甚於己私。途遇吏父老暨豪富。則磐折趨過。祁寒暑雨。曾有徭役。而人倘有難色。請自代日。草野賤民。報國之萬一。唯是而已。難者耻之。村民馭馬入城中。必自騎而還。莊輔獨

不曰。往則負物。來則負人。勞之大甚。雖獸不能言。其不可愍邪。享保中。西海道大風。筑前殊爲甚。稻苗盡枯。莊輔以謂其如此。則國必無穀種也。徒愁歎歲何益矣。夫天而賜閭閻穀種。則吾之命不足愛也。於是乃日號泣禱於旻天曰。今也逢天之怒。稻苗盡死。百姓將死。亡冀願以奴代庶民之身。賜來年穀種。則何惠若之。至秋雖國無一毛。只莊輔之田豐熟。勝常年。莊輔大悅。收穫之後。徧頒之閭閻。使爲穀種。守護聞之。感嗟。乃命吏訪問。詳得忠孝純茂之狀。益嘉其賜田一町五段。永復其租。免徭役。加以米若干斛。年老

野史 卷二百六十四

六

病死也。命建碑。題曰。孝子莊輔之墓。守護若過墓邊。必下與馬以禮焉。續錄彌三郎。本族村上。祖父勘左衛門。稱族岸本。父曰三右衛門。壯年仕松坂及津城主藤堂氏。晚年歸居松坂鍛冶屋町。業農作。頑愚而與人不和。怒則擲詈妻孥。彌三幼穉。悲泣請宥。嗔滋甚。莫敢所厭。常祈請神佛。欲使止。父嗔。迨年甫十二三。借錢二緡於親友。初商賈廢鐵。僅得賺錢。稍償逋賦及積債。以安父母之心。十四歲。與朋友結講。詣太神宮。受享於御師。有魚肉珍味。則苞之荷擔。不以爲辱。先友歸家。再調熟之。

以薦父母。迄年長。父母爲謀。約隣家之女。初隣家翁與父爭論敷地。彌三乞里長點檢。分定境域。至是議嫁娶。彌三辭曰。罵辱父者之女。我不欲。遂罷。元祿四年。事聞。國主命除藤本村租稅五石。元文三年死。年七十八。松坂雜集

高戶善七。備中鳴方村農夫也。晚字孫兵衛。事父至孝。其父字曾右衛門。臥疾四年。日夜不離牀蓐。弟源二郎亦孝順。兄弟懇勸竭力。少有病間。乃携行厨。擁負父往他處。招隣人薦酒慰父。善七非公務不敢他適。言行正直。所人不及。雖歲遭水旱。不敢愆之。田園

野史

卷二百六十四

七

荒壤。或土砂入。則不聞國署。不省己利不利。潛與貧賤。救人者多。有乞丐。乃施給。事聞。守護寬延三年二月。召賜饌及金。賞揚焉。頗好文。老而後有人殺山雀。翅者哀憐。請餌養。及翅稍長。開籠令飛去。而不去。無幾孫兵衛欲赴京師。託山雀於隣翁而發。途行里程暴死。於是人載尸歸。議葬。山雀自衝籠飛去。而後在孫兵衛墓側。或試載掌歸。直飛止息墓上。如故。續奇人傳山口莊右衛門。大和十市郡八條邑人也。父與十郎。爲邑里正。寶曆中。歲饑。與十與同郡八村邑長訟獄。坐有私。處流于伊豆新島。莊右者養祖母。家財田園

皆沒入。備力以事母。贈物文以慰問。父起居。歷年祖母歿。而後欲事父于島。請之地頭。不聽。又聞有大赦。遣弟清右衛門于江府。歎請往島省父。而不聽。明年遠江人遇赦歸。巡歷西國者。來唁語及父事。且曰。今爲替。莊右滋悶焦。有伯父爲僧。居高野山。赴告狀。謀之。歸邑。屢歎請不措。遂達府廳。得聽。乃託妻於人。以衣服器財。換路資。往渡新島。與十已喪明。居小茅廬。乃訪告狀。初不以爲實。稍聞來歷。驚喜且交。島中有嫗。名福。亦能看護。來會亦悅。且夕致孝養。有餘暇。則巡視山野。土地荒蕪。不生菜蔬。僅取野老求薦食。而

野史

卷二百六十四

八

己嚴冬。魚亦乏。食芋保命。或栽綿莢草以換穀。久而認得沃土。乃蒔所齎穀麥以養焉。島人見聞。或化服。粗識有孝慈。一日福竊問莊右曰。得無妻子乎。乃以實荅之。福曰。卿來已數年。未及一言乎。莊曰。父若聞之。卻恐煩其意。故未言耳。而後請赦再三。島長亦憐之。具狀以聞。終遇赦。擁父而歸。續奇人傳渡邊恒。字子觀。出羽橫手人。如江府。學紀平洲。三年鄉信報父病。乃捧書號泣。卽日東發。時臘月寒威。併日衝雪歸。侍養一年。不解衣帶。父遺囑勿廢業。服闋復赴學。歲餘病羸。歸死。嘗誤穿師履。對履再拜。未慊

跪執加額上久焉。語、

太右衛門。信濃高井郡小見邑農夫也。父曰愚跡。住邑已七世。與人不相諍。農餘釀酒壓油以爲業。愚跡誠一家。每就寢。對府城及郡寮。不敢爲眼後。每過邑及他領禁榜場前。則雖烈寒暴雨。必解笠脫巾。致恭敬。太右所爲亦皆然。是以居常崇敬政府。守法超俗。嚴密莫敢犯令。愚跡每當食。太右及其妻。躬自調理以供薦之。夜則藉衾褥。迨夫妻子女就寢。則必拜愚跡而寢。朝起亦然。愚跡如適他。則副以家丁二人。臨歸期。則出人三四。聞其回。自出途迎之。渾家出門迎。

野史

卷一百六十四

九

之。問安否而薦食。太右之他亦然。愚跡自迎送。親睦協和。或得珍味奇菓。則雖少也。預予親族。有病者則不論遠近。自往唁問之。日夜看疾加療。是以親戚總如一家。至世僕新隸。小厮暴婢。出入其門者。見聞自化其風。重公義。和親族。小見邑也。傍千曲川。元文二年。邑田川缺多。居民田圃者多。太右散金錢。悉頒貸之邑民。質求田園。自亦質收隣里田園。分賦居民。各令勸農。是以田園者。莫一散離者。又邑民子弟。衆多乏食者。皆收當家丁。迨稍長成。畀資財。悉卜其居地。又壓油也。悉分邑民貧窶者。躬不以爲利用。寶

曆丁丑夏。明和乙酉戊子年。千曲川洪水。役民飢困。太右散麥稗穀總五百三十苞救之。役得免。隣里鄉黨。舉稱其孝且敦厚。代官岩出伊左衛門以聞幕府。安永八年十一月。賜銀。且赦帶刀。稱族。以表其孝義。

地方凡
例錄

尾張海西郡某村農夫善六。家極貧。以漁爲業。納妻生女子。名曾與。甫二歲。離婚。善六及母曾與三人。同暴炊。善六歲五十三。喪母。曾與稍長。深孝。不浴不梳。不嫁不姪。夙夜捻苧織機。納貢役備。以養父。或獨苦飢寒。不使父知之。父虐使則不逆。只以父喜爲樂。又

野史

卷一百六十四

十

父性嗜酒。每日午飲十錢。晡時亦然。又謂之他。則曾與授以十錢。父曰。何故省半。對曰。單飲二十錢酒。恐有害矣。迨晡時。復請。乃授焉。笑語欣欣相娛。曾與出外。當亭午。父傾盡十錢。迨晡時。求飲不得。欲喫飯。執飯盒開蓋。中得十錢。以爲興換酒。以娛飲。父飲他處。醉倒道路。曾與憂之。遇雨。被蓑笠。探索所往。或提蚊帳至扶持。或負衣衾往覆之。隨晴雨暑寒。悉善事之。曾與迨二十五六歲。好佛。絕肉食。奉父以魚。特以父之悅爲己心。父老而後。感孝心泣下。以說人。遂聞邑主志水氏。安永三年春。免租稅。國司亦賜金旌表至。

孝時善六七十歲。曾與四十五歲。孝女曾與傳

宮碯奇。字子常。號筠圃。尾張海西郡鳥地邑人。幼而聰慧。強記超群。稍長好學。父名舜弼。從父母。徙居京師。初受業於伊東東涯。母父背。奇泣。母曰。熱耶。曰。否。兒有聞。身體髮膚。敢不毀傷。孝之始也。而稟性孱弱。不攻則疾。是所以泣下也。東涯歿而從蘭嶠。元文四年。父歿。爲服喪三年。茶粥僅給。而貧亦益甚。母長尾氏誠曰。窮當益堅。遺命勿緩。奇於是益肆力經史。善詩及書畫。尤以畫竹名。得者珍之。奇性溫厚。謹遜。不以行能加人。無少長賢愚。皆能禮之。聞一善言。見一

野史 卷二百六十四 十一

善行。必錄藏之。母歿。居喪盡禮。世謚美之。安永三年。歿。年五十八。筠圃碑銘。奇作文溫雅。詩亦真率。不敢逐時好。書學趙文敏。園有竹。因以爲號。扁堂曰尙友。私謚曰行恭。碑銘。善畫竹。名價日貴。請者尋踵。其母誠之曰。恐子爲畫名所掩。因絕筆。終身不畫。碑銘。有廣瀨鱗者。家徒壁立。糧絕油竭數矣。而意泊如也。友人訪之。譚話移晷不食。客恠問。微笑荅曰。糧盡矣。客愕曰。然則予且饋米。幸見賚筠圃畫。乃歸餽糧。鱗見筠圃語狀而得墨竹四紙。乃報客。得二年之儲云。碑銘。山城葛野郡西岡川島村二町噉孝子義兵衛義成傳

者。農夫半右衛門養子也。初在襁褓。請之下京買人。育之。年甫十歲。半右死。獨事母。迨明和七年。母歲八十三。義兵年四十七。爲人溫和。嫌飲遠邑。以禮讓謙己敬人。自幼與人。不諍。不說人善惡。無欲唯思安。親陸兄弟。嘗家貧。七歲爲北野富田屋某奚奴。十六歲而辭。與母家居。迨二十歲。爲人厮養。業爲娼妓家。義兵以性不好。居三年。發病歸家。貧窶。爲人傭耕。或昇轎輓車。雖瑣小事。不敢厭。以得傭錢爲生業。每自食糟糲。不使母知之。甚乏則不食。母恠問。對曰。受他人享飽食。每朝興調母食及盥漱。至冬以湯爐火葺火

野史 卷二百六十四 十二

具備。而後赴傭。母嘗疼腕脛。梳服莫不盡心。當其食。每一匙改見。魚肉盡骨以薦之。有傭于近隣。每休憩。趨問起居。一日兩三回。先往伏見。爲顧人業。日往來京師。三日而必訪。有通問川島者。聞母安危。居半年。以母故辭歸。每對食拜戴而喫。或得魚某於人。不自食。携歸以薦母。語人曰。雖賜享食。我獨喫之。不以爲甘。是大罪也。適人家設客傭。搗米。就食不自喫。飲飯湯耳。客恠問。故于婢。婢曰。彼有老母。母喫粥則自母湯。母食飯則彼亦喫飯也。母嘗謂出子也。義兵亦以爲然。過三十歲。親戚或謂。汝年月雖勞苦。貧窶益窮。

吾憐告。汝父母實在京師。如赴之則可得資矣。義兵疑且恠。更問親族。得聞實。而謂嘗我以爲出母。雖不出母。愛我何厚。滋致愛敬。嘗娶妻。妻事母頗不協意。僅三旬。諭送大歸。每往備。日煖。母衰頹不覺煖。誠曰。勿薄衣。義兵謹諾。重衣而出。途解託之人。比及歸。復服而入。或往備。有雷雨暴風天陰。則中途而歸。看護在母側。雷鳴則擁抱母。或往京師伏見。歸期後則母倚杖謂。何故吾子歸之遲。去家半町程。佇立以待之。義兵趨回呼母。母見泣曰。吾子能歸。義兵亦潸淚。相對無言辭。役人莫不感歎。義兵薦土儀以慰之。或擁

野史

卷二百六十四

十三

腰携手而歸。母有所好。須臾不措焉。見母快食而悅。義兵倘之他。有人贈物。或義兵歸視之。或母伺義兵之他。洗濯衣服。義兵語之人以爲悅。有乞丐者。必施予。義兵不在家。母盡儲予之。義兵歸見櫃空。謂母曰。善施焉。乃買穀以薦母云。義兵異父弟長兵衛。幼而爲丹波人養子。絕音問。殆十年。產業不繼。携一女子來尋。伴其養母來。居住川島。而長兵母子三人。移居伏見。三四年益困蹙。義兵迎其養母。實之川島。長兵携女居京師。會病還。與其母居。義兵竊輸米麥。養育之。歷三月。聊得銀界之長兵。使赴浴于但馬。遂得泊

痊而歸。養其母。義兵旦夕欲使母無勞心。只冀其無憂。積逋亦多。每時季。恐母聞憂感。先季三旬。往謝債主。或輸錢。或換備。不使母知焉。母益老。四肢疼痛。不能步。每宵扶浴湯。夏日拂蚊虻。冬夜溫母脛于我懷。寒烈則扶兩腋。著不搖。令母熟眠而覆衾。復出則欲不遲回。身雖疲勞遠路。莫憊息。令母洗浴。夜闌按摩弗解。或問曰。子事親之道。受教於儒佛邪。曰否。又問。子心欲盡孝邪。曰否。只欲不踈畧耳。西問孝子行狀問書中井積善備書其孝狀。以示世。一時傳稱。入禁掖。天皇讀狀。欽感。勅賜義兵以大官。蕉霜果。御府銀錠若

野史

卷二百六十四

十四

干請。林平。讀岐那珂郡苗田村農夫也。世事耕稼。爲人淳直。事母孝順。雖無擔石之儲。竭力致養。溫清定省。誠至。迎妻。頗忤母旨。乃謂曰。我極貧陋。所以納女者。欲代尸養之勞。且奉給養耳。今及勃厥。謂之何哉。去矣。吾竟不以牀蓐之私。負樹畜之恩也。遂出之。後娶某氏。善黽勉。同心奉嬪之謹。母嘗寢疾。林平日夜憂懼。衣不解帶。藥餌極力。尋復平愈。屢就釋氏聽詣。時天雨則齋。登趨迎。常允先人。會暮夜。秉燭從行。雖廢事。少無憾色也。往來日成。容化。以儕輩休息之間。趨歸

省母。鄉黨稱嘆之。有弟妹。並爲人奴婢。又各蒙恪。尤切于此。岡之望。官武島左膳書、

安永中。京師四條大和。大路有某匠。其母覺疾。其子某至孝。看護不懈。醫療無効。酷以爲憂。禱清水寺觀世音。日詣。未有驗。世諺云。祈禱不驗。則投身於壘下。有驗者。無異。無驗者。乃斃。孝子決意。欲代母投身。於是翻身而墜。而不知人事。所在男女。遽驚救呼。會有認孝子者。馳報其家。母愕然。且悲。遽爾乃起。跳行促家丁。令赴救。舉家周章。馳驅。人未識。覺之能起。無幾。衆援孝子回。直問母安否。母聞孝子聲。扑躍趨出。孝

子見之。大駭曰。覺夢矣哉。母始察起。故亦驚喜。俱感歎。觀音靈驗。及孝子至誠。思錄、

駒吉。京師產。年九歲喪怙。母携駒吉。再醮清七。清七店稱赤尾屋。鬻魚及藜菜。有舊病。凋竭家最貧。駒吉事父母。盡心孝養。稍十歲。善守父業。會天明申年大火。家亦灰燼。忍飢渴。孝養父母。比隣憐愛。助貲本以繼業。駒吉受他張設。有芳羞。則必携歸。以薦父母。又菜魚中有美或珍味。則不論折算。以供父母。迨父病篤。遺寢食看病。將死。父拜駒吉。謝厚情而歿。後駒吉襲父字。善竭孝悌。寬政亥年五月。賜銀十枚。以旌表

其孝。草、

天明年間。尾張海東郡八屋邑。修驗善立。家貧食乏。有女二人。姊名久米。妹名曾與。質性純孝。善事其父。孝養弗懈。父疾。姊妹竭力。醫藥資缺乏。迭商議。委身於富豪爲婢奴。得其傭錢。供給侍養。垢面襤褸。不能。有閒。遂請暇歸養。姊妹廻歷邑里。乞食餘以養病父。一年七月五日。至名護屋覺鳳寺門前。妹發大熱。飢渴。傍有西瓜。妹欲取予之。探囊中。僅得二錢耳。妹掉頭曰。我以水爲足。請有錢以供父。言畢乃暝。時久米十九歲。曾與十六歲。東野遺筆、

磯右衛門。美濃方縣郡打越村農夫也。事母至孝。勤農不解。居恒信佛。雖小魚微蟲。以救死爲心。踰二十歲而不娶。寬政寅歲。聞府廳褒賜銀二枚。且諭曰。鰥而終世。則無子孫。或缺孝養矣。宜娶而偕盡孝養也。質性好禪。嘗謂。若不得爲僧。供養僧以資後世矣。自織屨施之僧。後得聞心學。悟明。欲得佛性者。不據形像之言。絕望納妾。偕盡孝養。草、心得

江府湯島四町目有三郎兵衛者。買棄紙以爲業。家極貧。寬政年間。其子年甫九歲。爲人被騙。赴陸奧。行途有棄紙。則必拾懷之。每日不懈。騙人恠問。對曰。兒

父業買棄紙。故拾取贈之。必可悅。又每對食就寢。必拜父母。或時謂。父母如今何爲。不厭我身。瞻望父母。款切悲泣。令人感動。騙人見聞數日。初慚悔已對父母不孝。數悔誘略人之業。掠孝子。使其父母憂悲。意不如虎狼。意竊欲送歸童子於舊處。自銘心。謂設令雖餓死於道路。不爲拐騙。途縋步。扶童子。回到湯島。問其家。至日已黃昏。父母翕額悲泣。騙人立戶外。呼曰。送到童子。請受領焉。乃去。父母驚喜謂。駐其人自謝。乃出戶外呼之。不及。入問童子。初聞騙人感動改業。父母感喜之。童子迨稍長。孝行備至。事聞府廳。賞

野史

卷二百六十四

十七

賜銀。後數年。騙人爲僧來訪。時三郎病已歿。童子改字三郎兵衛。門戶繁衍。鬻紙爲業。騙人入見曰。昔我感子至孝。改業削髮。修考妣冥福。以謝不孝之辜。方今安居草菴。是子之貺也。偕語舊日之事。二三次辭別而去。思齋沒錄

永田佐吉。美濃羽栗郡竹鼻人也。幼喪父。獨與母居。恒言曰。母存日。不竭孝養。則一旦母亡。其奈之何。乃務致孝養。定省無怠。平居立志利物。所在橋梁。皆以石改作。以備水患。或建榜示於阡陌。以便行旅。草。每行途。有遺穀粒。必拾戴以食。於凍雪凶歲。用心

巨細。類如此。人呼稱浮屠佐吉。初幼而往尾張。爲人奴。少有餘力。則聚砂寫倣。或就師受句讀。人猜忌。謂之主翁。主翁即放斥之。歸家而後。每有過尾張者。必問主翁安否。主翁以爲長者。悔初不識其人也。以賣綿爲產。家貧無稱鍾。乃每賣買。只任人所爲。纖毫不疑焉。人亦感其無我。不忍欺誑。賣者多與之。買者少取之。山是產業日宏濶。遂至發財。母嘗鬻餅。佐吉請小之。母恠問。荅曰。人情皆趨利。我餅若大於他。則人必競求。亡害於舊餅師哉。母稱善。乃小之。買者滋至。嘗廻歷諸州。拜神佛。途罹病殆危。乃默禱佛。乞一見

野史

卷二百六十四

十八

母而死。尋得復常。還家。具語之。母曰。是乃佛力也。汝盍鑄佛像。以報洪恩。於是佐吉命江府鎔工。造大銅佛。使運船載來。過遠州洋。爲風波所阻。殆且覆沒。榜人因併佛及行李。投之海。而榜人來謝。且具狀。佐吉悅而謂。善哉。予聞遠州洋多覆沒之患。今佛而在此。庶幾洪庇舟人乎。是我固所望也。更命鑄一驅。既又誓造石佛五百軀。竟至七百。語。一年窮陰。懷金自大垣近江歸。會夜二更。過噉路。人烟無跡。群盜輝亦乞財。佐吉解衣併金予之。自謂是必宿報矣。躬僅一縑裋耳而去。復呼盜。探袂盡餘銀。投予而歸。盜竊謂

吝惜者人之常也。而盡其餘而去。非吝也。人恐是浮屠矣。奪掠浮屠之物者。必有罰。不如復之。明夜來扣門戶。謝罪。悉復故。佐吉曰。我非吝。是必宿報矣而已。不聽。盜扣頭悔過。盟曰。他日改業以謝長者矣。乃去。草心得孝德聞府廳賞賜米穀。寬政元年歿。時年八十。九語

由松攝津昆陽農夫善兵衛子也。自幼事父母孝。文化六年三十歲未娶。而謂婦心叵測。恐不順父母也。父母及親族屢勸娶。託事皆辭。事聞地頭領主賞賜米三十苞。殊畀俸米於父母。不限歲以褒揚焉。思齋漫錄

野史

卷二百六十四

十九

波留尾張海西郡鰐浦村農夫女也。初居家。事親孝。二十六歲在同郡鳥地新田西河甚助家爲乳母。性淳朴忠貞。撫哺最至。雖歷年之後。如畫一。或褒詞贊之。享和中。聞國府賜錢五十緡。天保二年正月歿。年八十四。東野筆

野史卷二百六十四終

野史卷二百六十五

義勇列傳第一

天野孫七郎

鳥井勝高

清水宗治

梶原某

松野一忠

毛受家照

飯田忠彦 修
男 文彦 訓點
竹中邦香 校

野史 卷二百六十五

二十一

進藤政次

小幡信世

渡邊吉光

孔子曰。勇而無義則作亂。誠矣哉。斯言也。雖孟賁之勇。莫羞惡之心。則非人矣。生而得之者。勇也。學而知之者。義也。易大傳云。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何以守位曰仁。老子云。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能成器矣。自古國風尙義。稱勇。雖廊廟之彥。草野之夫。造次顛沛之際。苟違義則偷盜邪淫。忍發於心。義則人之道也。道者須臾不可離也。可離非道。具

野史 卷二百六十五

二十一

根子代主。家安當難。能景諫君。義光授首。皆當時義烈。而捐軀殉節也。應永以還。戰爭之際。冒主氏而赴難。感恩而就死地者。不遑枚舉。蓋我皇化之所覃。土地之剛勁。雖奚奴皂隸。競而赴義節者。亦不以爲少矣。黃雀化爲少年。啣環報恩。歲寒而後知。松柏之後凋。忠魂義膽。特卓絕千古者。如大石良雄。持大節不失者。其屬亦不乏也。或反之。竊祿位。貪寵遇。而臨危難。懷貳。嚮弓於君主。遺醜於後世者。使權介之徒。切齒咬牙。亦可不愧羞哉。作義勇傳。

天野孫七郎。仕成烈公廣忠。作間某據廣瀨城。侵掠

近邑。恣奪虎威。廣忠太惡之。謂孫七曰。汝長游偵。密入廣瀨城。殺作間。則賞以大濱地百貫文。又傷彼來。則以其半地。孫七乃往。請仕作間。作間曾知孫七勇。寵任之。經數月而後。益親近。一夕潛入寢床。見傍無人。隨月影而入。斬作間頸。作間更不驚動。孫七以爲既死。乃踰壘而出。會遣刀於城內。回首而望城中。譖譖大起。竟棄而歸。以實報。廣忠曰。大行不顧細謹。奚爲一刀墜命哉。因約界五十貫地。時人謂天野。稱作間斬。未幾。利佐久作間自起。探試傷。自尋頸至耳邊。自以支頤。鼻息不通。乃放而復接之。鼻息通如故。解腰

帶縛之。加治療。經三旬而死。草

○今川義元感狀。載佐久間某。鹽尻云。孫七論。佩刀脫鞘。故上隍而還。其刀今傳來于水戶臣天野正辰家。或云。孫七郎受廣忠命。稱浪客。假稱山名清三郎。以擊劍。出入佐久間家。親近後刺焉。

鳥井勝高。字強右衛門。強讀爲寸年。從奧平信昌于長篠城。天正三年。甲斐師來圍。力竭。城將陷焉。信昌顧衆曰。敵軍十圍。糧食已盡。與涸轍魚不異。孰爲衆躍。濱松乞援者。皆相目未言。勝高前曰。臨危致命者。士之常也。臣不敢辭。只有母兒在。願哀給之。信昌壯之。勝

野史

卷二百六十五

二十二

高又曰。敵國甚密。濟否未可知。幸而得出。舉燧前山。以爲驗矣。自度不免。留絕命詞。夜縋而出。前山火起。城中囂呼。十五日。勝高聘見東照公。古今人物志作信長。今從常山紀談。乞救。辭氣懇款。公曰。織田氏既帥師而發。予亦處分已定。將以明日發。女勞矣。且留而從師。辭曰。城中待報如年。乃乘夜馳還。竊號踰竹盾。甲兵物色。禽以獻焉。勝賴命解縛。引以厚賞。諭曰。汝爲我。明且抵城下。謂遠濃軍事繁冗。無遑援。若然則可活。不然則執汝烹之。勝高陽諾之。明日使壯士十餘人。夾以戟而往。勝高仰城大呼曰。主公與濃師。精甲十萬。電擊

而至。殲敵解圍。不出三日。努力勿懈。言未畢。槍交於

胸膈。紀談、人物志、信長家譜、時年三十六。三河二葉松、

清水宗治。稱字長左衛門。備中高松城主也。初備中沖郡方伯石川左衛門佐嗣子筑前守死而無子。屬下或謂。請與郡主須須木秋山爲旗頭矣。時宗治在高山城。竊謂以他族爲旗頭。非我素望。我自爲之長矣。長谷川某亦懷自立。永祿八年八月。宗治手殺某。謂衆曰。自今而後。我爲高松城主。不從者。宜任意而去。莫敢拒之者。悉收質子。鎮平一州。隸小早川氏。後宗治赴役。須須木秋山等狙虛。奪宗治子八歲者。宗

野史

卷二百六十五

二十二

治歸城。以告隆景。乞和而復其子。無幾誘殺須須木秋山。遂平奧郡。清水宗治由來書、天正十年。羽柴秀吉侵入山陽。次于岡山。輝元召宗治。加賜食邑。宗治固辭曰。臣以身命欲報國。而今益邑。非敢臣意。秀吉侵入。誘諸豪。故君疑臣。臣敢辭。泣下而出。輝元聞秀吉入境。召諸城主。授謀略。各賜佩刀及酒。宗治斟酒。手把佩刀。白眼顧左右曰。諸君各意未知。我意已決。迨秀吉來圍。防禦力竭。則執此刀。以酹今日之資耳。鶴頭、秀吉發師。宗治爲毛利氏。嬰高松城。守禦不撓。秀吉送信長盟書。有謂。封備中一州。請爲西伐先鋒。宗治

荅曰。輝元。隆景。以臣爲國藩屏。設令雖曰從命。臣所固辭也。弗從。歷旬餘。合圍數重。竭力拒戰。迄五月。秀吉命堀塹兄部川。引水灌之城。會梅霖。環城爲湖。蛇鼠雜居。幾沒矣。援師臨岸。不得截流。宗治日夜巡邏。守禦嚴戒。一日捕一夫卒。鞠問。得輝元。隆景書於竹筒中。曰。迄今後援術盡。宜決所置。宗治攬淚曰。計已窮。我如欲生。則何到今日矣。乃決意遣人於秀吉。謂曰。防禦術窮。臣請致死以換救。願得印章。安救心矣。刻日竣期。宗治老白井治嘉。嘗守前門樓。中銃傷左股。六月二日。迎宗治。謂曰。臣聞明日君將死節。臣甚

野史

卷二百六十五

二十四

以爲念。故先試割服。最容易也。乃露腹視之。宗治歎賞。自介錯。歸牙城。側臥。使侍童抽簪。或謂無益。宗治曰。此首効右府也。惟耻謂因籠城騷忙。遺磨男。故然。衆請殉者多。宗治喻以大義。不允。四日。自與軍監末近信實。庶兄月清。及家人難波傳兵衛。主屢七郎二耶。月清主屢與十耶。駕輕舸。到非鼻。迎檢監使。秀吉嘉節義。貽以巨樽五荷。碾茶一信。或作酒。有各十。宗治交盃傾飲。諷誓願寺曲。申樂。曲名。與五人同音。曲畢而自殺。宗治由來書。溫故私記。周南文集。宗治時年四十五。鶴頭。高市佑函首。歟。死。從容終事。臨穴自到。林重貞守冠山城。先宗治

而死。私記。文集。

梶原松千代。年甫十三。天正壬午夏。光秀作逆。襲二條城。當是時。松千代養病在市廛間。聞變。謂家人曰。女輩擁我。疾適二條。設令雖疾。豈不赴君之難乎哉。支族某。字又右衛門曰。世子倘爲賊遇弒。貴種族臣猶且多。他日復宗者必矣。君善養病以爲他日之用。我雖老代君而死。于難耳。乃馳入二條。見信忠。請殉。信忠悅。授眉尖刀。某揮之奮鬪而死。信長記。國史實錄。

○按見松寺古文書。不載梶原氏者。殉信長于本能寺。中有梶川又右衛門。法名以忠宗範者。疑是

野史

卷二百六十五

二十五

矣歟。如然則二條與本能寺。亦不合。猶當考。

松野一忠。字平介。美濃人也。天正壬子夏。在邑。聞光秀謀逆。馳驅到。兵已散。悔憤入妙顯寺。賦絕命歌云。曾能幾波仁。幾衣能許留美乃。字伎久母毛。都比爾波於奈之。彌知乃耶麻可勢。又云。手握活人三尺劍。卽今截斷一乾坤。書畢。剖腹。擣臟腑而瞑。總見院殿追善記。毛受家照。本名照景。字莊介。北國太尾張春日井郡平記。稻葉村人也。十二歲。仕柴田勝家。爲小性頭。累食一萬石。質性篤信。好古風。事母孝。近江興地志。長島之戰。歲十七。從勝家。寇進驛。奪勝家騎標。勝家見之。將返擊

而死。照景諫止。自斷背軍標。混入寇中。斬奪騎標者。取騎標而回。託之兵。再進擊寇。勝家遣精兵救之。賞授勝家二字。改名家照。稱字勝介。以爲爪牙。北國太天正十一年。賤嵩之戰。秀吉追驅急。前軍敗。勝家將死戰。家照扣轡諫曰。士卒罷弊。難再戰。退入城固備。臣請代君討秀吉矣。鹽尻與地志秀吉兵四圍。家照揭金御幣騎標將進。兄茂左衛門謂曰。請與死。家照辭曰。老母在堂。願君奉養。茂左曰。母氏嘗好義。我棄弟則恐戾母之意。卻爲不孝矣。不若與義同死。乃俱進戰。鹽尻人志家照自呼曰。我勝家。起兵已數年。躬自

戰九十四回。所當必敗。所擊必服。世呼夜叉柴田。或稱瓶破。今爲猿面郎所困。決死耳。衝數十騎。與地志兵二百殊死戰。筒井順慶先鋒島勝猛進。騎相鬪。家照自稱勝家。勝家熟視收戰曰。我嘗聞夜叉柴田。齡已踰六旬。今見足下。未足壯歲。察先使主人歸城。代而死之矣。我順慶麾下。島左近也。冀聞姓字。顯揚義名。家照弗應。遂與戰死。年二十五。茂左衛門等皆殲。秀吉嘆稱。効家照首。藉以紙。追北莊城陷。召家照母及妻。賜物吊焉。太閤記、北國太平記進藤政次。姓源氏。祖父政直。族乙部。稱兵庫頭。源三

位入道賴政之後。世爲伊勢湊田見乙部城主。父某字源二郎。仕信長。按信長以女妻有故叛信長。因信包旨。更族進藤。潛居大坂。兵家茶話。政次子三左衛門仕宇喜多秀家。食祿五千石。庚子秋。關原敗。政次從秀家。遁入膽吹山。

○鶴頭夜話云。秀家潛到日檜邑。倚賴大野小左衛門。士民屬至。強奪鎧刀。黑田勘十郎曰。敢拒之。則舉州來。恐漏矣。不如畀之。乃取以與焉。而後勘十曰。君如得志。則復得刀矣。秀家曰。我中胡爲能認焉。對曰。臣擇睛目授之。雖我多睛目不多。勘十

後仕薩摩。食秩一千石。

真秀家于一茅舍。從者僅八人。解甲劍。各著一衫衣。時已晚秋。冒淒氣。潛匿。會土人群起。部索亡人跡。時秀家渴欲飲。政次經廻山谿。僅得溪水。無杓。不可汲。側有紙散在。拾得。浸于之水而還。聞人語響。意竊懼。秀家遭害矣。奮激而到。特秀家在。會失佩刀。乃以紙漚含秀家。擁起將走。携手荷肩。日亦晚。終夜艱步而走。秀家謂。我不能步。宜棄去。政次泣下且諫。猶扶走。迄明日。踰嶺廻谿。復出關原戰場。憊然力撓。不耐飢渴。扶起到近江北郡。日沒。入一村。往索得一農屋。

四隣無家。乃潛屋後。竊出呼門。有人應曰。此地嚴索。備前中納言。田中西尾兩軍吏。日夜部索急也。若晦跡人則疾去。強請見主人。固辭再三。猶弗熄。於是主翁出。政次曰。是乃中納言殿也。存亡偏任子意。主翁曰。可懼可懼。請疾去。卽把其袂。歎謂曰。吾儕不食已三日。只一衫耳。艱步罷困。一步不能行。死生俱託子。請垂哀隣。主翁唯諾。使二人潛匿牛欄。覆以穀糟。迨夜闌。來竊予食粥。請再。不可曰。飢而後不多食。鷄鳴復來予粥。黎明挈入屋中。潛壁間。夫妻潛送食餌。二日夜困苦。忍竊謂不若發覺。主翁曰。如今漏則我

野史

卷二百六十五

二十八

舉族夷滅矣。請宜潛居此。至三日。有兵來圍謂。備前中納言在此也。二三隊長。跳入屋中。一人草鞋上床。主翁按刀悲曰。輕侮吾農。草鞋以浼床。我敢不禁。微攝辭氣烈烈。衆皆畏縮而去。尋政次說秀家。作私書。全紙方四寸許。捻爲羅登緒。行程一日。抵大坂。入邸見。不有相識者。至。與後居中間。有門者。因請見傳姆。而姆出見。政次視以秀家私書。乃懷而入。出託黃金二十五枚于政次。政次懷之。終夜趨達大津。當是時。東照公在大津。前軍次醍醐山科。政次潛行至湖邊。沉吟自謂。今懷金足度生計。秀家如有過則雖

復往無益耳。一進一退。沉思再三。遂決意陸行。再見秀家。界二十金子于主翁。明日令秀家被羅登。取臥荷馬。過大津醍醐。到伏見。移輕舸。達天滿。投金一枚。備舟。誠舟子曰。子宜送斯人於薩摩。到則取手印來。乃託金三枚於秀家。而竣其歸信。得報而後。因本多正純。自首曰。遇秀家死期者也。以鳥飼國次刀爲引證。卜齋慶東照公感其志。問生國。荅曰。伊勢。乃悉賜其邑。○按。兵家茶話云。使正純賜黃金千兩。爲事漏。使正純及德山則秀。跟問政次于秀家。秀家曰。我因政次庇蔭。保生五旬。事備聞。公深感賞。召政次。

野史

卷二百六十五

二十九

附台德公。慶長記。食邑五百石。他日政次戲語人曰。我薄命。而纔得醜地五百石耳。慶長十七年死。歲四十九。法名月巖善照。有二男一女。長正成。字惣左衛門。次某。字三左衛門。女適木下利房。○按。木下系圖云。利房以政次長男權之助。利古爲義子。小幡信世。字助六。上野人。上總介信繁子也。信世甫歲十五。欲立身。赴大坂。聞見諸家風俗。偶遇知己爲石田三成家人者。因薦舉信世于三成。歷小性頭近習。爲納戶頭。食邑二千石。容貌秀麗。智勇超群。關原之戰。爲敵所圍。與三成隔絕。衝敵索而不得。遂潛匿

於石山寺傍。東照公次大津。命大部索三成。鄉民群聚。擒信世。愬行營。乃賜黃金二十枚于土民。召信世。鞠問三成往處。信世跪庭上曰。某爲三成肱股。非敢不知其處。願賜憐察。多年浴厚恩。如今自欲脫痛苦。背義非首狀主人在處者也。雖碎骨髓身。豈謂之邪。公曰。可惜精兵。不識三成在處矣。若識之。則胡爲殊居乎。設令雖能知。於女不可首露。可憐忠膽。強訊鞠則卻奪勇者之志也。乃解縛。畀佩刀。放遣焉。信世直入一寺院。見住持通姓字曰。我就勝。欲已處死。不幸得宥赦矣。吾愧貪生。再逢戮辱。故自殺以欲報主恩。

請宜歛屍。乃自殺。住持具狀。聞行營。公甚憐惜。時歲二十三。勢免天話。渡邊吉光。或作丁。又稱字勘兵衛。初寄食近江人阿閉某。從秀吉于攝州吹田之戰。時歲十七。獲首級。次年十月。攻荒木村重。先登乘城。中銃而墜。城中十九歲。聽鶴丸幌。弱冠從某。伐長田法華。而仕秀吉。賜月俸一百口。從備中巢雲山之戰。尋爲秀次懇請。往屬之。天正十一年。瀧川一益據長島。取中井桑名。秀吉遣秀次。攻入田山。吉光先登。賤嵩之戰。秀吉嘗命連布寨。柴田勝政率兵三千。對堀切。壓賤嵩。佐久間

盛政兵一萬四五千。揭旗于餘吾湖東面。代中川清秀。而布陣於其址。秀吉馳驅到。次日未明。盛政退兵于谿間。秀吉前鋒諸部追躡。盛政縋引。至隅中。攀嶺頭。勝政亦將併兵攀山路。秀吉自木本到志津嵩。縱麾下銃手追射。敵死傷者多。追擊臨堀江。七本槍名著于此。吉光自餘吾馳到。與淺井喜八郎並進。與山路正國。淺井吉兵衛交槍。正國墜東崖。大鹽金右衛門獲之。敵兵反戰者四人。從諸部奮擊。遂克之。渡邊衛記。太從阿波一宮之戰。與人不爭功。衛記。十八年。小田原之役。隸中村一氏。攻山中城。乘第三郭。終拔

之。秀吉解漢織襦授一氏。一氏將解而讓。吉光固辭。賞以靈昌院騾馬。衛記。兵而號印齋。屬增田長盛。食一萬苞。爲賓客。在郡山城。庚子亂。代長盛守郡山。迄敗。長盛赴高野。吉光一禮致城而去。落藤集。勘藤堂高虎聞吉光義勇。招界食邑一萬石。列老臣。大坂夏役。高虎及井伊直孝陣于千塚。五月六日。城兵南下於八尾久寶寺兩岸。高虎部屬嘗議。將到東南道明寺。南下飯盛街路。十町餘。城兵分作四隊。東面而進。吉光先驅。見城兵出。駐軍遣人報高虎曰。臣對南二道。請進中軍。對北二道。而併隊伍于八尾堤。

矣。而北道二隊陣列不整。城神將長曾我部盛親嘗識此地泥田多。進退不便。覆兵於堤陰。高虎左隊藤堂高刑。桑名彌二兵衛謂城兵散亂。乃分隊敵伏將起。盛親遽騎制止。俟高刑等抵堤上。揮白旆壓伏。伏忽起戰。高刑等多死。右隊藤堂新七郎。玄蕃等赴救。與城將木村重成接戰。盛親亦擊之。新七等騎兵五十餘人死之。旗幟踣泥。吉光時進旗數町。發銃手騎兵。先進抵穴太佐堂。整旅時敵兵追擊敗兵于八尾。吉光衝擊戰于地藏堂西面。獲首級而追敵于八尾街南。獲首二百餘級。到堤上時部下僅三四十人。盛

野史

卷二百六十五

三十一

親猶屯堤西。吉光進挑戰接槍。以兵寡揚兵而東。設陣于堤東。盛親亦備堤上對抗。自禺中迄日昃。高虎遣人謂宜縱火于八尾堂而還。來往十回。猶弗從。強請後拒。高虎不聽。尋盛親拂陣而去。吉光追躡。到平野。獲首三百餘級。當是時敵自道明寺。追者數千。吉光望之。入平野。追卻敵。敵距平野可數町。南路踰險不得入。吉光復請進。中軍俱鑒殺敵矣。高虎終弗聽。馳人召歸。迄哺時。吉光縱火于平野。回兵。勳兵衛記、秀賴事記、大坂高虎怒吉光見殺神將數人。督責吉光曰。與彼輩俱浪戰。則亦同敗。實爲無益耳。臨機得決勝。是古

嘗所論也。如微臣君亦危矣。高虎滋怒。遂追斥吉光。碎玉後號椎菴。寓居大津。堀直寄竊給食之。集穆寬永十七年七月死。法名一雄。號眞性院。墳在京師誓願寺。墓、碑

野史

卷二百六十五

三十一

野史卷二百六十五終

野史卷二百六十六

義勇列傳第二

眞鍋祐重

班鳩巢

番氏明

芳賀某

米村某

奴權介

野里農夫

小篠某

根津某

橘成信

理兵衛

寺家公全

市兵衛

山科農夫

京師餓人

川田某 鄙人八助

飯田忠彦 訓修
男 文彦 點
竹中邦香 校

野史 卷二百六十六

三十四

平八

黑澤某

僧義觀

龜松

買棄爛紙夫

眞鍋祐重。讚岐香西郡人。姓藤原氏。稱字彌介。郡主香西好清支族也。好清家宰香西大隅。兇暴犯罪。祐重承旨。斬殺大隅。時歲十六。天正初。長曾我部元親。蠶食豫讚二州。入軍于綾野郡。兵勢甚銳。九年二月。好清激戰。祐重與數十人血戰。刺殺二士。進擊卻

野史 卷二百六十六

三十五

之。七月。三好康長受信長命。來與好清伐元親。時祐重方夜行軍。薄敵壘。挾槍伺覷。敵二人出。皆執槍迎戰。移刻未決。雌雄。因迭投戟。櫻博輾轉墜水。祐重抽短刀。截敵于水底。出呼我名。且曰。今獲首將去城中。盡出耶。好清予感狀。加秩。十年八月。土佐兵來圍香西城。急禦戰。移晷。死傷夥多。勢叵當。皆蹂躪而入。祐重爲殿。敵乘勝追。傳城門。祐重大奮鎗殺傑魁二人。傷數人。驅出其餘。閉門而已。好清賞以劍馬。歷年豐臣氏興。香西氏亡。生駒親正受封于讚岐。征明之役起。祐重應聘。仕親正。從渡韓。戰鬪驚人。一日祐重得

暇。踴躍立岸下。福島正則偶過岸上。不知有人。唾之。祐重大怒。急登岸。左把正則甲肩罩。右抽刀罵曰。胡爲辱士乎。正則視寒士非匹敵。界辭以謝。祐重忿解。收刀去。（開原筆記）

班鳩平次。初仕上杉謙信。後漂流諸州。寓食加藤清正老莊林隼人。清正愛平次武力。欲祿。諷之。隼人問曰。子欲仕乎。曰。諾。曰。需祿多寡耶。曰。月俸而足矣。隼人嘗聞平次仕越。食祿二千石。未審其實。請問其祿。平次荅曰。仕越累功所得也。我到于此。未樹寸功。銜舊秩而貪多者。越人所耻也。請無定而仕。他日每臨

野史

卷二百六十六

三十六

軍旅。以一槍定爲五百石。是非漫予之。又非虛受之。如追首。不可算。清正聽可。從征。明建殊功。總七回。終得食三千五百石。居恒語人曰。依武功揚名。欲誇榮耀。或欲遺餘慶于子孫者。皆慾也。故莫樹拔群殊功矣。每臨戰陣。定其地爲死地。不顧身命。則自建功也。強思惟利害得失。則後來不可有絕倫之功。（詳五）番氏明。稱大膳。池田氏臣也。父某初爲圍卒。從輝政于長秋之戰。及勝。入信輝陣。歿。輝政焦悶。將赴死。某攬轡不放。輝政奮怒。揭鎧。踰某額。血流濺面。某獨不可。遂令保大封。實某之力也。（東野遺筆）大坂冬役。片桐且

元士卒遇寇敗。走尼碕。請入城。時利隆士田宮對馬等拒而不納。且元士卒多死。且元以愆。東照公命令鞠間對馬對曰。嘗聞尼碕樞要。故利隆嚴加禁誡。片桐氏士縱雖殲盡。非臣所管。過而失守。則是辱主也。故禦焉。公感其對。更命。城外雖有事。一人勿敢出。（大坂記）追城兵拂陣去。利隆請逐之。監軍城昌茂制止。衆口紛紛。公亦竊疑。或謂社稷危矣。上下戰慄。衆議遣使以解疑。利隆命探籍。薦氏明者多。利隆召氏明於西官陣。命使者伊木長門侍坐。謂氏明曰。子任甚重。能熟得乎否。氏明顧曰。雖不武不辨。所期已若斯

野史

卷二百六十六

三十七

也。露短刀於懷曰。利刀也。能徹透。長門領可。而氏明至。二條見公。申理無貳。弗聽。乃視尼碕土圖。申陳無異圖。公寢。露威曰。女歸報。宜慎他日也。氏明蒲伏不去。本多正信在側。謂曰。恩命也。速去。猶不起。正信復曰。有異言耶。氏明慎對。正信曰。武州假無過失。他日何以爲慎矣哉。公曰。事敢不疑。於是氏明稽首九拜而出。公目送曰。髭能言。蓋氏明多髭矣。（謙家手錄）芳賀內藏允。仕池田氏。本爲右筆。從輝政于攻岐阜。會命書捷報狀。時城中烟火遷燬。隱聞。聲震動。山壑如崩。衆驚駭。內藏把筆而自若。書畢。輝政意感數

試登庸。予祿二千石。大坂役起。利隆攻天滿須賀左京爲前隊。附竹盾。兵寡乞援。利隆遣內藏檢察內藏著齒襦。單騎而馳。傍燒跟倉庫而立。或謂橋上有賊標。謂見焉。內藏唯而往。或謂謂曰。頃日之武士也。請見右軍立之武者容與。內藏下騎而過河岸。城中縱銃響水聲如雷震。內藏悠悠計履數而歸。後年與番氏明俱預國事。氏明對利隆未得盡言辭。內藏能畫言。或諫爭數回。過氏明者遠矣。薩家手錄米村權右衛門。本大野治長主屢也。碎五初從治長于謫地。庚子亂。從關原。獲備前士高知七郎左衛門。

野史

卷二百六十六

三十八

迨大坂冬軍起。治長愛權右勇智。召列士籍。恩願倍衆。與織田有樂家人村田吉藏來往。調和議。御選大坂日記夏軍敗。迨天壽公女出城。治長諭權右曰。女急馳驅告公女。謂因本多正信哀請。事急迫。不可過今宵。權右固辭而不肯。治長叱遣之。追到前門。墮際。當是時。坂碕成正擁衛公女而去。權右恐成正。以得達旨而從。尋成正以達正信。冀公女於茶白山與天王寺之中間民舍。正信往反乞哀免。事粗成。至是權右寬懷。憩息舍後牛欄。就睡。造明日午前。初覺。聞城已陷。秀賴淀君並死。嚴戒城門。不可通。從公女就囚。大坂

日記召問城中所蓄財穀。對曰。不知。吏曰。汝爲修運股肱。何謂不知。譴責嚴急。權右初蒲伏低頭。至是仰首作色曰。我本鄙賤。今僅列士人之具。治長在城也。掌軍國成敗。且哺計命運存亡。敢以貨財不爲意。是以我輩亦各欲建功已。未遑顧他。若以理論之。則城中不保。則不存首領。故雖有幾千萬貨財。何以爲念。軍如勝。則雖幕府佩刀。皆爲我輩之有。不索而先溢。且如有可言。則何故陰翳矣。縱雖裂喉拔舌。莫復可言也。辭色益厲。東照公聞以爲剛者。赦之。碎五有一女子。侍治長女。天壽公女聞賜衣金。後治長女疾。

野史

卷二百六十六

三十九

病。請拜考妣墳墓。命賜暇。權右擁之。臻京師。無幾治長女死。火葬于妙心寺。塚。權右赴方丈。女子跳入葬火中。擁棺燒死。權右併遺骨。納高野山。尋削髮號權入。從妙心寺僧嶺南。後復出仕。淺野長治。食秩五百石。御選大坂日記關原之亂。前田利長出師。拔大聖寺城。山口宗永守城死。初宗永新就邑。而少恩於民。有六郎左衛門者。被毆在城。執兵守陣。其僕權介請曰。不可守也。將死。請曰。無恩無怨。與食焉者。同死爲厚耳。然敵旣充城。欲免而得乎。權介顧而指焉曰。敵皆獲。敵而反。主盍

斬我首提焉而出。其孰識之。六郎掉頭曰。汝無罪。汝第爲自全之圖。權介乍曳刀自刺而死。乃如其言而得脫出。中井履軒記義叔權介事。大三川志引東還基業。

攝津野里村農三右衛門。好勇。一奮激則隣里應之。慶長十九年冬。片桐且元去大坂而入茨木城。尋聞城兵襲界浦政所。遣兵二百赴援。三右募近隣士民八百餘。邀之伊丹神崎。擊破之。且元兵多死之。且元切齒。追事平惣之。乃召三右對理。三右俾睨且元罵曰。足下荷故太閤洪恩。執權逞威。若知人之道。則守義死節。可以存忠。方今危難之期。忘恩顧身。令城中

野史

卷二百六十六

四十一

騷亂。非武人之所爲。當時足下未辨東西。故我擊之。何足深咎焉。自不義而求富。寧守道而就死地乎。足下躬自不慙。卻以我爲仇。奚鐵面矣乎。且元言壅。東照公嘉其義膽。宥其罪曰。非帝也人。帥之以道。則爲一方之魁矣。碎五話。

小篠吉左衛門。長碕人也。廉直伉儷。好讀書。家貧無恒產。傭書自食。性嗜酒。自號西水軒。鄉人目之曰淵明。當其貧窘。有則食。無則已。晏然忘憂。延寶中。長碕大饑。老羸轉於溝壑。會崇福寺僧千呆。煮粥以施。救吉左餓尤甚。顧其言曰。古人三旬九食。我日忍飢。義

耻乞丐。獨不往。邑之大豪。憐而遺之金。曰。聞子急。請爲之衣食。辭曰。余聞食其食者死其事。吾已老矣。恐無以報日。不受。是。卽至友朋之餽。亦毫末無所取。晚年節操愈厲。不食數日。且死。乃端坐讀近思錄。溘然死于案下。先民傳。續叢語。

根津某。稱字宇右衛門。仕甲斐清揚公。公年壯耽飲。某憂苦。進諫數回。弗聽。遂發病而死。遊家手錄。作暴死。而後每公過飲。必隔障紙。禮服端坐。微以爲厲。公稍減飲。若有盛醺過度。每坐如平日。於是公悔悟。遂止劇飲。乃與諸老有司。議爲建祠於谷中別莊。命有司歲時

野史

卷二百六十六

四十一

祭之。迨文昭公入西城。欲新其祠。請常憲公。報可。遂下令。新根津祠於舊地。弘敝莊麗。取法於山王祠。因置田園巫視。供奉恒祀。遊家手錄。武林隱見錄。

橘成信。楠正成之後裔。仕西國一城主。長武技。得寵遇。因讒去國。嫌忌阿諛便佞。貞享二年十月二日。至攝州湊川。詣正成墳。納祠堂金於廣嚴寺。書絕命詩云。重義名將戰死阡。至今一塚惟湊川。誰知霜刃默然意。梅霖垂涕松促咽。歌云。都由志毛乃。志呂幾乎於能可。許許呂仁天。計左久禮奈爲爾。曾武留母美知婆。假名世說。秀雅集。

淺草公倉手代柘植八郎右衛門。元祿十二年冬。病死。無子。且無近族。其母良薰無可寄食。家僕理兵衛奉養甚謹。不失君臣之禮。已二十六年。初八郎死。理兵思惟生理。莫若爲賈人以養良薰。欲賣家內什器以爲本。立營生之資。謂良薰得許可。時居在淺草淨念寺之後。會黑蜘蛛失火。延及之急。牆屋器用。掃地蕩盡。心所擬資本。既爲烏有。無由販賣作活。理兵計窮。不知所出。偶記良薰疎屬在關宿城下。乃奉良薰往託之。其人而還。身仕士人家。以微俸遞送爲養。少焉。良薰不樂與理兵分離異處。去還江府。理兵乃謝。

主辭去。就下谷燈明寺之地。繞架小屋。引良薰共居。備作養之。而備處在遠。則恐良薰有所憂慮。淺草倉距其居孔邇。日以貢米運輸。得其質錢。如是久之。小吏長勾坂治部右衛門感其行。元祿十六年春。請主事召爲小學運輸。忠實愿謹。歷時不苟。會杖突缺。欲選用之。理兵固辭。謂若佩双刀。則常從良薰之行乎。不可。携持。又爲良薰搬柴薪。及旦暮凡百之事。皆不便。平生私事。只省問妹。歲一兩次。其餘不離良薰側。對話爲慰。晨羞夕膳。身執炊爨。辨烹調。不使良薰毫關其事業。奉敬禮一如舊主在世之日矣。理兵無妻。

傍人勸之。時理兵年三十七。辭之。不可曰。爲妻者。其心所在。終不可測。若夫不善則反不利。良薰遂爲鰥夫。至享保十一年。良薰七十九。理兵六十三。倉主事部長稱讚。乞特恩賜褒賞。乃以聞。是年五月。賜宅地於淺草門外。以表其忠實。續故紙引書義寺家某稱宰相。梶井官坊官也。後西院帝之時。宮殿落成。梶井官爲導師。修安鎮法。偶火起。風烈。焰殆及殿宇。衆僧騷擾。某時侍門主之後。自若曰。安鎮之法。爲攘除。此非常變異之凶災也。勿騷擾。失法力。火如延斯殿。投火以驗安鎮之法矣。衆必勿走。某在于

此某在于此。巍然不動。火亦滅。人嘆稱之。云。梶井兵衛。上總市原郡姊崎邑農。元祿乙亥。村民總兵衛放銃驅猪。誤射殺人之妻。事覺。處斬。村甲次郎兵衛連坐。流于大島。其田宅皆沒入府署。時次郎父老且羸。有二子。女六歲。男三歲。且其妻復產女子。而卽世。市兵嘗爲之家生奴。實乳兒于懷。丐乳哺之。親戚不顧。噫。然無所依。市兵與妻圖。售己女爲人婢。得直若干。與個人之田。而所收者若干。并獲中金八兩。因買一小廬。以處四人。且夕敬事。若其主在日。益個人之田。寢食羸供衣服。猶恐育子而不給。與妻別孀者。

十一年矣。初次郎見流之日。如江府。俯伏府廳。請以身代罪。姊碯距江府二十餘里。往還三日程而往。請月必一二次。又十一年寶永乙酉二月。市兵出請如初。自矢不虛還。吏問其故。荅曰。次郎兵衛父。今茲年八十三。患風三年。旦暮悲泣曰。一得見我子。則死無憾矣。三子益長愈慕。日夜號泣。小人不忍視也。故敢冒嚴威伏請。暫赦主人之罪。使與老父訣。則小人受擅訴之罪。身首殊處。亦所不辭也。辭色哀惻。變動府廳。廳議曰。次郎兵衛罪在不赦。而市兵衛忠且誠。不可不賞也。三月。召賜其主田宅。市兵曰。始於爲主。終

野史

卷二百六十六

四十四

二

於爲已。小人義不敢奉命。願賜之主之子。是以並義之。以田宅籍沒者。五町七段。還與次郎兵衛子萬三郎。授市兵以無主田六町。褒稱焉。續語、落穂集、

山城宇治郡山科農夫。父子耘田。會有行客遺金囊去。子拾得。馳登小阜。大呼客。將復還于故。其父問故。子對以實。父曰。有遺者。有拾者。是乃世事。遮莫不解。耘耕奇人談、

京師饑人。途拾黃金。訪其主還之。主人曰。子也饑矣。拾得貨財。是天之賜也。而有此行。清潔如水。雖然焉。得中心無欲之乎。饑人哂曰。予不幸餓死。是乃天命

也。夫惡死背命。貪塵芥。猶且不屑也。況乎於黃金語、寬永中。伊勢桑名一寒士川田半左衛門。拾得金一百兩於水濱。明且視一警者。脚屬舊處。如有索物。前問曰。警者何求。警泣下曰。警是山東產。欲買官於京師。昨暮下船。遺失金囊。喪金則不能往京。又不得還邑。進退維谷。故探索久矣。半左問其具。與所拾得者合符。盡還附之。警者拊躍合掌。請割三分之一酬德。半左固辭不受。閒際、

鄙人入助。或時拾得三十金於江府下日本橋。欲返與之本主。行立橋上久矣。斯時本主失色馳歸索之。

野史

卷二百六十六

四十五

二

入助問金員及囊色。乃支給之。金主大悅。割其半金予之。固辭不受。強而後受。二步金。金主問所居。荅曰。淺草也。喪金者豪富主管。具狀告肆翁。肆翁感義氣。命管店。明朝往淺草徧求。僅得其居。傍人云。入助前宵歸來。割二步金。除酒殺來。招聚比隣。共飲飲食曰。我今生更無遺念也。夜闌縊首死。袖中有書云。阿梨伽多耶。許許呂仁美都留。比止可計乃。和哥彌斐止津爾。久母里耶波勢牟。元祿六年夏秋之交。旱疫並行。人亡馬斃。東海道白須賀驛。不能爲役。初國家驛傳之制立。發金穀賑貸

驛戶。委本管州郡。每年出舉。以其息利。分頭量給。驛爲郡。違符令。不肯導行。不霑實惠者。已十八年。於是驛民具狀申訴。檄推其長。赴府以聞。府乃聽于本郡。陳告。檄皆危懼曰。我郡方命。民苦積弊。以訴于府。府輒下郡分理。是餒肉於餓虎也。蓋受賂欲庇之耳。或有賊吏以反其言者。明年正月。郡誣告。繫驛長于獄。驛長有家生奴名平八。時年十八。旦夕入視。不離其側。給飲食。候言聞者九十日。郡急縛奴拷問。告狀首謀人。奴不以實告。郡遂放逐驛長。田宅資財。盡皆籍沒。驛長家人奴婢。不爲不多。無一人敢從之者。只平

八與主母主婦俱去。寓于鳳來寺山下。一家四口。羸身而來。饑寒交至。主家族人。亦皆畏吏。不敢顧恤。主婦之家。稍稍以米粟給。朝不及夕。平八乃借錢於人。販魚鹽及瓦缶之屬。錢空則賣傭。以供其奉養焉。十一年八月。若年寄米倉昌尹。奉使西上。路過三河。平八伏道邀訴主家冤枉。居數年。會鳳來寺僧將赴東府。平八請爲之傭隸。因託其僧。得以附赦帳。十五年五月。主家會赦聽還。而其田宅既歷沒入。欲還無所。平八又爲人傭。而往東府。數邀老中秋元。喬知於衙門外。以狀申訴。且請所沒田宅。喬知乃命於本管府

署陳告。署給引照。回本郡。責保於主家族人。不聽。主從去其所在。叫訴冤枉。蓋署指使之也。寶永五年八月。喬知自京師歸。平八邀中路。泣訴而言曰。初家主被誣。竄逐九年。會赦聽還。平八以其無所歸。稱訴于公。再得罪禁錮。亦既五年。喬知爲之惻然。引來于赤坂驛。給以食還之。且使其人言曰。當附赦帳耳。平八因欲赴東府。自慮。若以情告主。必也爲保人拘留矣。遂逃去。乞食於路上而往。復出訴于喬知。喬知面諭曰。署各有職。當告於本管府署。喬知亦屬某吏。吏責以健訟。禁之逆旅舍一箇月。乃斷以籍沒財產。雖會

赦不放免論。平八更自念素情不遂。歸望亦絕。要有賣爲他家奴。所得傭直以充本主衣食之用而已。遂因逆旅主人自鬻。爲城東賣豆腐家之奴者五年。頗得造豆腐法。後去爲城西賣豆腐家傭作者三年。文昭公初立。下令行寬政。赦有罪。分遣使者。問海內所疾苦。正德二年春。改修驛傳之令。五年十月。府中聚會。奉行某氏。語同班曰。比年以來。有人行販豆腐。每見某。輒下擔伏道。色常悽慘。似甚煩冤。無以自明者。諸君亦見之乎。某氏曰。是奴爲故主。屢以冤告者。事歷累改。案不可移。且請所沒田宅。其情不可測也。奉

行復問參郡吏曰。卿等以謂如何。萩原美雅曰。鄙職未審事由。奉行疑其有枉。當不得無理耳。衆皆以爲然。卽召平八。勘問其狀。悲憤口不能言。奉行乃委美雅。更加辨窮。美雅因引于私庭。叩階徐問。其言若無可疑者。參以府下前後主家之言。二人皆稱。未始知其事情也。雖然。彼其爲人誠信。必其靡他。乃至移于本郡。咨詢追問。其得其實跡矣。郡且報曰。籍沒家產。其田園則抄割入官。宅舍則賣與某人。某吏堅執前議曰。籍沒財產。未有放免之例。若聽其所請。依價收贖。美雅駁曰。籍沒財產。雖會赦不放免者。本依犯罪

野史

卷二百六十六

四十八

論。無罪豈合沒其產。且依價收贖。猶贖刑也。舊冤既白。今日卻斷輸贖。未知據何條例。衆亦疑以爲奴之本情不可測也。議不果行。明年春遂斷曰。籍沒家產。在署者聽贖還。在私者聽和買。若其估賍。則署據本管地方當時下等物價。估計和買。亦不得過其原價者。平八泣謝而去。卽赴本郡。先問其田。應用價金一十一兩。始自驛長爲其民。獲罪於郡。二十四年于此。前爲郡吏者。亦以罪落職。其後任郡者。欽遵前符。賑給如法。由是驛戶之人。皆無不憤彼冤而德之者。然平八年少時從主而去。屢得罪於官。且逃其主家。主

家族人亦猶疑之。其他無相識。可以交錢物者。平八自懊恨。而到府下。前後之主。爲之相議。各出家財。以假貸。平八乃請廳。廳依准。美雅使人問之曰。有田而無宅。汝主焉歸。曰。非所敢望也。其人曰。府既許之。何爲云爾。平八叩歎欲掩淚。而嘗聞之。宅價三十金。非我力所能及也。美雅聞而嘆曰。哀哉。適有京師商客來於美雅家者。竊聞平八言。感泣而去。他日平八復請其宅。蓋以京師之商。分其豪裝。爲之周濟故也。未幾美雅遷爲他職。是夏有章公薨。有德公入嗣。七月。平八謝恩於廳。且請曰。幸沐鴻澤。本主得歸。雖然。微

野史

卷二百六十六

四十九

爲後主者。奴亦不及此。且夫買田買宅。實賴衆力之所助。報恩報施。豈能一身之所任。伏請鈞裁。奴今所得者。並聽還本主。本主今年六十四。流離之際。殘喘僅存。別差一人。代奴修業。上課公役。下給私養。奴自醫如初。周旋進退於府下兩主之間。歲得顧錢。以償宿債。是區區之志。所以報恩報施之私願也。有司至此。則始信非其爲已謀也矣。乃具開事狀。實封啓聞。且請奴自贖得本主田宅。廳出府金。照其實價。以給還。十一月。有旨准請。

白石遺文拾遺

黑澤清右衛門。幕府徒步之士也。延享元年九月。修

法華入講于紅葉山。舞中樂于庭。赦雜人觀焉。三家宗室及侯伯諸司醫員群列于書院。有德公整儀寬之。時假設樂人子舍於菊間之陰。樹屏風爲障隔。侯伯或欲見子舍。衆混雜。樂人請警衛止之。若年寄命之徒步隊。清右當其選。諸侯群來。清右制止不納。會松平賴幸誘六鄉政晴。松平康福來。將入。清右拒之。不可。清右作色曰。賤臣警衛之班。雖誰殿。不可令入。是我隊長之命也。賴幸勃然曰。子不識我耶。不敬矣。清右曰。莫論不敬之罪。方令受命當役。僕雖卑賤。能識爲播磨殿。縱雖爲三家衆。不可聽也。若強犯則僕

亦有所置。賴幸默而去。遣坊主問姓字。清右荅曰。多門多宮隊下黑澤某也。賴幸以達宿老云。黑澤清右衛門不敬。於是目附中山五郎左衛門深尾隼人正。召清右。問不敬之罪。清右自若對曰。莫不敬。吏曰。汝不謂乎。有所置。奈何。弗荅。再三。而五郎曰。然則非汝之過耶。清右曰。臣苟不謬。固守隊長之命耳。何爲有咎。兩吏諭曰。賴幸弗聽。枉以謝過與。清右掉頭曰。不可矣。臣雖微祿。以職制。則不憚王公。是敬重公儀也。何以爲有過。而不服。兩吏曰。請問。子所謂所置何矣哉。荅曰。是非他。若有強犯者。臣一刀下截爲兩段。

耳。兩吏亦默而入。具狀以報。衆皆危懼。公嘉獎其勇。褒賜白銀五枚。從家手錄、公實屬祕錄、

僧義觀。寶永中。在長崎福濟寺。無學才。以守浴室爲任。享保二年三月。夜半火起浴室。衆群聚防之。義觀側臥敢不避。衆欲挽出。不肯曰。我苟爲之守。災起是我之過也矣。脫去之爲非。與火俱死耳。衆挽出數回。不聽。拂袂遂投身于焰火而死。長崎茶話、

龜松。信濃佐久郡內山村農夫。惣右衛門子也。一日從父芟草於破風山麓。逢月。父駐一小廬焚火。有狼來。齧足。翻身復咬唇及腮。兩手執狼耳。大叫。龜松遽

驚。把鎌來拘搭狼口。鎌折。再把父鎌。刺柄於狼口。牽址後背。與父壓狼。惣右被疵數處。掙扎不任意。龜松拾石挾狼口。以鎌毀牙。狼尙不痿。奮勢對龜松。龜松延左右大拇指。扶狼目。扶父歸。歷日疵亦廖。龜松時年十一。性甚雖虛弱。一心有救厄急。事聞幕府。賞賜白銀。以表其功。時天明九年九月也。草、文化十三年十二月。或搢紳家售棄爛紙。先是家。銀二十四錢。搜索不得。踰日先買棄爛紙者來。謂曰。一昨所買紙屑中有銀。問他家。未得其主。恐此敗矣。如果信則請返焉耳。衆大悅。問錢目及故紙與所喪

者。合乃還附之。皆謂未嘗面識者。且鄙賤無慾。清潔可愛。賞予錢謝之。固辭而去。其夫方廣寺裏門外賤者也。今失其字。思齋漫錄

野史

卷二百六十六

五十二

野史卷二百六十六終

飯田忠彦修
男文彦訓點
竹中邦香校

義勇列傳第三

大石良雄

萱野重實 寺坂信行 八助母
元助 天野屋直之 近松氏母
尼妙海 可留田矢田作十郎
間氏妻 小山田一開 杉野氏母
武林氏母

大石良雄。稱內藏助。內匠頭淺野長矩室老也。姓藤原氏。高祖某久右衛門。仕關白秀次。曾祖良勝。稱內藏助。幼爲八幡山宮本坊弟子。年甫十四。厭緇衣。亡

命。赴東府。十八歲。仕淺野長重。大坂夏役。與毛利勝永兵戰。獲首二級。長重恩遇日渥。遂列老職。祖良欽亦稱內藏助。襲父職。父良昭。稱權內。娶池田由成女。產良雄。而早死。赤穂忠義傳良雄承祖父後。爲人簡重。有威望。爲國人所倚。赤穂忠義傳良雄少而貞實。如老成人。形瘦如乾梅子云。半日閑話初。人皆斥爲癡。良雄亦韜晦不露。長矩疎之。不屬意。赤穂忠義傳元祿十四年三月十八日之變。邸報達國。先是赤穂城東門。一大蜂房忽然生。圍可三尺。按皆異焉。有山薑大如蟬。飄然來繞之一蜂出房挑之。山薑激怒。將衝蜂數千出拒之。終殫盡。少

焉空中有聲。形如鞠。來覆蜂房。散則皆蠶也。其數百千。圍繞蜂房。鳴動如雷。蜂盡數出。蠶猛烈。一敵四五蜂。乃須臾而蜂殲。良雄竊以爲凶變之兆云。忠義傳聞變。上下驚躁。凶計繼至。庶士切齒。婦女愀然。小野寺秀和在京師。守邸聞變。將歸赤穂。決進止。謂告之於府。必見沮。強請之。不免無禮之罪。不如疾馳也。卽馳抵赤穂。會聞脇坂安照。木下公定。稟命爲受城使。監察荒木十左衛門。柳原采女。代官石原新左衛門。岡田莊太夫等發東府。忠義傳良雄及大野九郎兵衛與庶士會議城中。凡三百餘人。良雄曰。主辱臣死。

吾輩死節之秋也。然死非難。處死實難。欲以何死。僉曰。防受城使死耳。又何議。良雄曰。是固當然。但人臣之道。猶有圖社稷之義。豈不無大學君可奉宗祀與。臣等宜以死請之。弗聽。則背城決戰。從先君於地下而已。九郎兵衛等首鼠兩端。議未決而罷。後二日。良雄復會。敘述前議。九郎曰。據城請之。是要上也。爲先君立後可冀乎。死何益。徒負悖逆之名。而累先君耳。良雄曰。不然。士所守者義也。今臨大節。不以義自白。而苟且免死。唯唯奉上。豈不無耻之甚乎。使天下之人聞之。謂赤穂氏歷世養士。無一人知大義者。是

辱先君也。不止身之耻。更辱其君。何如哉。敬曰。大石氏議是也。九郎不得已亦從焉。於是遣多川九左衛門。月岡治右衛門。使東府。良雄口授意指遺之。忠義傳。大野九郎兵衛。及子郡右衛門。怯恇逡巡。伊藤五右衛門。外村源左衛門。岡林木工助。玉虫七郎右衛門。近藤源八。職爲番頭。首屬九郎。區區起良義之論。雖有赴義者。支梧不使述志。良雄姨夫進藤源四郎。叔父小山良師。執義盟以達良雄。有岡野次大夫。大岡清九郎。并關德兵衛者。嘗忤長矩旨。去國漂泊。及是感激舊恩。躬自擔兵器。來敲城門。請俱死。良雄謝

曰。節義堪感矣。雖然。我忍受暴浪臣謀悖逆之名。厚獻諭遣歸。良雄寬而宏度。剛而沈勇。謂雖府命。若暴慢欲收城。曷敢致之。乃幽羸弱者于質子坊。預準備弓砲。以敵爲殫。將欲縱火殲姦豎。與義士共自殺。四月十一日。會議。良雄曰。竢二使歸。如無斷宗祀。則忍生以事之矣。否則敵受城使。一戰死耳。忠義之道。羞不戾矣。從者共盟。乃披函取盟書。刺指印血。次在九郎兵衛。進藤源四郎。越席印之。謂九郎曰。盟書之次。亦宜從。平日以職祿論之例。今不讓者。欲表志也。九郎曰。此事何限今日。反覆推論。義得當而爲之。未晚

也。今朝中村氏兒病。就予乞人參。諸之未與。朋友之信不可失。履約復來。遂起。源四忿罵之。九郎鼠伏而去。次及伊藤五右衛門。五右衛門曰。敬議所禱。我奚敢辭。雖然。徒死難爲忠也。源四冷笑曰。以死不爲忠。請聞其說。辭色極勵。源左衛門等四人瞬胸起。良師進席。謂五右衛門曰。番頭忠畧何如。荅曰。一時執爭。我君慮短。不憚營中。朝吉良氏。府議依律處其罪。何以死抗幕府之命。謂之殉死。亦犯邦禁也。况大學君繼封。未知何如。輕忽期死。未必爲忠也。良師曰。臣諫君。雖犯顏。不敢斥其罪。况今國家傾覆。致死之秋。數

亾君之非。掩已怯恇。死有餘罪。我先殺汝後死。撫劍。良雄及秀和急遏之。番頭五人報顏走去。敬從之退。既而留者三分之一。片岡高房。磯貝正久。攬淚曰。我儕不應大石氏之議者。欲報亾君之恨也。會者已四回。議未定。敬將散。二使自江府歸。初二使之發。良雄命曰。馳就監察。謂。寡君賜死。沒收城邑。臣等謹竢。但未聞上毛氏處罪。群士忿懣。或議據城拒命。雖加教誡。頑蒙之衆。不敢從。恐生致城淹滯之罪。是月四日夜。二使達東府。至則受城使監察。皆既以三月二十八日發。於是二人至邸。與安井彥右衛門。藤井又右

衛門等謀。欲因戶田氏定。請命於府廳。明日詣氏定。邸言曰。赤穗老臣大石良雄等使。敢布腹心。寡君有罪。邑除。臣等敢不奉命。但兩下相伐。不_死。延_相。典_不。論_人。曲_直。必_兩。殺_之。以_過。推_刃。罪_當。均_然。未_聞。吉_良。氏_賜。死_之。命_{。嚴}。刑_{。獨}。加_{。寡}。君_{。之}。躬_{。此}。臣_{。庶}。所_{。以}。不_能。憾_{。臣}。等_{。一}。二_{。之}。老_{。雖}。知_{。府}。命_{。不}。可_{。拒}。至_{。偏}。僻_{。頑}。愚_{。之}。愆_{。則}。惟_{。知}。盡_{。忠}。於_{。所}。事_{。而}。已_{。雖}。諭_{。以}。順_{。逆}。徼_{。心}。不_可。回_{。群}。議_{。不}。可_{。奪}。僉_{。曰}。非_{。敢}。警_{。府}。廳_{。也}。但_{。欲}。即_{。城}。自_{。殺}。以_{。明}。人_{。臣}。之_{。分}。爾_{。伏}。願_{。府}。命_{。有}。處_{。置}。使_{。臣}。某_{。等}。去_{。國}。而_{。有}。辭_{。於}。天_{。下}。敢_{。以}。死_{。聞}。氏定謂二人曰。此言如聞乎。

府。大學重獲罪。無乃招害乎。或與忠義之志反。因與良雄書曰。因使者之言。委曲詳之。紛紛之議。固當然矣。但內匠生時恭謹服事公府。卿等所共知也。今爲卿等計。莫若束手釋兵。以致城邑。不戾府命。蓋亦內匠頭之志也。府使臨藩。卿等宜嚴警。使群士無放縱失禮云云。且舉書示二人。二人曰。卿等宜使良雄等從寡人之言。二人曰。諾矣。彥右又右亦筆氏定所戒。贈良雄。良雄披氏定及二老書。問二人曰。在邸諸士所議何如。曰。皆善。氏定之議。良雄曰。雖違我則死已。秀和曰。未知大學君繼嗣何如。戶田氏所戒有理。徒期

死。恐不可謂粹忠也。良雄耳語曰。足下之言是也。我專言死者。試欲心耳。良雄卷盟書。謂欲曰。神明照覽。信在盟書。明日再處分。明日入城。不許復出。乃起。十二日昧爽。良雄入城。會者纔五十五人。

○所謂五十五人者。吉田兼亮。奥野將監。佐佐木小左衛門。河村傳兵衛。進藤源四郎。小山良師。佐藤伊右衛門。原元辰。岡野金右衛門。其子包秀。長澤六郎左衛門。稻河十郎右衛門。間瀬正明。田河權右衛門。渡邊角兵衛。幸田與三右衛門。里村伴右衛門。多藝太郎左衛門。小野寺秀和。其子秀富。

山上安左衛門。潮田高教。近松勘六。矢野半平。早水滿堯。上島彌助。中村清左衛門。橋本平左衛門。間光延。中村正辰。灰方藤兵衛。貝賀友信。仁平鄉右衛門。菅谷政利。榎戶新助。千馬光忠。河田八兵衛。神碓則休。大高忠雄。武林隆重。岡島常樹。茅野三平。豐田八太夫。久下織右衛門。猪子源兵衛。矢頭長助。其子教兼。三村二郎右衛門。大石良金。大石信清。

良雄曰。東使至迫旦夕。而徼之離畔如此矣。以赤穗一城。招天下之兵。雖舉全國之役。猶恐不能支一月。

况以是數十士欲拒之。兵朝交而城夕拔。徒以弄兵取天下之笑。不若陳此意於東使。相與自殺城中以明志。夜意何如。衆曰善。

○赤穗義人錄載。此際良雄出盟書示之。各署姓名押字。點血讀畢云。姑從忠義傳。

良雄謝衆曰。我今而見衆之赤心。我亦吐實。可與衆決計。衆曰。何如。良雄曰。所遣二人。不得達命於監察。亦命也。戶田氏之誠。極有理矣。宜致城見大學君。浮沈而決處置焉。初我專謂死者。試衆心耳。徒殉死於亡君何益。宜以完忠義爲心。今致城去。雖不無耻。所

謂大行不顧細瑾。大禮不辭小讓。何不能忍於一時之辱。而取千載之笑。言未畢。將監傳兵衛源四郎。良師及元辰等出列曰。縱引宗祀之害。忍死致城。何面目出見人。不如自殺于華嶽寺。從君子泉壤。良雄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孔子以戒子路。如卿等無乃暴虎馮河乎。夫亡君憤義英無禮刺之。兩下相伐。義英獨免罪。豈不與共載天之讐與。不可不相與戮力報之也。徒死於此。孰與報仇以死。或不幸事不就。猶足以伸大義於天下。於是衆踊躍曰。僕等慮不及此。願以身殉之。將監等曰。理固當然矣。但此事非

可計日得。人命朝不慮夕。如事未集而先死。何以明志。元辰曰。復讐之艱。豫讓吞炭。不能遂志。我儕微力。讐家強盛。事恐不可遂。且密謀或泄。讐家或有變。噬臍不及。不如從前議爲得。良雄曰。死生有命。何論之。仇敵有父子。計蓋不過三年。縱吾黨闕一二。志不渝。則鐵壁可穿矣。聞伍子胥以匹夫。遂鞭楚王之屍。忠孝之誠。天祐必有矣。小不忍則亂大謀。一時之辱。勿復爲意。會氏定之使至。再以書開諭。於是復讐之議不決。背良雄者漸潰散。義人錄忠義傳大野九郎兵衛好貨殖致富。其始聞國難。與伊藤五右衛門等專以

分府金爲意。聞良雄之議。心竊悅之。當是時。諸侯制鈔施行。赤穗管内亦然。封內人民。聞變患之。騷然不安。良雄以十二日會議。發府庫以金換鈔。命岡島常樹掌之。又將發軍府金。充諸士飢寒。九郎兵衛等聞之來言。宜照俸祿之次爲準。良雄曰。資格崇卑。俸祿多寡。今復何計。且高祿者。賣武仗器財。猶可支三年之食。微俸者。素無餘蓄。多與之可。况少之乎。遂每人準百石。頒與二十四兩。當換鈔時。屬吏貪欲。攫金逃。九郎兵衛聞之。嘲常樹曰。居其職不能制之。蓋同穴狐也。或告之於常樹。常樹。元辰弟也。爲人廉潔猛勇。

聞之大怒曰。他事毀之。猶可容矣。我安忍乎。貪污之辱。不可敢不糾也。時方黃昏。直赴大野邸。呼曰。奉先君旨來。九郎畏縮。使人言曰。不在家。常樹乃還。及人定。復往扣門。其人曰。未還。常樹詰其所行。不能應。常樹大罵曰。平素視財如瓦礫。況今欲以死報君恩。何以污貨。與汝主將乞丐保生者異。我但欲懲妄言耳。豈忍於斬禽獸之首。斃佩刀乎。忠義傳

○赤穂義人錄云。四月三日。東使未至。九郎兵衛率家人。倉皇而去。恐爲微道。棄其孫女。不及收。竊與其子郡右衛門。分路間行。遂乘舟至近邑。邑人

惡之不內。漂泊海上三旬。不知其所之也。父子所蓄器財。託赤穂商戶。總百餘箱。良雄聞之。遣吏就封之。戒商戶。不許發。次年八月。九郎兵衛父子與近藤源八。渡邊喜兵衛。共來商戶。候人不在。解箱奪三百金去。比隣追迫之曰。汝不出金。卽杖殺。父子戰慄出金。邑人執父子。徇市遂放之。或曰。九郎兵衛住京師。貨殖。及明年良雄等死節。人皆惡之。不與交接。或遇諸途。欲唾其面。九郎兵衛終晦跡而去。不知所終。

九郎兵衛聞之。戰慄。潛走匿於伊藤五右衛門家。其

子郡右衛門亦從而遁。村松秀直勇敢。年耳順餘。在東府邸。及變決死。季春下濬赴赤穂。其子高直請從。弗聽曰。汝留事母。我聞大石氏智者也。不可徒死。必東面復讐矣。今與汝俱無益。必再會。高直不從。託母於弟政右衛門。先父而發。是月四日。父子並到赤穂。呈盟書於良雄。而竣報于旅寓。堀部武庸。與田董盛。及高田軍兵衛三人。爲刎頸之交。日夜講武談兵。及變憤激。竊謀報仇。彦右又右等怯。恒弗與。是月十四日。三士遂至赤穂。訪良雄。良雄迎之。三人聞良雄致城之議。訪將監將監所對亦同。三人感慨。彼是誘義。

良雄愛其志。命館人款待焉。三人資性豪俠。忿意不達。共言雖不無復讐之事。束手致城。何等耻辱。不若三人自殺于城下。勵殺良雄。聞之曰。燕雀不知鴻鵠之志。致城爲怯。欲徒死亦狂人耳。我不再見矣。良師竊訪其寓。告良雄之志。三人遂服焉。忠義傳堀部金丸等十八人。自東府赴難。其餘皆爲彦右又右所遮。遂巡顧望。苟免云。

○義人錄引神碕則休筆記云。安井彦右衛門。本淺野氏支族。藤井又右衛門。或作左衛門爲人可與爲善。但以柔弱。不克自立。爲安井大野等所誘。不能

死節。惜哉。乃祖某有軍功。長政世備國士之選。長重以藤井某爲第一。何共不念辱祖先耶。彥右衛門亦爲貴戚。宜與國共存亡。而一旦緩急。貪生忘義。可醜可惡矣。伊藤五右衛門。外村源左衛門。建部喜六。岡村木工助。玉虫七郎右衛門。八島總左衛門。近藤政右衛門。多川九左衛門。藤井彥四郎。萩原兵助。田中清兵衛。植村與五右衛門。早川宗助。中津彌一兵衛。大野木彌一右衛門。近藤源八等。皆黨彥右衛門。九郎兵衛。

池田綱政聞赤穂退臣據城拒命。飛檄絡繹。命山陰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七

十一

二

南海。豫爲之備。綱政遣兵備虫上。池田吉明守國境。姫路。明石。高松。丸龜。德島等爲之備。戶田氏定。淺野綱長。淺野長澄。皆遣人嚴戒。四月十八日。二使至赤穂。安照自鷹取嶺。公定自猪池越。先期良雄命除道。修橋於中村川。邑里市廛。遣吏循行戒火。不許喧嘩。繕治城溝。酒掃第宅。悉封府庫。詳籍田畝戶數。令諸士警衛四門。守備戒嚴。迎於府使城外。府使傳命曰。依法沒收城邑。勿犯制。勿喧爭。背者處刑。諸士所蓄武器資財。搬移任其意。限以三旬。徙他邦者。授印書達之。空邸使農賈守衛。貢賦或未納者。可速納之。貸

種者以是冬爲期。以男女換租者。任其請。借貸依其券證。明日以日出致城。十九日。監察入城點檢。良雄迎之。請曰。主死國除。某等義當殉死。猶偷生。見諸君者。獨以寡君之弟在故耳。獨者以此。因大垣侯爲請。而未得命。會諸公光臨。敢陳肝膽。煩執事。公廷若宥寡君之罪。收錄子弟。使之得食公家之祿。以奉祖先之祀。某等浴覆載之仁。荷再造之恩。退而自殺於亡主之墓側。以終人臣之義。惟諸公憐而察之。監察不應。檢到廣間。良雄又請曰。主家爲藩屏。亦已久矣。寡君曾祖從大坂之役。服勞建勳。當時台德公胙土而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七

十二

二

寵之。使得比列侯。至祖及考。皆受幕府之恩遇。敬所知也。及寡君之身。忠義奉事。傾心公義。惟恐無勝方面之任。今也。不幸以私怨獲罪。身死國除。亦可哀矣。幕府如推存舊之恩。而舉繼絕之政。不獨某等受賜而死。使天下後世。仰幕府施恩無窮之德。伏願以此意達之於府廳。冀賜憐察。石原新左衛門曰。諸士宿願可轉達。良雄拜謝。上簿書而退。義人錄、謂、曰、吾固知東使不可賴。然不死於此者。有所思也。監察就館。召良雄。謂之曰。公使入邑。道里修治。入城群下齊肅。且所進圖籍甚詳悉。奉上之道。可謂至矣。城中如

所請。則以奉命之故不應也。諸士宿志固可恤。今馳人具狀以聞幕府。我輩歸東。必當周旋。良雄謝而出。忠義傳、義人錄、國朝記後荒木十左衛門遣人告良雄曰。過日卿所請。我白諸府廳。且聞宗家有爲大學君乞哀。思必幕府有處之。忠義傳、義人錄良雄遂去赤穗。至京師。買宅於山科邑居之。密謀復讐之事。同盟之徒。往反東西。互爲耳目。人無有知者。元祿十五年春。良雄遣前原宗房。神崎則休爲商賈。宗房販絹。則休鬻扇。迭往謁仇家虛實。他住京師者。吉田兼亮代良雄領之。計口給衣食及舍賃。傳驛來往。皆量其用資之。初良雄等

棄城而去。人以爲其意有不易量者。以故上杉氏遣家人警衛義英第。日夜嚴戒設備。如婢僕皆用采邑參州吉良之民。不許商賈入門。良雄聞之。令二人至本所。問居于義英宅側。低貨物之價賣之。漸親熟。遂得出入仇家。察其動靜。戒二人勿急遽誤事。或聞上杉氏使人偵已。乃佯狂昏亂。言行失次。每遇人輒言。吾病且死。樂餘生耳。買田宅。大營居室曰。吾將老矣。謀報上杉氏言。良雄老病。但爲子孫計。亦莫足慮者。如此者一年。吉良氏稍弛備焉。忠義傳、義人錄三月十四日。值故主祥忌。良雄赴赤穗。詣華嚴寺祭之。哭甚哀。義人錄

錄七月十八日。幕府命淺野綱長。送長矩弟長廣於安藝。吉田兼亮遣潮田高教。近松行重。報之良雄。良雄於是浩然決東行之志。乃欲糾合同盟之人共行。其在京師赤穗者。先使貝賀友信。大高忠雄往謝之。曰。初我與汝有約。今則已矣。度時勢有甚難爲者。久蓄盟書無益。他日幸遇機會。當更與汝謀。因遺盟書。良雄意其實以此試。汝心誠僞。汝聞之。相謂曰。吁。豈子誤我。豈非命乎。見二人譏以大義。辭色甚峻。素無志者。唯唯而已。初良雄請府廳爲故主立後。彦右又去之黨。又以僥倖萬一之故。與盟焉。遇荒木氏之報。

揚揚有自得色。及聞長廣之事。意氣沮喪。只以全生爲慮。漸與良雄絕問。示異志。至有晦蹤逃者。

○義人傳引神崎則休筆記云。背盟者七十人。所謂與野將監。河村傳兵衛。進藤源四郎。佐藤伊右衛門。小山源五左衛門。稻河十郎右衛門。精谷勘左衛門。田中權右衛門。多藝太郎右衛門。長澤大郎左衛門。其子幾右衛門。里村伴右衛門。豐田八太夫。各務八右衛門。灰方藤兵衛。陰山總兵衛。榎戶新助。山上安左衛門。上島彌助。渡邊角兵衛。其子佐野右衛門。幸田與三右衛門。仁木鄉右衛門。

高谷儀左衛門。川田八兵衛。久下織右衛門。猪子理兵衛。松本新五左衛門。田中六郎左衛門。酒寄作右衛門。蛇半左衛門。高久長右衛門。近松貞六。岡本次郎左衛門。其子喜八郎。田中代右衛門。近藤新五郎。大石孫四郎。川村太郎右衛門。田中序右衛門。三輪嘉兵衛。其子孫九郎。小山彌六。搦谷武右衛門。山羽選左衛門。峯喜左衛門。井口半藏。木村孫右衛門。前野新藏。糟谷五左衛門。高田群兵衛。小幡彌右衛門。木村傳左衛門。杉浦順左衛門。井口忠兵衛。生瀬十左衛門。上田三郎左衛門。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七

十五

平野半平。佐佐小左衛門。大塚藤兵衛。月田三郎右衛門。中田理平次。中村清左衛門。鈴田十八郎。田中貞四郎。毛利小平太。小山田莊左衛門。矢野伊助。瀬尾孫左衛門。○義人傳引橫川宗利與友人書云。良雄託家藏書軸於平野半平。售之換金。半平偷其金三十兩逃去。又中村清左衛門。鈴田十八郎。中田理平次。田中貞四郎。小山田莊左衛門。毛利小平太。皆與良雄俱東行。復仇之期已迫。皆亡去。莊左與片岡高房同居。竊賊金及衣服亡去。○又引寺坂信行筆記云。小平太以十二月八

日亡。矢野伊助爲長矩步卒。瀬尾孫左衛門爲良雄家人。良雄令二人守平間村宅。及十二月十二日亡去。以此考之。凡背盟者。中村鈴田以下數輩。最後亡。其餘蓋在七月以後。則林曰。斯輩知義而不爲者。比之於不知義者。其過亦倍焉。

守盟者。七月以後相次先良雄發。十月良雄與高教。行重等數輩東下。先是富森正因來東。住于武藏平間村。未幾以僻遠不便。徙郭內。至是兼亮聞良雄就行。與正因議。更脩平間廢宅。爲稅駕之所。二十一日。良雄至鎌倉。兼亮等先往平間相宅。遂迎良雄於鎌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七

十六

倉。二十六日。良雄至平間。十一月五日。出府下。與子良金同居。欲皆變姓名。分處於市廛之間。日夜覘吉良氏第。按道路遠近。預定進退之便宜。可拒上杉氏援兵者。最熟計之。會義英病久不愈。以本所第土地卑濕。每往上杉氏。或久不歸。又議築室於上杉氏麻布別墅老焉。未果。先遣內人依上杉氏。蓋側聞良雄等狙已。外託養病。實避之也。良雄聞之。擇少壯者。分爲四次。每夜循行街巷。往反吉良上杉兩邸之間。察之。十二月十三日。良雄使人訪夫人瑤泉氏起居於淺野長澄第。具狀去年以來之事。報之。初瑤泉夫人

嫁長短。有資裝金。屬良雄。合之侯庫儲金。少息貸之。於赤穗人民。民以爲便。及難作。良雄以軍與法。悉散儲金。給衆之支用。至是致薄並餘金。十四日義英以招茶客之故還第。義英素嗜茶。數爲茶會。本所有一茶叟。常出入義英第。有燕會必與焉。大高忠雄聞之。詐爲京師商客。從其叟學茶燕之法。欲因以通義英。是以忠雄得聞義英歸第。大石信清亦聞而知之。並報之。於是良雄急警衆。約以鷄鳴。是日詰旦。良雄與數輩詣泉岳寺。謁冷光侯。長矩設墓。相對悲泣。使人謂寺僧曰。某等欲各屏蹤僻遠之地。離散在近。故來拜。

別亾主之境。所以感泣戀戀不忍去。請爲我倩。具薄膳。庶幾得接一日之歡。乃布施銀三百兩。寺主延衆于堂上供齋。衆食已。謝侍者曰。少間欲睡。有事請之。遂閉戶密語。申明約束。備爲區畫。至日中辭去。還舍。各掃除居處。謝遣奴僕。言明日發行。將赴京師。今夜往就友人家。皆裹衣物資之。赴本所。堀部金丸之居。在兩國橋西矢倉巷。距本所通。故以約衆來會。至薄暮。金丸就本所茶肆晚食。主人素與金丸相識。問曰。暮夜見過何故。答曰。汝不聞乎。大學君遷藝州。吾輩終無所依。加之米價騰貴。儲資不給。今乃與舊僚謀。

欲歸赤穗爲農。約以明旦俱發。但日出凍解。行路泥滑。不若夜途爲便。請爲具六十人食。衆將欲辭食。予金三兩去。既而衆皆至。金丸舍。金丸設盃酒與飲。比及夜半。金丸率衆至茶肆就食。金丸謂主人曰。酒食之贏。足爲生活乎。主人曰。近日不見利。因與俳諧家謀。集句募課錢助業。細利可笑。衆中一人曰。句題如何。曰。那仁乃曾能。曰。好題也。我亦爲汝爲之高吟曰。那仁乃曾能。以波乎母登保設。久和廻由美。衆曰。行矣。遂出茶肆。分爲三。一適堀部武庸舍。一適杉野治房舍。一適前原宗房舍。遂會兩國橋上。解裝各著戎

衣。執兵器。如往救火者狀。約作隱語相應。裂帛書姓名爲幟。又約。獲仇人者。吹笛報之。令卒擔鐵槌竹梯斧鉞之屬。以從。遂到吉良氏第。分衆爲三隊。四人爲伍。或作每聯三人。今從寺坂信行筆記。一人當敵。令左右相援。無爲敵所獲。令曰。毋殺婦女。毋追走者。待初笏俱發。毋攙進爭先。竟事出。聞鑼聲聚母後。令畢。遂竊破後門。捕戍卒。戒使無揚聲。植刃守之。笏發。衆呼火。梯屋槌壁。從三面入。先入者拔門鍵。擒門者三人。亦守之。衆直亂入。闕言曰。故內匠頭淺野長矩遺臣。來報主仇。所請者上毛氏首耳。衆者出戰。否則走避。既而家人防戰。

者皆斃。餘匿不出。

○義人錄云。京師茶買。每歲來東都。皆茶。是夜宿義英第。聞變。脫身而走。廳前有一人。挾眉尖刀。蓋良雄也。賈伏曰。某商也。請免害。其人注視久之。指一僻處。令就居。少間。見一人從內出。就其人。承指麾。相隔遠。其言不聞。食頃。又至。大呼曰。獲上毛氏。其人乃起。顧呼賈。謂來者曰。此茶商也。卿扶出之。賈人竟得脫。後商人言之。或言字治茶商。

衆直進入寢室。不見義英。或伸手撫牀。聲曰。尙暖。人去未久。急搜索。不得之。厨側之房。彷彿聞人聲。然外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七

十九

施鐵鎖。若人不能入者。衆曰。蓋謀也。以斧破之。果有三人。匿其中。衆喜曰。仇在此。相戒曰。或有陷穽。卽以鎗擊地。一人逆戰而死。一人出走。一人縮首。伏什器之間。衆引出之。叱曰。汝告上毛氏所在。不殺汝。不然卽死。不應。復問。又不應。聞光興怒。以槍突倒。視其人。年可六十。衷縞。皆曰。豈仇人乎。裸而視之。果有疵。武林隆重卽刃之。以其首出。召所擒門者示之。皆曰。我主也。旃響。衆聚。拊躍相賀。

○或云。隆重乘燭前行。義英在暗中。用短弓放矢。又以器擲。衆逼。問義英所在。不應。光興怒。執槍

突倒。義英按劍。隆重舍燭。刃之。

乃斷幟帛。裹義英首。懸之槍頭。遂索子義周。不得。將出。衆呼曰。左兵衛氏盡出。人取乃父頭去。盡出。終不見。於是擊鑼。衆盡來集。不損一人。傷者數輩而已。良雄率衆出。欲入無緣寺。寺僧閉門不內。衆藉判休歇。良雄顧衆曰。念檢火。恐致火災。貽禍隣里。急使數人反檢。竈爐皆灌水。或云。良金發。既黎明。發本所。西赴泉岳寺。二卒以槍前行。槍皆用紙爲鞘。次槍懸義英首。良雄次之。衆群行從之。重傷及老羸者。皆乘籃輿。大高忠雄。富森正因等數輩後。過本所酒肆。酒肆主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七

二十

人晨起啓戶。視數輩持兵衣服塗血。驚怖急欲閉戶。被創一人呼曰。吾渴矣。汝執酒來。主人曰。市街法禁。行人露坐飲酒。其人笑曰。我輩旣犯大法。何況市街之法乎。投一小囊金曰。此酒價也。汝勿畏。乃相共直入。舉罍來。倒槍突破其蓋。各傾五六碗。飲已。被創人請筆硯。書一俳句。記姓名。遂馳去。主人披囊。有二兩金。識曰。元祿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淺野氏臣大高源五闕死。掩我屍者。幸取充酒價。俳句姓名亦忠雄也。良雄途令吉田兼亮。富森正因。至大目附仙石久尙。首犯法復讐之罪。是日月望。拜府者格釋。相屬於

途見救皆驚異。有停騎問者。良雄曰。某等復讐者耳。行至仙臺邸下。戍者異之。遮遏。良雄等駐行。頃之一士人出。揖良雄問故。良雄以實告。其人曰。譏異服。戍者之職。吏守法耳。卿等往。良雄等乃去。至會津邸前。戍者亦遏之。良雄告之故。且道仙臺邸事。守者聽之。乃去。兼亮正因杖槍造仙石氏門。請曰。某等報一急事。願見伯耆君。面陳之。久尙出見。二人脫刀。授將命者而入。具白事狀。且言仇已報矣。某等當自殺。但願援內下。肆戮貴族。獲罪府廳亦大。願伏斧鉞之誅。明國家之典。又使某等不信。大府之心。暴白於天下。故

救就泉岳寺。主墳塋之地。謹俟上裁。乃懷中出四十七人名簿。呈之。久尙曰。志士止此耶。二人曰。卒隸願從者。皆不之許。共事者是已。久尙曰。諾矣。上聞。乃起。二人請曰。某二人幸得請命左右。願使一人去報。久尙曰。尙有可問者。待我歸。遂命家人。爲二人設食。二人囑給人。收所提二槍。久尙詣府廳。會義周士鶴谷平馬。達昨夜之變於老中稻葉正通。府命二監察。往吉良氏第。檢之。義英尸四肢五創。或云。義周與死。戰者。義周傷額二創。自傷。亦言。執眉尖刀拒戰。傷額。血流入目。昏眩不能追賊。家臣死者十六人。傷者二

十一人。堂中有一小函。題曰。故內匠頭淺野長矩家臣遺書。乃取之。還。具事并書上之。其書曰。赤穗陪臣大石良雄等再拜白。去年三月。寡君奉命。臨待天使。不顧大禮之際。以私怨擊吉良氏於營中。府議處以不敬之罪。賜死削封。某等卽上城邑。離散四方。重台命也。獨恨寡君擊吉良氏。爲左右所遮。不果其志。臨死之間。遺憾可知矣。是某等所不能忍。以陪臣之賤。謀府臣之貴。蔑上之罪。非不自知也。然不洒戴天之耻。無盡在三之義。是以同志相謀。謁上毛氏。請其首。敢繼寡君之志耳。豈有他哉。某等既死後。庶幾有

來臨者。賜觀覽。亦足知愚忠所在矣。元祿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良雄等白。在廳群臣。傳觀之。嘆賞不已。或有泣下者。老中阿部正武。揚言於衆曰。以今日見忠義之士。猶如此。豈不足爲國家之盛事哉。既而月望之禮畢。久尙還。見二人。問曰。卿等去赤穗。既懷報仇之志。其曠日不爲何也。曰。不遽之者。以大學侯罪也。大學既竄。社稷永滅。於是始決意於復讐。然仇家強宗。不易覲覲。所以遲延至此。久尙又問。義英死時之狀。二人具以實對。問義周。曰。搜索宅中。竟不見。問家人。曰。初某等約。禦者殺之。勿妄害人。家士狼狽。莫

有敵者。獨一少年拒關甚力。雖殺之。殺甚惜之。又問同志者死傷何如。曰。闇夜不辨色。倉卒間。不免無敵相傷。幸不損一人。於是久尙遣二人。戒之曰。至泉岳寺。俟公命。勿使殺致紛擾。二人曰。唯唯。拜辭去。良雄等至泉岳寺也。僧徒見殺持兵。大恐。良雄呼曰。某等既復讐。來告祭亡君之靈耳。不敢有所暴亂。請爲我齊閉門。勿使外人來擾。乃乞紙筆。盟漱。書祭文。殺皆盟漱。使人取水來。洗義英首。盛以盤。置之墓前。此云三方。或云良雄自本所來。且就寺僧。借香案。良雄跪墓前。焚香拜謁。

○或云。殺就墓。良雄謂曰。某等昔事先君。以祿位爲等級。今則同亡國之臣耳。某不可先諸士。且前夜。仇人僵間氏手。則間氏宜先拜謁。光興辭之。不聽。使光興先拜。而良雄等從之。

良雄懷中出匕首拔之。置諸碑附上。鋒刃向外。殺皆圍兆而跪。良雄乃捧祭文讀之。文曰。維元祿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臣大石良雄等再拜稽首。謹奉告于亡君之尊靈。去年三月十四日。君刺吉良氏。臣等實知深怨積憤。出於不得已。然而仇人幸脫身。君獨賜死。且大學君遷徙。不得奉宗祀。事雖出公裁。職仇人

之由。臣等乃僭府命。謀仇人。雖知非君敬上之意。然豈忍於坐視讐人。而偷生與戴天乎。遂相議。誓以死復讐。但所以曠日持久至今日者。恐輕舉取敗。重爲世笑。以貽累辱於我君也。幸今得遂志者。益天憐臣等微忠。假之機會。而因君在天之靈爲之佐。謹獻仇人之首。以報無窮之恩。願釋當日之憤。而瞑目于地下。昔時所賜匕首。今謹奉還。請以此甘心於仇人。以快靈意。臣良雄等再拜稽首。謹言。讀畢起。把盤上首。三以匕首擊之。又焚香拜退。殺以次進。亦擊之。拜退。相向泣下。良雄等復至堂。見寺主曰。某等之事畢矣。

前使人詣仙石氏。告某等欲罪淨利之由。大馬繼主之心。不能忘。故主墳墓之地。幸得死於此。臣等之願亦足矣。願和尙無見拒。遂令開門曰。上杉氏兵必來。一戰授首耳。

○或云。此日中村清右衛門。鈴田十八郎。中田理平次。田中貞四郎。同到泉岳寺。因寺僧言曰。前夜馳至。則公等已去。悔之不及。良雄使人言曰。昨夜之事。以後期見驗。宜出見。但力戰脫腰。不能復起。四人大慙去。

於是僭書使寺坂信行赴藝州。報復讐之狀。其遇赤

德各託家書知之。寺主爲微煮粥餽之。且曰。寺法固禁酒。但寒天。飲不得酒。恐凍。何拘常法。乃買酒。使微縱飲。微倍勇氣。喜曰。以此戰。上杉氏兵。何足敵哉。各作俳句。祝志。良雄以義英首。託寺主曰。吉良氏貴族也。今委之於塵土。以仇讐之故耳。願和尚善謀之。寺主受實諸佛前。

○或云。託僧還首吉良氏。又云。上杉氏收義英尸。葬之。病其無首。使僧某往泉岳寺請之。良雄曰。一祭之。亦獨狗耳。任和尚所裁。良金曰。惡用是臭腐者。投與之。良雄叱曰。豎子無禮。何乃然。

及午。或傳。上杉氏兵至。良金曰。必浮言矣。上杉氏欲擊我。豈俟日午而至邪。良雄曰。固然。但慮變者。不當如此。於是微皆厲劍。良金亦厲。謂微僧曰。卿等定戰場中。觀偶人爲兩。如生人之戰。未矣。如上杉氏兵至。其等力戰。與木偶異之。卿等視之。亦一壯觀矣。敵果不至。

○義人錄。室直清聞之泉岳寺僧。曰。良雄以下長年者。皆厚重寡默。同義英臨死狀。曰。善處死矣。同家人拒戰者。曰。死難者多。人臣之義。固當然耳。其他不敢發一言。少年人直言。無所回護。

久尙復造于廳。以兼亮等言聞之。是日有命。分囚良雄等于四諸侯邸。老中令監察水野小左衛門。鈴木源五左衛門。從卒吏十人。至泉岳寺。達府命。細川綱利。松平定直。毛利綱元。水野忠之。四侯使者從之。二監察與屬吏謀曰。上杉氏聞微在寺。必以兵來攻。吾等宜以府旨遏之。倘不聽。則當與義士等共戰死。但念處置得宜。莫府命辱。庶得以免後人之譏。乃相與議處變之道。會老中遣吏召良雄等。謂久尙第稟命。且令武人巡察。道上不許士人乘馬持兵。侵其行。良雄等以黃昏至。皆草服提槍。如前夜赴仇狀而入門。

門者每人問姓名內之。微免帽上堂。皆椎結蓄香。髮中芳氣襲人。吏迎收佩刀。如法。一人挾分配簿。引微就坐。兩監察執筆。問其子弟親戚錄之。頃之。久尙出。見良雄等。宣旨。微拜命。因問復讐之狀。良雄兼亮應對如流。其他不敢出一語。小左衛門問。孰爲良金。良金進曰。某在此。問年若干。曰。成童。坐中人曰。斯子舉止言語。甚類都人。豈生長於僻邑者耶。良雄曰。今茲始從某來。小左曰。言貌與歲相若。但長大。殆如壯年人。可謂奇男子。坐中從嘆稱。小左曰。內匠氏得人之多。足以爲藩屏。今乃如此。可勝惜哉。兩監察分微付

四侯使者。細川氏十人、水野氏九人、良雄從細川氏使者先退。謂良金曰。生無復相見。嘗所言者。汝毋忘。良金曰。敢不敬承。幸莫爲念。四侯使者依故事。令更衣與之。不鎖。使者將士卒。監護而歸。皆寘之別墅之舍。供具甚盛。其夜越中守綱利就良雄等曰。卿等能成大事。同志之士止此乎。良雄對曰。凡食寡君之祿。莫不與臣等同心。然臣等相議。擁掖騷擾。恐重獲罪。幕府以故。獨與久次近侍之臣共事耳。安井彥右衛門。藤井又右衛門等。何不與盟。曰。二人老矣。一旦聞寡君之死。哀戚耗精神。不能勝事。大野九郎兵衛何

如。曰。亦以哀戚殆喪心。隱岐守定直亦見役勞之。問良金曰。卿有母若弟耶。對曰。有母在京。弟有二人。皆幼隨母。言訖欷歔。定直不忍復出。言乃起。四侯待役。饋食必貳膳。飯食及羹而已。後數日。請曰。日賜盛膳。非卑人所宜。敢辭。四侯不可。又請曰。臣等聞寡君死以來。不敢食肉。獨以恩禮之隆。不敢伸私情。請自今賜蔬菜一品。乃止。四家重建其志。聽之。細川氏待良雄等最厚。寘大爐於坐。以禦寒。炭盡以他爐更之。日令浴。每浴新給濯浴衣。次年正月。賜絹衣上下服。令著之。又令工屬良雄等佩刀。并繕治其裝。接伴人

或告之。良雄曰。明侯哀憐至此。某等不知所報。但命在旦夕。無以佩刀爲也。卿爲某等請止之。侯觀刀或有稱之。是係寡君所蓄之物。皆嘗試利鈍。某等去赤穗。有復讐之志。因分取之也。十六年二月四日。有命。賜良雄等四十六人死。綱利見良雄等曰。寡人日夜庶幾卿等存生。今聞命。大失望。良雄等稽首再拜曰。公處不以極刑大戮處之。使以士禮就死。臣等榮亦大矣。久蒙恩庇。優待過望。非臣等結草所能報也。因請幸使得錫爵。一與同人辭。言未畢。綱利呼注子。先自酌曰。我與卿等訣。徧錫爵已。十七人拜而退。定直

亦置酒。與衆訣。謂良金曰。卿母聞父子皆死。應抱無窮之悲。大法不許傳書。但有可遺言者。我請之於執事。達之。良金曰。父良雄嘗誡僕。萬一恩命。赦臣等死。我父子則義當殉死。汝若違非我子也。泉岳寺之別。亦以此爲言。今賜死於臣父子。尤稱所望。初出京之日。以決死之故。與母永訣而發。雖念之情切。無復可遺言者。今荷明侯哀憐之厚。死不敢諼。定直聞之。泣下。左右爲之慘然。四侯令衆沐浴。更新衣。以俟。細川氏所賜香及午時。大目附仙石久尙。及目附長田喜右衛門。歷至四侯邸。宣府命曰。故內匠頭淺野長矩當

朝使享禮之日。乃吉良上野介於營中。罪在法不赦。上野以無辜。奉職如故。生殺皆出大旨。而長矩家士。妄稱主仇。結黨擅殺府臣。大逆無道。因賜自盡。四侯傳命。衆稽首再拜曰。臣等犯大法。固分極刑。今辱賜自盡。亦大府之仁慈也。良雄拜命畢。顧細川氏國老在傍者曰。命有結黨之語。何也。夫招誘非類。誦張結黨。臣等雖不肖。自知無是行。四十六人者。皆寡君之世臣。同志報仇。不雜外人。雖獲罪於公府。不戾人臣死難之義。恐不可冒以朋黨之名。微笑就死。四家各作茅舍於庭上。設重席其中。席上薦布若氈。爲坐。施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七

二十九

帷。揭之於前。幕府殊遣監察各二人檢之。相者從焉。一人就坐自殺畢。主者下帷。以布若氈。裹尸。既撤之。復卷帷。一人次出自殺。亦如前而終之。衆遺言求葬泉岳寺。主墓側。四家皆如其言。各遣使贈送甚厚。既葬。築墳立碑以識之。府下人聞之。往吊祭者日成。群焉。至數月不已。皆流涕歎歎久之乃去。死細川氏邸者十七人。

大石良雄。年四十五。秩千五百石。爲室老。

吉田兼亮。年六十三。字忠左衛門。秩二百五十石。

二百爲知郡事。強力有材。最通軍國務。以言語稱。

原元辰。年五十六。或作五十二。字惣右衛門。秩三百石。健步隊長。

間瀬正明。年六十三。或作六十二。字久太夫。秩二百石。大監察。

小野寺秀和。年六十一。字十内。秩百五十石。京師邸官。性好學。

間光延。年六十九。字喜兵衛。秩百五十石。或作百石。親從騎隊。

磯貝正久。年二十五。字十郎左衛門。秩百五十石。比弓銃屯長。初凶計至邑。正久及片岡高房曰。我二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七

三十一

人者受先君恩特厚。不殺仇雖死將不瞑於地下。謂城中士。卿等死于城。我等死于仇。行止皆徇國也。卿等勉之。乃去。赴東府。後與盟。

堀部金丸。年七十二。或作七十八。字彌兵衛。秩二百石。或作三百石。親從騎隊。或作府邸官。

富森正因。年三十四。或作三十三。字助右衛門。秩三百石。或作二百石。

行人。爲人豪健。有材力。事母孝。交友信。又善俳句。好賦。及其攻仇也。見間光延。槍有箋曰。豈輪足下乎。又題句附槍云。登比許武氏。天仁毛多滿。良奴。阿羅禮可那。就囚。細川氏使者令更服。衷女相

服。人皆恠。正因改色曰。是母之賜也。願莫改焉。聞者哀之。在細川氏邸。元且句云。計布母波留。半都加之。賀良奴。福不忘可南。

潮田高教。年三十五。字又之丞。秩二百石。掌封境圖籍。

早水滿堯。年四十。字藤左衛門。秩二百石。或百五十石。親從騎隊。

赤垣重隆。或作重賢。年三十五。或二十五。字源藏。秩二百石。親從騎隊。

奧田董盛。年五十七。字孫太夫。秩二百石。親從騎隊。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七

三十一

矢田助武。年二十九。字五郎右衛門。秩二百石。或五十石。

石、親從騎隊。

大石信清。年二十七。字瀨左衛門。秩二百石。或百石。親從騎隊。

片岡高房。年二十七。字源五右衛門。秩三百石。近侍主事。

近松行重。年三十四。字勘六。秩二百五十石。親從騎隊。

死松平氏邸者十人。

大石良金。年十六。字主稅。良雄適子。自幼岐嶷。如成

人。年甫十四。有難。與二弟從父于京師。次年良雄遣妻及幼兒于豐岡。託外舅石束每好。誠良金曰。人生十五云。成童。始字。今子年及此。人道莫大於義。義莫重於君臣。子父受君恩深厚。義當爲君死。子雖未仕。其親受君祿。然生長於家。有衣食之裕。有僕隸之使。自享奉養之安。優游歲月之間。於子之身。受恩亦大矣。子獨不念以此時捐生。而以報先君於地下。吾勸子死。父子之情。非不自傷。顧人誰不死。苟以不義生。遺臭於千載。孰若以義死。流芳於百世。此吾所以愛子之深也。子若不聽吾言。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七

三十二

當從子母歸豐岡。徒以相從於此。無爲也。良金曰。大人何出此言。雖兒亦知大義之分。寧忍捨主棄親。自爲禽獸之行。而莫之耻乎。願從死。使天下後世有以稱父子殉國之義。良雄聞其言。哀其幼而志壯也。泣下曰。子能如此。真吾兒也。是年九月。良雄使良金從小野寺秀和。大石信清等。東行至武州河碕驛。去額上髮。乃頎然一丈夫。十二月。攻仇力。闢過人。衆未知仇所在。見室中有寶。窺之。黑闇。衆相視。不敢入。良金從後來曰。我躬小。宜入。寶直跳入其中。衆亦從之。行地道數步而出。其勇敢如

此。後木村定行在松平氏邸。以此事語其邸人曰。某等自始謀此事而來。自分死已久。方臨事之間。明無愛身顧慮之心。然今而思之。何所遲疑。而不敢入質。乃爲良金所先。以此知人不獨有勇怯。勇有優劣。不相及也。

堀部武庸。年三十四。字安兵衛。金丸養子。初仕溝口氏。有故辭去。方流寓東府。金丸爲人剛毅。好武道。兵善長槍。嘗爲東府邸官。濯馬。其妻炊豆。平素講武如此。會武庸寄食叔父某。某與人爭論。將斬其人。往高田馬將。武庸聞驚馳。尾其蹤。至則叔父爲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七

三十三

其人父子所殺。其人將走。武庸進。大喝遂斬仇父子。檢察使來稱美武庸勇敢。金丸憐愛。求通信。一日金丸謂武庸曰。足下欲仕官耶。對曰。然。薄運未果。金丸曰。斯有秩二百石者。求嗣。足下無嗣之意乎。答曰。諾。請媒焉。金丸怡然曰。足下有志。我不敢蔽其人乃我也。武庸意沮。少時曰。請與親族議而後從焉。金丸勃然曰。以足下露意。我告之。然則以我爲不足矣。我亦武士也。依其對。有處分。武庸謝過。更諾。把爵爲父子。約以女嫁之。女乃妙海也。中村正辰。年四十五。或四十八。字勘助。秩百石。典書記。

菅谷政利。年四十四。字半之丞。秩百五十石。或百石。親從騎隊。

不破正種。年三十四。爲不破氏所養。字數右衛門。嘗仕秩二百石。或百石。親從騎隊。或作監工。嘗有難之日。已

忤旨。去寓居東府。聞變大悔恨。遇良雄得列義云。千馬光忠。年五十一。字三郎兵衛。秩百五十石。或百石。親從騎隊。

木村貞行。年四十六。字岡右衛門。秩二百石。或百五十石。親從騎隊。

岡野包秀。年二十四。字金右衛門。初九十郎。秩二百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七

三十四

石。親從騎隊。父金右衛門。與教同盟。去赤穗而病死。包秀繼之志。

貝賀友信。年五十四。字彌左衛門。秩二十五石。或作金十三石。三廩人。

大高忠雄。年三十二。或三十一。字源吾。秩百石。或百一十石。近侍列。

死毛利氏邸者十人。

岡島常樹。年三十八。或三十五。字八十右衛門。秩二十石。五口糧。領會計。

吉田兼貞。年二十九。字澤右衛門。兼亮子。近侍列。或秩

金十兩、三口糧、

武林隆重。年二十二。或二、字唯七。祿金十兩三口糧。近侍。其先朝鮮人也。其所居里曰武林。文祿中。爲我師所獲。子孫遂留居。以先世所出之地爲族。及我師攻吉良氏。隆重手刃義英。其囚於毛利氏。有詩曰。三十年來一夢中。捨生取義幾人同。家鄉臥病雙親在。膝下奉歡恨不終。方自殺時。相者柳莊左衛門一擊不殊。隆重僵前。顏色自若。乃起坐。顧謂相者曰。君徐之。曰。諾。聲未盡。首已隕。見者感隆重臨死閒暇。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七

三十五

倉橋武幸。年二十四。或三、字傳助。秩二十石五口糧。近侍。

村松秀直。年六十二。或六、字喜兵衛。守廳。赤穗既亡之後。剃髮隱於醫。自稱曰隆圓。以妻子徙居東府下。故方攻吉良氏。慷慨赴之。

杉野治房。年二十八。或二、字十平次。祿金八兩三口糧。近侍。

勝田武堯。年二十四。或三、字新左衛門。秩百石。親從騎除。

前原宗房。年四十。字爲助。或作伊助。秩十石三口糧。孔目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七

三十六

官。初良雄在山科。使宗房及神崎則休先到東府。謀仇家。明年良雄等相率而東。以二人爲主人。及擊仇前一月。則休令宗房略記赴難本末。以貽故鄉族人。至其分注逋逃臣姓名行事者。則休自爲之。其志將明節義。正污名。以愧後世爲人臣失節者。亦豫讓之心也。而木村貞行亦跋其卷後。以述二子之志。名云赤城同盟略。世或傳焉。

間光風。年二十四。或三、字新六。光延二子。初與不破正種。同以罪去國。及辛巳之難。來從父兄。

小野寺秀富。年二十八。字幸右衛門。秀和養子。本族

大高氏。與兄忠雄。皆秀和嫡子也。

死水野氏邸者九人。

間光興。年二十六。字重二郎。光延長子。

奧田行高。年二十六。字貞右衛門。董盛子。

矢頭教兼。年十八。或作十七。字右衛門七。方成童。以父長助庇蔭爲內豎。後一年難作。良雄方與教盟。

教兼同父赴之。良雄哀其幼父子就死。諭教兼曰。

卿年幼弱。仕亦日淺。不與盟可矣。教兼曰。家父徇

難。僕縱不仕。義不可獨免。况其仕已一年。委質爲

臣。無以異於諸君也。卿豈少僕。謂不足與里耶。請

先於諸君死。乃曳刀將死。救遽止之。良雄泣下。與之盟。父長助去赤穗後。以病死。

村松秀直。年二十七。字三太夫。秀直子。

間瀬正辰。年二十三。或二十五。字孫九郎。正明子。

茅野常成。年三十七。字和助。祿金五兩三口糧。監察。

橫川宗利。年三十七。字勘平。秩金五兩三口糧。先驅

士。爲人忼慨。常好勇。尙氣節。

神崎則休。年三十八。字與五郎。秩金五兩三口糧。監

察。初則休與茅野常成。仕伯耆守森長義。爲先驅士。有故去國。俱至赤穗。長矩聞之。嘉其有志介。不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七 三十七

辱去就。召見二人。任用之。居無何有難。二人竟死之。衆謂二人爲知己死。不愧古人之義。

三村包常。年三十七。或三十三。字次郎。右衛門。雜事掌務。

是日。命流吉良義周于信州高島。六日配良雄等子

弟十九人於豆州大島。幼稚者屬其主人親族養視。

無者。令比鄰合力收養。待年至十五。乃放流之。如命。

義人錄、忠義傳、國朝記、實永中。皆遇赦而還。義人錄、國朝記、

萱野重實。攝津萱野鄉人也。稱三平。曾祖恒產始臣

事于大島氏。祖恒重。父重利。相繼祿仕。重實年甫十

三。因大島義近之薦。仕淺野長矩。擢列近侍。元祿十

四年三月。長矩賜死。沒封邑。重實時隨在東府邸。與

早水滿堯。乘傳告變于赤穗。路由萱野。遇有救送喪。

而遇問之。則曰。萱野重利妻也。不意凶變悲駭兼至。

乃謂。今爲君告之。又罹母艱。將奈之何。敢以私情而

緩公事哉。揮鞭而去。遂造赤穗。告其由於城中諸人。

既而府遣監司。收其城邑。先是諸士皆將并命以下

從主。衆志不一。或依或違。重實終始矢心。不貳其言。

告情于父兄及姊。將刻日就死。實欲伺便狙擊以成先主之志。逮事畢。偏裨以下四散。各從所適。重實乃隱于萱野。以終母喪。大石良雄。倡率義旅。將成君志。

野史 卷二百六十七 三十八

時在山科鄉。相距十里程。時過存。密圖報復。至冬重

實辭父。將東行求仕。父不許曰。予籌汝之心。汝非干

祿也。將以办仇家以敵乃愾。若有其事。吾族不足恤

也。恐累吾主。吾之思我君。猶汝之思汝君也。重實再

請曰。願絕吾籍。何畏相累。父又不許曰。絕骨肉之恩。

以防禍患。薄俗之所爲。何可效尤。吾非勸汝死也。唯

欲汝之遂志焉耳。重實從其言而止。不復東行。至明

年正月十四日。乃長矩忌日也。前夕命僕齎一通書。

往良雄許。浴盥謁父及嫂。譚笑如常。而就寢。及明日

而死。家人錯愕。走報于父。父戒其勿泄。曰。若宣于族。恐敗多士之事。乃以暴死聞于世。邇瘞于旁近山中。向遣山科者到。時尚未明。良雄啓函大駭。召同志在近側者。感其情義。歎託之聲聞于外。則與自盡同其時也。死時年二十八。法名涓泉。紹述。子長好。孫重好云。

寺坂信行。字吉右衛門。赤穗健步也。屬吉田兼亮部下。元祿十四年之變。信行聞衆議復仇。謂兼亮曰。僕卑賤。敢與謀焉。願受明公恩厚。義不忍獨負之去。願死生共之。兼亮感其誠意。請良雄與盟焉。明年二月。

野史

卷一百六十七

三十九

從兼亮適東府。間關崎嶇。與之周旋。一年未嘗相離。十二月。從役復仇之後。至泉岳寺。既而良雄使信行遣安藝。長廣止之。至十六年四月。乃脫還。會良雄等以二月賜死。信行自詣仙石久尙陳狀。與衆同罪。願與歸死。府廳以事既往不許。信行竟滅迹。先自藝州還。爲羽田某。柘植某。以文章錄十五年正月以後。所履歷事作一卷。其於兼亮事狀最詳焉。而旁及餘人。亦畧錄之。終無一語以及已事。但其尾有曰。吉良氏之役。某亦執兵。趨走於其間。有故中道別役。而不能與之共死。至今思之。以爲終身之恨爾。實十六年五

月事也云。錄人

○野史氏今按。義人錄云。晦跡復不出于世。川岡雜談載。寺坂吉右衛門後仕山內豐清。以延享四年十月五日。年八十二而死。法名養岸良貞。墳墓在麻布古川曹溪寺。事跡甚詳悉。余嘗遊學于江府。過曹溪寺。問寺僧。不詳。乃欲搜之於窆壇。過佛堂前。壇下有一古墳。垣衣蔽埋。不辨文體。稍拂苔埃。見之首書。寺坂信行云云。猶將讀。字畫毀少。多存沒。時已哺時。復意遽急。期他日再往欲審之。未果而歸。姑附以備後訂考。

野史

卷一百六十七

四十

八助。大石良雄舊僕也。良雄去赤穗而寓街舍。將赴京師。時八助在他聞之。來訪曰。僕意欲從君。毫衰力不及。請賜遺物。以慰別離矣。良雄器財半既作豪載。更無長物。乃取金二十兩於硯匣。以與之。八助作色投卻曰。僕雖卑賤也。意殊異。君今當難。僕且斷腸。君去城而行。僕用之何爲。將去。良雄遽抑止曰。我過矣。我過矣。有所與物。乃親自畫士人堤頭被羅笠。從一僕者而曰。是乃昔日與汝遊吉原花街之圖也。能臆記否。八助甚悅。話舊時。悲泣嗚咽而去。時人傳。元助。片岡高房僕也。自幼畜於高房家。執事甚謹。高

房去赤穗。放遣婢僕。元助獨不去。從高房到江府。朝夕執薪水之勞。出入奉事。不遺餘力。視之昔日有加焉。會復仇之日。迫乃召謂曰。汝從我困阨之間久矣。吾求仕東府。二年。舉桂炊玉。驛金且竭。顧方今諸侯不聘士。列國不請客。仕路蔽塞。無人薦達。欲且游歷四方。傳食親族。故人家以終年。今遣汝去。亦自爲營生之計。可也。所恨者無以報汝舊日之勞耳。元助曰。主何出言如此。僕爲主家所生育。主之不幸。僕之不幸也。何忍棄主而去。爲他家之僕矣。主所往。僕亦從。織席捆履。盡力自効。高房曰。汝志吾固信之。然吾今

餽口四方。身且不容。不可汝仰食他人。汝忍從吾言。亦所以愛主也。曰。奴隸衣食易足。請自食其力。決不身爲主累。主在彼。惡與僕同居。當就其側異居。但不離於主爲幸。三四強之。不聽。觀其詞色。萬無去意。高房不知所出。乃陽怒曰。吾以汝久事我。不欲遽失。故意故詐爲好語。遣汝。汝猶不寤。不得不以實告。自去年去赤穗。汝事我不如平生。吾亦自忌貧窶。處心不直。視汝所爲。無一可吾意者。故深厭汝而逐之。汝速去。元助聞之。泣曰。僕事主十餘年。未嘗一日聞主忿言。而今如此。是僕命盡之時也。乃趨而出。高房從其

後而往視之。元助將自殺。操刃自當其腹。高房走而往止之。奪刃叱曰。奴不忠。何欲自生紛擾。元助曰。願聽其死。亦主之惠也。僕旣爲主所棄。尙欲爲誰生哉。高房令隣人守之。自往招同盟士數輩來。具語之。故皆嘆曰。彼志可哀。蓋告以復仇事。令彼釋然。彼豈洩人言。以負信者耶。高房召元助。與數輩同告之。且曰。此事當祕。不欲顯言。故託辭他事。以遣汝。又有不得已者。汝不怨。元助曰。辱以密事。告下賤。非愛僕深如是乎。嗚呼。君恩之大。尊卑同之。僕不負主。猶主不負公家。願從主。生死共之。高房曰。大石氏戒。衆皆單身

赴會。不許以奴僕自隨。吾若違教。是吾以汝故負信。獲罪於衆也。元助慨然曰。謹聽命矣。某所以請從者。盡忠於主也。潔己之名。而爲主招譏。又焉用之。顧事主無日。一刻千金。必待至期。遂主之行而去。及期元助待高房出。篋攜之。行至仇家門外。以俟主久之。衆獲仇首。呼噪而出。元助見高房曰。果得仇人否。高房曰。汝在此。仇人已授首矣。曰。幸甚。諸君良苦。得無渴。乃以橘頰微食之。高房趨去。元助見其赴泉岳寺。涕泣別去。不知所往。高房在細川氏邸。語及元助事。泣下。細川綱利聞之。令人物色求之。遂不遇。人

天野屋直之、大坂人。呼稱利兵衛、爲鄉長。往還於赤穗淺野氏。特見眷顧。元祿之變、諸士會議。直之卽馳赴赤穗。聞其處分、欲爲效萬一。及良雄與義士定復讐之議、殊祕而不出。內外莫有知之者。獨直之得與聞焉。良雄亦竊與直之議。凡所用兵仗器械、一切屬託製造之。旣而義徒各自潛匿都府。直之在大坂。密成其便。雖妻子不令知之。躬自奔走工肆。隨成輸送焉。治工神力者、詣府署曰：「有請造一長兵者。」諾而未爲之。但其制甚奇異。是以敢告。求其人則直之也。乃逃而至。按檢之。直之曰：「是市井備倫兒之具耳。豈有

野 史

卷二百六十七

四十三

他乎。詰其制非常。乃曰：「一武人巧思所創。聊效之也。時府下鍛工傳聞之。嘗爲直之作兵器者。皆訴之。於是遂下諸理。拷掠嚴密而不服。併收錄妻孥。檢覈極辛酷。僉曰：「不知直之曰。此事家人一無所知。敢請其所受。」萃於直之身。署復鈎撫。水火備至。軀無完膚。幾絕者數。直之請曰：「事有所由。自始謀事。豈謂生路乎。但迄明春。當自首。不然軀且罄粉。不敢首露。貌色安諦。辭氣懇實。不似有愿者。是以緩而不問。旣踰年。世間盛傳。去年臘月。赤穗諸士復君讐。獄卒徒隸皆傳稱。直之詳之。乃請自首曰：「僕歷世辱赤穗君之顧。義

俾臣子。當諸士圖事。屬僕製造器仗。嚮之所爲。卽其所用也。今聞旣復讐。僕事畢矣。當傳刑之秋也。嘗恐事洩。又憫刑之及。故始不使妻孥有知也。仰願宥彼等刑。使僕一人就鼎鑊也。則雖死猶生之年。言畢泣下。府廳感其義。減死放之。賜家資於其子。其子曰：「利右衛門。」續發語引順春直之初抵赤穗。時屬暑月。城庫際寶器。直之請良雄見之。已而亡一玉盃。檢問之。直之之外無入者也。按皆意疑。良雄大驚。召直之語狀。且謂曰：「我固知子弗竊。然按皆疑子。其如之何。直之恬然曰：「僕實竊之。請速就刑。時有司已潛告之侯。

野 史

卷二百六十七

四十四

侯袖間出之曰：「我取而把玩耳。彼何知。於是群疑水解。良雄心奇其爲人。及難作屬大事。託以腹心云。續發語直之入京師。寓瑞光院。改名姓。稱松永土齋。以壽終。直之傳

近松氏母。及難起。按離散。近松行重奉其母。抵東府。與諸族人之家。而僦舍其側。晨夕省視。及攻吉良氏前一日。往告母曰：「某等受國恩之深。夫人所知也。義當死於赤穗。而尙不敢死者。欲且延生以謀殺仇。而報先君之恨耳。今仇家適有可乘之機。衆議以時不失。欲以明夜決死一舉。以果宿志。身死固不足惜也。

順念供養無主。以貽母憂。憂悻悻中。心神惘然。使某
偷生苟免。上負國恩。而辱父母之名。其於忠孝之道
兩失矣。願孀君緩哀自愛。母曰。吾老矣。且暮將死。幸
聞吾子死節。能與古人齊名。在我深以爲喜。又何悲
但恨子不早告我。使吾不知相見無何。而以平生待
子。自今視之。不能無悔。曰。獨使孀君聞之。恐哀憐不
肖。以損朝夕之歡。故不敢告。母曰。子之言亦然。乃起
入房。久之不出。行重往視之。母已自刎。傍有遺書曰。
吾恐子以老婦之故。有所分慮。義氣不振。故先子死。
以盡子報國之志。子其勉之。母敢後矣。行重觀書。慟

哭。謂主人曰。吾既窮。無以續養。適與母語及此。母聞
之。有戚色。然吾不圖其有異慮如此。豈自悲其以餘
生煩我。乃自殺耶。今悔之無及。吾將趨告親友。請爲
助喪。待至明日收葬之。子爲我護尸可也。遂留書。託
治葬事。并封金若干。置之尸傍。乃去。後人
尼妙海。俗名幸。堀部金丸女也。金丸無男。養武庸爲
子。欲以幸妻之。未醮而難作。金丸父子密與諸子謀
復仇。幸知之。與母俱巡歷諸國。祈請神佛。而冀其事
成。既而聞父及夫報讐而死。乃如江府。剃髮爲尼。號
妙海。以泉岳寺有亾主及父夫之墓。廬於墓門外。朝

夕拜掃。恒痛主家廢絕。欲復興之。伏府署。飲訴。前後
二十五次。終知志不遂。乃墓前獻長明燈。戒行堅固。
年九十一而歿。續近世

可留。京師二條橋西女也。元祿十四年。淺野氏絕宗。
良雄晦迹山科邑。出室而寡。伴荒酒色。周遊妓樓。叔
父小山良師憂之。其妻曰。牀第無款。外慕不有躬。請
給婢妾。以固其志矣。乃買可留。給之。居歲餘。復讐議
定矣。良雄將發夜飲酒。謂可留曰。素餐日久。術計殆
窮。今且祿仕于侯家。割愛遣女。寧無會期乎。可留曰。
婢子嘗觀於夫子。風姿不群。豈汲汲於衣食者哉。是

行也。必有大事。但以婦女多口敗事也。有匿情與。婢
子不敢泄。請幸見告。良雄曰。否。無之。乃從容操筑紫
琴。曲終。可留曰。音朗異常。大慮在心。不可揜也。固請
而悲泣。良雄嘆服明鑒。且知其誠心無佞。遂語以故。
可留大悅曰。婢子疑之久矣。今而鄙心乃降。詰旦良
雄裝載。旁不視。可留令家人搜索。報曰。益於樓上。良
雄急召其父。示之尸。父曰。何故。曰。豈傷別發狂也夫。
父曰。僕諳彼性行。非喪心誤身者。是必大有故也。苦
請不已。良雄竟以前夕狀告之。父喜曰。君誠烈丈夫
也。吾女既得進御。又死君事。幸莫大焉。君過赴期。僕

請幹治後事。良雄乃與金若干。盡哀而去。中井碩菴
矢田作十郎。助武子也。前二年。助武託作十於東府
士人家。甚聰慧。主人夫婦愛如子。迨助武賜死。主人
恐作十哀慕。戒家人無告。作十時九歲。略已聞之。疑
信相半。會市監遣吏至其家。令出之。主人夫婦親爲
結髮更衣。告曰。府命召子。試視容儀。稱人宏坐。必謹
應對。母輕遽無禮如平日。對曰。自見聞父死。自知不
免久矣。今乃使我飾身如此。意府命下。令公殺我耶。
公顧明告我。何欺我爲。夫婦聞之。相對流涕。乃謂曰。
悔吾爲人養此子。稱者不養。安有今日乎。遂扶載便

卷二百六十七

四十七

輜。令家人送至府。既上堂。吏謂作十曰。汝雖幼。又脫
佩刀。如法。作十默止久之。請曰。苟無害作法。冀使我
僕持之可乎。吏曰。可。作十下階呼僕授刀。然後進坐。
衆感其舉動。府尹傳命已。乃遣還之。由是作十知父
果死。日夜悲泣哀慟云。赤穂忠義記

○翁草引赤穂忠義記。或云。一兒母抱育。寓本莊。
府令里人賑卹之。無幾其母先刺殺兒。而後已亦
自殺。未詳指爲誰人兒耳。或以爲原元辰次子云。
未知是否。

間光興妻。名左吳。初諸士迫去赤穂。光興請良雄。遣

左吳於江府。而後同士會合府下。橫川宗利擬備夫。
出入吉良氏邸。未得覲寢室。光興曰。我遣妻給事彼
家。請莫勞意。良雄深感其志。屢通文書。義英將徙上
杉氏。預刻期。十二月十五日前一日。左吳書以報之。
同盟急起。竟果事。光興首刺義英。皆賜死。葬泉岳寺。
左吳載和歌二首於短冊。供光興塚。而自必于墓下。
時年二十七八云。草

卷二百六十七

四十八

傳稱良雄等名。一聞始聞我子逃義。自殺。烈士報誓
又云。岡林坐之助。食祿千石。不應義盟。去居江府。辛
未正月。遂自殺。家人訴之。有司論定。以病狂。或曰。
觀族誣之。使自殺。

杉野治房。起自微賤。給事長矩。與良雄相善。治房素
無親戚。良雄特憐之。及去赤穂。從往京師。而將赴江
府。治房請從。良雄以有其母。故固止。予金十兩。誠曰。
宜計後事。察機而東下。我亦不遺矣。治房泣下。歸家
視金。告狀于母。母恠問治房不從東行之故。荅曰。阿
母在。胡爲得去。母曰。大石氏東行。必有所爲矣。子荷
先君洪恩。且與大石氏不疎。義不可辭。東行。雖以吾

故。夫奚以爲善矣。乃入室。遺一紙書。嚙舌而死。治房
遽驚慟哭。讀遺書曰。吾毫以吾故背忠孝。今憐其志
棄生。子宜努力以全忠孝。治房一悲一喜。託尸於一
寺院。日夜兼行。追及良雄于驛府。良雄感泣。乃携東
下。與遂事。忠義記、義

武林隆重母。長矩乳嫗也。聞長矩賜死。悲泣哀慟。遂
自殺。隆重益固石鴈。以報誓云。忠義記、義

野史卷二百六十八

貞烈列傳第一

飯田忠彦 修
男 文彦 訓點
竹中邦香 校

山名氏清孺人

小栗氏妾

上杉禪秀孺人

大內義隆夫人

黑川氏妻

大將軍義澄夫人

野史 卷二百六十八

本願寺顯如母

松田氏妻

勝子

清水氏母

奈良氏妹

越前婦女

武田勝賴孺人

幸田氏母

奧村永福妻

細川忠興夫人

宇喜多氏嫺

出口氏妻

瀨川氏妻

貞也者。說文云。貞也。正而固也。謚法云。清白守節曰貞。烈也者。功之光且盛者曰烈。周書云。貞女曰烈女。詩經小雅。南山烈烈。疏云。值時寒甚。視南山則烈烈。烈愴其至役之勞苦。而情以爲至難也。自古貞淫各異。人生妍媸不同。迨我中世。文物聿興。才女踵出。雖世不乏其人。亦國風之所合然。若夫綱女投臂於獸。鰥婦救夫於蟒腹。其本然之勇烈。雖比韓玳英投

野史 卷二百六十八

二

穢中。陳仲妻隕於崖畔。毫非有所羞。蓋彼有傅姆師保之箴誡。是幽林山僻之性質。勝斷臂割鼻之貞節。過截髮殺雞之賢勇。遠矣。史書稱陵母之節義。我有幸田之烈母。彼有柏舟之清聲。是傳投井之遺文。以存亡不易節。以盛衰不改操。徽音垂不朽。不亦偉美哉。或有王公大人之嬪御。偶隸情於淫僻之俗。偷香致燬。與麀狗同羣。豈不悲哉。於是作貞烈傳。以警戒獸行禽心之徒。併載賢才。以纂前史云。

山名氏清婦人某氏。氏清戰死。而其子時清。滿氏。逃走丹波。欲據畑城而不得。潛匿有馬溫泉。兄弟祝髮

而到尼碕。憑商船涉紀伊。請見伯父義理。義理罵曰。棄父偷生。不孝之子。我不欲見之。兄弟匿熊野。初婦人居界府。思安危。食不把箸。病臥蓐牀。正月朔旦。家僕報訃曰。昨日戰敗。貴族悉陣歿。婦人驚懼曰。皂隸之言。匪信。初所役鹵簿之僧。及時清從者二人。歸報氏清之死。至是婦人慟哭。問時清。滿氏死生。荅曰。無恙。逃丹波。婦人攬淚長吁曰。吁。兄弟齡既超弱冠。偶臨戰。不從父之死。無勇無孝。遺嘲於天下矣。將自殺。傳姆侍婢。左右阻撓。載肩輿發界府。將走土丸。至日根野而憩息。輿中有音。遽驚視之。婦人把刀洞胸自

野史

卷二百六十八

三

裁未絕。夜擁載到土丸。加瘞。匿根來。自絕湯藥以竣死。時清滿氏遙聞之。馳來依姆。難波局請相見。婦人掉頭奮聲曰。貪生不孝。我不得爲子。黃壤之遺憾也。被衾復不言。兄弟慚愧。晦蹤。婦人終死。實明德三年正月十三日也。難波局暨侍婢三人哀惋哭泣。遂投身於傍野川。皆歿。婦人至死。掌中有物不放。後人披見之。則去年冬十二月七日。氏清在八幡陣。寄婦人文也。言辭淵思。乾感。副歌云。登利惠須婆。幾遍奴止於母閉。阿都左由美。比伎氏加返良奴。彌知志波乃律。庾婦人書荅歌于疊紙曰。忘豆武登毛。於奈之久

許返牟。萬天新婆之。俱留志。幾字彌乃。由免能烏。比波之。明德記、比實鑑、

小栗助重。妾名娥。嘗產一男子。字萬千代。使族重英育之。迨城陷。萬千代中箭斃。娥與助重別。而養母于六浦。照手追助重來乞宿。娥說母迎入宿焉。母聞其爲照手。竊欲害之。越出呼已黨。娥意憐哀。照手告以實疾。走去而自就其空床。寢了。迨夜間。母促來兇徒。投石搏女首殺之。見乃娥也。小栗實記、

上杉禪秀婦人。武田信滿女也。稱左衛門婦人。逃在甲斐。聞禪秀訃。出到藤戶川。把護身刀剖腹。咏絕命

野史

卷二百六十八

四

歌曰。狹那幾。昧項以都都。乃左波梨。阿里止。枳久。於耶左。遍武玖字。津淵伊可仁。勢牟。而入河水死。武田源氏系圖、

大內義隆夫人。名貞子。內大臣藤原秀房女也。義隆朝京師。國有寵妾。貞子贈書及衣物。訪其閒寂。歌云。彌乎都美天。比登乃以多差曾。志良禮計留。巨比之。可利計里。古斐之加類羅牟。妾感其實情。遂請義隆。每往給事。起居甚愼。或時泣下。歎請曰。設令君就國。再被恩寵。對夫人省身。則惟恐蒙天譴矣。請剃髮爲尼。貞子固制止。給侍如故。比實鑑、

某年三月六日。今里寨戰終。一歸人可說二十四五。挈兒年六歲。抵梢村長高許。請恕。長高問其故。答曰。黑川半兵衛妻也。半兵嘗據今里寨。頃聞城兵戰死者多。求知我夫死生。故欲入寨問之。嚴禁婦女不得入寨。願聞半兵死生。長高憐曰。未詳名籍。我爲附手摸于汝矣。乃書以託之。婦子悅謝。馳到今里寨中。舊僚俱告報半兵戰死之狀。細川氏予感章於其子阿關介。且授半兵刀槍弓鞍鎧等於婆婦。婆婦納槍馬鞍于香華院。歷五旬而後。薙髮爲尼。室町殿物語大將軍義澄夫人曰。凡今世浮屠氏及儒戶著錯模

野史

卷二百六十八

五

而困苦。聊無染心省身之行。眼識佛菩薩之教。孔老顏之訓。口說利則頑魯癡鈍尊敬之。不能辨其行之善惡。故稱爲人之師者。不若無焉。此實鑑。○按日野將軍義澄室、恐是爲大

本願寺顯如母。權中納言源重親女也。嘗曰。智者心靜。故善照。愚者心靜。故善睡。最可愧也。此實鑑

松田左近妻者。尼子經久女也。其子蚤死。永祿中。毛利元就伐出雲。先鋒國島根郡白鹿城。遣礦夫穿城壁。城中水涸。松田一族拒守數月。於是出城降者多。元就諭降人作連署。憑鰥淵寺僧和多坊。附左近季

子常福寺。謂城中曰。舉族降則本領如故矣。不門常福寺悅。以召左近兄弟。○按列女傳。不以商議。或謂堂。應之。妻氏攬淚曰。先是元就與我兄晴久約成。未幾矛盾。則後車之誠也。卿等如有智慮。則盡思焉。欲去者去。吾雖婦女。不忍降敵受辱。願死城中。以報祖考之恩矣。衆同之。卻使者。元就下令圍攻曰。擊降者加刑矣。盡放生虜。於是城中傳聞。是夜遁去者過半。明日三面合圍縱火。衆求一面遁路而走。松田舉族殲于城中。此實鑑。新續古書談引。懷橘談。勝子。京師產。織田信行侍女也。信行在岩倉城。其臣

野史

卷二百六十八

六

津田八彌者。本農家子。姿儀美。仕信行。才智超衆。寵遇甚渥。授族登庸。遂執家事。右府信長附屬老佐久間七郎左衛門。誇己武功。猜忌與農家子比肩。數辱八彌於園坐。卻見屈折。益嫉憎。謀殺之。八彌亦聞。預爲之備。會寒夜風烈。七郎遣人竊縱火。延燒八彌邸。八彌遽驚趨出。爲伏被刺殺。信行大怒。部索其寇。拾得短刀于屍傍。刀銘曰正宗。放目貫以金丸龍。因信行沈思。謂蓋此刀往年信長所賜。七郎兄盛政者也。雖然未得實證。七郎亦稱疾不出。踰月市酈火起。捕一賊鞫問。對曰。往爲佐久間氏焚八彌邸者。信行大

悅。召七郎。七郎宵遁走美濃。倚賴齋藤道三。信行告之信長。信長爲乞道三。道三弗聽。勝子聰敏。容姿豐麗。初信行預命勝子。與八彌約婚。至是勝子乞暇。信行恠問。以故告。制止再三。猶不肯。遂授所拾正宗短刀。且使初勝子所隸一老者。屬而行。乃往稻葉山下。寄舍叔父家。道三孫龍興。一日放鷹於郊。見勝子容儀不凡。鄙。召愛之。道三婦人請侍左右。明年三月。城中演騎射。有七郎名簿。勝子踊躍。竊請曰。婢未見騎射。願得陪觀。婦人許諾。是日騎射士十五員。揖簾前。各自揭名。當第十五番。七郎進騎至。勝子大喝。揭簾。

野

卷二百六十八

七

二

跳下。舞七首。刺七郎腹。呼曰。我者津田八彌妻也。今報仇。夫讐。七郎卽斃。道三父子恠問之。勝子具狀言之。道三曰。可憐女勇敢。我欲援之。如信長請何。且爲一婦人殺良士。是乃我之耻也。義不可赦。命禁錮之。婦人爲乞哀曰。婦也貞烈。妾甚憫之。願今宵一夕。妾能警衛之。是夜召勝子。嘆美其志。且曰。明且宜去。辭曰。然則君亦受其罪。不如就刑矣。而不從。強之再三。遂從之。界金而乃去。勝子赴岡崎。因緣見大須賀康高。聞狀於東照宮。官乃召寅之城中數月。盛政因信長歎。請之。信長使池田信輝爲請之。官曰。希世烈

女也。設令雖絕婚媾之親。憑我而來者。我雖小國也。不忍放遣焉。盛政滋悲。發刺客。謀殺勝子。一日勝子之他刺客二人。狙其轎。從者捕之。一鞠乃得其實。官命賊二人。梟之於見附驛。榜云。佐久間玄蕃所命也。未知賊爲免難造僞言矣。因以爲賊。信長復遣人詰之。官荅曰。貴邦老臣胡爲殺警。可託卑賤乎。知是賊爲僞計明矣。故命令榜書其狀。或風聞信長悲深。則可斷和親。勝子竊謂爲我二國構難。非啻酬恩澤。亦匪我宿志也。乃遺謝恩一書。自盡。官稱義烈。命厚殮焉。大川志引永祿三。貞婦鑑。龜溪小說。

野

卷二百七十八

八

二

清水左衛門尉母某氏。北條氏政臣清水正令之妻也。

○今按兵家茶話。加納家說云。清水上野介菅原重也。菅原輔正之後。建武中。上野介重直稱族淺井。居江州淺井郡。重也者。重直六世孫也。移居同國。加納。更稱加納。又移濃州大野郡清水邑。又改族清水。食邑一萬七千貫。稻葉貞通發兵。將奪其采邑。重也遣二男雅樂助。爲之家人。猶不聽。欲誑清水。借城地。重也不肯。剃髮入高野山。稱重幸。子雅樂助仕貞通。四男重治仕紀伊。重也與正令同

族稱呼。疑同族矣乎。猶當考。

某氏一日詣山上社。路遇一牛負米。而墜後跟於斷崖。牛童遽驚。欲解鞍苞。怖牛陷崖下而不能。牛亦不敢搖。其危不可言。行客欲救。亦無術。某氏途見之。不堪陷死地之慘怛。乃下轎。入雙手於牛腹下。飄飄救舉。以冀之中路。不解鞍。鼓舌冷膽云。左衛門尉亦受母血力。頗有膂力。烈女傳。勇武超父。每從軍有功。自誇傲慢悖禮。某氏每誡曰。憑膂力。臨先陣。自擊敵者。是匹夫之勇。而非將帥之器。項羽拔巨木。墜飛雁。終歿烏江。張良姿如婦女。迴策於帷幕之內。立功

野史

卷一百六十八

九

於千里之外。如欲爲一隊將者。不賴力量。夫良將有威不猛。以勢不侮人。守義恭禮。憐人施惠。仕君竭忠。去慾除色。鍛鍊軍法。武畧。靡敵降仇者。是謂善士。汝以膂力。慢人。無禮緩怠。莫所不至。禍必迫身。辱上野殿武勇矣。其子太○按本舊作左衛門信服。自禁逍遙。閒居讀書學文。智謀勇畧稍超人。孩畏服。比、實永祿中。奈良義成寓伏見。有妹女。殊色好。和歌。兼善書。義成就西岡人貞光久左衛門學吹笛累年。久左愛慕義成妹有美色。懇請以爲妻。久左嘗娶他氏。將離別之。義成辭曰。遂前妻以配我妹。非人倫之道。請

辭。久左思慕益切。數來往。親交滋厚。義成彌嚴。師弟之禮。竊與母相議。諒妹約婚於野村高勝。時永祿十二年春。大將軍義昭在本國寺。三好黨急起。襲本國寺。義成屬三好氏攻之。軍敗。遂走東寺。久左嘗欲獲義成以甘心。追驅呼義成。義成回騎將戰。有敵十餘騎。與久左俱來。射中義成。久左來將截之。義成揮刀斫久左膝。敵來遂截義成。衆彈指謂久左。久左到伏見。奪妹女去。寘之於子舍。妹女伴和色曰。妾聞我夫越中。與左近並陣歿。今已爲孤寡。請君少垂憐哀。願致書於鄉里。以慰母氏之情。乃作書截髮毛以封紮。

野史

卷一百六十八

十一

託之久左。久左遣人送之。伏見。母氏聞之。有歌曰。於毛比加波。布可幾不知勢波。半也計禮止。差曾布美豆仁波。奈乎那我左女耶。具狀以報。母氏悲泣。自殺于使者面前。使者驚歸。久左遣使者大悅。傍女戲狎。將追妹女奮起。抽久左佩刀。刺殺之。自亦剖腹而死。他日信長聞之曰。貞光不義不仁。不可不誅。乃捕其妻孥。祗殺焉。比、實川合氏女。父曰安藝守。朝倉義景家士。鳥井與七郎妻也。義景爲信長被滅。城陷。與七郎亦死。軍卒剽掠村落。川合氏容姿美艷。年十七許。兵卒就捕之。狎迫

將及亂。川合氏涕泣。攬淚覆顏。請赦免。衆群萃誘。致之廬舍。寘之菅薦上。將相犯。川合氏度不免。請筆紙。書數行袖之。佯爲入廁。趨後園。搜井。墜而溺死。按驚騷。爭出救之。已暝。手握紙。衆恠披見。有和歌曰。豫爾布禮婆。與之那幾久。母毛於布比南牟。以并伊梨天末之也。麻乃半能都伎。聞者憐其貞節。比賣繼、烈女傳、武田勝賴婦人北條氏。左京大夫氏康女也。天正壬午春。軍敗。勝賴將走天目山。更無昇夫。使婦人騎荷駄馬。侍婢皆著草履而從。會府城火起。敵已迫。天目山亦有寇。拒而不納。稍入田野。時三月十日。終夜狼

野史

卷二百六十八

十一

二

狽。次日土寇起。導敵來襲。勝賴使秋山紀伊守來謂曰。命運既盡。卿者婦女也。宜韋小田原以保身。婦人泣下曰。妾嫁而既七年。胡爲復得見他人乎。願殉死以報恩德。而弗聽。願傳婢誠曰。汝往小田原。以可傳我計。乃截髮。詠絕命歌曰。久呂加美乃。彌多禮太。預會波天之那伎。於毛比爾幾由流。都瑜乃多未能遠。會飛銃雨注。左右或勸避。銃於巖崖。掉頭曰。今將死。何爲嫌矢丸乎。而聞左右皆號。唱佛名。自剖腹而死。比賣繼、烈女傳、

幸田彥右衛門母。未詳姓氏。天正十一年三月。秀吉

與信孝相背。先是信孝生母坂氏。及幸田氏母。質在安土。秀吉忿。將殺質子。於是母氏竊寄一函書於子彥右衛門曰。凡爲人之道。以事君爲大義。親先子者古今之常理也。今我爲君爲家將斷命。汝必莫悲歎。能守忠孝義三道。以母故必勿懷貳心焉。秀吉嘗欲捕其母。令彥右歸降。至是察其志不可奪。遂下母氏獄磔之。以徇于道路。而氏家行隆。稻葉長通縱火侵畧信孝屬邑。彥右兄弟奮鬪血戰。終死之。比賣繼、烈女傳、奧村永福妻。未詳姓氏。天正十一年五月。前田利家築城於加能境。未森。使永福守之。永福及弟加兵衛。

野史

卷二百六十八

十一

二

叔父又十郎等一族據。明年八月。佐佐成政應織田信雄。自將萬五千兵交圍。永福固拒不屈。敵兵蟻附乘羅郭。永福出死力。嬰牙城。妻氏質性柔順貞淑。且屏骨纖形。若不任羅綺。而心力確實。悍強不能屈。至是親自把眉尖刀。率二三僮御。警夜邏晝。偶有倦勞而睡者。則忿辱之。或徐令覺眠。勇銳不衰。善禦備者。問姓氏。慰勞而曰。後援在邇。莫倦莫撓。或煮粥救飢。援酒犒勞。是以士卒奮激。皆共欲偕死。九月。利家率兵來救。戰于坂下。成政遂敗。引兵去。比賣繼、烈女傳、

細川忠興夫人惟任氏。日向守光秀第三女也。容貌

殊好。大川志以天正七年二月嫁。大川志明智軍吧。十年夏。光秀行弑逆。忠興怒絕婚。幽夫人於三戶野山中。使家人警衛。山碯之戰敗。光秀伏誅。舉族亡滅。或謂部索支族誅之。家人諫曰。君雖婦女。逆臣之子。寧坐就戮。不如自殺。夫人曰。未聞良人之命自殺。恐反三從之誡。雖立孝道。似背貞節。雖待敵而死。未爲遲矣。明年疾疫大行。死亡者多。家人亦死。夫人憐憂。自書歌粘門戶。曰。伊可傳加波。美母須曾可波乃。奈伽連久牟。比登仁多多羅武。江幾麗以能可美。隣里傳傲多免。疫疾和州傳將軍傳。沉落踰年。艱苦守節。十二年二月。秀吉

野史

卷二百六十八

十三

二

憐其節操。喻忠興復歸。親歷如故。大川志將軍傳。慶長五年。忠興從東伐。發師。贈詠歌於夫人云。那比久奈與。和霄末勢可伎乃。遠美南返志。哀登許也。萬預里。加栖波布久止毛。或云此歌先是秀吉妻夫人七月十七日。月日從石田三成遣人。將取夫人於城中。其意在質焉。臣河北石見。小笠原秀清等以告。夫人曰。寡君屬東師。我何叛之乎。以盛衰不改節。以存亡不易志。不肯三成怒。發兵數百來圍脅之。夫人使嫡婦前田氏微服先遁。又幽齋妹管嫁武田信重。爲簪者七十餘歲。在邸與前田氏偕去。自又三川以下而從大川志

曰。人欲見物色。我當殊出。既而圍合。夫人曰。我雖婦女。不忍受辱。傳令家人曰。我不負秀賴。寇入慎勿與鬪。遂命鎖門。把匕首刺十歲男。八歲女。縱火而自殺。秀清石見。及侍婢姆嫗悉死之。特稻富祐直擁前田氏而走。烈女傳。武者物語。於是三成等慚悔。止收質之議云。烈女傳。濫家手錄。初夫人在邸。列侯婦人在邸于大坂者。以歲時。皆入起居浣浣。夫人自羞父逆。輒託他故。未嘗入見。知其情者。僉憐而美之。及死。舉世激賞。其不係於世類。能變凶逆爲義烈。大川志。逸史。庚子亂平而後。宇喜多秀家。秀規父子。配流入丈島。

野史

卷二百六十八

十四

二

嫺脫去。懷己兒赴京師。見秀家夫人前田氏。謂曰。老嫗將從公子于謫處。請奉此兒也。言畢而去。事聞。東照宮憫其志。聽之。嫺遂從往焉。夫人者。權大納言利家女。稱備前君。善撫育遺孤。孤稍長。託之於兄利長。利長召祿之。呼字六太夫。稱族澤橋。無幾亡命爲僧。號一心房。居恆愛慕其母。不安寢食。荐欲省問。意謂欲歎請。不能執筆述情。爲僧而後。日夜學文。稍達識文字。當台德公述職。入二條之日。出羣上訟書。故事犯鹵簿者處斬。籠街士將捕殺之。公覽之曰。釋氏之徒勿殺。乃辟訟書於輿中。而命前田利高禁錮之。迨

東歸。利高幽之東府。府署召諭止。六太歎請曰。如不聽則徒死耳。於是惻其意。諭召母於島。令相見。曰。恩命之辱。不知所報。雖然。貧道三歲之秋。棄而從君者。何以爲見兒。棄主可拜命乎。府命已達。孀辭曰。吁。兒昔日既棄之。如今胡爲棄主而得見之乎。雖恩命重厚。老婆不敢拜命。是以再諭止渡島。且問其他所請。謹答曰。然則不可得見母也。願令我母沒世安意。以俟終命而已。問其所以。曰。秀家爲加賀侯正壻。願下命於加賀。運糧於秀規。乃命之於前田氏。每歲所望請金穀器財。悉運輸之。實一心房之力也。

○鶴頭夜話云。孀子澤橋兵太夫。去加賀。上書請曰。秀家歿而後。八郎極窮而不給食。老母亦老。不能養之。願下命加賀。以臣食加賀之料。送八丈島。以給養八郎。台德公乃下命於加賀。每年送米一百苞。金二十兩於八丈島。以表兵太夫忠孝。一心房放遣。群侯傳聞。爭謂祿之。掉頭曰。我莫望于世。而不應權中納言利常召之曰。不可辭。乃往而仕。食祿因舊。未幾而死。終世不娶。書、

出口氏者。江口三郎右衛門家士也。三郎仕丹羽長重。及前田利長攻山口宗永於大聖寺城。拔之。還路

長重出城追躡。出口某時年六十餘。力戰終日。勢罷息喘。憩息。有人奪其所獲首級去。某妻蒜髮髻毛。麻衣芒鞋。佩一刀。携酒簞。提簞來。某望見麾之。妻不顧而過。或謂不見阿夫麾乎。顧曰。我夫也。盍見之。曰。吾主公今在山址。縱令雖得首級一二也。晝寢者。我不欲令飲之。雖然。亦拋命宜力戰也。攀淺井山。大呼曰。爲酒迎來。請上之。三郎及南部無右衛門大悅。出厨傾盡簞籠。某悔愧妻之一言。馳驅力戰。復獲敵首。歸謂妻曰。請見焉。妻哂曰。其首也。非良人之力。乃此瓢所得耳。傾空瓢視之。某冷笑曰。爲古嫗見誑。空骨折

矣。小松軍記、碎玉話、

瀬川氏妻。陸摩家士小野攝津女。名菊。嫁于肥前士瀬川采女。采女文祿二年。從征明。菊獨悶焦深閨。日夜瞻望。備書想夫之情。緘之小函。依賴便航。遙送之。會逆風裂航。小函漂著博多浦。漁夫拾得以達津吏。吏以送行營。秀吉命繙函。令山中山城守誦之。乃菊寄夫之書。而文筆華艷。思慕切至。讀畢初知爲菊消息。秀吉意憐其切情。遣人于龍造寺政家。命令采女歸國。乃詣行營拜謝。尼孝藏主爲執焉。烈女傳、菊女送采女、

野史

卷二百六十八

十七

野史卷二百六十八終

貞烈列傳第二

清泰夫人

小萬

鶴女

福照夫人

安藤氏

溝口氏妻

飯田忠彦修
男 文彦訓點
竹中邦香校

野史

卷二百六十九

十八

長碕烈婦
半谷龜女
坂田節婦
三宅氏妻
酒井氏孺人
毛利氏女
宮部氏女
大碕氏女
中村農夫女
野上農夫女

河瀬氏

淺野氏孺人

百合子

尼了然

清泰夫人。名大子。初名龜子。權中納言賴房第四女。大猷公養之。配右近衛權少將前田光高。光高卒而寡居。舅權中納言利常。一日遣人乞奇南香。夫人辭曰。嫠婦喪夫君而後。更絕賞豫之念。今也無矣。書紳明曆二年九月卒。柳營

小萬女。仕某氏婦人。某氏仕右府秀賴。與在大坂。某

野史

卷二百六十九

十九

氏直諫忤旨。出奔晦跡。城中命幽婦人及男女子二人。小萬給事不懈。竊聞某氏在京師清水寺。以報婦人欲俱走之。小萬探知間道。納衣具于骨董袋。揭之髮上。宵潛出自水門。游渡淀水登岸。藏袋于松陰歸。渡水奪一小艇來。適有流棹。併取陰繫蘆原。自負男兒。婦人負女子。俱駕小艇而渡。探取骨董袋。乘朧月徒步。天明。人恠其袋不凡。鄙或貼囁之。婦人憂悶。馳到山碕。遇惡棍。擰行恠問。荅曰。詣清水。稍步至六條東。惡棍誘惡少數人來圍。婦人罵曰。賊等何爲阻路。一惡少曰。其兒非凡庸。捕欲得賞耳。骨董袋亦有奇

貨矣。併欲得之。進將奪袋。婦人與小萬。抽護身刀。拒之。惡少等欲生虜。聚散分合。終奪男兒。將去。婦人奮然延刀。斬賊。併殺兒。兒時八歲。悲泣曰。我亦從泉壤耳。乃斬賊四人。小萬亦殺六人。其餘惡少多被傷。婦人亦創數處。姑息清水馬駐曰。願使女兒見良人而瞑。婦人姿儀美。好和歌。兼善琴。得眉尖刀。與賊擊鬪。詠歌曰。安可都幾廻。都根毛以留左乃。耶麻加計爾。那屠伊年伽低能。差遠志可乃許回。小萬慟哭。賴近傍寺院。施衣帶。歛葬婦人男兒。而問人。即清水寺也。意益悲悔。訪得某氏。具狀告。見女子。女子時三歲。亦

野史 卷二百六十九

二十一

傷背一處云。奇傳、

鶴子。大坂船場錢屋某妻也。甫十四歲。嫁某。善從其夫。事舅孝。十六歲。產一男兒。無幾某死。忌畢寡居。親族商議曰。雖有子在襁褓。宜擇賢以偶之。鶴子涕泣辭曰。妾雖少。嘗有聞。烈女不見二夫。况乎有先夫遺孤。故欲竭力代。人。事舅育孤耳。菽義其志。歷日仕舅養孤。愛婢僕。務家事。得盡其節。人服其情。迨小祥忌終。族人復議贅壻。鶴子泣而固辭。議遂罷。天命中。疾病。臨危歎曰。惟恨先舅君而死。願死後雖爲僧。無使男子觸我屍而瞑。時歲二十七。近世奇人傳、

福照夫人。式部大輔神原康政女。台德公養之。配侍從池田利隆。寬文十二年十二月卒。法名明譽。源光惠照。號福照院。夫人最崇禮儀。或時觀舞伎。謂左右曰。是非婦女子可觀者。必莫爲享醺之設。有斐錄抄、安藤定爲妻。名龜。丹波桑田郡千年鄉產也。父曰道夢。族山田氏。善聯歌。與愛宕山僧興宇。都谷僧圓立齊名。龜子自幼敏警。隨父學和歌。至織紵縫裁。莫不盡心焉。定爲母河合氏。嘗有婦德。聞龜子名聲。聘取偶。子定爲。寬文八年歿。年三十九。產二子。曰爲實。曰爲章。龜子諳記古歌。可三千首。出入禁掖。數侍歌

野史 卷二百六十九

二十一

會遊宴。後水尾帝。明正帝自呼以今式部。寵遇甚渥。其歿也。長子爲實。編輯遺歌。作一本。權大納言源通茂題之曰。今式部家集。語、溝口氏妻與之。溝口七太夫女也。世仕織田氏。七太有女無男。養松村氏子爲壻。稱字七郎右衛門。仕織田信方婦人。七郎頗有風度。婦人愛慕竊通。事頗漏。與之悶焦密諫。七郎不聽。與之沈思。謂事如發覺。則辱主家。又滅吾宗。苦諫則似嫉妬。不如決死。乃具事狀遺書。以縫封己衣裾。殊記七郎舉動懷之。遣僕迎父于他。而七郎退食。與之誘致之於閒室。自後刺七

耶。七郎轉僵。與之乃披書切諫。七郎初覺悟。我亡道而隕。無幾七太率僕至。則七郎已絕。與之備告狀。將自殺。七太制止。以聞信方。信方稱與之貞烈。以賜父殺之。與之請曰。妾亦武弁之女。願赦自刃。七太復聞乞件作。刻日親族聚合。告別。恰如赴羈旅者。泰然沐浴盥漱。對鏡而整飾。七太恐婦女有過謬。藏刀狙之。形摸鏡。與之顧而問其譯。七太泣下曰。汝雖舅。本婦女也。我憐有過。欲介之耳。與之微笑曰。先父死。不孝莫大焉。唯欲使家系不絕而已。妾雖婦女子也。寧滅丈夫乎。乃把剃刀。刺右股以視父。血流滿裳。辭色自

若。七太感激。以埃件作。自割腹而死。

武勇烈女傳

元祿中。肥前長崎桶屋某妻。可年二十四五。姿儀豔麗而貞實。產二子。兄五歲。弟三歲。舅某懸想數挑之。婦不從。欲大歸。不忍遺稚兒。且愛其夫。歷時月。舅荐追求。拒之猶不聽。一日舅與夫携長兒之他。婦在次兒睡側。自殺而歿。長崎夜話、先民傳。牢谷老婆名龜。出京師。乞物有年。一日過三條室町。拾得金囊。託之於傍商戶。告狀曰。如有索之者。請支給之。商人以業繁浩辭。龜曰。慘矣哉。蓋顧遺人之憂。買人慚愧唯諾。無幾喪金主來。買人眼問。交付金囊。

金主大悅。爲報齋一兩金及穀來。託買人請酬恩。他日龜偶到。買翁具狀于金穀。龜掉頭曰。我若欲報。則豈託金於人乎。乃吟云。毛能毛太奴。多母止波加呂之。由布須須美。拂袂而去。奇人集、秀雅集。陸奥坂田縣民某。字八五郎。家稍豐饒。唯有一女子。納某氏爲贅。稱字八太夫。將託家事。八太軟劣。不中父意。欲絕之。無罪可託。誣以私家財。欲迫不肯服。遂理于郡府。父竊誘女曰。汝保證婿罪。公事速成。爲擇良婿配汝。強之再三。如隱忍不從者。久之。遂雉經而死。事聞于府。府執其父。處重刑。命八太理家務。就女

墓所。碑以旌之云。

重寶錄

三宅重固。見幽于忍。託其妻田代氏。以母及二子。而與金二十兩以爲資。田代氏念夫囚在囹圄。艱辛無限。爲其妻子而晏然煖飽。心不忍爲也。自是冬不穿緇袍。夏不張蚊帳。定省之暇。爲人縫刺澣濯。以給奉養。如此三年。所得金。絲毫不費也。迄重固見赦。乃出金還之。重固怒曰。其如此。奉養必有缺也。田代氏徐語以養姑之故。而言此金之不糜。乃豫備君今日之用也。重固感嗟久之。讀。酒井忠清娶藤堂氏。貞享中。忠清補大老職。坐事忤

旨。悔過憂死。或謂社稷危矣。親戚宿臣商議。以聞忠清暴死。府遣堀田正俊問之。藤堂高久等迎之曰。忠清前嘗發病。治療不屈而歿。正俊意疑之。謂曰。我當選來檢屍。未監而不去。高久作色曰。我儕雖不肖。親族會議。以報病死。武弁無虛言。強欲檢尸。則可誘致寢室。辭氣勃烈。正俊遂去。府命藉沒忠清下馬臺邸。賜之松平正容。忠清婦人高久姨也。產子忠舉。按作家忠舉母松平定綱女。偕居大塚別第。歷五旬。未有嗣封之命。正俊尋補大老。特高久請諸老。促忠舉嗣祀。當是時。朝鮮來聘。正俊載押字于復書。韓使不肯口。稱時回翰。

野史

卷一百六十九

二十四

有酒井氏押印。以爲證。今也不然。我國王必不信焉。弗納。典賓對曰。雅樂頭既死。韓使曰。然則有子孫在矣。未識日本人。惟一世而滅宗矣乎。是以復議。太田資清命使忠舉押印。忠舉時歲十六。答曰。我未奉職也。請辭。以報之婦人。婦人嘉歎曰。實我系嗣也。親戚盡會稱揚焉。未幾資清復來。謂曰。公命也。不可辭。忠舉等謂。設令雖命也。非其職。不敢從。資清去。高久等謂。背再命。祇爲備焉。以報婦人。婦人親自訣親戚家人。躬帶甲佩刀。令姆婢悉戎衣。諭衆曰。以非其職。辭命再回。恐有嚴命矣。宜決意而自殺耳。松平正容來

傳命曰。河內守之言。實以然矣。今更賜忠清遺封。假補職如舊。我爲之分矣。○今按。正史未有婦人及親戚重臣感泣。拜寬仁之辱。無幾復賜下馬臺邸云。武烈女傳。

毛利元次爲德山城主。有女子。年甫七歲。喪恃。質性柔順而伶俐。姆婢等稍輕蔑幼穉。數戾其旨。迨十一歲。請姆需細針一百。姆意恠。唯諾而不果。數促之。遂得之。悅入室。度姆婢數四十二。與香奩併之。盡召姆婢。界之曰。每人飲之。皆愕然而辭曰。胡爲能得吞針乎。君強之則以聞大主矣。女曰。細瑣之物。於服何難

野史

卷一百六十九

二十五

之有。咸固辭。於是曰。汝等以我爲瑣少。每慢侮。設令雖幼穉也。爲主君。他日不慎戒。則我自以聞嚴君矣。辭色嚴勵。姆婢悔懼戰慄。不識所陳謝。適元次入室。問其故。誠諭衆。爲謝之而罷。野史載。曾與京師人也。父曰。官部七太夫。爲所司代隊與力。曾與姿貌豔麗。才智且勇。恰如雪裡紅梅。仕權中納言藤原國豐女。女適福井城主松平吉邦。實爲陽壽婦人。曾與從爲中老。往東府。第中長局或謂有妖怪。日沒而後軒廊人絕。特曾與勇膽。夜過軒廊廊下。夜燭陰映寂寥。冷風且凜烈。步中有物音楚楚。曾與往

二三步。自後延冷手摩面。顧視可長六尺。眼光閃閃。鬚髮垂尾。暗黑。叵辨何物。曾與趨進。固執其手。森毛叢叢。恠欲縱去。曾與不敢放。攬著將歸。妖奮身欲走去。不能。俄然蹙體。僅三尺。啼聲幾都幾都。曾與猶搶去。妖遂咬曾與腕。曾與捻妖腮腕。而歸我子舍。延脛排戶而入。婢女遽驚。喚呼聲達隣舍。微聚合。妖躍然將走。曾與請招直士執妖。以告狀。吉邦點燭檢之。乃圓頰禿髮。垂面鵝鼻。巨口涉兩耳。體色赤土。鬚毛森立。形如十二三歲童子。著襦以段染靛爲帶。吉邦揚策搏之。其啼也幾幾。唯瞪人面耳。莫敢名之者。他日

婦人請府如箱根。浴熱海。因屬司家故事。婦人每旅行。必備器仗。曾與亦陪從。潛帶甲。表被常服。如平日。佩二刀。每休泊。夜不聊就眠。宿直徹宵。與家老某見曾與帶甲不應。制止。曾與曰。君命矣耶。將卿意耶。某曰。非君命。或恠其弗應。曾與曰。尊貴夫人。不近男子。每遠之。丈夫雖柔儒。表不可識辨之。婦女子不然。衆皆輕侮。故妾備不虞。惟守禦耳。雖世屬泰平。不無劇輕惡少。若惡少數十。揮刀有犯旅寓者。如之何則禦之。婦女子無甲而笑。能當焉。他人未知。唯欲禦備宿直耳。某默止。吉邦聞曾與雄武。較衰。命配家士

前田將監女傳男親

防長守護毛利綱廣女。適甲斐守匡廣。是爲放光婦人。侍女連野爲中老。連野者江府八町堀同心大碯文平女也。爲人有才智。姿儀優豔。近侍多年。勤勞不港。恩遇最渥。數有賚物。連野或贈之父。以養其情。有局名棋田者。竊懷猜忌。意欲誣陷焉。一日連野侍婦人。遽欲歸子舍。誤躡棋田履而去。棋田闚視。竅其出。傲然罵曰。吁。婢躡他履。不知謝謬而去。不亦侈乎。連野初覺自謬。頓首悔謝。且曰。意遽爾洩。君履非禮。請賜寬宥。在仕途者迭同。他日必慎焉。棋田乘機作色

曰。汝謂迭同。他人胡爲然矣。汝居常奢侈。慢侮我。居過不改焉。以汝泥脚。洩我履。我復不用此履也。乃挾足蹂躪。踰連野履。至是連野蘊憤曰。雖謂有謬。揭履擲人面。不知人倫之道者也。方今君威咫尺。故我姑忍焉耳。棋田冷笑曰。汝所謂不忍。其何爲者也。我履搏汝頰。汝如之何。連野雙眼洩血。默而還子舍。載鄉書託之婢。寄兄彌右衛門。機色異常。婢意恠。辭曰。時已下哺。到則黃昏矣。願期明日耳。連野曰。急事難緩。婢伴諾。擁書函而出。意酷不安。潛繫馬場陰。解絛讀之。則遺書也。首記履之來由。尾載自盡。愕然遽驚。趨

歸子舍。則連野已自刃而伏。乃仰天慟哭。竊把短刀。如榎田子舍。慙歎謂曰。主人有白。謂前時過而悖言。後悔不已。適有酒殺。願來偕斟。以致和解矣。榎田嘗嗜酒。且悅其乞和。遽爾作花面。起而進步。婢自後揮刀。發聲呼警。刺榎田左腋。榎田驚苦顛倒。曳腕攫婢髻。惱亂叫痛而僵。聲達四隣。奴趨萃。婢騎屍揚刀洞喉下。而視遺書於衣曰。復主讐也。具狀。握刀將自死。衆阻撓之。以聞。匡廣嘉讚其志。馳人召文平。命以婢更爲之養女。婢初名三。於是改稱連野。登庸爲中老。宗國吉元傳聞。召女子。傳女子。配薩隅日守護島津

野史

卷一百六十九

二十八

繼豐。無幾卒。連野薙髮爲尼。武勇烈女傳

常陸多賀郡中村農夫權右衛門。以馬販爲業。有妻。頗有姿色。同郡同村農又四郎愛慕。數挑之而不肯。一年權右牽馬往江府。又四時其亡。半夜潛入臥房。將姦。妻驚覺把刀起。傷又四遂殺焉。他日西山義公過中村。召見權右夫妻。稱貞節。賜賞。西山遺事

農婦也。須常陸那珂郡野上村與二右衛門妻也。初嫁而未幾。與二病楊梅瘡。面皮腐傷。人勢亦墜。更與人不可交接。謂也。須曰。子年尙弱。容姿亦不醜。今偶廢人終一世。我甚慘痛。且爲婦女者。老而後宜賴其

子終。今我疾必不可胎生。故大歸。再擇夫。我決不恨焉。也須涕泣曰。妾與良人爲偶。今迨爲廢人。曷去可。再見人矣耶。且有老姑。良人奚能得事之。妾所不忍棄而去。固辭。與二強之。不可也。須不應。將自殺。與二遽驚泣下謝非。乃任也。須意也。須扑悅。事姑看病夫。滋深厚。避嫌疑。守貞操。彌固。與二患病歷年。家亦窮乏。也須自把鋤。耘耕以養焉。一日西山義公過其邑。望也須耘田。怪曰。婦女耕田。疑是主翁之慘酷。或因繼母之憎忌乎。必有故矣。使人問之。得其實。義公感嘆。自入其家。唁病夫。手自賜金於也須。喻世嗣。命除

野史

卷一百六十九

二十九

田園租稅。以表閭里。西山遺事

河瀨氏。名波留。江府人。父稱字外記。波留甫五歲。喪恃。事繼母。一如所生。孝順婉婉。得其懽心。既終。撫育諸孤。幹理家事。咸得其宜。及歸稻生恒軒。終始敬慎。不敢少怠。謙遜自卑。克盡婦道。嘗言人或以我爲愚。此吾所宜。舅姑在大坂。波留自江府。每裁書問候。甚得歡心。後徙淀。則舅已沒矣。事姑期年。奉養最摯。性儉素。不尚華侈。事苟利人。必竭其力。役使婢僕。悉加恩意。且善婦功。補紉裁縫。不一委于人。至於書問往來。貨器餽遺。暨造一器。製一衣。皆設簿銷注。不敢少

失夙喪母。不及詳知其事。乃問之于人。畧得其世系始末。性行內治之大槩。錄七冊。且所以事父母舅姑。脩身理家之道亦具焉。事之謹慎。內治太美。最謹祭祀之禮。朔望忌日。必洒掃盥沐。手執饋奠。整肅竭誠。有異味新果。必謹封藏。至期乃供。或遇私親之忌。唯心哀之耳。其儀不敢比舅姑。乃曰。爲婦之道。當如此也。常念觀音經。且崇信儒術。好朱子小學。謂子婦之道。盡于此書。日教訓子弟。使讀書勵行。問其所交者。賢則悅。元祿八年。死于京師。年七十七。預裁後事。倣文公家禮。自製衣衾。屬託詳悉。靡有遺漏。又有訣子

妹書數通。及沒視之。皆脩身齊家之要。讀者莫不感得。婦。婦。

安藝守護淺野吉長婦人。前田氏。參議綱紀女也。質性勇烈而好騎。善得眉尖刀法。至婢女。悉擇其人。享保中。適淺野氏。號安藝御前。與弟參議吉德最親睦。日通音問。婦人產一男一女。吉長在東府。或遊郊外。耽愛妓女。婦人憂之。竊諫止。弗聽。終納妓于第。日益甚。沈湎淫酒。或嬖幸少年。散金召少年。荒淫無度。婦人亟諫曰。妾非敢嫉忌。恐醜聲流聞于世。且郊外也。無賴惡少多。索挽調諍。若觸之。則雖悔無益矣。吉長

猶弗聽。購求嬖童二人。迨賜歸暇。就國將携焉。婦人復諫曰。群侯愛妓童者。非無倫。竊聞携將就國。恐爲公有害。吉長勃然而起。追發府。亦不報。婦人登樓目送。函簿泣下。乃入深閨。遺一紙書于吉德。而暴卒。時年三十一。姆婢周章。請醫。婦人制止曰。豈欲生耶。傳姆豐田。及侍女外山。澤田。請殉。不可。強而後可。姆女三人皆殉。武勇烈女傳。

百合者。不知何許人。或曰江府產。爲人明慧。絃索鍼線。一見輒解。爲穀女所養。穀京師人。居真葛原。寶永中。造茶肆于祇園。鳥居南側。喜作和歌。百合亦習母

所爲。喜好吟詠。日著茜裙。奏茗供客。而偷閒輒手筆研花香鳥語。隨觸入題。性不甚粧飾。而娟秀潔白。淡妝常服。楚楚動人。都下貴介豪富子弟。多屬意者。不顧焉。竊有所素。暱德山某者。爲幕府士人子。爽俊人也。因事流寓都下。落魄不能自活。百合爲之傾竭心力。因得不乏者有年。終有孕。產一女。情好益篤。會德山氏宗絕。族人議取某繼之。乃使人齎書。持與馬來迎。某乃欲與百合偕歸。百合辭曰。妾與郎君。綢繆十年。一旦萍離蓬斷。極難爲情耳。願郎君畫錦携婦女以旋。恐招人指目。某固要之曰。吾飄泊客土。得不墜

溝壑。皆因卿之力。今而遺棄糟糠。余不忍也。百合固辭曰。路傍楊柳。何堪攀折。奔從繼綿。不唯玷辱君。拖及祖宗。而弗從。某不敢強。乃欲携所生女去。復辭曰。妾辭郎君。誓不見他夫。獨守青燈。賴有此一塊肉。見此猶見郎君。併之附去。何以消日。某遂東歸。自是而後益自修潔。一意撫養女子。子母瑩瑩相依爲命。女稍長。又有才情。名曰町。常誠之曰。汝父士人也。汝珍惜其身。勿自輕視也。常欲爲得一佳婿。無適意者。有池野無名者。又住真葛原。賣書畫爲活。貧不自給。人皆易之。百合特心奇之。終以女妻之。女又習其夫所

野史

卷二百六十九

三十二

爲。頗解繪事。夫妻終日伸紙氈墨。以琴酒相娛。釜甑生塵晏如也。百合視而喜曰。吾事畢矣。無幾死。後數十年。有一士人來問。無名置其像從而入。會無名適他。獨妻在。出應之。士人問曰。夫人池野君之室乎。曰。然。曰。然則吾與夫人爲同父異母兄弟。吾德山某之子也。吾欲與夫人相見久矣。山河阻絕。今幸因公事來此。請他日以叙親情耳。妻曰。妾亦聞此於父母矣。嘗有誠曰。慎勿相通問。今雖荷厚意。不欲違遺訓矣。士人失意而去。無名終成名。稱大雅。其配玉瀾乃町女也。實爲百合所生。續近世談語引

尼了然。初名總。安西筆談作元號大休。筆談、別稱知真、武田信玄玄孫也。信玄子義久爲駿州富士大宮司。葛山某義子。義久生久敬。久敬生爲久。爲久小字鍋太郎。又稱長二郎。號長爾。又鐵齋。筆談、○、閑居京師泉涌寺前門。嗜茶事。又能鑒定古畫。人呼曰繪見長二。亦能書。產一女。乃總也。總仕東福門院。預選充少御。稱字耶止利幾。門院崩而後。辭歸。或勸嫁。總常好和歌詩文。頗蓄禪味。誓曰。我嫁而產三子。請賜暇。乃嫁松田晚翠。敷語作武迄二十四五歲。產男女子三人。敷語作爲夫買妾。出家薙髮爲尼。後赴山

野史

卷二百六十九

三十三

東。敷語作江府欲問法於弘福寺住持鐵牛。鐵牛見容色猶盛。曰。法魔也不許入寺境。去如駒籠。訪木庵徒弟白鷗。筆談作白鷗亦不受追卻。了然去入民舍。語譯見銅斗盛火。借覆火。自煮我面。把筆云。昔遊宮裡燒蘭麝。今入禪林燎面皮。四序流行亦如此。不知誰是箇中移。和歌云。以計留預仁。寸天多久彌也。宇加羅末之。都爲乃太幾。魏止於毛波。差里勢婆。而入見白鷗。白鷗大感。聽人居寮。筆談、了然天資豁達。有才辨。妙得禪機。又善詩歌。後欲求居於鎌倉而發。戶田茂睡來訪云。美豆久瑳乃。幾與枳巨呂廻。

許登志解伎。左止乎婆。豫會珥。須萬比毛登。免天。荅
曰。美南比登。乃娑良奴和可禮。乃會麗奈羅。傳阿里
天。遍歇都類。豫乎楚字良武類。臨其發也。授與一軸
於茂睡。軸乃自撰江府下歌人所詠。若紫書中所抄
出也。其所詠和歌。寄露釋教云。幾由類止毛。彌禮婆
萬多於久。都由珥之麗。佐歇女那伎與乃。母呂母呂
迺可計。談後創泰雲寺於武州落合村。請白鷗爲開
基。自居二世。又建逆乘院。從逆乘院正德元年九月寂。
年六十六。絕命詩云。六十六年秋已久。凜然月色向
人。筆談作明莫言那裡工夫事。耳熟松杉風外聲。鼓

野史

卷二百六十九

三十四

筆談有子某。稱字長十郎。證語作稱族葛山。仕尾張。證語
張○筆談尾女稱桃仙女史。筆談

野史卷二百六十九終

野史卷二百七十

貞烈列傳第二

渥美氏寡婦
長山宵子
若狹綱子
樵夫妻
綾部道弘妻
井上氏女

飯田忠彦修
男 文彦訓點
竹中邦香校

野史 卷二百七十

三十五

捨女
尼自貞
丹波烈婦
黑柳松光
佐與
園女
湯淺氏妻
細川氏孺人
尼妙喜
福女

波留

鈴木氏妻

石谷義婦

富志

渥美氏妻。永井氏之女。年甫十五而嫁。天資貞順。謹慎寡默。永井氏爵祿兼饒。渥美氏微祿且匱。妻氏不以爲戚。更製棉衣。奉給其夫。如接賓客。已十年所。會渥美氏疾歿。有遺孤。寡婦泣涕哭慟。葬祭致哀敬。寡婦兄某曰。阿妹年尙弱。恐不能守節立操。而勸再嫁。不肯。兄與親族胥議。再醮業已迫。寡婦竊入房。將自

野史 卷二百七十

三十六

殺。婢遽驚發聲阻撓。血流漣衣席。家兄盟曰。必不奪節。於是寡婦喜形色曰。若然。則婆婦豈漫卽死地耶。乃撫育遺孤。教誨具至。寡婦從來不好遊觀。自一拜其夫墳墓。而後未嘗出門外。守節立操。未迨四十歲而歿。其孤善隨教訓。遂立身揚名云。此實錄、烈女傳、長山宵子。水戶士長山七平女。適師岡綱治。能脩身齊家。慈愛奴婢。綱治子善助。綱常者。婢妾所產。取爲己出。厚撫其婢。而令嫁湊邑某氏。而愛育綱常。綱常迨成童。始知非其出。初綱常幼時有病。宵子親嘗試湯藥。每夜徒跣詣神碕寺觀世音。以禱其病。得瘳。年山

打聞、再擇婢薦綱治爲妾。能誨導女職。泥、綱治監奴戀慕宵子。屢挑之。不肯。或日綱治之他。監奴潛入閨房。宵子大忿。把懷刀斬殺之。以金蔽尸。待綱治歸。具狀。以正德三年秋死。年四十二。打聞、法名月澄日令。號妙珠院。泥、

若狹綱子。三方郡西津邑小松原角左衛門女也。仕同郡刀禰茂太夫家。明和六年六月十一日年。甫十四。背負主人稚兒。遊于門外。會有病狼。○折折草狂奔走。將咬背上兒。綱子遽翻已衣裾。以蔽匿兒而伏倒。狼前嚙綱子臂。○折折草更將嚙。被群萃。狼乃去。

敬載綱子。將送其家。綱子顧敬曰。主家兒無恙耶。而暝。乃送到其家。主家婦邇來喧安危。綱子母擁稚兒。慶其無過。以託之。守護酒井氏憐賞。爲建碑于西德寺。銘曰。忠烈綱女之墓。葬祭三日。召其父。免田園租調。年山打

○折折草云。敬擁載託之主家。或問狀。綱子荅曰。初爲婢也。父母誠云。事主人。護幼兒。謹毋懈焉。故欲使無過。懷匿之耳。熱發甚。馳人召父母。母來。未問綱子生死。先喧主家兒安危。

京師東蹴上樵夫七兵衛。一日入山伐木。歸期後於

平日。其妻出迎之。往至一崖下。有一柴荷及杖耳。而無其人。仰見崖頭。巨蛇低首。形似充餌。妻謂此必我夫警也。疾走把荷鏹來而向之。蟒乃一吸吞妻。妻在蟒腹。握鏹截裂。自脰至腹下。七兵果在腹中。並墜地而免。直肩負之歸家。幸而未死。治療歷數旬而得瘳。鬚髮悉脫落。不復生。敬目呼藥罐七兵衛。遂罷樵而事耕耘而終。打聞、

綾部道弘妻。小林氏。名志知。豐後杵築人。父曰政次。志知資性溫順。處已寡默。既笄喪父。哀毀過禮。鞠于長兄三友。三友好學讀書。志知亦稍通詩文。曉義理。

同僚道弘與三友相善。因以志知妻之。既而母氏愛念。寄寓其家。志知溫清甘旨。且夕不怠。宗家時匿。道弘賑給盡力。志知亦屢招遺孤。或給衣糧。嘗有二寓客。待遇數年。遂無倦色。客服其恩。後連遭喪禍。二女亦殤哀慟感疾。遂成積塊。歲四十八。携小女詣伊勢。是冬感中風。自是左癱不遂。其子安正。日侍膝下。日讀經史。二女子亦在側。誦古詩文及國事小說。有客論說則移晷。花月招雅賓。賦詩安正爲人所招。歸必問其談及詩有無。子弟偶有賦詩者。必就吟弄。雖久病。精爽不亂。恬靜無爲。正德元年秋年六十三歿。號

曰：「良淑。臨終不復言談。不稱佛號。平生未嘗聞三世之事。天性雅潔。植花移石。不喜籠禽。指騶集樹間者。日。此吾籠中之物也。」紹述文、集、叢語一日婢誤薦熱湯。殆。指頭。志知尙持其器而呼婢。小女方梳。而遽往取之。此婢之不謹。且謂何不急投之。志知笑曰：「此何心哉。不復爲問。其寬柔如此。」紹述文、集

井上氏女。名通。讀州丸龜士井上儀右衛門女也。幼而慧敏。讀書善詩歌。超越老成。年十八。或作十六侍京極氏婦人。往江府。自書東海紀行。奇人傳、叢語初上舟風荒舟漂浪。詠歌曰：「志留閉勢與那彌末遠和計天。由久

布稱能。許呂之羅麗奴。耶遍乃新保可筵。又十六夜月映浪如玉。爲風碎散。乃詠曰：「加是布計婆。都幾爾彌哥計留。志良太麻母。久臥氣天那美乃。多津仁曾安利介類。又聽潮浪。且怖且憐。賦詩曰：「乘寒一葉浮。倏忽過他州。風響驚鄉夢。波聲動旅愁。蒼蒼天與水。浩浩月如流。枕袖篷窻裡。不能只自羞。」東野漫筆歷九年而歸。有紀行。號歸家日記。後適三田茂右衛門。而產子義勝。字傳右衛門。爲丸龜城主侍讀儒。著才志論。養子訓。通女所詠家集。號往事集。與僧盤桂論儒佛。戲詠曰：「都年頃由久。美知奈羅婆許曾。與遠字彌

乃。阿麻乃能里多留。布彌母多延萬女。」時人傳、叢語田氏捨女。丹波柏原山里人。聰敏有才。甫六歲。吟句云：「遊幾能阿左。二乃字二乃字廼。解多乃安止。傳聞都鄙。播紳家賜句云。加也波良仁。於之耶寸天於久。津由乃多末。稍長。就季吟。學和歌。」或作宮川未滿三十歲。喪夫。入僧盤桂門。詠歌云：「阿幾加勢乃。布伎久累加良仁。以止耶南枳。許許呂保曾玖母。知留由不遍可難。截髮爲尼。名妙融。」或作貞圓構一小菴于播州網千里。元祿中。六十五歲而歿。叢語享保中。江府淺草有一小巷。號曰「再法」。尼自貞居焉。

初自貞父曰大森右膳。南都人。自少出京師。仕富小路家。與同僚婦姦通。事覺。被逐斥。歸居南都。更名通仙。以醫爲業。產一女子。字曰多加。甫十餘歲。町奉行隊與力玉井氏監奴源八。慕悅多加。憑通仙僕與八。數投豔書而不肯。卻辱之。源八恚殺鹿。宵竊棄之通仙門前去。有律禁殺鹿。如犯之者罰重於殺人。於是鄰校告戶長。以愬之。奉行跟問不決。禁錮通仙。竟放逐之。通仙遷居京師。改族山脇。家滋貧窶。移居大坂。漂流竟死。鯛屋貞柳嘗與通仙相識。憐其婦少女困窮。憐佐之。又爲紹介。嫁多加於城代內藤氏家士小

野田久之進。與母偕倚賴焉。享保三年。內藤式信遣江府。久之進亦陪從。十月。受命懷四百五十金。再到大坂。途爲賊橫。死于江尻驛。式信怒。籍沒逐孥。江府下富澤町買戶金七。憐母子善視養之。會火起隣舍。延燒財產。舉遺金七。妻弟樂戶君太夫金戶町寓居。多加意酷憂苦。竊與君太夫議。託老母於此。而投身於新吉原江戶町。爲松葉屋花魁。嘗能技藝。兼有姿色。更名瀬川。爲第一等娼妓。享保七年四月。有客自謂京畿遊士三人。同淹留松葉屋數日。一日客謂主翁曰。吾儕欲見鎌倉。請託儲金。鞞中如有用則馳人

以請。爲證乃託印書紙。以爲券云。主翁入內與妻語。視印書紙。時瀬川在側。意怪券印與亡夫印相肖。歸子舍。檢亡夫印形。如不異。乃請主人校合。果是。就主翁夫妻。聞客來由。請見其佩刀。豈料刀乃亡夫佩刀也。意竊惝矓。送書報之金七。整裝藏二刀於被襲裡。狙客子舍。客靠妓狎戲。客則源八也。乃招秃奴問客名。諭妓避去。客乃倚襖紙。歌院本。瀬川縱聲入。一刀斬源八。二客將阻撓之。瀬川曰。請莫管。我報吾夫讐也。將刺喉。生翁等激遽驚至。固制止之。以訴府廳。金七等亦馳至。踊躍稱贊。檢屍人來。率源八至町奉行

廳。奉行中山時春鈞。撫舊惡。悉首狀。捕二客于神奈川。遂梟三賊首于鈴森。殊命宥瀬川免娼。松葉屋主翁主囊囊。消折瀬川典身錢資。尙餘蓄金二百兩。乃召內藤氏家人。坐其初不訴。抄沒其金。託之於金七君太夫。養養老母。賜金於瀬川。賞有功。命金七養瀬川母子。於是瀬川削髮爲尼。名自貞。吊先亡幽魂。入念佛門終世。押和歌一首於菴壁曰。以計彌豆仁。與奈與奈。加牙波字都禮度母。彌豆母仁。娛良須。都幾毛計。荷願須。草。享保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哺時。丹波船井縣有野

豬。被傷咆哮。經廻入木南廣瀬邑。自山本向山室至鳥羽。掛牙于一稼夫。尙吼狂奮迅。樵夫久兵衛年六十四。負薪歸途與豬遇。欲避無地。遽攀傍樹。連地僅三尺許。豬啣衣裾曳之。數相挑。久兵力竭。竟陷崖下。豬益猛。咬嚼數創。叫啼人不知焉。會久兵妻時年五十四。趨來。延已袂蔽豬首。跨頭擁留。發聲呼救。村民二人尋至。一夫把刀刺豬。一夫揚斧搏蹄。亦卒俱殪之。久兵遂得免死。龜山城主褒賜穀若干於其妻。東涯筆談。黑柳松光。名孝。紀伊人也。父重之仕。紀伊列先鋒隊。

松光夙稟慧質。不好嬉弄。凡爾婦功。習不煩督。既長。適安藤氏士松本定章。能盡婦道。父母舅姑。相繼淪喪。哀戚之誠。前後如一。平素樂道人之善。恤人之患。直而慈。儉而施。治家有法。勤而不怠。故家亦不至告匱。既爲寡。號松光。賞花玩月。時誦古歌以自娛。恒念佛經。薦親識之冥祐。然有才識。而不罔理之所無。享保四年歿。年六十九。嘗教子有方。男子則曰。先公而後私。當官事。雖遇親疾而不顧。女子則曰。務柔順。從勤儉。故咸能成材。宜其家人。語載

佐瑛者。常陸茨城郡蘆沼村農伊平太妻也。甘雨亭叢書引

野史

卷一百七十

四十三

安藤泊史附錄。作伊平太家貧。患濕瘡。踰年不瘳。若狹氏伊平太妻。伊平太家貧。患濕瘡。踰年不瘳。臥起須人。佐瑛蓬頭垢面。承便溺。察痛癢。時其藥餌看護不遺餘力。家益用。佐瑛當冬月。鵝衣無裡。肘露脛暴。時年三十六。有二子。長未七歲。幼尙在襁褓。伊平太一日謂曰。自度死在旦夕。汝與隨我俱死。不若改適他。二稚兒依汝而幸得存。則我受賜而死。佐瑛泣然泣下曰。寧窮而死。妾不敢改其節也。奧州岩城有溫泉焉。伊平太聞患諸瘡者一浴有效。佐瑛乃勸往。於是乞里人造一草車。狀如椅子。大僅容身。下施小輪四。使伊平太隱几而坐。已抱負二稚輓之。岩

城距茨城郡甚遠矣。胼胝碎破。血流被蹠。凡至峻峻難進處。則哀號籲天。乞助於里胥村老。或道路有憐而助輓者。經十七日而得至溫泉。留浴十餘日。瘡稍得痊。艱楚辛動。感動人。事達于國府廳。嘉佐瑛貞節。復田租。蠲徭役。賜穀以賑給之。續近世

園女。伊勢內官神官荒木田一有妻也。幼時居難波。或在遠里。小野。並攝州地名生長姨家。年甫十一。門前垂枝櫻花盛開。遲日遊客或折枝去。園女詠和歌曰。免

豆留止母。多遠梨會波奈乃。呼之計禮婆。太秋美類能彌會。以徹通登現勢與。人感吟不復折焉。享保初

野史

卷一百七十

四十四

年六十餘歲。死于江府深川。川關雜談湯淺氏妻瀧氏。名瑠璃。備前人祖父如次。父陳良皆仕國守護。任吏事。瑠璃生而父適役于江府。携妻孥行。居數歲歸國。瑠璃時八歲。所歷山川頗能諸記之。年二十八。適湯淺英。散事如事君。英亦待如賓。迨英爲目附。數如江府。瑠璃居于其室。門內之事。大小皆有法度。英老免後廢疾。瑠璃衣不解帶。扶持抑攝。唯其所欲。莫不盡心。凡六年如一日。英死而瑠璃亦老。有子元禎。未娶。瑠璃視事如故。性行端慤。居處未嘗有惰容。日夜執婦功。不敢荒寧。暇則讀女史。誦和歌。

或時鼓琴以自娛。不聽淫樂。不詣佛寺。不近僧尼巫祝。惡奢華。好施予。聞人之窮。則無親疎恤之。其弟出繼中村氏者。家貧妻死。而三子少。瑠璃愍焉。取而養之。皆至成立。元禎有所從遊。瑠璃審問其損益而定其可否。有賓客至。則必留之。而爲設酒饌。唯恐失驩心。未嘗厭倦。雖愛元禎。未嘗以姑息及其有過。則不少假貸。性好圖書。病中猶置貝原益軒岐祖紀行於床上。以其少時所經也。寬保元年歿。年七十二。初元禎之少也。語之曰。昔者永延天子。雪後望山曰。香爐峯雪。侍女清原氏起而捲御簾。不亦慧乎。當時婦

女尙爾。况丈夫乎。今苟爲士而椎魯不文。可耻之甚。汝勉哉。又英爲目付。出則從事。入則不問家事。一委瑠璃。人或因以有請者。一無所聽。且面斥其非。由是頗爲人所毀。英爲戰十八年。其所以得專心致身於職事。而不傾於內調苞苴。瑠璃實有力焉。語載肥後守護細川宗孝靜證孺人松平氏。權大納言宗直之女也。有婦德。常好讀經書。雖左右姆婢。自深慎密。况臣下莫不知之者。謹恭肅整。宗孝卒而後。每忌辰。必絕蔬菜。或遣人代詣神社佛刹。禁茶烟草。以待其歸報。初人未識。歷年而後粗察之。或問其故。對曰。

自爲婦女。故每詣多煩。然。是以遣人代詣。獨慎己而已。自先世孺人見老臣。手自賜慰。斗以爲例。孺人謂嘗聞男女不自授。必遷器以予之。數誠世嗣重賢。補闕事。安永九年秋。有疾。重賢馳人請省病于幕府。命從者預行裝。以俟命。十月遂卒。先是明和戊子。災變屢起。國用竭乏。重賢主臣戮心。欲與俱艱苦。雖親戚更限以五年。嚴省畧諸事。孺人聞之。亦請與偕。偕減省費用。迨安永癸己冬。重賢使堀勝名謂孺人。請復費資。如舊制。孺人遣人辭曰。余聞頻年有風水災。貢賦未復。且適孫當首服。且居第再造。諸費多端。惟欲

俟豐稔耳。不聽。重賢再請。強而後可。會重賢有疾。氣悶焦。數叱左右。孺人誠曰。人有疾。則皆然。可憐年少。狠狠。竭力勤勞。請緩焉。重賢乃從焉。報盛尼妙喜。豐後速水郡鶴見產。初適某氏。方有身而舅疾。自計家貧族單。今而乳兒。養視不能。卽決意墮胎。後舉男。不幸早喪。夫及男。事舅姑益孝。己沒。祝髮爲尼。日夜唱佛。每事必稱佛恩。昏夜拜寺。走而踐僧幾絕。僧愕然扶謝。妙喜曰。佛恩。僧問此際猶見佛恩乎。曰。爾幸不卽死。是佛恩。嘗炊飯。誤傳手釜。沸熱爛肉。而曰。佛恩。故嗤曰。痛不可忍。曰。墮獄苦楚。尙之。萬萬

而吾佛教之。乃益知大恩矣。或問有人灌汝。汝悲乎否。曰。吁。何爲悲。以爲暴雨而已。有人答汝。汝憤乎否。曰。吁。何爲憤。以爲飛瓦而已。我惟知佛恩難報。何邊能抗人。性甚慎勤。服農事。執女工。必衣食于其力。苟有贏餘。輒施佛寺。未嘗乞假於人。人有贈必報。交際慶吊聊不缺。踰八旬。康健無比。奉佛之餘。猶尚紡績。半日所織得丈二尺。鄉黨隣里。愛其篤實。而服其精苦。天明中歿。歲幾九十云。證話

甲斐八代郡末木村農夫六右衛門母。名福。舊都留郡忍草村里長五郎右衛門奚婢也。里長初家富饒。

野史

卷二百七十

四十七

稍衰耗。沽卻田畑失業。且罹癩疾數年。自不能起居。福善看護。資五郎。携其子幼穉。踰險路。還歸我子六右。六右夫婦亦竭心看養之。家素貧。力不給。福自倚賴比隣助業。僅乞傭賃以換穀。或剖己食養主父主子。躬自纏敝衣。求衾以煖主人。寒夜以我肌膚煖主人。夏夜把扇終宵拂蚊。使其子學書。日夜精勵苦修。事聞。天明八年二月。賜銀三十枚。邑代官亦予金以表閭里。記忠女福事

波留者。美濃中島郡沖邑農夫惣內女也。歲甫十一。仕河內八上郡長曾根農德右衛門。限以十年。德右

初豐豪。稍衰頹。不幸亡子。遂困窮。至僕童婢女悉遣歸。沽卻田園屋舍貨財。命波留歸去。波留辭曰。不得阿主意。則無奈何。若不然則被恩多年。方今遺主家困窮。而何去之爲。請從與俱艱難。德右夫妻感泣。以任其意。波留拊膺。精厲辛苦。辭身錢。取我衣帶。以給主人。躬自耕耘。售餘田以養夫妻。德右臥病不能起。妻亦多病。僅起臥而已。波留不羞垢衣惡食。一以養夫妻爲心。一衣更闌。德右求食茶粥。有菜無薪。波留趨盜隣家藁三把將歸。隣翁物色追之。波留捧藁扣頭泣下。具事狀謝罪。且哀請曰。如不聽則吾儕三口

野史

卷二百七十

四十八

忽飢渴。妾不敢厭。唯憂老夫妻艱苦。辭色誠實。隣翁感激。自携藁三十把界之。致其家。迨天明五年。德右竟死。明年事聞府廳。褒賞米一十苞。賜波留。表其忠節。時年五十。而後善養主母。拜賜以終。心得

出羽鶴岡鈴木氏妻。當天明卯年凶饑。出多年所儲愛衣帶櫛笄。盡沽卻。將救饑人。鈴木氏制止。妻曰。凡人命者。臣換衣服髮飾。竟售了。換錢救人多。假名世說伊與久氏女。名民。父上野伊勢碯士人也。嫁爲武州本莊驛亭長諸井五左衛門妻。爲人美而貞淑。能幹家事。嫁十餘年。其夫病死。哭慟。其家憫無子而早娶。

屢勸再醮。不肯。既而親戚故舊。交強不措。民伴諾曰。請得終三年之忌。唯命之從。咸信之。先大祥之六月。沐浴更衣。焚香拜夫牌子。家人不以爲意。拜畢自裁而死。時寬政五年。歲三十五。續叢

須美者。美濃方縣郡石谷村產也。甫九歲。喪怙恃。同郡今川村爲妣鄉里。祖母取鞠養之。十四歲納壻。居數年。壻發病。不能步起。須美善款遇。衣不解帶。耕耘自勤。爲人傭。一夜莫宿他。或當出水浸道路。冒雨步涉歸家。看護不息。夜莫熟寢。身心苦勞。親族憐愛。私勸諭曰。汝年尙弱。夫病亦不可瘳。離婚病夫。而殊納

野史

卷二百七十

四十九

二

佳壻矣。須美泣下。荅曰。雖爲難治。苟爲夫妻。看護則妻之任也。請莫說離婚。不從。親族復與祖母謀。謂曰。夫也痼疾。爲親族之汚辱。不從。則將絕親戚之因矣。須美啼泣曰。是妾不幸也。不可。於是敬感激節義。隨意看護焉。迨寬政甲寅年。其夫竟死。而後事祖母。孝養滋厚。事聞府廳。命免租賦。以表閭里。心得富志。飯田城主堀親實家人山口彈二郎女也。親實有寵妾。名豐浦。兼爲老女。有才智。善書。嗜和歌。有殊色。委任內事。威權稍及閫外。舉家愁苦之。或愬之。不聽。室老安富主計。實爲親實從父弟。往東府。見親實。

親實設酒。豐浦佐之。詠和歌。自書以視之。主計一見。與生紙混涕鼻。親實弗懌。誠其恣權。主計頓首以謝之。豐浦益鋪美殺行酒。主計毫無怡色。無幾收盞。改容諫曰。外婦專寵。一家不治。臣數開諭不服。故今更請賜暇。逐卻之。君如不聽。則臣不敢退。親實不得已。命逐斥豐浦。主計歸飯田。更爲城代。不管家事。時親實爲若年寄。逐豐浦而後。勤職稍阻支。無幾召歸。改名若山。復仕如故。謹慎稍懈。誇威倖舊。或遠內寢。內外權歸一人。富志時年二十二。容姿頗艷。親實子親義愛。醜之。富志請字帖於若山。學意惡其誇寵。一日

野史

卷二百七十

五十一

二

見若山。復字帖。副金二步。爲修儀。請除弟子籍。他日更服白袍衣。懷匕首。適若山子舍。請避人。面責其奸。兇數條。若山問荅二三。遂齮唇。將趨去。富志固履衣裾。延腕把襟。若山發聲。富志罵曰。奸婦勿搖。女爲國家之蠹賊也。揮匕首刺之。父彈二郎嘗爲銚口番。聞變跳入。遮護富志。手僵。父復進刺。若山腋下。彈二起延繯。執富志。縛之寄倉。面色自若曰。唯恐不絕吭。雖然重傷。巨瘡。我渴望已果矣。若山尋瞑。件作檢覈曰。子發狂矣。富志作色曰。吾決不狂。如有問。請爲公乎。爲私乎。吾能辨之。於是無限問。乃命載書申狀。送之

飯田親實孺人者。阿波國主女也。憐富志忠節。竊投金。令資祠金。富志到飯田。猶幽寄倉。老臣以下。日給衣食。且夕不絕。迨罪決死。撰相者皆辭。莫當之者。遂拈鬚決焉。十二月二日。傳命將斬。監吏就問所欲言。對曰。妾曾伏罪。更莫所恨。惟以爺罪狀奈何爲念耳。吏曰。少時避爲一瀨關定番。已幾復舊矣。曰。復無他念。少間乞暇。吏曰。得無怯臆乎。曰。妾頃日見穢。欲死後無污臭耳。乃往。復坐。相者曰。可隱眼。顧曰。妾亦兵家女。請莫憂。乃取櫛搔髮。合掌就死。乃葬之市下長源寺。阿波國主蜂須賀氏聞富志忠節。爲欲宥死。發

野史 卷二百七十

五十一

急遞。是日夕到飯田。人皆歎惜。取香火於瘞處。拜趨者不絕。忠婦傳

方技列傳第一

飯田忠彦 修
男 文彦 訓
竹中邦香 校

坂士佛

和氣瑞策

吉田宗桂

曲直瀬道三

丹波全宗

長田德本

野史

卷二百七十一

北山道長

吉益爲則

小野職博

綾部剛立

間重富

澁川某

塚原卜傳

方技似無益于人。而百藝期有濟于用。役小角聖役鬼神於薪水。唯意之從。安晴明置職神於反橋。門戶常闕。孫思邈救青蛙至龍宮。而得祕隱藥方。張僧繇

野史

卷二百七十一

二二

畫壁龍點睛。則雷電而飛騰。天文陰陽曆算之學。後世所傳。稍減於往時矣。岐黃之術。補及國家。擊劍之法。不敵萬人。射馭之道。武弁所善。音律之調。伶官所職。健筆凌雲。丹青逼真。中樂之技。換骨之飲。至室町幕府。滋盛慈照公倦職。輦轂動亂。四海糜沸。國郡無甘餘。倉庫告匱乏。至是鑒定刀劍奇貨。以換俸祿之賞。道織田羽柴二氏爲天下宰。文筆之業稍廢。噲茶與中樂。並行于世。玩點茶以養心性。鋪中樂以犒軍勞。茶博得時。跋扈一時。國泰公怒。茶博不恭戮之。遺法滋流布海內。正者精而窮理。邪者誇而趨侈。邪正轉移。頗足見世態。丹青申樂之技藝。今猶盛行于世。彌密彌繁。後代益遺本源。而漸支流。豫樂公嘗謂。吾邦諸技藝。總而減於往時。特申樂技耳。勝於古人云。距今殆一百有餘年。不及者遠矣。而况於諸技藝乎。今尙中樂部之統領。雖異等倫。共收之技藝之中。立作方技傳。

坂士佛。名慧勇。號健叟。姓源氏。鎮守府將軍賴光之後也。祖父曰九佛。本大和人。始學醫術。徙居京師。父曰十佛。博學多聞。療養以救人。以和歌鳴于世。光明院授以民部卿法印。足利尊氏亦眷遇。本朝士佛繼

箕裘術通神妙。兼善詩歌。歷仕後光嚴。後圓融院。後小松帝朝。侍足利義詮。義滿。義持。義滿命名士佛。士之爲號。從十從一。以亞十佛之義也。且爲執奏。賜號上池院。任民部卿。叙法印。醫考國史實錄。康永元年冬。詣伊勢。書太神宮參詣記。賦詩曰。浦松似畫夕陽裏。老眼摩挲費苦吟。水自細流通海脈。波橫萬頃列天心。雲晴雲起山高下。潮去潮來月淺深。六十餘年漂泊處。江湖風景不如今。奉和歌曰。遠止免許能。登母仁和可禮天。阿末乃波良。布里智伎津久留。武加之架南之聞。太神宮參詣記。子起宗。號祖胤。治療有暇。則入日東。

野史

卷二百七十一

三

禪師室學禪。考。次孫淨秀。嘉吉二年十月。後花園帝不豫。淨秀獻藥有功。詔淨秀方術盛美也。宜號盛方院。叙法印。稱宮內卿。國史實錄。和氣瑞策。大納言清磨之後。累世以醫爲業。祖父利長。承明重後。明重實丹波重長子。和氣明茂養爲嗣。明重精業。兼和丹兩流。號半醒軒。和氣家實錄。文龜四年夏。削髮名宗鑑。聽直綴白袴。列諸醫之上。和氣系圖。永正四年。陞從三位。以弟子利長爲嗣。利長任刑部少輔。博覽方書。多所纂鈔。剃髮號道三。父眞長。本名明親。繼箕裘。永正中。入明見明主武宗。授藥。與學生梅崖

親交。歸朝後。屢通書信。天皇詔賜菊桐記號。法名澄玄。自號蘭軒。又加賜春字。號春蘭軒。實錄家譜。瑞策自稱通仙軒。又號驢巷。正親町帝賜號通仙院。敕曰。雖可被叙僧位。以世系異于他。故殊聽素絹。又賜家傳醫心方三十卷。右府信長。關白秀吉。並恩遇超衆。或時有人請診。瑞策視脈曰。雖無見病。有必死之脈。衆皆恠疑。明日其人果死於弓箭。時人感技工之至妙矣。諸家傳。有子曰瑞桂。不歷僧位。殊聽素絹。敕以驢巷號。爲子孫通稱。世稱族半井。子孫仕幕府。家傳。吉田宗桂。以診脈得名。時人稱曰意庵。蓋取諸醫者

野史

卷二百七十一

四

意也之義也。天文中。渡明。十年與僧周良歸朝。明人梅崖書意巷二字。以贈焉。累傳以爲家號。宗桂能知和藥。分寒溫。辨性味。時人擬陳日華。以稱日華子。實錄家譜。子宗恂。宗恂號意安。叙法眼。所著書有素問講義。難經註疏。重編醫經小學。纂類本草。又撰古今醫案。欽交序之。曰。宗恂綴紹父師之箕裘。而誇亮出藍。當世之司命也。學必憑古。知其理。踐其實。奇効靈驗。不可盡此云。又撰名醫傳畧。朝鮮人刑部員外郎姜沆作之序。宗恂以慶長十五年四月歿。實錄。

曲直瀨道三。字一溪。其先京師人也。甫十歲。入相國寺藏集軒爲喝食。名等皓。讀東坡山谷等詩集。悉善諳之。二十二歲。赴山東。入足利學校。師事文伯。以學群書。享祿四年。始見導道。導道武藏越生人。字範翁。號自支山人。曾入明問醫。留學一紀。極李東垣。朱丹溪術而歸。道三就範方書之要旨。明醫術之蘊奧。諸方之可否。藥石之能毒。盡無不辨知焉。○導道以天沒年七。業既成。天。文十四年。歸京師。遂脫浮屠。謁大將軍義輝。義輝寵遇殊渥。診治之功。逐日益彰。細川晴元。三好長慶。松永久秀之徒。亦皆遇待之。實錄考。或

謂鎌倉建長寺僧江春三喜。得明舶來之醫書。道三先就三喜學醫。後受得導道術云。實錄考。天正二年。選啓迪集。是冬十一月十七日。詣官闕。診天脈。以啓迪集備叙覽。敕賜號翠竹院。先是自號雖知苦齋。於是更號。晚年讓翠竹院號於適孫子伯。自稱享德院。文祿四年正月歿。年八十九。實錄考。慶長十三年夏。後陽成帝詔追叙法印。實錄考。或問道三曰。嘗聞卿自以爲通易曆醫號道三。然否耶。對曰。我來往山東諸國。經東海。東山。北陸。三道。故名焉。實錄考。姪孫玄朔嗣。玄朔亦號道三。稱東井。又延壽院。幼喪怙恃。一溪養爲子。及

長。精醫方。天正十年三月。正親町帝弗豫。玄朔獻藥有治効。叙法眼。尋進法印。關白秀吉賜采邑五百石。寬永六年卒。八十三。實錄考。玄朔紹業。衆人敬慕。晚年耳稍疎而隱居。初盛世時。未有肩輿之製。玄朔把杖著高木履。蓋朱傘。徒步往來。人渴望焉。雜語。子親託初任兵部大輔。文祿元年。叙從五位下。任典藥助。更族稱。今大路。時年十六。剃髮號道三。名玄鑑。字龜溪。慶長四年。叙法眼。尋進法印。寬永三年。崇源藤夫人疾。台德公召玄朔于京師。玄鑑代興疾。夜以繼日。往到箱根。發病。卒于湯本里。五十歲。實錄考。親昌嗣。稱民部

大輔。剃髮稱玄鑑。子孫相繼。仕幕府。丹波全宗。近江人也。始登叙山。爲僧。遂脫浮屠。學醫於一溪道三。頗有名于世。關白秀吉眷遇殊他。常侍左右。所言必達。實錄考。天正十三年七月。秀吉爲奏請。叙法印。任施藥院使。始聽昇殿。於是大關藥局。招集天下痛疾之人。施藥以實。實錄考。又號德運軒。文祿中。請秀吉。賜延曆寺僧祿二千石。以充給一山。慶長中。更賜坂本等田。尋興藥樹院。使僧正豪盛爲之第一世。東塔各坊世譜。延曆寺再興。多是全宗之力也。實錄考。子秀隆。仕秀吉。叙從五位下。任侍從。授藤原氏及諱字。後陽

成天皇幸于聚樂之日。秀隆陪從騎上。後叙從四位。未詳任近衛少將。未詳而卒。弟宗伯。近江人。三雲三

郎左衛門資隆子也。幼喪怙。爲一鷗。宗虎被鞠養。就

學醫。又赴丹波。師事如意菴。讀書有年。終業歸京師。

曾述撮要集。宗虎無子。因姻婭之好。以宗伯爲嗣。悉

傳醫術。授藥方。秀隆歿而後。全宗乞宗伯於宗虎。以

爲繼。秀吉執叙法眼。後仕東照公。眷遇叙法印。子孫

相傳。醫考

長田德本。號知足齋。參河大濱人也。貧窶自甘。不慕

勢利。以醫周遊四方。大永享祿間。如甲斐。游事武田

野史

卷二百七十一

七

信虎。德本爲醫也。峻劑毒藥。機宜不誤。攻擊瞑眩。不
避世喧。是以富貴膏粱之家。多忌懼者。而反見允於
小野樸質之民。故居處不厭僻陋。天文中。去如信濃
諏訪郡東堀村。居焉。天正中。迨武田氏滅。還甲斐。自
構草廬。號曰茅菴。恒憎世醫之務趨勢利。有矯之之
志。其出也。頸挂藥囊。斜踞牛背。逍遙自適。馮陵富貴。
憫恤貧賤。雖偶應權豪之招。取藥價。不過一十八錢。
寬永初。台德公有疾。百方無驗。典藥今大路氏乃薦
德本。因命召之。德本時年一百一十餘歲。挂囊踞牛
來。一診上峻藥。數日得愈。乃亦只乞足價而去。無幾

復回于信濃故居。恬澹自養。寬永七年歿。年一百一
十八。近世續
載語

北山道長。稱壽菴。又號友松子。長碕人。其先閩人。本

氏馬。父名榮宇。避明亂歸化。居長碕。愛妓生男。乃道

長也。道長少善閩語。就歸化僧化林。獨立等肆醫。受

鼎湖神書。又受長沙心法於浙異人。日夜思惟。三年

渙然心融。怡然理順。自此而後。應病投藥。莫不適中。

比壯以爲長碕邊陲。不足發達。乃遊四方。不以家務

介意。將之大坂。途遇小倉城主小笠原氏。以其通譯

事。欲予月俸。不受而去。抵大坂。大坂輻湊之地。土俗

野史

卷二百七十一

八

豐饒。道長寓居于此。醫業大行。列侯厚聘。召之。固辭
不就。長碕先民
傳。按語是時。稱醫魁者。大抵堅守東垣。丹溪
之法。特道長以張仲景爲規範。旁博採諸家之方。以
資治療。嘗謂曰。苟欲爲人療病。則不可不熟讀仲景
之書也。道長學問浩博。無不窮綜。善卜筮風水地理
等學。又參禪。暇日遊黃蘗山。與隱元。卽非。高泉等諸
僧相款。大被奇賞焉。性剛直。賭事風生。敢言面質。少
無顧避焉。或以爲直。或以爲狂。道長安處其間。世間
毀譽措而不問也。恒爲治療也。富貴之人謝金輕微。
則面折卻之。於貧賤者。施藥救療。又賑以米錢。故雖

醫業大行。家或空匱。爾時人來收債。必高聲叱曰。近日病人止貧窮。一錢無得。嘗應尾張召。往療其疾。歸大署于門曰。今般療尾張侯疾。大得資而返。債主皆來見收。其真率如此。某侯嘗問其譜第。道長輒曰。臣長碯媚女之子。聞者皆奇其器宇。晚年家大富。累千金。所居題曰逃禪堂。又號仁壽菴。著北山醫案。北山醫話。方考評議。方考繩愆。衆方規矩等書。歿于大坂。嘗接人無隱情。出言洞見肝腸。或與人商量醫事。必論親疎。見其非則面折之。不辨明則不措也。曰。錙銖莫補於人。予愧于心。語。每讀古今方書。或所不合者。

輒爲訂正。嘗曰。古今方書。汗牛充棟。何必新著書之爲。不若糾古人謬。解後生惑。吾安不能因筆削之。先民傳

吉益爲則。字公言。號東洞。安藝人。其先出自畠山。政長爲河內紀伊守護。高祖父政高。世封。僅保高屋城。曾祖父政慶居紀伊。小牧之役。遙受東照公之命。將起兵襲秀吉。後秀吉怒。親率兵入紀伊。諸城望風而潰。政慶因潛行河內。匿于吉益半笑齋家。半笑齋者畠山氏族。世業金瘡產科。有名於世。謂之吉益流。政慶懼。遂冒族吉益。以醫自隱。慶長中。淺野氏封紀

伊也。畠山之族皆出而仕。特政慶不仕而死。祖父政光始徙廣島。隱居業醫。乃復本族。稱畠山道菴。父名重宗。爲則少有志氣。以其先爲名族。將興其宗。從阿川某學兵法。馳馬試劍。不脩父祖之業。及稍長。乃悟世屬泰平。不可以武起。慨然誓天曰。大丈夫不爲良相。必爲良醫。遂學醫。時年十九。政光門人有津祐順者。傳金瘡產科之術。以授爲則。爲則曰。懷孕者婦女之常也。金瘡者外傷也。無病則不藥而可。有病則隨證治之。何以分科之爲。於是奇効者。二三擇取之。篤志疾醫道。乞乞研窮。有年於茲。遂廢陰陽五行之

腐說。專宗張仲景。乃言曰。萬病唯一毒。衆藥皆毒物。以毒攻毒。毒去體佳。初莫益損於元氣也。何補云乎哉。而世醫好言補者。蓋其重精之心使之也。又曰。非醫天下醫。救疾之功也不多焉。非居京師。授教之業也不弘焉。元文三年。乃與父母女弟。徙居京師。倡古醫方。時年三十七。乃言我不能興吾宗。今以醫隱。何浼本姓。復族吉益。是時業未行。弟子未進。遇盜。亡資財。貧甚。乃造偶人。鬻以充食。爲則有友村尾某者。仕佐倉城主松平武元。武元時爲老中。某有公事。入京師。訪爲則。憐居貧而親老。薦之武元。武元欲召以爲

侍醫某大喜。急告爲則。爲則以書報曰。始以子爲知我者。今而識子。非知我者。吾雖貧而老親在。豈降吾志。汚辱祖先邪。貧者士之常也。窮達者命也。假令術不行。天未喪斯道。則吾果餓死耶。辭而不仕。貧困益甚。於是爲則乃齋戒斷食七日。詣少名彥廟。告神曰。爲則不敏。過志于古醫道。不顧瘼懼。推而行之。今雖貧窮。命在旦夕。我道非而天罪以貧與。爲則知其是。而未知其非也。設令飢且死。不敢更轍矣。明神吾邦醫祖也。請垂照鑒。道非其道。速斷我命。若推而行。則必害萬人。諫一夫救瘼。固吾之所願也。旣而還。訪故

野史

卷二百七十一

十一

所權賈翁。賈翁欣然贈金。謂曰。吾有餘金。以奉給先生。爲則愕然固辭曰。吾無緣償之。翁勃然作色進曰。吾何望償乎。今奉之。非爲先生。乃爲天下瘼庶也。爲則感其言。拜而受金。於是家資得漸足焉。有一病者。爲則往而診之。山脇東洋亦往。聽爲則處方。甚悅之。使病者服其藥。不日而治焉。東洋知其非常人。厚交爲親友。爲則之名。所以益顯者。東洋獎揚之也。自是業寢行。弟子日進。寬延四年。爲則年五十。撰類瘼方。方極藥徵。以進古醫規則。由是業大行。弟子愈益。瘼竟至天下風靡。八戶城主南部廣信雅信爲則之術。

使侍醫數人從學。先寬延元年。廣信疾病。召爲則。爲則往而療之。病稍愈。廣信悅。饗爲則。賜酒。北與之地也。四月猶大寒。而一日熱如盛夏。廣信偶感此變氣。病勢復加。廼召爲則。挈手而訣曰。諸侯服先生藥。寡人尤其先也。今服良醫之藥。斃于良醫之手。寡人無遺憾也。言畢而卒。爲則自南部過江府。老中堀田正亮召爲則于其邸。而謂曰。有旨。今試汝之醫。爲則曰。君不識醫。試之如何。正亮曰。醫員望月三英在焉。曰。無益。曰。醫而論醫。何謂無益。曰。臣竊聞望月氏之說。其道異於臣所說。以此思之。則彼聽臣之說。必以爲

野史

卷二百七十一

十二

非。彼之所論。而臣亦不爲是。是非之辨。誰能判之。所以謂無益者是也。曰。然則不可試乎。爲則曰。試之有道。先選病者百人。半以託彼。半以託臣。問其治驗。可也。正亮曰。善。汝退而待他日。爲則乃退在旅舍。俟命數日。山縣周南有宿疾。欲乞爲則診治。先以書請。來京師。爲則乃踵堀田氏。請曰。君欲試臣。請速爲之。若無意。臣之言久留。臣無益也。臣請歸矣。正亮曰。台命不可促。暫待他日。爲則曰。有遠方病客。來而久待。臣者。思其病苦。則臣不忍徒送一日。不得他日。遂歸京師。爲則爲人剛強篤實。不好浮華。容貌卓絕。黃髮如蝟。

毛。威風凜凜。眼光射人。其爲治療也。唯古方之用。運用應變。治驗卓絕。而世人或信焉。或疑焉。不以爲意也。諸侯厚禮招請者數焉。或談及政事。親爲送迎。明和六年。中津城主與平氏以秩五百石招爲則。辭召子猷。亦固辭焉。爲則以安永二年歿。年七十二。嘗應山碓邑主本多氏招而往。言及政事。謂曰。臣聞侯喜謁浮屠氏。有諸。曰。有。曰。何爲。曰。聽道欲補政也。爲則曰。噫。君何求道之異。是所謂緣木求魚之類也。曰。如何。爲則曰。浮屠氏斷親戚棄妻子。以爲道也。政者在親親也。在御妻子也。浮屠氏何識其情。是緣木求魚。

之類也。本多氏聽而大喜。爲則有三子。長猷。字修夫。

女清。字子直。女辰。字子良。

近世兼語。

小野職博。字以文。號蘭山。別號朽菰子。京師人。本佐伯氏。父職茂。叙從四位下。任主殿大允。兼伊勢守。有二子。長職秀。襲父職。弟乃職博也。蘭山自少喜讀書。從松岡恕菴受本草之學。年二十五。絕意仕進。下帷講業。採藥之外。足不出戶。戊而寢。丑而起。隨讀隨鈔。數十年猶一日也。單身獨處。束脩衣食。一委老奴婢。不復問焉。年老志愈篤。學成名顯。治本草者。遠近屬至。爭受業門下。蘭山爲人恬冲坦靜。語言低小。若不

能諸口。性最强記。耳目所過。終身不忘。接人無賢愚。容色必恭。教弟子衍衍無倦也。寬政十一年。蘭山年七十一。幕府召之江府。舉列醫員。先是見召也。京師所司代使使刻將命日。及期。蘭山遺忘。夙與門生出採藥。所司代怒其不敬。寢召命。可一年。至是更有命云。蘭山既東。賜月俸及宅。命講本草。教授醫員子弟。屢採藥於諸國。自庚申至丙寅夏。窮探山東八州。及甲駿濃信勢紀等國。率五旬或十旬。乃歸。歸輒疏其所採之品目。編爲一書而上進。蘭山始寄隱閭巷也。訪搜所及未廣也。至是得縱意窮搜。雖年已老。猶徒

步巖岫之間。欣然忘勞。其苦思力學。如壯時矣。書室之內。典籍羅列。藥奇品。囊盛筒儲。碎玉怪石。草木之花實根莖。羽毛鱗介蟲豸之屬。或盆栽排于架。或乾腊挂乎壁。或貌而圖之。爲卷爲冊。爲摺片。如古書畫。古器玩。洋舶諸物。旁午狼藉乎席上。蘭山僅容身於其間。凡坐披對。時或獨酌微醺。賦小詩。吹長笛。怡然自娛。嘗醫學事。丹波元簡一見稱曰。殆是神仙中人。享和壬戌之冬。子德與門人。筆記本草啓蒙四十八卷。以上梓。文化七年春。初著廣參說一編。凡二千餘言。及疾篤。不能執筆。使子德改寫數字而死。年八

十二。蘭山說本草。徵引群籍。參證互明。品物之形狀。地道之良莠。諄諄叮囑。傾倒無遺。其辨物出於幽岵。乃至殊方。恠異珍奇。罕觀希有之品。一目卽指其名。言其所產。聞者歎服。蘭山終身不娶。十八歲時愛婢。產一男子。己而出婢。并出其所生。養於安部氏。繼其家。名有義。仕幕府。而生子德。追蘭山徙居江府。子德侍養。遂復原姓。以承家學。續錄綾部剛立。名安彰。細齋次男也。幼奇穎。家人夜負背。而必仰視列宿。喜聞其名。及稍長。英邁嚴毅。精敏絕人。甚好星曆之學。又喜治方技之言。以支子家居。不

卷一百七十一

十五

干外事。獨一心於斯。困苦勉勵。二十餘年。一無所師授。盡出於心匠。而大通其法。明和末。杵築城主松平氏特命列侍臣。適江府。歸上書。致仕三。不許。遂隱于大坂。更族麻田。以醫爲業。而益潛心星曆。不論空理。以測量實驗爲本。日夕磨礱。又二十餘年。其術用成。群侯召之。不應。寬政九年。東府大修曆政。因索通之者。執事嘗聞剛立名。然知齡漸高。且不肯仕途。乃召高弟間重富等二人至。改修曆政。大底奇績。賜賞及剛立。晚年爲以星曆業成。乃曰。我今則可以有爲焉。蓋欲大有所論著也。會病歿。年六十六。實寬政十

一年也。歿歎惜不果其志。嘗專心於星曆學。晝索諸書。夜驗諸天。有不合者。則悉捨其書。別索其術。或執器中庭露坐。或操筆机上。分疏嚴寒毒暑。無有疲倦。頭不觸枕九年。其術卒用成。然後優柔浸灌。又十餘年。於是凡百測驗。毫毛莫爽。衣服其精確焉。後清商舶載西洋曆書二種。其說奇新。而密微入神。星工傳爲特寶。而與剛立所發揮。如合符節。歿益歎服焉。唯其消長求食二法。獨步千古。雖西洋人。不能至云。續錄間重富。字大業。號長涯。一號耕雲。攝津大坂人也。世業典鋪。襲稱十一屋。字五郎兵衛。幼容止凝重莊凝

卷一百七十一

十六

如成人。年甫十二。見渾天圖。反覆玩之。後數日。手自揉輪竹木。造一儀器。不少差。人皆驚歎。二十歲。始志星象之學。遍求古今曆書讀之。夙夜覃思研鑽。然後知洋曆之爲精。不可易也。乃專攻之。後得清乾隆所定曆象考成後編。益有所發明。遂闢天行方數諸曜歸一之理。重富嘗徇遠鏡加術心差之法。又其所製儀器。尤其有用者。曰垂搖球儀。曰測食定分儀。曰測食定方儀。寬政中。東府有改曆之舉。七年。重富見召。赴江府。留在曆局。預其事焉。曆成。賜白銀及稟食宅地。許稱族及旅次。非常佩刀。留府凡三年而回。享和

二年。受命赴長碕。查驗食限。且測量邊海里程。至日官。高橋東岡歿。因復召長涯。東岡嘗奉命譯述西洋新法曆。書未成。其子觀巢續成之。而重富亦與焉。留府六年。乞假暫歸。無幾罹病歿。年六十一。時文化十三年也。重富爲人深沈有智。爲人謀。曲盡其心。鄉人每有事之難處。必來咨詢。重富處之。中其肯綮。是以人益嚮往。又愛技能之士。有窮不能衣食者。則自減以資給之。使其居於有成云。迄疾病也。乃曰。我不死。加劇。猶曰。我不死。其友或竊議曰。今一無生理。猶自謂不死。豈至此而惑邪。盡告之以其不可救。使其安。

命以終。寂然之。未發。重富側聞之。召其子重新曰。安命歟死。則在平素。數有消長。數盡身斃。是常事。何惑之有。但以諸友之救生百方。而吾自決。是無諸友也。我且以諸友之心。欲受其誠耳。寂漸服。有子重新。字盛德。繼業。不隕家聲。續錄 濫川某。稱字六藏。本族安井。祖父算哲宗信。父算知。世以業工焉。川岡 算知圍碁於東照公坐下。著白絮袍三。公曰。女著美服多。算知起被衫。其二乃棉褐。袴以白絹而已。公笑曰。最佳。井城 某初名算哲。繼爲某工。問曆學于保井春海。我邦之曆也。初 清和帝貞

觀三年。以唐人長慶所造宣明曆。至 靈元帝貞享中。日蝕差錯。迄天和二年。日食大差。算哲考訂元人郭守敬授時曆。制新曆獻之於東府。命稱貞享曆。自貞享元年頒行焉。算哲讓棋師於弟知哲。爲司曆。更族字。稱六藏。傳至孫某。初字六藏。改圖書。迨寶曆四年。相距貞享已七十一年。改曆號寶曆甲戌元曆。曆文曰。貞享以降。距數年。用一曆。其推步與天差矣。今立表測景。定氣朔而治新曆。以頒之於天下云。川岡 子孫世稱助左衛門。傳曆學。塚原卜傳。常陸人。松憲漫錄 父某。字新左衛門。卜傳

初稱土佐守。松憲漫錄 稱土佐卜傳。草 初下總香取人飯篠家直入道長意。學擊劍法于鹿伏兎刑部少輔。○松憲漫錄云。刑部少輔以天真正爲師。師乃海中河童也。祕之。陽稱傳授於香取明神應身云。又按常陸國志曰。長意夙好擊劍。未得蘊奧。祈請香取神。夢裡來授一卷書曰。汝故爲天下劍客師矣。長意夢裡受讀。盡通義理。旣而覺。能諸記。試之千變萬化。任意自在。頗涉恠異。故不取。從學長意者日多。自名曰神道流。以取重於世。天下翕然師事之。長意晚年極蘊奧。祕而不傳人。自謂一

刀有弟子。鹿島人備前守松本尙勝尙勝名由漫錄、從學。粗達其技。長意奇而授之。常陸國志尙勝傳術于卜傳。按雜傳至卜傳戰死于天明歲五十七。其子右馬允傳之谷田邊人尾上越前守。漫錄卜傳善通曉其術。勝於師。稱曰無手勝流。世人與長意併稱。卜傳張皇師說。教授四方。結城政勝。佐野天德寺。祐願寺。上泉伊勢守等就學之。眞壁新井手人齋藤主馬助。

○本書或云。主馬初未熟。以爲憂。參籠鶴岡八幡祠一百日。迄滿日夜丑刻。有靈夢。天賜之一卷書。得至妙。自稱天流。當天正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野史

卷二百七十一

十九

二

修行諸國。到京師。應辟。奉一刀三禮之術。任左衛門尉。事似奇恠。故亦不取。

更稱井手判官入道傳輝坊。經歷畿甸中國而歸國。徘徊山東。有小松一卜齋者。爲其粹。多賀谷重政。眞壁廣幹。益子筑後守。笠間孫三郎。長主采女正。稻川土佐守等從學之。眞壁氏幹入道道無。嘗從卜傳。練修積年。數謂斥傳輝坊。傳輝坊怒謂。決勝負於眞壁不動堂。道無聞之。恚其不恭。自率士卒射殪之。傳輝時年三十八云。卜傳會香取鹿島之戰。交槍九回。著功七回。獲首二十一級。廻歷坂東坂西。傳祕奧於伊

勢國司北畠具教。及細川藤孝。又授法於大將軍義輝。而將東歸。到大津松木。駕單舸涉湖。舸中有客數人。有一人。可歲三十七八。最偉男多鬚。偃蹇誇。嘗曰。我窮劍法數年。不使人立于咫尺。卜傳初爲不聞。客滋誇。卜傳曰。我亦自幼好劍。雖厲勉未能。雖然以積功之德。少明悟。不好勝人。唯以不負爲要耳。客冷笑詰問師名及流義。答曰。我以不負爲要。故稱無手勝流。復問曰。腰間雙刀是何爲。曰。以心傳心。二刀能截我謾之鋒。斷惡念之芽。曰。請試決雌雄矣。無手得能勝邪。曰。我心性利劍。乃禪家所謂活人劍也。對之者

野史

卷二百七十一

二十

二

暴惡。則變爲殺人刀。客熬氣。謂篙手曰。汝疾達前岸。速決死生矣。卜傳曰。唐碯離島而可矣。乃達島。客踊踊上崖。張臂揮刀以俟。卜傳自若曰。我不修心性於臍下。不得起。而起。袈裟把佩刀。託篙手。躬自棹舸而去。客蹉跎。大呼曰。奚爲去。曰。是乃無手勝也。若以爲憾。則濟水而來。相距可一町餘。揭扇呼曰。吁。姦奴可見我祕奧也。乃到山田而行。漫錄歷野路而歸。香取專教導門弟。或客唱劍法來。請試勝負。卜傳唯諾。稱病數日。試問其業於人。對曰。左刀也。令謂之曰。聞左刀雖有利。難爲功。我所不欲也。請辭數回。客自誇謂

卜傳畏縮。曰。先生不欲。則我亦不强。唯以卜傳爲怯。以傳于世耳。卜傳以爲時已到也。乃刻日決勝負。自額迄唇。一刀下斷裂焉。沒錄有三子皆善擊劍。欲試其量。以授一刀。試掛一小鞠於戶幕上。要有人觸則翻然墜。先託事召長子彥四郎先到。預視察有物。戶外承鞠。置之戶側而入。起而如故。召第二子將入。觸幕鞠。卽翻墜。兩手承之而入。復如故。召季子俯入。鞠墜觸額。遽驚卻。抽劍斬之。鞠未墮地而爲兩斷。三子就坐。卜傳授一刀於彥四郎曰。汝能任其器。謂二子曰。汝勉旃焉。罵季子曰。豎子去矣。必洩家聲。後卜傳及

疾革。謂三子曰。我死無日矣。汝等去。歸伊勢國司。國司能得我道。而竟歿。三子俱往伊勢。備告父之言。具教喜而厚遇之。沒錄彥四郎誑謂具教曰。臣嘗受刀法。請試君之所傳乎。具教智淺。竟爲試之。具教自負其術。遂取敗國司。三子不詳所終。難拾遺、沒錄、國志、

野史卷二百七十二

飯田忠彦 訓修
男 文彦 點
竹中邦香 校

方技列傳第二

狩野元信 守信

僧雪舟 雪村

僧古山

湯淺忠勝

池野無名

岸昌明

野史 卷二百七十二

光悅

狩野元信。小字四郎二郎。姓藤原氏。二階堂行政之後。世住伊豆加茂郡狩野。行政八世景信。永享中。近侍大將軍義教。義教東遊于今川範政亭。眺望富士峯。使景信臨寫峯形。狩野五是爲元信祖父。父名正信。稟性好畫圖。稱大炊助。山東兵革。不靖累年。家族衰微。殆叵給食。避亂入京師。仕大將軍義政。以好丹青。掌畫圖事。賜食邑五千貫。剃髮號祐清。叙法眼。家五我筆力亦無以異。實錄元信甫四五歲。好畫。若禽獸草

野史 卷二百七十二

二十三

木介蟲器什。每觸見悉摸其真。人稱謂奇兒。迄十歲。近侍義政于東山殿。以畫被寵遇。而後歷覽諸國名山勝地。臨寫景趣。比還京師。土佐氏絕嗣。元信爲土佐守光信女婿。故爲畫所預。任越前守。歷仕大將軍義澄。義植。義晴。剃髮。號永仙。又玉川。玉川系叙法眼。不載。永祿二年十月卒。年八十四。按國史實錄引家系作弘治元年七月卒。年八十三。世稱古法眼。五家明人鄧城鄭澤寄書曰。吾看先生畫彩。恰若趙昌。亦如馬遠筆跡。甚可觀也。若進貢船來時。得遊我國者。必作先生門下弟子焉。實錄。五家譜。○或傳。元信曾畫馬。納清水寺。寺邊人曰。每夜有

馬出寺。嘶禾蹂圃田。圃云。元信子松榮。加筆繫馬。而後無害田圃者。又依人需。摸鞍馬天狗僧正像。未審其面容。夢僧正來現形像。猶未詳其真。忽然大蜘蛛。繫杉樹引絲。自成其形。元信以爲技道神。乃揮筆描成。甚得其妙。圖今納在鞍馬云。有子二。長宗信。號祐清。次直信。號松榮。直信生重信。號承德。承德生光信。孝信。畫名大著于世。光信及孝信。尙信。岑信。益信子孫。併稱狩野五家。各仕幕府。守信。承德。重信。孫。孝信子也。初孝信娶佐佐成政女。生守信。尙信。安信。元和四年。孝信卒。三子俱幼稚。其

母與光信門人興以或作與意扶育三子。遂各能業。嗚乎世。五家甫三歲。父孝信試授筆。其泣忽止。屢試之。每皆然。見者異之。四歲自把筆點紙。殆如習熟者。五家慶長十七年。十一歲。初見東照公。屢召。以畫被寵遇。或應召于京師。以畫龍爲名。當嚴有公時。拜畫上皇聖容。賜筆峯大居士印。叙法印。加賜食邑。延寶二年十月卒。年七十三。稱宮內卿。號探幽齋。五家守信嘗購茶器。以貴價愛玩不措。明曆丁酉。大火。延燒守信神田居第。有從者竊奪茶器。誑謂燒亡。而潛售之於京師。他日守信以黃金三百復購得。自銘號

野史

卷二百七十二

二十四

都返。愛重焉。都返讀作美耶。古河通里。今在查根。城主藏云。學書於松花堂。仙臺城主伊達正宗。召守信。使畫七尺金屏風。初預謂墨畫矣耳。請往認焉。明日味爽。適仙臺邸。大湛墨于硯池。浸馬屨於墨。延金屏。數處押屨形。而把筆點景數條耳。正宗弗憚而入。闔坐者疑危。守信顧衆曰。當補畫。有觀者。畫者之支障也。業畢而後可批評焉。徐揮筆補出。則屨眼爲蟹。豎條成蘆。描作蘆間蟹。其一。初多下墨點於數處散亂。迨補畫。成數千飛燕云。又田邊城主牧野親成。招守信。需畫十二月富士圖於一雙屏風。守信辭曰。不能。親成曰。我過矣。卻屏風。

而言譚如常。守信意不安。下庭嘯立。親成竊謂此機不可拔矣。守信緩步園中復坐。親成再請。遂描成十二月富士圖云。明其洪範子守政。號探信。子孫相傳業畫。以仕幕府。

僧雪舟。名等揚。字雲谷。稱族小田。雪舟其號。古今人物誌備溪齋。或稱米元山主人。嘗作漁樵齋記而自託焉。備中赤濱人也。周南集甫年十二三。其父携投於寶福寺爲僧。及年壯。爲相國寺僧洪德弟子。後隸建長寺。玉隱。周南文集寓相國寺中鹿苑院爲知客。稱揚知賓。嘗潛心於丹青。甚得其妙。常傲慕如拙。周文。後素。

野史

卷二百七十二

二十五

自號雪舟。王吳異稱曰。本傳引。半陶葉云。僧周文。曾青畫。有。水寬正六年。或作應仁元年。史畧並周南集。託商舶而游明。爲四明天童寺禪班第一座。傳日本時明憲宗成化元年。居明五年。迄文明元年。歸國。實錄。史略。並在明也。師長有聲李在。受設色之傳。明人嘉其能畫。或欲試雪舟心識。令畫大厦壁。雪舟不敢辭。染帚不停手。畫龍。潑墨。溢四隅。一坐驚歎。物志明主召畫禮部院壁。周南文集。○今按。觀畫成。以爲國守寶。非有命。不得畫云。一朝來歸。聲價十倍。而曰。大唐國裏無畫師。不道無畫。只是無師。蓋泰華恒

衡之殊。是大唐國之有畫也。而其潑墨之法。運筆之術。得之心。而應之手。在我不在人。是大唐國之無師也。日本傳引半陶墓嘗爲人寫富士三保。清見三絕景。磨倂字仲和號鐵冠道人。爲作讚曰。巨嶂稜層。鎮海涯。扶桑堪作上天梯。巖寒六月常留雪。勢似青蓮直過氏。名利雲連清建古。虛堂塵遠老禪栖。乘風吾欲東遊去。特到松原竊羽衣。實錄○按清建疑清見歸居周防山口。築堂於天花山下。號雲谷菴。後去居石見大喜菴。在石見益田乙吉村。或作梅本梅村。又作梅村。明應四年三月。授畫法於弟子宗淵。宗淵相摸人。稱相如水。實錄引。宗淵記。文龜二年。寂。年八十三。其命名也。蓋亦慕

楊補之之逃禪補之姓楊或從手作揚雪舟亦爾文集在明見諸名畫其技彌進粉墨之妙悉窮秘蘊出於天成人無測知之欲畫之時先斟醪醑半盞快吹尺八數聲或唱歌或吟詩箕踞盤礴而後吮筆和墨臨紙意氣揚揚恰如龍得水也居京師與五山僧桂悟彥菴月翁蘭坡正宗惠鳳天隱爲親交以詩文唱酌更無虛日矣人物志梅花無盡藏大內義興嘗購求畫于明明擇雪舟畫託明工酬之雪舟見之曰是老衲嘗所畫于明義興大怒以爲欺罔售名追卻雪舟雪舟倏然去適石見後畫絹觸物浼汚因命工洗灑雪舟名識

隱隱而見。義興始知其不欺。慙悔召歸。使者至則雪舟已死矣。雪舟爲明人作畫。題曰扶桑紫陽等揚。蓋游明之時。先慨在筑紫久矣。當是時。豐前筑前爲大內氏之管內。歸居山口。亦自筑紫者可知也。雪舟所作西湖金山寺等圖。不唯筆力高宕。形勢氣象。皆其所目見。一展覽則若身親翔翺餘杭間。登妙高臺。評者以爲神品者。固有焉。

雪村。名因繼。號鶴仙翁。常陸部垂村田人也。蓋佐竹氏支族。常陸國志引。本爲僧。好畫。頗得其妙。最長山水。其學得之雪舟。吾邦畫法至雪舟而一變。所畫甚

簡。雪村能傳其法。國誌、或云雪舟在西土。雪村在東國。未面識。特見其畫。約爲師弟。國誌、元龜天正之際。雪村流寓常陸。國人不知其爲善工。往往爲兒童覓畫。雪村畫多_レ以止其啼。近世好事者。求貴重之。而後漸行于世。國誌云。

明兆。名吉山。淡路物部鄉人也。爲僧。從學東福寺僧
大道。自幼好畫。耽弄之。朝參暮詣。爲之廢怠。大道每
戒之。將絕師資之契。於是自謂所遺棄道路者。敝屣
也。我亦爲大道所棄。故號破草鞋。一日悅大道之不
在。縱筆畫不動像。大道歸。見驚瞿然。藉之於膝下。火

炤忽發於畫中。不能掩匿。大道感其至妙。不復禁。應永中爲東福寺殿司。住南明院。號兆殿司。其道釋畫法。學宋李龍眠。又雲行水流。天資自得。大將軍義持每愛遇。或問其所欲。答曰。財寶非望。官爵亦然。一鉢一衣以足。窮衲唯一事所請。頃年寺中好多栽櫻樹。後世恐精舍變爲遊宴場。是貧道深所悲歎。願下命悉伐櫻樹。義持美其志。盡伐焉。淡路常盤草引本朝畫史

○淡島隨筆云。吉山父大神氏。以永德二年壬戌夏六月十八日寂。年三十二。與本文不合。

曾欲宏弘願。歷遊西海。而以爲東福雖巨業。古來無

佛涅槃像。我自航海。摸肖像。欲增惠日之壯觀。既而似裝到稻荷橋。有僧來曰。子奚往。明兆說夙志。僧曰。子姑憩旅店。我嘗識其事。自懷出一軸曰。是乃佛涅槃像也。我憐子之志。欲代滄海萬里之勞矣。言畢去。不知所往。明兆袖一軸歸本寺。欲摸寫之。素貧。無丹青之儲。寺東有河。欲聚諸石以代五彩。會上流石現。五色之石惟多。撥取之。磨而爲彩。如意所欲。遂寫一本。以納之本堂。迄今寶之。所得畫本。藏南明院庫藏。明兆入寂後。隨失云。又東福佛殿內畫龍。及頻伽鳥。天正中。天俄隕。黑雲蔽寺。畫龍擊殿梁而上天。頻

伽島今猶現存。古今人物志

湯淺忠勝。稱字又兵衛。尾張臣湯淺十兵衛弟也。稟性放蕩。不拘禮節。嘗善土佐畫師土佐光起。會加賀守護前田氏。求人於土佐氏。光起薦舉忠勝。後死于加賀。渡邊傳說

○或云。又平者越前人。父荒木氏。因母氏改稱湯淺。居大津驛。又善戲畫。驚之。人呼曰浮世又平大津畫。或時有人懇求夜叉念佛圖。又平詠歌曰。女仁美衣奴。許許呂乃字知能。都乃未傳母。保鬪伎止遠禮氏。於爾廼彌牟不津。

池野無名。無名。阿里奈。京師人。初字嘉右衛門。貨殖家子也。嫌忌家業。避作畫工。草。翁。又名勤。字貸成。稱秋平。號曰大雅。或九霞山樵。翁草。奇。爲人雅致蕭散。以龍辱不悌心。善與物化。苟合不行志。外疎放而內實修。與人交謙遜。然不阿諛。簡禮貌。而可往不往。可答不答。是顧義未嘗有所失。惠而弗望。廉而弗割。於其取與得失恬如焉。平素行事多出人不意。於是有騎人之目。幼而穎異。學文習書。莫不能。殊善篆書。又長丹青。摸山水最卓絕矣。甫三歲爲書。五歲善書。一日到黃蘗山。謁僧千果。席上成大楷書。千果深奇之。贈偈。

寺中微僧亦賦詩贈焉。初學養拙法于法林寺中清光院。後據古法帖而泝晉唐。其畫法也。往紀伊問法於祇南海。又學設色於柳里恭。或學土佐光芳。時與望玉蟾相謂。從來畫家未得漢法。與俱學之。而玉蟾學唐伯虎大雅學梅道人。各竟成一家。又倣倪雲林。初畫漢法山水于扇面。自携往欲售。美濃尾張國人皆恠。無買之者。於是空手將還京師。過勢多橋中濟。悉投之於湖。謂祀龍王也。無幾畫名播發。好峻嶺幽壑。遍歷州郡。悉摸寫以作趣。屢登富士山。每異其路。作一百富士圖。或日往大坂。遺失携筆。妻玉瀾擁而

好上

卷二百七十二

三十一

走。追及建仁寺前。授之。無名拜舉謝曰。何人拾得寶焉。妻亦無言而揖去。又應大溝館主分部氏招。往畫障子而歸。而後分部氏遣人送潤筆物。其人云。宜禮服而往謝。即諾。著肩衣袴而往大溝。又適東府。寓某侯第。時會六月。謂曰。今日故鄉祇園社神輿濯也。擬成焉。頓作紙俑。點火縱聲。經廻邸中。侯子將觀之。使人召。無名爲不聞。益大呼快走。侯子促急。使者向背相臨。對曰。諾矣。乃懷紙俑曰。我過矣。是則奉神。強雖欲見之。神之不欲也。諸吏怒逐之。乃去。或有豪富者託畫。經月弗果。使每到日。在近。一日童僕來促責。如

故而未果。及出門罵曰。吁死畫工。令人勞幾許矣。自負乎。情乎。抑侮人乎。無名趨出扣袂曰。吾過矣。吾過矣。子之言是也。直把筆而成。或書鋪僕。多掠價財。主翁忿放逐。將走他邦。來告別。無名問其故。意憐曰。我能爲謝焉。悉售所自藏書畫器財。而倍價令復焉。人傳。又認一書籍於書僮。問其價。價極貴。曰。我今無蓄。冀他日欲積金。請無售他人。如有求之者。必報我。主翁荅曰。諾。無名歸家。俄務客裔。經年得償金。扞躍到舊處。請求書。主翁辭曰。或人既除去。嘗約執遺忘之。多罪慙愧。無名愀然曰。我竭力儲價金。書已爲烏有。

好上

卷二百七十二

三十一

宿望不果。是乃天也。奉金於祇園社去。草○畸人傳云。無名嘗欲得石刻十三經。歷年儲金。幾一百緡。書林向客不售。無名歎息。悉納金于祇園祠。祠會有修營。乃結策薦。造巨囊。自畫巴文。每囊盛十緡。作十囊。與門弟子盛服繫綠竹。昇到社頭。社司問姓字。將揭之。固辭而不可。曰。然則以玉瀾可書也。

迫疾病。意決不起。不敢服藥。安永五年四月。竟歿。年五十四。奇人初及知命年春。歲旦發句曰。以久都知也。止。登波禮天加多流。阿計乃波留。又遊吉野山句。

曰。久須差其寸。美豆末傳。波奈能志。聞具可南。傳奇
人。無名喪母。將葬。親負棺而行。門人請止之。不可。曰。
母老病。不肯見人。膳飲非予所供。則不肯飲食。夫送
死人之大禮也。豈可委之人耶。門戶無施鎖鑰。書畫
敗紙狼藉室中。居恒敷青氈。備坐其間。一夜有盜奪
物將去。無名偶睡覺。呼盜曰。當擲去者。猶有數品。唯
青氈敗紙。我家所珍者。不可取去。其餘則從君所欲
而已。傳奇
妻者德山氏。名町子。號玉瀾。母乃祇園百
合子。學畫於無名。夫婦偕同衣帶。不避忌。或日夫妻
適冷泉家。請學和歌。玉瀾之初往也。後房嘗聞其號。

野史

卷一百七十一

三十二

以爲艷麗矣。初到日。綿衣短褐。且刷漿。手提魚籃而
入。或賜緋蔽膝。每春著之。出茶居。以繼母遺俗。無名
自除酒穀。烹調之。吟詠三弦組歌。玉瀾亦裸體賦古
歌。彈琴。時人傳。

岸昌明。一名駒。字貴然。加賀金澤人。姓佐伯氏。稱族
岸。父曰道久。本仕富山城主。而致仕。徙居加賀。生昌
明。昌明自少善畫。歷遊四方。後駐京師。仕有栖川王
府。稱雅樂助。後爲朝廷生火官人。任主殿大屬。又
遷越前介。屢承當官中畫事。天保七年冬。以積勳年
高。補藏人所。叙從五位下。轉越前守。九年十二月

賀下忍脫
谷子

卒。年九十歲。昌明爲人傑。驚磊落。智慮絕人。又善治
生致富。晚修岩倉一庵寺以居。又作一小菴於山腹。
號天開窟。又以自號。館號同功。銘。初寬政癸丑。清吳
郡商余叔文。唐啓暉。就長碕譯人柳某。請富士峯
昌明爲寫送之。因請獲虎頭以爲潤筆。踰年致一虎
頭。自記事以傳子孫。子岱繼業。

光悅。號太虛菴。又自德齋。德友齋。佐佐木家族多賀
高定孫片阿宗春三男也。本阿彌。光心養爲子。光心
家世以刀劍鑒定磨礪淨拭等爲業。是云。本阿彌三
事。光悅皆善之。特長淨拭。又善書。人傳。奇。光悅與惺惺

野史

卷一百七十一

三十三

翁昭乘。每侍關白藤原信尋。一日陪從適近衛家別
莊。追酒闌。光悅避坐。索而不得。時梅雨新霽。池邊萱
竹葉。露滴瀼瀼而下。光悅蹲居熟視。不措。或携至筵
上。信尋聞之。曰。頃日渠沈吟者久。予嘗恠焉。明日光
悅往謝。呈一種副書。以表筆力。信尋熟覽曰。予亦思
之久。悔渠已悟得焉。乃把筆自書報之。昭乘亦工作
一風。皆鳴于世。草。

○續騎人傳云。准后藤原信尹召光悅。問。今時天
下能書者。若曰。先女君。次八幡和尚矣。信尹詰問。汝
謂先爲誰。若曰。僕也。又與昭乘偕侍。信尹更已闕。

評論今古書家。信尹曰。孫過庭。虞世南。並雖學王右軍。不能追。今之人學其體。不學其用。以擬其風。曰。書奴。於得書奴名。不如任吾所好興。一家。並對曰。僕儕亦常思惟耳。明日各作書。戰之。机下矣。乃各自書風骨以競之。終各作一家。

京城北鷹峯。與丹波通。山嶺重疊。人家稀。樹木蒼鬱。盜賊羣居。每惱行客者久矣。寬永中。光悅賜鷹峯地。而家居。賊悉避去。假名世說。光悅自號了寂院。晚建一寺於鷹峯。號光悅寺。質性寡欲。迄閒居于鷹峯。盡割予資財於親族朋友。自擇取圖書。喫茶以爲逸樂。或問

野史

卷二百七十二

三十四

其故。對曰。佳品有碎毀之憂。故甞粗器以娛我意。一年歲除。訪朋友。人多輻湊門戶。意恠入問。其人荅曰。主人有癖。零賈及諸價錢。迨是夜二更。悉交割。所以競折耗虧兌也。光悅弗懌。遂與其友絕交。草

○崎人傳云。成年七月十四日。往訪一職工。主翁營業弗顧。光悅恠問。主翁荅曰。我黨計利爲主。故意酷不恠忙。光悅不言。唯疾視家內。謂畜生奴。乃去。不復通問。

寬永十四年二月歿。八十歲。崎人傳。光悅所爲諸技藝。莫不至其妙。學手跡。書一字。無算。雖小技。善用其意。

母曰。妙秀。善教育光悅。以令著其名云。假名世說。一日。光悅侍關白信尋。信尋曰。予併見吉光與正宗刀。正宗勝矣。光悅曰。吉光勝也。屢議論不決。他日光悅問曰。家隆歌云。阿差比左須。多可爾。乃美由幾。曾良波禮天。太知母於與婆奴。布志乃可波幾里之意。奈何。信尋曰。有佳趣。光悅曰。多許廻宇羅仁。字知以傳天美。禮婆之歌。赤人所詠。奈何曰。雖不佳趣。其調乃高。曰。家隆歌者正宗也。赤人者乃吉光作。而妙鍛勝正宗遠矣。文會雜記。光悅無子。養光璫爲嗣。光璫子光甫。號空齋。叙法眼。善達家業。崎人傳

野史

卷二百七十二

三十五

野史卷二百七十二終

方技列傳第三

藤木敦直
佐佐木志津磨
荒木素白
細井知慎
稻富祐直
星野某

飯田忠彦
修
男
文彦
訓點
竹中邦香
校

閑齋
佐藤秀周
石黑某
豐原耘秋
辻伯耆
信濃
久保甲斐
珠光
武野紹鷗
千宗易
左甚五郎

觀世元重

藤木敦直。賀茂祠官也。任甲斐守。年甫十九。未識把筆。一日過三條大橋。會有馬隸來問其送牒所臻。敦直不能讀得。深自以爲慚愧。奮激學書法。慕三跡及空海筆意。遂極妙。寬永中大鳴于世。佐佐木志津磨。號松竹堂。京師人。幼不識字。數取辱於人。弱冠憤排。始就學。藤木敦直敦直掌書局。書有家脚。因屢乞受其傳。久而不許。一日改容修幣請曰。夫子若不許。則吾不復踵門。敦直視奮發見於色。喜曰。今日乃授受獲其人矣。至是志津磨書法大進。遂

揚名一時。客游江府。幕府命書平字。道美稱旨。又應加賀聘。書旗號左右二字。受命作稿。累月盡。則藤二千張始成。一日命卽席成字。頓首辭曰。臣字不可忽作焉。左右數迫之。志津磨慨然曰。豈以公事改吾節乎。遂辭仕而行。還京師。而妙法院入道親王召書下馬牌。歲月不果。督促嚴急。志津磨乃出二長櫃示之。充下馬字稿。謂其人曰。未有二字完善者。臣不敢奉令旨。使者白。因命擇其得意者。接續摹勒。卽今方廣寺牌是也。平日好作字。至老不衰。燕居則左手承右手。保持極至。或問之曰。運筆之際。恐其顛掉也。其教

字也。先令大書曰。字體不大。規矩匡詳。規矩斯立。按體皆入。或嘗設黑漆板方二三尺者。名曰玉板。水書背面。以倣體勢。晚年自髡頭。號專念居士。元祿八年。年七十七。質性恬澹寡慾。猶好作字。千彙萬象。靜觀之舉。寓諸書。晚年過鴨河頭。視牛喘涎曳地。書法大進。子曰晦山。女曰照元。並善書。照元仕寶篋院尼君。後適非藏人吉見某。志津磨門人有寺井養拙。赤井得水。荒木是水。僧傳長。井出正水。而其能繼書風者。殊照元。傳長二人而已。

荒木光辰。初字三次。後稱內膳。姓源氏。母桂氏。爲權

野史

卷二百七十三

三十八

中納言藤原光賢乳子。光辰甫九歲。仕福山城主水野勝成。迄十九歲。與同僚爭論。去國赴伊勢。仕津城主藤堂高虎。高虎爲勝成設酒饌。光辰給事周旋。勝成恚。請之於高虎。高虎不肯。去如京師。勝成怒。禁仕。復竄匿有年。到納浦。告首乞罪。於是勝成宥罪。縱歸京師。削髮問禪於靈隱寺。一絲改號虛空素白。勝成復召。畀月俸。及勝成。勝俊卒。辭俸以養素志。高虎嗣子高次。使三宅亾羊招之。固辭。素白雅好書。師藤木敦直。每謂我曷以虛名自誇其能乎。稟性清潔。後水尾帝詔權大納言藤原資慶。令素白書團扇。色紙。

大愜旨。後西院帝宸筆。書天滿宮額。揭之北野祠。輦下或評。蜂腰鶴膝。詔素白視之。固辭弗聽。再三。遂往拜之。上言曰。匹夫雖未窮其奧。而全墨之所濡。字畫之體。最奇絕也。晚年筆力未衰。劍蛇有態。及臥病。權大納言藤原弘資遣使慰問。使者項背相望。貞享二年春歿。年八十六。臨死顧左右曰。八十有六終。天然歸盡。何可哀慕哉。有七男一女。荒木素白行狀。細井知慎。字公謹。號廣澤。山城嵯峨人也。或云。遣江掛川人。居播州明石。年甫十一。如江府。形貌魁岸。方質而有氣。甚口善談。灑灑乎若弄鋸屑。性不甚嗜酒。酒間或

野史

卷二百七十三

三十九

及一義節事。輒忼慨激烈。怒髮逆植。眼光炯炯也。亦不自覺其性爲爾也。近世語。初因母氏。稱族辻。名辨菴。業醫。中年復本姓。稱細井。俗字二郎太夫。號菊巖。又玉川。蕉林菴。今日菴。思貽齋。安西某引。雪山廣澤合傳。仕甲斐國主柳澤吉保。大見擢用。論議守法。矯矯不阿。遂中口語。致仕而行。隱居東府下青山。初少好書迹。學於北村雪山。至是居間益自刻。若大倡文衡山之法。著紫微字樣。篆體異同歌。觀鸞百談。撥鏡神詮。奇文不載酒。字林長歌。列侯往往延致。大見貴重焉。後遭幕府登庸。治程朱學。又悅王陽明之說。通貫百家。淹雅博

聞。旁自射馭劍槍之技。至天文算數之法。莫不兼綜。人許以國器。而咸被書名掩焉。享保二十年歿。年七十九。初家貧。或餽以數金。會寒生來語窘窮。知慎憫然。出其所獲金。悉推與之。語。實永中。應妙法院堯延入道親王教書。焚香聽雨四字。親王以爲扁額。後奉之於靈元上皇。上皇稱善。又蒙內官書惟南獻壽四字。權中納言菅原長義賜執達之文。中有字樣奇勝之語。知慎自是以奇勝名其室。續。或時雪山誠曰。如今來學數輩中。子書最陋而不成體。雖然孜孜不懈。則成一家。果然則書而已。恐喪君子大業矣。

合嘗書金龍山觀世音左柱聯。具足神通力五字。一日幕下視之。問筆者。別當僧荅曰。云云。乃命吏索知慎居處。問以誰爲師。且書流何如。對曰。我無師。吏曰。凡百技藝。不可無師。莫敢隱蔽。曰。不學而知。曰之聖。學而後知。曰之賢。我未聞空海佐理。行成有其師。吏不懌而去。後二十年。太行于世。秀雅集。有子。知文。字天錫。號九阜。亦能書。坐事見削仕籍。語。裁文祿中。參議細川忠興。將兵在朝鮮。有攻戰之暇。以田獵爲遊娛。忠興素善銃。其臣稻富祐直稱伊賀。特妙鳥銃者也。甘雨亭雜書引。每出獵而歸。必較其獲。

忠興恒多。而祐直每少。忠興謂曰。汝以銃手稱。今所獲卻不及我。豈非盜名邪。荅曰。君信妙手。非臣所企及。而臣有小技。請檢鉛子之痕。忠興就視之。則祐直所獲皆中胡脈。忠興則專主于中。無復獵。附錄。庚子亂。祐直從忠興夫人于大坂第。追寇來攻。擁家婦前田氏而走。或謂偷生云。錄家星野勘左衛門。尾張士也。寬文二年。試射於京師蓮華王院三十三間堂。徹矢六千六百。稱曰總一。云。士人之試射。慶長十一年。淺岡平兵衛初試焉。世競以爲聲。勘左試射而後。寬文八年。紀伊士葛西園右衛

門。石鹿隨筆作。吉野順正。徹矢七千餘。稱曰總一。勘左聞之。自製記八千幟號。寬文九年。自五月朔。臘黃迄明日亭午。徹矢八千。猶且有餘力。竊謂他日喪壯士之望。自爲射藝衰弊矣。乃罷。上騎迴。至所司代及町奉行以報狀。直遊島原妓樓。終宵飲樂。活氣悠揚。與平日不異。歷十餘年而後。貞享四年四月十六日。紀伊士和佐大八郎。嘗委身於射技。總矢一萬三千。徹矢八千三十三。大八時年未弱冠。有前髮。容貌魁偉。有膂力。是日始射。透矢殊少。觀者危之。勘左在看棚。竊謂可惜少年。欲護總一之稱。迴計竊招大八。把小刀。刺大

八左掌。出血而射。忽變正形。竟得透八千餘。未幾。劫左疾而歿。草、

○翁草或云。紀伊南龍公子聞勘左衛門超過順正。命順正再射。順正以病辭。乃擢大八於國中。時十五歲。身長五尺六寸。順正教導之。刻日試射。徹矢殊少。迨前夕。順正截結弓上下頭。明日以試之。徹矢殊多。

閒齋。本陸奧人。甫十歲。好馭術。後徙居豐前。慶長元和中。得名馭術。迨不惑。疾眼爲盲。臨馬將也。初試一回。而更縱馭。毫不誤馬蹄。或居家聞馬蹄。指示毛色。

野史

卷二百七十三

四十二

疵癖老驥。聊不差錯。屢試屢中。躬自探試。猶的焉。驅逐馬於將二三回。來往迭錯。與常人不異。終世不遺。竟得名譽。碎玉

佐藤秀周。出羽米澤人。沉默恭遜。如愚魯。好武事。最愛馬善馭。米澤城主上杉治憲召爲近侍。辭曰。臣性鄙質。不習進退。且好馭。一日不聞馬臭。不能飲食。請擇能任事者。弗聽。出語人曰。國無人。取侍御於圉人。嘗在江府。曉聞馬嘶。謂其友曰。板倉氏邸。邸與上杉氏爲隣、得良馬矣。往歲吾擇貢馬於市。蓋是其餘馬。問曰。何以得知之。曰。吾善辨其聲。因言毛色。往認之。果是。又

少經以下
恐有誤

死。天時又不利。大雨泥濘。不能殲賊。當添兵更進耳。語汝宰相毋動。浮橋亦不可撤。言畢馳渡兩江。駐軍於控江亭。蓋承訓戰敗。膽慙。恐敵追躡。欲前阻二江。故疾急如此。其留控江二日。霖雨。諸軍露處野外。衣甲濕滴。咸怨承訓。已而退還遼東。國史實錄、報至。朝野震慄。國都戒嚴。請上登萊。天津。旅順。淮陽所在。添募設防。皇明實記、行長移書于朝鮮。有郡羊放一虎之語。聲言且暮涉鴨綠。義州人皆荷擔而立。聞聲息。上下震駭。大司馬石星議寧夏未平。復有事遼左。殆罷于奔命。雖鞭之長。不及馬腹。越江而戰。非完策也。於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三

四十三

是欲媾和紓事。乃募能使我師者。於是游客沈惟敬請往。宣諭。惟敬本亾賴。客游北京。狡獪薄行。與吳俠妓陳澹如密通。澹如有僕鄭四。後改名沈如旺、舊從海島中。在對馬。久既還。爲妓館隸。惟敬蕩遊。就鄭四刺取我國事。乃欲際會以樹功。射利。人大言。我能知日本情。而惟敬少經日本。亂後人樹卿保。又喜譚日本。司馬一聞朝鮮日本警。方博采群畫。適妾父袁茂游。澹如所遇。惟敬意氣慷慨。薦之。司馬召與語。大悅。及承訓敗。因遣惟敬通日本。惟敬請重貨以往。司馬許諾。惟敬遂認娼爲妻。寄室司馬。而携數千金。市蟒衣玉

廬於後園巨松下。號山里。永正中。實隆授和歌題三十。中有山里。詠曰。耶麻珥天母。宇加良武登伎乃。可久禮賀也。美夜許能烏知能。萬津廻志太以保。山城志引實隆賞此歌。爲作松下鈔。統秋又請平蜘蛛。時宗僧僧意。常點茶以爲娛興。時迎實隆于山里。享茶樂焉。山城志。統秋宵吹笛。廻歷諸處。至大原。與異人遇。合調數回。或秋乘月明。入北山。更闌。迷路。有狼數頭。出遮前後。統秋進退窮。無逃路。意竊傷悲。爲猛獸餌。乃決心取笛。弄祕曲。狼皆低首感伏引去。秀雅集大永四年八月卒。歲七十五。家傳實隆詠追悼十首。

野史 卷二百七十三 四十四

歌中云。免能末遍仁。左良奴於毛可計。母乃以波婆。幾江須牟伽之廻。巨止也加半差武。秀雅集辻某。今按家傳疑近弘子近元矣。近元至正。伶人也。四位上伯耆守。延寶九年卒。年八十歲。任信濃守。有門弟子。學笙。得一管。珍藏不措。竭力修飾。延金作環。以視之。信濃見而獨言。無益耳。何以金爲。歷年而後。南都春日祭。擇伶人。其弟子應選而往。追期著裝。將出。有賊奪金環而去。及樂已奏。弟子周章。以白信濃。信濃曰。自古銀以爲飾。而汝特以金。我嘗以爲有災。今果然。我豫爲之備也。乃取銀環于袖中補焉。記。

辻信濃。今按家傳。當時未有諸書。伶人也。得筆策妙譽。一日到堯恕入道親王。○按本書。青蓮院。有申樂。畢而後闔坐評論音律。親王曰。凡吹器。不有超信濃筆策者矣。如今雖欲聞一曲。恨莫管。信濃取筆策于懷。而奏一曲。親王感稱數回。荅曰。是非臣之懷。實近衛公之貺也。問其故。曰。既二旬于茲。禪閣請一曲。臣辭曰。方今不蓄管。請少時賜暇。携來焉。禪閣曰。汝苟爲伶官。頗有名。筆策與笙和琴異也。胡爲不携焉。臣慚悔徹骨。銘肝。而後雖當寢食。須臾不離襟懷。故今日過應命者。乃近衛公之貺也。記。

野史 卷二百七十三 四十五

久保某。○按家傳。任甲斐守者。有從四位下左近。延寶五年卒。年五十八。近純叙正四位上。享保十四年卒。年九十九。姓狛氏。家世爲伶人。任甲斐守。嘗陪內宴。摻笙。曾被酒醉昏迷。律不中度。被譴。家居三年。自悔。悟摻設。不問晝夜。既而得解聲技。極天下之妙。查管錄。珠光。本族村田。爲僧。居南都稱名寺。過二十歲。移京師。以善點茶得名。書畫一覽爲南京僧菴室。扁曰珠光。唯貯一鏡。或和摻而獨自喫。或煎茶而會于賓友。以和歌一首爲娛矣。時人爭求交其茶室。珠光遺愛之書畫軸。及玩好之具。後人以千金市焉。古今人物志。

武野紹鷗。本名仲村。和泉界浦人也。姓源氏。武田信光之後。祖父仲清死。于應仁之亂。父信久。或作信清失怙。特而無依賴。周流于四方。而留居界浦。紹鷗初字新四郎。古志。今人武田氏以有武名于甲州。自改武野云。多稱末伎。天於奈之太計。獻乃須衣。那禮止。阿麗天。曾以萬波。能止那利仁計累。終世以京極黃門美和多勢婆。波奈母毛美志之歌爲心。帖數寄屋邊壁。樂間寂參禪。秀雅集好和歌。屢從右大臣藤原公賴者十四年。公賴爲奏請。叙從五位下。任因幡守。後辭仕。屏居于界浦。嗜茶爲業。遂得數寄之名。復登龍峰。投機

野史

卷一百七十三

四十六

于僧古嶽。名一閒居士。自號大黑菴。古云。今人物志。居與四條。惠比須堂。弘治元年閏十月卒。武德編年集。成。〇書畫一覽覽作永祿元年。子宗瓦。號方寸齋。書畫一覽千宗易。初字與四郎。稱族田中界浦人也。其先仕室町幕府。爲同朋。名千阿彌。子孫因以爲族稱焉。古物志。今人宗易初十七歲。學茶。茶家者流。相傳有臺子傳。珠光傳道耳。道耳傳宗悟。宗悟傳紹鷗。紹鷗傳之宗易。宗易熟得。知名於一時。人物志。〇或云。宗初仕信長。數候安土。後仕秀吉。恩遇優渥。或從西伐。點茶於箱碕松原。豐田譜。後天正十六年。後陽成帝幸于聚

樂。是時。秀吉已爲關白。擇長技藝者數人。奏請陞綱位。特宗易固辭不受。請稱居士。秀吉命大德寺僧古溪。授利休居士號。自名拋筌齋。人物志。是歲十月。秀吉遊於北野。盛行茗醺。茶事大興。令宗易督其事。凡暴貴粹富。無他伎倆者。願以此爲宴好之資。務以器玩好尙相銜。天下靡然成風。宗易恃寵誇奢。世人頗敬重之。宗易鑒定茶器之新舊可否。而決其價數。因得富贍。又與古溪胥議。造立大德寺山門。事畢。彫刻自像。著八德古投方頭巾。展鞞鞞倚牀。以安之閣上。豐臣家譜。武家叢話頃年宗易蓄私僻之意。檢定器

野史

卷一百七十三

四十七

財也。因親疎異同。或目新曰故。以僞爲真。屢騙人。豐臣家譜。宗易有二男一女。長子道安。次女子。季少菴。女名吟。或作名三。今從武。適萬代屋宗安。或作爲。爲。客貌秀偉。天正十八年春。秀吉遣遙于黑谷山徑。邂逅遇吟子于途。意愛悅。豐麗。令問而知之。滋切慕。竊投書召之。弗從。使富田知信諭宗易。宗易固辭曰。渠已適人爲妻。雖君命重也。臣令濫貞操。且吾亦不欲賣女。幽閑書。北秀吉志。不踰年而山門肖像。洽聞于世。秀吉惡其不遜且姦利。加之贈亦次。天正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遣中村一氏等爲監使。賜死于家。宗

易拜命。活花點茶。授與阿彌陀堂釜。鉢排茶碗。及石燈籠於細川忠興。以自製茶匙。及織條茶碗予弟子宗嚴。而默坐于數寄屋床上。恬然。物志、人賦絕命偈云。人世七十。刀圍希吐。吾道寶劍。諸佛共殺。又云。提留我得具足。乃一太刀。今此時曾天爾拋。草、割腹而死。時年七十一。宗嚴裹首於直綬。至腰掛。達之一氏。秀吉命石田三成。戴首于鉤懸。併木像磔柱。○書草像、宗嚴首。曝之於一條辰橋。觀者如堵。

○石鹿隨筆云。宗易時年六十九。達秀吉旨。列侯諸士皆憚旨不訪。細川忠興。古田織部送宗易到。

於淀。富田左近。柘植長門守爲件作。赴界浦。忠興使其人爲介錯。且監葬事。宗易臨死。託茶匙於監葬使神戶次義。以送之忠興。賦絕命歌云云。據之者則賜死於界浦也。忠興予豐前水碓田三百石於宗易于道安云。

本邦嘗履用輟轅。天正中。宗易加作意。爲雪中茶會。處地人。縫牛皮於草屨裏用之。因履雪名雪蹈云。和事始。或人造作庭。間風景於宗易。對曰。青苔日厚自無塵。又或問小堀政一。政一對曰。於保呂都幾與耶彌須許之阿留。巨能求可難。又或問宗且。宗且對曰。許

許呂登女天。美禮婆巨楚安麗。阿伎能耶麻。知可有仁萬之類。波奈迺以漏以漏。各以其所好爲風景。宗易以幽趣。政一要閑靜而深寂。宗且取些景。機處、并及、故、吟子道匿。宗淳特駐京師。天瑞太夫人爲哀請。遇赦。賜居第。住京師。以茶博噪世。物志、人左甚五郎。稱族伊丹。伏見人。

○或說云。播磨明石人。其母祈請一子於摩耶山久矣。四十八歲。始有娠。產甚五郎。○又云。紀伊根來東坂本產。所彫刻。重匣硯匣。今猶多存。

有名於彫工。質性寡欲。藏蓄不竭。則不務業。竭則孜孜作業。家極貧。或時隣翁諫之。甚五郎笑咏曰。多能之美波。末豆之幾仁安梨。字免廻波南。俳家奇人談。天正中。居京師室町六條。自古每年。當祇園會。町內出人物。則裝偶。爲標飾。從來所傳。編作製造。覆以鱗形。染布作鯉形。甚五郎乃擇良材。彫刻鯉像以傳。真如跳飛云。俳事、寬永十一年四月歿。年四十八。一作四十一。有子。宗心。宗心子勝政。相繼居京師。今出川。世稱左傳業。鳴于世。俳家奇人談。觀世元重。大和人。初申樂之起也。推古帝時。既戶

皇子監國攝政。祭祀天地神祇。以布安國利民之政。因作六十六面。奏曲闕言作命秦河勝弄假貌真。奏此伎於橘宮紫宸殿前。皇子議擬神樂。折神字。名曰申樂。說文云。神也。太歲在申。以猿配之。是以後世稱曰猿樂。至村上帝。命河勝遠孫秦安重傳業。闕言作命。氏安作。又有紀氏某娶秦氏安妹。與俱再興之。氏安二十九世孫金春者。居大和。其家世傳河勝鬼面。又伊賀人服部氏有男。因春日神託。移居和州。掌申樂事。改姓氏。號結碕。結碕。由布。一嘗稱有長谷寺觀世音之靈告。或稱觀世。大和有申樂四座。曰外山。號寶生坐。曰

樂

卷一百七十三

五十

結碕。號觀世坐。曰坂戶。號金剛座。曰圓滿井。號金春坐。俱奉春日祭祀。又河內有新坐。丹波有本坐。攝津有法成寺。此三座奉賀茂住吉祭祀。伊勢有和坐。勝田坐。同此三坐。奉太神宮祭祀云。中世結碕氏元清號世阿彌。父曰觀阿彌。名清次。伊賀杉內人。本姓秦氏。稱族服部。後遷居大和。爲春日祠禰宜。五十二歲而死。有二子。長乃元清。次某。字四郎太夫。當大將軍義滿。猜忌伶工。召南都申樂。以充幕府饗宴之用。元清有殊色。義滿寵幸耽愛。叙爵任左衛門尉。申樂大用於武弁。而伶工衰微。北山行幸記。始載申樂事。元

清嘗與女婿金春氏信。始作今時所用申樂曲。或云。元清父清次。爲春日禰宜也。以白拍子舞曲。傳習巫女。元清繼父。授之於男子。擬今操百六十一番。以定曲具。闕言。後傳記。

○奏曲闕言云。觀阿彌秦氏。攝津人。世爲伶人。獲罪於其部。逃走和州。元清憤父冤。更作謠曲。與伶人相爭。伶人亦奏曰。宇多天皇勅禁申樂云。因禁四坐。輩入宮闕。召其弟子。諱曰申樂。號能。

四郎太夫子乃元重。元重號音阿彌。世阿彌之技。至是大起。故承伯父世阿之後。國史實錄。後稱左近。刺。

卷一百七十三

五十一

髮號安休。取父祖二世字。呼曰觀世。恒誡弟子曰。謠有三病。一美聲。二強臆。三利拍子。兼此三者。不能爲謠也。編纂小說。元重有四男三女。長子正盛。字又三郎。嗣父。號蓮阿。子孫世業。闕言。

○奏曲闕言云。元清有二男一女。兄元雅。稱十郎太夫。弟七郎二郎。女嫁金春氏信。元清疎斥元雅。愛氏信。元雅怨恨。與弟別居大和越智邑。是曰越智太夫。或稱元清。遂配佐渡。元清嘗參禪一休。頗有文才。幽居佐渡。作謠曲十番。一休爲奏請。宥歸國。定爲百六十一曲。以弟之子音阿爲嗣。音阿辭

曰有元雅在。我何能當。強以爲嗣。元清八十三歲而死。○國史實錄引周麟記云。世阿有多子。長子傳其技。七男信光。以鼓鳴子世。觀世小二郎也。是金春氏信。大和人。族竹田。稱式部。後號禪竹。本性秦氏。氏安後裔。氏信先河勝四十四世孫也。幼才智超人。人稱其小字。呼今春。今字。今稍長。參禪一休。娶世阿女。生二子。兄曰宗印。弟曰路阿彌。氏信與舅作謠曲。從河勝前蹤。綜爲六十六曲。宗印名氏元。代父嗣。生二子。兄禪鳳。名元安。弟四郎二郎。宗印借武劇場。修申樂能。因例今春氏後世。引錦於四本柱。四郎二郎善狂言。是爲大藏氏祖。

野史

卷二百七十三

五十二

一本連作

又有又二郎者。號驚太夫。是爲驚流祖。鬼太夫及若太夫皆以路阿彌爲祖云。元安代父。左目眇。生二子。兄大太夫宗瑞。弟源七。爲脇師。春藤之祖也。宗瑞子牛連。喜脇。嗣生二子。兄小禪鳳。弟禪曲。小禪鳳自幼善家業。似祖父。故呼曰小禪鳳。早歿。禪曲初爲越前右馬太夫養子。兄死而後。牛連遣人召之。右馬太夫不可。故家族春藤源七。大藏道智等私謀。逼越前。伴禪曲歸。禪曲字八郎。當文祿二年七月。太閤秀吉自舞。禪曲從之。數與群侯陪從。世以爲榮。子七郎清本嗣。實生者。觀世之支屬。金

剛者。今春之支流也。實生自道阿。至鼻高實生。金剛自坂戶善覺。至鼻金剛。並其家系圖無所載。觀世居京師。故世曰上掛。實生准之。今春居南都。故今春金剛曰下掛。稱鼻高實生者。外山左近將監一岡。鼻尖卓絕支面。故或削面裏以覆。故譚名之。鼻金剛坂戶兵衛尉宗悅。患疔毒。瘰癧透鼻。故云爾。或云。禪覺者金剛山兒也。喜多顯嗣。字七太夫。界浦眼醫家也。甫七歲。善中樂。人呼曰七太夫。娶今春禪曲女。受家業。禪曲以爲七太夫英俊。後必爲害矣。僅教八曲而已。果代金剛太夫。稱彌一。乃是

野史

卷二百七十三

五十三

也。又近江有山階。下坂比叡三坐。伊勢有和坐。勝田坐。同攝津有法成寺。河內有新生。丹波有本坐。其他有十六種。擬圓滿井氏十六曲云。今皆屬四坐。絕者亦多。○迎陽記云。應永六年五月二十日庚寅。觀世演勸進申樂於一條竹鼻。赤松總州禪門。設看棚。青蓮院。聖護院等門主觀焉。云云。

野史卷二百七十三終

野史卷二百七十四

隱逸列傳

飯田忠彦 訓點
男 文彦 校
竹中邦香

若狹白尼

一路 道觀 善輔

山碕宗鑑

白鳥永德

殘夢

清悅

野史 卷二百七十四

武市常三

海上隱者

維翁 朴翁

石川丈山

岡尾正惠

雪山

僧桃水

桃山隱者

源七

賣茶翁

表太

朝廷之士。以進爲榮。山林之士。以退爲高。或道不申。行吟山澤。或慮全後悔。事歸知殆。皆用宇宙而成心。偕風雲以爲氣。隱淪之徒。其塗非一矣。或視他伏議。明辨吐鳴。如流。嘆而剃髮。又常言。願無罪而見配所。月。悲慕入梓宮。會不供燈。乃嘆世情之薄。而入山。若夫諫不行而去者。歎王位衰頹也。聞哭聲。蹴墜孩女者。惕入世電露也。履戰地而歸仙路。食奇菌而譚往時。或詠和歌。而不濟水者。賣茶而修道德者。皆不修邊幅。不立崖岸。一世之逸人也。其志行各殊。殊異。

野史 卷二百七十四

事察時機者。而與如班門弄斧。或以寸膠澄黃河者。同日不可論矣。史書所錄載。間雖存之。猶惜古今有絕塵不及。而不著世籍者矣。故摭其行實。聊可錄者。作隱逸傳。

若狹遠敷郡根來鵜瀨川傍。有一匠人。名道滿。若狹代年數生一女子。殊愛之。每日倩人得魚菓。則不食。裹而歸。昇女。以爲常也。一日入深山伐木。遇異人。得奇菌而歸。以其爲非常之物。故不昇。女嫁父之出。竊取食之。父歸聞太悔焉。奇菌蓋芝草之類矣。云。一說。官。得。人。魚。肉。而。歸。而。女。爲。尼。保。齡。八。百。其。色。鮮。白。故。女。取。食。之。似。姓。與。而。女。爲。尼。保。齡。八。百。其。色。鮮。白。故。

人目曰白比丘尼。又稱八百比丘尼云。若狹後瀨山傍在洞窟。窟前有河。尼架橋來往。遺蹟今猶存。實錄寶德元年五月。白尼入京師。與東國比丘尼偶會。譚話。康富記尼善談古事。殊請識源平合戰之終始。或謂面見義經假擬修驗者。過北陸道云。實錄尼死于小濱西青井白玉椿邊。若狹守護代年數舊記作不明。蓋雄略天皇朝初出生。迄其死。殆一千年。無病長壽。對人不說年齒。及其八百。年。自謂我八百歲也。故世人稱呼八百比丘尼。守護代年數舊記

○奧羽觀蹟聞老志神社考並云。其父一旦入山。

遇異人。與俱到一處。殆一天地而殊世界也。異人予一物曰。是人魚也。食之則延年不老。父携歸家。其女子迎歡。而取其衣帶。因得人魚於袖裡。乃食之。蓋肉芝之類乎。○神社考又云。道春父語道春日。越前國有偉男。入深山伐木。渴甚。會巨木孔中。窪朽有水。便低頭飲之。其味清淡。殆非人間水也。遂得保數百年之壽。

一路泉州堺人。與僧一休同時。一日一休訪問曰。萬法皆有道。如何是一路。一路答曰。萬事皆可休。如何是一休。終世遊詩歌。真逸人也。人慕其德。或送之食。

乃受以手取鑪。調味以爲樂。自咏曰。天止里那邊。於能麗波久知俄。差之傳多曾。裝布須位太具止。比登仁加他留南。又心不進。則避人不語。菴中設一窓。鈎簣受信施。以消日。一日村童戲入馬糞及馬屢於簣。一路見之曰。我食已斷。乃截食而歿。石津上市村有一路菴舊跡。或云天止里那邊者別寃所詠也。續後○安濟泊史論云。大津追分有一數奇者。曰道觀。極貧窶。家貯一鑪。三足有啄。呼曰手取鍋。每燒松毬爲薪。湘泉作茶湯。或烹瓔珞粥。充晨夕。自詠狂歌。以述其趣。太閤秀吉聞而奇之。將給月俸。道觀

固辭曰。貧賤嗜茶湯外無所求。而不累物。一仰廩食。則身有餘饒。而心不閒曠。與其富而屈志。不如貧而待死也。秀吉不奪其志。乃點大津驛馬往來京師者。使征其什一。以資生活。道觀復欲辭之。人或勸而受之。於是出杓於窓外。每馬一匹。收錢一文。盈杓則納之。錢未盡。杓不出。及盡出之。率以爲常。○叢語云。隱士善輶。一名善法。又作善輶。居于栗田口。未詳何處人。廬有一茶鑪。號手取釜。蓋名器也。每日烹茶。鳴泉沸騰。濤奔沫濺。便歌曰。彷彿松濤聲。昔日高遠幽達趣。又以炊飯。馬隸舁夫。往來者必施。

茶談晤以爲樂。食盡則行乞。人皆知其爲人。喜與金銀穀帛。其所得不盡則不出。關白秀吉嘗聞手取釜名。使茶博利休請求之。善輔勃然變色曰。吾貧窶無長物。苟獻之公。所何以調茶。抑聞誅命。以有斯器也。乃拉釜投石破焉。利休以告。秀吉歎曰。渠真道人也。請求其茶鑪。予之過也。乃命上手鑄工。摸鑄手取釜二。其一以與善輔償之。以一自藏焉。○野史氏曰。一路道觀。善輔各所蓄手取鑪。名同而所行各異。故不論年紀以附焉。

山崎宗鑑。近江人。佐佐木氏族也。本名範重。翁草引俳諧統

語云、宇彌三郎。稱族志那。延德中。或作長享元年。六角高賴

據甲賀山中拒命。大將軍義尙伐之。薨于鈎里。範重

從師。初發。悟人世泡影。截髮隱居尼碕。半日間話、僧新著聞集。僧

一休愛宗鑑爲人。在薪里。每朝夕召給事。宗鑑能學

一休風操。終得悟道。一休寂而後。結草庵於山碕。或

招客講歌書。嗜聯歌。拾遺、弄風月於蓬窓中。最富滑稽。能書法。支那人或稱謂如載金佛於瑠璃盤。居常

醫油筒以糊食。且哺以錢一十孔。昇換食。居室一藥

罐耳。揭篆額云。上客立歸。中客日歸。下客一宿。一宿、止未利可計。聞

話、新著聞集。當是時。聯歌者宗祇。名稱達四方。宗

鑑嘗欲出其右。而察不可企及。殊吟出俳諧發句。或

日往見內大臣藤原實隆。譚話移晷。實隆曰。客自遠方而來。志尙可嘉。凡自往古。吟上句。而唱下句。只以一句有相應者。所謂止以返留波。武何之奈利計里。此句莫不附者也。宗鑑荅曰。佳趣奇韻也。以可爲尊貴之玩句。若僕等卑賤者。以巨禮珥都計天毛。加補乃保志左與之句爲趣。乃足矣。終日盡驩而歸。拾遺、雜

一日宗鑑與宗長俱訪實隆。截烟蘭以貽之。實隆見之曰。天仁毛天類。須俄多乎彌禮伐。峨幾都婆太。宗

長附曰。能末牟止寸麗婆。那都延左波美豆。宗鑑賦

第三句曰。俱知奈和珥。於波麗天以闢加。可返類良

武。俳家奇。晚年赴西國。歸途止于讚岐琴山麓。假居

號一夜菴。天文二十二年。患難而歿。年八十九。奇人

或人乘肩輿。欲觀山碕寶寺櫻花。途與僧遇。問寶寺

行程。及花開落。僧吟歌對曰。末宇母久止。伽午南留

毛乃波。波奈母味須。左久毛志良年伐。知留毛於保

遍寸。將別。衆恠。扣袂問其名。對曰。都可禮乃幾之能。

久差。可具禮乃去。會樵夫來問之。僧名。對曰。宗鑑。歌在

白鳥承德。讚州白鳥一向宗僧也。巡拜四國靈場。終

殘夢。奧州會津實相寺第二十二世。自稱秋風道人。字日白。會津風土記、萩原隨筆、○會津舊事天正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寂。諡曰桃林契悟禪師。曾自設牌。

卷二百七十四

七

野史

卷二百七十四

入

野史 卷二百七十四

經擊旗夫也。福仙亦謂人曰。殘夢者常陸房海尊也。隨筆風土記

殘夢一日導喪事。會暴雨迅雷。有鬼來。將奪尸去。殘夢大喝曰。可許。鬼曰。否。曰。否則汝往與。鬼去。

夜已明。風土記。牛墓邑有一塚。傳云。葬舜岳也。塚自

燒數月。殘夢自往焚香作禮。唱偈曰。光明無業元無

明。光融性海最堪吹。鑊湯爐炭跣跳後。八用磨盤豈

立錐。卽忽然火滅。塚尙今存。舊事雜考。殘夢寂而後。賈客

有遇殘夢于越後者。或云。逢于三保松原。風土記。又

攝津人鳥岡彌二郎。登富士嶽。蹶倒。僧來扶起。問其

名。僧對曰。我殘夢也。就問時世。彌二荅曰。織田信長

執天下權云。仙術狗張子

陸奧磐井郡。衣川七里有一老禿。鷹眼虎質。埋光鑊

色。剃髮而不著緇衣。任性而無方。年齒未知幾許。只

村民相見歷久而已。放言弄嘴。爲人莫敢所侵。平素

氣操不群。或吟蓬茨之衡。又扣竹樞之扉。偶有良友。

則委語文經武緯。又曰。我善奏黃梅曲。諷芙蓉歌。有

人問其故及名。不言。如強則掩面濕袂。世目呼無名

翁。又稱清悅。每遊隣里。清悅與村嫗野嫗相親。善咒

小兒疳疾。或告吉凶禍福。薦折鑑芳莠。喫了曰。清悅

清悅。華屋住人雖招詣。不以沸茶。則不到。嫌忌饗飯。

每飲芳茗。飽則曰。鬼蝶尋香娛情。趨出門外。仰天曰

氣散氣散。是以呼清悅。或以氣散自號。平素祕藏朱

漆匣。不令他人見。天正十九年。伊達正宗召問來歷。

追往時風俗。歷世變態。固辭曰。我非書劍客。奈遇東

主之召。嘗無才遺草澤。藝鹿而佇立蒿門。唯老心惶

惶焉。曷以得對貴命矣乎。所其謂未審。將退。強抑留。

開朱匣。歎惜不肯。左右迫奪披之。中有三軸二帖三

輪。卷則鬼一法眼軍法。帖則伊豫守義經出芳野山

記。輪則鞍馬別當東光坊阿闍梨文。其餘護身法次

第。觀音像一軀。銘云。授雜色鬼三太某。正宗曰。奇也。

佐也。慙慙享饌薦茶。寢雖慙慙。權威不得。及語高館舊

事。悲愁溢辭色。附匣遺歸。慙求得吉野記一冊。而後

數招請。掉頭不肯。元和元年。田村氏家人小野太右

衛門。嘗請翁按老肌。懷德而講信。能學武技。褒其散

接之美。演律傳要。乘氣移情。世世盛衰。時時變態。重

年積功。亘千般之理。其言則毫釐不謬。默則浩然不

蕩。迨延寶年間。晦蹤不見。或時太右問曰。卿風糴曾

不野。曷以默雜色之稱乎。翁笑曰。雜色有上下。其稱

家雜色者。仕丁中間而品卑。假雜色者。兼侍職。故匪

其品。當時義經稱判官殿。在堀河御所。正廳便室之

中間有片廂坐。鬼二郎幸種。鬼三太清悅。每候之。潛行或內外諸事。二人役焉。義經就鬼一法眼。學龍虎卷。從者幸種。清悅而已。擊劍印呪。悉學得之。方今入坂本。平家物語載喜三太事實。不委悉。且喜字誤矣。我嘗以爲不快。鬼字廼法眼之賚也。我不敢遺焉。夫豎角齒牙云。鬼者非矣。鬼乃隱也。實今的了。嗟乎衰老寢覺狂矣哉。又問曰。人世七十古來稀。卿實天仙矣。如有教得學。則願詳傳法。施幸於萬人。荅曰。我今多憂。豈讓人乎。不慮而得天壽耳。茫茫歷年月。亦何益之有。文治三年春。從義經于北陸。既四百有餘歲。

非吉夢偏可現也。嘔涎於富豪門前。不知貪榮利不義。雖壯氣宵襟之士。過七十則形容憔悴困憊。更無所恨。我亦壯年。嫌窄袴溫袖。娶婦既十二人。遺姿在幻。嘯月詠花。愁淚更無乾時。不如平素無憂。自五十速七八十歲。正念而終命者。可欲可羨。一夜有客于太右氏。評論軍書。翁在坐。焦氣曰。卿等所論。與傀儡兵法亦不異也。每人各有量。以力不可克。以氣不可奪。臨機術有變。變亦已得其正。正夫念念不可敢屈。術盡理盡。而後自由活法。始得其正也。聞坐悅其入境。太右煽歲深淨華鬢。翁喜現面。太右問曰。八島軍

記載逆鱗論。未窮其是非。請聞其實。翁曰。文治元年如月。義經欲先登。大藏卿泰經扣轡諫止。義經曰。我有異膽。先登欲棄命終南地耳。乃發。抵渡邊。賊舟。景時進曰。軍船之便。以進退爲要。請作逆櫓以便焉。義經哂曰。吾聞投之亡地而後存。蹈之死地而後生。凡爲將者。豫設逃路而戰。則屬下豈能得進乎。爾欲之則須爲。吾乃不爲。衆相目嗤。景時慙哂曰。軍陣臨時進退。進耳而不知退。豈得爲良將乎。君則猪狗勇也。義經奮怒。把眉尖刀而前。景時亦按刀。諸士制止。既而諸船解纜。將發。暴風益起。砂礫打面。逆浪洗岸。景

時等多未敢發。義經曰。彼誑我。漂暴風毀舟矣。夫軍不若起不意而擊不虞。乃率麾下百餘騎而發。餘皆未發。東北風倍怒。舟行如箭。海上數十里。纔三刻而達阿波勝浦。平家將士不戰而潰。義經乘機拔數城。直進到八島。縱火於高松。分八十餘騎爲數隊。鳴鼓而攻。烈風掩雲烟。喊聲動天地。敵遽驚以爲大軍掩到。奉帝于海上。後藤實基入皇居縱火。少時天霽。初知我軍寡。大怒。教經景清等回船擊戰。教經善射。所中必碎。繼信先殪。義經收兵而不戰。敵將來圍。會源氏軍船數千到。敵遂奔走長門。義經英智惜矣哉。

不識行文武之和達天災。以梶原心爲義經難之。則其理明矣。梶原心而難義經。不可能矣。惟旦暮考我作用旋轉。位不出的的當當於掌上。則昇平之兵法。生疵之基也。或夜戲言曰。願得學翁長生之術。翁曰。不老不死藥。亦非所無。文治四年夏。暑熱甚。垂釣于衣川柳塘。京師遊客二人。俱與之。日已昏。涼風微動。景色頗佳。會腹空。將罷歸。傍有如修驗者。亦垂釣。獲魚無間。獨言曰。措斯夕。則失子陵之志。念蜺子之遊者矣。我謂有心哉言也。難奈我腹虛。故想家耳。曰。我廬在邇。請以粟飯薦焉。乃偕入山際一茅舍。障紙間

野史

卷二百七十四

十三

覘。俎音剝魚。其魚皮頗皆殷朱。點山椒醬作炙。與飯喫之。伴客恐其朱非常。而不食。我嘗強性食之。甘味無比。嘗在友人之女于高館。每愛之。袖食餘肉而歸。問魚於主人。荅曰。感人魚。他日往訪其居。茫乎無趾。以考之。則感人魚則靈肉矣。友人之女食餘肉。今尙存在。太右進問曰。高館殿顛末。與今世所傳異矣哉。否。翁掉頭曰。所傳皆非也。彼秀衡者。東奧六郡之主。鎮守府將軍秀鄉之裔。三世爲鎮守總管。秀衡弱冠上洛爲左馬頭。義朝所恩遇。其爲人。好華奢。風流洒落。而不粗暴。諸侯咸崇敬。實義朝之惠也。或時義朝

謂秀衡曰。天運有期。斯契勿遺失。吾有多子。請憐救一人。以爲遺愛矣。保元之亂後。秀衡心銘此言。聞牛若在鞍馬。遣三條金商吉次。謀迎之。牛若懷復讐之志。畫入深室。專修學。夜出。僧正谷。遇異人。學擊劍。或時異人盟曰。我必爲守護神矣。至是輕捷如飛。師僧及繼父長成卿。勸祝髮。而不敢。終約吉次。自加冠于毘沙門天前。稱九郎名義經。終俱到奧州。入秀衡館。居九年。敬愛備至。聞兄賴朝興於伊豆。乞援兵於秀衡。弗許。義經猶不耐。居潛出行。秀衡驚。令繼信。忠信。及杉目行信。金剛秀成等赴從焉。而後賴朝信景時

野史

卷二百七十四

十四

讒。義經徒歸上京師。尋景時稱伐行家入洛。託熊野詣。使土佐坊昌俊將伐義經。義經拒外而中邀。軍遂敗。文治三年二月。自南都歷宇治黑津。率熊井太郎。備前平四郎。伊勢二郎兼房。鬼三太。家雜色五人。歷朽木嶺。到越前氣比。滯留一彌。宜金清。五月。機舟達越後。出雲碕。憑同列乙等滿善阿闍梨爲嚮導。過津川。柳津。會津。入杉目館。又義經孺人品子率辨慶。片岡。鷲尾。杉目行信。龜井六郎等十餘人。經海津荒乳山。抵加州富樫。詰警主守兵。稍至如意渡口。時舟子怪而不發。以行信似義經。且怪品子也。辨慶伴冒品

子行信。投濱面。揮扇。毆其背。舟子解疑。爲和宥發船。達村上最上地。又平泉大藏坊法印者。爲秀衡枕博士。財祿共饒。每入大峯。與鈴木氏親問。故入大藏坊。杉目里乃今福島也。行信者佐藤繼信屬也。平泉與杉目中間。四日路程。元治有恨秀衡。又義經上洛之日。元治子兄弟從行。而不歸省。先是去年秀成。行信遣奧州。然不訪元治。追繼信歿。忠信亦不從。且不往元治館。而入行信第。是以元治竊憾義經。稱疾不會。昆弟遺孤竊赴見。廼去赴松島。向嶺。大澤。常陸坊海尊等遣大藏坊法印。告秀衡。秀衡悅而迎。入之高館。

秀衡繼三世箕裘。奧羽政務。悉出秀衡。故崇敬判官殿。不可較秀衡諸子。義經亦省天運時機。不敢專恣。泰衡。國衡。及一族家隸皆服屬。時武藏坊險悍執強。龜井。鷲尾等。顰眉促膝。不辨世謗。不言我狼戾。而愧他國人。或彈指焉。四年秋。秀衡疾病。預察死期。囑諸子曰。我疾日篤。是則天命。惟所憂。兩皆不協。汝曹存孝。則擁義經。勿懷貳心。專信篤理者。爲不信不理者。所阻撓。故不得通信義。達仁者。偏以莫樹正宥邪。爲良將之任。莫如柔和而守義也。冬十二月。將死。復誡曰。今而後立義經爲將帥。善扶翼國事。鎌倉兵如來

攻。則募奧羽二州兵。固禦白川。念村二關。縱令雖戰。罷爲敵困勞。莫背義。武。更命令盟。昆弟五人謹載盟書。納之鹽竈祠。殊洩血於載書。以盟。秀衡欣然握之而瞑。諸子老臣守遺誡。奉義經執國事。二州率服。辨慶。龜井稍驕。暴橫誹毀。群臣眦睨。左右稍畔離。嫌忌二人。高館出仕衰耗。泰衡兄弟威權偃二州。泉三郎忠衡特不變盟約。警衛高館。與衆不諍。謙遜確實。故雖辨慶強悍。頗憚之。照井國衡資性強項。苟聽不理。則放言不得默。是以與辨慶有隙。強制辨慶兇橫。故辨慶亦謂甚。照井一族憤怒曰。渠儕橫暴。國家盡

害也。先人有囑。以出羽最上二萬束。爲飼馬料。其他皆我屬下。然謂十二郡悉御料也。都縣諸司憂苦之。秋田。由利。最上之徒。相尋慫之。國衡見辨慶于高館。罵辱。辨慶亦叫呼奮怒。左右和解而止。迨文治五年二月。鎌府命泰衡從父弟河村太郎曰。奧一黨潛擁義經者何故乎。遣捕致之。鎌倉祖先官祿猶依舊。若不從則爵祿並沒入焉。中村念西爲官符。長碕四郎爲將令也。太郎馳飛馬以報。泰衡兄弟及一族胥議。國衡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如達幕府命。則不得保社稷。爲判官殿雖守義。成功恐難果矣。先急以冷湯

灌焉。令義經遷羽州。配辨慶于華山碕。大島兄弟送番候鎌倉。表懇歎於公私。心中更領知。則宿憾自消矣。非絕東與睚眦之念而已。父祖冥福。子孫後榮。莫過焉。衆議同之。招忠衡說之。忠衡不肯曰。我嘗奉先考遺旨。設令雖運命窮盡。豈顧後期矣哉。忠孝並缺者。非我昆弟也。金石之情不融。揮袂而歸。和泉壘。而以告其妻。妻素勇壯。乃率花真木幸丸。及女瀧津三人。馳到高館。辨慶疑。阻拒而不納。國衡等兄弟遣阿倍四郎。高任全則。新東八步騎三百餘。發城。圍和泉壘。接聞叫戰。喊聲轟高館。忠衡妻微笑曰。踰躍育馬

不足策。歸去來。長住家。勿所汙。雜濫之流。馳歸。壘壁已覆。炎烟覆空。乃入猛火而歿。忠衡憩息一隅。以族妻之歸。國衡士高城源太者。忠衡烏帽子兒也。勸忠衡悔跡。家人石橋清成亦來俱說之。未知其所終。義經聞和泉壘急。單騎而馳。左右繼至。壘已陷。敵旋軍而去。義經及龜井。片岡。鷲尾等。橫衝擊敵。周章曰。闇夜妖物矣。狼狽離散。追北獲首級若干。謂哲人不見有長生存。而還復死盡。變作灰塵。是變中之變。而終匪無滅期。縱令雖甌。壺中花月。有誰爲友。可語老樂之既往。歎歎良久而曰。文治五年四月二十五日。紀

州藤代莊司鈴木三郎重家一族十七人。潛到平泉大藏法印乘俊坊。見龜井六郎。俱入高館。二十六日。佐藤繼信子鶴若丸。忠信子吉忠。杉目小三。太率兵三百七十三人來。二子祖母者秀衡妹也。諫元治來救急。於是城中上下七百人守禦。鎌倉使者中村念西。長碕四郎。及字都宮。結城。太田。杉山。岩瀨。岩手。湊方陣于太田。中村。國府原。泰衡兵七千。百合太郎兵三千。廻岩井川長部山地。而屯西木戶。國衡照井遠衡。伊達高衡等陣乎落居。大門瀨臺野。祇園林。中尊山。二十八日。泰衡及百合自前門。國衡以下自後門

進。將接矢。時已卯刻。天陰朦。人畜面色盡變。斃者亦多。義經孺人亦率鬼三太等。投盾尖刀于地。三回。人面變黃色。衆惟茫然。烈風暴起。北上川水逆流。魁浪碎巖壁。黑雲簇林壑。高館城外水溢沸。須臾成湖。敵軍死亾千餘人。米庫帑屋。堂塔樹竹。流損者夥。太虛時閃光。靄霧冥朦。或見數丈巨蟒流出。變動殆數刻。雨歇風靜。太陽在坤方山阿。或謂神佛所崇也。是夜大藏法印密議曰。世雖澆季。是日天變。實神冥所感。願潛行入磐手坊鄉。而赴津輕立野。亦可矣。於是義經與兼房議。率信夫藤次。熊井太郎。備前平四郎。伊

勢三郎。越後法印。大宮平八。大藏坊。及浩然坊。強力七人。自後門脫出。乘俊爲嚮導而去。侍女等皆逃出。森淨妙尼等者。五人三人皆潛遁去。辨慶傳聞。闕蹂悔忿。兼房開諭之止。守城者常陸坊海尊。鈴木三郎。龜井六郎。駿河二郎。篠野源藏。足立平太。杉目行信。酒田八郎。鬼三太。及雜兵百七人。設醢契死。夜已明。國衡泰衡諸軍三面合圍。行信假稱義經。與湊方太郎元重戰。進擊到瀨瀨亂橋。源藏及二郎八郎皆闕死。鈴木被傷入城。辨慶龜井與國衡兵戰。龜井中矢斃。辨慶意謂遇判官殿。呈一怨言矣。歷筋違橋袋

林前抵衣川。脫甲把眉尖刀。入水游。時水流漲溢。遂漂沒。衆謂辨慶胡爲溺沒矣。其必走逃。五月六日。河水流落死尸掛岩壑間。杖眉尖刀而死。是以後世傳云。彼起往生。行信兼房。鈴木海尊入城。行信割腹。兼房介錯。納首於錦囊。兼房鈴木尋自殺。是時敵兵已乘門墻。鬼三太走縱火于城。猶欲追從義經。自鼠穴潛出。將抵千部山。顧見海尊亦遁來。相俱步數町。時已黃昏。遂失其所往。後聞長生而嗣法於建仁寺榮西爲禪僧。又下奥州。住會津實相寺。移居白川嶺妙雲寺。或在那須數年。聞鬼三太在平泉邊。時來往最

上。嘗不入仙臺地。蓋耻舊識避焉。或問清悅於海尊。荅云。不知。與無無禪衲友善。又有福仙者。居會津。或謂福仙乃鬼三太也。或曰。海尊既學禪。稱殘夢子。悔往日耻未練也。清悅曰。否。今世以耻不爲慚者多。不遺四百餘年耻者。可謂名僧也。備說往事。而後倚壁而眠。闔座薦茶。而問他事。默而不荅。

天正中。美濃士人。武市常三者。兄曰善兵衛。歿于戰場。有孤僅三歲。常三視之如子。鞠育甚至。迨長。命之襲稱父名。修繕其家。悉以俸祿資財授之。惟取一鐵槍。一酒鐘而去。不知其所終。史論。安瀞泊

慶長十六年十月。東照宮放鷹于河越。謂新莊直賴曰。聞下總海下邑有一隱者。淳朴不貪。挂一瓢於簷下。受鄉人之餽。以充旦夕之殮。彼爲三好氏之族。往年爾父戰死于攝州江口。想彼能知其事。且物色焉。直賴受命。往海上覓之。得一草庵。有叟年七十餘。曰。總歸居士。且誦法華經。直賴入庵長揖。叟延之坐。談及江口之戰。新莊氏授首之事。直賴潸然出涕。曰。所謂新莊直昌者。余父也。居士聞之驚惋。直賴問其名。不荅。直賴曰。余聞江口之戰。有秉金麾指揮士卒者。是爲誰。叟曰。卽吾也。終不言其姓字。直賴還。具言其

狀。宮異之。安濟泊史論、新莊系圖、

維翁。名惟實。式部卿邦輔親王子也。初邦輔寵安藤宗實母而生惟實。因鞠於宗實。家居有年。既而王子貞康生。邦輔欲以惟實附釋氏。適細川三好結黨相仇。京師騷亂。宗實將惟實還丹波采邑小口村。邑屬樂田年郡千隱居避亂。是時天下麻素。日尋干戈。武夫寇盜。所在充斥。然而皆崇惟實。呼以王子。不敢侵掠小口一村也。惟實年老。自號維翁。好歌詩。優游自適。嘗撰千年山八景。作文記之。曰。管雲洞。嘯月巖。洗耳泉。愛蓮塘。吟雪橋。賞竹徑。嗅梅塢。抱琴園云。居恒椎髻長

野史

卷二百七十四

二十一

鬚。方袖杖藜。逍遙八景。或步隣里。或著簑笠釣于千年川。或携藥囊行。詣村民有病。輒出藥施之。或栽松杉柿栗。以爲久遠之計。終世隱居。元龜元年。終歿。年四十一。子定實冒母氏稱安藤。字滿五郎。資性驍勇。有大志。父歿而後。糾收土人。築寨於出雲村據焉。是時信長使明智光秀徇丹波。定實防禦無利。棄寨而走。輅迹於丹後。多年而歸居小口。自號快翁。慶長十年歿。子定明。字新太郎。幼好學。如京師。從惺窩。居建仁寺側。自甘逸栖。而貞清親王聘召。叙從六位上。任右京亮。素非其志也。竟謝疾還于小口。隱居參禪。自

號了翁。寬永十四年歿。子定爲。定爲初字新五郎。幼喪父。嫡母河合氏賢明。勸督讀書。是時印本書世尙未多。故定爲手躬寫。且讀。弱冠如京師。仕左近衛中將藤原爲景。問經義。就木下長嘯學和歌。後出仕貞致親王。明曆二年。叙從六位上。任右京進。未詳明年夏。高嚴夫人適嚴有公。定爲從焉。萬治元年。叙爵轉亮。其爲人端厚有氣。甚竭扶戴之道。自儒學書迹。至琴瑟之技。悉延致名師。使親王學之。已亦專力學之。以委曲致訓導。大被敬待焉。累遷內匠頭從五位上。年五十二。上書乞骸骨。髡頭號朴翁。參謁高僧。質問

禪理。又探名勝靈區。喜謂吾事異矣。當以尋祖先遺風也。乃歸千年鄉。修抱琴園。隱居絕俗。恒慕陶靖節爲人。晨夕繙閱其集。手躬寫歸去來圖。使野田雲竹書其辭。揭之於壁間。或鼓琴。或吹笛。或琵琶。或書畫。茶禪和歌。逍遙自適。翫樂凡十八年。元祿十五年卒。歲七十六。有二子。爲實。爲章。爲實號素軒。承父後。仕任右兵衛尉。博洽串通典故。與弟爲章。俱仕水戶。撰禮儀類典也。擢爲總裁。食祿七百石。爲章號年山。學儒旁治國學。後仕水戶。食三百石。參預日本史類典等編輯。爲人有節操。無子。不肯養他族。曰天命也。水

府命增祿。亦以無子辭而不受。著紫女七論。記聞和歌集。近世叢話

石川丈山。本名重之。三河碧海郡泉鄉人也。丈山墓銘。其先與石川家成同祖。高祖父信貞。祿仕棹舟君長親。與今川氏戰。時爲軍監。曾祖父信治。食邑於泉鄉。仕善德君清康。攻尾州熊谷城有功。老而號道雲。祖父正信繼父。仕成烈公。天文十七年九月。從攻安祥城。先登有功。賜平安城長吉佩力。尋仕東照宮。永祿中一向寇起。正信與外祖本多重貞。並棄妻孥。入小河城。射殪寇數人。以完城郭。後戰死于長湫。正信弟信

野史

卷二百七十四

二十三

光。忠重。定勝。昆弟三人。從駿遠之戰。交槍獲首級。每見官稱舊勳。石川系圖。父信定。隸石川康成。攻田中城。傷左股。奪敵槍。墓銘。信定歿。松平正久白之於官。官曰。渠之子有幾耶。忠臣之孫子也。爲男子者。皆可令仕幕府。使一人勿處佗所。由之召祿重之及信季。墓銘。信定有三男二女。重之其長子也。字孫助。改三彌。又嘉右衛門。幼而岐嶷。四歲而健步。行道里餘。穎敏過人。能知二歲之時事。墓銘。或云。童而從清見寺僧說心。而學。及其仕駿府。宿直終而後。每來往勤學。白櫻。十六歲仕官。常陪侍左右。恩遇異常。墓銘。賜祿五百石。列

小姓隊。便覽。元和元年。大坂再起。臨其發。見說心。說心曰。軍旅者武夫之業。子謹勿懈。重之曰。他日師如聞有殊功者三人。其一必我也。乃發。川岡雜談。五月。從官麾下。嘗命歷平岡南下。而到天王寺矣。重之謂迂迴也。乃自平岡直馳。至玉造口東門。乘城。傳櫻門。與城兵佐佐十左衛門接槍。遂破之。從者亦獲首一級。俱自西前門抵中軍授之。蓋麾下一番首也。官意美其功。而因背軍令。悖旨。墓銘。乃屏居京師。與道春。杏菴。玄洞等。爲雅騷之交。而後親炙惺窩。得聞聖賢道學之風。始學禪教。後捨異學。而歸醇如。母老家貧。適

野史

卷二百七十四

二十四

官謂人曰。重之者武夫。群侯盡祿焉。淺野長晟以外姻故。招以祿千石。重之臨將往。謂道春。玄洞曰。我此行也。豈素望耶。母終天年。則將退。不敢食言矣。事母至孝。居有年。母歿。居喪盡哀。服闋而後。辭以軍役不足。棄祿去。或謂長晟初約以千石。實予其半。故謂違約。與賊不異矣。還京師。遍尋名山。而遂肥遯。比叡西麓。一乘寺邑。以金三千兩爲費用。悉盡之。授族于家。士稱石川半助。仕板倉重宗。自剃髮號丈山。名聞。閒居自娛。墓銘。築詩仙堂。撰漢晉唐宋作者三十六人詩。使法印畫其像。揭之梁上。擬吾邦之歌仙。道春爲

之記。園中有十二境。不往京師。後水尾天皇聞其雅致。召之。固辭。詠歌曰。和多羅之那。（翁草引云。見將可波勢味乃袁俄波能。作半能。枳與計禮婆。阿翁草計作禮止。○時人傳。於以乃奈美會布。○時人傳。太云。山作阿左久止母。可計毛波豆加新。而後不濟鴨川。終世云。那美會布。正。可計毛波豆加新。而後不濟鴨川。終世不入京師。○或號凹凸。又六六山人。又四明山人。通岐道人。川安齋雜談。終世不近粉黛。素無妻孥。其行已也。剛而直。廉而潔。杜門自養。所交遊者。僅數人耳。寬永十四年。朝鮮來聘。與其學生菊軒筆語。（葛錦便覽。素能隸書。時。天皇特愛重。命中使賜以酒魚。一時。

野史

卷二百七十四

二十五

盛推其風韻。（逸史。吟稿曰。覆醬集。葛錦。人。寬文十二年。臨病篤。囑左右曰。結纓易簪之志。未嘗忘。五月二十三日歿。九十歲。柳谷山人。野子。苞。詩仙堂。及其所愛弄琴。今尚存焉。

岡尾正惠。不知何許人。夙孤。如京師。隸于族人家。敏而恪。喜作字。少。有餘力。則以倚几學書。精苦甚。至。主人心奇之。將死也。令正惠督家。正惠念賈人。貝利是謀。詔諛爲業。非己之所耐也。乃固辭。主人因頒與金五十兩。正惠喪闋。乃出。寓居建仁寺中。博讀書籍。至老莊佛之書。莫不涉獵。又就三井寺僧正尊悟。學書。

數年。風雨暑寒。未嘗不往也。尊悟大嘉其篤志。臨寂。出所藏尊圓親王以來。尊朝親王數世真迹。悉授予正惠。正惠由是筆道益進。大得其法。名達輦下。弟子益從。憂其居在遠。再四懇請。使徙輦下。人或貽金。不視之。徑致之門下。宗清。以充飲食衣服。家蓄二僕。亦學字能之。世間唱能書者。視之莫不愧焉。初寓建仁寺也。謂曰。人有妻孥。故百種願望。頻頻荐生。乃盟斷淫慾。時年二十五。每朝卯起。安坐磬前。置机案。設筆硯而已。一室之中。清潔灑如也。雖臺閣公卿。不迎之。猶見常人也。無緇聖經佛書。無賞花鳥風月。世間奇

野史

卷二百七十四

二十六

物。一無翫好。從容無事。端坐終日。如泥塑人。然宵及初更。則臥。晝間未嘗就枕。五藤爲章。嘗見謂曰。書籍閒居之友。先生盍以消閒與。正惠曰。予固非治國安民之躬。則儒書無用。不羨天堂。不惡地獄。則佛經無益。不欲長生。則道書無用。不作詩歌。則古人遺集無益也。要之大抵人多讀書。則冀欲之情。綢繆而生。其心不得偈閒也。我則蠢焉晝起。晏然夜寢。一事無營。數十年於茲。習以爲常。曾不知閒之爲閒。爲章曰。然則先生無乃莊子坐忘。劉子心死。佛氏百不思量邪。正惠哂曰。品藻命我。只足下所欲。我只知晝坐夜眠。

以終天年耳。吁足下與爲無用閒話。不若還歸學子讀書也。爲章夷然自失而去。正惠徙居而後。門人故舊。雖設食請之。不肯往。已亦不肯招人。終年閒居。不論閭。惟值父母主翁忌辰。乃出行上墳耳。元祿中。疾病也。卻醫藥。端坐而歿。年七十六。語。

雪山。本族北村。名三立。肥後熊本人也。父名三立。業醫。仕加藤氏。加藤氏國除。而仕細川氏。雪山年甫三歲。父請而遊長崎。雪山從父于長崎。穎悟過人。來客支那人皆奇之。杭州人俞立德特愛。授以文衡山筆法。初號花隱。又蘭隱。雪山廣澤合傳。經歷諸國。好文善書。學

書法於支那僧雪機。初家貧。棟傾軒壞。雨漏。高鈞浴盥。坐其下手習。或夜寢于長崎一橋下。黎明覺飢。入酒肆飲。主翁求價。答曰。無。問居處。亦曰。無。問業。對曰。書者也。主翁曰。頃聞騷忙。請記舊籍。以換酒償矣。雪山以無所往應諾。累日載籍。書以漢字草。主人不能讀。雖然愛其書。及爲人。無欲。終卜居長崎。而後隣國諸侯求篆額于支那。令雪山書其案。時無巨筆。抽蘆簾擲和。作書以致之。支那人歎賞。辭曰。我邦無及此書者。乃返之。諸侯收爲額。又往薩摩。請得金五兩。以賒得蜆舟數艘。盡投之海中。怙然曰。我施仁矣。傳。

初少時。與兄江菴。偕如長崎。江菴學醫。雪山學文。及壯游江府。與林春齋。木下順菴。人見友元相交。才學俱饒。藏書甚多。人呼曰書厨。語。雪山到江府。老中某氏愛非凡人。給以月俸三十口。及衣服酒食。雪山有癖。以水洗其衣服著之。故寓居如浴室。以板張席。一日雪山出而不歸。經數日。未知其行處。某氏聞之。不問。以家什予奴僕。而後雪山歸寓。其體如丐人。身纏破薦。杖竹。捧缺碗歸。問曰。我居如何乎。答曰。先生不知往處。故告有司。如斯云。雪山曰。我年來欲丐人之業。故去爲丐人。臥橋下數日。不耐饑寒。不如故鄉。乃

去到青海藏寺。洗浴更服。止居半年。西歸。時需書者多。雪山聞寬永寺櫻花盛開。謂細井廣澤曰。晴日必喧。請觀雨中花。相約兩日。廣澤及門人數輩。携行。屆到。雨滋下。雪山濡雨。傾巨爵曰。櫻樹雨零清香。不可不浴矣。延頭全身浴雨。益大醉。轉泥土而歸。雪山傳。仕肥後守護細川氏。食祿四百石。性宏達不羈。而崇陽明王氏學。守護令國中治陽明學者改之。雪山與同志之徒俱謂。爲爵祿變我操節。非夫也。乃上書言。臣少治陽明之學。事君父。必由於斯。今而棄之。更無事君父之道也。請致祿而行。守護甚奇焉。而許之。特

命賜三年之祿。使得隨意而去。於是爲修理屋宇。酒掃室內。而致之有司。野服蕭然而行。歷八代。如長碕云。雪山手寫法華金剛彌陀諸經。藏諸寺刹山上。且聚石寫經數斗。性好劇飲。戲筆成文。狂吟放浪。不拘繩墨。與士大夫接席。衣襤褸。毫無愧色。人欲得其書。每置酒延之。雪山欣然不拒。追與酣立。揮掃數百紙。不厭其煩。筆勢遒逸。瀟灑不凡。以元祿十年歿。長碕傳、藏歸長碕。居十六年。不浴不剪爪。家貧莫儲。鄉人尊稱曰先生。無酒則寫字。以予酒肆。論字多小。送酒穀。平素盡醉。長碕豪富多。每極奢侈。或時一富戶設

野史 卷一百七十四

二十九

筵招飲。酒餘客察雪山不到。驕奢。請曰。願招雪山。席上作字。主人廻計。與雪山所愛賤者。誘雪山。雪山聞有酒。流涎頓從行。到席上。豪具水陸並至。雪山忽憎其奢靡。把盃勸飲。主人曰。願煩先生揮毫。娼在側。俱乞之。雪山曰。主客兩名。并子三名也。試展三紙。乃蘸墨於巨筆。每一紙。寫出陰器一莖。投與。揮手而去。他日途與高天漪遇。天漪曰。頃聞先生豁達之聲。對曰。痴漢各令荷一莖。雪山傳、纏襤褸衣毫無愧色常遊青樓。解衣使娼妓拾風。先民傳、裁語、傳、僧桃水。名雪關。筑後人。或作筑前人、肥前一住禪林寺。在肥前一

且去寺。變形韜迹。土木形骸。或居京師四條磧。混伍流丐。或有比丘尼。嘗崇信桃水。迄其晦迹。悲歎尋求諸州。至四條磧。見桃水蓬累。看丐人病。尼悲泣。問其所行。且嘗欲予桃水衣一襲。自負裝。乃以予之。桃水受之。乃與病丐夫。微丐望見。崇信弗措。或處大津驛。捆屨繫之。有知己者。則蓬累而行。如此有年所矣。或蓬髮髻鬆。衣弊膚見。賣屨於大津。有法弟。乘輦而過。趨從數十人。偶見桃水。下輦而握手道故。桃水曰。子勿醉朱門。蓋以法弟住熊本香華院。故云爾。晚年後入京師。就居僻隅。復僧形。每日沿門抄化。豪戶

野史 卷一百七十四

三十一

角倉某。心欽其德。強請供養。桃水不肯曰。吾不欲人之供養也。某因歎曰。我邸數十口。日多餘飯。使之空腐爛。當愛焉。師收拾以釀醢。鬻之世間。得免老脛行乞之勞。何如。桃水信以爲然。乃曰。人捨則我拾。乃爲齋醢翁矣。居鷹峯。自稱醢屋道全。或通念。居數年。以天和三年寂。臨終偈曰。七十餘年快哉。屎臭骨頭堪作何用。頃真歸處作麼生。鷹峯月白風清。或山城伏見桃山有一隱者。居廬以藁薦爲壁。似流丐者。嘗借書籍于稻荷祠官羽倉氏。以爲樂。終不言其名而歿。他日有一莊裝士。抵羽倉氏。謂隱者臣也。厚

謝平素恩誼去。時人傳。

叙山源七。攝津高槻士也。暴戾放蕩。不能保身。徘徊大坂。爲馬隸。於不長之業。無所不至。有娼名八重者。殊名加之久。殺其兄。處罪。會源七執書至法場。忽然感悟。棄妻。謁京師。寓神樂岡知福院。欲巡拜四國佛場。乞暇飄然而去。或上大峯。又斷食于峯上。數四五旬。或百日。後友人松尾某詣叙山。源七從之登山。而後每月十數回必登。因某紹介。爲樺生谷大慈院僕。盡力薪水。入夜廻峯踰谷。禮拜諸堂。迄曙歸院。嘗一日不懈。山法師呼曰仙人。或夜籠橫川慈惠廟。更闌

空中有聲。問曰。凡行法以滿爲是乎。以缺爲是乎。答曰。缺爲善。畢言松風颯颯耳。又籠鞍馬。所聞亦同之。一年將赴江府而發。未幾歸山。叙山問。答曰。上野法深院僧正有行德。今設其官殿於極樂界。以是秋某月某日當寂。故欲告之。叙以爲恠誕。不肯。至其日果示寂。人問其故。笑而不言。權大納言藤原實岳欲遣人代詣象頭山。源七當屨而行。經日而歸。實岳謝勞。界金帛。源七口啣烟管。拜賜而辭去。山僧或當食罵叱。意味不調。源七偶至。瞋目曰。凡爲僧者。萬事皆佛物也。莫言是非。山僧伏理。勵修終爲律師。常歎稱源

七之言。教誨人云。源七或折脚。獨花荷到京師三條。或四條街路。配予娼妓女兒。盡而歸。人不解其意。歷年而後。將入定。叙制止。不從。遂穿穴刻日。密修佛事。至期日而不見。叙量量部索。源七睡傾柴廩。鼻軒如雷。乃促之。覺而曰。然。乃臨穴跳入。叙初驚歎。時明和四年。閏九月二十四日也。其妻傳聞終爲尼。續時人傳。賣茶翁。肥前蓮池人也。族稱柴山。名元昭。號月海。幼而薙髮。師事龍津化霖。化霖爲黃蘗獨湛徒弟。携抵黃蘗山。謁獨湛。獨湛作偈。賞翁才幹。語。二十二歲。患痢。困勞不能自安。發憤懷病到陸奥。附萬壽月料。歷

年經廻諸州。學律於湛堂。或東或西。不駐杖鐸。身無寸蓄。只學爲任。上筑紫雷山峯。斷火食。過一夏省悟。獨自以爲不足。或謂昔時世奇首座辭龍門分坐。是猶金針刺眼。毫髮如連睛乃破。不如生生居學地。自鍊矣。以自警焉。後還國。事師十四年。師歿。而法弟大潮爲住持。自遷京師。而謂釋氏處世也。正邪在心。不在迹也。而誇袈裟德。煩人信施者。非我所好也。始售茶防飢。春倚花。秋尋紅葉。自荷茗具。設席峻賓。風雅雅客愛玩。人目曰賣茶翁。背其生國。若超國疆域。出他邦者。必携符。每一旬還國。更命之爲法。雖浮屠氏

亦然。翁垂七十復還國。請自棄僧事。君列籍于京師。邸不以期。旬矣。許可。自稱族高。名遊外。笑謂人曰。吾貧而斷魚肉。老而不悅色。葛巾野服。賣茶以足焉。復入京師。賣茶。及晚年。居岡崎。悉所携茗具投火。作偈曰。劫火洞然。毫末盡。青山依舊。白雲中。杜門謝客。以養天年。寶曆十三年。七月十六日歿。年八十九。草作九年。題錢簡詩云。隨處開茶店。一鍾是一錢。生涯唯箇裏。飢飽任天然。又云。煎茶日日起。松風醒覺人間仙路通。要識盧同真妙旨。傾囊先入箇錢筒。又題茶席云。茶錢波。黃金百鎰與里。半文錢末傳波。久禮

新史

卷一百七十四

三十三

數之天。唯飲毛勝手。只與里波。萬計申左須。歌云。歇留未差返。於安之傳和多類。那仁波江能。南俄麗哀俱免流。於以乃和可彌楚。詩草時人傳兼語

表太。京師四條烏丸表畫匠也。呼字太兵衛。人因目稱表太。善鑒定古書畫。年老讓業。斷棄世事。嘗有三男子。各自異爨。表太每輪宿其家。一宿而亦往。每日盛酒于銀瓢。殺于竹筒。机座作銀管函携之。杖淡竹長八尺。爲杖。頭戴烏巾。躋山過野。春吟花。秋嘯月。傾瓢而醉。引筒而飽。挂一小軸于竹枝。或弄遠眼鏡。曲肱爲枕。綽綽焉獨樂。嘗遇驟雨。身無雨具。緩行而歌曰。春雨

蕭蕭。賞心何極。貞享元祿間人也。机座兼語

新史

卷一百七十四

三十四

野史卷二百七十四終

任俠列傳

道無

曾呂利新左衛門

前田利太

愛宕姬

井上勝

關根義虎

飯田忠彦
修
竹中邦香
校點

野史

卷二百七十五

三十五

柳澤里恭

猪熊坊

松原丐兒

吉村遍宜

任俠。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是也。或曰。俠之言。挾以權力。俠輔人者也。周室衰微。陪臣執命。搯擎而游談者。四豪爲稱首。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雖然。劇孟。郭解之徒。馳驚於閭巷。名著于一時。皇邦之風。惟以義爲任。以勇爲用。室町幕府之世。戰爭之力。未聞以

俠唱者。蓋有之矣。特道無耳。承平之餘。俗日淪。游手惰民。闖城溢郭。亡狀子動輒生事於睚眦。侵害善良。於是鄉曲獷悍之夫。重氣不愛其軀。好爲任俠之行。排難解紛。執仇藏命。以綽號相標榜。結儔引群。沾沾自喜者相望。如水野幡隨院之徒。樹黨或稱丹前風者。橫行于江府。或五男振俠勢於難波者。皆閭閻一時之俠風。其最甚者。陷身於刑辟。或殪于三木之下。似俠而不俠者也。曾呂利之徒。雖權力不足並稱。口辨調舌。善挾輔公侯。惟若義虎及愛宕姬。雖蟠屈於里巷之間。頗足觀其勢立。作任俠傳。

野史

卷二百七十五

三十六

道無。文明中道人也。明悟諸道。有好問荅之癖。一日有修驗者。入病家。攘疾。道無問修驗曰。足下祈禱。病瘳亦奇也。修驗曰。我法力匪啻病者。譬有惡人。釀殺之。亦有術。道無曰。病者以醫藥鍼灸爲專而已。祈禳之道。宜不迂遠乎。修驗作色而怒。道無曰。足下如有法力。則先嘗殺我。我亦聊得鍼術下一手。以試子生死矣。修驗畏縮鼠伏而去。准后道興曰。道無之言。句句皆黃金。

曾呂利新左衛門。和泉大鳥郡人。後徙居同國界浦南莊。造刀鞘爲業。以滑稽爲尊貴所愛弄。或人貼其

門云。都加乃末毛。曾婆波奈多志止。免差禮計里。枳美俄許許呂仁。安斐久知廻左耶。歌俳集秀吉一日戲謂左右曰。予面肖猿矣邪。新左荅曰。否。猿肖君顏矣。或曰。率爾謂曰。臣今見奇物。胡瓜食甜瓜。秀吉嗤曰。亦戲言耳。新左曰。信也。爭而不止。乃遣人認之。反命曰。貢薪食甜瓜。新左病危篤。秀吉使人問其所欲。荅曰。無。倘有寄書於宗族所親于泉下。雖片信也。臣能達焉。秀雅集

前田利太。或作利益字慶二郎。權大納言利家兄利久子也。質性放縱不羈。初屬利家。數有武功。好文。學和歌。

野 史

卷一百七十五

三十七

讀源氏伊勢等物語祕傳。兼善申樂。利家常誠放逸。利太不悅。將去國。大息曰。雖得萬戶侯。不協吾意。則與浮浪人亦不異。惟以適意爲萬戶侯。去就以得其地爲樂。不如去國。而謂徒去無益。乃設一計回。請享點茶。利家悅乃來。利太湛冷水于浴斛。點茶畢。謂曰。天殊寒。請入浴。利家諾。將入浴室。利太自探試曰。可矣。利家解衣而入。則冷水也。大驚遽召利太。利太嘗蓄駿馬。名松風。乃裝騎。由後門奔去。而仕上杉景勝。得食五千石。憚利家。削髮號穀藏院。咄然齋。咄然。謂止。而曰。我今爲必芻。乃著道袍。見景勝。是時。景勝新

稟封于會津。來屬者多。山上道及。及蒲生氏遺士亦不少。一日志賀與惣右衛門。栗生美濃等集會曰。雖主公歸依僧林泉寺。面貌耐可憎。願得投一拳快意。誰善當爲。利太曰。我善擊之。乃擬廻國行者。到林泉寺。利太來仕日淺。未面識住持。乃請見園庭。賦五言絕句詩以呈。住持迎入。唱和之。偶利太見席上有棊局。譚及棊。住持請一局。利太諾。豫約。輸者受一拳。乃圍棊。利太先而輸。請受拳。住持辭曰。比丘而搏人。我不能。強請。而不得已。僅一彈指耳。再局。利太大贏。住持曰。請遵約。佯辭。強而不止。於是極力奮擊。和尚眼

野 史

卷一百七十五

三十八

鼻之間。住持眩倒。鼻衄迸流。利太奔。以爲劇譚。又從景勝于江府。入浴戶。佩一小刀而浴。傍人並意。各佩刀而浴。利太洗浴食頃。抽小刀削腳腕。刀乃竹篋刀也。傍人皆怒。所誑。只水噤耳。關原軍之起。利太以白練絹四半作背標。書以大布遍牟者五字。衆憤曰。上杉氏奕世武勇。渠解褐未幾日。書如斯。非禮也。乃譴之。利太乾笑曰。卿者蠻客。未辨假字清濁。我爲浮浪日久。貧窶。故稱大不辨者云。自初仕。用皆朱柄槍。國俗以皆朱及玳瑁槍。爲超倫之名譽。是以同僚亦咎之。對曰。是我父祖所傳也。水野藤兵衛。薙塚理右

衛門。字佐美彌五左衛門等惣曰。臣等請之多年。而不聽。特慶二恣之。願皆得用之。如不聽則禁慶二朱柄。直江兼續開諭不服。故更命皆用朱柄。景勝與最上義光。伊達正宗。大戰于羽州。是謂最上陣。九月二十九日。會津軍引去。義光。正宗追躡之淵川。兼續將自裁。利太諫兼續。自策松風。進到先隊。下騎入。彼是接戰之中。自呼名字而前。藤兵衛。彌五左衛門。理右衛門。藤田森右衛門。尋而交槍。彼是迭起奮戰。竟得克之。最上兵敗去。利太整旅而回。十月朔。收兵手會津。是戰自九月十三日始。拔城二十八。獲首二千一

百餘級。會津軍騎五百八十六。卒八百餘死之。關原敗。諸州牧伯乞降。貶黜各有差。時景勝確乎不撓。福島口。湯原等拒戰。人皆稱之。次年四月二十六日。與正宗。大戰于福島口。克之。利太牽松風至京師。每夏夕。令圍人冷馬蹄於鳴水。圍人腰挾烏帽子。往來。途人或稱駿。問其主。圍人卽被烏帽子。足跳拍子。諷幸若曰。斯驕馬者。阿加爲知與津。可以革袴。茨加久志鐵甲。鶴乃止津。差可豎烏帽子。前田慶二之馬。左布路布。追上杉氏。貶封遷米澤。諸士多去。利太最上陣武功。徧達諸州。群侯或招以祿七八千石。辭曰。方今

天下可爲我主者。特景勝耳。關原之敗。三成與黨出質乞降。鼠伏足恭。我不能以爲主人。德川氏臣下皆陪臣也。不欲倚其庇蔭。只越前尾張。其他景勝耳。聞關原之敗。毫不撓屈。亦不乞降。迄明年夏。可謂四海第一等剛將也。以是爲主。終不去。及景勝子定勝嗣封。猶存後歿米澤。草

大坂安堂寺町有浴戶。一夜惡少數輩浴而出。毆更夫于街。遂撤其臥闌。燃爲地爐。環坐笑啄。市長驚怖。馳告廳。廳遣人收捕。明日近隣往浴者。嘖嘖說其狀。先是有一嫗。齒頗高。其形儼然。每浴焉。時亦在坐。謂

衆曰。垂角小豎。何煩廳司爲。我一往禁之。易易耳。再有聞客。必亟來報。彼或變其狀。必當銷沮四散。不談我擊趾。噓畢。探杖屢。選蠕曳杖而去。主人哂曰。何物老嫗。吐是嚙語。非狂則老爾。衆噓而巳。客有識之者。謂主人曰。是愛宕嫗也。浴戶撒潑。賴之所萃。在主人。不可不禮斯嫗矣。主人扣之。客曰。洛東有愛宕祠。渠家其側。子然寡居。不詳本貫姓字。人呼爲愛宕姑。蓋博徒也。世之老手。舉不能出姑右。其挾巧僞制勝者。姑與之對。發摘如神。不可躲閃。故諸坊每有大會。必請姑監視。終場落然無有毫違言。於是蕩戶

命。山豪市偷。凡事博者。咸推爲社首。往來動靜。必啓問焉。少年或猖獗。博機分毫。則爲斷曲直。辭嚴理正。彼此聳然聽受。故閭里每有爭擾。必請姑處決。大難積紙。指顧而折。於是馬隸船梢。米脚魚丁。凡事俠者。皆尊爲盟主。嚴重其教。傾心歸嚮。府下諸俠莫不獎揚之。今幸就浴。主人倚以爲重。不亦善乎。衆益錯愕。主人從茲待姑加禮云。夫八尺之夫。兇狠多力。飲食邦慝。兒女廳吏。其於一撮許。姬乎何有。然而爲其頤指氣使。鞠躬踞蹠。不敢出氣。奇哉。至若禽心獸行。匪類之徒。身首且不保。猶何顧忌。然亦一聞其名。匍匐

野史

卷一百七十五

四十一

奉命。但恐弗及。洵奇之又奇者。乃有一事可推類焉。嘗有二偷。夜入姑室。搜收衣貲。姑驚覺。警咳曰。誰曰。深夜入室。胡用誰何。是豪客矣。姑曰。是外邦狗豎耳。只聞我名。未識我面。今業已入府。曷以唐突乃爾。身是愛宕姑。二偷愕然相視曰。咄咄。吾大嫗也。乃納辭謝罪。姑曰。整頓其贓以待焉。明日有處分。遂轉軀而寐。二偷遂與藏衣封貲。拂拭甚謹。時戶扉開豁。逃走只意。然一失禮於姑。群盜擯之。府下無所容足也。蓋二偷稽顙枕上。交辭求哀。姑屬言曰。聒攪眠矣。二偷愈懼伏泣。黎明姑寤。乃降辭色遣之。中井竹山、愛宕姑傳、

井上勝。字子克。稱仲八。世仕竹腰氏。居尾張。性孝順。母老不能行步。常負以行。行止適其意。爲人多力。以擊劍知名。嘗從竹腰氏。聘于京師。至摺針嶺。積雪沒路。勝裸袒排之。成徑數里。乃得通。輿馬嘗行見子母爭言。直入其室。其子見戰慄請革。遂爲順子。家人執盜。勝擬刃問曰。爲盜幾年。曰。夜來只一問鄉。曰。西鄙野人。爲父所逐。無所得食。勝使之食。拉之如某村。屬里正曰。爲我奴蓄之。如逃則來告。我必索得殺之。里正許諾。盜恐不敢逃。事業二年。日夜極苦。里正識其悔。爲請歸其父。勝病困。醫見其廢。歎曰。腰脫矣。豐脫、俗言、

野史

卷一百七十五

四十二

法之。勝拔刀起曰。我未一嘗有所受辱。客何爲者。醫驚走。臨終。屬弟子劍訣一通曰。待岳成童授之。嘗勝行路欲睡。乃倚閭門。拱立鼾睡。或盛服謁熱田祠。路見駄糞馬乘之歸。僮奴擁槍從焉。語、子岳、字喬卿、號大湫、續、通稱彌六、或號烟波釣叟、續、人物志、又初、幼孤、鞠於舅氏、以多病、不肯承父之業、從中西淡淵、學儒、及辭竹腰氏祿、遊京師、更族南宮之、美濃之、桑名、僑居延徙、常教弟子、抑浮華、而先實行、以篤實志、誠自勵、進止言動、必守禮義、不苟言笑、人皆稱焉、續、語、安永七年歿、年五十一、續、志、子壽、字大年、號藍川、

承父業。仕尾張。爲侍讀。近世

關根義虎。字彌二郎。或云。越後游士也。居東府芝金杉。當元祿十五年冬。赤穂遺士報主讐。而退泉岳寺。義虎感其義節。竊菰甲仗。曳鐵杖。馳到寺門。謂其徒曰。不知上杉氏出兵追擊。我雖不肖。不忍使義士就死地。且前宵闖伐。恐有罷勞矣。武弁在武情。請當其一面。設雖敵十萬。我努力能捍禦爾。辭色勵嚴。意氣溢面。大石良雄固辭曰。賴他援。則被徒黨之誚矣。乃謝歸焉。義虎身長六尺。好道武技。膂力超衆。聞義則悅。見不義則怒最甚。或夜有偷盜。入刺義虎咽喉。

幸而刃向皮。義虎俊容起。捕賊於膝下。斬斷數段。比隣驚愕。蟻聚。義虎頸咽半裂。微滋譟動。義虎自裂我衣封傷。呼瘍疽治療之。市長乃愬廳。事平。可半歲許。創口爲瘡。殆不可堪。復招瘍疽。醫曰。急瘡間減。澀澀。故有肉蛆生者。恐是矣。再裂傷而療。則可治。雖然。未見其人。義虎曰。如然。則我能受其治矣。乃截創。蛆果蠶多。乃酌燒酎。濯洗數回。縫療施膏。終始自若。聊無疼色。醫曰。我未見豪猛若斯人。後年老臥病。固無親戚來省者。店主憐。善看病累日。義虎厚謝而曰。我死無日矣。我甲仗刀劍。悉以爲子之有。請飲我尸與。延

享四年十月二日。沐浴跌坐。合掌而歿。年九十七。屋弘賢筆記。容軒遺錄。容所佩刀劍。悉爲名鍛。他日皆爲諸侯大夫之物。橋本風姿。義虎雖居貧。所蓄武仗皆異刀厚甲。蓋高田浪士。而不事貳君。守節歿世。以武技被稱云。今井開。錄。

柳澤里恭。字公美。號洪園。又玉桂。郡山城主柳澤氏老也。性豁達豪放。不拘小節。爲人多才多藝。文武兼資。善詩。工書畫。其得名者十六技。妙得丹青設色法。畫人物花鳥。一爲設色。水頻潤之不去也。甚好客。論貴賤才不才。雖閭閻無賴子。厚禮引接。以爲食客。

日試其藝術。以爲樂。居常寄寓者數百人。邑人雖多。爲之貧矣。而岸然不顧也。嘗從僮僕數人騎而行。偶丐女絃歌者。乃操其三絃。彈一曲。忻然去。池大雅遊大和。來過里恭家。里恭大悅。杜門不許歸。其人謂大雅曰。我主頃來好內。請君諫之。大雅許諾。乃入諫。因謂曰。卿從吾言。則止。否則去。里恭掉頭曰。諫不從。去不許。益戒家人。護門戶。於是大雅密踰垣而去。里恭居職。一日不懈。有隨筆曰。比止里年。嘗在書齋。作山水。窓下有丐人。蒲伏覲見。其容蓬頭跣足。敝衣縷縷。如當日未得一飯者。雖然。衰顏不凡。雙眸炯炯。

里恭終畫局。舉頸始見其心醉之體。謂曰：汝見畫樂矣耶？荅曰：然。身如在青松白石間。弄烟霞。若曾懷以可察。箕踞不起。里恭拍掌曰：汝何人矣耶？我亦察汝懷。其風流與吾輩。不讓一籌。今以此畫投汝。乃卷而授之。丐人欣然曰：賤子展覽之於名山中。與邱壑可令圖。是奇也。抱畫而去。未幾日又來。請曰：曩賜貴筆。每展觀。不覺畫松間仙風之響。清流掬欲飲之。一邱一壑。莫不得意。拜謝無辭。頃間卜居於某山某處。願明日午後賜枉駕。聊欲報寸志而去。里恭怪疑。明日至其地。登山十五六段。山上古松數百株。蒼鬱中有

野史

卷二百七十五

四十五

小徑。無一塵埃污。又往半段許。有一小坡。峭壁垂松枝。以一條繩繫磁瓶。設炭火沸湯。傍貯清水於提桶。加以木杓。延薦設席。物皆雖鹿。悉以新茶具亦清瀟。里恭意賞。嗟其風味。就坐。俟多時。其人不至。乃手自點茶。傾數盃。席上有便面。取披之。題詩一首曰：這回空過二十年。肉重不能飛上天。抖擻衲頭還自笑。囊中也沒一文錢。安西某引郡山某氏話廷亨中。江府西久保有西心者。嘗好俠。折強扶弱。不愛驅而行。任俠。及知命。悔非改過。以頭陀爲業。偶有亾狀無賴者人恐之。以折決不擇其徒。雖微不逞。忽

視猛威。悉令雌伏。驍勇超轍。莫敢抗衡者。背上繫猪熊入道四字。時人目謂猪熊坊。或時市街佇立者。鼓刀繕屐。有一士人令繕。會缺錢。謝曰：明日必償焉。鼓刀弗可。罵辱。行人蟻集。士人雖屢謝。猶罵言訕罵。西心歸至。傍聞其言。謂士人曰：我爲卿憤耳。請疾去。而界償於鼓刀曰：若斯則不可有言。吁。姦豎勿佇此街。我亦爲士人報之。乃執鼓刀。捻倒。俯其鼻。蹂躪地下。而曰：快矣。他日慎焉。將去。側有士三四輩。數稱揚舉動。扣袂曰：願斟一獻。西心勃然曰：卿曹嘗側視前士見戮辱。迨今謂享我。胡爲非武之甚。我今雖貧也。不

野史

卷二百七十五

四十六

能飲怯。恒之酒。倘以我言爲誇大也。我不擇敵。揭袂視威勢。如將毆擊。三四士人縮首而去。弘賢筆記一日晚間。老比丘過京師寺町松原。截鞋繫。側有屠兒。憑之。約錢三文。緒繫畢復之。比丘探囊得二錢。卑辭以謝。屠兒作色罵之。往來行客駐屢蟻萃。比丘數謝而不可。竟斷繫投卻之。比丘攬淚提鞋而行。觀者舉憎屠兒。傍有一丐人。被菰熟視始終。忽起執屠兒。冒曰：吁。穢兒。對人悖禮。爭一錢。辱老比丘。我不敢赦。毆擊數回。屠兒怒曰：非汝所管。胡爲殘忍矣。丐人曰：雖我所不管。老比丘遺憾以可察。對屠兒。叵敵。故忍

憤而去。我爲憐之。聊爲其報耳。搶去投大路搏履。徐而行。屠兒辟易水喉亦去。人舉稱贊不止。里長命街卒追予錢一百。街卒趨傳之。丐人不憚曰。我無得賞之謂。業亦非係町內。有科而無功。里長之意。恐不可矣。如有憐人之志。盍先予一錢於老比丘。然則爭譟亦不起矣。我雖卑賤。不欲受不仁之錢也。擲卻而去。草翁

吉村遍宜。號臨古薩摩人。以材官挽強舉。爲人驍勇。有蓋世之氣。好擊劍騎射。馳驚山野。以俠著聞。每憾其主不當秦楚割據之時。憤激忼慨。擊地罵天。國法

許武弁爲醫。遍宜以爲不爲良將。則爲良醫。苟能仁於人。何必問術高卑。無已則醫乎。卽方一緩急。帙首披胃。提槍出闕。亡害爲武人也。乃請淨髮改名扁祇。言兼扁鵲祇婆之長也。旣而鄉人毀其誇詡。因改字形。遍宜天性剛果。重然諾。傾命趨人之急。無有躊躇。鄉人嘖嘖稱之。初游京師。從吉益東洞。受古醫方。心疑其說有與術齟齬。數就質問。東洞不肯置對。居三月。遍宜益疑之。一日屬侍間燕。從容發問。因枚舉疑案數條。整鑿窮詰。不遺餘力。東洞不敢論報。笑曰。予說固有所由來。惟子之不合。其奈之何。遍宜怫然怒

曰。足下知非而遁辭躲避。所謂英雄欺人耳。他人可欺。我不欲長受其欺。請從是辭。竟絕去。筑前人龜井道載。嘗游薩摩。舍於逆旅也。遍宜往見。眼光炯炯。歷階上坐。輒謂曰。人言肥有村井椿壽。筑有龜井南溟。足下何以得此名。請問傷寒論大意。如何說得以爲合。仲景志乎。道載曰。傷寒論備忘小冊。不足以應萬病。故不甚珍之。往日語于柳河醫員曰。醫者意也。意主於學。方無古今。要期乎治。是余生平爲醫之大意。未知其果合仲景志否也。遍宜聞而憮然。爲問曰。好大好。足下遠來。當留數日。餘必日見。論決醫事。真

奇遇也。乃去。日見謀事甚悍。道載亦歎曰。太史公爲刺客傳。論列曹荊刺卿事。頗悉矣。卽使遍宜當其世。其勇敢豈避二子乎。道載出而如肥。遇椿壽。椿壽先問遍宜。道載以前見荅之。椿壽愕然曰。彼嘗著人參說。痘疹必用二書。排擊我東洞之說。予疾其執拗。朱書其行間。辨而駁之。使人齎去贈彼。今以子之所言視之。彼之怒我必甚矣。我未爲魚肉。幸而免耳。語

野史卷二百七十六

姦臣列傳

飯田忠彦修
男文彦訓點
竹中邦香校

石田三成 島勝猛

驛名曰姦奸也。史記龜策傳曰。寒暑不和。賊氣相奸。同歲異節。其時使然。考前史。不置姦臣傳。今特立之者。因有三成也。三成初起身於茶童。累食重任。航海猜功勳。居職害賢良。誑誠實。剖骨肉。所爲可憎。秀吉明捷。爲所陰蔽。不能辨邪正。功臣含冤。蒲伏可畏。鏖

野史 卷二百七十六

金銷骨之愆。名臣賢士。踴躍側目。於是貴勢益炎炎。逮秀吉捐館。利家易簀。特東照公以爵齒之隆。德望之盛。不有敢當之者也。豐臣氏之孤尸。位素殮。淀君之長舌。披厲之階。群小之媚態。釀亂之本。姦宄設詐謀。欲使兩虎相鬪。終起東伐之師。驅與黨聚兵。矯以孺子之命。群侯牧伯。爲之所愆。覆國滅家者。亦復不謬矣。世人論三成。曰逆日賊。往日言行。姑不論焉。於庚子之一舉。中心未可測。苟立盟主。自爲首謀。唱以奉孺子。群國聽命者。三十餘州。煽動步騎。殆二十萬。篡奪未窮。強臣謂逆賊者乎。迨就禽夷滅。德川氏刻

平禍亂。總攬群傑。見之則雖謂叛逆。亦不誣矣。當時豐臣氏猶存大坂。秀吉之霸業未殄。彼所屬者大坂。以大坂爲名。決不可曰逆。雖然其所爲乃私也。詐也。僞也。邪也。故作姦臣傳。

石田三成 異說區成島道筑本名宗成。中興武家近江人也。姓藤原氏。盛衰記。

○辨會錄云。三成父爲成。近江石田村人。北脇次右衛門時成子也。○或云。姓平氏。石田判官爲久之後也。

父曰爲成。初字藤右衛門。居近江山家。迄三成起身。

野史 卷二百七十六

二

叙爵稱隱岐守。爲成長子重成。亦叙爵稱木工頭。食邑一萬石。盛衰記、武三成小字佐吉。豐臣家譜、初學書於觀音寺。一日羽柴秀吉縱鷹於郊野。渴欲飲。入寺乞茶。佐吉乃汲溫茶於巨盞。盛七八分。以進。秀吉嗚咽而盡。再請。少煖而汲半盞。飲畢復請。於是點海茶于小碗而進。秀吉以爲伶俐非凡庸。卽乞住持。携歸召仕。詳玉話、太閤記、○太閤記時年甫十三。關原和漢辨給事左右。能餽秀吉之心。恰如響應聲。初食祿五百石。數試才智。或時宗成請曰。臣被寵遇有年。未有所酬。願賜宇治及淀川兩岸葦荻。則以萬石之

軍實報洪恩。秀吉奇所請。聽可。宗成乃定每月課銀收之。迨秀吉出師於丹波。宗成率騎兵從役。旌幟騎標。皆所未認得。遣人問之。初知爲宗成。察才幹可用。超敘累擢。盛衰天正十三年七月。叙從五位下。任治部少輔。歷名改名三成。盛衰秀吉使三成論政事。三成質性才有餘。智不足。且猜忌。薦舉諂諛。疎斥梗直。秀吉數稱奇才。事無大小委任。於是列侯群牧依賴。門前成市。或下令盡收諸國農民兵器。以劔刀當大坂伏見。城樓牆壁修築之用。秀吉益信任。無出其右者。盛衰爲佐和山城主。累食邑十八萬六千石。盛衰

作二十萬石天正十八年五月。從秀吉于東征。與大谷吉隆。長束正家。速水守久等。圍館林城。城主北條氏規在薙山。南條山城守爲留後。固禦。城東南有大澤。城中恃險。不置戍。三成驅居民伐木撤屋。造浮梁。架澤沼。三日而成。壓敵齊登。城垂陷。日暮收軍。是夜松炬數千。衆多噪。嚙來往浮梁。三成等以爲城兵作禦備。城兵亦謂敵軍四倍。衆度不脫。飲宴微曉。詰旦三成復進兵。浮梁皆陷。一步不可移。城中復設守備。衆驚恠。或謂靈狐之所爲矣。三成憂懼。遽請氏勝。諭城中乞和。守者致城而去。松憲漫錄六月。三成。吉隆等。攻

忍城。城主成田氏長在小田原。四面水澤。不可薄近。三成謀。堰利根荒河二流。欲水攻。召募居民。築隄防。城中嘗知牆屋不溺。恣出其民應募。收取錢帛。三成貪功。知而弗禁。及築成。決川引之。時會炎旱。流水渴乏。稍難湛及壁。城中才沮洳。而四外浩渺。師亦不得近壁。敵高枕而臥。十六日晡後。甚雨驟至。堤岸崩壞。三丈餘。水逆流。浸漂我數十陣營。人畜損傷。溺沒者數百人。三成慚悔。逮水漸落。道路淤泥。進退不便。徒圍累日。屢失利。死傷者居多。淺野長政。木村重茲等屠岩槻至。受秀吉命來援。會內外風聞。城主氏長送

款歸順。欲持兩端。長政亦使人諭降。守者從之。長政以告。三成猜忌長政功多。詒曰。我旣得內應。明日當自南門。卿亦自他門進。長政以爲真。整旅門焉。城中拒擊卻之。死傷者頗多。三成曰。內應計破矣。城主氏長已送款于秀吉。秀吉予書以喻守者。隊長島田出羽等。二十七日。致城於長政而去。漫錄六月。三成以兵二千渡海。豐臣家與蜂須賀家政。入江原道。三成營原州。家政營忠州。與韓將元豪戰于龜尾浦。敗。三成將適王城。與邊應星遇。敗于馬灘。毛利高政營春川。元豪轉攻之。扭勝輕進。高政設

伏擊敗。獲元豪。於是江原一道。無與抗者。史。遇。慶長三年。太閤秀吉薨。遺命祕喪。三成挾異圖。日久。尤憚東照公。而淺野長政與厚善。欲阻之。乃佯謂長政曰。祕喪不易。今我與吾子。送魚於內府。則內府必解疑。長政從之。公及世子台德公。將問疾。三成使人要路密計。公乃還。疑長政疏。大三川志。遇史。三成嘗謂秀吉百年之後。掌握天下。阻撓者德川氏。又讐我者上杉氏也。乃欲與景勝臣直江兼續親昵。布金帛締交。會霖雨。一夕享兼續於私第。密謂曰。太閤千歲之後。欲起兵而啓我天運。爲病根者內府也。如何而可矣。兼續嘗有

野史

卷二百七十六

五

膽畧。對曰。急謀則難矣。氏鄉在會津。渠剛勇。爲內府扶翼。不如先亾氏鄉。誣其嗣子。託罪奪封。以上杉氏代之。而後令風聞景勝懷異圖。內府必赴伐焉。臨期。足下起兵於上國。我自會津夾擊之。則雖有百千內府。不能如之何。得捷必矣。三成心服。密設計策。豐廣石田記。三成及長政。承秀吉遺旨。抵那古耶。慰勞征明諸將。大三川志。遇史。慶長四年正月。三成異圖益急。與增田長盛。長束正家等。屢欲攻東照公。議不諧。輒中止。中老堀尾吉晴病之。謂同僚曰。夫調停將。於是乎在。盡各修吾職。遂因井伊直政言之。又告四大老。皆許可。

三成等勉強從之。二月。諸老奉行。見東照公。尋盟。三月。公如大坂。館於藤堂高虎第。於是五奉行皆在大坂。三成會其僚暨黨。與於行長邸。淺野長政辭以東照公館伴。三成謂。按曰。內府與利家復合。吾徒無類。行長奮曰。當乘夜攻於藤堂氏。不則要諸路。我一人死之。可以逞也。前田玄以通志於東照公。揖益田長盛曰。背盟首難。罪莫大焉。天下孰容之。且吾聞之。加藤黑田諸豪。僉往護衛。彼皆更事。萬人之敵。我能往矣。彼亦能備焉。浪戰一場。多貽之禽。無爲也。正家馳使視之。反命曰。徒御如雲。檠戟咽路。乃止。大三川志。遇史。池

野史

卷二百七十六

六

田輝政。加藤清正。福島正則。黑田長政。淺野幸長。細川忠興。加藤嘉明。七人相議。使人謂三成曰。我儕征明歷年。粉骨碎戰。蔚山。梁山。苦戰。幸長。清正。長政。最戮力。獲明虜多。功勳不渺。然監軍福原直高。垣見家。純。熊谷直陳。大三川志。遇史。田一吉。合四人。具狀不達。偏三成所爲。而秀吉不有所賞。請糾其罪。令三子賜死。以明我儕冤。三成對曰。監軍達與不達。我所未知。賞與不賞。皆在故太閤之深慮矣。我奚得預聞焉。七人憤惋。乃連署以請東照公。罪狀三成。加顯戮。弗聽。乃請前田利家。亦不許。七人憤懣。驅士整兵。桑島治右衛門者。與

三成有親。私告令爲之備。清正正則等亦快快有餘言。或潛授甲欲攻之。宇喜多秀家。上杉景勝。素與三成昵。於是三成變服匿於宇喜多氏。其黨差士衛之。佐竹義宣在伏見聞之。馳至曰。我聞七子意甚硬。勢既如此。必不但已。可能制之者。只有內府。三成盍如伏見自歸焉。衆議從之。落穂集。閏月。義宣令三成婦人興往。至伏見入見。東照公告之。爲言自歸之意。公允之。清正等聞三成果逃。皆迫至伏見。復申前請。諸邸往往聚兵。埃命居人驚駭。輝政在私第告曰。有疾。公患之。使伊奈今成就輝政開諭。輝政應命。乃與今成

野史

卷二百七十六

七

相約。次日清正等六人會輝政第商議。輝政招今成今成行命曰。方今幼君新立。偏欲無事。七將俱先公社稷之臣。雖不諛誠。須知以治爲要。且夫三成以臣相抗。去大坂而今在斯。卿等逐驅。府下騷擾。吾今預聞國政。不欲亂。請宥意。再諭不從。又謂令三成任各意。吾亦愧之。如不聽則與三成俱謀安危矣。皆愕然不言。輝政再與六人議。清正正則先聽命。而猶據各邸不罷去。明日公使中村一氏生駒親正謂三成曰。近日之事。子爲怨府。遽加沙汰。大獄必興。子盍權解職就封。子一舉趾。譏訕必晏然。是爲幼君屈也。請熟

圖之。三成曰。拜命之辱。但是一身大事。願深思而後決。幸紆數日之期。先是三成與直江兼續相謀。又僞造列侯印章作盟書。因使兼續密勸景勝。伺隙作難。極言倚重之意。景勝質直好勇。智淺。心喜見推。又信多黨。忻然許之。於是三成馳使于大坂。問計。景勝悉會其黨曰。七子必欲甘心於治部。危難在目前。今幸有內府之命。治部直之國。以觀世變。我當與佐竹氏共告歸。偃蹇完聚。不復西上。待內府譴問而舉事。以爲天下唱。衆僉曰。善矣。果爾則江戶動搖。內府必東上。上杉與佐竹角之。三成乃奉嗣君命。樓畿甸以西諸

野史

卷二百七十六

八

侯。從後持之。內府雖勇智而計無所出。可以制全勝。使者還報。三成聽命。解職。乃密傳載書於與黨。皆刺血而盟。落穂集。盛衰記。島勝猛謂三成曰。臣竊察內府舉動。有所疑。秀家義弘亦聞有異心。君如就封。則勢氣屈撓。士馬窮蹙。再不可奮。今步騎可一萬。分隊整旅。臣以二千爲先鋒。蒲生隆舍。舞兵庫。各以二千繼之。君督中軍三千。縱火于諸邸。府下紛擾。乘弊由豐後橋射火箭。襲內府。則必得捷。彼若遁走。則追北。至宇治山科。木幡擊之。雖鬼神獲之。猶如指掌矣。如不克。則焚城圍死。以酬先公洪恩。亦不快乎。三成曰。計雖最

善。我亦有所謀。與上杉佐竹氏議。而後行之耳。勝猛曰。機難得而易失。當圖電發。孫吳所爲。謀泄則無利。今也非可評議之期。請疾發。三成彷徨弗果。勝猛歎曰。不憶如斯怯矣。我徒死耳。大三川志。三成乃發。就封。東照公謀途有變。令結城秀康。及中村一氏。生駒親正。護送。正則等七人。欲要以擊之。聞警而止。落穗史。勝猛亦召高野越中等兵三千於佐和山。潛諸醍醐。山科隆舍等屯鏡野。以備變。盛衰記。三成還到關寺。辭送。秀康不肯。到勢田。復辭。秀康令其人士屋昌春護送。達佐和山。三成厚謝。贈以正宗作刀。落穗集。○

野史

卷二百七十六

九

送到勢田。三成謝以正宗。九月。直江兼續到佐和山。三成。成大悅。設饗。夜已三更。三成謂曰。往日密議。猶未果。我甚愧卿。兼續曰。如密計何。對曰。日月邁矣。未得機會。兼續進席曰。我藩事無大小皆委我。故我欲歸國。說主公。築新城。募遊客。然則京攝必風說。內府忿激。征討之命發矣。今計海內諸侯。莫敢當我鋒者。是以內府必親伐。我有師六萬。以白河爲一城戶。阻戰則必歷三月矣。卿乘其隙。拔伏見。收質子。經勢濃尾。參而東下。徑入東府。內府棄我西上。景勝追蹤。義宣橫擊。則表裏共合。獲東州在瞬目。然則君臣分定。順逆

勢明矣。卿宜謀大業。天下政務。非我所預知。三成拍掌嘆曰。武略智謀。非絕世奚能得斯奇策。今聞卿之言。既如得玉於掌中矣。兼續約期而去。大三川志。景勝就國。屢列堡郭。以備三成。亦聲言。久不視封。守備廢弛。遂繕城池。具軍實。潛募群不逞。引勝猛隆舍爲腹心。日夕謀圖。史。三成欲通稱浞君命。與黨諸將。未得。頃間。託罪於茶博渡邊宗庵。逐卻。宗庵走會津。告密計於景勝。初三成僞刻諸侯印章。作同志盟書。以授之。宗庵。景勝見其多欺。且驚且喜。速押印云。大成。年集。三成陽詰景勝。景勝放逐宗庵。宗庵直往水戶。

野史

卷二百七十六

十

通謀於義宣。得義宣印。歷越前。通丹羽長重。青木一矩。獲證而歸佐和山。集。成。大。慶長五年三月。東照公令增田長盛。大谷吉隆等。來讓完繕城壁。三成辭以諸侯常事。大三川志。成。史。巷說紛紜。猶未穩。公復使本多忠勝來視。三成迎諸鏡山。引入城中。厚饗遣歸。大三川志。景勝益與三成合謀。不從。命。五月。東照公遂決東伐。三成遣人陽請從。公辭。使子隼人從焉。先是前田利長有叛聞。東照公使人來告。三成悅。厚饗使者以謝焉。是役也。不通使者。三成請軍裝。落穗集。頃間。三成召莊助者於京師。僞造大小判金。當資用。積蓄者多。大三川志。

越、七月東照公東發。島勝猛聞之。遣細作探聞。日時宿驛。報曰。由山道乃請三成。伏銃於多賀山陰。然東照公自東海道勝猛謂三成曰。聞內府變自海道發。是夜馳到石部。襲彼不備。三成不可。又曰。天狗化為鴟。懼蛛網。小蛇變蛟龍。能吞人。若內府與蛇鴟不異。到山東。則如龍得雲。臣請到石部。縱火於風上。以報捷矣。三成許可。乃率兵八百。馳到驛中。更無人。勝猛撫然而歸。大志。三成迎吉隆商議。吉隆曰。若欲謀內府。盡決諸伏見。今使渠東下。猶魚得水。虎入林。內府巨藩。且多良士。卿力巨敵。雖太閤曠世豪傑。不能令

服。竟以和致焉。而况以嗣君命與抗衡。如懷石臨淵。設令軍雖衆多。烏合之衆。軍令不整。部署不定。今試論內府爲人。自微弱撫愛士卒。不論新故。雖胎兒病狂。毫不減食祿。慈以爲主。仁以爲要。是故麾下悅服。以死欲報。今驟其尾。出師於長途。兵罷糧竭。勝敗不戰而明矣。諫爭再三。不聽。遂黨之。事載吉隆傳。名臣錄。三成暨吉隆。正家俱適大坂。與長盛等商議。東照公曰。欺我幼君。強取伏見城。逐高臺大夫人。居大坂西城。妄疑前田氏。私收其質。謂上杉氏爲反。勞師遠伐。及他零細總十餘章。矯秀賴命。謄書西諸侯。抑留

西兵欲會東伐者。遂舉兵反。慶長記、毛利輝元帥師。自安藝至大坂。三成等推爲盟主。宇喜多秀家。小早川秀秋。島津義弘。鍋島勝茂。立花宗茂。小西行長。吉川廣家。長曾我部盛親等。列侯群牧。大小五十餘名。前後會于大坂。益募兵各路。步騎一十三萬九千餘。一時舉國聽命者。二十六國。聲威震揚。國史實錄、落穂集、石田軍記。

○逸史作師總十五萬。○國史實錄。大三川志。並作九萬三千餘。○落穂集云。秀家爲謀主。

十五日。三成等與秀家。義弘會議。秀家曰。據此城而

族內府回師。冀嚴堅固。令彼勢屈。覘其退。進擊則得利易矣。三成曰。棄攻城野戰之術。守城郭耳。更無來附者。輝元在。西城扶戴幼君。以此城爲根據。出師於尾勢江濃。攻屠諸城。則勇銳加我。機勢滅彼。徒保此城。景勝如不克。則如之何。是軍旅大事也。急收將士妻孥。則歸屬者亦多。衆議同焉。大志、談叢。時列侯孥大率在大坂各邸。三成建議。收質城中。山崎家盛取池田輝政夫人及其二子。逸之。黑田長政留守戴長政孺人歸中津。加清藤正留守亦擁孺人歸肥後。三成乃使兵圍細川氏邸。忠興室明智氏子。節操自殺。三

成懼停議。石田軍遣人逐東照公勒成佐野正吉。落

集作三綱正、今從大三川志、取西城集、落穗三成以兵勢既振、議進取。

是日使人喻伏見致城。留守鳥居元忠不許。及再三。

元忠等對曰。設令告諭雖千回。我儕不得致城。強欲

之。則速發兵。先取臣等首。而後可獲焉。大三川志引鳥居中興譜

是日定大坂處分。毛利高政守濱橋。高田河內守。藤

掛永勝守高麗橋。官城豐盛守平野町橋。早川長敏

守淡路町橋。生駒修理守備後橋。詩田正時守本町

橋。蜂須賀蓬菴守久太郎橋。竹中重門守久寶寺町

橋。服部土佐守安堂寺町橋。小野木重勝守鹽谷

野史

卷二百七十六

十三

二

町橋。橫濱民部守天王寺口。上田重安守高津口。奧

山貞信守南方堀詰口。小出吉政守平野口新屋。多

賀高賢。杉若主殿守玉造口。谷衛友守京口小橋。山

碕家盛守中度。山碕定勝守福島口。石川數矩守天

王寺南。赤松則房守天王寺平野口。木下秀規守天

王寺北坂水所。河尻直次守大和口。脇坂安治。菅三

郎兵衛守福島河口。慶長五年人數三成等部分其

黨。使秀家。秀秋。義弘等圍伏見城。八月朔。遂拔之。盛衰

記、石田軍記四日。三成與從者一人。適大津城。見京極高

次。說起兵伐北陸。高次應諾。乃收質而歸。當是時。高

次老臣安養寺經世入道聞齋。謂黑田伊豫曰。謀首

三成。今到于此。是天之資也。擒以發屬東之旗矣。不

肯。又議其他。皆不從。盛衰記、落穗集

○武德安民記。大三川志云。三成遣人於大津。請

質于高次。高次弗聽。三成怒。分諸部。將發兵攻之。

吉隆曰。今構兵於內府者。欲奉嗣君也。高次者嗣

君外戚。爲臣伐君外戚。可不慎哉。議乃止。使朽木

元綱赴說。高次乃質愛子熊丸。

三成議部署。安藝師四萬一千五百。秀家一萬八千。

秀秋八千。盛親二千一百。高次一千。宗茂三千九百。

野史

卷二百七十六

十四

二

毛利秀包一千。筑紫義冬五百。鍋島勝茂九千八百。

脇坂安治一千二百。堀內氏家三百。羽柴勝雅四百。

山碕定勝四百。詩田正時三百七十。中江直澄三百

九十。長東正家一千。總八萬九千八百六十。自伊勢

路。太田記云、秀家、廣家、盛親、正家、三成家、三萬二千一百餘

田秀信五千三百。稻葉貞通。典通一千四百。島津義

弘五千。行長二千九百。與力四十四人。稻葉通重四

百。總二萬五千七百。自美濃路。吉隆一千二百。羽柴

勝俊。利房三千。丹波國人五千。但馬國人二千五百。

木下賴繼七百。姫路衆八百。東部衆五千。戶田重政

五百。福原直高五百。溝口彥三郎三百。上田重安三百。寺西忠澄五百。奥山貞信五百。小川祐忠。祐滋三千五百。生駒親正一千。蜂須賀蓬菴二千。青木一矩六千。青山修理八百。總三萬二百。自北陸路。太田一吉一千二十。垣見家純四百。熊谷直陳四百。秋月種長六百。相良長每。高橋元種各八百。伊東祐丘五百。竹中重門三百六十。中川秀成一千五百。木村秀望五百二十。總六千九百。守勢田。大坂扈從隊七千五百。騎從八千三百。弓銃隊五千九百。前後隊合六千七百。輝元一萬。長盛三千。玄以一千。伊賀七千。總四

萬九千四百。點視計二十萬二千六十人。慶長人記。大三川志。○國史實錄作三十萬四千九百餘人。三成遣使謂真田昌幸曰。輝元秀家建議。封卿於信濃。力如有餘。則宜取甲斐。降者懷之。反者屠之。若森忠政必莫赦。實錄。加藤清正遣人請輝元曰。所予大和則從師。輝元對曰。大和者。長盛所管。猝難決。願爲嗣君來建殊功。封賞因所請。清正弗應。實錄。廣毛利秀元及長束正家。中江直澄。或作景健長曾我部盛親等。攻阿波串城。富田信高請和而去。慶長記。關鍋島勝茂攻松坂。九鬼嘉隆攻磐手。福島正賴攻長島。小野木重勝等攻細川幽齋于田邊。宗

茂及伊藤民部少輔。零抄作堅田廣澄。筑紫義冬。南條忠成。石川賴明。毛利元康。長盛陣代增田小左衛門等。攻大津城。大田和泉守。關原軍記。氏家行廣據桑名。高木長光據高須。丸毛親吉據福東。原勝胤守太田山。石河光吉守犬山。稻葉貞通守郡上。加藤貞泰守黑野。關一政。竹中重門等。各割據濃勢之間。與三成聲援。濃州長松邑主武重式部。初從東照公子東伐。中變屬三成。入福東城。城陷而後。逃入桑名城。九鬼嘉隆督平右衛門。繼尾勢海濱。爲三成應援。石田軍記。伊藤盛景據大垣城。未決東西。三成欲假城。遣使謂曰。我代嗣君督

師。征伐凶徒。請暫假足下城。以欲伐平之。宜避城致軍功。恩賞依所請。弗聽。三成怒。使福原直高。平塚爲廣赴。強奪城。猶不允。土豪等拒之外郭。不使得入。直高遣人諭盛景家人曰。今欲假城者非私。乃公事也。請熟慮焉。盛景淺智。爲見欺。不能辨公私。終致城。更構今官寨。徙保之。會津軍記。退私錄稿。三成修補大垣城。令直高據牙城。爲廣守。次郭。高橋元種。秋月種長等爲協守。三成暨秀家。義弘。行長。熊谷直陳。相良長每。垣見家純。木村勝正等。兵總五萬三千六百。八月十一日。抵大垣。以逆東師。會津軍記。石田軍記。十六日。三成曰。居受敵

者非上策也。乃謀進取。吉隆。及子吉勝。秀元。廣家。正家。秀秋。勝茂。盛親。織田長政。木下賴繼。安國寺慧瓊。勝信。安治。子安元。祐忠。子祐滋。戶田重政。子重興。朽木元綱。池田秀氏。平塚爲廣。子爲景。糟屋武則。赤座直保。伏屋飛驒守。玉置小平太。松浦宗清等。相尋來會。大三志。是日。市橋長勝。德永壽昌等。攻丸毛親吉于福東城。伊藤盛景。武市式部。三成偏將舞兵庫。高野越中等兵二千。爲之後援。隔水對抗。日暮交綏。大三志。餘石卯史。十七日。長勝廻計掩擊。親吉逃入城。鎖前門而遁去。長勝終取城。三成聞。輝元帥師至。大悅。然輝元

野史

卷二百七十六

十七

聞長盛挾異圖而不出。大三志。秀家行長。義弘屬下數萬屯留近里。特義弘由木曾街道南抵大垣。軍樂田。會津軍記。當街道北十五町。有曾根城。西尾光教所據也。遠藤慶隆亦據郡上城。俱屬東師。二十日。遣諸將攻郡上城。金森長近父子自東歸上。爲城後援。稻葉貞通。初屬三成。在大山。於是變約通東。率兵歸。縱銃禦戰。遂請和而罷戰。會津軍記。三成暨義弘救岐阜。出兵於呂久川。二十三日黎明。前軍三千至。鄉戶陣岸頭。黑田長政等發謀。而與田中吉政。藤堂高虎。分隊濟水。乘煙霧。擊不意。前軍敗走。敵逐北。至呂久川。義

弘欲戰。戒三成。三成大怖曰。敵濟水而進。意岐阜既陷也。今雖戰靡及。且彼方銳。未可與爭。遂揚鞭還大垣。義弘不得已亦罷去。石田軍記。三成惜哀。榎原彥右衛門兄弟死于瑞龍寺山。召其子平助。予舊邑。平助時歲十三。出守摩免戶渡。將要擊東師。關原大全。勝猛亦出小牧。狙東師。安民記。三成初發之日。予點茶于宗菴。三成謂曰。先是太閤薨去之秋。子伴食。我食畢。侍者供銚子。我遽取飯器。侍者曰。酒也。我急執爵。意甚慚愧。侍者亦嗤我健忘。然我思惟斯大舉。已數年。當寢食居恒不廢。今我欲雪其耻。視肩衝唐茶器曰。此是

野史

卷二百七十六

十八

往年。換黃金三百兩。得于子手。我偷歿于此。則名器忽爲灰矣。子藏之。且夕供茶。宜追悼。我又遂志。則以實價畀子。以爲我重器矣。大三志。東師濟呂久川。陣赤坂。秀家宵邀三成曰。敵在赤坂者。不過六千。我且與義弘行長合師三萬。乘闇斫敵。彼疲而不知地理。必得志矣。三成曰。夜戰以寡擊衆之術。今奚必利於此。且不出數日。豐浦宰相至。自勢。安藝黃門至。自浪華。可制全勝。秀家曰。宰相至。則敵在岐阜者皆來。比黃門至。內府亦必來。威力相當。何全勝之有。三成弗聽曰。我能辨之。君第待焉。乃止。石田軍記。先是三成

驅濃尾諸侯。戍犬山。以爲岐阜聲援。及岐阜陷。其拔軍。從東前軍。未浹辰。犬山潰。實二十四日也。史。九月十四日。東照公中軍至赤坂陣。岡山前軍諸將移次。進者數百武。細作報大垣曰。敵營驚而塵揚。秀家揖三成。登阜望之。細作益至曰。內府至矣。勝猛言秀家曰。是陽爲大兵至。以懼我耳。秀家曰。然。縱內府果來。亦吾度內耳。但彼既拓陣。而坐視不出兵。非武矣。請乘其未定。擊之。勝猛曰。利在設伏。前隊勇而勿剛可。三成亦以兵助之。乃勝猛及蒲生隆舍。秀家裨將明石守重。本多但馬等。率兵俱濟株瀨川。茂禾挑戰。中

村一榮整部伍邀之。一榮家人竹田五郎兵衛先驅中銃而斃。一榮兵見之而進。前隊與之接戰。有馬豐氏分兵衝擊之。三成秀家兵敗走。二軍作啓肱。遂至水涯。濟而前。抵木戶。一榮遇伏起擊而敗。騎兵多死。諸部爭蹙。不得退。東照公自中營覽之。發使番令弭戰。猶弗解。使井伊直政。本多忠勝馳驅揚兵。二人以左右馳。大呼躬殿而退。初東照公覽兵濟水而前曰。何爲以水不限。無幾兵潰。顧左右曰。我不謂乎。石田記。大垣諸將屢議戰守。紛紜不決。曠日相持。當是時。秀家暨三成在大垣城樓。勝猛守重歸報株瀨川

之戰。秀家曰。內府果到否。且戰期有何日哉。二人均對曰。今細作探問。內府以昨晝到矣。部隊張陣。似爲一宿陣矣。考之。合戰必在明日矣。豐浦宰相在南宮。金吾黃門在松尾山。二將年尙弱。二君在此。戰會未得意。內府如分隊壓此城。噬臍及。請疾議戰。落集。於是秀家三成下樓會議。秀元使正家及慧瓊來受節度。秀家曰。內府既至。必悉衆來攻。今高壁浚隍。加之士馬糧糗之饒。何懼之爲。不出數日。田邊。大津之師皆集。安藝黃門亦至。自大坂內外夾擊。勢如饑鷹搏。豈非全勝乎。吉隆正家皆曰。黃門之言是矣。三

成不可而曰。不然。我衆十餘萬。敵僅半之。兵要在當守而守。當戰而戰。吾聞五攻十圍。未聞守以倍過之衆也。且業已奉辭伐罪。反嬰一城。曷以示天下。天正中。小牧之役。我師曠日持重。卒不得志而罷。以愚觀之。是失機於當戰也。先君一誤。今豈容再誤哉。關原平曠。利於待敵。請黃門氏以中軍退舍於彼。宰相氏以前軍邀敵。島津氏自菩提山赴于虛空藏山。繞出敵背。我與諸將分屬三軍。前後齊擊。渠烏得支。追亡蹙諸呂久川鄉戶。匹馬不得遁。大業乃可唾手而成矣。列侯諸將負氣者。皆雷同焉。秀家廼曰。兵貴神速。

若已不守。詰且宜會戰。遂布令束載。令吉隆如于松尾山。戒期。義弘時在城外。聞命。使族家久謂三成曰。今宵宜潛兵襲敵。義弘請先衝中堅。是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者。事或可逞。彼有備。不得入。而後從事於關原。未晚也。三成迷惘未答。勝猛自旁曰。嘗聞朝襲夜擊。以寡討衆之術也。明日萬全之捷。我久不觀。內府押付。明日觀之必矣。焉用此危計。三成曰。然是相公過慮耳。善爲我謝。家久不懌。顧勝猛曰。足下觀夫甲背。在何時。對曰。僕舊事甲將山縣氏。嘗從追內府於袋井。噉家久冷笑曰。今德川非復舊德川。足下比而

野史

卷二百七十六

二十一

同之。所謂飯匙成矩也。實如其言。雖可冀。我弗信。乃長揖而出。正家。慧瓊亦報。秀元不欲動。乃曰。我代耀元在此。今宇喜多氏爲上將。而我前驅。是辱我納言也。二人解說再三。弗從。三成尋至曰。各將一軍。諸藩分隸。何辱之有。亦弗聽。三成乃曰。然則我與諸子。佐備納言以當敵。公乘戰酣。自山上衝擊之。秀元陽許之。落穗集、石田軍記是夜二更。秀家率諸軍赴關原。下令悉滅炬。置燦于栗原。望而西。路狹隘。部伍不整。甚雨及之。沾濕狼藉。衆竊以爲敗兆。實錄、落穗集三成令妹婿福原直高。及相良長每。秋月種長。高橋元種。垣見家純。

熊谷直陳。以兵七千留守大垣。時長每種長元種業已發間使。約內應于東師。石田軍記、逸史戶田重政謂三成曰。仄聞秀秋有異。我託軍議。適夫營刺焉。三成曰。未知其實。我試焉。乃凌雨自南宮抵松尾山營。取盟書。遂轉至關原。石田軍記、明良洪範十五日黎明。宇喜多秀家將中軍。陣天滿山。島津義弘小西行長在其左。大坂兵屬焉。有馬晴信。河尻直次。槽谷助則。戶田重政。平塚爲廣等。在其右。大谷吉隆在其西南。三成出小關。背膽吹山而陣。勝猛爲先鋒。棚於八幡祠北。小早川秀秋。在松尾山。兵皆以金馬聯爲背標。及旭日初昇。

野史

卷二百七十六

二十一

恰如金覆山。兵皆以下落穗集毛利秀元。在南宮布陣。朽木元綱。脇坂安治。赤座直保。小川祐忠。陣松尾。吉川廣家。長曾我部盛親。鍋島勝茂。長束正家。僧慧瓊等。陣南宮。步騎總十二萬八千。東照公部隊步騎七萬五千。福島正則爲先鋒。軍入幡祠前。時霾霧四塞。不辨咫尺。公進中軍半里許。辰時天霽。三成望見喜日。東師逼矣。是自送死也。以我大兵與南宮師夾擊之。今日必無源氏。利在誘致而後戰。乃設燧按兵以待。先隊勝猛超衆躍馬而前。黑田長政令健步列銃連發。勝猛遂敗走。餘衆潰。落穗集、逸史田中吉政。生駒一

政。竹中重門。戶川達安等來擊。舞兵庫。蒲生隆舍邀戰。卻走數百步。三成說曰。可也。乃舉燧報南宮。下阜鼓噪。令前隊尾而前。南宮師不動。長政及加藤嘉明。細川忠興。衝突。三成前隊。吉政一政等。乃反擊焉。諸隊各交戈。且戰且退。齊接鋒。矢丸如織。烟塵蔽空。號呼聲動地。殪屍相藉。原草皆朱殷。日既午。勝敗未決。機勢屢張。秀秋逡巡未發。落穗集、石田軍記、公使人率銃手。試其向背。及銃起。秀秋遽傳令。轉旌下山。步騎八千。銃手六百。擊吉隆軍。右隊急敗。戶田重政。平塚爲廣相次死。吉隆伏劍。東師益振。圍軍大鼓噪。騎驚卒躍。

野史

卷二百七十六

二十三

乘之。西軍不能支。秀家棄中軍而奔走。三成與忠興。長政。嘉明。吉政。戰未決。京極高知。藤堂高虎。織田有樂等。破吉隆而至。左右角之。左隊潰。蒲生大膳。北川十郎。島義勝等。百三十餘甲士被獲。隆舍知不可爲。率屬冒陣。號有樂。長益。所以刀不入。馬駭而墜。又斬二人。有樂與其士。盡殞。殪之。落穗集、石田軍記、餘散潰亂。壓中軍。三成左右與崩潰。西軍悉敗績。無敢抗者。三成僅逃。匿膽吹山谷中。落穗集、十六日。小早川秀秋。暨田中吉政。并伊直政。圍佐和山城。三成父爲成。或作成、又政。入道圓齋。兄重成。或作成弟、及子朝成。三成子重

家。妻父宗田賴忠等爲留戍。及關原敗。問至。士卒離散。留者僅百餘騎。禦備不周。會城中。有內應秀秋前鋒者。事漏走出。導敵附壁際。衆競登。直政發細作。自水門入。縱火於城屋。士卒周章。莫敢拒備者。爲成等殺。三成妻孥。皆死。城陷。慶長記、石田軍記、三成踣踏草野。谷。歷七曲。抵高野。潛匿山谷。有從者三人。猶未去。於是三成慰諭。約再會離散。採拾自給。經歷淺井郡。潛憑舜動院。舜動院、石田軍記、

○關原正僞云。三成年幼。學乎字於舜動院。按初學書于觀音寺。蓋舜動院矣。未詳地名。

野史

卷二百七十六

二十四

此地也。田中吉政。采邑部索甚急。寺主勸三成遁去。關原正僞、三成初服襤褸。被破笠。覆面。插鎌於腰。伴爲樵夫。罹疾。二十三日。抵井口村。天已明。潛臥茶園叢茂之間。里民野乃者。物色三成。告實乞飯。野乃憐其餓。俟日暮。引歸姑息其廬。其婦聞。緝捕甚迫。勸野乃自首。吉政遣其人。就檢之。遂執三成。武錄、石田軍記、板坂卜齋慶長記云。吉政部索三成於近江北郡。一夜有過陣頭者。守兵就問。荅曰。汲水者。守兵恠擒之。時甚雨濛濛。點燭見之。乃三成也。時服茶褐色綾衣。被笠。佩吉光短刀。送之於大津。三成患

久瀉。日夜困臥。○國史實錄一說云。三成懼瀉下病。潛匿草間。餓將死。解佩刀金鐔附僕。往閭里換錢買餅。餅賣翁恠之。跟緝以告吉政。吉政令翁爲嚮道。竟擒得三成云。

三成特把太閤秀吉嘗所賜包真短刀。請吉政曰。我忍辱謀再舉。運微就擒。卿若不遺故舊。幸聽放我。吉政曰。女爲魁首。罪深重。我不能私允。乃命捕吏嚴緊縛之。三成叱詈不聞。遂牽大津行營。東照公命給衣食。遣醫療病。實錄、繫之本多正純陣舍。實錄、岩或謂三成怯也。問曰。若盡死關原。三成曰。燕雀何知鴻鵠之

野史

卷二百七十六

二十五

志。實錄、石田軍記、村越直吉受命來賜衣於三成。及行長。懸璽傳命曰。是乃上之賜。三成乾笑問曰。所謂上者誰哉。直吉曰。內府公。一舉天下皆服。若何云。三成曰。時機既如此乎。嗚呼。然一時恩賜。何爲不拜。子爲我脩言之。俯首默然。實錄、十月朔。與平信昌受命面縛三成。懸璽行長。載以車。徇京師。斬四條梟首于三條磧。實錄、石田軍記、三成嘗曰。苟仕官者。勿蓄賜物。蓄之者盜也。又盡失。借人者愚也。雜人話、三成有二子。長重家。稱作人正。佐和山城陷時自殺。逸史、次字佐吉。庚子秋。年十七。與從者脫出。將走高野山。抵攝州生田。從者奪

資財而去。左吉匿免。適高野青巖寺。僧徒拒而不納。

漂泊就虜。終斬京師。關原正偽、

島勝猛。續史略、引系圖、作情興、○大三川志、引諸家集、對馬人也。盛衰隱祕錄、中、姓藤原氏

○和州諸將軍傳。勝猛作名友之。本名清胤。父名友保。字左內。居大和。仕簡井氏。食萬石。天正十三年。爲伊賀上野城代。天正十六年二月。去上野。幽居南都興福寺中持全院。

稱左近。質性英邁。弱年讀孫吳書。能通曉兵法。善眉尖力。關原祕錄、嘗謂我受性於武弁。徒終陋巷。似無智。

野史

卷二百七十六

二十六

天正初年。遂奔大坂。求筮仕。歷年聞關白秀吉武威益熾。欲事之。未得。憑三成求焉。三成善待遇。引爲上客。自以懷宿望。不欲令仕人。當是時。三成稍食二萬石。割予其半於猛。世諺云。治赴勢宇珥。須者多類毛能。智布大都安留。志滿乃左許牟仁。差和也未迺志呂秀吉聞之。欲召仕。三成吝惜。強請以爲己家人。關原祕錄、秀吉薨而後。京攝騷擾。三成議大事。勝猛數雖授奇計。不聽。屢失良圖。雖然。勝猛貞誠弗懈。益竭心。迄庚子秋。發兵。勝猛暨蒲生鄉舍。率兵二千。屯垂井。舞兵庫。中島惣左衛門兵三千。陣赤坂。丸毛親吉

兵二千次之。三成親督逞兵。八月九日。將發。勝猛諫曰。明日惡日也。請宜擇吉日。雖遲延何怯之有。賈斯大舉。不可不擇時日。三成曰。此行也。非敢爲私闢。偏以天下奉幼主之志也。夫何擇時日之爲。以惡日伐兇惡。則我吉日。子言過矣。對曰。臣未聞伐惡以惡日也。如欲伐惡。則莫如以善。是以古今良將。皆擇時日。雖曰勝敗有運。不若以善也。諫爭再三。猶不聽。十一日。三成率部下入大垣。與諸將議。勝猛及子義勝。率騎兵七百。軍株瀨川。東師中村一榮。以兵五千當之。勝猛發銃手一百邀之。一榮整旅急掩擊。勝猛陽退。

東師混隊伍。追尾。勝猛嘗伏甲於林藪。臨機四起。覆擊不意。一榮竟潰。有馬豐氏來援。擊戰。勝猛阻戰不克。退屯河岸。有馬中村兵乘勢追躡。勝猛察敵長驅氣罷。大返奮擊。整旅而退。盛衰記

○退私錄稿云。九月十四日。與諸將議。大垣。島津義弘諭三成。招勝猛會議。勝猛將往。令手下曰。剪紙左捲刀鞘。言畢而出。就坐于群將下。義弘揖勝猛曰。聞內府已到。子計奈何。對曰。僕所聞亦然。陣營未可整。且歷長途。士卒必罷。請今宵掩擊。義弘不可曰。我雖未聞。畿甸山東之軍。畧我西海之法。

以寡伐衆。爲夜擊之法。今謀渠寡。且客戰。我衆主戰也。設令雖有利。不足爲勝矣。而決天下分爭之戰。曠原軍畧猶有餘。衆亦不言。勝猛拂袂而還。按與落穗集逸史不合。

九月十五日。勝猛爲前鋒。出關原。黑田長政來薄。勝猛跳馬先歿。周麾聘戰。逸史云。勝猛是時中銃斃。追軍敗。諸部潰亂。兵卒離散。勝猛義勝。衝堅而遁。藤堂高虎。京極高知。軍關原南。追尾急。父子奮鬪。或戰或走。東師滋萃四圍。於是度不可脫。將戰死。或士諫勝猛。代而死。父子突圍而走。藤堂高治急薄義勝。義勝與接戰。遂

斬高治。高治從者高島氏重。揮又字槍。刺義勝。勝猛終走。不知所終。隱秘錄。盛衰記。並作敗。勝中興。祕錄。字新吉。即戰死關原。時年十八。次友勝。字新助。軍傳。次某。兄弟挈家。匿竄于山中。養母十年所。窮甚。不能自存。當東照公在駿府。兄弟竊議曰。吾聞幕府懸重賞。以購石田氏黨。今一人捐軀。足以終養。弟固請爲囚。兄乃給母以弟官游。反接之以詣府。自言山民誘禽。島勝猛子。有司付弟獄。賞賜兄遣歸。兄不忍去。連夜彷徨獄畔。獄吏執以獻。乃首實曰。請速顯戮。東照公憫孝義。特宥二人。令迎母。

于府下。厚給終身。史逸

○野史氏曰勝猛義膽。溢三男子。孝悌忠信。存昆弟之間。千歲之後。使人感勵。

野史卷二百七十七

叛臣列傳

飯田忠彥 修
男 文彥 訓點
竹中邦香 校

九戶政實 天草時貞

前史曰。中世多故。皇綱紐解。姦臣蝥賊。憑陵猖獗。或恃嬖寵之恩。或席兇暴之勢。或負山河之固。或矜征討之功。割據州郡。震驚官闕者。往往有。叛亂之迹不同。而誅夷殘滅。醫而合之則一也。往時窺寄神器者。皆謂之叛臣。明德以還。迄今稱叛臣者。蓋非

野史 卷二百七十七

三十一

昔日叛臣之比。藐藐皇統。明明在上。鎌府創業之後。未有窺神器者。今所謂叛者。人臣之叛。霸者而非。震驚宮闕之謂也。尊氏初隸鎌倉。起兵攻千劔。破奉。救歸順。剗平殘賊。使皇統歸一。於是君臣之分已定。而尊氏狼惡。直義兇暴。賂嬖寵。猖獗前門。拒虎。後門進狼。此之謂乎。賢臣晦跡。良將並投死。兇惡益逞。虎威遂擁。立僞主。叛王室。恣攻伐。私封建。群蟻附羶。青蠅貪利。所謂叛臣。乃尊氏也。幸免天誅。傳至孫義滿。統一南北。神器正位。是以尊氏姦猾之名頓消。亂臣賊子。無所措足。骨肉相攻。兄弟鬩牆。

權譎詐謀。朝改夕變。郡國割據。螟螣蝥賊。習以爲常。足利氏居霸者之位。與僞僭總十有五世。寇賊姦宄。倚勢害人。陵奪跋扈。假威作惡。孰正孰邪。眞僞難決。天正年中。秀吉號令天下。列侯群牧。納款者全。否者亡。或爲人所誑。或爲寇所侵。魚困涸轍。鴻雁哀鳴。當德川氏正職位之後。耶蘇起天草。餘孽殄滅。正雪死。駿府遺賊伏誅。迄天保之季。反側子焦滅于大坂。皆是螳臂當輻。緣木求魚之勢。亦以莫論耳。政實特悲宗家。據孤城。煽動土寇。非恃嬖寵。非席兇暴。非負山河。非矜征討。叨好亂。動干戈。終至夷滅。是亦叛霸者

野史 卷二百七十七

三十一

者。非敢窺官闕者。雖然。至其叛則一也。是以立作叛臣傳。

九戶政實。稱修理亮。陸奥人。南部之支族。或謂南部高信叔父也。松密漫錄天正十八年三月。津輕亂。南部信直欲伐平之。命政實爲先鋒。政實稱病辭。初南部晴政之死也。宿臣或謂。使政實弟九郎實親爲嗣。北信愛確議不聽。遂立信直。實親竊欲謀信直。卻遇殺。政實悲之。稱病不出。遂以福岡城而反。土寇響應。郡邑騷擾。淺野長政。蒲生氏鄉。伊達正宗。援信直來伐。政實乞降。豐臣家譜。南部家譜天正十九年春。政實自去年稱疾。

涉獵山野。調練兵馬。淺野重吉嘗守檜澤城。預爲備。政實將攻之。重吉望風避走。北信愛邸。永慶軍記

○大三川志云。和賀。裨貢土寇援政實。攻鳥屋碕城。淺野長政臣淺野莊左衛門防禦。信直聞警赴救。土寇解圍去。信直使莊左衛門徙守糟夫部蘆澤城。信直歸三戶。

三月。政實終舉兵而反。與其黨櫛引清長。七戶家國。及久慈中務。大湯四郎左衛門。姊帶大學。大里修理。大三川志作等。胥議。攻一戶。苦米地。或作部地。苦淨法寺。三寨。北秀愛據一戶。防禦不利。告急。乞援于

野史

卷二百七十七

三十一

信直。信直使南中務。淨法寺修理。大三川志作北直愛。救之。清長。國家等。拔苦米地。淨法寺寨。信直聞急。自將兵應援。次一戶月館。政實陣波打嶺。勢威頗張。土寇競起。來屬者多。相持累日。南部士吉田織部等。亦來屬。斷三戶通路。政實勢益熾。久慈備前。淨法寺修理。遠野孫三郎等。亦背信直來。戮力接戰。永慶軍記。南葛西。莊內諸豪。攻刺城邑。所在響應。奧羽復大亂。信直令八戶彌六郎攻島森城。拔之。月館隱岐擊一戶土寇。大三川志。信直兵微不能拉擊。使子利直赴京師。賴前田利家。乞師于關白秀吉。大三川志。東遷基業。政實屬下土寇。聞

之復歸南部者多。於是政實固備嚴戒。不敢戰。弟隼人正。或作實。櫛引清長。清政。七戶家國。久慈政則。江刺一熙齋。晴山治部少輔。美濃貞繼。坂本仲光。畠山師泰等。兵總五千。據險築嚴。永慶軍記。秀吉命權大納言秀次爲元帥。東照公爲軍師。淺野長政爲軍監。根元石田三成。中村一氏。堀尾吉晴。并伊直政爲之副。大三川志。蒲生氏鄉。伊達正宗爲先鋒。下令定部署。第一正宗。次氏鄉。次佐竹義宣。宇都宮國綱。次上杉景勝。次東照公。次秀次。軍制曰。東照公。秀次自二本松路。景勝督出羽兵。自最上路。佐竹。岩城。宇都宮。相馬自

野史

卷二百七十七

三十二

相馬路。各置戍于城寨。相議進發。武德編年集成。七月。東照公帥師而發。八月。次磐手山。秀次進次國分寺。正宗到官碕。途過小野田鹿間。二寨並出降。正宗圍宮碕。會城中失火。急攻拔之。景勝攻七戶城。拔羅郭。氏鄉先隊蒲生鄉成攻姊帶城。或作穴。姊帶兼信。及兼重。拒戰。根曾利兵來救。氏鄉隊長田丸直政擊破之。進拔根曾利一戶二城。姊帶亦尋陷。九月。氏鄉。長政。吉晴。直政。津輕。蠣碕等兵總二萬。圍政實於福岡城。福岡城地。僅通波井一徑。苗淵。白鳥。馬淵。三河。周流三面。後山峻峨。絕人跡。政實及清政。家國等兵

五千。據守嚴備。根元記、大氏鄉歷嶮登後嶮。連發大煩攻卻。集成、年正宗拔佐沼。斬三千餘人。莊內土寇復起。據嶮。要景勝後路。景勝擇逞兵反擊。遷出戰後。夾擊破之。禽殺賊酋。悉逐餘黨。蒲翰譜、是月八日。根元二十政實及清政等。出城苦戰。直政。吉晴自西面邀擊。長政自南面。信直擊東前門。斬獲千餘人。大志、氏鄉謂其人曰。城中有善射者。汝往試之。蒲生鄉國進陣頭。揭傘呼曰。元歷之戰。射扇嘗聞城中有善射者。請試視弓勢。城兵工藤左馬登前門樓上。對鄉國問射正。衆乃視正。左馬果貫焉。根元迨中旬。政實猶不

屈。彼是糧殆竭。長政與氏鄉議。使長興寺僧來贈書曰。今方大軍來圍數重。城中保生命幾何乎。疾降轅門。可以救衆。過則莫憚改。所察非仇。殿下實因恨信直矣。諸將俱憐卿驍勇。爲請宥罪。可復城邑。於是政實遂乞降。天正記云、因東長政謀諭政實。獨出城。其餘皆止。羅郭。政實出城。見長政。櫛引清長弟清政。七戶家國。久慈政則。大湯四郎左衛門。大里修理等。將到羅郭。途皆擄之。

○奧羽永慶軍記云。政晴。及晴山玄蕃。工藤業綱。小笠原與一。耶四人出降。

置城中男女數百人于人質郭櫓上。縱火悉燔殺之。根元記、永政實弟隼人正奮怒。據壁縱射。多傷兵士。與從者二十人。血戰而死。根元政實妻氏。及子龜千代就擄。氏鄉命刎首。送之於長興寺。僧慚悔曰。我以和親爲真。勸政實。豈料詐謀矣。永慶軍記、長政携政實政則等。氏鄉携清長等。俱到秀次三迫間陣營。秀次曰。政實等爲魁首。不得將命。而何救之爲哉。終誅政實。及黨類三十餘人。傳首于京師。落穂集、南部家譜、蒲翰譜、○南部根元記云。氏鄉遣人。送政實等于京師。有命。盡誅于下野氏家驛。

耶蘇宗之法。有故而制禁嚴密也。雖然宗門之徒。踣踏天地。浸潤不絕。或藏其繪於壁。或瘞其器於土。既經二十餘年。迨寬永十四年春。一夫罹沈痾。殆及一年。皆以爲不起。於是邪宗之徒。迭言曰。背我最上之法。而入彼釋氏之門。是非彼我之心。只所以荷制禁之嚴也。方今一人死去。二君未儲。一天之萬機。有誰握之。天主之宗法。何人制之。且邑主松倉氏施苛政於士卒。厚聚歛于百姓。統內之民。無所措手足。乃是繼絕興廢之秋。同志陰謀。發起切支丹。乘釁而拔島原城。取長碕。掠奪貨財。據我家於遠近。如有不歸依

者則當燒_レ亾閭巷。斬殺_レ衆庶。九州人民。從來信服我宗。至此莫_レ不服者矣。故唱_レ法懷服。張_レ勢攻擊。并吞九州。迨_レ明春。可進_レ旗於大坂。賊徒之陰謀決_レ於此。島原天草_記。日初切支丹之徒。木工右衛門。源左衛門。宗意。善左衛門。遁居_二于天草內大矢野千束島。_{一作}栗島。已二十餘年。自去年六月。說_レ人曰。前二十六年。伴天連住_二居于天草內上津浦。_{或作高江}有_レ命見_二追放_一。是時遺書曰。自今後二十六年。天生_二一善男子_一。不學而悟_二文字_一。應瑞現_二天。枯木生_レ花。白旗麾_レ野。立_レ俱留須然_二衆人之頭_一。且有_二赤雲_一見_二東西_一。當_二此時_一。所在人家。及山野草木皆燒

野史

卷二百七十七

三十六

盡云。兩日記、耶蘇實記、○一統志作此條、是時。天草
大矢野邑甚兵衛子四郎者。年甫十六。頗有奇才。其
徒所謂善男子。爲天使。更無疑。木工右衛門等。諸書作五
人。而四名已見其一人、未有所考、以誘衆。令推立四郎。當發動之日。
有天地動搖之變。必勿驚恠。傳流言。誑惑多衆。兩日記、
寬永十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島原城主松倉重次代
官本間九郎左衛門。林兵左衛門。兩日記、巡視郡
邑。到有馬邑。見邑民角內三吉。二人勸導邪教。翁草里
正二郎右衛門弟角藏。及三吉。二
人暗藏天主畫影。視人誘導之。代官怒罵叱。逮捕
二人。妻孥十六人。悉斬戮之。二人大憤。搏殺兵左衛

門攻富岡城。乘入二郭。城中固拒。不能登城。退屯島
原內津町。兩日記、實記、○實記又云、小西行長遣士
森宗意、軒等、多黨邪徒、指揮衆、善戰、是以
寺澤氏、松倉重次聞變。自江府日夜兼行。歸島原城。
兵敗。鍋島氏前鋒亦至唐子。四郎聞之。遽驚議曰。宜據原
古城。乃通謀于其黨。自十一月朔。奪糧掠芻。取松倉
氏所藏口津倉穀。悉運輸原壘。三日。四郎入城。其徒
男女闔至。六日。修牆壁。設成屋舍。揭旗幟。九日。天草
男女二千七百人。駕船來入城。而穿破其船及大江
濱所繫船。以補城中壁陰。只遺關船一隻耳。寨中稱
魁者。上總。或作勝佐村。右衛門、三平、道碕。或作日碕。次三

野史

卷一百七十七

三十七

會。次兵衛、次右衛、不津。右吉藏、吉馬、次右衛門、長山。太左衛門、有宗。或久兵衛、清藏、善四衛門、深江。右內、甚小濱。久兵衛、安德。久右衛門、角助、千千岩。左衛門、口津。口。或作江、甚左衛門、甚上津浦。一郎兵衛、大矢野。左七吉。二郎兵衛、長左衛門、甚上津浦。七右衛門、大矢野。左七衛門。深穿人、等三十五人。又蘆浦仲右衛門。蘆浦或作蘆案。穿人、等三十五人。又蘆浦仲右衛門。蘆浦或作蘆衛。忠兵衛、松倉氏浪人松島幸之丞。幸作洋醫有馬久意。西島場。記作馬、大矢野浪人相津玄察。西島記作不津邑大場。休以、大矢野浪人相津玄察。西島記作不津邑大右衛門。不統志稱監軍所集男女都三萬七千餘人。○耶蘇實記云。是時九州煽動。群牧在江府者多。室老出兵于封界。問計于東府監察牧野成純。村

丹波守于府內。二人荅曰。我輩非管九州者。請辭。於是邪徒滋逞意掠劫。

板倉重昌受命討伐之。石谷貞清爲之監。近國諸侯出軍賦屬之。初輕侮以爲土賊也。各爭雄先登。部伍不整。賊乘機捍禦。諸軍傷者多。二十八日。老中松平信綱復受命。與戶田氏鐵赴伐之。寬永十五年正月朔。板倉重昌攻寨。戰死。先是重昌聞信綱迫至。意酷慚憤。期是日約諸部進兵合圍。自盟曰。拔壘乎。投死乎。我決此二而已。欲生者應去。黎明自先歛邏騎。勦敵。賊以爲隊將矣。乃擇銃手狙射一發。中斃。時年四

十七。其子重矩欲與死。家人諫止。石谷貞清亦被傷。諸部敗績。實記、兩是日攻城之計。賊已知之。預備防之。寨中戰死並蒙疵者。僅十七人云。兩日二日。信綱氏鐵自肥前寺井駕船。三日。信綱至島原之渚。四日。達有馬。布陣于檜柄。有馬之間。信綱傳令於諸部曰。關原之戰。幼而不能從。戎。大坂之役。仕世子于江府。自爾以來。世屬泰平。未知格鬪之疆場。是故兵革樞勢。未能簡練也。而今軍旅起。辱命兵柄。信綱雖不敏。自受命以來。既懷元臣宿將之思。所以特出遠境。數不能伺中旨。諸軍之安危。總懸一人也。惟欲盡膽力。

致愚忠耳。是以揮一己之胸襟。肆進止許多之陣營。諸將亦宜由其任。勿違制度矣。所申令縱逆中旨。雖被刑戮。嘗所期也。諸將以下。有權謀異策。則無覆可演之。豈擁偏籌而爲捍格耶。雖然既布約束。而後諸營違法。則又不能不憤排。然對諸部若干之兵。何爲促我些子之卒。若得保生命東歸。則須達上聽。雖有寬宥。尚不得已。各當相對暢素情。是亦所以不遺君。且惜他日之使命也。諸將守令。附柵穿隙。布列營。整肅行伍。五日。細川忠利率兵到。七日。寺澤堅高自天草大島子來。十日。頒銃手於海路。令射城寨。船少寨

高而不及。於是召紅毛巨舶于平戶。課之。縱佛郎機。十五日。小笠原忠知。久留島通春爲島原城番。伊東祐久。松平主稅爲富岡城番。十六日。井上正重受命來監軍。二十二日。禁獄四郎母末流氏。姊禮志以那。妹及姊婿小左衛門。二十六日。細川忠利。有馬直純。及子康純到。二十八日。宮城和甫。石川彌左衛門受命來。割予諸軍俸米。是時所屯細川氏兵二萬千六百。人。立花氏四千七百八十人。松倉氏千六百人。有馬氏八千四百人。鍋島氏一萬四千二百八十人。寺澤氏四千九百二十八人。黑田氏二萬八百人。有馬

直純二千百二十人。小笠原氏六千人。小笠原長次三千二百人。松平氏千四百八十人。水野氏四千八百人。信綱千五百人。板倉重矩四百八十人。裨將十人。合六百五十一人。凡十萬六百十九人。二月朔。有馬豐氏到。是日。使四郎甥小平齋小左衛門及末流氏書往。塞。獲返書歸。五日。立花宗茂自江府到。九日。鍋島勝茂。小笠原忠貞。松平重直到。十一日。遣礦夫穿寨。賊亦穿來。相遇。而道縱銃。獲賊二人。賊燬生葉蒸礦口。或注穢物壅之。十五日。遣甲賀細作入寨探賊情。寨中皆以西州語音。且邪宗隱語。多不得知。故

野史

卷一百七十七

四十一

二

不能群居。賊察逐之。細作奪賊小旗而出。賊投石搏之。十六日。寺澤堅高前鋒捕獲匪者。生口云。城中糧竭。或議突圍走。而圍緊密。不得狙隙。兩日二十一日。四更賊分作三隊。一部千四百人。自大江口發。賊掩擊黑田忠之陣。其六百襲寺澤氏陣。諸營固備。守令拒戰。忠之先隊裨將黑田監物死之。黑田高政擊卻之。一部賊千人。自出郭脇口。出襲鍋島氏陣。失度逃去。一部賊五十人。自丙口將出而罷。又云。出襲立花及松倉氏陣。是夜。諸營所獲首。二百九十五。生虜七人。兩日。實記。翁草。水野勝成謂黑田唾鷗曰。自古夜擊者。善狙敵虛實。

以發。方今聞賊犯我堅陣。舉動頗勵。能當之者。恐不多矣。實記。寨中所黨浪客。歲五六十者。四十人。或爲謀主。或掌諸賊進退。皆不詳出處。山田右衛門作。或作佐。本有馬直純家人。掌銃藥運糧。及矢文等事。依矢文之策泄。寨中狐疑。時寨中銃五百三十挺。丸藥至正月之季。所藏僅蓄。迨寨陷日。縱之云。一日四郎圍砦于牙城。自鍋島氏井樓上射佛郎機。中四郎左袂。殺左右男女數人。於是賊徒以爲。雖恃不測之妙。魁首猶且中銃。且左右男女殍之。凶兆也。衆心初離。自井樓射者多不外。賊勢屈撓。右衛門作心懷貳。會直

野史

卷一百七十七

四十一

二

純令射矢文云。汝爲我譜第家人。謾改心。設計策。宜樹忠功。乃應諾。從賊七百中。與謀者五百人。豫約云。二十一日。引有馬氏兵于我三郭守口。縱火。誑勸四郎。駕船于海濱。擒之以酬舊恩云。先是十一日。送矢文于直純陣。而不知之。期日乖違。二十一日。晚直純陣射矢文云。前期謬刻。請復刻日。以報焉。賊或疑之。以告四郎。乃面縛遣之松山。是日。擊來牙城。二十七日。殺其妻孥于前門。城陷而後。小笠原氏家人執右衛門作。將斬之。右衛門作視矢文。乃擒來致之。兩日。實記。西島。二十二日。信綱氏鐵巡視夜擊之蹤。命割賊尸。腹

勝茂及元茂。直澄有馬豐氏。子忠賴。立花宗茂。子忠茂。寺澤堅高。松倉重次。子重利。小笠原忠貞。及長次。松平重直。水野勝成。子勝俊。有馬直純。子康純。板倉重矩。戶田氏鐵。子氏經。氏好。信綱。及子輝綱。總軍陣歿千二百二十七人。或作千三百傷者七千八百人。或作九百六二十九日。信綱傳令。禁燒陣營。以便庶民。三月朔。令諸部毀賊寨。三日。悉誅賊酋四郎三族。及生虜。至童女子。皆喜就死刑。非人心之所爲云。四月四日。信綱。氏鐵。歸到小倉。太田資宗受幕府命來。悉會諸將。傳命。幽松倉重次于美作津山。其子重利于讚岐。

高松。尋並賜死。削寺澤堅高天草邑四萬石。五月十一日。信綱及氏鐵凱還于東府。島原天草兩日記、一統志、西島記、那蘇實

草記、實

野史卷二百七十八

逆臣列傳

赤松滿祐

三好義繼 松永久秀

飯田忠彥 修
男 文彥 訓點
竹中邦香 校

孔子修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傳曰。人生在三。事之如一。然則君臣父子。其道不岐。君不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曰。君猶天也。天可讐乎。是以有罪歸刑。小則懲戒。大則誅戮。昔日天子親征兇惡。或賜節鉞。

野史 卷二百七十八

四十四

討伐之。是故雖有眉輪蝦夷之叛兇。皆伏誅夷滅。厥後皇綱稍弛。宸威不振。信賴恃寵。倖而作亂。清盛矜功勳而肆虐。是皆權花堆雪之虛戲。而對朝陽之光暉。則瓦解冰消。當鎌府創業之始。北條氏賴外戚之權。弄國柄。託事遷。至尊於邊陲。姦慝憑陵。祗廢斷源氏之胤。而迎竹園楮紳之貴族。假稱幕府。專橫兇暴。莫所不至。所謂脫網就淵者歟。逮元弘之初。皇威一振。舉族殄滅。生靈之所讎疾。犬豕不食其餘。於是大陽復明。朝儀歸舊。未幾倖害政柄。賢雄或遁死。尊氏席強暴之勢。矜征討之功。奪橫恣逆。私立

潛僞。浸寇官闕。四海暴慢之徒。乘機響應。皇統衰傾。廷臣窮蹙。義滿遂議遷祚於僞主。立爲天子。四海統一。群寇離伏。官任則闕。位陞特進。邀車駕。造金閣。可謂人臣之極矣。雖然。乃祖篡奪之餘殃。猶不止。義教遇弒。而應仁之變作。義政修銀閣。而府庫空匱。天下瓦解。郡國麻亂。皇綱益衰。龜貅四奔。征伐節鉞。莫一所施。于城都司更無爲用。尾大不掉。可謂天下大亂之極也。三好黨作逆。足利氏不祀。所謂積不善之至焉。及信長執兵柄。待光秀以暴戾。光秀報以弒逆。秀吉素竊金之奴。寵任過人。妻菲成錦。慶

野史 卷二百七十八

四十五

元創業之後。迄今二百五十年。未嘗聞有亂臣窺竊大統者。嗚呼。洪矣哉。東照公明德蕩蕩。乎溢於四表。使億兆黎庶安枕樂業。實莫能名者也。惡鬼賊之害人。作逆臣傳。

赤松滿祐。姓源氏。大膳大夫義則長子也。任左京大

夫。父義則卒。襲播磨守護。初祖父則祐。及叔父

貞範。並因軍功。補攝津因幡備前播磨美作五州守

護職。父義則襲封播磨。貞範孫持貞。雖爲支屬。因大

將軍義持寵遇。賜備作二州守護。驕泰不禮。猶且欲

奪滿祐播州守護。屢請之于義持。義持意聽可。未發。

應永三十四年十月。滿祐聞義持左袒持貞。縱火於居第。還播州。據白旗城。義持忿。使細川持元。山名時熙足利家譜南方伐之。當是時。持貞憑寵恩。益悖禮。列侯群將益忌之。胥議投牒請赦滿祐。迄十二月。群將健訟不已。義持亦粗厭之。終令持貞自殺。持元時熙回軍。是月十七日。滿祐入京師。記傳國史實錄尋剃髮入道。號性具。家譜嘉吉記

○嘉吉記。應仁記。並載持貞誇恩遇。封備播作三州守護。持寵戾禮。諸士側目。以其因君寵。衆畏憚。未發。滿祐意愧。與宗族諸將胥議。懲之。持貞終自

殺。義持竊恚之。滿祐慮後患。應永三十四年。終剃髮云。

永享元年。大將軍義教繼立。性具仕幕府。如故。得備播作三州之封。嘉吉記永享四年八月。幕府禁錮性具。先是幕府侍女三人。有罪賜死。性具妹亦在其中。性具怨憤。密與上杉禪秀餘黨通謀亂。私就國。十二月。幕府命使人來討。性具拒之。傷兵數百人。竟乞降。記傳餘史。永享九年九月。義教賜七條袈裟於性具。性具初爲義持不被得。遂義教立。竭力宿衛。義教厚遇之。頃歲族人貞村以姿美。爲義教被嬖幸。義教意謂初

義持嬖庶族持貞。列將相惡。良有故也。貞村者貞範適長孫。立爲族長。誰亦以爲非義哉。密有以貞村換性具之意。實錄嘉吉記嘉吉元年六月。義教意決。將割備播作封貞村。以滅性具勢。性具子教祐。漏聞以告性具。記傳作教祐二十四日性具乃聚族謀反計。上原對馬諫不聽。後編

○按倭史後編引赤松記。太平記。慚愧抄等云。迨義教嗣立。頗惡之。諭割致播備作三州。滿祐自陳曰。勝國以來。世領播磨。建功戰間。且神南之役。實篋公賜祖則祐以備前。明德之亂。鹿苑公賞父義

則以美作。而今將奪之耶。義教大忿。將誅之。不果。義教常曰。前將軍棄伊豆守家嫡。而賜持貞。固不可。然貞村猶在。豈滿祐之所專哉。貞村乃詮則之適孫也。遂予書于貞村曰。封爾播備作三州。教康聞之。以告滿祐。

二十四日。義教入性具第。觀庭中池。鳴生雛。饗醢移刻。舞申樂于庭。當奏鶉飼曲。中樂曲名。乃鷗鷗。逸馬。中外鼓噪。塞門。伏兵齊起。安積行秀從屏風背。薄義教。刺絛之。上下遽驚。同僚相摑。不知所爲。死傷者多。斯波義康。大內持世等踰垣而走。京極高數。山名熙貴死之。

性具預備。埃征討之至。將自殺。府議依違不果。性具縱火于私第。與弟義雅。及浦上宗安。中村彈正等。三百八十餘人。奉義教首。正中嘉吉記發京師。葬首攝州中島宗禪寺。其錄云。還攝。還攝。據白旗城。以埃來討。永享記。

○嘉吉軍記云。左馬助則賴謂彥二郎滿康曰。我舉族致忠于幕下。卻被誅斥。且聞有滅我宗族計。議。先則制人。不如謀大義。卿爲我族長。請熟慮焉。滿康曰。善。乃與宇野柏原。上月。及浦上。安積。中村等數百人。啜血而盟。刻日邀義教設宴。興酣。浦上

野史

卷二百七十八

四十八

宗安。安積。中村等二十一人。趨進則賴前。執義教右腕。滿康執其左。安積截之。縱火于第。奉首還國。歛葬安國寺。

足利冬氏在關原。性具遣則賴迎之。冬氏兄弟。乃以兵五十至。性具推爲部將。後編史性具命構木山城。太後平使赤松龍門寺上原。備後守兵一千餘。守但馬口。常陸彥五郎兵八百守一谷。蟹坂能登守國祐兵五百守丹後三草口。以備焉。嘉吉記八日。細川持之。嘉吉仁記。成之。讀史餘赤松貞村。武田信賢。嘉吉仁記。並作。應從前門。次明石。山名持豐。救清。嘉吉仁記。作。應

之。應仁記自後門諸州郡牧分隊伍來攻白旗城。傳信賢等兵一萬三千進到。則尙邀戰之蟹坂。性具聞報。將襲敵營。至蟹坂。浦上宗安。中村彈正等。夜斫敵營。性具圍人丸塚挑戰。殺傷迭多。信賢等乞和。性具退保蟹坂。嘉吉軍記。

○嘉吉記云。讚岐守成之。與性具相識。次須磨明石。令諸部下入國境。貞村。信繁熱氣。請進軍再三。弗聽。是故到城陷。不見敵旗幟。而回軍云。與本書不合。

持豐與族人。歷大山口。登西福寺。拔檣山城。龍門寺

野史

卷二百七十八

四十九

等禦死。性具退保坂本。士卒遁走者多。

○嘉吉軍記云。性具據木山城。敵圍攻焉。

持豐薄白旗城。城中糧乏。勢撓。義雅出城而降。士卒胥謂親族且然。況於他人哉。各爭先離散。勢氣益屈。於是性具謂敵祐曰。敵軍日滋。我兵時損。城固保有。我將自殺。子適伊勢。宜憑國司。彼與我同宗。必不防禦。若不納。則逃詣熊野。爲僧以可俟時。敵祐辭曰。小子縱免死。乃翁旣歿。則何以忍生。只請偕從。性具忿曰。汝不從。則義自是絕矣。敵祐不得辭而去。性具顧安積行秀曰。城殆陷邪。曰。未。猶且急。性具終自殺。歲

六十一。親族從死者六十九人。行秀收尸骸與餘兵十三人登城。呼曰。手刃將軍者我也。欲闢乃來。山名兵庫助景安怒。射劍柄。行秀跳出力鬪。所嚮草靡。斬景安弟景光。而入城縱火。自割腹。腸自殺。城陷。實九月十日也。實錄、記、傳、嘉吉記。或年滿祐與隣邦敵行成。欲盟于國境。僅率十數騎而往。距城三四里。遙見巨蛇。長十餘丈。橫山畔。會有逸牛來見蛇。懼走去。蛇追急。遂吞卻牛。猶屬目。蛇下山。須臾變體。至麓則僅可二尺。廻遶小堂下。會有鵲翔空。見蛇翻下。捉蛇止堂棟。割斷陷了。滿祐熟視以謂。大象不可遊。鬼徑。我督

數千騎。據堅城。則如巨蛇吞牛。今寡單會敵。似小蛇遇鵲。危矣哉。嗚呼。乃還。隨筆。有四子。長教祐。次則尙。次若松丸。九歲。季乙松丸。二歲。若松。乙松。城陷時並被殺。嘉吉記、家譜、教祐作、嘉吉記、作、國史、實錄、字彥二。白旗城陷。受父命。逃走伊勢。國司拒而不納。享德三年。山名宗全。戾幕府命。教祐憑細川成之。請伐宗全。復舊封。幕府聽之。乃與弟則尙適播磨。

○倭史後編引應仁外記云。義政許可。遣則尙於播。密託以誅宗全。享德二年十二月。則尙西下。亡幾播備作皆來屬。則尙攻平井城。獲大橋美濃。

康正元年。應仁記作享德三年、今從赤松再興記、嘉吉記。四月。募國人分作二隊。一隊據檀特山。再興記作一隊攻山名政豐于垣德山。室山城。五月。宗全率兵入播。陣于普當山。而攻檀特山。不克。退次坂本。兄弟措室山。欲與宗全戰。廻兵。而聞宗全威武。臣敵。士卒逃走者多。檀持山戌兵亦棄壁而走。教祐遂率伊勢。而自殺。嘉吉記、赤松記、傳、富藏記。

○南方記傳云。文安五年八月。滿祐一男左馬助教祐。潛匿諸國。及南軍敗。逃走伊勢。國司北畠氏遣兵擊之。誅教祐及從者一人。傳首于京師。梟焉。○讀史餘論云。文安五年八月。左馬助教祐自朝

鮮歸。謀興復。不果而敗死。○嘉吉軍記云。彥二郎滿康。率伊勢。憑國司。國司遣兵圍之。滿康自殺。時歲十九。又云。左馬助則賴與浦上四郎。喜多野兵庫等六十人。遁入水田城。京軍圍攻。則賴禦戰。射殺石見彈正近宗。遁筑紫。終渡高麗。欲立常陸。以爲門長。潛入京師。事漏。走河內。太子堂而自殺。今按餘論所載。教祐自韓歸。軍記云。則賴渡高麗。名異而稱同。然初則賴說彥二郎。我爲庶族。云云。非滿祐子明矣。

則尙字彥五郎。與教祐起兵。不得意。奔備前甲島。應仁

久記作加井島而自殺。嘉吉記、再興記、傳、

○赤松再興記云。享德三年。宗全違幕府旨。常陸介祐之子彦五郎則尙。幸是時。憑細川氏。歎請再興赤松氏。○赤松記云。滿祐弟常陸介祐之子彦五郎則尙家族。憑細川氏。請立赤松氏。許可。族人聞之。舉兵入播州。與山名兵戰。敗而死之。今按並載則尙。不載教祐。則尙於教祐爲從父弟。未詳其證。又按足利家譜作則尙爲教祐從父弟。又南方記傳載則尙與兄教祐起兵。康正元年。奔甲島而自殺云。○倭史後編引皇記云。享德元年。皇記作文安五年

野史 卷一百七十八 五十二

年。赤松則賴。潛到近畿。則尙斬之。送首。由是幕府聽則尙出入幕府。則尙字彥五郎。則賴之族子也。三好義繼。按三好別記作義堅。阿州將。義次。筑前守長慶養子。實十河一存之子也。小字熊丸。實初松永久秀猜忌義興才器。毒殺之。長慶悲哀成疾。頃年宗三。實休戰沒。長慶渴竭。義興橫死。久秀專恣。謂冬康戕之。弄權益暴橫。足利家譜。義繼任左京大夫。列相伴。按永祿六年。配大將軍義輝妹。將奇記。長慶讓世務於義繼。居飯盛山城。以久秀爲執事。永祿三年。或作四年自退居中島城。南海治永祿八年。義輝惡頻年三好

族。暨久秀等專橫。竊爲之備。足利家譜五月。松永久秀。三好長祿。政康。岩成左通等。擁義繼。潛兵入京師。十九日。急圍二條第。宿衛武直。皆拒闕死。竟弑大將軍義輝。初長慶之死也。以義繼尙弱。遺屬祕喪三年。未周歲而難作。其黨募兵。皆以長慶命。是以時人謂長慶弑君。事久不白也。又遣兵殺義輝弟周當于路。將幽仲弟覺慶。覺慶踰嶺遁走近江。足利家譜。逸史政康。定逸。左通等胥議。使義繼徙居高屋城。細川兩家記迎足利義榮于阿波。義榮疑懼未到。會久秀與三好黨生卻。各授甲。於是反側子爭舉兵。畿甸復大亂。逸史長祿。政康等。

野史 卷一百七十八 五十三

以弑立爲已功。專兵權而不禮。義繼嫌忌久秀。義榮亦惟禮遇長祿等。無一言謝義繼。實錄。太永祿九年二月。畠山高政與根來徒。及和泉兵。合七千餘。陣遠里小野。是月。政康等與淡路兵。攻久秀屬下灘多喜山城。高政侵掠河州。義繼發兵邀戰。尋與庶族率兵一萬三千。襲高政及安見美。作于界浦。泉兵與戰于上芝。獲首三百餘級。終取界浦。五月。久秀入界浦。義繼及長祿。政康。定逸。左通。及淡兵。攝兵。池田勝政等。抵界浦。遣人乞戰。久秀高政不戰而走。義繼兵入界浦。六月。義榮發阿波。到淡州志和。篠原長房爲前鋒。

步騎總二萬五千。進抵兵庫。使淡兵播兵攻灘多喜山城。長房攻越水城。迄七月。城將野間右兵衛尉。河原林參河守等。乞和致城而去。是月。發長慶喪。久秀部下齋院。小泉。淀。青龍寺等城。皆避去。長房等徒陣于尼碕。別所難波等圍細川藤賢于中島堀寨。八月。藤賢致城而去。淡兵播兵攻灘。布引。多喜山城拔之。九月。伊丹親興降。十二月。義榮入富田普門寺。兩家記永祿十年二月。義繼志長緣等橫恣。潛徼界浦北莊。兩家記四月。義繼與久秀。徙信貴城。又移多門城。政康。長緣等追尾。與戰于南都。日夜相擊。終卻之。兩家記

永祿十一年正月。義繼自多門。徙伏見津田城。與久秀議。密送款於大將軍義昭。及織田信長。是年十月。追信長平攝津。以河內半國封義繼。義繼治若江城。實錄、兩家記十二年正月。政康等起兵攻家原城。寺町左衛門大夫。雀部治兵衛拒死。進掠畧近郡。義繼兵寡。不能對抗。尋聞寇入京師。襲本國寺。與池田勝政。伊丹親興合謀。四日。督騎兵三千。屯八幡。五日。先發抵桂川。與長緣左通戰而不利。退次嵯峨。太平記、後元龜元年九月。與久秀次茨木。史、通元龜三年三月。義繼與久秀相議。使家人山口某。與田某。戍高屋城。信長

發兵攻之。山口等避走。義繼歸若江。織田家譜、天正元年十一月。織田信長率師攻若江城。初。義繼援義昭。且爲其姻戚。故來圍。久秀亦率兵會之。義繼老多羅尾右近。池田丹後守。野間左吉內。應信長。迎佐久間信盛兵于私舍。遽發喊。義繼察。固保守。登前門樓上。自剖腹。擗腸投卻。令遊佐與傳相之。與傳把刀臨曰。胃阻頸。義繼延兩手。綏胃。截之。與傳縱火殉之。城陷。三將。家譜、別記、信長嘆曰。勇矣哉。足以爲將。可惜謀淺爲逆賊。將、奇有二子。並幼。長子從父死。女子脫出。後幽居若江。以壽終。三好家譜、

松永久秀。姓藤原氏。阿波三好家人也。享祿二年十月。始仕三好長慶。久秀傳、天文元年。列爲三好老臣。和州諸將十八年。長慶入京師也。駐久秀鎮撫京師。復適攝州。由是久秀始強起。史、二十一年。猶留京師。勢威日張。權柄殆與三好氏齊。足利家譜、永祿元年。佐々木承禎奉大將軍義輝于如意嶽。久秀率兵拒之。累戰不決。承禎遂與長慶行成。久秀罷兵。史、二年二月。久秀受幕府命。率兵二千。攻稻妻城。主將奧田甚助禦戰。久秀家人浮島安左衛門。潛後門墮隅入城。縱火城中。迭相狐疑。會烈風怒起。延燒屋舍。甚助不能禦。率

兵二百出衝久秀中軍戰死城陷幕府以城授久秀。室町殿是夏松永甚介剃髮入道號蓬雲軒。兩家三

年長慶爲管領久秀代執京師諸務。後太平記二月任彈

正大弼。歷名土代十月和人有富伊勢守四手井等

起兵攻松永主殿于大淀城久秀以兵千三百赴援

夾擊敵隊伍散亂死傷者多伊勢奮鬪力屈戰死士

卒敗走久秀獲首三百五十餘級幕府賞賜感章。室町殿

十一月長慶遣久秀徇和州攻萬歲日牧作瀨

等城下之久秀築信貴城城頭建屬樓構天主樓初

作多門畿甸諸豪贈幣相繼或贈串梯串長三尺以

野史 卷一百七十八

五十六

爲例久秀收其串當修壁之用每事用心瑣細總如

斯。實錄四年正月賜桐章。實錄陰德二月叙從四位

下。土代六年八月三好義興暴死蓋久秀鳩殺之而長

慶不知深痛其死忽忽廢武養族子義繼爲嗣久秀

專權益橫。足利家譜七年六月長慶病劇久秀幸之譜

安宅冬康於長慶曰懷異謀乃殺之長慶憂死嗣子

義繼弱庶族與久秀及岩成左通爭權政府大亂。實錄

史八年大將軍義輝厭義繼久秀等專恣密有所謀

攝津國人或流言幕府將有征討幕府方治第門牆

未完久秀曰可也五月與子久通及三好長祿政康

左通擁義繼率數千騎潛入京師佯稱詣清水寺十

九日急襲二條第圍之義輝親出拒之侍衛皆殲乃

縱火自殺又遣兵誘殺周湯于路次覺慶聞變遁走

尋商議迎足利義榮于阿波義榮疑懼久秀等猶慮

京師有變未果會久秀與三好黨生卻各授甲政康

定逸左通等專權義繼尸位素餐耳是秋久秀遂與

三人微相挑於是國人諸豪爭舉兵畿甸大亂。實錄

七月久秀在京師悉免京師地稅及商稅袖分

等逋賦又故幕下侍臣隱匿者盡出列籍雖下令然

一人無敢出從令者十月久秀與義繼議率兵一千

野史 卷一百七十八

五十七

六百攻山中磯谷豐後守及十乘坊律師田中人渡

邊入道伊勢伊賀守等率兵三千二百陣鴨河東御

手洗隔水接戰豐後等分隊來擊久秀軍敗死者二

百七十餘僅免歸乞援於義繼豐後等議乞救於佐

佐木承禎承禎乃遣人構塞於鴨河東令永原宣岐

守率兵戍焉久秀縱火夜襲之壹岐督兵分隊防禦

久秀不克走月輪西。日記九年政康長祿篠原長房等

率阿兵將入京師久秀亦率兵屯桂川去年久秀行

殺逆執政柄輕蔑三好氏數施命令三好黨憤恚欲

殺久秀起兵於是長祿自山碕進久秀迎戰三好黨

限青龍寺。不敢入京師。阿兵經伏見。木幡入襲京師。久秀出兵戰于方廣寺前。阿兵敗走。屯淀。八幡。政康等商議。固備。率攝河泉及四國兵拒禦。久秀不能持。京師退保西京城。南記五月。久秀率兵。次野田。中島。徙陣于河攝國境喜連。尋入界浦。招聚。畠山安見兵。及灘。多喜山。越水。伊丹。松山彥十郎等兵會者六千。久秀次王蓮社。六月。義繼及族黨兵一萬五千。抵界浦。使人來乞戰。久秀高政兵寡不能戰。潛走。義繼兵入界。南北橫行。兩家記是年久秀聞足利義昭在矢島。誘佐佐木義弼。欲殺之。義弼應諾。事頗漏。義昭遂

野史

卷一百七十八

五十八

走若狹。治亂記十年四月。久秀擁義繼募兵。移信貴城。實錄六月。築多門城。修門廊。使士卒棲息焉。後世築城之法。取以爲規矩。呼曰多門。鹽尻又云。當是時。築天主樓。是食邑總三十萬石。屬下岡國高以逢坂。古市景治以古市。皆田豐春。高山廣賴。入江盛重。及子政重以高槻。岩成春之海老名友清。以片岡友清子友久。森正友以平野。森正次。正之以狹山相應援。諸將傳政康定逸。左通率兵抵南都。陣東大寺。久秀發兵累戰。未決。史十月。久秀夜斫東大寺陣。事發不意。政康等皆敗績。特池田勝政固陣嚴戒。政康等散兵復聚禦戰。久秀怒。

一本三十萬石作二十萬石

縱火燔營。餘焰熾盛。延燒東大寺廬遮那佛。政康等軍遂潰。實錄松山彥十郎。松浦孫五郎叛。久秀附三好黨。松山安藝守畔三好氏來附。反覆詐僞。朝改夕變。兩家記十一年。久秀使細川藤賢守信貴城。三好笑岸發兵。斷四路攻之。藤賢遂致城走大坂。兩家記十月。織田信長伐平畿甸。久秀意欲併大和一州。遣使告信長。以與三好黨不和乞降。信長許可。補大和守護代。筒井順慶以自效。織田家譜十二年三月。率兵與順慶戰于法隆寺並松。諸將傳元龜元年信長入朽木谷。朽木元綱率兵途迎之。信長意疑其有謀。時

野史

卷一百七十八

五十九

久秀有傍進曰。臣往試焉。渠如有異。則與俱死耳。乃馳伴元綱至。迎信長。織田家譜八月。與義繼率兵次茨木。備石山一向徒。史二年八月。與順慶再戰于辰市東山。十一月。順慶遂降于織田氏。諸將傳三年三月。久秀與義繼議。畔信長。使家人山口。奧田等守高野城。信長發師攻之。山口某奔走。義繼遁走河州。久秀歸信貴。織田家譜天正元年正月。久秀及子久通。就佐久間信盛。獻多門城。乞降于信長。信長免之。織田家譜十月。久秀携質適岐阜。謁信長。請以信貴爲治所。信長使山岡景友守多門。諭久秀。令伐義繼。久秀拜命歸城。

潛遣人于若江。誘義繼老臣三人。叛其主。十一月。久秀迎信長。自會師。遂滅三好氏。明智軍記、

○碎玉話云。信長謂久秀曰。卿雖勇也。惜矣。有一疵。久秀請問。不言。強請。乃避人曰。昧得大封之道。於是久秀謀反。遂滅三好氏。

子久通請侍衛信長麾下。信長曰。渠父暴戾。敬俱所知矣。得列麾下。耶。信盛爲強請。而後可。實錄、四年五月。

久秀與進藤山城守。守石山附寨。織田家譜、五年八月。久

秀久通自天王寺。率兵歸信貴城。信長遣松井友閑來問故。久秀不應。遂以城叛。信長實錄、九月。信長使世

野史

卷二百七十八

六十一

野史

卷二百七十八

六十一

子信忠率師數萬來討。十月。信忠令長岡藤孝。明智光秀。筒井順慶。率步騎二萬。圍片岡城。海老名友清。森正友禦戰。勢竭自殺。城陷。信忠進師圍信貴城。信長實錄、記。太。順慶爲前鋒。縱火于民舍。薄城。久秀極力捍禦。嘗通雜賀石山而叛。於是遣人乞救於石山。其人曰。森好久。雅順慶家士。爲反間。仕久秀歷年。努力精勉。久秀引以爲腹心。爲謀人。好久諾出城。抵順慶陣。以告。順慶因獲其情。擇精兵二百。稱石山援兵。踰嶺。歷徑入城。以爲應。十月十日黎明。信忠帥諸部。急薄城。精兵內應。縱火排門。邀師。城中騷擾。無敢拒戰者。或

死或走。久秀。久通。登天主樓。將自殺。信忠使人來謂曰。降則肆赦。久秀曰。設令雖碎骨。復不見信長。乃取嘗所愛玩釜。號平蜘蛛、及茶盒。號布子、擲碎之。蓋信長嘗欲其釜。是故爾云。久通請從死。久秀諭曰。子脫死。一刀以酬信長。久通奔去。久秀竟入火自殺。歲六十八。岩成春之。入江政重。松永永種等殉焉。信長實錄、季子春松。嘗質信長。城陷而後。梟六條磧。老人雜話、久秀京師西岡人。貧賤。經歷諸州。仕長慶。超越高戶。威權日熾。與主家齊。奢侈暴戾。遂擅弑逆。然以姦佞幸免。驕淫且吝。每有軍旅之暇。下帷帳。與侍女數人狎戲。倘

有事則召家人于帳外。臥內出面。謂謔而已。實錄、初爲長慶記室。以辯才發名。長慶歿後。娶左京太夫局。以近姻執家事。宿臣或切齒。甲陽軍鑑、乞降信長也。嘗謂尾濃國人。質性慘暴。終始不全。然乘時勢。求降。一日適安土。見信長。會東照公來會。久秀陪。信長指示謂公曰。斯老人。松永彈正。弑公方。叛其主。播大佛殿。是三大事。皆世人之所難。此老獨兼。久秀俯首慚愧。赧面流汗。顧上如烟之昇。實錄、公從坐。慰勸通言語。他日語人曰。彈正惡逆。世舉所識也。雖然。信長金碓退口。至朽木谷。渠決死馳。探虛實。是事如真則可。

默。君臣言行錄、久秀能畜松虫。歷三年猶存。速將自盡。命左右炙百會。或嗤之。久秀曰。我每憂中風病。如臨死期。病發則人必謂怯矣。多年武勇。一時泯滅。故今禦病。欲快死耳。炙畢而自殺。遺老人物語、備信忠之來伐。以九月二十九日。彗星現艮方。人呼曰松永星。或謂曰。君之亾矣。彗星見。久秀哂曰。我微身。何得爲天帝見。知邪。治亂記、子久通叙爵任右衛門佐。歷名、元龜中。築多門城居焉。信貴城之將陷也。久通從父請自殺。久秀託以刺信長。乃脫去。將走石山。途就擒。終被殺。衆彈指而謂。久通棄父怯矣哉。信長聞曰。何爲

野史 卷二百七十八 六十二

其然。渠守父誠。必有所思矣。織田家譜、

野史卷二百七十八終

野史卷二百七十九

逆臣列傳第二

飯田忠彦 修
男 文彦訓點
竹中邦香 校

惟任光秀 明智光俊 光忠

惟任光秀。本族明智美濃人也。土岐氏支族。祖父曰光繼。字十兵衛。父曰光綱。蚤死。國史實錄、豐鑑、明智軍記、

○若狹守護代年數云。光秀若狹小濱鍛工冬廣二男。自幼嫌忌鍛工。好武。往近江。仕佐佐木氏。稱明智十兵衛。爲使者。赴尾張。信長愛其言語鮮明。

進退有度。請得以爲臣。

光秀爲孤貧。年甫十六。元服。字稱十兵衛。名光秀。實錄、弘治二年四月。齋藤義龍弑父道三。光秀叔父光安入道宗宿。據明智城拒之。義龍怒。使長井道利等來攻。時八月。宗宿禦戰力屈。與弟光久戰死。光秀欲殉。宗宿制止曰。我今爲君投死。汝等非可死之地。宜保命以興家宗也。乃託其子光俊。姪光忠。於是光秀携族。歷郡上。遁越前穴馬。又遍歷諸州。踰六年得歸。仕朝倉義景。明智軍記、

○豐鑑云。光秀獨步遊歷越前。遇朝倉氏。不得意。

永祿八年冬。或謂光秀於義景曰。察彼舉動。智謀勇健超衆。他日輕蔑宿臣。恐懷異圖矣。義景稍疎斥之。偶齋藤龍興亦來。潛居大野郡。憑義景。光秀懷去就。明智軍記、遂去。而仕長岡藤孝。爲步手。古鄉物語、與其老米田助右衛門。不協而去。他日及得封國。謂人曰。是米田庇蔭也。老人雜話、永祿九年。始仕織田信長于岐阜。時歲三十九。信長愛智勇。擢列士隊長。實錄、和州、永祿十年二月。信長遣瀧川一益伐北勢。當是時。勢州國人割據各矛楯。莫敢禦戰者。光秀隸一益。與丸毛長熙。平塚爲廣。伊藤盛景等。率兵入員辨郡。有僧勝

惠者。與光秀相識。爲誘國人上木九郎左衛門。木股隱岐守。持福右衛門尉下之。八月。信長帥師入伊勢。國人多歸服。命攻楠攝津守于箕城。十月。光秀先登。乘前門。遂下之。爲先驅。攻山路國友于高國城。會聞在叛者于美濃。伊賀範俊黨之。駐一益。光秀。信長旋師。十一年九月。光秀受命。率兵五百。踰琵琶湖。入北白河。明智軍記、十月。攻池田城。諭守將勝政下之。本問、十二年。信長使光秀伐丹波。攻黑井城。赤井直正以城降。實錄、元龜元年五月。信長伐越前。淺井長政要歸路。乃歷朽木谷。而入京師。使光秀及丹羽長秀伐若狹。

團佐分利石山城。武藤景久整兵。欲禦戰。部下村松主水諫止。兵乞降。送景久母氏爲質。收國人任子。携歸京師。途過近江。土寇蜂起。阻撓路。稻葉長通自守山出。擊破之。獲首一千二百餘級。送之京師。編田家守護代元龜二年九月。或作八月信長焚延曆寺。和爾城主和爾氏條。嘗屬淺井氏。望見猛烟。率手兵三百赴救。與光秀遇中路。光秀夫妻木範賢。與田景弘橫衝之。族弟光忠獲氏條。信長悅。以滋賀郡予光秀。光秀城坂本居焉。豐盛、古鄉物語、廣城考食邑十萬石。古鄉物語天正元年二月。光秀與柴田勝家等攻石山堅田。獲首三百

級。送諸岐阜。編田家譜七月。光秀率兵二千。圍木戶城。一益等踰比良而攻田中城。信長進師于白鬚社前。田子氏久。新庄貞光以木戶高島高泰。磯野秀昌以田中皆降。致城而去。信長加封高島郡。及木戶。田中二城於光秀。併滋賀郡領焉。編田家譜、明智軍記天正二年三月。叙從五位下。任日向守。太閤記、編田家譜三年春。信長命更族稱惟任。且謂曰。封汝于丹波。使長岡藤孝爲嚮導。任意取焉。二月。光秀率兵三千。涉桂川。與藤孝父子會。入丹波。龜山城主內藤忠行族人迎軍于大江山。乞降曰。忠行去冬暴死。請以城從。光秀乃入

龜山。國人並河易家。四方田政孝。荻野。波波伯部。尾石。中澤。酒井。加治等。相尋降服。久下。釋迦。牟尼佛等。棄寨而入鬼城。及高見城。過戶城。主福井貞政未服。遣族光俊伐之。貞政族政照。吉行等。禦戰不屈。會宇津右近大夫將援貞政。率兵四百來。藤孝及範賢等邀擊。右近中銃斃。八上部城主波多野經尙亦欲後援。聞右近敗死而罷。貞政力屈。出城格鬪而死。城陷。明智軍記四年四月。攻大坂一向徒。守天王寺寨。僧徒來圍。防戰不克。編田家譜五年十月。屬織田信忠。攻片岡城。拔之。編田家譜、逸史是冬。丹後但馬國人叛。波多野氏。波多

野秀治。經尙出伐之。光秀欲乘其虛。謂之信長。太閤記光秀遣光忠。政孝等。圍攻八上城。頑兵斷便路。日夜攻劫。經尙防禦不屈。明智軍記六年四月。光秀與丹羽長秀。攻荒木行重于大蜘蛛城。光俊先登。遂截其汲路。行重乞降。信長賞光俊爲左馬介。太閤記九月。援長岡藤孝。伐一色氏。滅之。藤孝取田邊城。光秀令荻野重基據官津寨。助之。十月。攻鬼城。令政孝父子守福智山城。巡邏高見。保月。是夜屯金山。會雪深。赤井宗夏。宗重率兵懸橋來襲。不意。光秀兵敗走篠山。軍記是月。荒木村重叛。光秀受命往諭之。編田家譜七年五月。光

秀自東丹波入。羽柴秀長自西丹波攻拔十四城。獲波多野宗長。宗貞等。六月。光秀熱氣。猜秀長有功。遣役氏某于八上城。勸諭行成。秀治弗聽。再送母氏爲質。於是秀治。秀尙兄弟山城。相見于本目城。光秀伏甲擒兄弟。斬從者。檻送兄弟於安土。信長命磔殺之。國人怨憤。提斬母氏。母氏實光安入道宗宿妻。光秀幼稚之間。所鞠養。恩庇與生母均。每以母事之。至是人皆彈指謂。光秀殺母。光秀震怒。屠八上城。殺戮至狗貓。極慘酷。而恨信長不誅奪母氏。誅兄弟。信長亦憎光秀詐僞卑怯。不賞焉。織田家譜、常山紀談、

野史

卷二百七十九

五

○明智軍記云。光秀遣兵攻八上部城。波多野經尙禦戰累月。迨天正六年五月。城中食竭。人相食。或穿壁而走。捕獲斬之。經尙力屈。射書乞降于四方田政孝。政孝議曰。降服臣納。出而可決雌雄。城中再議。請主將自殺。救士卒死。光忠等商議許諾。於是經尙及弟治左衛門。五郎左衛門。臣河村助右衛門等七人出城。入政孝陣。光秀命界衣食。殺士卒千百餘人。六月。信長命賜死經尙等七人于安土慈恩寺云。

是年。越前安居人柴田勝定。爲勝家所攻陷。携孥來。

憑明智長間齋及光近乞仕。光秀許可。實之柏原城。明智、光秀進攻赤井景遠于鬼城。不克。八月。再攻。竟拔之。脇坂安治受秀吉旨來援。獲景遠。於是丹波悉平。信長以光秀爲丹波守護。大間記、豐

○明智軍記云。高見城主赤井宗夏。保月城主赤井宗重。振兵威于近郡。光秀徙陣于八幡。令光近等兵二萬守金山。自攻保月城。數回不利。天正七年九月。急擊乘城。宗夏傷走播州。宗重戰死。遂取保月。高見二城。天田冰上二郡悉平。

光秀以龜山陰連愛宕嶺。築城號周山。蓋自比周武

野史

卷二百七十九

六

王。擬信長爲股肘也。秀吉謂光秀曰。卿修築周山。人或謂有異謀。答曰。無所爲也。笑而止。秀吉性磊落。對衆以驕泰。光秀質謹厚。接人以恭順。老人雜話、信長或設醺。舉七合盛酒鍾予勝家。勝家盡飲。令授光秀。光秀辭曰。不能。信長脫劍謂曰。飲酒耶。飲劍耶。任汝所欲。光秀乃飲。常山紀談、光秀扶持那波和泉守。齋藤利三。並稻葉一鐵家人也。光秀善遇之。一鐵恚。慙信長禁遏仕途。信長命之。光秀弗從。信長怒。捉光秀鬚髮。牽扯。爪痕入顙。鮮血迸流。光秀俯首曰。臣受大封。養士。是爲君而非敢爲臣之利。信長脫手曰。孤今不佩

刀。子幸得有願。紀談、實錄、

○明智軍記云。信長征伐甲斐。移軍于古府。謂稻葉長通入道一鐵曰。汝從軍莫功者何也。一鐵報應曰。臣嘗以那波。齋藤爲羽翼。往年亡命。倚賴光秀。數解諭。得復那波一人。是以臣之至剛。不能透徹。信長謂光秀曰。孤今見汝軍裝。步騎五千。兵馬裝飾。甚超過他軍。嘗命半役。奚爲背軍令。其罪一也。又廻謀計。奪一鐵肱股。齋藤。養以厚祿。若一鐵微祿者。是以不能蓄良士。汝罪二也。親自揮拳。擲光秀。頗三回。光秀抑憤而退。迨歸路。以光秀爲先。

野史

卷二百七十九

七

驅。藤孝爲後拒。巡覽富士峯。過濱松城。

天正十年三月。信長滅武田氏。武田氏遺士餘卒。陰

匿惠林寺。信長忿燔寺。光秀諫止。弗聽。太閤記云。是時信長揭竿。

秀頭。五月。東照公僭穴山梅雪適安土。信長使光秀

爲司饗。曰。孤嘗經過東海濱松。遇待甚慇懃。不可不

酬汝。爲典賓。努力報其厚誼。光秀積怨水解。悅拜命。

定大寶坊爲客館。乃帳湖畔。發人於京畿。市珍羞。購

器玩。供具甚盛。善美兼盡。信長放鷹于郊。歸途過大

寶坊。怒魚鳥有腥氣。草鞋蹂躪薦蘆。履碎器具。光秀

更設爲之。紀談、

○明智軍記云。東照公入安土。光秀迎接最謹。家

人光俊。光忠。光近等各執調。信長召光秀。作色曰。

汝爲司賓。大設山海珍味。以金銀裝供具。彼雖爲

昆弟之約。孤既隣三台。掌握四海。天下群牧皆孤

麾下也。汝何故過分。接享之。他日若享君主。則何

以表恭敬之意。顧左右曰。擲卻渠。以可懲來日也。

侍童數人揭扇。起搏光秀。森蘭丸踊躍揮鉄扇。健

擊毀額。血流灘面。信長命逐之。光秀退次。藤孝潛

慰曰。叢蘭欲茂。秋風破之。王者欲明。讒言昧之。今

察阿蘭舉動。有所怪。是無他。渠父死。事于宇佐山。

野史

卷二百七十九

八

卿今食其地。疑猜忌矣。光秀拭涕而去。織田信包

代爲司饗。

信長得秀吉報書。悅下。令曰。議旬侯伯。亟就國。會甲

子備。竟命光秀爲先鋒。促期發遣。光秀恨且怒曰。享

禮未竣。又命遠征。輒覆胡至此。乃悉投珍羞器玩於

湖。馳還坂本。織田軍記、初信長殘忍好殺。遇諸臣無

禮。數以非理虐使。嘗置酒高會。醉掖光秀。培其願。作

鼓節。光秀怨恨數回。蓄憤日久。於是決意。史、二十六

日。自坂本歸龜山。織田家譜、

○明智軍記云。信長傳教書云。以六月朔。日二日。

發軍。會秀吉于備中。可受命令也。光秀部下見敎。僉悲謂。我君已爲一部將。今檢敎。揚名於半位。令從秀吉指揮。且無故罷司饗。流醜于天下。臣等深愧焉。光秀曰。嘗選殺。剗平四海。秀吉自山陽。我取山陰。故屢請伐。但馬弗聽。卻隸秀吉于山陽。憤惋難解。語曰。雖君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乃拜敎書而遣焉。無幾青山與三受彼命來曰。轉封于出雲石見。而謂曰。轉封可慶。舊封悉除焉。乃去。光秀及族臣憮然。光俊。光忠。光近。範賢。政孝。易家及諸士。攬淚曰。起兵于雲石。與敵對抗。新封未請。舊封所除。

野史

卷二百七十九

九

則妻孥無所倚託。所謂毛利氏大敵。輒難勝矣。去歲而臨海。頃間停饗。昨今貶封。彼是不可忍。佐久間。林。荒木滅亡。可以爲前轍也。不如舉大事矣。又云。光秀還坂本。與釣閑齋。三宅秀朝。齋藤利三等。議。諏訪盛重。伊勢貞興離次曰。君不見乎。松永。荒木。林之徒。今將迫君與臣之際。不如急發大事矣。光秀決議。遣光俊。光忠于丹波。與荒木行重等陽議。轉封于雲石。以晦會兵于龜山云。二十四日。光秀歸龜山。二十七日。率三千餘騎。發坂本。歷白川。越西京。到嵯峨。

二十七日。登愛宕山。舍西坊威德院。德田軍記。家譜。光秀遣人頒畀金銀於里民。伐拂竹木。作爲路途。軍記。二十八日。召聯歌者紹巴。賦一座聯歌。光秀發句曰。登伎波以麻。阿免雅志太新留。差都幾可那。執筆吟之。紹巴曰。可恐。請改志太奈類。光秀叱曰。吁坊主。汝何得知。紹巴曰。宜更字數。目禁執筆更吟。西坊行祐磨曰。美豆阿解萬左流。仁波乃那津也麻。紹巴附第三句曰。波那於都留。以計乃奈俄禮乎。勢伎登女天。蓋紹巴句中。諷諫陵上云。總見院殿追善記。遺老物語。是日。光秀率爾而曰。本能寺。豈浚幾計乎。或謂。光秀宿僧坊。終宵不寢。

深慮。不覺歎息。紹巴惟入問。光秀叱之。織田家譜。實錄。光秀還龜山。召族光俊于天主樓。密謂曰。主公屢欲戮我。事已急迫。不可不先。卿意何如。對曰。臣嘗聞之。雖然亦不敢踈。請莫蓄憾。且封君以近畿。兼知坂本。可謂武弁之榮也。挾些怨謀逆。蒙天譴明矣。請止焉。光秀曰。善。他日可許耳。又召溝尾茂明。或作俊。齋藤利三。明智光忠。藤田行政。密議。諫止猶光俊之言。光秀意察不可。乃止。謂四人曰。必勿漏焉。逮六月朔夕。謂光俊曰。嘗所議。我竊問四老所言亦與汝所言同。對曰。嗚呼危哉。屬不及舌。且四知可畏。一人如喙。恨於君。亦

亦復如君於信長。猶豫則漏矣。不可過日也。辭色共厲。光秀不言。光俊強之。就問計策。對曰。召諸老隊長。謂飛檄至。急軍裝。赴援秀吉。宜會桂川。按遺老物語、今不取、

○常山紀談云。六月朔。夜光秀召光俊于寢室。避人揖之。光俊納頭于蚊帳中。問其故。光秀曰。可授汝元乎否。對曰。特臣耳耶。曰。雖乞數人。未以爲是。曰。諸大事宜急發。曰。汝既察矣乎。曰。然。惟恨見疎濶。曰。我嘗欲獲右府甘心。所依賴唯子耳。然察子若諫遲遲未發。子如爲不可。則宿志難遂。乃行酒。

光俊曰。願不及舌。請疾發。○國史實錄。三川物語。信長記等載。六月朔。光秀密召光俊利三等。謂曰。我將發大事。卿等能爲我死矣乎。若不欲則速斷吾首去。僉曰。只命之從。光秀曰。右府欲殺我數事。已迫。不可不先。遂與盟。或云。利三諫不可。光俊急促焉。

乃召諸老隊長。整軍旅。携腰糧。夜半發龜山。下令曰。當先入京師。視軍容而後西。師總二萬。分作二隊。光俊。政孝。範賢。村上清國。三宅秀朝爲一隊。光忠。藤田行政。並河易家。伊勢貞興。松田政近爲一隊。光秀及

光近。行重。諏訪盛直。奧田景弘。御牧兼顯等一隊。自保津宿。歷山中尾。而會衣笠山址。敵或恠所往。及濟桂川。光秀揚策大呼曰。仇在本能寺。努力者有重賞。敵始知其反。追善記、遺老、二日味爽。光秀督兵二千。屯三條堀川。光俊騎兵三千五百。進圍本能寺。鼓譟而登。信長近侍森長定。聞兵馬聲出望。水色枯梗。記號旗幟。已逼寺門。信長召問敵者爲誰。對曰。光秀也。言未畢。前隊亂入殿庭。信長時著白綾軍衣。把角弓防禦。弦斷。侍女奉义字槍。或作肩、拒闕。入內寢。殘燭移影于障子。安田國次進刺其影。火起。守衛皆戰死。

光秀索信長屍而不得。意怏怏不愉。利三搜得白綾衣焦餘。刺之發勝喊。○明智軍記云。光俊縱銃薄寺門。院中守者僅九十餘人。森長定把刀出呼曰。我君在此。侵入者爲誰。三宅孫十郎。四方田又兵衛。藁地甚九郎。皆唱姓字而入。孫十與矢代莊介戰。甚九與伴太郎左衛門戰。又兵與長定血戰。長定格鬪而死。敵縱火箭四面爭入。湯淺助俊與進士貞則相刺而死。信長出中亭。問敵者。飯川宮松。小川愛平對曰。日向守。信長曰。是則叵敵。命縱火。使侍女二十餘人踰

泉水遁去。信長暨從者皆殲焉。

光忠率兵四千襲二條城。信忠防禦。光忠分兵由隣舍棟上連射銃矢。信忠縱火自殺。追善記、實錄、紀談

○明智軍記云。光忠圍二條城。及妙覺寺。村井春長軒堀川第。織田勝長。津田長利。及春長。猪子兵助等。皆馳入二條捍禦。會光忠中銃傷。光秀焦心。令政孝率兵三百從東門乘之。福富貞次。菅谷行清。團平八。毛利新助等。八十六人皆死。城北近衛家別莊。兵士登其屋棟射下火箭。城中殿樓悉燃。光近勝定。利三自後門入。勝長。長利死之。村上清

野史

卷一百七十九

十三

國。溝尾茂朝。山本山入。村越景則。波波伯部員女等。自東南而入。兵介平八。春長等皆死。信忠終自盡。殉者四百三十餘人。

是夜。光秀入妙心寺。把筆書一聯句。侍僧出告。光俊等遽入諫。曰。古今非無先蹤。請揭旗于京畿。護衛禁闕。傳武於後世。亦不愉快乎。諸老亦諫止。明智軍記。光

秀欲入安土。是日亭午歸坂本。哺時馳抵勢田。使人招山岡景隆。乞質。景隆殺使者焚橋視絕。光秀退入坂本城。追善記、實錄、紀談。更修湖橋。入安土。悉收金帛。頒賞與

黨。朝廷憚光秀威虐。詔賜使者到安土慰藉。光

秀傲然。以將軍自居。日煽動黨類。而應者市井無賴。亡命姦兒而已。列侯世族。一無至者。細川忠興。光秀女婿也。使人招之。忠興怒。逐使者。召筒井順慶。亦弗聽。蒲生賢秀據日野。移檄四境。嚴設守備。光秀始懼。織田軍記、實錄、紀談。欲適京師。謂光俊曰。斯信長之遺址也。汝爲留後。善守護金幣。光俊佛然。指我鼻對曰。如臣者乎。令掌貨幣。益天運之盡也。遺老物語。使荒木行重守佐和山。妻木範賢守長濱。織田軍記。乃如京師。入朝行禮。以三宅秀朝爲所司代。溝尾茂朝爲町司。監鎮衛京師。織田家譜、實錄、紀談。又欲收人心。悉蠲軍穀戶稅。實錄、寄附太閤記

野史

卷一百七十九

十四

祠堂金於五山。及大德妙心二寺。詔嘉蠲戶稅。戶稅。俗曰地子錢。實錄、紀談。復適安土。初蒲生堅秀擁信長夫人生駒氏。及幼子。還日野。於是光秀欲攻日野。賢秀嘗求援于織田信雄。信雄率兵次土山。光秀懼不能發。太閤記、實錄、紀談。初光秀意匠。勝家在越。與上杉氏對抗。秀吉與毛利氏相接中國。東照公在界浦。國城遠隔。信孝暨長秀。將濟四國。順慶莫逆。信澄。忠興。女婿也。乘斯弊行弑。天下可圖也。迨遂意。馳人報毛利氏。其人謬到秀吉蛙鼻陣中。就虜。秀吉見移文。悲喜交至。遂與毛利氏行成。與信孝。長秀。勝入等東上。東照公亦

就國。信澄爲長秀所殺。順慶忠興亦不會。中心快快。疑懼。欲望田家。十一日。光秀發安土。適京師。預議守備。而入朝。款請拜天顏弗聽。乃率步騎一萬八千。次洞嶺。太田。順慶之報不至。遂次寶寺。商議不報。田家。十二日。聞秀吉既至芥川。從次寶寺。商議金丸小傳。次募土民五千來從。光秀悅。令列前隊。小傳次率弓銃陣寶寺南門。平記。光秀自度。分兵上天王山下。嚴叢射不足敗耳。秀吉亦使高山長房。中川清秀爲先隊。將取之。光秀屬下軍西岡。淀青龍寺。掠畧邑里。且命焚粥。輸之青龍寺。下令曰。老者出帳。壯

者轉運。內外虐使。狼狽不果。光秀忿。更令曰。不從者斬焉。促使馳驅東西。庶民奔散南北。阿叱譴責。運輸陣營。老幼憂懼。相謂曰。斯人戰如勝。則稼穡不安穩。不如起兵逆擊焉。日記。利三諫曰。臣聞秀吉大軍。請退據坂本。光秀作色曰。弑逆大事。我能成之。何人得諫伐乎。汝其勿憂。田家。廼定隊伍。齋藤利三。柴田勝定。明智光近。與田景弘等兵總五千。爲前軍。津田信春。上野清之等二千。爲左軍。伊勢貞興。諏訪盛直。藤田行政。御牧兼顯等二千。爲右軍。光秀中軍兵五千。使松田政近。並河易家等二千。爲山下先鋒。太田

諸臣

○明智軍記云。光近勝定。景弘利三。溝尾茂朝。後藤賴基。磯野彈正。阿閉淡路守等。一隊兵五千。村上清國。山本入道山入。津田信春。進士作左衛門。伊勢安房守。上野筑後守等兵二千七百。爲左先鋒。藤田行政。行久。伊勢貞興。諏訪盛直。御牧兼顯等兵二千。爲右軍。並河易家。松田政近。波波伯部貝次等兵三千。自山路。光秀以中澤如綱。三宅孫一郎等。爲中軍前鋒。兵五千。步騎總一萬八千二百云。

十三日昧爽。松田政近率兵七百。弓銃三百。登天王山。秀吉亦使堀尾吉晴。堀秀政。揚策而前。騎能屬者十五。弓銃二十。至山腹。則政近既先。吉晴從後。登之。弓銃無虛發。政近弓銃在前。不能禦。後騎秀政軍亦皆至。縱擊。政近中銃斃。餘衆皆殲。史

○萩原隨筆云。光秀先登山本修理。既先。中川清秀拒之。修理中銃死。

是日。京畿四邊。縑素群衆。獻酒菓。光秀倚胡牀。食角黍。不去其皮。將軍傳。○田家。太光秀前隊與高山長房。犄角相進。四邊聚觀者。二三百人。追天王

山戰終離散。南軍見之。以謂北軍內潰。得機競進。金丸小傳次先群而進。當弓銃死傷者五百餘。土民皆散亂。中川清秀擊左軍。池田勝入涉水伐右軍。毛利氏援兵亦自笠山而進。易家駭下山。光秀望旗色猶豫。貞興兼顯將救易家。據山而進到。易家既戰歿。南軍鼓噪健闘。貞興犯信孝陣。殊死戰。信孝挫衄。清秀麾眾橫擊。貞興兼顯兵隊伍亂離。清秀士中川重秀與兼顯戰。兼顯死之。貞興亦敗死。盛重員次。範賢等五百餘人。相繼戰死。會南風暴起。馬烟蔽空。銃聲如雷。我刀如電。北軍終敗績。光近。景弘等皆陣亡。光秀將進死。比田則家扣轡苦諫曰。請入青龍寺。宵潛奔坂本。強而後可。

○殘太平記云。利三馳人諫曰。軍已敗。請保坂本。光秀欲復戰。軍皆潰走青龍寺。○明智軍記云。御牧兼顯馳入諫曰。軍已決。我儕兄弟死之。請疾去。乃與弟兼景入南軍而死。行政。行久亦並死。光秀將戰死。比田則家進士貞連。溝尾茂朝固諫。入于青龍寺。

會土人群起。縱弓銃來襲。軍遂大潰。光秀欲入青龍寺。敵充塞道路。僅脫。經間道入青龍寺。追善記、豐鑑、明智軍記、

野史

卷二百七十九

十七

野史

卷二百七十九

十八

見兵猶有一千餘。及日暮。遁走者多。從者不足百。城代三宅綱朝諫曰。臣請死于此。疾奔坂本。是夜二更。光秀暨村越三十郎。堀與二郎。進士貞連。茂朝。則家。潛出青龍寺。歷伏見深草。四更過小栗栖。土寇要路。自藪中刺以竹槍。洞光秀右腋。急馳數百步。墜馬。從者遽驚。茂朝趨到。光秀切齒曰。爲土寇所傷。疾刎首。宜密藏。乃瞑。貞連先驅。半町許。以遲故返騎。抽光秀刀自殺。則家亦自殺。茂朝取光秀首。裹以韁。埋之泥中而殉。光秀時歲五十七。自舉旌僅十有三日。世譏爲十三公方云。豐鑑、實錄、軍記、光秀初微時。濟越前東鄉川。

拾得大黑天像。以爲福神。還家祭祀。或謂曰。此神者。千人督師。宜崇信。光秀不懌曰。細窄以不足崇信。雖凡俗有度量者。可得千人。是非武人可尊者也。乃棄御物。辛碯孤松枯。光秀更裁詠歌曰。和禮奈良傳。武歌者。多麗可波宇回武。比登津末都。許許呂之天布計。新俄乃字良迎是。紀。

○按尊朝法親王辛碯松記云。大津城主新莊直賴弟松菴東玉雜齋直壽。天正十九年秋。雜齋植松詠歌曰。於乃豆可良。知與也返奴弊之。加羅左幾廻。末津仁比可留累。彌曾者奈利勢婆。今所存

松乃是也。據之考則光秀所栽。未久而枯。雖齋植之矣乎。

光秀有三男三女。女適明智光忠。細川忠興。織田信澄。男名光慶。稱十兵衛。疾臥龜山。聞父作逆。病劇。六月十三日死。年十四。隱岐惟恒殉焉。太閤記、諸將軍傳、次字

自然。按武家勳德記爲筒井順慶養子。或名古阿古。光秀二男。蓋同人矣。季字乙壽丸。將軍傳、並死坂本城。太閤記、豐臣家譜、

明智光俊。或名光春。又光昌。光秀從父弟也。父曰光安。仕齋藤道三。與義龍相鬪而死。勳德記、光俊初字彌平次。族

稱三宅。後復族。稱左馬介。細川忠興年弱。特來見光

野史

卷二百七十九

十九

秀。會有人過腰障子之外。若過同前盡敬而去。忠興稱歎其忠信。光秀曰。彌平次矣。忠興請呼之。果是也。叢話、天正十年六月朔夜。光秀密議反謀。光俊初諫止。再勸。急乃發。圍本能寺。遂弑信長。光俊搜索尸骨。叢話、並河金右衛門獲信長首。及白綾衣袖。光俊曰。陰匿之。金右悲蔭功。光俊諷曰。右府公嘗伐甲。辱勝賴首。人誹謗之。今主公而視之。則怨恨勝之遠矣。必戮辱詬。遺謂于後代。天命可畏。足下功勞。我爲後證矣。泣下強請。金右感其志。以託光俊。光俊命僧西譽。斂葬焉。光秀不愉。偏求之不得。遣齋藤利三。謂光俊曰。

卿爲前鋒。未得明證。似有所疑。若令遁去乎。不窮存亡。則大舉忽消矣。於是光俊以實告。利三感。取焦餘白綾衣。乃決。太閤記、光秀圍二條第。不拔。遣使招光俊。

光俊奮聲曰。苟行弑逆。則天下皆敵也。有後援者。我善禦之。雖城固兵勁。我何赴戰乎。不聽。叢話、尋光俊爲

安土留後。聞秀吉帥師三萬東上。欲赴戰。縱火焚城。悉夜而馳。途遇道兵。聞光秀敗死。欲入坂本。過粟津

原。遇秀吉先鋒堀秀政於大津札街。戰于打出濱。以兵寡所敗。死者三百餘。將走坂本。敵充塞坂路。入馬

于湖水。游濟。敵望之。嗤立埃溺沒。是日。光俊被二谷

野史

卷二百七十九

七十九

冑。著狩野永德墨畫雲龍。白練軍襦。騎大騮馬。徐徐涉大津辛碕遠淺。而達辛碕濱。下騎飲馬。望敵迫蹤來。復上騎。至坂本十三堂。繫馬于堂柱。書生紙曰。左馬介涉湖水之馬。括之鬣。而入坂本城。叢話、秀政等來圍數重。光俊與光秀妻孥於天主樓。自登羅郭櫓上。招敵。隊長秀政親來名謁。光俊盡覆不動國行。及二字國俊刀。藥研藤四郎佩刀。奈良柴茶器。乙御前釜。餌番建蓋。虛堂書等名器於漢織肩衣及絹服。結以婦女襟帶。附品目書。由武者走鉤下。託之秀政。又贈二谷山。黃金百兩。千西教寺。依託後事。殺光秀妻

孥。及我孥。縱火於樓屋自殺。實六月十四日黃昏也。
追善記、豐鑑、紀談、實錄、

明智光忠。字次右衛門。光秀從父弟也。父光久。剃髮入道。號長閑齋。與光俊自殺于坂本城。太閤記、光忠爲八上城主。從圍二條城中。銃被傷。寓知恩院治療。不從。山碕之戰。聞光秀敗死。悔憤曰。今數日則我亦瘳矣。乃作歌曰。多俄太女乃。那奈禮婆美與利。於之武良牟。波可難幾母。乃波毛廼。乃布能彌知。而自殺。年四十三。大閤記、諸將軍傳、

野史卷二百八十

釋氏列傳第一

亮禪 亮珍

天海

澤菴

妙乘

元政

隱元

飯田忠彦 修
男 文彦 訓點
竹中邦香 校

快圓

筑紫僧某

日可

鐵眼

契冲

千獸

通覺

卓榮

實觀

義寬

野史卷二百八十

二二三

學信

直往

慈雲

前史無釋氏傳。索其人。則有元亨釋書。及往生傳。高僧傳等之諸書。初豐聰太子。墮壞國典。遂至佛法與王法比隆。以篤教三寶爲宗。宇多帝崇信佛教之弊。至王室陵夷。專用精明勤勵之力於傳法灌頂之異教。法皇尊號權輿於此。密教之分爲二流。推帝爲祖。過於梁武佛教之盛。至此蔑以加焉。流弊滋盛。至廢皇子。歸浮屠。釋氏之法。繁衍于天下。無學。一

野史卷二百八十

二二三

山之徒歸化。大嶽。榮西。圓爾之徒入宋。嗣思無邪之法。宗峯關山。大拓祇林。北條專好參禪。創立鎌倉五山。足利尊氏。詔事准后。讒殺皇子。遂要寵錫。以快其欲。多方設計。傾陷義貞。擁立光明院。以亂正閭之分。凶焰益熾。歸依禪學。至孫義滿。供養相國。立五山十刹之位。與大德。妙心。二刹俱徧行于世。古來所傳法相。三論。華嚴諸宗。漸漸衰廢。至無嗣法者。雖叡嶽野山之法燈。比之往時。亦復衰頽。中古日蓮產于小湊。唱法華最第一。法然修念佛。傳一枚之契照。親鸞從師教。殊興專修之一派。化道愚夫愚婦。大鳴于世。

各分派。流布海內。永祿天正之際。天主教來渡。追慶元之後。擯斥邪徒。斬戮兇俗。而來古往傳統之諸案。尙且張行于世。先是幕府素倫。將士爭權。魚爛糜沸。窮殫土木。統民膏血。玄關書院之製作。多擬佛刹。五福二足之莊嚴。皆學釋典佛氏之徒。僅以文筆所舉。未聞以飛錫掛卓之行止度人。蓋有之。余未聞焉。至甚則彎弓把戈。噉血殺人。與武人抗衡。爭威奪邑。衣鉢比浮屠。心行則非人。豈非破戒耶。嗚呼世之衰矣。久矣。永祿則參州之一揆。天正則石山之干戈。其餘北陸之戰爭。逆戈者目謂法敵。自不知爲法敵。織

田右府以回山倒海之勢。不能制馭。如東照公神威。稍挫之。猶講和。爾來泰平之久。生殖繁衍。迄今一人奮啓有歸。常離國王大臣官長之言。去深著五欲求規滅度之心者。興復世尊之遺教。亦不幸甚哉。至是不得不載。立作釋氏傳。

亮禪。常陸黑子千妙寺中興七世豎者。任權僧正。文龜元年十一月寂。自中興開山亮守至亮禪。數代。天童常來侍捧。罔伽水。一朝亮禪登壇相待。其來較遲。乃叱曰。來何遲。童對曰。水偶濁。故往阿耨達池。師法力猶微。未能識耳。亮禪怫然曰。汝言難信矣。擲五鈷

於童。童取五鈷。嚙之。擲卻亮禪。追今牙痕尙存。四世乃亮珍。

亮珍。常陸小田人。博涉顯密祕奧。兼善文翰和歌。豎者任大僧正。一日自沼津發船。涉清水港。猛風暴起。舟將顛覆。舟子謂曰。師持靈物矣乎。曰然。曰何物也。曰鈴子也。曰龍神覓之而已。願投之。換救命矣。亮珍不得已。以鈴子投海。須臾浪靜。後涉阿部川。河水俄然激湍。亮珍謂人曰。是我鈴子矣。一僕凌洪濤。入水。取鈴子來呈之。亮珍曰。汝是人中龍也。寺務十七年。永祿元年九月寂。年七十六。黑子千妙寺列祖譜。

慈眼大師。名天海。陸奥會津郡高田鄉人。蘆名盛高族也。

○和漢辨會錄云。足利義近徙居攝州難波。或夜夢。星出南海。飛駐義近門前桐樹枝上。放光煌煌。覺而後驚恠。出見門外。有兒男子桐樹下。可二歲。笑而不啼。義近悅收育。因呼字星之助。鍾愛。後或問之于天海。荅曰。我桑門也。無俗氏行年可以語云。弱年至大和長谷寺薙髮。○足利義俊家譜云。大將軍義澄子義晴。隨風兄弟也。天文中。義冬竊出平島上京。見隨風于叡山。

幼而嫌酒肉。如強令喫。則嘔吐焉。人目曰。生得比丘。爲人心氣清明。聰敏超群。人譽之。無喜色。毀之。無愠色。交尊貴。不屈。對鄙賤。不卑。意情浩然。更不蕩搖。自幼迄老。手不措經卷。天文中。初登山住神藏寺。見寶全。受教觀深旨。往三井。遇權僧正尊實。學俱舍性相教意。到南都。習法相三論。從成里今失姓氏傳神書。而還山東。入足利學校。設孔老文。就道器問。楞嚴及周易。謁僧大寧于會津。發悟教外別傳。從善恕。聞碧巖集。得一百則話頭。會武田信玄。敬台教。請正覺院豪盛于山門。招僧令講論。天海當講師。言辯如懸河。玄理

均深淵。豪盛感其奇才。以惠心一流七箇三重奧旨。悉附囑焉。盛高招天海。令補稻荷堂別當。及其避會津。遷常陸江戶。倚伴天海。往修不動院故址。住焉。文祿二年夏。大旱。萬井皆萎。千里之間。不見青苗。天海祈雨于江潭。有驗。慶長四年。從武州仙波喜多院。居五年。移住下野長沼宗光寺。十二年。山門訟獄事起。東照公在駿府。聞斷之。捕兇徒。悉逐卻。而令施藥院入道宗伯。徧擇諸寺碩德。衆推天海。使爲南谷南光坊之主。宗伯伴天海。執謁公于駿府。公曰。予以爲使汝住山。非意。夫仙波喜多院者。山東台家無雙檀林

也。汝如住之。則予亦再造焉。雖然。前言不可覆。先登山。而無幾。復可東歸矣。歷年而後。宗伯誘天海到駿府。公狩于河越。令天海從住于喜多院。十四年。山門修法華大會。天海受命歸山。爲新題者。後陽成天皇屢召天海。問法文。錫親製杖及法服燕尾帽巾。爲毘沙門堂門主。任僧正。十七年。公狩于河越。命修造喜多院。十八年。以日光山投天海。元和二年正月。公疾。召天海。問法華止觀深義。山王神道玄旨。且遺囑曰。予受山王一實神道。見後世子孫延久。偏倚師之惠。予歿而後。先賓久能。一周而可遷殯日光山也。而

薨。南禪寺僧崇傳。與本多正純議。以唯一化義。收神骨於久能山。明日台德公召天海崇傳等。崇傳申曰。從遺囑。以納久能焉。天海曰。遺囑已消矣。崇傳詰之。對曰。我所聞山王一實。習合神道也。然前宵以宗源有焉乎。崇傳曰。太公嘗以豐國明神之例。欲爲神。故以唯一。何謂之有。曰。太公常欲永久。而豐國後已滅。奚以凶例。可爲國家之規矩乎。汝曷爲得識宗源。習合之譯。問答數刻。正純前曰。我君居哀瘠。天海不恭之罪難道。請處之流刑矣。乃逐去。二年。四月十六日。有命。因神道定奉遷神位。于久能。十九日。而後台德公日奉遷于久能。奉三種大神。祝尸降文。而後台德公

召天海。具聞東照公遺命。使板倉重昌。林永喜與天海往京師。奏事由。詔賜習合舊記。而遷神廟于日光。賜號東照大權現。元和元年。任大僧正。寬永元年。台德公命修造東叡山。迎守澄親王。爲日光山門主。使天海爲授法師。大猷公以新田長樂寺賜之。十年秋。天海疾病。公枉駕訪病。賜湯藥。十月二日寂。賜大師號。東叡山開山慈眼大師緣起。空海嘗修後七日御修法于宮中。自承和元年正月。追後陽成帝。綿綿連續。會儒韋林菴。按本書作坂上韋林菴。誹謗佛法。以爲空誕。公卿或入其門。屢奏請。遂廢。後七日御修法。三年。山門衆徒會

野史

卷一百八十一

二十八

二

議。賴楮紳家。奏請再三。詔可。擇衆薦舉天海。天海卽候宮闕。說佛教。大協叡旨。終興復御修法。韋林菴去京師。潛居建仁寺側。又林道春唱儒于江府。佛教稍衰。增上寺住持存應。招天海于江府。說佛教于營中。甚愜旨。寵遇日渥。修學益熾。辨會錄。澤菴宗彭。但馬出石人。秋庭綱典子也。年甫十歲。爲淨土僧。非其意也。三年。受禪于邑之宗鏡寺希先。名曰秀喜。年十四。祝髮。希先寂而後。從僧董甫於京師大德寺。深得禪旨。更名宗彭。傭書給衣。濯衣裸待其歸。澤菴銘序。往界浦。就僧文西學文。文西終焉。以

所藏典籍附宗彭。亟見古鏡一凍于陽春菴。機辨縱橫。應答如響。古鏡移南宗寺。宗彭執侍巾瓶。日夜參禪。授號曰澤菴。同邑者有宗無者。爲先考齋緇侶。殊請圓鑑國師入室。宗彭之酬對敏捷。時古鏡臥病聞之。曰。莫誇窻兒也。塔銘序。父綱典好音。每歸省。歌以適其意。慶長丁未年。歲三十五。爲界浦南宗寺住持。居三年。衆知其德。塔銘序。界浦有宗印者。爲建一菴。名曰祥雲。延宗彭爲開山。塔銘序。轉居大德寺。右府秀賴厚聘召之。不應。未幾去。在界浦。遊心雲水。好遊名利。所居乞食。不煩主人。或掘菜根食之。有人譏其不出

野史

卷一百八十一

二十九

二

窠臼。澤菴笑而不逆。續叢語。禪坐之暇。編大燈年譜。視名利若塵埃。視聲色若泡幻。歸山陰舊里。構一室于宗鏡寺下。扁投淵軒。折腳鐺內煮麻麥粟豆。給日食。而無有飢色。塔銘序。寬永六年。有故與僧玉室處流。澤菴謫出羽上山。按近世叢語作流陸奧。今從土岐氏聞書。九年。頃間柳生宗矩爲大猷公武技師。言公曰。學劍者當靜心。靜心宜訊識者。公問曰。如今識者爲誰。宗矩荅曰。舉臣所識。莫若宗彭。乃召還。澤菴銘序。○續近世叢語云。寬永九年。與玉室並見釋。宗彭至江府。營菴而居。後應召。○砂子草紙云。澤菴與

玉室江月皆謫竄。二人遇赦歸。江月獨後焉。

數問法要。眷遇優渥。宗彭因與宗矩共作書以呈。公

嘉之。十一年。爲創一寺院於品川。山曰萬松。寺曰東

海。使宗彭住持焉。續錄十五年秋。如京師。應後水

尾上皇辟。入仙宮說法。上皇叡感。賜紫。加天應大

現國師號。辭曰。二祖微翁號。不稱德。伏望貧道一身

之寵位。回賜二祖。榮孰若之。詔許之。反江府。大猷公

時臨寺。恩眷益隆。續錄正保二年冬。遺誠曰。瘞全

身於後山。莫誦經設齋。莫受道俗吊賻。衆僧著衣喫

飯如平日矣。且莫爲求謚號而煩。朝奏。莫入本牌

野史 卷二百八十

三十一

於本寺祖堂。彌月不痊。一日曉天。援筆書夢一字。泊

然而寂。實十二月二日也。年七十三。塔銘及病革也。

語弟子曰。古人多作偈示後。我則杜口而去耳。使畫

工畫一圓相。相中自加一點墨。書于其下曰。欲觀我

者見此畫云。瘞全身於後岡。只種松乎其上。塔銘續錄

歲旦詩云。從來八九七十二。扶起老人不老人。拄杖

頭邊看花日。山河大地自家春。芝屋就權大納言藤

原光廣學和歌。光廣曰。於禪徒不應。答曰。夢窓有庭

之癖。雪舟有畫之癖。貧道者有歌之癖。乃詠云。豫乃

那可能。比止珥波久勢廻。阿留毛能遠。和禮仁母由

類世。志幾之末。廻美知。光廣笑而可。記前關白藤原

信尋。一夕入室問道。詰旦寄書謝之。塔銘一日宗彭

見信尋。將辭歸。信尋扣袂留之。辭曰。今日則法華八

講中日也。信尋曰。八講亦有中日耶。對曰。四腕中如

有中腕。記有東武紀行。又鎌倉記行。草

寶積妙乘。天台徒也。籠山一紀。欲滿其功。會有其徒

擅改易祖法者。妙乘深惡之甚。不幸兄弟親戚皆已

亡。只餘老母矣。孤獨無倫者。自妙乘在寺之時。置之

其別業。孝養奉事。不暫廢也。妙乘若去。則於其晨夕

之奉。不有能代之者。是以不爲輒去。其徒見妙乘不

野史 卷二百八十

三十一

能去。幸人之災。百毒並至。迫脅以誠。後世效之者。妙

乘雖憤激。以其母在。想之辭悒。居恒不樂。終發心病。

彌留之時。母憂其食日減。問其所病。妙乘即起而躍

再三。吾壯健如斯。母何憂之。蓋慰母心也。然疾實病。

其夕欲修施食法。而不能。請母修之。未終。忽然坐寂。

足跡元政。名日政。號妙子。或不可思議。又泰空。京師人。姓

菅原氏。母石井氏。一夜夢異僧來曰。有憑哉。孕之而

生。元政于京師一條邊。芝屋小字源八郎。隨筆甫二歲。

秋七月十六日夜。父携見東山大文字火。歸家直記

其大字形。或列諸玩物。呼其名。從聲取之。一莫達之。六歲始讀書。一受句讀。皆諳誦上口。一日從父見僧九巖于建仁寺中大統院。九巖問曰。兒讀何書耶。荅曰。學大學。卽授二行。直諳記而誦之。九巖拍掌歎曰。何物生寧馨兒。年甫十三。仕彥根城主井伊直孝。因母族稱石川。字俊平。十九歲辭仕。隨母遊和泉。禮日蓮像。發三願。曰。出家得度。曰。父母壽考。長盡孝養。曰。得讀天台三大部書。當是時。泉涌寺律僧周某。講法華經。元政日往聽生。切利之文。激昂感涕。語以出家之志。周制止曰。子年尙弱。他日爲僧不晚也。年二十

野史 卷二百八十

三十一

六。移病。○按叢語。此時致仕。云。姑從古今人物志。去國。從妙顯寺僧日豐。遂髡緇爲僧。讀得三大部。元政爲人精力絕倫。博涉內外二典。強記宏聞。無不闕讀。兼善詞章。甚有袁宏道之風致。旁通國學。好爲和歌。占居深草霞谷寺。稱瑞光。持律甚嚴。少間不解袈裟。兀坐誦經。有人來訪道。則諄諄開示。有招之者。雖富貴人。必辭焉。有贈絹帛者。必換之綿布。以施弟子。當時聞其風者。莫不偃靡焉。與歸化陳元贊。心機冥契。爲方外交。

○陳元贊。字義都。號旣白山人。明虎林人。崇禎中。進士下第。避亂投化。後以山人。應尾張聘。時時來

遊京師。又如江府。與諸名人。爲文字交。初萬治二年。於名古屋城中。與元政始相識。契交尤厚。元政贈詩云。公本大唐賓。七十六老人。吾少公卅六。才調况非倫。不知何夙性。合如車雙輪。其平生所唱酬者。彙爲元元唱和集。刊行于世。元贊善拳法。當世未有此技。元贊創傳之。正保中。居國正寺。

又與熊澤了介友善。了介雖素不悅浮圖。大欽元政風猷。時時過訪。談晤移晷。雖語及佛理。了介色莫逆矣。但曰。如今緇徒。咸是鹿穢。可歎可歎。苟使釋迦見之。其謂之何。又使孔子見今日儒者。亦謂之何。時講

野史 卷二百八十

三十二

源語。或問法華經。或拉伶人來爲雅樂。元政素誠孝。先是迎二親。設一小菴於寺側。號稱心菴。孝敬純至。父母年高尙健。父享年八十七而歿。母年七十九。謂詣身延山。元政扶負以往。寬文八年。母亦八十七歲而死。尋元政暴病寂。時二月。年四十六。著扶桑隱逸傳。草山集。稱心病課等。叢語。古今人物志。嘗示教曰。如吾宗致。一言妙法。諸佛祕要。語之言喪。思之慮亡。只可信得。不可識得。不思議之不思議者也。非靈山別付之。其孰得之。芝屋隨筆。元政書江府赤坂圓通寺鐘銘。置十二支于冠云。鼠山流來人未驚。牛王出世振梵聲。虎

狼野干氣縱橫。兎角方便誘羣情。龍宮高處響華鯨。
蛇室睡破覺心生。馬腹忽變聖胎成。羊鹿牛車休復
轟。猿啼霜降月色清。鷄人未唱客先行。狗不夜吠王
舍城。猪觸金山轉崢嶸。南句茶話
引紫一本

隱元。名隆琦。隱元其字也。明福州福清東林林氏子。
山城志引隱元。嚴有公准。足利氏故事。欲剏
建禪刹一字。索道德優長僧於支那。長崎興福寺住
持逸然受命。請之支那經山寺費隱法嗣隱元。再三
乃應諾。三年七月來渡。至興福寺。時大眉。良聲等僧
二十人。陪從來。大眉等十口止錫。良聲等十人。明年

歸支那。實記。明曆元年。如京師。假居攝州富田。長崎
傳和漢。十一月。大拓山城宇治郡五箇莊大和田邑。
創建黃檗山萬福寺。辨會錄云。寬文元年五月。創大和田。九
月。草創。名黃檗。又云。萬治二年。萬治元年十一月。至江
府。見幕府。獻賜有差。弘萬天日錄。寬文十三年四月。
後水尾上皇特賜大光普照國師號。辨會錄。山城
日寂。年八十三。偈曰。西來柳栗振雄風。幻出塵山不
宰功。今日身心俱放下。頓超法界一真空。按原
筆。一向
鼻祖親鸞。善計量末世風俗。使門下僧與凡俗類不
異。隱元歸化。開親鸞聽女犯肉食。甚稱親鸞德。而聞

其宗徒每二十八日。喫素戒慎。顰眉曰。立喫素則其
餘皆不淨也。亦可恠云。草翁

延寶中。知積院有僧快圓。翁草作。快圓肥前平戶人。
直率無飾。精練密教。雖爲上坐。棄席居末。恒嗜茶插
花。翁草。頗善梵字。後水尾法皇詔知積院僧正運。飲
召快圓。運飲謂快圓曰。上欲覽子書梵字。特詔召
子。何榮若之。子明日衣盛服。跟從若干。可以朝參。快
圓更無喜色。明且不告。運飲襲衣上穿棉衲。裹筆刺
毛於渣紙。自携之。蕭然獨往。詣宮門。門者以爲乞食
僧。聞其名。知爲快圓也。通之於內。快圓乃入拜於玉

座下。書梵字數紙。法皇感賞。詔賜絹。快圓稽首謝
恩。而謂曰。貧衲紙衣。以了一生。何以此物爲。乃不受
而回。翁草。運飲嘗善聯歌。一日設聯歌會于仙宮。
運飲奉詔。將朝。快圓扣袂諫曰。嘗聞我宗門爲法義
朝參者。未聞僧正以聯歌應召者也。他日有詔則請
固辭焉。苟爲知積院住持。而以聯歌爲名。則恐一山
僧徒。靡然倣弊也。運飲以爲然。固辭不朝。終爲廢聯
歌。翁草。快圓每欲郵傳于南都大坂。則佇立方廣寺
前。見客治行者。就問其所往。從託信書及金銀。雖未
一面識者。託之晏然。終世更無有脚脚云。翁草

筑紫僧某。寓京師。欲請官位。會所齋諸件。悉爲草賊所奪。不得遂志也。將歸鄉。乃作和歌曰。久留之美能。宇彌乎和多連婆。須美會免廼。蘇傳仁毛加加流。於幾津志良那美。一時傳誦。達于朝。天皇聞而怒之。特賜和尙位。續、叢

宜翁。名日可。自號竹菴。初族岡田氏。讚岐丸龜人。初少也。母爲父所逐。流落而死。宜翁慟哭。厚殮之。時年十八。其後繼母亦見逐。宜翁益不樂。素喜讀書。父禁之。尙不止。卒獲罪于父。見逐。乃如京師。有棄世之志。年二十九。自削髮爲僧。投西山僧義華。及興聖寺僧

卷一百八十

三十六

拙堂而學。居無幾。見深草元政。而大悅焉。遂棄禪而學法華律。修業無怠。旁及歌詩。宜翁素有至性。常痛得罪于父。時時讀孝經。獨盡其心矣。又事元政。能竭其道。嘗從過京師五條大橋。寒風肅殺。宜翁乃傍其側。以身蔽之。一日聞父來京師。介於逆旅主人。通意請見。不許。躊躇不能去。朝往暮歸。拜首戶外。如此旬餘。父將歸國。乃潛送至大坂。涕泣而回京。又憂父老。單身無聊。與鄉里親族共議。使繼母携女居京者歸于家。會父病而死。訃至。號泣慟哭。不食三日。親族自故鄉來。欲與俱歸。宜翁爲得罪於父。不肯歸曰。卿等

爲妹擇佳壻。使之繼家。何賜若之。至明年。妹得壻。乃歸拜掃父之墓。是時元政作詩送之。有風樹一生恨。浮雲千里愁之句。寬文紀元。罹病而終。年三十八。將死。謂諸友曰。我出家以來。梵行不缺十年。樂道而常自得。天地之間。無可以代之者。風烟山水。是我家鄉。豈離此土。別求寂光。續、叢

野史 卷一百八十

三十七

眼不能拒。與偕行。迨既入鄉。窺隙脫走。復至黃蘗。繼法。建瑞龍寺於攝州難波。人呼寺曰鐵眼。夙發刻一切經之志。募緣四方。值饑歲。携募緣金。立市門。視有飢色者。悉頒與之。已復募緣。歲又饑。施予又如初。而後印刻鳩功藏之山中。能說法。有辨才。化度士民。然終世以建立門。謂腕臂不整。不置法嗣。而附屬寺於法弟寶洲。以天和二年寂。年五十三。續、叢

契冲。字空心。族下川氏。攝津尼碕人。叢語、文其先近江馬淵人。本族金子。祖父元宣。事加藤清正。父元全仕青山達利。初契冲生五歲。母間氏口授百人一首

和歌。旬日善記。父亦試讀實語教。不日又記得。父母
駭異焉。語。兼七歲患疫。巫醫不驗。在牀蓐。竊書天滿天
神字。每日一百遍。迨三七日夜。夢異人來告曰。吾憐
子至誠。除病延命。他日請爲僧。契冲行實。覺後病瘳。告父
母。請爲僧。不聽。自絕。腥葷。日唱佛。父母感動。竟許可。
乃師事攝州今里妙法寺密僧手定。受般若心經。讀
數遍皆誦。時年十一。語。兼十三歲薙髮。行實。兼迨稍長。
登高野山。謁東室院快賢。留而事之。快賢愛其法器。
加意誨誘。居數年。學行益進。快賢遂授以五部灌頂。
使列兩部大阿闍梨位。寬文二年。爲檀越所請。往居

生玉曼茶羅院。既而厭其城市比隣。題和歌二首于
壁間而遁去。一笠一鉢。隨意周游。詣大和長谷寺。絕
食念誦七日。登寶生山。練行三七日。及吉野葛城等
之山川靈異處。莫不躋攀。復還高野山。受苦薩戒於
圓通寺快圓。去往和泉久井里。愛山水幽奇。掛錫數
年。盡該三歲。通悉曇。旁窺諸宗章疏。涉獵十三經史。
漢文選等。偏讀日本記以下國史記錄。既而屏居于
池田川湄。津。在縣延寶五年。往河內鬼住。就延命寺覺
彥。受安流灌頂。覺彥悅以爲得其人。契冲手寫儀軌
二百卷。納于生駒山寶山寺。八年。手定寂。遺命居妙

法寺。素非其志也。然以老母在今里。不得已而住焉。
傍構一室。移母孝養。契冲勤苦勉勵。其學無不闕。所
攻擊辨論。雖當時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又好國史。作
和歌。其所發揮。識見卓絕。悉得肯綮。其說曰。和歌皆
我邦語。而邦語有雅俗焉。有古今焉。雅俗也易辨。古
今也難折。苟欲知古言。則萬葉集足以徵焉。是時水
戶義公方恨萬葉集世無善注。其詞不明。慨焉。有爲
注釋之意。遙欽契冲聲譽。欲召託其事。固辭不就。而
心喜其盛舉。爲作萬葉代匠記二十卷。總釋二卷。義
公讀之。大嘉其卓見。乃賜銀一千枚。絹三十匹。契冲

悉散。賻給貧乏。修塔廟。一錢尺帛不蓄也。義公又讀
古今餘材鈔。抵掌益奇之。賜書召之。辭曰。林獸之性。
不慣謁公侯。遂不應。迨母死。退院卜居大坂東高津。
號圓珠菴。屏謝俗客。清修自適。著書十餘種。義公施
菜資。贈問不絕。兼。兼元祿十四年正月。疾革。告其
徒曰。永訣在邇者。所疑則質正。涌泉問曰。師今住阿
字本不生之域乎。荅曰。然。凡人當平等。泉曰。平等差
別無異乎。曰。心雖平等。事有差別。差別之中。心當平
等。未幾寂。行實。兼年六十二。兼。兼契冲寬厚恭謙。愛人。
記。質性清介。而和怡。其所應接。無道俗。盡得其懽心。

又索善開獎。每有不善徒。一爲指導。皆輒改行。其所到住。人初雖不甚親愛。而及去。莫不思慕焉。語錄嘗講說萬葉集。援引古今。商榷事實。綿綿不絕。猶盤上走珠子也。聽者悚然。以爲行秘書之流亞矣。或問曰。師所誦誦古人和歌幾許首。荅曰。三千以上。餘不識焉。遺事守法甚嚴正。人或造爲邪說。欲以亂其宗者。契冲果然闕之。無所回避。所辨論。當時有識無當其鋒者。行實所著遺稿二十卷。曰潰吟集。或作漫吟集隱士長流爲之序。行實又著厚顏抄。勝地吐懷篇。勢語聽斷。源注拾遺。名所補翼抄。類字名所集。和字正濫抄。河杜

野史

卷二百八十

四十一

等。又學悉曇。糾音字於韻學。以辨國字訓詁。及萬葉假名字。讀古書及日本記。古事記。又著五部書說。辨論寶基本記。大和姬世記等。妄詐云。雜記初年十七。詠和歌。下河邊長流嘆其天授也。因結方外交。嘗曰。余之於契冲和歌。所謂古今一鍾子期也。契冲常安貧素。遇他信施。如負荆棘。且厭幻軀。如視地聚。寶生山南有一巖窟。契冲愛其幽絕。以爲堪棄形骸。乃以首觸石。腦血塗地。無由終命。不得已而去。遺事

○長流。名具平。字彥六。族下河邊。大和字多人。父稱族小碕。因母族稱焉。無妻子。中年而住攝津難

波側。閒居讀書。好歌。諳記萬葉集。古今集。伊勢物語等。不諂不阿。心不赴則不應豪貴之求。雖有訪人不語。高枕睡。或誦書而不對。水戶義公聞其才。召之。不應。贈紙筆。乞書萬葉注。心進則注一二首。每怠棄。遂不果。貞享三年六月歿。年六十三。與契冲交深。遺稿曰晚華集。

尾張名護屋東照宮祠官吉見幸和。嘗好古體和歌。按本書作幸和年記不合至大坂。見契冲。請爲門人。辭之。固請。見歌案在側。取置坐下。聽披講。契冲遂讓與著述書。又稻荷祠官羽倉春滿。請爲門人。契冲引見之。

野史

卷二百八十

四十一

病薨。悅曰。吾三十餘年之學也。附屬著述書。春滿無子。姪在滿。在滿子御風。相繼其學不衰。雜記千默。或作千呆名性佞。萬治三年。來渡。爲長碕崇福寺第二世。先是元和六年。支那僧眞圓來渡。結小菴幽居。頃年幕府下令。嚴禁耶蘇宗。或風聞來船中耶蘇徒混交來。是以南京舶主等胥議。盡糾問來船人。信天主教者否。且爲來船平穩。追悼先亡。請建立一院。乃許可。初建一寺院。號南京寺。使眞圓爲開山。置齋來佛神。嚴令檢覈邪宗。而後支那僧繼渡。傳至千默。千默元祿八年。轉住黃葉山。爲第六世。長碕實記初住南京

寺與隣家爭境界。將訟府署。以聞之。千獸曰。汝輩爭境。我甚恠之。寺境狹。則隣地廣。曾莫有缺。我與彼奚有差別矣乎。隣翁聞之。慚愧爭忽罷。草翁

道覺號了翁。出羽雄勝郡八幡邑人也。父鈴木重孝。初生二歲。喪母。父蜜託高橋某鞠養。十一歲。鄉人咸言。斯兒不利於家。因投隣村密院。十二歲。入同郡龍泉寺。尋爲僧。始習經咒。十四歲。詣與州平泉一古堂。年歷遼遠。多失經卷。道覺嗟嘆。謂乃昔太守秀衡。初立名利堂塔已舊。經卷亦散逸。信可惜。自顧鉢囊空。未由修飾。祇圖拾散失之經。植當來之徵。因遂東

尋西討。只得五六帙。乃送至寺。復自嘆云。雖入空門。根性謏劣。且乏精力。自度而來。能利人乎哉。自誓多集龍藏。偏令結良緣。倘不果。則但寫大般若經六百卷。以償其初志耳。大起志。祈祝神佛。或詣產神八幡祠。手植杉樹苗五百餘株。十九歲。從僧雲居于仙臺。扣法要。受五戒。二十歲。寓土州雙林寺。夜間禮佛。至三千五百拜。雖病不懈。又禱神。斷火食百餘日。偶念家父老而且貧。至江府。或持鉢傭書。或傭作負春。久而方得金數枚。持歸奉父。承應三年。歲二十五。聞僧隱元上岸在近。抵長碕。寓崇福寺。方隱元上岸。寓興

福寺。得見。恰如窮子遇父母。偶罹病不瘳。踰年而治。迨隱元初造黃檗於宇治。隨杖同至。三十三歲。自秉刀截勢。欲斷慾源。屢懇祈神佛。宿志苟弗懈。三十五歲。募化於四方。時指頭焦痕。潰爛痛苦。偶寓松平氏。或夜夢。長碕興福寺如定來授藥方。覺而後製藥傳之。果愈如神。根疵再疼殆。不可忍。復夢前老僧來授藥方。更加一味。覺而後從所夢。疼立除矣。於是欲偏便世人。除病苦。詣淺草觀世音拈闍。得錦袋名。乃就東叡山下。不忍池上。開藥鋪。使俗姪某賣此藥。買者如市。中間六年。迨四十一歲。積金已三千兩。願用贖

官版藏經七千卷。更造經庫兩宇于池上。多集內外經典。堂中安三聖銅像。納經。弘願已了畢。爲賽佛神之恩。特建施藥館一處於勢州上野邑安養寺前。施藥於往來人。或於京師泉涌萬福等寺前。凡施投五萬五千餘裏云。延寶三年。於不忍池畔。覓市塵地。經營勸學寮。并經庫。八年。欲就東叡山中。建勸學寮。輪王寺天真入道親王已許可。偶遭謗不果。或竊以毒投食。危得免。前後遇毒四回。皆脫焉。天和二年。東叡山下賜地方若干。是冬。藥鋪火。墳典一萬四千餘卷。悉爲烏有。三年。因前冬不稔之災。人民餓死。飢寒填

路。道覺乃施錢一千一百餘緡。貧者賑之。死者瘞之。再造藥鋪。是歲建勸學寮。迨次年功成。造經庫。納內外墳典三萬餘卷。學徒駢臻者。六百餘人云。尋入道親王。命任勸學院權大僧都法印。固辭不拜。再三遂拜焉。又登高野山。自禁火食。鎮藏經。總皆倚靈藥之神効。時冒名作賣者夥焉。近隣開店。或偽賣焉。或告曰。當訟廳斥之。道覺曰。納經之願。元爲慈濟。若人有賣藥資身之益。則幸耳。胡爲拒之。修葺黃檗山及諸寺廢傾。或投金錢。備不易之蓄。元祿七年。辭東叡山。而上黃檗山。擬天真院。是冬。坐禪作偈云。工夫熟處。

野史

卷二百八十

四十四

盡心念。心念盡時。工亦空。水天一色。別天地。明月蘆花。類不同。十年。黃檗山官糧田總四百石。田地都屬五箇莊。古來雖有五處。潮水淺隘。動爲旱魃所祟。蓋五箇莊。原係官料。及近衛家領。及黃檗糧田。相連接也。道覺審察其利害。終欲擴充五處潮水。使彼所蓄水深而廣。永無旱魃之憂。黃檗山糧田。捨金若干。官田支借金若干。令彼納租之內。歲減少分償之事。已竣工。人民鼓腹。又爲齋藤氏。造自得院。十四年秋。受佛國寺之請。往進山開堂。散金修飾堂牆。明年辭而歸。居自得院。十六年冬。江府有火。延及東叡山。勸學

寮。道覺聞之。忍悛不禁。將往重興焉。時勸學寮一從道覺。擬建而來。遂爲台徒進學立身之道場。是以公辨入道親王白幕府。重興。事作永久公建之定式。道覺到江府。則事已決。喜而歸山。寶永四年五月。有病。或請轉醫。道覺曰。勿勞心念。我病無異。二十一日。復勸代醫。叱云。我病已革。不要藥食。從弟了山乞遺偈。曰。不要。強以筆迫之。便畫一圓相。明日晏然示寂。年七十八。只餘竹篋舊掛絡一頂耳。了翁禪師記年錄卓榮。豐後杵築淨國寺之僧也。其師卓譽。與長昌寺相訟。被江府召。坐於府署。卓譽理屈。流於八丈島。卓

野史

卷二百八十

四十五

榮乃詣署鳴咽。請哀。吏怒叱逐之。明日又往請。見叱如昨。然而志氣不撓。每日往請。凡十六年。風雨寒暑未嘗一日缺也。事聞幕府。幕府感嗟。特命赦卓譽。使歸豐後。古河十念寺無主。荒廢久矣。命卓榮爲之住持。以賞其孝義也。卓榮先卓譽四年。以享保六年。寂于十念寺。續叢書實觀。字體具。初名實增。字相如。三河額田郡岡崎人也。族中根氏。甫六歲。至東叡山。十歲。登叡山。居淨教房。寬文十二年夏。得度。天和元年冬。爲淨教房住持。尋兼城州蓮華寺。爲大阿闍梨。任權大僧都。元祿十

二年夏。擢爲望擬講。十四年夏。進大僧都。寶永二年。補法勝寺和尙。更淨教房。爲實藏房。盡復故也。四年秋。任權僧正。是冬。補東塔執行。應公辦法親王召。住東叡山凌雲院。尋兼仙坡北院。五年。轉僧正。正德三年。任大僧正。享保十年冬。江府小傳馬町津村某女圓子。若爲狐所憑。明年二月。自稱熱田明神。因實觀請建祠於閒地。假造一少祠安之。相約年年季春仲八日。津村氏宅爲離館。圓子存日。託彼有語焉。十六年三月。神降語曰。自今無語。人皆固請。神許以來歲於凌雲院。元文四年秋。實觀辭而隱居。號念生院。仍

領大磯高麗寺。寬保四年正月寂。年八十四。東叡山寬永寺歷代主僧記引實觀每講佛教于中堂。聽者往往來到。充益堂庭。迨講畢。退出堂。忽失其去處者多。又云。實觀者地藏薩埵化身。間有異跡。觀靈僧都記義寬住尾張知多郡觀音寺。歲早。寮庶來請祈雨。義寬曰。貧道力不能動佛天。寮欺請不已。乃設牀於海心。坐之曰。明日晡時而來。明日日昃後。雷雨暴興。風怒浪湧。寮恐其漂沒。爭舟而行。見端坐合掌。恰如死狀。寮感泣。各自負物荷米來謝。義寬每人僅受一掬。日。昊天應。寮誠實。予何德庸之。義寬住山六十餘年。

出門只數次。有僧問曰。老師何以消閒。曰。蝸牛角上石火光中。只覺迅速。未知有閒。兼語學信。伊豫人。其初生也。今治城下淨土宗寺院。葬新亾婦人。是夜窺窰中聞赤兒啼。人恠物色。得之新亾塚下。急穿之。排棺。男兒出生于棺中。寺主悅以爲天授也。乃附乳孺養育。稍長。爲僧。博學多識。精勤無比。弱年畢閱藏功。讀彌陀經十萬卷。迄中年。頗得雅賞。疎世務。不及孩童。或時語人曰。我弱常信地藏菩薩。深祈二世悉他。世間富貴。因人爲害。非強可庶幾。貧而貧。賤而賤。只祈菩薩所爲也。支體豐肥。性質寬裕。

至扶宗護法。最勇敢。如不知身命者。或謂迂遠世事。且我慢也。然不管之。二十餘歲。在增上寺。會華嚴覺洲講。只識述記于東府。學信聞之。殊乞謁。論未那外緣勿字等。不屈而曰。我若閉關百日。講述記。何難之有。座首所講不足聞。乃去。或請住持鹿谷。應之。赴。不愜意。託他事而去。或諫曰。夏而住持。秋而退去。甚似輕忽。答曰。嘗聞淨土莊嚴寶殿。逐身飛。然斯松徑竹關。奚得逐我乎。終去。到嚴島光明院。此地也。山清海朗。觀境心清。乃生澹焉之心。晚年德行益顯。松山城主請爲大林寺住持。欲正國中僧機。崇敬最慎。學信

應其招。爲士大夫。贅述政教資治。對預國政者。談老莊。論緇門法中。以戒乘。說觀懲。擯斥不軌徒。十二院自他宗門。僧機改觀。每日。嚴主無悍虜。慈母有敗兒。雖寬而要容。教則可嚴。或年上京師。逗留數月。不在寺。弟子尼聞有犯律者。歸院而後。忽除門籍。脫卻法衣。逐之門外。尼乃松山勢要士人女。或諫其嚴酷。弗聽。學信道義堅利。氣質嚴正。不避權貴。舉此類也。最後有一士人。獲罪下獄。其罪過律。亦可憐。學信爲乞助命。時先城主已辭。今城主代之。歸散不淺。曰。是我政道也。僧徒何管之耶。弗聽。學信不復歸大林寺。出

野史

卷二百八十

四十八

城門。直幽居光明院。當先城主在世。大旱。請雨不降。萬民憂困。命學信請雨。乃讀誦無量壽經一七日。大雨。限松山領民皆蘇息。後年大旱復亦如此。歲七十餘。有老病。不食。遂寂于光明院。臨疾病。大書護法二字。遺予三四人。筆力少不減平日。有異香天華瑞。三五里間。道俗驚起敬異。茶毘後。灰皆紫色。鮮明映徹。得舍利數百顆。云。續藏直往。陸奧伊達郡半田人也。稱族小野。初字善之丞。資性至孝。口訥而不識文字。正直而不諂。柔和而不諍。父字善四郎。有弟二人。並幼。善之事父母。不顧身

命。歲甫十三。近邑棍徒來飲酒且狂。與父相爭。抽刀將擊善。四善之遽驚趨進。邀截。破創三處。母亦起俱扼之。遂奪刀。善四嘗頑惡。毀謗神佛。正德四年春。發瘵瘋。病臥。惡臭衝鼻。人皆疏斥。莫來唁者。家素貧窶。且遭病久之。不能輸賦。明年春。善之與母戮力。晝入山林伐薪。夜與母磨穀。編葦作苞。連夜達鷄鳴。而運之桑折。補其漣賦。或醫曰。得白蛇可療父病。善之悅。如白石城下藥鋪求之。口吃。人不能辨。枵卒嘲笑曰。猿與毛漢奴與。善之取醫所記書。視之。鋪翁稍得之。而歸途沉思。慚悔自訥。決意將死于家。迨歸母倚門

野史

卷二百八十

四十九

以疾。見善之垂涕。於是亦謂。我如死則無養父母者矣。乃罷。每夜四更起。詣產神八幡祠。禱父疾。時正德六年正月。積雪埋路。寒風裂膚。素貧窶。薄衣徒跣。迨七日夜。感神託。詣桑折藥師佛。及萬勝寺觀世音。併三處。來往以祈父病。或失其刻。自誓點火於紙砲。度其期。挾之脚指。以爲期。弗懈。中途屢有恠異。二月十二日夜。感得靈夢。明日夕初覺。歸途延期。其母于氣邀之途。歸備說其所感諸佛靈驗。苦諫父。父疑恠。罵置惡聲。適煎藥於爐中。藥鑪忽然飛升。梁上墮而消滅。爐火善四望見恠異。戰悚大懼。趨出浴井泉。拜佛

而懺悔。崇信惘至。未經半年。瘵全瘳。從僧無能于塞耳菴。益歸依三寶。無能寂而後。信心稍懈。舊瘵復發。云。善之亦時從無能。聞因緣法。無能數勸出塵。無能寂而後。殆廢寢食。或夜潛裸體詣無能墳。頻厭塵垢。欲殺身而死。會僧蓮心諫止。而後居常念佛。厭離彼求之念。須臾不離。更不求衣食。平素微笑。以娛樂。或問其故。對曰。雖鹿食鹿衣。觀前日靈夢。我心乃足。只謝佛恩耳。強請父母入桑折大安寺。遂剃髮爲僧。名直往。又拜佛像及曼陀羅等。則涕泣曰。觀靈夢云。元文二年三月十五日。在半田邑菴室。斷食數日終寂。

時年三十六。孝子善之丞感得傳孝感其群錄

慈雲。名飲光。慈雲其字也。自號百不知童子。其先播磨田野村人。父安範。弱冠移居大坂。爲人卓犖不羈。有俠者風。輕財重義。趨人之急。甚於已私。稱爲長者。娶桑原氏。生慈雲。慈雲幼而狀貌異常。性凝莊不妄。舉動稍長。益俊邁。而蹈矩循謹。有若成人。父謂族人曰。此兒必興吾宗。母素信三寶。法樂寺主貞紀。深所歸敬。時屈請而飯焉。貞紀一見慈雲。謂其母曰。此般若兒也。豈塵中物邪。乃乞爲弟。時年甫十三。既爲弟子。學如意輪法。至受道場觀。汗出洽背。歎曰。不圖佛

道之深且大。至于此也。亟作書謝母曰。今日始知佛德。亦是大人之恩矣。從是激勵勤修。寢食殆廢。貞紀喜曰。有徒弟如是。我復何憂。卽授悉曇章。習字梵字。十八歲。貞紀謂苟無學術。不足爲法將以降伏外道。俾從京師伊藤東涯學。東涯器之。未暮年。聞貞紀有病。歸侍醫藥。及貞紀反常。又出遍參碩宿受學。河內野中寺主秀巖。一見期以遠大。謂曰。子實千里駒也。吾老矣。恨不及見他日建法幢。擊法鼓耳。二十二歲。住法樂寺。嗣師意。修阿字觀。實於大輪律師。大輪曰。汝雖祕密粗備。未窮源底。卽擇日莊嚴道場。授鐵塔

奧旨。慈雲於是顯密悉得貫練矣。而一日慨然歎曰。所貴于法者心也。心倘不明。萬法爲徒設。我將明吾心也。乃以寺附法弟照林。凡坐一室。誓窮明心源。足不踰戶限。二閱寒暑。寢有所證入。是時信濃有僧。名大梅。曹洞之耆宿。名重北方。慈雲乃躡履往謁。以求證。互相語難。留九旬乃還。後歷叩諸師。不中其意。乃還法樂寺。禪坐久之。一旦豁然有所省悟。爾後自樂所證。不知飢寒切身。入定連日。不覺雷霆破柱。二十七歲。從師命。移住高井田長榮寺。是時親證覺法。覺賢。暨四方有志之徒群至。無檀施以供香積。日分衛

以度日月。辛苦艱窘。人所不能耐。處之裕如也。親證最賢。以匡衛正法。爲己任。慈雲亦器重之。間勵學徒曰。汝曹以證之志爲志。則大法其庶幾乎。一日親證謂慈雲曰。方今正法。不絕如綫。苟不急維持。恐佛日墜于地矣。自今之後。事無大小。一順佛世正軌。莫雜叔世弊儀。慈雲曰。其奈時未至何。親證曰。否。佛世且有外道謗。況今日乎。世雖濁末。法水未涸。又幸有三同志。時不可失矣。慈雲以爲然。卽新作僧制。以示同志。始號正法律。時有禪僧利巖。紹應者。堅守慈雲之教。正法之興。亦與有力焉。歲三十。移有馬桂林寺。

野史

卷二百八十

五十二

恒病唐宋以來袈裟之裁制。不順佛制。著法亦失搭肩之式。隨意施鉤紐。乃欲立沙門之標式。遂依經律記傳。反覆參驗。又據古像古畫。可爲徵者。述方服圖儀二卷。廣木十卷。慈雲一意燬煉。學徒諄諄誘掖。苟有益於法門。未嘗辭勞。遇有來請講者。卽日就道。其講書也。善標宗會。而畧章句。因緣譬喻。使聽者易了解。四十二歲。根來寺僧正常明欽仰慈雲。盡授與地藏院。相傳秘密奧旨。是時親證死。覺賢覺法亦相繼而亡。慈雲歎曰。羽翼俱損。不可高飛。乃卜居于生駒山西。長尾瀑布之上。有禪尼智鏡者。爲造一菴。扁曰

雙龍菴。慈雲旣隱居于此。禪觀之暇。采行願贊心經。彌陀經等梵本讀之。讀久而自通其義。若宿習然。乃召弟子護明。法護。諦濡等。而口授筆記。成七九鈔五卷。蓋梵學失其傳久矣。慈雲不假師授。心通意解。自八轉七倒。至九韻十囉聲等。皆得其真象。竟作梵學津梁一千卷。請教者益進。慈雲勉強應之。歸敬者相謀。捐貲創阿彌陀寺于京師。延慈雲居焉。居無幾。僧俗臨至。稽紳鉅族。貴戚妃嬪。亦稽首恭敬。咨決心要。其職務軼掌。官門深邃者。獻香呈書。樂結法緣。嘗因貴人請。講十善法。儀矩森嚴。一順佛制。諸弟子錄其

野史

卷二百八十

五十三

語。爲十二卷。號曰十善法語。然其說深博。不止十善大小權實。僧俗二諦。開闡無餘蘊矣。慈雲每言。知我罪我者。其惟十善法語與。年旣八十。不勝應接之勞。退遷河內高貴寺。寺在石川葛城山之西北。乃空海聞三寶鳥之處。而後鳥羽帝臨幸之地。慈雲以其地幽邃闃寂。眞修道之良場也。遂請築壇結界。爲十方僧刹。定作正法律一派本山。又留意神書。普會衆說。以折其中。遂成一家神道曰。神道玄妙。與吾密教相爲表裏。傳教弘法。弘教皆竭力于此。學密之徒。不可弗學也。文化元年。歲八十七。興疾就醫于京師。終

不起。弟子歸葬于高貴寺。慈雲廣額豐頤。鬚眉至老
雪白。平生持律嚴峻。行業高深。望之威容可畏。而卽
之温和。人咸悅服。及疾患沈頓之際。尙惓惓法要。未
嘗少懈。所度弟子數百人。至問道受戒。就弟子列者。
殆萬餘人。每誡學徒曰。大丈夫兒。出家入道。須具佛
智見。持佛戒。服佛服。行佛行。躋佛位。切莫倣末世人
師所行。須飲淳粹醍醐。莫飲雜水腐乳。郡山城主柳
澤氏。屢請招問道受戒。執弟子禮。以敬重焉。迨慈雲
歿。設千僧齋于山。以極慇懃云。法嗣拙菴。名諦濡。字
明堂。克守師教。旁善詩文。天保元年寂。八十歲。續叢
語

野史卷二百八十一

釋氏列傳第二

飯田忠彦 修
男 文彦訓點
竹中邦香 校

蓮如

蓮如。名兼壽。存如上人圓兼子也。鼻祖親鸞。從三位藤原範綱養子。實皇太后宮大進有範子。初入青蓮院爲僧。名範宴。任少僧都。補東山聖光院門主。建仁元年。辭而入源空吉水室。歸依淨土專念之宗。改名綽空。尋改善心。又善信。諸上人傳。親承元元年。配于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一

五十五

越後。歷五年而後遇赦。改今名。聖人傳作在越嘉祿二年。初建下野高田山。後堀河帝賜綸旨及扁額。號專修阿彌陀寺。以優婆塞。修一向專修念佛。貞永元年。附專修寺於徒弟眞佛。而入京師。弘長二年寂。九十歲。諸門系圖。親鸞女曰覺信尼。文永九年。初立本願寺於京師東山吉水之北大谷。以親鸞徒弟覺惠爲寺務。親鸞孫如信嗣。山城志。或抄。覺惠子覺如承如信後。覺如六世存如嗣而寂。存如子乃蓮如。蓮如嗣。任權大僧都。叙法印。有辨才。始祝髮。著緇。而啖肉蓄妻自若。通史。跡傳。文明三年二月。爲山徒所破卻。廼歷

畿內北陸。七年歸山科。山城志。或抄。十年正月。自河州茨田郡中振鄉。山本內出口村入京師。欲移住山城宇治鄉。小野莊山科內野村西中路。淹留徙界浦小坊。造立本願寺。十二年冬。造堂。次年建佛堂。山城志。蓮如上人傳。及遺善化誘。得衆資。甚致富。乘世亂。蓄兵招客。所在攻畧。却歸其宗。是故宗門滋行。四方鉅利名祠。各倣樹黨。民間無賴。亦託以嘯集。自稱曰一揆。蓋謂糾合要結。同心歸一也。又有一向。法華。祠人。土民等目以分之。諸司牧宰。雖苦其橫。戰爭或取援其黨。以利一時。故勢日張皇。一揆之害。卒偏諸道。天下支派。儼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一

五十六

然稱僧寺者。昉於此。通史。於越前也。請求吉碕地於朝倉孝景。建道場。置子號御山。又造超勝寺於中鄉。和田房。勝巖寺。及宇坂房等坊舍於諸處。加越國。長享二年八月。加賀一向徒蜂起。其徒有三派。曰佛光寺。曰高田專修寺。曰本願寺。加州有高田。本願二流。而本願徒甚熾。國內大半其黨也。高田徒愬其專橫於守護富樫政親。政親聞高田所言。爲是疎斥本願徒。其黨類大恚曰。守護乃我法敵。不可不伐。大募國中及能登越中與黨。成群結黨。烏合蠅聚。攻富樫氏。政親戰敗。入城防禦。本願徒圍城。日夜攻剽。九月。或作六月

政親勢屈。遂自殺。或作走。越前國人堀江景用。爲富樫氏一族。乞守護朝倉孝景弟慈親院光玖。率兵一千餘赴救。將入江沼郡。聞田江城陷。政親已死。欲回兵。江沼本願徒群起。扼之於橋口。景用力戰。送有死傷。景用遂敗脫走。宗徒橫行益暴放。逐高田徒。遂掠奪諸郡。相誇謂。四海人民盡爲我宗徒矣。乃侵入越中。掠畧能登。守護畠山義統。犇于餘吾莊。溫井越前守走越前。倚賴景用。加能越三州。遂爲一揆。有而狙越前。國史實錄。明應八年寂。年八十五。號信證院。門跡傳。蓮如有多子。曰光助。曰兼鎮。曰兼祐。曰康兼。

曰光兼。承父後。曰兼譽。曰兼緣。曰兼秀。曰兼照。曰兼俊。曰兼性。曰兼繼。曰兼智。系圖。光兼號實如。任權大僧都。叙法印。系圖。門。永正三年七月。越前宗徒與越中能登一揆。合謀涉河。縱火掠畧邑里。屯兵庫長崎。唱衆三十萬。朝倉貞景叔父教景入道宗滴。聞變奮曰。我宗家危急。不可不救。自率兵襲入照根寺。擒寺僧而歸。復以兵三千陣于中江。使支族景職兵三千三百。屯志比莊。堀江景實等兵二千八百。屯九頭龍川。山崎吉家等兵二千。屯黑丸。八月。石川。河北。及越前一揆。五萬七千。濟水。與吉家

等戰敗。酋長二人所獲。被潰。又能美。江沼。黑瀬徒八萬八千。組馬筏。涉九頭龍川。河北。及超勝寺。宇坂坊等五萬五千。向鳴鹿口。洲碕入道鏡覺。蕪木入道常專等十萬八千。向中江。宗滴踰水麾兵奮戰。遂克之。宗徒潰亂。敗走亡死者。三之二云。宗滴命悉壞吉碕道場。及和田本覺寺。超勝寺。國中所在道場。逐卻其宗徒。國史實錄。是月。高田徒大募門徒于勢尾三三州。使桑子妙源寺爲隊長。侵伐越前。與北陸本願徒大戰。本願徒酋長備後公昭賢死之。高田徒進入加州。不利而去。富樫記。○今按。高田徒戰狀。十月。本願徒取

豐原寺。進至堂前口文殊口。西谷明王院。王養坊。圖鏡坊等與朝倉土佐守戰敗。比五年八月。和田超勝寺。大坊等募宗徒。請侵略越前。不聽。石川郡人玄住強望請。侵入川北郡帝釋堂口。在上。越兵邀擊破之。玄住戰死。國史實錄。初。後柏原天皇之立也。以喪亂日久。府庫耗竭。大禮不行者二十年。內大臣藤原實隆。喻光兼。奉給經費。乃得成儀。詔陞光兼於准門跡。通史。

○御湯殿上日記云。永祿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本願寺爲門跡。成上禮。奉太刀二萬口。按是時代。

父承襲者矣。○山城志引宣下勅旨云。正月二十
六日。後奈良天皇詔爲二品親王。可疑。

大永五年寂。年六十八。號教恩院。門跡傳。系圖。有子。曰光
圓。曰光融。號圓如。先父寂。曰兼珍。曰兼澄。光融子光
教嗣。

光教號證如。累任權僧正。叙法印。系圖。門跡傳。享祿二年
春。下間賴秀弟賴盛等竊謀。欲光教爲國王。自爲將
軍。擅邪威。往加賀。與三山坊主密議。三山及四郡國
人門徒等。以逆天威。畏以爲不可。而不從。賴秀及和
田超勝等悲謂。拒我命者。皆法敵也。乃起。侵掠波左

時 史

卷二百八十一

五十九

谷縱火斬戮。又掠石川郡。焚若林寺內。擒坊主而歸。
山科。與大一揆。小一揆。累戰數回。老羸聞敗。退走。能
越。八月。超勝寺率能美。石川小一揆。伐山田坊主黑
瀬覺道大戰。和田坊主死之。乞援于越前。四年八月。
朝倉教景遣堀江衆三百餘于菅生。而教景子景紀
率兵八千。入加州。江沼一揆赴歸。九月。移陣于本折。
能越兵。及加賀游士與畠山臣遊佐。神保。溫井等合
謀。陣于河北境。十月。教景進出。今湊川宗徒一揆數
千。對抗河畔。吉家景實等。呼衆涉水力戰。一揆敗走。
越兵獲首八百。梟之河涯。一揆亦拾死首。擇越兵有

雄而名者姓字。標其首梟之。能越陣中間。能越兵迭
危疑。人心蕩搖。加州西郡宗徒乘虛競擊。克之。神保。
三宅。溫井等兵多死之。教景收兵而回。記。等。天文元
年五月。飯盛城危急。細川晴元乞救於光教。光教自
山科赴石山。嘯集門徒。募一揆五萬餘人。爲飯盛後
援。又攻高屋城。而殺三好海雲于界浦。尋與晴元相
惡。晴元力不能制。八月。晴元屬下木澤長政兵與土
寇相爭于路。長政兵悲。縱火于界浦東淺香道場。及
近邑。於是河泉攝和四州門徒土寇併起。蟻聚蜂群。
襲晴元于界浦。是日攝州門徒亦起。攻池田城。細川

時 史

卷二百八十一

六十

記。二十四日。六角定賴。日蓮徒起兵。襲山科本願
寺。壞之。坊舍灰燼。兩家記。長享十月。光教驅其黨。作
亂。和州一揆縱火襲南都坊舍。南都一向徒亦群起。
應光教。十二月。攝州上郡土寇起。燬富田道場。及諸
處。伊丹池田等道場悉灰燼。二年正月。攝州土寇攻
松井越前守于尼碕大物。所在土寇滋群起。二月。進
襲晴元于界浦。晴元潛奔淡路。三月。土寇攻伊丹城。
日夜發喊。尼女老幼。運輸芻藁。陞陞。城中殆危。木
澤長政與京師日蓮徒合謀。爲之後援。土寇死者五
百餘人。縱火于下郡。四月。晴元起自淡路。入池田城。

進攻界浦。一向徒走入石山。五月。晴元及長政兵與日蓮徒攻石山而不克。行成而罷。九月。攝國人河原林與一向徒通謀。竊入越水城。誑戍者而奪其城。尋三好伊賀守與池田。伊丹兵攻越水城。河原林乞降而還中島。兩家記三年八月。三好伊賀守及久助與光教謀叛。晴元據棕橋城。伊丹兵與戰于中島。伊丹兵不利。十月。伊丹池田兵與三好政長攻棕橋。伊賀出城戰于潮江莊西田中。一向徒援伊賀。擊戰而得利。而後長政勸二人歸。晴元五年三月。中島土寇與富田中務謀攻伊賀。久助于西難波。次屋棕橋城望風

而潰。頃間日蓮徒橫行于京師近畿。山徒憎惡之。六月。燔日蓮黨寺院二十一處。死亾者一千餘人。是月。長政。伊賀及政長等併騎兵侵入中島。斬戮一向徒八百餘人。悉屠寨邑。兩家記先是山科堂舍灰燼。徙石山。御湯殿上日記大創巨剝于石山。命以舊號。其徒四民歸依。宗威益熾。史述二十三年寂。門跡傳○按系年三十九號信受院。系門跡傳子光佐。光佐號顯如。叙法眼。系門跡傳永祿四年。任權僧正。任法印。御湯殿上日記織田信長嘗相石山地形。謂是可以城焉。乃使人來謂曰。請見致石山。可換之地。宜由所

請。其必給費。造立伽藍。以依布金之例。光佐以迹似見遂。又恐其食言。依違未承命。其徒強聒之曰。吾法之闡揚。拔新者。實係蓮如上人。上人垂迹之地。不容有寸移。光佐遂辭之。信長恚曰。然則予以力取焉耳。當是時。一向宗支派蔓延諸國。六角定賴亦左袒。堅田慈教寺爲江西旗頭。信長嘗恚之。迫見請城地。光佐遣下間仲之。乞行成。信長弗聽。元龜元年九月。三好康長據野田。福島拒命。於是大將軍義昭帥師。次浦井。三好義繼等次茨木。池田。伊丹。有馬等諸城主軍于天滿。信長親督兵軍于天王寺。伐康長。其意實

屬石山。光佐聞師出。謀知其情。決意而反。移檄于五畿。及紀越諸國門徒一揆。就寺設塹壘。以自守焉。是月十二日夜半。撞鐘告變。四方末寺門徒聚會者五萬餘。信長度其難。猝制。聲言攻野田。福島。移軍天滿。與黨大懼。康長等往往出降。餘衆潰。金鑑史記光佐乃構壁浚塹。修寨于川口樓岸。使順光寺。常樂寺爲會長。通謀於野田。福島。及西海門徒。乞救于越前。明智軍記十四日。下間賴就率兵五千。取守口禾。信長遣佐佐成政。福富貞次等擊之。光佐多出銃手拒戰。信長兵死傷頗多。野村高勝死之。乘機追擊。前田利家單騎

而殿。金餘記、十八日再戰。亦克之。史、三年三月。光佐

遣使獻物於信長。家訓、天正元年。信長拔長島願照

寺。其徒脫歸石山。信長益怒。欲殲一向宗門。教如、

十二月。先是信長滅朝倉氏。以前波吉繼爲越前守

護代。吉繼改族姓田。名長俊。使木下助左衛門。明智

光秀。津田九郎二郎居北莊。收租賦。是月。長俊患眼

爲盲。二年正月。富田長秀嘗與所在一揆謀。舉兵於

志津莊。中郡一揆黨之。群聚者十萬八千餘。急襲一

乘谷。長俊死。而進攻北莊。光秀等乞和。歸美濃。尋長

秀跋扈。侵掠郡邑。二月。一揆群議。迎七里三河子加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一

六十三

賀爲唱帥。掠畧邑里。朝倉景鏡聞變。棄大野塚寺而

遁走。一揆充溢郡縣。將襲府中。長秀逆擊戰。會小林

吉隆反。自後縱銃狙射。長秀斃之。河北一揆攻溝江

長速于金津。十九日。長速父宗天弟明生院榮明。明

圓坊印海。東禪寺英勝。宗性坊。小泉藤左衛門。藤碕

內藏。富樫介泰俊父子三人皆死之。越前舉屬一向

徒。下間述賴軍于平泉寺。杉浦法橋移屯于龍澤寺。

記、爭大野郡志北莊。北袋坂口。富田等土寇復起。以

寺尾親左衛門。天方右馬允。水卷新三郎爲魁首。構

菩提林。傍村岡。勝山等數寨。攻景鏡。菩提林土寇相

盟。日設令雖死。不屬織田氏。圍景鏡于勝山。新三與

景鏡戰。獲之。搜捕其子二人。皆殺之。侵伐平泉寺。豐

原寺。燔堂塔。掠畧坊舍。屬言曰。屠滅他宗矣。盡毀諸

宗佛刹。縱火燬諸神祠。掠奪貲財。和田本覺寺。藤島

超勝寺。大町專授寺。石田西光寺。森本照護寺爲之

唱帥。跋扈狼藉。迎下間賴清。賴俊。若林長門。三宅權

九等。于大坂。杉浦壹岐命土民運輸租賦于石山。取

印盡押戶籍。佃戶薨暨畏而從。勢豪殷戶。皆拒且怒

曰。浮屠以佛教爲表。今恣貪利奪財。所謂國之蠹賊

也。乃破裂鄉帳戶籍。罵辱騷擾。明智軍記、四月。一揆攻朝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一

六十四

倉兵庫助。兵庫敦賀。壞其壘。記、爭信長置佐久間

信盛于天王寺。而還京師。光佐遣宗徒阻撓其路。信

長擊破之。金餘記、豐七月十五日。當孟蘭盆會。土民

詣藤島寺中。相謂曰。今會合于此者。皆裂帳之徒也。

請殺焉。固鎖四門。帶甲把劍。斬殺衆民及婦女。老幼

或踰牆穿溝脫走。悲叫聞數里。事達岐阜。信長發細

作。聲言曰。信長欲伐一揆。大興兵。舟師旣入北瀉。吉

碕。三國。三里濱。若丹二州兵應檄。入越前北浦。軍船

數百。森列北海云。僧俗初懷怖畏。聚黨翕類會議。壹

岐。及本覺寺。照護寺。荒川興行寺。宇坂本向寺。三國

正薰。教順。河尻正光。森田祐儀等土寇合三萬。修築夏目鄉。三里濱。三國湊舊壘。七里參河。及超勝寺。久末照嚴寺。加州江沼土寇二萬。據北潟。波松濱。坂浦等寨。爲之備。下間賴清據今莊宿。石田西光寺據木目嶺。橋立眞宗寺據鉢伏。下間賴俊守板取口。大町專授寺守杉浦口。自餘分黨。保池。大良。河野口。府中。鉢碯土寇。浮浪山客。惡棍之徒。總六萬餘口云。明智軍記九月。信長使堀秀政阿閉某。保木目山城。一揆圍攻。防禦勢屈。避城走近江。而下間賴秀據木目。觀音丸。專修寺于鉢伏。本覺寺于鷹木。七里參河于柚尾城。

光佐命以下間賴清爲越前守護。杉浦壹岐爲大野郡司。下間賴俊爲足羽郡司。七里三河領上郡府中。國中一揆分黨割據。專殺奪掠。閏十一月。攻割豐原寺。關爭三年夏。信長攻屠長島。明智光秀。丹羽長秀。羽柴秀吉等。勢尾濃和城河攝若丹江數州師五萬。自西地海津。東照公督師一萬三千。爲之殿。柴田勝家所部一萬二千爲先鋒。入越前。下間賴清。及大坊等胥議。欲扼之木目。杉浦口。募宗徒。莫應之者。本覺寺徒三千。據木目鷹搏嶺。專授寺二千餘據鉢伏。酋長一揆一千餘。屯觀音丸。七里若林等分隊防禦。先

是堀江景忠對光佐有宿憾。是春。竊歸順。賜本領及加賀二郡。率兵向杉浦口。八月。秀吉自河野口。光秀勝家。稻葉長通等。自杉浦口。發城震擊。堀江左衛門三郎。自後奮擊。宗徒敗走。到府中。專授寺。了玖寺等死之。追擊死傷無算。不遑揭首。木目。鉢伏皆潰。坊主門徒等。所斬戮者多。朝倉景胤獲首二三十。將赴中軍。途開爭起。被搏殺。朝倉景健亦被斬。信長歷府中一乘谷。次豐原寺。下令大搜索。逮捕酋長門徒于山谷林藪。下間賴清等多遇誅戮。九月。信長遷于北莊。悉焚門下僧坊堂舍。關爭四年四月。信長遣諸將攻

石山。光佐築壘於木津。難波。壅舟路。諸國門下族徒。運輸資糧。棄業群聚。或內應敵陣者。攻代不果。五月。信長命攻木津壘。會城中士卒不堪捍禦。原田長俊教如一代記和泉守。率兵三千擊卻之。三好笑岸軍敗。下間賴藝。粟津右近。及士族門族。乘機萃戰。遂獲長俊。競圍天王寺寨。信盛拒戰而不克。信長聞敗奮怒。直發抵若江。進師掩擊宗徒。宗徒逃走石山。追躡多獲首虜。信長記七月。毛利氏發軍船。運糧于石山。和泉國人間部貞詮。沼野伊賀守等。率舟軍三百餘艘。受信長命。禦之尼碯。小畑。花隈。野口送發。銃相挑。適砲

烙煩飛。燔伊賀船。貞詮等皆殪之。毛利氏兵輸糧于城而去。信長記。信盛父子在天王寺。遂不能戰克。諸州門徒益蜂起。與國人爭戰。死_レ者多。織田家譜。六年十二月。光佐通荒木村重。築寨。使阿部仁右衛門守之。而仁右變心。屬信長。國史實錄。兵連結不解十一年。迨天正八年春。正親町天皇遣右大臣藤原前久。權大納言源重通。史通。

○按金鎗記作權大納言重通。權中納言藤原晴豐。○教如一代記作權大納言藤原淳光。及晴豐爲勅使云。○池藻屑云。權大納言源重保。權中納

言晴豐爲勅使。准后藤原前久嘗與光佐有舊識。故與偕往石山。諭止戰。

至石山。諭致城弭兵。信長亦使楠友閒來說。光佐欲不奉詔。下間仲之。賴廉諫曰。累年諸國門葉。崇信無貳。起兵樹黨。或焦殺。或斬戮。隕命者無算矣。且加越二州死_レ者。殆幾萬許。皆因此城之故。宜遣奉敕使。免禍害。據城殆十年。諸處城寨。饑渴傷_レ。皆致功績。願賞及之。若不及則使免死_レ。各安其生計。作業矣。因時勢考之。守禦雖百年。更不見青天。惟賴門徒誠心如金鐵。頃間勢力稍衰。信長猛威。天下無敵。不若

避來銳。以狙擊其虛矣。波多野別所。爲後事之鑒。如今背敕命。則逆天之命。且抗衡已久。人皆知我武。不如奉敕修行成。信長上記。二月。乃交盟書。信長載曰。悉從寬典。曰。入近衛殿。敬于天王寺北城。而致石山之日。去太子塚。曰。遣質子。曰。未寺往還。渾如舊。曰。返附加賀四郡。曰。以初秋上辭爲退期。曰。撤花隈。尼碕矣。閏三月。下間仲之。賴龍。賴廉代盟。曰。不可表裏越訴。曰。以質子去。曰。以雜賀附與光佐。曰。以七月致城。曰。避城之日。撤花隈。尼碕及諸壘矣。天使求光壽盟詞。事成。信長使矢部善七郎於石山。贈金絹帛於光佐。

及家宰。光佐亦遣宿臣如安土。前久。重通。晴豐爲之先容。俱赴安土。信長贈以銀劍馬絹。以七月定退期。金鎗記、織田家譜。四月。光佐移居天滿。後匿鷺森。織田家譜。衆弱散。留子光壽。處分後事。約以孟秋輸城。門族或嗾光壽曰。斯城也。天險。以信長之威。不能陷者。殆乎一紀。今胡必棄之。信長殘忍。誣詐。而讐我已深。晨而出。夕必禽。爲也。光壽乃修守備。再募兵。光佐使止之。曰。是殃我也。弗聽。信長怒。曰。廢詔背盟。罪不容死。乃發兵拔其屬壘勝鬘。尼碕。光壽懼謝罪。請成。信長佯許之。而發兵數萬。如石山收城。光壽致大坂城。及

所在堡塢五十。而韓紀伊。金錄記、教、信長欲殺之於途。伏兵於貝塚。狙之。光壽淹留大坂。潛載輕舸。覆以蓬兩三枚。宵遁。走貝塚。願專寺。朴伴憐之。匿光壽于街道西原田畔陰。信長兵部索殆急。門徒兵或物色。不敢深探而去。幸而脫走。驚森。代記、如、一十年五月。信長囑三男信孝及族信澄。丹羽長秀等。督衆入紀伊。急圍驚森。門徒死戰不支。迨六月三日。光佐決意。積薪於堂下。護親鸞影像。士卒門徒皆期死。或引刀且自殺。會日午。京師凶問至。信孝等遽撤圍。捲旗伏矛駭奔。光佐竟得免。金錄記、驚森、由來、十一年七月。移貝塚。

求媚於羽柴氏。十三年閏八月。從攝津中島。尋權置一寺於天滿。十九年八月。寢得志。創建巨刹于京師淳風坊。以爲本願寺。其法復熾。金錄記、文祿元年十一月。病中風寂。五十歲。號信巧院。金錄記、教、有三子。曰光壽。曰佐超。號顯尊。爲興正寺祖。曰光昭。光壽號教如。天正八年去大坂而韓紀伊。

○金錄記云。是時移和歌山。光佐移驚森。而聞信長來襲。出奔。遁美濃舟橋願誓寺。入郡山山中。而遷紀州。

文祿元年。父光佐寂。十一月。移襲其後。母教光孺人。

細川氏。或作三條西氏。携弟光昭。遷北殿。尋秀吉賜書繼宗。金錄記、統、二年八月。秀吉浴有馬溫泉。孺人携光昭赴之。孺人嘗有殊色。既寡。而見秀吉。秀吉悅誘致。遂獻身以請焉。秀吉乃召坊官家宰。跟問。皆對曰。顯如嘗約定光壽爲嗣。莫敢違之者。設令雖他有讓券。不足爲實證也。○按金錄記、作、以、秀吉曰。光壽既嗣踰年。似承顯如旨。方今更退隱。可使阿茶爲嗣也。遂紉光壽而立阿茶。是爲准如。光壽移北殿。號裏方。准如號表方。金錄記、門下宗徒憤秀吉濫次舉。衆歸依光壽。母氏復請秀吉。禁歸光壽者。且使光壽屬光昭配下。

光壽憂懣。杜門屏居。東照公聞之。意憐之。爲通音問。或召光壽于伏見。與織田有樂。柘植大炊介。偕賜點茶。諭曰。敢幽居則似敵太閤。母氏奸計。衆能察知。宜詣太閤。乃使有樂爲懇請。俱見秀吉。秀吉給以天津廩米一千斛。金錄記、追庚子亂起。公東伐。光壽將往東。而發途。石田三成遣人沮之。途。勸說還。光壽曰。我隱居也。何亦有異矣。遂間行而東。光昭尋發。三成復遣人留之。弗聽而達岡崎。三成馳人謂曰。若不聽則壞本寺矣耳。於是光昭不得已。遣使于東。而西回。光壽遂如小山見公。會上國變至。光壽受命。賜馬先發。歸

至美濃也。三成怒。出兵阻撓。光壽倚賴織田秀信。會岐阜城中。有土方彌次右衛門。藤藏兄弟。爲宗族。竊內應。爲請秀信。秀信許可。乞引保於三成。三成曰。我嘗抑留不聽。恐教如竊受東旨。業似募上國門徒。我與大垣諸將議。而後決焉。先須駐城中。以俟我報。秀信促之不從。淹留八日。強得三成手印。秀信親自護送到四十九院。一。代。記。通。史。關原軍終。光壽迎駕于大津賀焉。尋詣伏見城。公慰勞懇至。且曰。賊之敗。亦汝之幸。居亾何。議光壽再住之事。本多正信曰。彼嘗一本寺。恐後世爲天下之害矣。不如剖爲二流焉。慶長六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一

七十一

二

年八月。命賜銀三百枚。細布三百端。殊建一寺院。明年遣板倉勝重。相地形。爲創一寺於本寺東。命以同號。品格一如本寺。曰。此原當嗣者。宜並司其教。乃令天下支派門徒分屬之。東西宗於是乎判焉。金。餘。一。代。記。通。史。尋陞大僧正。建子堂于大坂界浦和河勢江越等諸州。一。代。記。十九年十月寂。年五十七。號信乘院。門。跡。傳。子宜如光從嗣。子孫相襲。世任大僧正。

光昭號准如。小字阿茶丸。天正十九年。得度。文祿二年。承宗統。任大僧正。寬永七年十一月寂。年五十四。號信光院。門。跡。傳。光昭六世光闡。號法如。嗣。有心疾。退

隱幽居本寺西側。定衣俸。每月銀一千錢。自領之。居常鹿衣鹿食。殖金銀以爲業。坊外乃大官街也。每估商過窓下者。自呼叱呵減價超人。是以費用少。多儲蓄。金銀錢藉席上。眺以爲遊娛。左右或窺隙而不得。偶覘入浴。則以散碎銀換銀板。以充其具。如錢堆積。不知其數。左右窺間掠之。亦不知焉。翁。草。寬政元年冬寂。年八十七。號信慧院。子孫相襲。任大僧正。門。跡。傳。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一

七十二

二

野史卷二百八十一終

圈中。其所容國土。不啻百餘。其大者。曰支那。曰韃爾。
韃。曰應第亞。或作亞。今曰莫臥兒。曰百兒西亞。
或作巴。亞。今分爲三部。曰歐羅巴。曰亞非利加。曰
兒齊亞。曰都兒格。亞細亞。曰亞羅巴。曰亞弗利加。曰
格。曰如德亞。曰亞蠟皮亞。刺皮亞。皆鉅州也。海中有
鉅島。曰則意蘭。曰蘇門荅刺。曰瓜哇。曰波耳匿何。或
泥。曰呂宋。曰馬路古。曰食力百私。曰番達及勒碌。各
在地中海。諸島亦屬此洲。次曰歐羅巴。圖詳云。名義
又云。今地球居五十四分一。總三千餘國。凡官有三
品。其上主興教化。中判理俗事。下專治兵威。土產五
穀。五金百菓酒。以葡萄汁爲之。工皆精巧。天文地理。

野史 卷二百八十二

三

無不通曉。文字體制。有如篆籀者。有如行草者。字體
凡二。尋常皆用其草體者。分其洲爲北中南三大部。
氣候總寒。惟南西方面海。地較暄暖。人物風俗不同。
要通國皆一夫必一婦。言語原據三種。一曰羅甸語。
二曰獨逸語。三曰斯刺勿泥亞語。其人種閩國皆身
材長大。赤髮紺瞳。其性伶俐。長天文地理學。又巧術
藝。常好通販異域。其學有五科。一曰治科。二曰醫科。
三曰教科。四曰道科。五曰度學。其常食云蒸餅。製造
用麥。其衣窄袖襦袴。裹其面。其屋磚牆木棟。累層六
七。高三四丈。閩洲廣袤。里方一十五萬五千。其地南

起地中海。而創斷亞。南地中。海。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北
至冰海出地。八十餘度。南北相距。四十五度。經一萬
一千二百五十里。里數非我邦言。引西洋所測量也。○
云。北至歐羅巴。東南諸國。在水海。參考萬國全圖。及過馬。和
蘭人等。說云。東南諸國。在水海。參考萬國全圖。及過馬。和
之小。凡三十餘。頗有異。猶當考。西起西海。福島
太。西。限。亞。初度。東至阿比河。九十二度。經二萬三千
里。增譯。大覽。異言。引。坤輿。全圖。說云。東至亞細亞。及島。落。乃。河。墨。何
高。海。北。共七十餘國。其大者。曰伊。斯。把。爾。亞。或。作。尼
亞。曰。拂。郎。察。曰。意。太。里。亞。曰。日。勒。馬。尼。亞。或。作。入。海。馬
亞。曰。喝。蘭。地。或。作。亞。和。蘭。又。法。蘭。曰。波。羅。尼。亞。曰。第。那。瑪

野史 卷二百八十二

四

爾加。或作亞。大曰蘇亦齊。或作蘇。及亞。又雪。際。亞。曰。諾
耳。勿。入。亞。勿。意。亞。若。爾曰厄勒祭亞。曰沒斯箇未突。魯
斯。哥。未。亞。其。地。中。海。則。有。甘。的。亞。諸。島。西。海。則。有。意
爾。蘭。諸。厄。利。亞。或。作。亞。諸。島。云。洲。中。有。稱。帝。者。三。其
一。還。馬。其。主。世。以。來。遷。都。於。入。爾。馬。尼。亞。獨。逸。其。二。魯。西
亞。乃。莫。斯。其。三。都。兒。格。今。本。出。亞。細。亞。又。稱。王。自。爲。政
治。者。十。所。謂。伊。斯。把。爾。亞。拂。郎。察。諸。厄。利。亞。波。羅。泥
亞。第。那。瑪。爾。加。蘇。亦。齊。波。爾。壯。瓦。爾。李。漏。止。馬。尼。亞。爾
撒。而。地。瓦。亞。那。波。里。二。國。共。屬。次。曰。利。未。亞。或。作。利
明。人。訓。曰。亞。弗。利。加。或。作。弗。利。加。名。義。衆。說。不。定。確。或。云。

六

六

六

六

通商其內邊地。所傳聞云。次曰亞墨利加。圖云。義利加。加者。善語。所謂新世界之義也。一說云。因波爾杜瓦爾國王臣始。索搜此土。亞米利屈氏之名。號焉。或云。探討此土者。以意太里亞國。熱奴亞人。開闢爲此。一失云。又云。分地球兩分。合居十六分之一。此一大洲。在歐羅巴。及亞弗利加極西。其海路甚近處。不過五百里。其地廣大。亞細亞之外。更無比倫者。今以把那麻地峽。大別爲南北二大洲。峽南曰南亞墨利加。自把那麻地峽至火地。稱之。其部中祖山。暗得大山脈爲三岐。自北部蟠屈南部。其巔雖赤道直下。四時雪不消。南起墨瓦蠟尼海峽。南極出地五十二度。北至加納達。北極出地十度半。西起二百八十六度。

野史 卷二百八十二

七

東至三百五十二度。分爲七大部。曰金加西臘。又得馬兒。曰字露。曰亞瑪作。曰伯西兒。曰智里。曰巴辣。至曰墨瓦蠟尼加。又長。峽北曰北亞墨利加。此名北極。自未審地南部。至字革堂域中。暗得一名巨流。致流羅禮須大山脈。綿亘醇律。亦多分支流。其中間開拓數十。平夷大國云。南起加納達。北極出地十度半。北至冰海。北極出地度數未詳。西起一百八十度。東盡福島。三百六十度。北方極廣。分爲四大部。曰新伊。斯把爾亞。又舊墨。曰新墨是可。又新瓦。曰花地。曰加拿太。又新佛。花地未審。入海。說云。其北洲有新伊。斯。

野史 卷二百八十二

八

察。斯普悉阿。闢此洲。故命曰亞墨利加。永正三年。始得其本地。尋五年。波爾杜瓦爾國王臣亞墨利屈氏。欽慕閣龍大功。亦航海。至其地南部。天流良比流末。拓墾土地數處。大盡其地理物產。爾來西客來往南北地方。其地過半。爲西洋諸邦所併。風俗亦漸化。飲食衣服。莫所不至。其山川產金銀銅鐵夥。資用莫所缺。土人自西客傳染痘瘡。及其苛政。干戈不絕。故隕命者不可勝算。初閣龍自航海。迄天保八年。歷數三百五十年。闢州土人種。餘二十分之一云。合南北洲。廣袤里方六十萬箇。此洲西南一隅。見有一島地云。

○山野史氏云。今萬國之中。以下。據源君美采。聞等。載。山。村。昌。永。增。輝。元。采。覽。興。之。大。觀。下。據。源。君。美。采。聞。等。載。四。大。洲。之。美。作。人。笑。外。載。省。引。多。用。西。洋。七。都。書。所。著。頃。弘。興。化。國。年。美。洲。人。之。笑。外。載。省。引。多。用。西。洋。七。東。邊。亞。墨。利。加。云。新。西。方。多。其。地。里。洲。在。一。百。一。十。度。廣。七。十。度。中。方。新。六。萬。里。之。巨。歐。巴。全。洲。更。大。數。島。嶼。廣。十。度。中。方。新。六。萬。里。之。巨。歐。巴。全。洲。更。大。數。天。人。實。大。惡。病。爲。二。種。一。支。那。種。族。如。獸。土。而。氣。色。中。澤。黑。而。不。能。詳。其。地。理。也。惟。土。地。時。類。伊。斯。尼。亞。地。無。人。瓦。等。而。於。其。地。可。理。也。惟。土。地。時。類。伊。斯。尼。亞。地。無。人。瓦。丙。申。始。自。探。其。地。理。也。惟。土。地。時。類。伊。斯。尼。亞。地。無。人。瓦。概。云。曰。利。新。和。蘭。曰。知。意。女。列。土。須。泥。曰。百。日。新。利。太。尼。亞。曰。利。新。和。蘭。曰。知。意。女。列。土。須。泥。曰。百。日。新。利。太。尼。新。通。利。友。泥。須。泥。曰。百。日。新。利。太。尼。所。斯。南。方。里。世。界。四。夷。八。蠻。居。處。飲。食。隨。水。旱。寒。暑。徙。

遷。各有君長。或不然。史傳所載。自三皇立極。五帝禪權。相傳承者。稱曰支那。彼自稱華夏。世代累遷。風俗遞變。數更國號。禪代相迭。載有史傳。彼書載。後漢之世。我邦始通使。然無正據。追神功皇后親征三韓。崇神天皇朝。任那通聘。齋明天皇世。耽羅貢獻。渤海建國來聘。肅慎。吐火羅。波斯。崑崙等夷。貢聘或連綿。推古天皇十五年。小野妹子使于隋。隋亡而後。唐世相尋聘問。至宋殆絕。蒙古開國。兵威稍張。數使人請聘。或誘高麗。欲通問。得要領。皆拒而不納。文永中。趙良弼者。持書來太宰府。請聘。猶不報。明年使

人來寇。復致書。殺使者杜世忠等。於是彼使阿刺罕。范文虎等。大舉來寇。阿刺罕死于途。阿塔海代之。至平戶。會神靈怒激。大風震。戕賊船。沒海者三千五百餘艘。人物漂溺。或脫者盡擊殺之。十萬夷虜。生還者。財三人耳。棄兵贖武。終罷來寇之議。事載有前史。正平中。西陲遭逃之小民。來往於海島之間。乘世亂。不憚國禁。航支那。朝鮮沿海之地。焚毀府廨。劫掠貨財。自此年年漸猖獗。順宗令安歡帖木爾諭朝鮮。求我禁之。足利氏不能制之。至明太祖朱元璋奪位。海寇尤熾。侵剽慘毒。無不盡矣。使行人楊載持書來。請制

海寇。彼殆困苦。唱以南倭北虜。爲國之患。著訓絕交。太宗朱棣嗣立。不遵家訓。與義滿修隣交。爲制壽安鎮國之碑者何乎。義滿亦戾我。前聖王之制。對外邦。稱臣。受曆奉印者。實皇國之大耻。可謂背國之賊矣。然幸未達。天聽。皆驕僭之悖戾。識者耻之。加旃。秀吉狂毫。無故起師。稱征明。航海。被堅甲。騰勁弩。帶利劍。侵掠朝鮮。前後七年。窮力勞武。群將暴露。聚卒汗雨。枕骸遍于郊。漂血溢于野。將士損亡。糧仗徒盡。功不能遂。反失天下之人心。自然而後。東照公執國柄。克文克武。撫綏遠邇。朝鮮縮首。戰慄通聘。東北

如蝦夷也。我曩時則拓地數千里。稍歸德化。松前氏奕世封領之。西南琉球。足利氏之世。時來貢。迄慶長中。島津氏討之。擒國王。而後定聘禮之期。以爲附庸。連綿不絕。其餘如福建。廣東。及太泥。安南。占城。和蘭等蠻夷。海舶往來。交易貨產。今撫採外夷中。通聘交貿者。作外國傳。

明。姓朱氏。其先世家浦。屬山東。從句容。再徙泗川。屬南府。天。應。朱。元。璋。字。國。瑞。洪。武。元。年。當。後。村。上。天。皇。正。平。二。十。三。年。春。立。爲。皇。帝。是。曰。太。祖。國。號。明。定。置。二。京。十。三。府。二。京。乃。曰。南。京。應。天。府。曰。北。京。順。天。府。十。

野史

卷二百八十二

十一

三府。曰。山。東。濟。南。府。曰。山。西。大。原。府。曰。河。南。開。封。府。曰。陝。西。安。府。曰。湖。廣。武。昌。府。曰。江。西。南。昌。府。曰。浙。江。抗。州。府。曰。福。建。福。州。府。曰。廣。東。廣。州。府。曰。廣。西。桂。林。府。曰。貴。州。貴。陽。府。曰。泗。川。成。都。府。曰。雲。南。雲。南。府。以。統。諸。府。州。縣。而。都。司。衛。所。則。錯。置。於。其。間。以。爲。防。禦。總。之。爲。府。一。百。六。十。爲。州。二。百。三。十。四。爲。縣。一。千。一。百。一。十。六。大明一統志。歷代都應天府。統一州郡。州郡沿革地圖。二十四年。使行人楊載贈書於鎮西府。曰。上帝好生。而惡不仁。我中國。自趙宋失馭。北夷據之。凡百有志。莫不興憤。辛卯以來。中原擾擾。爾時來寇山東。乘胡。

衰耳。朕本中國舊家。耻前王之辱。師旅掃蕩。幸二十年。遂膺正統。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邊。生離人妻子。損害物命。故修書特報。越海之繇。詔書到日。臣則奉表來廷。不則修兵自固。如必爲寇。朕當命舟師揚航。捕絕島徒。直抵王都。生縛而歸。用代天道。以伐不仁。惟王圖懷。良親王不報。書。問。先是我西陲窮民。侵掠彼邊海。尙出沒海島中。彼福建。山東等海寇。乘弊嘯集。群不逞。唱稱倭寇。屢侵山東。轉掠溫台。明州。傍海。殺傷居民。劫奪貨財。沿海之地。皆患之。指揮載德捕之。及其器。皇明通記。明政統宗。○武備志。圖。書。編。纂。設。草。作。寇。山。東。准。南。閩。浙。太。祖。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三

十二

復使萊州同知趙秩齎書來曰。曩宋失馭。中土受殃。金元入主。二百餘年。移風易俗。華夏腥膻。凡百君子。孰不興忿。及元將終。英雄鼎峙。聲教紛然。時朕控弦三十萬。殲刃以觀。未幾命大將軍律元伐之。征不踰五載。戡定中原。蠢爾東夷。君臣非道。四擾隣邦。前年浮辭生釁。今年人來否。眞實非疑。其然而往問。果較勝負於必然。實構隙於妄誕。於戲渺茫滄溟。罔知帝賜奇甸。傲慢不恭。縱民爲非。將必殲乎。故茲詔諭。想宜知悉。外國書翰。異。稱。日。本。傳。又設禮部。問曰。禮部尙書至意。專答日本國王。嗚呼。王罔知上帝賜奇甸於滄溟之。

野史

卷一百八十二

十三

傳外引高帝文、秩泛海。入太宰府。

雜下關文

此書多誤
殆不可讀

野史

卷一百八十二

十四

武備志、二年。懷良遣僧祖并僧九人

方物。武備志、賜文綺帛若僧衣。閩書、使

太祖使克勤仲猷二僧遣今僧按仲閏猷書克載

還國、賜_二來諭。然其爲_二寇掠自如。瀕海

乃下令防禦。懷良臣氏久未詳私送

曾開諭數回而不遂。圖書編文中二

明年。遷廖州。使吳禎總沿海兵捕

人沿。孚。送。國。郁。皇。明。實。天。受。六。年。

二務。一舟。一作送國者。記。統宗。元。打。不。五。

璿_二迄_二方物及馬_一禮部致書曰二億半

而天造地設。隔崇山。限大海。人言異。風俗殊。盡兩間。又非一主性命而有也。其所主者。又何量也。雖主非一人。又非仁人者。天奚輔之。若非禍首者。天奚禍之。前將軍奉書於我朝丞相。其辭可謂坐井觀天者也。且往者我朝。初復中土。彼日本僧俗多至。或云。使則加禮禮之。或云。商則聽其去來。時我至尊將以爲美矣。必欲深交日本。於是有克勤仲猷二僧之行。及其抵也。非仁德於使。今又幾年矣。洪武十二年。將軍奉書肆悔。奏母禮荅。謂彼來者將軍自云。貪商今來者是不信也。今年秋。如瑤藏主來。陳情飾非。我朝將軍

野史

卷一百八十二

十五

奏。必貪商者。將欲盡誅之。時我至尊弗允。旨云。彼君是此卽施刑。豈不小人無辜。况隔滄海之遠。福善福瑤鑒在高穹。吾中國雖不強盛。人非侮甚。安敢違帝命。而擾生民者乎。本邦旣聽德音。專差人涉海往問。如瑤藏主之來。果貪商假名者歟。實使爲國事而勞者歟。將行。群臣奏止曰。限山隔海。凡王者。奉若天道。各主生民。今日本君臣。縱民爲盜。四寇隣邦。爲良民害。無乃天將更君臣。而伐其患乎。我至尊弗允。而諭之曰。人事雖見天道幽遠。奚敢擅專。若以舳艫數十。泊彼環海。使彼東西趨戰。四向弗繼。固可。然於生民

何罪。且以禮曹之舉。待彼何如。卿等議之。本部復觀彼之浮辭。行雲流水。皆將方無德之徒。志中國之寬。構是非於兩端。識者嗤之。治民之國。信浮圖而構大禍。古至於今。未之有也。且尋方問道。不得自由。蓋爲彼國之人。人皆爲盜。是僧不得自由。斯故也。如彼日本邊民。曾彼中國人民。爲盜而擾之乎。及使至。彼中拘不自由。果何罪耶。謂元之鐵艦。漂於虵海。將謂天下無敵矣。吾不知彼國以天之所以然歟。人事之所以然歟。若以人事較之。元生紫塞。不假舟梁。蹄輪長驅。經年不阻。而爲有疆。但長於騎射。短於舟楫。況當

野史

卷一百八十二

十六

是時。日本非元仇讐。非鄰邦之患害。元違帝命。好強尙兵。加以天厭征伐。海風怒號。沉巨艦千艘。淪精兵於海底。將軍以爲彼國之人。能者彼何曾見元之陸勢。鵬旗歛。精兵駿騎。雲屯霧集。鵬旗舒。陣列重山。埃塵亘天。啼鳴雷轟。戈矛掣電。胡人振威。露牙哮吼。鬼魅潛走。所以八蠻九夷。盡在馭內。惟爾日本。渺居滄溟。得地不足以廣疆。得人非爲元用。所以微失利而不爭。以其蕞爾之地也。如知天命。不可以兵禍。而禍日本之良民也。今彼國以敗元爲長勝。以疆爲大而不可量。吾將爾疆用涉人而指視。令丹青繪之。截長

補短。周匝不過萬里餘。陸比元蹄輪長驅。經年不阻。而較之吾。不知孰巨細者耶。今彼國週年以來。自誇強盛。縱民爲盜賊。害鄰邦。必欲較勝負。見是非者歟。辨強弱者歟。至意至日。將軍審之。外國書翰引是年高帝文集。幸太祖拔擢中書右丞相。專橫殘忍。太祖或詰問。惟庸懼。而我使人私見。乃爲約。令舟載精兵千人。僞爲貢者。及期。會府中力掩執太祖慶。可取取之。不可則掠庫物。泛舸就日本。有成約。因僞爲第中甘露降。請幸臨。太祖許之。會中貴人雲奇走告變。太祖乃登城。

野史

卷二百八十二

十七

樓望其第。藏兵甚衆。卽發羽林。掩捕考掠。具狀磔於市。蓋設草。○日本傳云。太祖嘗征夷大將軍。曰。前奉我朝丞相。丞相謂惟庸也。又武備志云。以其征夷將軍源義滿所奉丞相書來。已復納兵貢。而發僧使於陝西。泗川各寺中。著訓示後世。絕不與通。又令湯和。周德興。沿海規畫。自南直隸。山東。浙江。福建。廣東。咸置行都司。以築城摘民。爲兵戍之防禦甚周。犬牙盤錯矣。武備志。立三十一年。孫允炆立。是爲惠帝。四年。使僧道彝一如送大統曆。及錦綺二十四匹。致書于足利義滿。是年遜位。太祖子棣立。是爲太宗。徙都順天府。改元永樂。當我應永十年。遣大監

鄭和等。率舟師三萬。下西洋。十月。我使人到。併擒犯賊二十餘人。卽付使人治之。縛置甌中。十一年。使還。使通政趙居任。行人張洪贈冠服。文綺。金銀。古器。書畫。又給勘合百道。令十年一貢。每貢正副使等。毋過二百人。苦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槍。並以寇論。居任還。不受我餽。太宗喜厚賜之。尋命僉都御史俞士吉。齎璽書。褒諭足利義滿曰。日本國王源道義。先是對馬岐臺等島海寇。劫掠居民。諭道義捕之。道義出師獲渠魁以送。而盡殲其黨類。太宗嘉其勤誠。故有是命。仍贈以白金千兩。織金綵段二百匹。綺繡衣六

野史

卷二百八十二

十八

十件。繡帳褥枕席。銀盤器皿諸物。又封我山曰壽安鎮國之山。立碑其地。太宗降交徵書親作文送焉。明統宗作永樂三年。皇明通記作四年。開書亦同。應永僉士官使云云。圖書論。武備志。義滿。草。獻錄。應永十七年。太宗遣使封足利義持。頃之戍兵獻海上俘。其首皆我人。群臣請誅之。太宗釋歸。送書于義持曰。爾父畏天事大。職貢不愆。先烈之丕圖。而輕干上國。爾罪在必討。朕所以隱忍者。未忘爾父之恭耳。爾其思之。義持謝罪。禮其使遣歸。武備志。義滿。草。未幾。各島邊民掠畧海濱。或侵磐石。松門。金鄉。平陽。皇明統宗。法二十四年。使禮部員外郎呂淵來。請通好。不許。善。和。漢。合

符二十六年。明使又來。促來聘。義持使僧西堂未詳其名

言之曰。曩者我先君惑肥富之言。輒通問外國。自後

神人不和。雨暘失序。先君亦尋卽世。遺命盟諸神祇。

永絕外國之通問。去歲旣諭以此意。今有使而至。蓋

前諭未達也。又責以海島小民數侵邊國。是實我所

不知也。當命沿海之吏禁止之。使者又請見義持。辭

曰。今聞以使者不通爲辭。用兵來攻。此何謂也。夫鄰

國通好。安邊利民。非不欲也。然而寡人所以不肯接

使臣者。抑亦有說焉。先君得病。卜之。兆曰。諸神降譴。

以故虔恭精禱。神又憑人曰。我國自古已來。未嘗稱

野史

卷二百八十二

十九

野史

卷二百八十二

二十一

臣外國。頃者達前聖之制。受封爵而弗卻。所以致疾也。於是先君大懼。誓於神明。以不受外國使命。使子孫固守遺命。其後行人又至。寡人未以前言諭使臣。故不得已而見之。及使臣歸。使僧堅中爲諭此意。不知未達乎。去歲使人又來。亦使僧等特諭之。使臣歸國。盡以此意達爾主乎。往者元兵百萬來寇。溺死海上。豈直人力哉。蓋亦神助矣。今聞將以使命不通爲辭。用兵來伐。使我高深城池。我不要高城深池。除道而待之而已。來書又云。使臣至國。拘留殺戮。聽其所爲。噫是何言也。吾只要彼此不往來。各保封疆。民至

老死而不相知。不亦可乎。國史略引是年。遼東總兵

劉江或作劉榮嘗請於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壩上築

城堡。立堙墩瞭望。一日瞭者言。東南海洋內王家山

島夜舉火。江以寇聚其間。亟遣馬步軍赴壩上小堡

備之。翌日異船三十一艘。泊馬雄島。寇登岸。徑奔

望海壩。江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伺。寇旣圍堡。舉

炮發伏。都指揮錢眞等領馬隊。要其歸路。徐剛等領

步隊逆戰。寇大敗。奔入櫻桃園空堡中。寇軍圍殺

之。自辰至酉。擒戮盡絕。生獲一百十三人。斬首一千

餘級。世法錄三十一一年。當永樂二十一年太祖殂。子高熾立

是爲仁宗。改元洪熙。再殂。子瞻基立。爲宣宗。改元宣

德。是歲。應永三十三年。我遣人到送船刀劍。不遵約。

宣宗諭使臣。自後毋過三舟。使人毋過三百刀劍。毋

過三十。否則不受。武備志永享四年。以我使久不往。命

中使來促焉。武備志先自望海壩劉江得利而後。不

敢大爲寇。而小小抄盜亦不絕。或其土宜。恒多先期

而至。要以利給贈物。與互市爲利耳。獻徵五年。我使

至。自後遞聘遞掠。備嚴則聘。得間則掠。與之期。不遵。

明亦取羈縻。示寬大而已。邊民益肆無忌。至焚府庾

民舍殺入。源義草武備志。○按圖書編云。宣德八年。

宣德八年當七年。足利義教遣使。先自得勘合。方物戎器滿載而往。適明兵矯云。送聘卽不如期。倖臣幸無事。輒請俯順夷情。主客者爲畫可條奏。卽後約聘去來爲例。嗣後再至。亦復如之。明無備。卽肆出殺掠。相繼而歸。其後海防益備。寇不得間。聘稍如約。遂得到其都。宴賞市易。飽恣其欲已而。備禦漸疎。圖書是年。宣宗殂。子祁鎮立。爲英宗。改元正統。頃歲罷浙江水寨海船守備。時有吏周頌吉。浙江沿海地方。洪武間。設立衛所。置造哨船。令各守分地。有警。遞相應援。日本不敢犯。永樂間。因內官王鎮奉使日本。回奏。調

諸衛官軍。駕使海船于懸海沉家門等處。建立水寨守備。後屢有寇。登岸殺掠。皆因城守乏人。及水寨海船重大。非得順風便潮。卒難駕使。不能赴援。宣照洪武時例。各依衛所守備。改海船作快船於港口。哨瞭彼此應援。則東寇畏懼。民人莫安矣。至是會議。當從其言。故罷之。世法錄十一年。侵大嵩。入桃渚。焚劫屠掠。慘毒不可言。於是英宗下命備之。命重師守要地。增城堡。謹斥堠。修戰艦。合兵分番。屯住海上。寇侵稍息。圖書編。○按統宗及嘉吉三年。侵浙東。統宗文安三年。實記並作正統七年。當十四年。瓦剌分道入寇。英

勘合文憑
有誤

宗親征之。八月。師潰。土木也。先以英宗北去。太后命郕王監國。立子見深爲太子。九月。郕王卽位。名祁征。爲景帝。改元景泰。是夏。王直請迎英宗子北。英宗入國。明史。實德二年八月。足利義政送書言。律應東風。懸知好道之君。出于中國。占入南斗。具瞻殊常之識。驗於當朝。是以傾葵藿之至誠。通鴻雁之遠信。竄目大明皇帝陛下。紀孚有截。澤洽無限。南桂海。北冰天。西月蝟。蝟或作字。東日域。同文同軌。相應相求。天戈所麾。無不賓順矣。臣源義成。欽承先志。紹知陋邦。守在遐方。專存外衛。屬國多虞。有稽職貢。見恕爲幸焉耳。方

今以允彭長老爲專使。以僧芳員爲綱司。奉問皇家之安否。兼貢方物之不腆。類蒙嘉謝。仰荷鴻雁。謹奉表以聞云。外國書輪係景泰元年號。享德三年。勘合咨曰。大明禮法。爲公務事。令將景泰元年。編完日本國。日字壹號。至壹百號。勘合壹百道。本字壹號。至壹百號。勘合底簿查扇。付本國差來專使允彭等齎回。外擬合移咨照依勘合底簿。內欽定事理。欽遵水掌書填比對。今後如是。進貢方物。毋得濫將硫黃亦不得過三萬斤。及差來人員。務要擇其端謹。識達大體。執守禮法者。前來仍將宣德年間頒去未填勘合并底簿順使差

往者以下
有誤

人齋織施行須至咨者。外國康正二年。當景泰二年景帝有疾。英宗復位。改元天順。八年。殂。遺命罷宮嬪殉葬。子見深立。爲憲宗。改元成化。頃間邊民至寧波。知彼有備。矯稱進貢。守臣爲請于都。且欲遣之至都城。楊文懿公守陳。貽書張主客。力言其不可。圖書文正元年。又詐稱聘。遂破大嵩諸處。圖書文明元年。千戶主鑑言。寇姦譎。時掠海邊。見官軍巡捕。乃爲入貢。伺虛則掩襲邊境。往者大嵩常被其毒。近見使臣清啓入貢。臣恐使國有異謀。或爲掩襲之計。兵部因言。清啓凌轢館僕。殘殺市人。述實駕之。鑑言誠當。故命各官整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一

七十三

軍伍。嚴斥埃。以防禦。統七年。復使聘及歸。間師用金鼓。送之出海。隨以砲銃擊其舟。沈者多。閱長享元年。憲宗殂。子祐檣立。爲孝宗。改元弘治。十八年而殂。子厚照立。爲武宗。改元正德。四年。乃我永正六年。足利義澄遣宋素卿赴聘。素卿者。鄆人朱縞也。逃來。有寵於義澄。易姓名充使。其族人相與耳目爲奸利。守臣白發之。禮臣恐失外邦志。置不問。素卿厚賂閹瑾。賜飛魚服而歸。素卿者。鄆人朱縞也。逃來。有寵於義澄。易姓名充使。其族人相與耳目爲奸利。守臣白發之。禮臣恐失外邦志。置不問。素卿厚賂閹瑾。賜人朱澄吉言。素卿本臣從子。叛從夷人。守臣以聞。主客以素卿正使釋之。令諭王教順無侵邊。八年。僧桂梧等來。永正七年。正德流賊作亂。明年伐平之。大永

元年。正德六年武宗殂於豹房。憲宗子厚熹立。爲世宗。改元嘉靖。明大永三年。頃歲幕府政令不行。士庶不服。諸道爭聘。大內義興遣僧宗設。謙道。細川高國遣僧瑞佐及素卿。先後至寧波。故事凡蕃使至者。閱貨盤。發宴席。並以先後爲序。時瑞佐後至。素卿奸狡。饋市舶大監以重寶。先閱瑞佐貨。宴又令坐上。宗設席間與瑞佐忿爭。與相讐殺。大監又陰助瑞佐。授之兵器。殺總督備倭都指揮劉錦。大掠寧波旁海鄉鎮。圖書先之宗設。大按者。設草。武備志。並云。中官貪素卿。宗設忿。沿餘姚江。縱橫殺掠。衆盛於素卿。遂攻敗之。追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一

二十四

北關諸郡縣。剽掠抵紹興府。逼令獻城閫。師墜馬而走。匿民家。守臣避城。而縱寇焚劫。以城門之鎖鑰付之寇手。以日本之國號封東庫。宗設所領我民不過百十餘人。而寧紹兩郡軍民百萬。任所攻掠。至于旬日之久。縱之揚揚而去。皇明實記是歲科臣夏言奏。頃者倭夷入貢。肆行叛逆。且寧波爲彼入貢之路。法制具存。尚且敗事。况沿海備倭等衙門。廢事可知。宜爲區處。乃遣劉穆往按其事。通記五年。宗設肆掠。後入海。舉無可踪跡。獨素卿瑞佐就執下獄。朝鮮王李懌奏。致兵檄所得仲林望。古多羅三十三人。及華人被虜

者八人。送闕下。命科道劉穆。王道覆之。獄既具。乃論素卿叛正。仲林望。古多羅所斬。瑞佐釋還國。通記。於是禮部遂請罷市舶。自是番貨至。不得市。輒除與內地奸商家。久之。奸商積貨多者萬金。少不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挾勢貪戾。甚於奸商。番人泊近島。遣人坐索。竟不得償。番人食乏。遂出沒海上。爲盜。諸負貨者。利其速去。以詭言撼官府。云番人據近島。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備倭當如是耶。及官府出兵。輒齎糧臨師。好語陷番人利。他日貨至。且復除我。番人益恨。言我挾國貨而來。不得直。何以歸報國。積怒

日久。乃盤據海洋。大肆日殺掠海濱。近年官邪政亂。小民迫於食酷。苦於徭賦。困於饑寒。相率入海。州縣群不逞者。皆爲奸細。爲之嚮道。於是汪五峯。徐碧溪。毛海峯之徒。皆相率從。爲之謀間。弱者計飽暖。強者奮臂。欲泄其憤。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劫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斫殺。而其妻子宗族。田廬金穀。公然富厚。莫敢誰何。浙東大壞。圖書編。天文八年。足利義晴復聘。乞易勘合。還素卿貨。不許。仍申約貢。必如期。舟三。人百。不者卻勿受。夷性倭達。約如故。著。國。書。云。并復修貢。獻。今考成化九年。當我文明五年。不。合。界。

然以下恐有誤

天文十五年。以朱紱爲浙江巡撫都御史。兼領福興。漳泉軍務。紱素廉潔。然銳果壯至。則日夜練兵甲。嚴勾連至藏禁。犯者戮無少假。上章瑞暴二三貴官家。浙人口語藉藉。罪及建議主議之臣。而歛人王直者。少任俠多略。一時惡少若葉宗滿。徐惟學。陳東。王汝賢。王澈等。樂與游。而澈爲直義子。直姦出禁物。歷市西洋諸國。致富不貲。夷人信服之。貨至。一主直爲偷。紱禁既嚴。諸奸商藉是益貢我。競責直。直無所出。招亡命十人。逃入海。推許二者爲帥。引我邊民。結巢霸番之雙嶼港。閩潮蠹起之徒。益附之。浸淫蠶食。海上

統又以下亦恐有誤

聚保矣。紱居潮二年。盛集舟師。雙嶼挑之。不出。會夜風雨。將逸去。紱火攻之。多所斬捕。更令福建都指揮盧鏜。擣之。俘斬溺死者數百。餘黨遁入福建之海嶼。紱帥鏜。勦平之。躬督兵。填塞港口。令不得復入。當鏜破雙嶼時。許二逸。不得王直。收合其餘黨。更泊他嶼。而廣東有海賊陳四。昞者。自爲一黨。直計殺之。扣關獻捷。以求開市。官司弗許。賜米。而直大詬。投米海中。益入盜。書。國。書。云。紱又嚴根株通海者。令迫急。諸豪右咸惴惴重足立。其仕官貴臣相。向紱不休。竟以撞殺。逮紱及置二司用事者於理。紱恚自殺。其所任福建副

作亂以下
多誤

使利番都指揮盧鏜殺賊有功。皆論死繫獄。乃罷。巡撫不復設。而舶主土豪益自喜爲奸益甚。官司視以目。莫之禁。賊益猖獗。獻錄、武備志、○按皇明通記、嘉靖二十八年、朱執言、長嶼、諸漢大俠林恭等、勾引夷舟作亂、而巨奸關通主匪牟利、因爲向道、正與刑部覆、欽、何論、未審、具、僞、宜、俟、嚴、覆、臺、臣、因、劾、統、額、殺、啓、雲、令、統、十八年、我使周良還、里、聽、勘、而、訊、海、防、諸、臣、云、云、等赴聘。宴賞有差。實記、二十一年。寇犯台州。破黃巖。象山諸邑。掠定海。全浙騷動。遣都御史王忬巡視兩浙。兼領福興泉漳四郡。以都指揮俞大猷湯克寬爲參將。剿賊。時沿海衛所軍久廢弛。不習戰。軍府草創。財用殫屈。羣盜總至。勢益張。閩書、閏三月。大猷入烈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一

二十七

港。火寇營。王直突圍去。更集餘黨。掠嘉定劉家河。揚帆西。六合知縣董邦政追及於吳淞。直值株陶港。賊與合。遂復大糾入寇。羽書猝至。浙東西及蘇松淮北諸郡。直更造巨船連舫。棚木爲樓櫓。入薩摩。據松浦津。僞稱徽王。宗滿。惟學爲將領。汝賢。激爲腹心。而三十六夷皆從其指揮。賊狡悍善鬪。靡潰沿海諸郡。內地久寧。目不見寇。僅僅保孤城。賊往來聚散。如入無人之境。閩書、先是赴侵者多。薩摩肥後。長門三國之人。閩書、其次則大隅。二筑。博多。日向。播磨。攝津。紀伊。種島。二豐。和泉等人亦間有之。閩書、伊豫人能島。來

島。因島氏族。載鐵艦。侵掠海濱。號西南日本。咸揭八幡官幟爲標。因稱曰八幡船。初大內政弘時。屢侵伐朝鮮。全羅道海港。朝鮮王不得拒禦。不堪憂而乞和。託信印。約期來往。計舟舶多寡。界資財。據海港。相遇交易。歷歲而後。親狎欺負。終迨用兵。南海治、二十二年。犯太倉。破上海。崇德。嘉善諸邑。燒劫縣市。知縣俞顯科逃匿。指揮武尙文。縣丞朱鰲戰死。通記、王忬爲巡視經畧。摘發頗有績。旋移大同去。徐州兵備。李天寵代。忬南。兵部尙書張經。提督浙閩江南北軍務。是時我邊民至無虛月。屯據柘林。川沙窪。青村。陸涇壩。諸

野史

卷二百八十二

二十八

處。四出流剽。而柘林賊最劇。盧鏜戰孟宗壠。俞大猷戰金山衛。天寵合諸將兵。戰烏程縣之窰墩。皆不利。別將李逢時率山東兵。戰新涇橋。小勝。隨大敗。閩書、草。大猷出洋焚賊巢。群賊乘風奔突。倏忽千里。徧畧溫台寧紹。圯嘉蘇松淮楊十郡。破昌國。臨山。霽霤。乍浦。青村。移舟南匯。吳松江。武備志、吳松二郡因都會。素沃饒。而其民愈怯弱。賊至則咸壞散不支。稠載而去。所被剽攻郡邑。爭以檄書聞國都。獻錄、二十三年。邊民犯嘉興。都指揮周應禎。指揮李元律等死之。又陷嘉善。薄通州楊州。千戶洪岱兵援之戰死。又襲崇明。

唐一岑死之。實記遂犯江北。海門如阜。通州皆被殺掠。是時復用盧鏜為參將。而以俞大猷為浙直總兵。武備志大猷謂欲拒入江賊。則可捍禦。若海船。其用自陸兵。猶急務也。夫倭人長陸戰。見彼船悉平造。而無水兵之備。且小也。聚我大艦。積高作樓。設銃於其上。縱佛郎機擊之。輒摧壓焦爛必矣。是則我所長也。以我短莫當彼長。以我長制彼短而已。欲從之。乃以舟師邀戰。我人嘗無水戰之術。且艇小。不可對抗。為巨銃被焦爛。不得克。而構城壘於舟山。積年不去。我人退勦矣。世宗謂連年為我所變劇。以島主直故也。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一

二十九

不如獲直而斷其根矣。乃命督府胡宗憲伐之。治亂張經前總督有威惠。計調廣兵禦寇。兵未集。而工部侍郎張文華以海寇猖獗。請禱海道。遂遣文華祭海神。初嚴嵩言。海寇猖獗。宜遣大臣禱祀東海。以奪其魄。宜布朝廷德意。即令察視賊情。訪求區處長策。因薦文華可用。世宗從之。乃賜文華印記。令得以密啓。言文華本嵩私人。既奉命出。憑寵恣肆。所睚眦即立摧仆。有司無不望風震懼。奔走供奉。江南為之困弊。至于牽制兵機。顛倒功罪。以致紀律大亂。戰士解體。頃徵兵半天下。而寇勢愈熾。公私勞費不貲。歸農北

人皆以為嵩引用匪人之罪云。而文華素負緣大學士嵩貴幸。頗指經。經自以大臣位其上。自重不為下。出監督監軍。屢促出師。經以兵機祕業。已刻師期。不告也。文華素忌經。遂劾經養寇。并及天寵。詔逮訊。時經已與寇大戰。王江涇破走之。進攻陸涇。爛賊又敗之。焚其舟。民大創。業上疏自理。不聽。竟論死。斬于西市。以周琬代經。以浙江巡按胡宗憲代天寵。琬未幾去。以南戶部侍郎楊宜代。屬文華督察其師。武備志張經當任。邊民勇而慙。不甚別生死。每戰輒赤體提三尺刀舞而前。無能捍者。其魁則閩浙人。善設伏。能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一

三十一

以寡擊衆。故客主勞逸而用之。此所以恒勝也。大群數千人。小群數百人。比比蠅起。而舶主推王直為最雄。徐海次之。又有毛海彭老。不下十餘師云。獻徵徐惟學者。貸夷人金。以其姪子海為質。惟學死。夷求海金。令取償於寇。徐海乃聚舟結黨。入南畿。浙西諸路。閩書○按皇明通記云。三十四年五月。寇四千餘突犯嘉興。與張經分遣盧鑑等。水陸擊之。保靖宜慰使彭順宜。與寇遇于石塘江。大敗之。寇走回。王江涇兵復擊其後。大潰。奔歸。林弘治元年。邊民侵者益多。入據江陰。蔡涇間知縣錢鏞禦死之。實記先是高埠巡邊民自抗州。西掠至嚴州淳安。僅六十餘人。以浙兵急逼之。

歙縣流劫至南陵。越太平。時浙江都御史守太平。督兵禦之。寇引而東犯江寧鎮。守備邊指揮朱襄等率士百人出。時寇已至板橋。襄等怠緩不知。祖楊縱酒。一遇寇。盡爲殺。群賊沿途殺人。由安德鳳臺夾閉各門外鄉落。搶掠赴秣陵間。時應天府推官羅節卿。指揮徐承宗率兵千人守關。望奔走。寇遂過關而入南京。統宗實記。小民掠江北。焚漕舟。應天巡撫曹邦輔圍寇于潯野關。寇殊死戰。殺指揮張大綱。士卒多傷亡。時僉事董邦政。把總婁宇督浙兵守陶宅。邦輔檄之助剿。一戰得首級寇奔吳會。追盡殲之。文華欲讓其功。

野史

卷一百八十一

三十一

至則邦輔已報捷。武備志。著霞草並作文華盛集再戰。再敗。惟蘇松脚甚。已而欲肆剪殘孽。自將四千人。約邦輔會勦。同力進兵。寇盡銳衝。文華所統兵死者千餘。師大潰。文華益慙憤。乃疏邦輔邦政。避難趨易。倭倖成功。乞加重窮。命下邦政于總督逮問。寇始犯福建及平陽。實記。邊民別部自白照登掠。輟掠自上虞登掠高埠。皆不滿百人。兵其能禦。高埠寇轉掠浙西南。直破南陵漂水。橫行數千里。殺傷無算。至蘇州乃滅諸將。大猷等逐寇海上。頗有斬獲。而閩廣邊民大至。武備志。二年。楊宜罷去。胡宗憲代之。徐海入寇。

溫州同知黃釗死之。通記。又圍巡撫阮鶚于郡城。鶚浙地。趙孔昭告急乞救。胡惟忠亦上言。尙書趙文華請出督。乃許之。命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浙福直隸軍務。其進止機宜。如張經加重。初文華赴浙臨河。徵檄河間山東兵四千人爲前鋒。及抵鎮江。兵車下。諸寇在常州桃河諸處者聞之。皆解散。何復禦掠。倏忽莫測。統宗實記。時浙賊惟陳東最强。東者薩摩王弟。按我國其故帳下書記也。海固未之知。獻錄。徐海後至。與東合。兵萬餘趨浙江。參將崇禮率所部河朔兵九百人與戰於崇德。三遇三克。追踰橋。橋陷兵潰。禮死之。寇

野史

卷一百八十二

三十二

進圍鶚於桐鄉。鶚固守不能救。乃解去。獻錄。邊民破慈谿城。縉紳被禍甚慘。省察官杜槐。及父文明率兵進。敗于王家園。已復過于白沙。一日戰十三合。殺寇三十餘人。槐亦被創墜馬死。文明別擊寇于鳴鶴場。斬白眉部長一從者七人。生擒二口。寇驚遁。追之以兵少陣沒。通記。而宗憲欲構二寇。乃遣人至海所。若爲好語者。東疑之。宗憲則飾美婦二人。黃金千兩。綵綺數十匹。月下舁送海。使執東自贖。而不及麻葉。葉疑。遂拔去。海乃許諾。即計擒東及其黨百餘人以獻。而自率其衆別營梁莊。官兵遂圍東巢。殲其餘黨。進

攻海於梁莊。海死。別部據舟山。俞大猷攻之。未下。會夜大雪。大猷督兵進。寇拒戰。敗歸。巢擁柵自固。兵縱火焚之。獲首級餘悉死。兩浙平。

武備志

文華再出兵。

所至召募。迫脅富民。脫釋凶醜。川湖廣貴山。東山。西

河南北。無不懼患。及回京。吳越之間。如脫距云。

明政統宗

三年。渠魁王直。復糾我小民。部六艘。約三千餘人。入

寧波府岑港。登陸四掠。焚戮慘甚。宗憲方議招納。按

兵不擊。參政劉燾屢請出兵。不許。進掠略如阜。秦州。

楊州。山東。及徐州兵禦而皆潰。遂薄新水關。矢及城

中。又進犯天長縣。都司沃田把總立君寵禦之。皆敗

野史

卷二百八十二

三十三

死。寇遂入縣劫掠。已而由石梁趨盱眙縣。復攻入之。

遂突犯泗州。攻城不克。分徼犯清河。攻入縣治。縱火

焚掠而去。遂出淮安府。入安東劫掠。

宗統是年。宗憲誅

王直。直者徵人。嘯逋海上。能號召諸夷。治大船。巢五

島中。奸商王激葉宗滿。謝和王清溪等共集。與相

署置。我邊民之至。皆直等導之。宗憲欲招之。乃迎其

母妻至杭。供具犒慰甚厚。而先是鄭諸生蔣洲者。上

書督府言。能說日本。使禁賊諸夷。毋內犯。宗憲遣洲

行。以諸生陳可願副之。至五島。直邀入爲言。日本方

亂。往無爲也。誠令我輩得自歸。無難日本矣。遂遣養

子毛臣。同可願還。具白直語而傳洲。至豐後。國主留洲。稍爲傳諭諸島。

○南海治亂記云。弘治元年冬。鄭舜功齎書來曰。中華與日本講和已舊矣。近曾失親斷交。且賊船屢來。侵掠邊境。希禁遏剽掠。令黎民安處。故書以諭之。今也。復舊好。完交睦矣。舜功抵博多。當是時。大友義鎮統領西海。故以爲日本國王。贈印書。諭述其意。義鎮曰。我只西陲。非爲國王者也。方今我邦戰爭紛擾。豪傑割據。不聽王命。故難達朝廷。且頃年兵亂。各爲守備。不遑出兵于他邦。惟是海

野史

卷二百八十二

三十四

島寇賊。所爲而已。非加制止之限也。乃遣歸。○按殘太平記云。義鎮以達幕府。幕府與三好長慶等議。三淵藤賢曰。方今我邦戰爭之際。構難於他邦。恐不可矣。先應安中。八幡船掠畧異域。細川賴之恐破懷遠之親。命能島村上等爲之備。界西南諸島。以爲西海警衛。令禁遏盜賊。如今諭彼等。禁制之乃可矣。於是下令於三島及南通種等。發舟艦。悉點檢海船。收帆別錢。巡歷諸道海津。糾賊船。嚴禁八幡賊船。謝鄭舜功遣歸。實弘治二年三月也。居二歲。乃遣僧德陽及夷目四十人。隨洲赴聘。王直

亦許俱至。而宗憲亦遣毛臣歸。報直所以遊說百端。至是直乃往。御史王本固疏言。不宜招直。異議開然。直至。覺有異。乃先遣王激入見宗憲。而宗憲使指揮夏正爲質。直乃使毛臣。王激守舟。而身入見。頓首言死罪。且陳其與洲戮力狀。宗憲慰藉甚至。令居獄中。俟命。疏聞。命誅直。初宗憲本無意殺直。以本固爭之。強議者且謂其受直金。欲貸其死。故宗憲懼不敢爲。請直死。王激。毛臣殺夏正。率餘衆閩書作毛據舟山。阻岑港。巢打梅連。犯吳越首尾。巢閩中七八歲。東南膏髓竭矣。閩書永祿元年。寇入蘇松。參將戚繼光率兵

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五

捕之。又遣把總方以中。破賊巢營。焚燬無餘。實記邊民大至。犯潮江。台溫。福建。興泉等府。又掠臨海縣。統宗又陷福清。殺縣令。劫庫獄。擄男女一千餘。攻惠安。知縣林咸一作林成死之。統宗命奪總兵俞大猷等官。統宗

○按南海治亂記云。胡宗憲欲伐王直。自効功。俞大猷曰。夫直者在海島。能誘致日本人。彼本一遁夫耳。日本來與不來者。非誅不誅之故。若誘殺之。則恐失信。何以可視後之謀。蓋退殺耶。宗憲不可。遂誑到。世宗悅。令誅直。而大猷怏怏。恚宗憲失信。會我小民聞直處斬。焚舟死戰。入閩。勦掠邊地。宗

憲懼奏曰。大猷違節制。不窮追而解。故日本復寇也。乃竄大猷。

二年。寇江北。攻破福安縣。往來沿海諸郡邑。而廣東流民。在紹安淨浦者尤夥。合衆來攻淮安。分數道入。巡撫李遂馳至如阜。與之遇。白蒲。定策分兵。緩寇後。寇果走廣濟。遂欲以策困乏。通政唐順之以視師。至促戰。死傷甚多。順之度不能克。釋去。遂益合兵攻圍。寇困欲遁。副使劉景韶督兵焚其舟。寇救舟。兵水陸攻之。大潰。江北悉平。武備志

○按皇明實記云。先是江北兵備劉景韶。以遊擊

野史

卷一百一十二

三十六

五陞等。擊原駐白蒲邊民。一戰于丁堰。再戰于如阜東。三戰于海。皆勝。及倭謀犯揚州。景韶復督兵擊敗之。寇走入潘家莊。盡銳攻之。寇喪氣。

寇福建者張甚。連攻破寧德。福清。永福諸邑。都御史阮鶚從謀士林念謀。謬用漢五刑之術。以金花買陣。寇酋密與鶚約。令引軍出戰。彼即遁去。使得成功。由是冒殺商賈。漁樵之民。稱功論賞。百姓苦不能當。科臣劉祐劾阮鶚十大罪。奏上。擬棄市。阮鶚密遣林念。賂嵩乞命。削籍云。實記而王詢。劉燾。游震得相繼撫閩。無尺寸功。宗憲檄參將戚繼光往援。先是寇破永定。

城。又破寧德。殺參將王夢麒等。興泉漳三郡悉爲寇藪。是時寇據寧德之橫嶼。阻水爲營。路險。軍堅守。踰年莫敢進。繼光軍令嚴。所部用命至。則命軍中人持束草填河進。力戰大破之。歸。乘勝剿福清牛田邊民。又破之。繼光初至福清。邑令及父老請師期。繼光曰。吾兵疲。且休矣。俟援圖之。寇偵者歸告。不爲備。是夜督兵行三十里。黎明入興化。破六十餘寨。而歸于浙。寇復肆。武備志。小民寇蘇州。城門閉。避寇者聚哭。不得入。同知任環按劍開門。全活萬數。前後擊破。新倖甚衆。通紀。五年。福建小民犯懷安縣。提督游震得機兵

野史

卷二百八十二

三十七

剿之。統宗。先是寇犯邵武。殺指揮齊天祥。轉掠羅源。達江等縣。殺游擊倪祿。遂攻玄鐘所城及寧德縣入之。乘勝直抵興化府城。浙江參將戚繼光引兵還。遇寇自福清東營澳登岸。麾兵擊之。斬首一百八十。遂行。而聞寇至者日衆。始攻興化城。不克。乃合兵薄城下。圍之。且匝月。至是守城卒勞罷。寇乘其怠弛。夜以布梯傳城入之。開門放火。城中方知寇至。百姓恒擾。參將畢高。參政翁時器。悉縋城宵遁。同知吳世亮。閩書。爲寇所殺。寇遂入據府。總兵劉顯時在會城。聞變來援。至則城已陷。劉顯兵留江西。剿廣寇。所提八閩

聞以下恐有誤

卒。不及七百人。且戰罷。寇新至。勢衆且銳。顯知不敵。乃逼城爲營。以伺寇隙。有威名。興化人初聞顯至。以爲旦夕破寇。而相持日久。疑其養寇。懷以爲恨。巡撫福建都御史游震得以狀聞。部覆言寇以旬月內連破數城。如入無人境。帥府而下職守。謂何顧事急之際。姑令戴罪立功。請調新募義烏兵一枝。以戚繼光統之。仍起丁憂參政譚綸與都督劉顯。總兵俞大猷同心共濟。以收奇功。世宗從之。統宗。寇據興化府城者三月。分衆攻陷壽寧政和。閩書。六年。興化小民結巢碯頭。都指揮歐陽深率兵追剿。陷伏中。死之。寇乘勝陷

野史

卷二百八十二

三十八

平海衛。引舟出海。把總許朝光率輕舟抄之。小民焚舟還屯平海衛。戚繼光與劉顯。俞大猷進。寇聞欲逃。爲大猷所扼。不得出。繼光督兵夾攻薄戰。大猷繼之。因風縱火。寇皆靡。斬首二千三百餘。墮崖溺水死者無算。縱所掠男女三千餘口。是戰也。寇與顯及大猷對壘日久。頗懈。謂繼光遠來疲乏。未能軍。而繼光兵至。風火擒殺無遺。興化圍解。繼光分前將趨福川。合擊長樂寇。破之。小民屯海上者盡遁。殘寇五百餘。北嶺窺蒲城。千總胡世驅之。多赴海死。自是蘇州以南悉平。武備志。七年。舊小民餘黨。復糾新小民萬餘。攻

仙游連江。圍仙游城三日。繼光引兵馳赴之。大戰城

下。寇敗趨同安。統宗作同安繼光麾兵追至。王倉坪亦追。

及於漳浦之蔡丕嶺。斬首千餘級。繼光督兵入寇巢。

擒殺數百人。聞寇悉平。餘寇得脫者。流入廣東界。掠

漁舟入海。當是時。微繼光。幾無閩。未幾廣東邊民。亦

爲明軍所敗。逃至甲子門。將奪舟入海。暴風多覆溺。

得脫者僅二十餘。登岸留屯海豐金錫。大猷就圍之。

相持且二月。邊民食盡。欲走。副總兵湯克寬設伏待

之。擒斬二千餘。寇患遂息。武備志統宗寇巢閩中。首尾七

八歲間。所破十餘城。掠子女財物。數百千萬。明軍吏

野史 卷二百八十二

三十九

民。戰及俘死者。不下數十萬。雖時有勝負。惟不相當。

而轉漕軍食。橫賞賜乾沒入橐中者。以鉅萬計。天下

騷動。髓膏竭矣。獻徵錄世宗立四十五年。殂。子載

立。爲穆宗。改元隆慶。永祿元龜之際。海上逋寇曾一

木等。復稍稍勾引。入犯閩粵。明亦嚴爲備。旋至旋撲。

非如嘉靖之季。閩書穆宗六年而殂。子翊鈞立。爲神宗。

改元萬曆。天正中。一使中貴人擢卹稅中貢探求百

出。海禁稍懈弛。市舶縱橫。逐臭之夫。且爭趨爲樂土。

又有亾賴如中行說者。陰爲之畫。東踐朝鮮之郊。南

設琉球之版。雌伏梟張。漸窺堂奧云。閩書神宗立二十

天正中以下亦有誤

橫賞難解

年。朝鮮之役起矣。

野史 卷二百八十二

四十一

野史卷二百八十二終

外國傳第二

明中

飯田忠彦 修
男 文彦訓點
竹中邦香 校

文祿元年。當明萬曆二十年。四月。豐臣秀吉大舉伐朝鮮。朝鮮國王李昭。屢飛報乞援。日夜絡繹。上下驚愕。謂日本犯朝鮮。窺中國。二百年來所未見者。計當援之。莫知所出。時暹羅夷使在京。自願出兵剿日本。以事關至大。行於兩廣總督。別選一能事官員。與原

差并夷使同往彼國宣諭。巡撫蕭彥統以為暹羅居極西。與鎮南相對。日本極東。與吳越相對。約去萬千餘里。而界其中者。有安南。占城。滿喇伽。呂宋。琉球等國。欲其越人之國。而為中國效力甚難。且舟師所經。先之廉雷。瓊高。繼之香山。東莞。廣州。惠潮。達于漳福。台寧。而後抵日本。中華靡麗。無一不歷。彼其奉檄而來。勢誰禁之。昔狼士所過為墟。况暹羅哉。事遂寢。時譏此者東明石星也。南朝平五月。命將出師援朝鮮。而西夏方用兵。日本大入朝鮮。數告急。朝鮮王韓義州王子就俘。旦暮渡鴨綠。則蟹且中于遼東。請援使

趾相錯也。乃議以朝鮮國為藩籬必爭之地。遣行人

薛藩諭其王匡復。揚言天兵十萬已環甲。方檄海外

琉球暹羅諸國。搗日本地。明政統宗遼東巡按使李時寧

遼陽州守道荊州俊受命先發。游擊史儒以偏師訪

義州。已遣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餘渡鴨綠

江赴援。統宗從信錄承訓至幾州。史儒以其軍為先鋒。承

訓乃遼左勇將。累與北虜戰有功。是行謂日本必可

取。至嘉山。問館伴曰。平壤敵無乃已走耶。曰。尚在。承

訓舉酒仰天祝之曰。是天必使我成殊勳也。時七月

十六日。平壤錄作十五日。皇明實記作十八日。進次安定館。承訓等

所統皆遼東馬君。未諳地利。亦不知攻我之術。且天時淫雨。山水暴流。馬濇久踣爛。一登坡嶺。足爪盡裂。我又以逸待勞。營未定。十九日夜。小西行長聞之。進攻安定館。明兵邀戰于七星門。城內路狹。多委巷。馬蹄不可展。我師旗甲鮮明。而人馬皆鬼頭獅面。悉禡氣。彼馬驚奔逸。陷淖中不得起。承訓等諭士卸甲下騎。泥路滑滑。墜崖墜窞。入爛田中。行長麾兵亂發。鳥銃揮劍逼及之。史儒中丸即斃。三千兵殲。免者十餘人。承訓僅以身免。過順安。肅川。夜至安州城外。立馬呼譯官朴義儉曰。吾軍今日多殺賊。不幸史游擊場

東信到。孝婦之文牒至。治憲親讀淚下。翌日紀德民見。未追此事而出。治憲執文牒。謂秀周曰。汝遣報之紀子。昨多事而遺焉。秀周頓首對曰。臣以爲賤婦以至孝。故使君讀且泣。既而曰。君之好學。雖風化所及也。紀子之功亦之賴。昨見紀子。必先宜言之。而終日不及。臣竊疑。迄今日遺之。其斯之念。何所不念。昨喜今非也。歎歎不已。治憲瞿然懼。忸怩慙。卻膳不食。卽寢不寐。語。

石黑甚右衛門。仕播磨國主池田利隆。年少常信觀世音。以銳掛刀。執其兩端擬轡。左右往來。路程四里。

野史

卷二百七十三

四十三

餘經三年。雖烈風暴雨。不懈。與佐貫又四郎俱修鍊。自遲明迄晚間。偏學馭馬之法。寢則仰臥。併脛相踏。以擬轡。送執帶兩端。以爲轡。鍛鍊精誠。遂窮其奧。在馬埒端隍際。至二三尺畫地。馭悍馬。鞭諸鎧。乃至隍際。整前蹄而駐焉。或縱三十錢小手銃。他人馳馭則馬駭飛。甚右馭之。發銃雖咫尺。慢行不謬。蹄人馭驚駭。雖鞭不進。甚右馭則不搖。轡鎧而能馳驚。碎玉話。豐原統秋。伶人也。父曰治秋。統秋得妙橫笛。任筑後守。家傳。累進雅樂頭。正四位上。家傳。爲後柏原帝竺師。嗜和歌。學內大臣藤原實隆。好風雅。隱栖造一小

帶花幣行。司馬假游擊將軍號。出送。八月。至順安。馳書日本將。以主旨詰問。朝鮮有何虧。資於日本。日本如何擅興師旅。行長回書曰。我與明勘合久絕矣。故我大王雖求和數年。朝鮮不應。大王勃怒。起兵。今足下欲結交。此昇平之基也。速報明主。令官吏來。何幸過焉。行長回書以下。從大。三。川。志。附。錄。時兵革猝發。且殘毒甚。人人惴恐。莫敢有窺我營者。惟敬以黃袱裹書。使家丁一人背負。騎馬直馳。由普通門而入。行長見其書。卽回報。求面見議事。惟敬將往。人皆危之。多勸止者。惟敬嗤曰。彼焉能害我也。從三四家丁來。行長義智。玄蘇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三

四十四

等。盛陳兵威。出會于城北十里外。降福山下。明兵登大興山頭。望見我軍甚多。劍戟如雪。惟敬下馬入我陣中。兵卒四百圍繞。疑被拘執。日暮惟敬還。我兵送之。甚恭。翌日行長遺書致問。且曰。大人在白刃中。顏色不變。雖日本人。無以加焉。惟敬荅曰。爾不聞唐朝有郭令公者乎。單騎入回紇萬軍中。曾不畏懼。吾何畏爾也。因與約曰。吾歸報聖皇。當有處分。以五旬爲期。爾毋得出平壤西北十里外。搶掠朝鮮人。毋入十里內。與倭鬪。乃於地界立木爲禁標。慈誌錄。實記。○朝鮮太平記云。行長送書曰。我絕聘者久矣。數

年計和議於朝鮮。朝鮮不應。故今起兵視威。惟時閣下來平壤。實兩國復舊規之兆乎。抑閣下歷傳奏遣使於日本。以爲和親之驗。則幸莫過焉。若見許使者。則相待者。以五旬爲期。若誤期者。則難留。我諸將於朝鮮城中。伏乞亮察。乃饋以鎧鉞。弓韃。單刀長劍各一。矢十。惟敬大悅。請求烏銃。明日又贈烏銃。

惟敬復命。都城度其詐。一意用兵。拜少司馬宋應昌以都御史經畧朝鮮。應昌爲人沈毅。有器畧。先是巡撫山東。卽存心邊務。題海防事宜五事。不報。又題海

防要畧。大意謂。日本情形已著。而春訊不可不豫爲之防。因進選將練兵。積粟三策。仍督造軍器火藥。分撥沿海明兵。畫策設防。一時錯謬。以爲過計。迨是時。中外洶洶。部題懸賞。有能恢復朝鮮者。賞銀萬兩。封伯爵。世襲。衆始歎服曰。宋公料敵何神也。于是始廷推特簡經畧。征敵。平壤。應昌才名初著。石星聞其漸產熱日本。又見其有沿海險要圖說。特薦舉之。迨受命。方欲建功。而石星聽惟敬游說。及封貢之事。遂起宋應昌。請以李如松爲提督。兵曹郎劉黃裳。袁黃爲贊畫。移檄四鎮。修墩堡。益戍兵。督造軍火器械。分布

海口。以九月二十六日出都門。平壤錄石星以惟敬可佐緩急。赴軍前。請金行間。實記應昌抵山海關。以召調未集。如松亦未至。因使惟敬禁我西向。分兵爲三

協。楊元爲中。李如柏爲左。張世爵。吳惟忠爲右。領三千。南兵略尙志。王必廸等屬右協。共五萬人。總誌錄作四萬

人。十月二十七日。出山海關。紀律嚴明。軍容肅整。總督郝某。觴應昌於郊外。退謂黃裳曰。才大而不疎。眞

經畧也。無何石星惑惟敬言。使往議封。惟敬奉部咨。謁見應昌于遼陽。應昌謂曰。日本求封貢。第宜卑辭向闕。何敢破朝鮮以要我。我奉命討之。惟知有戰耳。

汝往見彼。必求封貢者。宜盡還朝鮮一國。全軍退釜山聽命。具表稱臣。我當爲請。今議止退平壤。是以計緩我師也。有戰而已。汝善保首領。無草草。惟敬唯唯而去。應昌計日本自破朝鮮。張甚。不一大創之。無施而可。於是率衆出關。由廣寧抵遼陽。而朝鮮王促明進兵。使者絡繹于道。應昌謂其使者曰。我師如風雨。朝濟江。而夕破賊。必矣。願師行糧從。江以西則我給餉。江以東則爾給餉。必給五萬人。必支三月。國王許諾。是時如松尙未至。有建議者。以衆寡不敵爲憂。策進兵必破。以搖君心。應昌毅然不爲動。乃出祕造火

箭明火毒火。集將士于原。試之。靡不神驗。曰。以此禦敵。何慮不勝。軍心乃安。平壤行長在平壤。歛兵不動。既而過五十日。惟敬不至。行長怒。聲言歲時將飲馬鴨綠江。自城中逃回者皆言。敵大修攻城之具。人益惧。十二月初。惟敬又至。入城中。留數日。更相約誓而去。所言不傳。太平記八日。如松始至遼陽。進謁應昌。曰。日本恃衆且悍。眇我國中。非敵無以示威。非將軍無以克敵。今芻糧已充。將士已集。而火藥器械俱備。且神惟將軍乘西勝餘威。一殲滅之。如松避席起曰。如松世受國恩。况承鴻庇。敢不惟命。會惟敬至。自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三

四十七

我營。報曰。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爲界。應昌怒叱曰。賊亡無日。何敢以謾詞欺我。喝令細打一百。將遂誅之。如松黃裳。以惟敬石星所遣殺之。恐以不和敗事。力爲之請。乃弗殺。屬如松拘置諸標營。擇十六日。實記作二誓師。渡鴨綠江。頒示軍律三十二條。一軍肅然。會欽賞銀十萬兩。適至。歡聲徹天。應昌宣上德意益切。感奮至期。禱牙于庭。揖如松。舉觴再拜曰。破倭復國。實在將軍矣。次觴三副將曰。勉樹鴻伐。以報主恩。又進諸將士曰。前有封賞。後有軍律。幸各勉圖。於是皆叩謝辭去。二十二日。後軍始發遼陽。平壤

實記初行長收種人金順良等四十餘人爲間諜。四出探聽。虜中動靜。立馳報。於是柳成龍因事執順良。鞠而得實。一時逮捕。無脫者。故明虜既至。而我師不知焉。通史二年正月朔。如松先到安州城南。是日與韓人柳成龍軍議。題詩於扇面曰。提兵星夜渡江干。爲說三韓國未安。明主日懸旌節報。微臣夜釋酒杯歡。春來殺氣心猶壯。此去妖氛骨已寒。談笑敢言非勝算。夢中常憶跨征鞍。又使副總兵查大受先抵順安。給報言和議如約。沈惟敬且至。行長大悅。偕玄蘇賦詩曰。扶桑息戰服中華。四海九州同一家。喜氣忽消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三

四十八

塞外雪。乾坤春早太平花。行長乃遣牙將逸見好官。領二十餘人出迎。惟敬于順安大受誘與飲酒。伏起縱擊之。擒好官。斬戮從人幾盡。三人逸馳去。行長始駭。遣小西如安詰如松。如松慰解還之。通小西而如松已到肅寧館。日暮方下營。飯報至。如松彎弓鳴絃。卽以數騎赴順安。諸部陸續進發。通此六日。如松督兵至平壤。平壤之爲地也。東有大同江。西北皆山也。連二里許。有牡丹臺。臺側築柵而爲犄角。如松楊元。張世爵進兵先攻之。守兵能拒之。如松使吳惟忠守牡丹臺。其餘皆向平壤。實記行長始覺其詐。分兵

登埤。七日。或作八日來攻平壤。韓將李鎰。金應瑞門于含
德門。城中堅拒御之。是夜。斫李如栢軍。而不利。八日。
合圍。獨缺東面。如松自小西門。如柏自大西門。吳惟
忠。駱尙志自北門。祖承訓自南門。我師以易韓兵也。
承訓軍。詭爲韓裝。不敢前行。長督然拒小西門。列豎
紅白旗。穿小孔。銃從孔中出。如虎負嵎。莫敢仰撓。如
松乃遵指授。布鐵蒺藜數重。暗設虎蹲等砲。而列兵
守之。放大砲。火箭。聲響震地。數十里山嶽皆動。火箭
布空如織。烟氣蔽天。如松擇死士。援鈎梯直上。我師
方奮力。於此輕南面不備。承訓乃卸裝露明甲。肉薄

而登。城中大驚。急殲兵捍禦。刀槩下垂。城堞如蝟毛。
如松暨尙志惟忠等。率兵蟻附。登城。前者墜。後者升。
三面齊躋。火器並發。烟蔽蔽空。我兵殊死巷戰。力撓
退保牙城。斬殺焚燒。死者甚衆。如松麾諸部薄壁。銃
箭亂發。虜如表的。死傷者多。日既晡。如松命收軍於
城外。朝鮮王報疏謂。火焰燭天。穢聞十里。而行長檢
城兵。夜戢欲踏水度江。奔龍山寨。昧爽如松競登。而
莫兵一人。大悔。遽分兵追之不及。國史實錄。平壤錄。遇李鎰
巡邊使。更以李贊代之。平壤之戰。明兵從普通門而
入。鎰及應瑞等從含德門而入。及收兵。皆退屯城外。

夜。行長遁去。明朝始覺。如松咎韓兵不警守。使遁去
而不知。於是明將會往來順安。與贊相熟者。爭言鎰
非將器。獨李贊可。如松具狀以聞。王昭使人問鎰罪。
欲行軍法。良久釋之。更以贊代鎰。選兵三千。從如松
而南。錄。總十八日。復遣如柏率兵追襲。及開城。奮擊
得首百七十八級。實記。作百六十五。朝鮮郡縣。平安。黃海。京
畿。江原四道。惟咸鏡遠在一隅。尙未平。應昌料。平壤
既破。則其勢孤。固可先聲奪也。行次江沿。遣馮仲纓。
以利害說之。守將加藤清正。不能自決。會開城失守。
走王京。而黃州。中和。鳳山等。皆望風並趨。保王京。王

京爲朝鮮都會。左江原。右黃海。南全羅。東慶尙等。頗
據有天險。而明軍既連勝。有輕我心。皇明實記。平壤錄。如松
欲追尾。謂柳成龍曰。大軍方前進。而聞前路無糧。艸。
議政既爲大臣。當念國事。不可憚勞。宜急行准備軍
糧。勿致踈誤。成龍辭出時。明先鋒已過大同江而南。
箕營塞路不可行。成龍委曲疾行出軍前。夜入中和。
至黃州。已三鼓矣。時我師新退。一路荒虛。人民未集。
計無所出。急移文于黃海監司柳永慶。使之催運。又
移文平安監司李元翼。調發金應瑞等所率軍人之
不堪戰陣者。自平壤負戴追隨。送至黃州。又令船運

平安道三縣之穀。從青龍浦。運輸於黃海道。事非預
辨。臨時猝急。而大軍隨至。恐乏軍興。爲之勞心焦思。
承慶頗有儲峙。畏敵散置山谷間。督民輸至。沿途不
至闕乏。既而大軍入開城府。時十九日也。總誌如松
窺王京之動止。而欲決戰。發間諜視之。有張通事者。
謂如松曰。日本勇士皆殫平壤。王京惟軍寡。屏卒瑣
甲。不足怖。大功之成也決矣。如松信之。駐南兵。令戊
開城而進兵。以高昇。孫守廉。祖承訓等二萬爲前鋒。
以韓兵爲後拒。二十四日。抵臨津。豐臣家譜、通史會水半洋。
成龍使牛峯民編藤造橋。夜乃濟。通史、太平記初成龍諭

時史

卷二百八十三

五十一

牛峯縣令季希愿。令邑民數百人採葛。來會臨津口。
乃建兩柱於南北岸。偃橫一木。曳渡葛大綱十五條。
於江面。結橫木於兩頭。葛綱半浸水。衆皆謂。徒費人
力。無益。成龍命役丁千餘人。各運木長二三尺。貫繩。
極力回轉數周。迭相支起。排雙恰如櫛齒。於是十二
條巨綱悉強縮。高張儼然。如一大架橋。多刈細楊鋪
之。覆以草。作成土橋。衆輒馬渡焉。太平記是日。我師疑
韓民爲內應。且忿平壤之敗。盡殺京城中民。焚士庶
園舍。殆盡。而西路列屯之師。皆會京城。謀禦備。如松
進到坡州。太平記、通史二十八日。又或作二十五日。副總兵

查大受與韓將高彥伯。領兵數百。先行偵探。與立花
宗茂。關中相遇於碧蹄驛南礪石嶺。愕擊敗退。如松
聞之。引家丁二三千馳赴之。過惠陰嶺。馬蹶墮地。其
下共扶起之。時小早川隆景陣于礪石嶺後。只數百
兵在嶺上。如松望之。揮兵爲兩翼而前。按實記作如下。松往至碧蹄驛。與隆景相遇。日本十萬國之。敵亦自嶺而下。漸相逼。師從山後遽上山。幾萬餘。明兵望之。心懼而已。接刃不可解。時如松所領皆北騎。無火器。唯持短劍鈍劣。師用步兵。刃皆三四尺。精利無比。與之突鬪。左右揮擊。人馬皆靡。無敢當我鋒者。會戰甚困。從己至午。平壤錄作自午

時史

卷二百八十三

五十二

至。隆景兵鋒甚銳。如松殆危。指揮李有聲捍禦救之。
竟中銃墮馬。被支解。如栢。李寧等乃益遮擁夾擊。前
軍已敗。死傷甚多。會楊元援兵至。斫重圍。如松得力
進戰。隆景宗茂戮力奮勵。遂大敗。如松墜馬。隆景士
井上春忠識其爲將。整騎而進。欲相援而擊之。明兵
百餘攢萃救之。令上騎脫走。騎兵亦多喪。天且雨。近
王京平地。俱稻畦。水解泥深。騎不得聘。師背岳山。面
漢水。連珠布營。城中廣樹飛樓。鳥銃連發。明兵溺沒
城川者多。死亡殆一萬餘。豐臣家譜、通史日暮如松還坡
州。雖秘其敗。而神氣沮甚。夜以家丁親信者戰死痛

哭。明日欲退軍東坡。金命元、李贊等爭勸更進。如松曰：「我昨未敗，多我敵。但此地泥濘，不便於駐軍耳。」二月，雨霖不止。張世爵尤勸如松退兵。又或固爭責以大節，以足蹴贊，叱退。聲色俱厲。伴應曰：「諾。」遂策馬而去。歸開城府。是時霖雨日久，且路邊山野燒亾，兀兀無蒔草，重以馬疫，數日間倒殞者殆將萬匹。遼史、錄先是有爲「十不勝」之說者，謂「寂寡強弱既殊，而主客勞逸迥別，宜從封議，庶可以收左次之功」。不然，勝則中樞有違異之嫌，敗則禍且不測。此蓋迎合風旨也。應昌曰：「吾知爲國何暇身圖，且肥水赤壁，豈在多寡。」

同平壤錄
作餘

言者慚，乃以其說送樞府。而惟敬復于石星處，嗷嗷不已。遂將陳璘之兵，調守蔚鎮。李承勛之兵，調守山東。而沉茂之兵，遣還浙江。平壤錄師遣人于順天，謂曰：「師在王京者二十萬，關白航海至無日。上下驚懼，應昌急檄劉綎、陳璘、水陸濟師。神宗益發閭閻金二十萬，兩佐軍興。於是如松分留李寧祖承訓等，以萬旅駐開城。命楊元等軍平壤，把大同江樓餉道。如柏等軍寶山，諸處爲聲援。查大受等軍臨津，韓蔚軍東坡。而身自東西調度。焚龍山寨，龍山倉者在王京。朝鮮二百年租賦之所入，盡積于此。字喜多秀家據之，密遣

查大受。如梅、戚金等率死士，夜往從間道縱火，焚瀉殆盡。平壤錄如松以勇武善戰有名，推爲第一。平壤之戰，以和議給我，出不意，故得捷氣，乃益驕。至是一敗塗地，始知師役之豪健，甲兵之犀利，皆覺軼其國。膽落神泣，咋舌咬指，無復人色。乃馳使應天府，稱疾請代。柳成龍屢遣人開城，請進兵。如松應曰：「天霽路乾，則當進。竟無闕志。」及加藤清正反王京，明人訛傳，清正將自咸興踰陽德、孟山，襲平壤。如松嘗有北還意，未得其機，因此聲言。驚悸曰：「平壤乃根本，若不守，大兵無歸路，不可不救。」卽揚鞭回平壤，留王必迪。

守開城。謂接伴使李德馨曰：「朝鮮之軍，勢孤無援，宜悉還江北。是時全羅巡察使權慄在高陽，幸州巡邊使李贊在坡州，高彥伯、李時言等在嶺巔。元帥金命元屯臨津南。如松恐爲敵所乘，命之時成龍在東坡，遣人陳其不可退軍五事，固爭之。如松默然而獨去。遼史、錄權慄敗，師于幸州。移軍坡州。先是，慄以光州牧使代李洸爲巡察使，率兵勒王。懲李洸等野戰而敗。至水原，據禿城山城，敵不敢攻。乃聞明兵將入京城，渡江陣于幸州山城。至是，師從王京大出擊之。軍中洩懼欲散，而江水在後，無走路，不得已還力戰。

矢雨注。師分爲三隊。迭進皆敗。會日暮。師還入京城。錄、誌師據京城已二年。鋒焰所被。千里蕭然。百姓不得耕種。餓殍殆盡。前郡守南宮悌爲監賑官。取松葉爲屑。每松葉十分。合米屑一合。投水以飲之。人多穀少。所活無幾。明將亦哀之。自分所食軍糧三十石。賑給。百不能及一。又日夜霖雨。飢民哀吟。呻吟楚大抵自京城至南邊。師橫貫。時方四月。人民皆登山入谷。無一種麥之處。使師更數月不退。則生類盡矣。錄、誌初行長議成。如松捷平壤。鋒銳甚。因惟散。不復問和議。轉戰開城。勢如破竹。全羅韓兵亦報獲捷。不復問疑。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三

五十五

及碧蹄敗。氣大索。久頓師絕域。海氣蒸濕。瘟疫盛行。急圖休息結局。于是惟散款議始用。而師芻糧竝盡。疾生惡瘡。聞明人發虎蹲等砲。及戰車引江上聲自張。行長最心折思歸。惟敬舌端靡靡可聽。因得乘機張翕。而封貢之議。自此起。應昌既得請于明主。敢不窮追。且得行長報。惟敬書。乃益令遊擊周弘謨同惟敬執和事。實記、史記惟敬復入京城。見行長。申前議。約以七事。行長及元帥三奉行不學。喜受約。惟敬欺罔百出。行長等甘心聽納。惟敬與石星密議。遣監生徐一貫。生員謝用梓于行長營。百方詭之。而惟敬請行

長先撤王京兵以爲信。諸將勉強從之。豐臣家四月七日。如松率兵自平壤還開城。先是金千鎰陣中有李蓋忠者。自請入京探候敵情。得見二王子及長溪君。黃廷彥等。還言彼有講和意。十八日。我諸將縱火於王京。乘焰撤兵而退。如松聞而心神稍定。進兵。二十日。入王京。如松館於小公主宅。城中遺民百不一存。其存者皆飢羸疲困。面色如鬼。時日氣烘熱。人死及馬死者。處處暴露。臭穢溢城。宗廟三闕。及鐘樓各司館學。在大街以北者。蕩然惟餘灰燼而已。小公主宅亦秀家所止。故見遺云。錄、誌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三

五十六

○今按。皇明實記云。如松與應昌入。所餘米尙四萬餘苞。芻豆稱是。然與諸書不合。又以兵臨漢江。尾我師後。乘間擊情歸。而師步步爲營。用分番休迭法以退。別將劉綎帥兵二千。趨尙州烏嶺。烏嶺廣亘七千餘里。懸崖鑿削。中通一路如綫。灌木叢雜。騎不得成列。我尙拒險。而別將查大受。祖承訓等。繇一道踰槐山。出烏嶺後。師擊卻之。

如松入城。柳成龍謂和好非計。屢極言之。如松陽許可。於是見如松。請尾擊焉。如松曰。是獲我心。但奈漢江無舟。成龍預具戰艦。乃縶之漢江以請。如松不得。

已使如栢率兵萬餘往半濟。如栢稱疾回棹。太平記

五月如松追尾我師。至聞慶而回。應昌始發。牌文於如松。使之追我。時師去已數十日。應昌恐人議已。縱師不追。故作如此舉止以示之。其實畏我不敢進。而回師在途。緩緩而去。或止或行。明兵之在沿途者。皆左右屏迹。無敢出擊者。師退屯于海邊。自蔚山。西生浦。至東萊。金海。熊川。巨濟。首尾相連。凡十六屯。皆依山憑海。築城掘濠。爲久頓之計。不肯航海。明師又使泗川總兵劉綎率福建。西蜀。南蠻等處。召募兵五千。繼出。屯星州。入莒。吳惟忠屯善山。鳳溪。李寧。祖承訓。

葛逢夏屯居昌。駱尙志。王必迪屯處州。四面張疑兵。相持不進。糧餉取之兩湖。踐越險阻。散給諸陣。民力疲困。慈錄又檄調全羅水兵龜船。分布釜山海口。而明主諭朝鮮王。還都王京。整兵自守。鎮兵各久疲海外。以次撤歸。應昌疏稱。釜山雖瀕南海。猶朝鮮境。如有日本規。吾罷兵。突入再犯。朝鮮不支。前功且棄。實記是月。惟敬與謝用梓。徐一貫。俱抵那古耶。謁大閤秀吉。豐臣家譜秀吉賜暇。投書於神宗。曰。和親不僞。則我何淪盟。如然。則以神宗女奉我。天皇后妃。又兩國交兵連年。故不致勘合。方今和講成。必可致焉。使

大臣互修盟。去年而來。使驍將鐵騎征朝鮮。屠其都

邑。殺戮群生。今貴邦從我言。則赦李昭罪。割八道。授其半於王昭。我領其半焉。送朝鮮王子大臣爲質。貴邦必勿訝。去年清正所擒二王子。因惟敬哀請。放遣焉。朝鮮大臣宜載盟書。乃賜刀白金千枚。衣二十襲。衫三十領。賜二使以白金五百枚。衫三十。金製眉尖刀。賜惟敬從官物有差。大志附錄六月。送歸朝鮮二王子臨海君。順和君。及宰臣黃廷。曠黃赫等。而師遣惟敬歸報。而一面進圍晉州。聲言報前年戰敗之怨。蓋壬辰年。圍晉州。牧使金時敏禦之。不克而退。故云然。

也。八日而城陷。牧使徐禮元判官成守環。倡義使金千鑑。本道兵使崔慶會。忠清兵使黃進。義兵復讐將高從厚等皆死。軍民死者六萬餘人。牛馬雞犬不遺。師皆夷城填塚。堙井刊木。以快前憤。實六月二十八日也。初。明聞我師南下。連下命督諸將追躡。元帥金命元。巡察權標以下兵。皆聚於宜寧。標狂於幸州之捷。欲渡岐江前進。郭再祐。高彥伯曰。敵勢方盛。吾軍多烏合。堪戰者少。前頭又無糧餉。不可輕進。他人依違而已。李賢從事成好善。朕而不曉事。奮臂責諸將逗留。與權標議合。遂過江至咸安。城空無所得。諸軍

食乏。摘青柿實以食。無復鬪心矣。明日諜報。敵從金海大至。按或言守咸安。或言退守鼎津。紛紜不決。既而聞砲聲。人人洶懼。爭出城。墮吊橋死者甚多。還渡鼎津。望師。從水陸進。蔽野塞川。諸將各自散去。權慄金命元。李贇。崔遠等先向全羅道。惟金千鎰。崔慶會。黃進等入晉州。師隨至圍之。徐禮元。成守瓊。以唐將支持羗使員。久在尙州。聞師向本州。狼狽而還。纔六旬矣。州城本四面據險。壬辰移東面。下就平地。至是師立飛樓八座。俯瞰城中。刈竹林作大束。環列自蔽。以防矢石。從其內發。鳥銃如雨。城兵不敢露頭。又千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三

五十九

鎰所率。皆京城市井之徒。千鎰又不識兵事。而自用太甚。且素惡徐禮元。主客相猜。號令乖違。是以甚敗。惟黃進守東城。敢戰數日。爲飛丸所中死。衆視氣外援且不至。適天雨城壞。師蟻附而登。城中方束荆投石。極力禦之。師幾卻。千鎰軍守北門。意城已陷。先潰。師在山上。望軍潰。一擁而登。諸軍大亂。千鎰在臺石樓。與崔慶會。携手痛哭。赴江死。軍民得脫者僅數人而已。自斯變起。以來人死。未有如此戰之甚者。明主以千鎰死。義追贈。又以權慄敢戰不畏懦。代命元爲元帥。劉綎聞晉州陷。自八莒馳至陝川。惟忠自鳳溪

至草溪。以護右道。師亦還釜山。聲言待和議成。乃航海。太平記。是月。惟敬歸釜山。同小西如安來請款。而師犯咸安。拔晉州。逼全羅。聲言復漢江以南。以王京漢江爲界。如松計。全羅饒沃。南原府尤其咽喉。乃命秀平湖。太平記作查大受。阨南原。祖承訓。李寧移南陽。劉綎移陝州。師分侵畧。並有斬獲。兵科都給事中張輔之謂。敵聚金山原。佯退誘中朝撤兵。圖漸進。無故請款。非人情。今猝犯晉州。情形悉露。宜節制征勦。遂鎮都御史趙燿亦報。款貢不可輕許。會師移西生浦。送回王子陪臣。而軍久暴露。一聞檄勢難久羈。應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三

六十

昌乃請留。戊全羅慶尙云。是時石星一意主款議。撤兵轉餉非策。而應昌兵老無功成。亦願弛責。因謬依達其間。日本多詐。兵難盡撤。事疑而諱言。款局奏揭。前後異同。終無堅決。實記。如松召惟敬。譴責我屠晉州。惟敬即到釜山。謁行長詰之。行長恚曰。汝雖謂和議。而明兵荐入朝鮮。張戊。是非欺罔也。因是惟敬復入都。屢運和議。實錄。應昌念朝鮮爲中國吃緊屏藩。朝鮮安則中國四鎮。可恃無恐。檄副將劉綎督兵一萬六千。防守全慶要害。又選韓兵精壯者數萬。令綎教習訓練。使綎兵漸熟。明兵漸去。移王子光海君。出鎮

重地。設險隘。謹斥埃。爲禦外之策。用賢能。均徭役。爲安內之政。方苦心興舉間。會尙書石星一力議封。移文撤防。應昌回咨謂。官可罷防。兵必不可撤。堅持不允。因上慎留撤酌經權一疏。疏上。本兵不悅。無何遂罷應昌。以顧養謙代任。養謙襟度磊落多識畧。有文武才。欲備兵大舉殲倭。而未得。惟散一面詰和議事。適指揮胡澤密抄送行長手書。見有和親字疑之。以問徐謝二人。惟敬初邪謀欲散漢唐事二人諱之曰。是夷語息爭。卽和親也。養謙痛戒。入都勿言二字。惟敬惟散扶小西如安持秀吉書而歸明疑其書非出

於秀吉。行長等詐爲之。又惟敬繞至。而晉州見陷。納款之意不誠。留如安於遼東。久不報。如松及諸將皆還去。惟劉綎。吳惟忠。王必廸等萬餘兵。駐劄八莒。而中外飢甚。且困於饋運。老弱轉溝壑。壯者爲賊。重以癘疫。死亾殆盡。至父子夫婦相食。暴骨如莽。未幾綎軍不耐。入莒。移屯南原。又自南原還王城。留旬餘。遂巡西去。而我師尙屯留釜山。人心恐懼。錄迨如松引去。金侍耶者賦詩贈云。聞道將軍推甲還。定知和伐是非間。朝廷若有班師命。不獨臂亾齒亦寒。家豐臣諱顧養謙代宋應昌。至遼東。遣參將胡澤以割付來。

諭朝鮮群臣。今日本請封貢。比勾踐。令報讐。言縷縷千百。澤在館三月餘不決。王昭愈難之。成龍時以病在告。啓曰。請封義固不可。惟當詳具近日事情。聞以聽中朝所置。屢啓乃允。於是陳奏使許項去。錄顧養謙爲經畧。韓人所建言。太閤乞降與議和平。又胡澤所示行長玄蘇道朝鮮之不同。委書以報明。徐一貫謝用梓受惟敬賂。曲言而黨石星。故以養謙所訴。爲不能其任。罷之。令侍郎孫鏞代之。鏞文臣持重。當此時。亦不信惟敬言。復遣人。以其言詰問行長。行長無異辭。乃具揭到兵部石星。因行長聽命。復令惟敬

催如安等入都。如松師歸。正遇惟敬携蟒衣三十件。玉帶七條。及花布四十捲。往送行長。如松嗤曰。日本方畏寒。今給以此。所謂賚寇兵賞盜也。蓋惟敬再入我營。不止貨物。帶去書籍。有大明一統志。大明官制。武經七書。悉以遺之。及回私受日本旗五面。千總徐璋得其一。送如松。搜盡得之。卽欲誅惟敬。以石星委用。乃告鏞。詰其受旗故。惟敬以游言自解釋之。九月。朝鮮疏請許貢保國。明主始切責群臣阻撓方貢。本兵不能主持。迨禡御史郭賈等。招如安入都。實文祿三年五月。閣臣王錫爵上疏十二款云云。一備日本

參字欺字
恐有誤

寇曰。今天下爭談兵矣。以臣愚見。遼東之患。不必在日本。而在虜。日本之患。不必在北。而在南。馭之之策。不在款與戰。而在備。備之之策。不在添兵。而在練兵。云。明主屢議日本封貢。而總督疏請貢封並許。命九卿科道會議。先是惟敬歸自日本營。即有和親之說。詭云。和好親密。儀制耶中何喬遠等忿。請罷封。至是給事中林材參督臣明欺御史唐一鵬參李如松開封費。而遼鎮都御史韓取善疏日本情未定。請封貢並絕。石星亦張皇恐秀吉不能就羈縻。十一月三日。我師見如安信不回。清正復發兵搶安康。此時明

卷一百八十三

六十三

兵一千猶在慶州未撤。聞之赴救。師誘入險地。覆起死者三百餘人。復屯慶州。不敢發。先是王昭數上書請謀和復國。於是明主下令孫鑄。續差人伴送我使入都。石星喜議行命。道次厚禮接迎。十二月七日。如安抵國都。石星親造客館。盛設供帳。敬待如王公。密諭已意。請屈情完事。引以厚賂。如安忻然聽之。十一日。詣鴻臚寺習禮。十四日。朝見畢。會同多官赴東闕。面譯給筆札責令親書三事。一曰。釜山屯兵准封後。一人不敢留住朝鮮。又不留對馬速回國。二曰。封外不許別求貢市。三曰。修好朝鮮。共爲屬國。不得復肆

野史

卷一百八十三

六十四

侵犯。如安當時一一親書聽從。十七日。司禮大監張誠傳奉諭旨。覽卿等所開條款。譯審彼使之言。及使者回稱之詞。猶未詳確。遠夷請封。必須盡得其情。秀吉爲何起兵侵掠朝鮮。及至戰敗。尙拒釜山不退。今又差使上表乞封。豈可輕卒。不細加詳審誠僞。著該部詳議封名。先遣二官。一諭彼行長。不許留住釜山。日本盡數退還本國。一人不許留住。巢穴房屋盡行燒燬。一諭朝鮮。待彼日本盡數退回。奏來。卿等可與內閣將小西飛還在左闕。會同文武及科道等官。令通曉夷語通事。當面研加詰問。譯審情僞。訂盟永無

他變來說。二十日。石星復會集內閣大學士趙志皋等。定國公徐文壁等。吏部尙書孫丕揚等。及科道官俱集左闕。將如安請封始末情由。備細研審。逐一登荅。一問。朝鮮是恭順屬國。爾關白上年何故侵犯。如安荅曰。日本求封。曾教朝鮮代請。朝鮮隱情騙了三

年。又騙日本人來殺。因此舉兵。又問。朝鮮告急。師救援。只合歸順。如何抗拒。有平壤碧蹄之戰。荅。我兵住平壤。要求封納款天朝。並無敢犯之意。壬辰年七月十五夜。見兵馬殺平壤。無奈接應。及八月二十九日。行長與沈遊擊相會。約退讓平壤。不期天朝不信。去

吉長恐行
長誤

年正月初。大進兵。攻城傷殺。行長兵甚微。碧蹄亦是
天兵追殺死傷。我兵亦多退。王京。又問。從來因何退
還王京。送回王子陪臣。荅。一則聽沈遊擊准封言語。
又說。天兵七十萬已到。因此星夜退兵。送還王子陪
臣。併將七道送還天朝。又問。既退還王京。送回王子
陪臣。以求封。如何又犯晉州。荅。晉州原係朝鮮人與
日本相遇。清正吉長兵馬殺了。因此相殺。後見天兵。
即便還去。又問。爾原是聲言求貢。本部因爾復犯晉
州。情形反覆。故許封不許貢。既許爾封。即當歸國待
命。如何又運糧蓋房。久屯釜山不去。荅。已前原封貢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三

六十五

俺恐安誤
作說平壤錄

並求。因天朝不肯。關白。行長未信。只是求封好了。又
運糧蓋房。俱各守候。天使並無他求。天使一差後。盡
皆燒燬。又問。原約三事。盡從方封。爾當傳行長等。即
令日本戶盡去。房屋悉燬。不復犯朝鮮。別不求貢市。
爾能保關白行長盡從否。荅。行長有稟帖。上孫總督
云。一一聽命。不敢有違。此係大事。秀吉有命。行長行
長有命。小的方敢如此對荅。定無反覆。又問。爾等雖
一時遵約。至於日久。能保永無他變否。爾當對此訂
盟立誓。方與請封。小西飛誓曰。天朝問的言語。小西
飛驒守藤原如俺荅的說話。如有一字虛說。關白秀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三

六十六

吉。行長。小西飛等。俱各不得善修。子孫不得昌盛。着
天在上。鑒之。鑒之。又問。爾前云。朝鮮既為請封。豈肯
復犯。但秀吉受知信長。尚且篡奪。朝鮮一時代奏。彼
豈不復其犯。荅。信長者篡國王。不好。因為部將明智
被殺。見今關白豐臣秀吉。時為攝津守。率行長諸將。
興義兵。誅明智。歸併六十六州。若無秀吉。平定諸州。
日本百姓至今不安。又問。秀吉既平了六十六島。便
可自王。如何又來求封。荅。秀吉因見殺國王。為明智。
又見朝鮮有天朝封號。人心安服。故特來請封。又問。
爾國既稱天皇。又稱國王。不知天皇即是國王否。荅。

天皇即國主。已為信長所殺。又問。爾既如此。當奏請
許爾封。爾當寫書差日本。去報平行長。速歸。令關白
整備冊使船隻館舍。及一應恭候禮儀。一有不虔。封
仍不許。荅。守候已久。件件不敢輕易。有違天朝之命。
沉遊擊到釜山。兵馬即過海回家。行長守候天使。今
已上皆石星問。如安荅。然事。當日石星將如安。面
裝。如安。豈為此恭順。手。文祿四
年多官。親書應對情辭。俱封呈明主。云。平。續
年正月。明主議日本封事。時禮部議。日本原有王。永
諡存亡。關白或別擬二字。或即以所居島封之。行長
以下。量授指揮。賞賚有差。明主竟准日本上號。給金

印。行長准授都督僉事。已總督傳諭。行長語技梧。且日本王見住山城。有文祿三年曆可證。與小西飛稱國王爲信長所弑互異。乃與遼鎮都御史李化龍疏文可疑。王可慮。謂日本不識漢字。恐中間兩相欺給。請從禮部議。封秀吉順化王。罷遣。沉惟敬增募水兵。而清正素不服關白。與行長不相能。可用魯仲連諭燕將計。時時使已發。竟不從。偵日本坐營。陳雲鴻報。熊川島日本船二十六號。業起行歸巢。石星遂信封事必成矣。實記。明主方准信。卒定封王之議。命工鑄日本國王金印一顆。并冠冕法服。約費數萬金。命遣臨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三

六十七

二

淮侯李言恭子宗城爲正使。都指揮楊方亨爲副使。賚策命印章。封秀吉爲日本國王。詰曰。聖神廣運。凡天覆地載。莫不尊親。帝命溥將。暨海隅日出。罔不率俾。昔我皇祖。誕育多方。龜紐龍章。遠錫扶桑之域。貞祚大蒙。永施鎮國之山。嗣以海波之揚。偶致風占之隔。當茲盛際。宜纘彝章。咨爾豐臣平秀吉。崛起海邦。知尊中國。西馳一介之使。欣慕來同。北叩萬里之關。懇求內附。情既堅於恭順。恩可斷於柔懷。茲特封爾爲日本國王。錫之誥命。於戲寵賁。或作芝函。襲冠裳於海表。風行卉服。固藩衛於天朝。爾其念臣職之當

修。恪循要束。感皇恩之已渥。無替款誠。祇服綸言。永遵聲教。欽哉。復頒告諭文曰。皇帝敕諭日本國王平秀吉。朕恭承天命。君臨萬邦。豈獨久安中華。將使薄海內外。日月照臨之地。罔不樂生。而後心始慊也。爾日本平秀吉。頃稱兵于朝鮮。夫朝鮮我天朝二百年。恪守職貢之國也。告急於朕。朕是以赫然震怒。出偏師以救之。殺伐用張。原非朕意。爾將豐臣行長遣使藤原如安來。具陳稱兵之由。本爲乞封天朝。求朝鮮轉達。而朝鮮隔越聲教。不肯爲通。爾爾冒以煩天兵。既悔過矣。今退還朝鮮王京。送回朝鮮王子陪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三

六十八

二

臣。恭具表文。仍申前請。經畧諸臣前後爲爾轉奏。而爾復犯朝鮮之晉州。情屬反覆。朕遂報罷。爾者朝鮮國王李昭。爲爾代請。又奏釜山倭寇經年無譴。專俟封使。具見恭誠。朕故特取藤原如安來京。令文武群臣會集闕庭。譯審始末。并訂原約三事。自今釜山倭寇盡數退回。不敢留住一人。既封之後。不敢別求貢市。以啓事端。不敢再犯朝鮮。以失隣好。披露情實。果爾恭誠。朕是以推心不疑。嘉與爲善。因勅原差遊擊沉惟敬。前去釜山。宣諭爾寇盡數歸國。特遣後軍都督府僉書署都督僉事李宗城爲正使。五軍營右

副將左軍都督府署都督僉事楊方亨爲副使持節
齎詔封爾平秀吉爲日本國王錫以金印加以冠服
陪臣以下亦各量授官職用溥恩賚仍詔告爾國人
俾奉爾號令毋得違越世居爾土世統爾民蓋自我
世祖文皇帝錫封爾國迄今再封可謂曠世之盛典
矣自封以後爾其恪奉三約永膺一心以忠誠報天
朝以信義睦諸國附近夷衆務加禁戢毋令生事於
沿海六十六島之民久事徵調離棄本業當加意撫
綏使其父母妻子得相完聚是爾之所以仰體朕意
而上答天心者也至於貢獻固爾恭誠但我邊海將

吏惟知戰守風濤出沒玉石難分效順既堅朕豈責
報一切免行俾絕後憂遵守朕命勿得有違天鑒孔
嚴王章有赫欽哉故諭平壤明主所贈紗帽一頂角
金箱犀角帶一條常服羅衣一套大紅織金胄背
麒麟圓領一件青裕襖一件綠貼裏一件皮辨冠一
副七旒皂縐紗皮辨冠一頂旒珠金玉圭一枝五
章絹地紗皮辨服一套大紅素皮辨服一件素白中
單纈色素前後裳纈色素蔽膝各一件金玉纈色粧
花綿綬一件金鈎玉紅白素大帶一條大紅素紵絲
烏一雙金丹襖紅平羅絹金夾包袱四條紵絲二疋

黑絲花一疋深青素一疋羅二疋黑絲一疋青素一
疋白橫絲布十疋贈交敵書引肥前松浦連池成留氏藏又頒二使諭
及沉惟敬諭各一道皆申勅三事各要遵行冊使前
駐三浪江必釜山營棚一人不留有朝鮮王奏到然
後渡海往對馬猶恐未妥復委兵備副使楊鎬往勘
的實回報行事惟敬以日本前所遺金已不敢受請
留作日本使市買之直中國貴貨惟其所欲時京師
朝覲官畢集觀宗城出使道路踈然奪目獨惟敬心
有不然蓋惟敬初爲石星建此議希已爲冊使及不
與大失望宗城紉袴子慢侮惟敬惟敬亦輕宗城且

惟敬許日本七事知非一封可了前議三約決要一
人不留令楊鎬勘實朝鮮奏報方許往封此皆奉有
欽依平壤四月宗城等至漢城連遣使促日本渡海
頂背相望於是我師先撤熊川數城及巨濟楊門蘇
津浦等諸屯以示信且曰恐如平壤見欺願明使速
入我營當悉如約錄楊鎬亦致書曰欽差經理朝
鮮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鎬咨爾平秀吉大明
皇帝因朝鮮王代爾請封嘉爾恭順不忍爾兩地之
相戕傷天朝用遣使臣渡海勅封爾秀吉爲日本王
爾得據有名號雄長諸島自宜銜戴皇恩韜才脩德

以樂爾餘年。貽慶爾幼子。斯爲永圖。胡使臣甫歸。遽敢違制背盟。以朝鮮禮文爲辭。又復侵入釜山。機張之間。今至朝鮮赴告。皇帝震怒。已遣使臣更置兵部總督。別設經略經理。興問罪之師於海上。爾度爾之力。卽抗朝鮮。且勝負難必。若天朝視甚爾日本。卽爾六十六島中之一島耳。况爾既受王爵。已爲臣屬。臣與君抗。天理不容。神明且殛之。昨年爾國地大動搖。此其兆也。尙不安靜祈福。而欲日尋干兵乎。爾已六十餘歲。壽命幾何。子未十齡。孤弱何恃。聞各島之酋。俱視爾之隙。爲復讐報怨之舉。爾不銷兵綏安。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三

七十一

安人情。乃使悍將擁兵于外。一旦諸島內變。蕭牆禍起。卽清正諸將。各思爲君。豈肯久居爾下。將來又豈肯居爾子之下者。以理勢論之。爾不如速行罷兵。修好朝鮮。憑藉天朝之威靈。默消諸島之睚眦。其前所乞朝廷與爾處分者。何事可明白奏來。朝廷量包乾坤。視爾與朝鮮。皆爲臣子。必無偏重。爾若不自悔過。而爾以數十萬百萬壓朝鮮。在天朝仁恩極渥。義必討逆。亦不遠。勅大兵但勅馬步十萬。薄釜山。助朝鮮之順。福浙水兵十萬。分兩道。以樓船從南海。與爾秀吉。見于島沙。蓋且問山城君安在也。爾其慎思之。

交關

徵書引。肥後幸島氏藏。八月。楊方亨因兵部劄符。先到釜山。而我師遷延。不卽盡撤。更請上使。人多疑之。石星信。惟敬言。意日本無異情。又急於退兵。屢促宗城前去。雖羣議多異。而星奮然以身當之。九月。宗城繼至釜山。行長不卽來見。又言將往復關白。定奪然後迎遣使乃去。錄。自夏徂冬。石星日促二使渡海。不曰風潮不順。則曰宮殿未成。不曰禮節未備。則曰不可不加慎重。於是人言藉藉。危疑叵測。星憂之。復差大同守備都司常鶴。單騎往釜山探聽。鶴回備陳。日本情變幻難測。封事不可輕行。星不然之。復遣家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三

七十一

人張竹王胡子。于四月渡海。見日本。我亦遣通事婁國安來報。故信封事決成。至十二月十一日。惟敬又私令探日本。委官吳邦彥等。將遼東寬奠官馬。及京營選鋒馬二百七十七疋。實武經。又驛馬三百。皆送下船。發去日本南戈崖。喂養云。備從人騎用。實以日本無好馬。驅獻關白也。是故言者益甚。實。慶長元年正月。行長始回。猶不明言撤兵事。惟敬留二使。又獨與行長先渡海。託言將講定迎使禮節。人莫能測。惟敬錦衣登舟。旗上大書調戡兩國四字。立船頭而去。錄。宗城資性頗恇怯。與方亨羈於我

太

平

記

錄

宗

城

資

性

頗

恇

怯

與

方

亨

羈

於

我

營惶惑。日夜涕泣思歸。惟敬規知之。乃密令宗城舊識謝隆揚言。日本實無受封意。將誘致二使。拘囚而困辱之。宗城果大懼。四月三日。平壤錄。二月。夜半易服出營。棄僕從輜重印節而逃。明日方亨揭報孫鏞。鏞平壤。而方亨憂懼愈不自安。迄惟敬與行長歸至。恨泣。惟敬大言曰。人臣當國難。正宜努力捐軀。徒泣何爲。方亨訴以母老子幼。難自決。惟敬曰。爾誠欲歸。亦無難事。方亨知惟敬密於我。因懇之。惟敬笑曰。審欲好歸。謹記兩語。事一依我行之。方亨問何語。惟敬曰。支吾中國。奉承日本而已。方亨信諾。遂悉聽主分。將宗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三

七十三

城遺下錢糧銀兩。及酒器金帛。皆任惟敬收執。又揭報石星。極言日本情無變。反斥宗城。力薦惟敬能任事。石星乃爲疏請。以方亨攝正使。惟敬充神機三營添註遊擊攝副使。以封日本。惟敬既拜命。猶不即行。益肆貪求。石星皆曲意從之。爲遣項汝奕。領銀二萬兩。隨冊使東行支銷。又與割符三張。約銀五百兩。畀冊使賞人。又月給惟敬家小。供贍銀十五兩。又發巡軍。夜爲惟敬看守私宅。星夫人時遭饋。惟敬妻飲食不絕。星此時亦恐惟敬賣已。先差遊擊陳雲鴻至金山。宣諭日本。六月間更遣張竹王鬍子。馳驛至釜山。

探視。不意三人皆黨惟敬。並爲捏報。安妥雲鴻。愿以全家性命。可保萬全。故星一意任之。冊使臨發。釜山尙有無數日本師。惟敬乃曰。降兵若干。已令朝鮮擇地安掃。星亦附奏云。營柵盡焚。尙有餘兵。防護冊使。以蒙昧明主。太平記。平壤錄。惟敬又要朝鮮使同行。遣其姪沈懋時催發。國主不肯。懋時必欲與俱。不得已。以武臣李逢春等。稱跟隨陪臣以應之。或謂武人往彼。中多失誤。宜使文官識事理者往。時黃慎以接伴使在日本營。就令慎隨行。太平記。平壤錄。副以侍官朴弘長。太平記。平壤錄。六月十五日。惟敬等隨從四百餘人。渡海。我諸將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三

七十四

亦置戍于釜山。先後散兵而還。八月。方亨惟敬等達伏見。秀吉先遣柳川調信言。主怒朝鮮王子不來謝。二使不許。同冊使相見。九月二日。秀吉引見。方亨在前。惟敬捧印立階下。朝見畢。次日宴享之。秀吉慰遠至。使者謝饗辱。而秀吉聞封爾爲日本國王。彪怒噴沫。立脫卻冕服。併冊書拋地。誚罵曰。朝鮮決不許和。明使不可久留。詰且可即發。我當再征伐朝鮮耳。行長傳令。驅使人歸國。再命征韓將兵。韓人或諫止。四日。回界府。惟敬與方亨商議。我亦萬里遠來。不得一的信回去。有何面目。且載書三事。皆行長再三講定。

還况行長去申前約。秀吉怒罵惟敬。不曾圖遂日本
 所求。但爲朝鮮謀事。我不再見。追請回去。行長以此
 言來告。二人聞之。怏々。八日。方亨只得約黃慎等。收
 拾同回。且云。到中國時。可明白奏上。不然恐誤大事。
 而秀吉憫明人梯航遠來。遣柳川調信。追賜銀物若
 千。九日。臨發。調信私告黃慎。昨日清正向太閤說。我
 今再往舉竿可定。當令朝鮮遣王子來謝。若不肯。當
 虜這兩個王子。因此太閤差清正等四將。先發過海。
 期明年二月。大兵隨後調進。慎以告二使。惟敬猶未
 信。及使船回。至那古耶。泊舟候風。訪之島人。乃云。連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三

七十五

日長政在豐前。清正在肥後。各召募兵衆。將渡海矣。
 衆聞無不失色。獨惟敬自若。曰。有我在。定無害矣。須
 臾寺澤廣高賚秀吉書來。衆謂是謝恩表文。及詢審。
 乃責朝鮮一檄。內列朝鮮三罪。詞甚倨。大約言。前年
 朝鮮使來。雖委悉下情。中不達皇朝。無禮多多。其罪
 一。既依沉都指揮。寬宥二王子。并夫妻以下。不先致
 謝禮。乃隨天朝過海之役。歷數月。其罪二。大明日本
 之和交。依朝鮮之反間。經歷數年。其罪三。書至朝鮮
 不敢隱匿。謄寫進呈。并乞發兵隄防。十二月。方亨等
 達釜山。勿勿商議。回京復命。不敢羈延。二十五日。離

欲赴以下
文恐有顛

釜山。行至陝川。有朝鮮京畿道都體察使李元翼。先
 已會黃朴二使。備知我情由。不肯休兵。此日請見方
 亨。惟敬于海邦寺。問我情由。方亨一一備白。元翼欲
 赴釜山營勢。寡急攻擊之。惟敬曰。虛固當乘。動亦宜
 慎。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兵家所以謀萬全者。稱良將
 也。元翼因其言。未敢舉兵。平壤錄○元翼欲
赴以下、從武備志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三

七十六

野史卷二百八十三終

野史卷二百八十四

外國傳第三

飯田忠彥 修
男 文彥 訓點
竹中邦香 校

明下

慶長二年當明萬曆二十五年二月。冊使方入關。亦各厚載而回。沉惟敬恐朝中疑之。乃將屈辱真情隱下。假捏秀吉十分恭順。頂冠被袍。叩首謝恩等語。惟敬先在日。本時。即捐所携之金。託行長。替買猩猩毡四條。天鵝絨及大小金器皿。亦照當初如安買明諸貨之例。計

野史

卷二百八十四

一

平機總廣
高作正成

積三十餘檣。牌上明開日本國王豐臣秀吉餽遺。先解赴石星施行。及抵京師。以諸物作關白貢獻。明人無不哂詆。謂猩猩毡。天鵝絨出自南蕃。皆中國人販賣與日本者。何云方物。又以廣高所贈泥金屏風。亦充其數。明是欺罔。明主不以為罪。命令內府交收。貽笑遠人。唯石星尙信為真。問之方享。方享向受惟敬節制。一味瞻牖。不復明言。然謝表竟不至。三月後。惟敬再往釜山。方差官具進。又無年月。徐黃門斷其假捏無疑。日本自惟敬行後。即遣清正統領部將騎船二百餘艘。於正月十三日。順風一日渡海。十四日。

野史

卷二百八十四

二

達朝鮮。入竹島舊壘合衆。仍在機張駐劄。隨攻梁山。逐守將平俊出城。追留住民居之。十五日。行長等兵船自釜山外洋。進入豆毛等浦。不絕于岸上樹四色旗。高叫朝鮮人民勿懷疑議。還來安插也。二十二日。我軍艦直入西生浦。周覽下營形勢。仍示牌文一紙。云日本國加藤主計頭清正。受太閤殿下之命令。再航海至於此道。便遣使者于朝鮮京城。回報之間。慶尙左道之民。更勿疑此書。莫恐怖而退散。茲先遣我臣金太夫。以令告報也。自此日本兵絡繹渡海不絕。各營糧餉。陸續搬運。二月朔。行長將釜山原住棚房。採木修築。內建最高樓。外掘三層濠。周圍木柵。為據久之計。朝鮮士民。初以和好事成。逃亡漸復。一聞我兵復至。曉夜驚惶。皆荷擔而俟。且數年來自王京。至釜山。一帶殘破也。又全羅地方。初脫兵燹。城垣頽敗。未暇修舉。我兵猝至。舉國危懼。國王先將宮眷。移住海州。軍民各將家口。奔徙遠境。留屯明兵禁之。亦不聽。聞臣柳承寵託言。搜山城糧草。束裝奔向州。將官權慄等各避極東地境。皆不戰而逃。報入中國。朝鮮告急之文。無日不至。聲言日本百萬。分作十三運。將向明天朝。太閤擬出那古耶。躬行調度。徐給事亦言。

日本兵船日增。兵糧日積。未見大舉。似有陰俟秀吉親行之意。山海關主事張時顯。料關白此時實難歇手。彼三十六島之觀望。全係於此。卽目下不得志。終當傾國而來。時舉都紛紛。歸罪石星。星亦責惟敬。猶然說謊謂。日本此舉。不過責朝鮮禮節。今專聽天朝處分。非有他也。兵科徐成楚折之曰。世有興師十數萬。航海數千里。爭一禮節。爲一王子。陪臣者哉。因請速乘其未定。或用間襲虛。或遣人暗燬其積聚。或說客離其心腹。總督孫鑣。巡撫李化龍輩。皆老成謀國。當冊使甫還朝鮮。一命實報卽勸石星預爲隄備。而

野史

卷二百八十四

三

星漫不爲意。且聽惟敬游詞云。喚平調信至宜寧。明切與言。朝鮮王子斷無往理。陪臣一節往朝鮮諭。令兩國會盟。弭兵完事。如終無濟。卽揮大兵前進。仍治臣以付託不效之罪。與其殛身刑獄。孰若殞命疆場。蓋星已奉旨聽勘也。趙相公勸其親往以息群議。又引先朝本兵玉璫經略哈密。楊搏經略薊遼。宜大爲證。明主不肯許。時連歲用兵。國計頻絀。今議出兵。非四五萬人不可。朝鮮亦乞先調南兵三四千。星夜進駐要害。以爲聲援。奈何封事一起。已將東征士馬盡撤回籍。劉縱兵已還四川。其天津登萊戍守南兵俱

各議罷。平壤南兵撤回。時以王賞不給。鼓噪于石門寨。總兵王保與南兵有小忿。遂以激變。聾惑軍門。千三百人。保盡誘殺之。人心迄憤惋。故召募鮮有應者。舉朝無策可施。咸欲請誅石星以彰國典。後至戊戌年。卒殞于獄。平壤錄是時我師二十餘萬。分五道入朝鮮。如東萊。機張。西生浦。豆毛浦。安骨。竹島。梁山。蔚山。加德島。皆爲我占據。而熊川。金海。昌原。咸安。晉州。固城。泗川。昆陽。悉縱橫蹂躪。差役人一步不敢前進。又丞于佔地。不丞掠財。丞于據要。不丞于戮人。志不在小。目中已無朝鮮。設此際明兵未集。乘其銳氣。鼓行

野史

卷二百八十四

四

而西。席捲全壓。朝鮮且夕休矣。師得朝鮮爲窟穴。則遼陽震動。而登萊。浙直無不危急。然我師糧餉不敷。未敢深入。蓋以海舟運糧。風水不便。先年朝鮮有積蓄。破一道。因糧于一道。克一城。就食于一城。故敢輕兵直入。五六年來。城邑空虛。土地荒蕪。兼之禦寇者爲寇。人烟寂滅。一望蕭然矣。陳雲鴻密說人曰。清正唯待糧運可支一年。卽分兵畧地。有進無退矣。行長見糧運不繼。與竹島諸將商議。必待七八月穀熟。方利衝犯。以此言通報關白。所以韓與明幸得預爲隄備。平壤錄北直隸天津衛係畿輔門庭。陸至山海關。

凡八百餘里。海面與旅順相對。止三百里。風順頃刻可達也。登萊逼近海口。爲中原襟帶。南至淮安運河口。三千里。又山以東。江以北之藩籬也。朝鮮空虛。中國所極慮者。不在遼東。反在此二處。故建言者欲於兩處各設巡撫。後邢玠亦令周于德總統舟師。住旅順。李承勛增戍卒。住登萊。卽此意也。孫毓汶議設水兵遊擊。統領三千人。住旅順口。以保護天津。又設浙兵遊擊。統領三千人。住鴨綠江。西設海防道一員。帶衛山東。住遼陽城。專管寬奠。起至金州一帶。防日本郎中張汝蘊又謂。旅順至天津。可登岸者二處。一曰大江。

一曰起口。相距一百五十餘里。宜以兵分守。偵卒遠探。一有警。卽調各鎮兵。併力協守。內閣張洪陽議。莫若於開城平壤二處。開府立鎮。練兵屯田。西接鴨綠。旅順之師。使有所望而歸依。東爲王京烏嶺之援。使有恃而奮躍。勢便則選輕兵而趨利決勝。不便則虎踞以壓其邪心。自寧前距開城。一千四百里。已據朝鮮之半。雖不速進。已不爲退計矣。在彼有屯蓄。吾亦有屯蓄。在彼有轉輸。吾亦有轉輸。就韓之人。難以漢人。學以漢法。教以漢戰。變其偷惰。作其敵愾。務農勸職。通商惠工。廣樹蓄之源。開山澤之利。其地多銅。卽

山鼓鑄。以資軍興。錢粟可以爲餉。地民可以爲兵。開平既定。得一步。次第取慶尙。忠清。黃海等處屯守。又如前法。見調人馬。先屯二處。以資接濟。不責捷於旦夕。務爲經畫長久。烏嶺以南。相機進止。毋得浪戰損威。烏嶺以北。還定安集。不許尺寸有失。又曰。凡事必先爲久計。而偶值蚤完。則可苟先爲暫計。而不克如願。豈不終可慮哉。平壤於是自寧城至開城。千四百里。皆設兵守之。據朝鮮形勢之半。教其國兵以漢戰。卽山以鑄錢。因地以開屯。亦爲久遠設施。武備志三月。孫毓汶去任。以兵部尙書邢玠爲總督。軍門遼東布政

司楊鎬爲經理朝鮮軍務。麻貴爲大將。楊元。劉縱。董一元等爲南北隊長。而盡募浙江。川廣之兵。以援朝鮮。玠山東青州人。謹重有識畧。事必熟慮圖全。不爲苟且。四月二十二日。抵密雲。交代。方受事。責廻計。欲俟宜大兵到。乘我未備。先取釜山。釜山取。則行長被擒。清正必走。大事須臾可定。玠曰。兵先定謀而後戰。今計畫未定。彼中勢無可乘。而遽行險。是自取敗。一敗則彼乘勝長驅。我軍氣難再振矣。吾意先遣楊元。吳惟忠。領兵二枝。南至王京。兩將分屯於全羅之南原。慶尙之大丘慶州。而總兵且在王京。居中調度。但

楊元昨報南原城郭圯壞營房俱無錢糧無半月之積慶尙一道又半爲敵有吳惟忠孤軍亦難入慶州故今且使楊元催運糧餉協同朝鮮修理城垣以爲捍蔽吳惟忠姑令往忠州扼敵後門俟初秋各兵俱齊入又作區處時玠尙未出關貴先赴王京傳諭二人又遣咨國王督率朝鮮諸臣練兵固守地方把截險要朝鮮王承命乃分派將官使慶尙左兵使成允門防禦使權應銖等往慶州以防鳥嶺之路右兵使金應瑞等往宜寧以防釜山之敵統制使元均等以舟師專備竹島加德之敵各務勉勵以候大兵或又

野史

卷一百八十四

七

議朝鮮殘破久國中無人偷一不守亡朝鮮是亡中國也不若選中國賢能爲朝鮮司道官分理八道俾各爲保障固守山城然後進兵剿敵以此宜諭其國君臣疑中國吞併乃疏言朝鮮舊有三都漢城開城平壤也今三城爲敵人據數千百里藹爲煨燼今居漢城亦荆棘未除庶司倍臣依牆壁爲生資升斗爲食遺民還集百不二三瘡痍滿目呻吟未絕若分理各道悉不能供給議遂止自此三箇月兩邊俱不動兵日惟整聚人馬各守險隘信息不通平壤惟沉惟敬往來我營出入釜山宜寧一帶與我混爲一家明

貴以撤兵則云關白要割朝鮮三道卽忠清慶尙全羅也惟敬初議封不顧利害苟且許之其定全慶關係最重慶尙朝鮮門戶而全羅府藏也無慶尙則無全羅無全羅雖有他道無所資爲根本之計矣以海道言之我據全羅則遠而西海一帶近而珍島濟州皆爲窟穴我艦縱橫海上無所不通便風一二日可抵鴨綠則開城平壤亦不足爲國非獨朝鮮日本船從海入犯中國必曰全慶二道地角得反風而後能進故我之不能從海入犯恃二道爲我衛也全慶亡我不必陸犯遼東舟帆可以直指山海又從水路之

野史

卷一百八十四

八

東分兵四出授明四鎮東隅沿海時時有切近之憂矣此皆必不可計者而惟敬依廻其間不過欲延緩逃罪始以封事騙中國此又欲以三道騙朝鮮令中國棄而去之也仲夏間統領浙勝營遊擊茅國器初至王京問惟敬以日本兵數多寡惟敬漫應曰要多就多吾兵不若退守鴨綠爲上策意可見矣及二將遣柳川調信回日本請師期惟敬謬云俟調信回兵卽撤調信於六月見關白關白曰朝鮮不聽我言以全羅忠清二道尙完故也爾等于仲秋朔直入全羅地方刈禾爲糧攻各處山城仍進攻濟州如是勢難

則還兵慶尙。自固城起至西生止。八處連營住兵。或十餘日程。或五六日程。不時出入侵掠。有山城之處。盡力圍把。雖被死傷。必攻破而後已。爾等勦力爲之。如不從我言。當盡殺爾等妻子。調信回說。卽日明兵大至。已到全羅。勢難進攻。二將復令調信報之。關白發怒曰。癸巳年間。明大兵雖在近地。尙能攻陷晉州。明雖大至。不須畏避。調信又說。今年夏秋之際。日本大兵當一時渡海。西生等處兵。自慶州。歷密陽。大丘。向全羅。釜山。竹島等處兵。自慶州。晉州。向全羅。關白許之。調信過海傳令。行長清正等。調兵進攻。惟敬得

此消息。無計解釋。乃求朝鮮僧人。以密帖送清正云。邢總督大兵七十萬將至。不若蚤退。清正在西生浦。答書曰。明兵杳至。是我所愿也。朝鮮弱兵而無向我敵也。對明兵快作一戰。則朝鮮者。不論入明。炬燵北。京。幸又幸。何處加之。惟敬又令僧松雲求之美濃部。金太夫。亦答不肯止兵。於是我專求割地。明專要撤兵。惟敬兩不能應。其計始窮。平壤錄。通史。惟敬貽書於金命元。叙始終。自辨云。太平記。五月。麻貴抵遼陽。而望鴨綠江。東發所統兵止萬七千人。請邢玠疏請募兵。川浙并調。劄遼。宜大。山陝兵。朝鮮惟閒山水兵一枝稍

勁。請益調福建。吳淞水兵。而劉綎督川漢兵六千七百。聽防勦。與麻貴各建牙。麻貴密報。候宜大兵至。乘我未備。先取釜山。玠謂一取釜山。劉擒行長。走清正。此奇著快人。皇國實記。惟敬又見明旨責罪本兵。心懷疑貳。計欲逃入我營。特未得間。邢玠向怒惟敬欺君辱國。賣石星。一交代卽思擒之。恐驚動脫走。反爲我間。露明虛實。又恐好事者。以爲敗其垂成之功。故先爲二機。以諭安惟敬。并以安日本之心。惟敬初見玠不疑之。漸將行李家事。搬入南原。南原去釜山七百里矣。是月玠將出山海關。平壤錄。令楊元領遼兵三千先

至。留京城數日。下全羅道。駐守南原。釜南原據胡嶺之衝。城頗堅完。往時路尙志又增築可守故也。城外有蛟龍山城。衆議欲守山城。楊元以爲本城可守。增埤浚濠。濠內又設羊馬牆。晝夜董役。月餘粗完。平壤錄。吳惟忠在忠州。麻貴赴王京。雖調度防日本。已密帖與元等。四路設伏。防惟敬逃出。惟敬原帶營兵三百。聚養得其懽心。玠恐其乘夜率衆殺出。又假以更換先撤之。惟敬愈不安。使家丁婁國安。張龍等。屢往釜山道意。行長許之曰。當俟機會遣兵迎汝。於是惟敬令人廣收中國珍奇。及狐貂皮八百張。爲媚我進見

之資。太平記、平壤錄六月。我艦數千艘。先後渡海。分泊釜山。如德安骨等窟。銃丸如雨。殲朝鮮羣守安弘國。已復往來竹島。漸逼梁山。熊川。實記十八日。調信忽駕舟九艘。帶兵五百。至海邊。差人到宜寧。喚惟敬講話。乃爲韓人阻回。其使又同張龍。從陸路回釜山。楊元聞之。曰。事急矣。自南原星夜馳至宜寧。十里許。迎見惟敬。方駭載狐貂先行。楊元一見。問我情何如。惟敬曰。成不得了。元曰。既成不得。何不赴見本鎮。以符前言。曰。我且不去。明日往慶州。差人與清正講話。一月半方回。元視惟敬言若狂。面色已變。卽時與珍差官六人。

野史

卷二百八十四

十一

出示釣票。拏回至丹城地方。押送珍。請旨監固。惟敬。日本嚮導始絕。實錄、平壤錄後檢陳澹如家。搜出日本旗一面。長短刀劍共三百六十六口。日本衣器細絹犀帶。日本圖等項。共三百六十三件。人心莫不暢快。平壤錄惟敬痛恨楊元。無由報復。殺擒之日。暗令婁國安脫身。報與行長南原虛實。令其起兵掩襲南原。南原東有雲峯。鳥嶺。南有三浪。大江。直通金海竹島。此爲全羅門戶。可以屯聚馬兵。乃朝鮮最要害處。而閒山島在朝鮮西海水口。守此以阻截日本船。又爲南原右障。故珍未出關。先使楊元往扼其地。延綏遊擊陳

愚衰統兵三千。往全州以協助之。且特韓將金應瑞。李元翼兵在雲峯之外。權標兵在閒山之內。閒山又有元均統舟師守把。各爲障蔽也。卿若割兵當之。攻南原則彈指之間。可成大功矣。無何行長得其報。卽欲進攻南原。而七月初。暴雨數日不歇。日夜如注。平地皆爲巨浸。三江大河一望滔天。宜府大同調到人馬。是月半後方得至平壤。麻貴始得至碧蹄。不過沿途整理續到之兵。查勘城郭山川之險。冒雨前行。甚是艱楚。此時便舟師不便步騎。朝鮮水營將統制使元均在閒山。密謀擧兵。約會明兵搗釜山。應瑞在宜

野史

卷二百八十四

十二

寧陸路。張聲勢約日期。事漏。行長欲攻南京。正慮元均襲後路。一聞此信。就中用計。遣別將領兵。八月。實錄從七月、今襲破閒山。元均水兵潰。全羅右水使李億祺死。慶尙右水使裴模走免。平壤錄初元均既至閒山。盡變李舜臣約束。凡編裨士卒。稍爲舜臣所任使者皆斥去。以李英男詳知已前日奔敗狀。尤惡之。軍心怨憤。舜臣在閒山時作堂。名同運籌。日夜處其中。與諸將共論兵事。雖下卒欲言兵事者。許來告。以通軍情。每將戰。悉招編裨問計。謀定而後戰。故無敗事。均挈愛妾居其堂。以重籬隔內外。諸將罕見其面。又

嗜酒。日事酣怒。刑罰無度。軍中竊語曰。若遇敵。惟有走耳。諸將私相議笑。亦不復稟畏。故號令不行。時我諸將再入寇。行長又遣人給應瑞曰。日本船某日當添至。朝鮮舟師猶可邀擊。權慄允信其說。且以舜臣逗遛已得罪。日促元均進兵。均亦以已前常言舜臣見敵不進。以此陷舜臣。而已得代其任。至是雖知其勢艱。而慙無以爲辭。唯得盡率舟艦進前。我營之在岸上者。俯視船行。互相傳報。均至絕影島。風作浪起。日已昏。船無止泊處。望見我船出沒海中。均督諸軍進戰。舟中人自閒山終日搖櫓不得休息。又困飢渴。

疲。不能運船。諸船縱橫進退。乍前乍卻。我欲疲之。與韓船相近。輒佯伴引避而去。不與交鋒。夜深風盛。韓船四散。分漂不知去向。均艱收餘船還。至加德島。軍士渴甚。爭下船取水。我兵從島中突出掩之。失將士四百餘人。均又引退。至巨濟。泰川島。權慄在固城。以均無所得。檄召均杖之。督令更進。均還到軍中。益忿懣飲酒醉臥。諸將欲見均言事不得。夜半我襲之。軍大潰。均走至海邊。棄舟登岸。欲走而體肥鈍。坐松樹下。左右皆散。或言爲敵所害。或言走免。終不得其實。李億祺從船上投水。裴模先是屢諫。均必敗。是日又

言泰川島淺窄。不利行船。宜移陣他處。均皆不聽。模私約一所領船。戒嚴待變。見我來伐奪。港先走。故其軍獨全。模還至閒山島。縱火焚盧舍糧穀軍器。徙餘民之留在島中者使避而去。太平記、德慈錄閒山朝鮮西海水口。右障南原。爲全羅外藩。一失守。京西水道無處不通。我兵水陸並進。不日內泊光陽豆耻津。距南原甚近。釜山西山之我兵。又由慶尙右路。俱會南京。權慄。李元翼等兵。勢不能阻截。皆佯趨東偏。我兵益肆行。楊元一聞警報。十二日。行長與諸將圍南原。兩湖大震。先行長伴輸款於金應瑞。使李舜臣得罪。又誘

元均出海中。盡得其虛實。因行掩襲。其計至巧。而悉墜其計中。又陷黃石山城。安陰縣監郭越。前咸陽郡守趙宗道死之。初李元翼。權慄議修道內山城。禦敵。築公山。金鳥。龍紀。富山等城。而公山。金鳥用民力尤多。悉收旁郡器械糧餉實其中。督守令盡率老弱男婦人守。遠近騷然。及我師再搖。清正自西生浦西向全羅。將與行長水路兵會攻南原。權慄以下皆望風引去。傳令各處山城入守者。各散去避兵。惟郭再佑入昌寧火王山城期死守。我兵到山下。仰見形勢斗絕。而城內人靜恬不動。不攻而去。郭越入黃石山城。

白士霖亦入城。士霖武人。衆心倚以爲重。我兵攻城。一日。士霖先遁。諸軍皆潰。兵入城。越與子履祥。履厚皆死。越女嫁柳文虎。文虎就虜。郭氏出城聞之。謂婢曰。父死而不死。爲有夫在耳。余夫亦執。吾何生爲。自經死。趙宗道嘗謂。吾嘗從大夫之後。不可與犇竄之徒。同死草間。死則當明白死耳。率孥入城。作詩曰。峻峒山外生猶喜。巡遠城中死亦榮。與越同被害。及聞山敗報至。朝鮮上下震駭。歸罪於元均。復起李舜臣爲統制使。權慄聞元均敗。已使舜臣往收餘兵。我師方衝斥。舜臣與軍官一人。自慶尙道入全羅道。晝夜

野史

卷二百八十四

十五

潛行。間關達珍島。太平記、楊元初守南原也。增築城一丈許。城外羊馬牆多穿砲穴。城門安大砲數三坐。鑿深濠塹一二丈。閒山旣敗。我師從水陸而至。報甚急。城中洶洶。人民逃撤。檄召全羅兵。使李福男同守。福男遷延不至。連發夜不收催之。不得已乃至。亦所率僅數百。李春元。金散老等繼至。我前鋒百餘到城下。放鳥銃頃刻而止。皆散伏田畝間。三三五五作隊。旣去復來。城上人以火砲應之。我大陣在遠。出遊兵交戰。踈行迭出。故砲發不能中。而城卒往往中丸。而我兵到城下。叫城兵求與語。元使家丁一人挾通

事來。以我書而歸。乃約戰書也。十四日。師環城三面結陣。以銃砲迭攻。先是城南門外民家稠密。師臨至。元使焚之。而石牆土壁猶在。師往依牆壁間。自蔽放丸。多射城兵。十五日。望見師衆刈城外雜草及水田中稻禾作大束。無數積牆壁間。城中不測。時遊擊陳愚衷領兵三千在全州。城中曰。望來援。而久不至。軍心益懼。是日晚守堞。軍往往交頭耳語。準備馬鞍。有欲遁色。夜一更聞平壤錄、實記、共作十震起。略相應和。而一面衆砲向城亂發。飛丸集城上。如雨雹。每人縮頭不敢外窺。經時驚聲止。草束已平。

野史

卷二百八十四

十六

濠。又堆積羊馬牆內外。頃刻與城齊。師衆蹂躪登城。城中處處火起。楊元在帳中驚起。不及被衣。跣足出廳上。脫傳報官甯國胤衣靴。帶隨從家丁十八人。逃出西門走。凡遼兵及雜流共三千一百一十七員。及出圍。從大路西益鳳山走。三日直至恩肆館。查見在者一百十七人而已。李福男任鉉。金散老。李春元。鄭期遠等咸死。平壤錄、是時陳愚衷在全州。吳惟忠在忠州。各扼險。而全州去南原百餘里。勢相犄角。愚衷初抵王京。麻貴卽令守公州。邢玠慮南原有失。復調守全州。以接應南原。愚衷入城。時州官言。城中並無

升糧。二千入何以供給。及愚衷踏勘地勢。見十里外山寨。中藏貯米豆。盛砲鉛彈弓矢槍刀。旃牌等物。各千萬計。遂令搬運入城。州官堅意不肯。蓋此時朝鮮雖賴明兵援。然被殘害處。亦不減於我兵。所以不欲官兵在州。兵一至。民即奔散。所以付之十里外山谷間。恐師不時入城。反爲敵助。而愚衷不悟。自令人連夜運入城。分派各兵防禦。及南原告急。楊元星夜差人求救。愚衷即宜激勵所統。銜枚疾趨。刻期密約。舉火爲號。使楊元裏應夾攻。敵可走也。不然能引兵而前。牽挽敵勢。敵必不能專力攻南原。南原知有外救。

野史

卷二百八十四

十七

必且堅心拒守。亦未即破。奈何愚衷畏懼。先一次回文曰。恐顧彼失此也。後又具稟曰。非不欲救。信地難以輕離。卒不肯發兵。及聞已破。州民望風震駭。舉欲逃竄。兵卒阻之。反傷兵卒。盡燒積聚。乘夜撞出城門。愚衷無計。至二十日寅時。哨探報日本將到任實。城去十里愚衷遂帶領所部。棄城北走。我師遂入全州。麻貴聞南原急。遣游擊牛伯英。提兵赴救南來。而愚衷已北遁。乃合兵屯公州。以張聲勢。我遂徇全羅。逼王京。王京爲朝鮮八道之中。東隘爲鳥嶺。忠州。西隘爲南原。全州。道相通。自二城失。而全州以北。瓦解不可。

爲矣。韓兵單弱。因退守王京。後楊元竟伏罪。傳首徇示。李舜臣破我兵于珍島。碧波亭下。初至珍島。收拾兵船。得十餘隻。時沿海人乘船避亂者。聞舜臣至。莫不喜悅。舜臣分道招呼。遠近雲集。使在軍後以助形勢。及破我兵。軍勢頗振。是時舜臣有軍八千餘。進駐古今島。患乏糧。作海路通行帖。令曰。三道沿海。公私船無帖者。以奸細論。毋得通行。於是凡避亂乘船者。皆來受帖。舜臣以船大小。差以使納米受帖。大船三石。中二石。小一石。避亂之人。盡載財穀入海。故不以爲難。而以通行無禁爲喜。旬日得軍糧萬餘石。又募

野史

卷二百八十四

十八

民輸銅鐵鑄大砲。伐木造船。事事皆辦。遠近避兵者。往依舜臣。結廬造幕。販賣爲生。島中不能容。既而明水兵都督陳璘出來。南下古今島。與舜臣併兵。璘性暴猛。與人多忤。衆憚之。錄朝鮮王聞二城之報。亦急調都體察使李元翼。督率將官高參等。由鳥嶺徑出忠清道。以前遮敵鋒。時慶尙地方。大半已陷。全羅之南。我師縱橫。將到王京。楊鎬躍馬赴。與麻貴見王商議。將城中老弱婦女。不堪留在軍中者。暫許出城避兵。此時邢玠尙未出關。兵務臨局調度。皆付鎬。鎬惟安坐平壤。不進。至九月朔。聞二城陷。我師前至。亦

別無措置。歸罪二將。謂南原被圍時。已傳檄愚衷。僅督數次。而愚衷按兵。不肯南向。以此馳報玠。而得報。卽疏二人失律之罪。寘之重典。其漏泄機密。金應瑞亦忤與朝鮮王。令重處以伸國法。又倣孔明界亭之事。自己認罪。請命降黜。兵科侯慶遠。因朝鮮君臣無圖志。疏令督臣移咨。明問國王。中國憫屬國淪沒。再勸王師。惠出望外。是宜爲君者。有枕戈嘗膽之志。爲臣者。有主憂臣辱之節。庶民有親上死長之義。而我大兵迭出。以助聲勢。日本雖強。其如朝鮮何。奈何國王思奔。大臣逃竄。總兵賣國而泄機。庶民望風以降。

野史

卷二百八十四

十九

二

虜。卽如昨日南原之陷。全州之失。朝鮮軍兵。竟不聞何在。而且倒戈反向者有之。乘機內亂者有之。是明甘心於日本矣。今咨該國。痛自警省。若果上下交勉。力圖死守。猝率三軍。有進無退。中國卽當大發兵餉。助爾討敵。若自輕社稷。竄伏草莽。求緩須臾。中國豈得代爲爾戍。卽當還師境上。自固封疆。爾東西南北自在也。該國自計歸著之地。務吐內衷。從實詳答。勿持兩端誤我軍機。朝鮮王得咨。隨荅前後情節。萬非得已。誠無甘心。爲日本。當將金應瑞革秩。廢爲卒伍。戴罪自效。附報中國。因又策勵諸將。將所徵平安。黃

海京畿。咸鏡四道軍兵萬餘人。一聽經理提督分付。協同天兵。分守漢江諸灘。又以漢江上流龍津等處。係緊要。發遣京畿都體察使柳成龍。巡歷沿江一帶。檢察守禦形勢。王亦躬服囊韃。追隨戎馬間。親出城西。閱視軍兵。又出城東。慰撫守灘將士。奔走効力。是時我兵已及於王京。安城之境。水路要害。皆爲我有。使其一半由陸。牽制於南。一半由水抄入於北。則韓兵陷死地。而我畧旅順。天津。登萊。所過皆燒廬舍。殺戮人民。凡得虜悉割其鼻以示武。第恐離海口。易進難退。故修築營壘。掘地成窖。令韓民納糧免戮。愈爲

野史

卷二百八十四

二十

二

久遠施設。武備志我師在王城百里內。而麻貴與楊鶴俱在王京。曉夜隄防。不得不急。那玠在遼陽。日逐飛檄。催浙江川廣各兵。及預辦糧草水陸趲運。俱赴朝鮮。浙江指揮茅明時領兵至遼。進平敵十議。玠嘉納之。後多用其策。平壤七日。副總兵解生游擊牛伯英恐直犯王京。分發部下于稷山水源等處防剿。而毛利秀元先鋒黑田長政。已至全義館。距王京百五十里。城中人戶晝夜驚走殆盡。明兵方溪五里遇之。同參將楊登山。牛伯英。頗貴直冲之。砍死我兵二人。墜馬。因乘勢追趕十里之外。殺傷數多。後兩哨山谷。

我執打旗號。擁兵齊出。適撫院下千總李益香。把總劉遇節引兵驟至。灰塵大起。并力協攻。良久我兵敗退。解生見我寡。乃收兵回。共斬首二十九顆。平康縣志九日。朝鮮王避兵西下。楊鈞及麻貴在京城。而平安道軍五千餘。黃海。京圻軍數千。徵至分守江灘。警衛倉庫。都城幾不守。楊鈞乃移耶中董漢儒屯義州。海防使蕭應官屯平壤。又聲言調南北水陸兵七十萬。且暮至。福廣浙直水兵直搗我師。即聞風不敢進。朝鮮群臣爭建策。知事申礪進言曰。王駕應到寧邊。臣曾爲兵使。備諳寧邊事。甚最可憂者乃無備也。若不

野史 卷二百八十四

二十一

預辨。何以繼用。聞者傳笑曰。辛不合體一大臣。官於朝堂曰。此敵足憂。久當自息。惟當奉駕往安便處耳。權懷走一京。王引見問之。懷曰。當初駕不合邊。還都城。當留住西方。以觀敵勢如何。既而聞師退。懷又下慶尙道。臺諫論懷無謀。恒怯。不可爲元帥。不聽。平康縣志十月。麻貴遣先鋒李如梅等。發兵哨探。擊師于星州谷城等處。我兵自星州退谷城。又漸退求禮。皆于東南陸續退回。又發彭友德等於青山等處。擱剿。屢戰屢捷。師退守老營。平康縣志十一月。邢玠渡鴨綠江。時嚴冬。雨雪經旬不止。二十九日。抵王京。與楊鈞麻貴

商議。動兵一面。哨探我動靜。或取竹木。或築營寨。或搶稻搜糧。散漫山野。不計其數。約大兵分屯三處。行長在松島。清正在蔚山。秀秋在釜山。通共兵馬十餘萬。三路又爲六起。分犯玠。玠咨諭朝鮮君臣。遣兵曹判官李恒福。與諸道都巡察使權懷于長興府。蔚山寶城郡。瓦井雁峴。興陽縣等。與我兵戰。獲首併八十餘級。然朝鮮人民。素畏憚我如虎。於是士氣聊揚。至十二月。宣府大同遼薊延綏保定浙勝營兵俱已到。久而陸續至者又有。續募浙兵。南京福建應天狼山等水兵。其續調浙福水兵。亦將督發。廣東陳璘水陸

野史 卷二百八十四

二十一

兵。劉綎川兵與陳廣兵。次年仲春先後方到。各處兵俱於王京會齊。軍門啟議。以爲行長營在釜山。清正在西生浦。如破釜山。陸路必由梁山之西北。有高山峻嶺。止容隻馬。路甚險惡。南原有三浪大江。直通金海。竹島。此二處皆咽喉之地。日本俱有勁兵一枝。把截須防其伏兵。水路必由巨濟。加德。安峯一帶。三處亦要地云。計議已定。疏報。乃將兵馬四萬。分爲三脇。副總兵李如梅統領馬步一萬二千。部將盧得功。董正誼。茅國器。陳寅。陳大綱爲左脇。副總兵高策領一萬一千六百。部將祖承訓。顏貴。李寧。李化龍。柴登科。

苑進忠。吳惟忠爲中協。李芳春解生共馬步一萬一千六百。部將牛伯英。方時新。鄭印。王戡。盧繼忠。楊萬金。陳愚聞等爲右協。其巡撫標下參將彭友德。楊登山。擺賽。張惟城等。俱聽臨期調遣。東西策應。其監軍道監察御史陳效也。又爲總督請尙方劄。先斬後奏。以重事權。此時邢玠主意。令麻貴楊綸提督左右二協兵。欲自忠州鳥嶺向安東。而趨慶州。專攻清正。然恐行長自西來援。則令中協兵馬近宜寧一帶東援。左右協西扼全羅。救援之我兵。使不暇顧。又於三協中。摘發馬步一千五百。與韓兵合營。由天安。全州。南

原而下。大張旗鼓。作爲攻取順天等處之狀。以牽制行長。又大發牌使。平壤一帶預備行糧十二萬。聲言續調陸兵二十萬到。其隨行玠守王京者。不過楊麻安等兵千餘人而已。朝鮮李時言兵四千。貼入左協。成允門。權應銖。撲殺長兵五千二百。貼入中協。鄭起龍。高彥伯兵三千三百。貼入右協。火器。砲箭。藥鉛。皆遼陽分守張登雲運至。於三眼銃。鐵類。鐵閥。棍。火砲。火筒。團牌。佛郎機等悉備。糧餉足供。一日。皆令明韓專官催運。王京以北則委蕭漢儒督催。平安黃海道節度使韓應寅等。將明所運之餉。俱運至王京。而

轉運各營。國王又分委尹承勳。柳永慶。李時發。專管左中右協。黃慎等管西路全羅各營。進兵之時。卽令跟隨催督。仍令自備十日烘炒。以備緩急。時下明師陸路兵粗備。惟水兵缺少。玠極以爲憂。聞浙南直水兵。淹延未至。尋天津巡撫萬世德議。分水兵馬步於旅順。登萊。應援犄角。於是令遊擊李金統率。仍同韓人李仁前去。與李舜臣合營。舜臣水兵亦止二千。又清正東據機張一島。我營百餘里。而中有韓水兵。李應龍領水兵五百餘。向伏島中。不敢南規。清正亦易視之。全不爲備。欺其力弱也。玠乃咨國王。加楊貴于

承恩與李應龍。暗伏其中。俟我兵接戰。則鳴鼓爲疑。兵搖亂之。我師敗。揚帆夾擊之。分布已定。是月四日。大聚兵。玠登壇祭天地誓戒。宴犒將士。發兵南行。楊綸。麻貴與三協將士會於慶州。哨探我營。俱屯聚蔚山。而蔚山之南爲島山。不甚高。而城皆依山爲固。勢甚險峻。中有一江。可通釜營。其陸路則由彥陽通釜山。麻貴欲專力攻蔚山。悉釜營師來援。分高策。吳惟忠等。由彥陽。梁山。把截敵中要害之處。又令董正誼等赴南原。與李金于承恩。由長善。珍島。至雁山島。張疑設備。又先分遣右協盧繼忠。至西江口。以防水路。

援兵。而以左右兩協。二十三日。或作二日一來攻蔚山。李如梅。楊登山騎兵先到。各挑選輕騎。進岸埋伏。傍海拒援。而令遊擊擺賽以騎五百。於是日己時。抵營誘我。我縱萬餘徒。各被鮮明盔甲。銃砲齊發。喊聲震地。各自揮刃迎敵。擺賽佯北。我乘勢追趕。伏兵四起。奮勇剿殺。在陣斬獲首級。已而右協李芳春。解生等由西路馬村齊至掩殺。馬步相兼。先後俱進。勢焰滔天。烟塵蔽空。師破歸。新修島山城。次日進兵。我師于路連築三寨。伴鷗亭。城隍堂。太和江。皆在島山之前。對爲屏障。四圍俱寨壘。城壁多設銃眼。師伏於內。麻

黃嚴號令。軍兵努力向前。是日茅國器領浙兵。因事如梅。已得首功。不待催督。各奮命先登。斬三寨獲首級及兵器。搬蓄糧。師奔入島山城拒守。二十五日。麻黃獎率三軍。攻島山城寨。各軍奮勇直前。攻城不克。島山比蔚山更高。石城新修堅固。明兵一到。城下齊發鳥銃。火砲。弓矢。擋石拒堵。明兵多用挨牌。布簾。木梯迎遮。山城高險。仰攻不能進上。我兵多損傷。即收兵。次日相機攻剿。次早齊奮力圍攻。城上砲石如雨。如此連日。攻不得下。兵傷死甚衆。諸將謂鎬曰。此城水道甚艱。糧運難繼。第四面圍而守之。即不戰清正

可坐縛也。鎬以爲然。於是各營兵分屯山下。周匝圍繞。密不令透。清正最強悍。嚴勵有謀。先聞大兵來。以降人及疲弱者置外。而悉歛精銳保守。至是圍十日。夜汲餉不敷。至嚙紙充饌。每造飯。先食能用敵者。而餘聽其餒死。而清正全然不懼。惟死守以俟。後援至。然山下皆爛田。明韓無著脚處。我從銃隙用礮發。無不中。彈皆碎鉄爲之。以藥煮過。發之無聲。中者立倒。有一彈傷兩人者。伏則銃難及。起必橫趨。方免而伏者。又苦泥沒膝。晝夜圍守。冰雪裂膚。故城不下。而死傷明韓數百人。我敵明兵意怠。令人求緩攻約降。鎬

信之。吳惟忠獨言於鎬曰。圍師必缺。今山城卒未破。恐當缺其一隅。俟逸出。伏兵擒之。鎬張目舉手曰。老將軍唯要還我一個活清正矣。而行長果來援。時逼歲暮。行長又慮明兵乘其隙襲釜山營。於是大兵原守大營。止抽精銳三千。每船不多人。惟遍插旗幟蔽江上。時慶長三年正月二日。塘報一至。鎬倉皇慌懼。更不打探的實。亦不措置。遣兵阻截。即議四日撤兵。已而三日我師彌近。鎬益無措。因不俟及期。狼狽先走。盧繼忠兵二千。在西江口。亦不傳知諸將。聞鎬貴已撤營去。紛紛連夜亂走。城中知援兵到。即開門襲

擊行緩者盡被殺死。賴吳惟忠。茅國器二陣。南兵斷後。師追十餘里。見有兵防後方回。而兩協喪失。并委棄兵餉器械。不可數計。是役也。謀之經年。已傾海內全力。合朝鮮通國之衆。而卒無勞功。貽笑遠人。三協兵俱回慶州。更慮我夾攻。復堀河築城。爲固守計。玠得報大快恨。然事已無奈。唯得將各兵撤回王京。以圖再舉。時贊畫主事丁應泰上疏。劾經理之寡謀。將校之廢廢。於是楊鎬罷任去。諸將俱充爲事官。行戴罪剿敵。玠深咎是役無功。唯因水路上缺兵。且軍久糧匱。乃益召募江南水兵。講議海運。爲持緩之計。二

野史

卷二百八十四

二十七

月間。陳璘以廣兵。劉綎以川兵。張榜鄧子龍。藍芳威以浙直兵。陣驛亦領水兵。俱先後入韓。平壤。韓。未幾。天津巡撫都御史萬世德爲經理。以代楊鎬。或語曰。朝鮮地理隔越。山水險阻。兵聚一處。難以成功。不若因地量力分任。自爲戰守。則利害各擔。無所推託矣。世德然其謀。分三協爲水陸四路。中路乃李如梅。東路麻貴。西路劉綎。水路陳璘。通共兵十萬餘。各守信地。相機行剿。我師盤據朝鮮。七年於茲。沿海千里。分爲三營。東路則清正仍據蔚山。自去冬攻圍。益增築。西生。機張。左右屯兵。將釜山爲根寨。西路則行長據

果林。曳橋建堅砦數重。憑順天城。與南海營相望。貢山襟水。最據扼寨。中路則義弘據泗川。此時晉江南通大海。爲東西聲援。三營皆阻海爲固。進可長驅。退可還固。故此三處。築寨特完固。寨傍必置倉廩。左右皆設羽翼。蓄積歸於大寨。而重兵長劄。必在險阻近地。寨後軍糧來往不絕。俱泊海岸。世德懲島山之失。特于三路外。置水兵一路。而分派已定。於三月間。俱會王京。軟血誓神。約日並進。倘值事機。迭爲應援。而李如梅當鎬未去時。已請發官銀。回遼東買馬。及兄如松與虜戰沒。代爲遼東總兵。乃以董一元代之。平壤。

野史

卷二百八十四

二十八

楊鎬既去。世德未來。而四協各統所部屬兵。分部防剿。並從號令。俱於季秋念日進攻。麻貴任東路。率所部頗貴。牛伯英等。駐割溫井。與清正相對。貴鑒前失。惟深溝高壘。堅壁不出。然亦素遣人入我營。爲緩兵計。季秋間。貴自選精銳數千。乘夜令卒啣枚。由溫井直抵蔚山。奮力襲擊。清正固備不出。劉綎任西路。居駐水源。攻順天寨。逼于海。縱兵不能達。乃謀襲惟敬故智。欲誘行長出會擒之。因遣間使入我營。告行長曰。先鋒昔年曾以請封。與中國盟誓。本出誠心。特緣清正狡謀。惑亂關白。致有今日。吾軍遠來異國。

爾亦渡海間關。令兩下師老財匱。終非久計。今提督欲親會通好。仍結前盟。以遂夙願。行長初猶未信。後通事累來往。縋皆單騎候於中道。以視不疑。行長覘知。因信諾。仲秋朔。相俱約定。行長將出赴會。而縋部下千總先是。我邦人。降者。未詳名。密洩其謀。行長大驚。起中途歸去。縋計不就。以兵迫之。不利回。監軍王士琦怒。縋不用力。傳令縛縋坐營。縋懼不敢歸。乃督諸部還戰得利。董一元任中路居尙州。初義弘將兵剽悍。稱勁敵。而望津之寨。尤爲天險。北倚晉江。東築永春。西築昆陽三寨。鼎立爲犄角。皆峙于新寨之前。新寨三

面環海。一面通陸。義弘據之。外有石城木柵數重。引海爲濠。海艘泊於寨下者常數千。又築金海固城爲兩翼。而中造東陽倉。積糧萬計。屯重兵於舊泗川城以守之。自望津至新寨。四千餘里。聯築八寨。步步爲營。勢甚猖獗。每迭出搶掠于陝川。宜寧。咸陽。高靈之間。中路茅國器初分得全州。自請救謂。義弘極狡黠。請身當之。玠壯其言。復增與兵。改守星州。此時董一元奏回宣府。選募家丁未至。星州三面受敵。勢極孤懸。國器率浙步兵三千。與遊擊盧得功。馬兵三千守之。我兵日出犯搶。以一元未至。不敢深入。初夏間。國

器令姪茅明時。作爲諭我檄文。又令謀士史世用。舉秀吉非常十條。遺我營以離叛心。而携其屬。而迄八月。一元方至尙州。始議大舉。乃進駐高靈。晉州。前者大江。江南卽爲望澤。望澤南皆我營也。我據望洋臨江固守。勢彌天險。相持月餘。國器謂一元曰。細看敵營。自望洋以至新寨。勢若長蛇。望洋其首也。碎其首則立破矣。但晉江不可飛渡。當以計取之。一元是其言。一日出哨。一麗婦從我營出。懷中有一紙署云。此婦將渡異域。吾憐而贖之。放還故土。軍兵勿加害。則救蟻之德也。尾云。知吾姓者。令公之後。埋兒之

父。問吾名者。有或之口。無才之按。標下贊畫諸葛鏞解曰。此郭國安也。國器默而入。語參謀史世用。世用躍然曰。國安華人也。往與共在日本。誓自効。今在茲可以間矣。因謀調之。知義弘尙在泗川。惟國安在望津營。乃遺書約之。於季秋念日。伏火屯營。俟明兵渡。焚糧爲內應。至期國器整兵欲渡江。我拔出營臨江堵截。忽望津寨中。火勢焰天。乘勢畢濟追殺。遂破望津。我兵退守泗川。是日麻貴遣兵東襲破永春。寨厥亦盡。焚積聚。二十一日五更。破昆陽。月下交戰。我兵退走。寨厥盡燬。三營既破。明兵駐江南。二十八日夜

半進襲泗川。李寧以驍將，恃勇背衆，先入，失道陷沒。反爲我所乘。及曉，明兵至。我師四散，搶刈禾稻，皆棄而走。城內尚有兵數千。倉皇出戰，游擊盧得功以騎兵衝陣，中統歿。陣亡。步兵力戰，我兵初棄城，奔新寨。明兵燒東陽倉。二日二夜，烟焰不息。二十九日，議取新寨。國器曰：我雖連破數寨，而擒斬不多，彼盡併歸大營，守必竭力，攻之未必能下。而各寨救且至，非全策也。不若先攻固城，新寨之敵銳氣方挫，未敢來救。而固城城小，敵寡易破。固城一下，新寨援絕，然後相機而進，似爲全策。一元狂屢勝，掀髯曰：本鎮看新寨。

野史

卷二百八十四

三十一

兵亦無幾何。固城易與耳。今先攻新寨，如疾雷不掩耳。此寨破，固城不戰自潰矣。游擊彭信古素輕我寡謀。乃言某親至，彼探視城中烟火不多，可取。遂決意發兵。十月朔，實記、作十一日茅國器、葉邦榮、彭信古步兵三營直抵寨下，攻擊。游擊郝三聘、師道立、馬呈文、柴登科四營後應。邦榮步兵藍芳威攻東北水門。祖承訓殿馬兵分作左右堵伏，止留步兵一枝守老營。於是國器、邦榮自卯實記、自辰、今從平機錄力攻至己，用木煩已搏寨門，碎城垛數處。而彭兵皆京城城內賴素不習戰，亦不善火器，忽木煩裂藥發，衝起障目。半天俱黑。各

兵一時自驚亂。我兵因乘勢殺出，直冲彭兵皆潰走。郝師馬騎兵方環城而射。一見兵潰，各望風遁走。茅葉二營殊死鬪，然已在重圍中，敵寡不敵，殺傷甚衆。藍芳威駐兵十里外斷後，亦走。董部不能約止，各部遂大潰。墮崖落窰，不可勝記。彭兵三千止存數十。茅兵亦損六七百。茅營中軍徐世卿被捉去，不屈而死。及抵望津，國器云：望津天險，得之不易，若棄去，復日本據。前功盡棄矣。因會集諸將收散兵，欲復守望津。請命一元。一元曰：此地亦孤立，倘固城敵併力來攻，何以禦之。惟應暫還星州，圖再舉耳。各將遂不敢留。

野史

卷二百八十四

三十一

盡日奔回。此時忍餒扶傷，天寒日暮，晝伏夜行。盤桓萬山中，奔走一二百里，哭聲震野。餒殞道路者又數百人。直抵陝川，方得少息。我兵以糧餉被燒，亦不敢遠追。明命斬馬呈文、郝三聘，以徇彭信古等。充爲事官。董一元革官銜，降府職三級。各戴罪立功。明命以下從實陳璘任水路，帶水陸八千兵，專營海上。而副總兵陳璘、鄧子龍、馬文煥、李金、張良相等屬之兵都一萬三千。戰艦數百艘，皆列忠清。全慶道各海口互爲聲援。晝夜巡警，燈火相望。先我師渡海出沒，並無欄阻。至是始警戒。璘謂諸將曰：吾等專事水路，敵今盤據

山城。勇力何施。要當蓄養威銳。俟便要擊之耳。於是分散各兵。停泊加德。巨濟。鼓金諸島。忠清道有九龍島者。水族靈怪著聞。裨將方日新統浙兵三千。自義州卻糧。將赴鼓金島。季秋念九至島。夜發定更銃。驚動水族。海颶頓起。波濤播蕩。下舳鐵板沙。二更樓船首尾俱裂墮。止存中倉。急呼小舟接登岸。方始下船。軍伴數人齊上。一時覆沒。去岸止尋丈矣。是月萬世德始至王京。世德山西人。意氣頗能任事。撫天津時。人樂從之。及至朝鮮。以成畫粗定。不能別爲更張。又見我築寨固守。非旦夕可平。乃欲設策用間。以離拔

心。而攻其隙。故自己修一檄文。令人特喻我將。中間深明秀吉不道。各島民無辜何苦。八年於外。萬里捐軀。本院慙恤。爲約三章。反旆操戈。歸殺秀吉。推擇酋長。統領海邦。保全人民。傳襲子嗣。策之上也。明議順逆。解甲來降。策之中也。釋構罷兵。各全性命。策之下也。未幾。人傳秀吉計。諸將欲歸。未敢先發。國器知義弘素有怨。可間而携也。議定。約會各路。劉綎亦遣人諭行長。中路使督陣茅國科。特撫臺檄。賚金帛。見義弘。動以大義。諭以利害。郭國安從傍贊之。義弘許諾。國安私謂國科曰。國有大故。勢當疾歸。所恃者釜山

數月糧耳。不若密遣人一炬焚之。已而我亦乏糧。歸心稍動。清正無糧。令人見義弘叩備。義弘曰。我糧亦盡矣。奈何往叩。各營皆然。始相約撤兵。清正因人心已變動。卽日先撤蔚島之兵。次義弘撤泗川。次行長撤順天。俱陸續渡海。毛國科聞許議。後密報中路。我兵於十六日。行李上船。於是明兵各爲準備。陳璘在海。上聞之。喜曰。吾等擊敵收功。此其時矣。卽令鄧子龍協同朝鮮李舜臣。引千餘水兵。駕三艦爲前鋒。破浪直攻南海。正遇我兵船無數渡海。子龍欲奪頭功。親率家丁二百餘。齊上韓船。衝鋒奮擊。不期後船用

火器失手。反打鄧船。蓬牆俱焚。明兵竄伏在一邊。我衆乘勢登舟。將鄧副將及家丁皆砍死。舜臣見子龍有失。奮勇前救。親犯矢石力戰。有飛凡射胸出背後。左右扶入。舜臣曰。戰方急。慎勿言死。幸沉理。努力而前。火器齊發當陣。而陳璘。李金等隨後邀擊。我本不善水戰。且無鬪志。遂退上崖。與陸兵戰。所敗斬溺者多。陳璘中軍陶明宰亦歿于陣。是日行長未行。明兵亦乘機邀截中路。俱有斬獲。於是義弘行長將毛國科八人。及艇所差劉天爵等。皆留在船。護送渡海。方得還國。中路明兵奪糧馬及刀器等多。乘勢分擊金

海固城。我衆皆一時宵遁。至是三路二十一寨悉蕩平。董一元入新寨見。大寨凡四層。房數千間。石城外又爲木城三層。極其牢密。床几屏風。鸞駕掌扇。金絲炳耀。悉令焚之。望海固城二寨房廩。亦付烈焰。此戊戌十一月事也。朝鮮復安。諸部引兵還。大司農度支。始自出兵迄此。凡用餉銀八百餘萬兩。火藥器械馬疋不與焉。平據錄、鄭錄、實記。四十八年。神宗殂。子常洛立。是爲光宗。無幾殂。子由校立。是爲熹宗。改元天啓。元年。清人入寇。七年殂。弟由檢立。是爲思宗。改元崇禎。十六年。清遣其兵。大侵伐北邊充州。及樂陵。陽信。東原。

野史

卷二百八十四

三十五

安丘。滋陽府等三府。十八州皆陷。清三朝實錄、扶要。十七年二月。張獻忠寇泗川。李自成陷大原。遣將犯畿南。陷真定及寧武關。李自成陝西延安府人。初年二十八。天下飢饉。庶民困之。延安府捕民責祖稅。自成憫之。出金償其稅。明年復飢。延安府朱暗縣吏責自成。欲令輸貢。自成荅曰。先我出金救衆。今我庫倉匱窮。不能救焉。吏擒自成禁錮焉。衆民相議欲援自成。會者四五百人。終襲府廩。救自成而去。時凶饑羣盜四起。俱推自成爲謀首。取陝西而侵北京。思宗遣唐通拒之。唐通叛應李賊。如曹大監等。皆黨自成。遂擒一王

子。燔殺二王子。及玉璽一。思宗遁煤山而自殺。自成入北京。論功行賞。是時吳三桂守山海關。華夷變態。李自成僭稱帝。國號順。改元永昌。既而三桂率兵入援。三朝實錄、扶要、鄭氏紀事。自成遣人招三桂。三桂不從。是時清主章帝令攝政和容親王多爾袞爲將軍伐明。三桂致書求援。多爾袞許之。且曰。率衆來歸。封以故土。晉爲藩王。三桂復致書約以首尾挾攻。多爾袞星夜進發。至山海關。三桂降于清。四月。與清合擊。大敗自成。直擣北京。五月。多爾袞與三桂至燕京。明臣民迎降者多。紀事、實錄。李賊兵死亾多。自成敗走泗川。德、福王名由

野史

卷二百八十四

三十六

崧。神宗孫莊烈帝之兄也。避亂南下。鳳陽總督馬士英。兵部尙書史可法等。迎而至南京。是月卽位。紀事、引明。史可法。馬士英加官處軍務。總兵鄭鴻逵鎮九江。黃蜚鎮京口。詔令黃斌卿防禦京口。調鄭芝龍兵六千入衛。八月。張獻忠陷成都。紀事、弘光元年正月。福王在南京。紀事、引明。四月。左良玉舉兵。稱除君側惡。將討士英。適病死。子夢庚東下。至采石戰敗。賞功賜總兵鄭彩等銀幣有差。紀事、引明。清兵破楊州。史可法等死之。實錄、明史。五月。清兵進至楊子江。鴻逵、彩等督兵守江。清兵以大砲擊。每砲發江水湧激數丈。二帥見

勢不可爲遁去。清兵乘烟霧蔽江。縛芻置木棧上。張燈。順流以下。給京口兵。京口兵以爲眞兵。悉盡銃丸。而清兵潛從龍潭渡。逼都城。王遁至蕪湖。六月。中軍田雄及馬得功挾王及妃降清。明史、實錄、紀事、王僧位。無幾盛興土木。荒酒漁色。侈費無度。劉宗周。陳子龍等上疏極諫。不聽。識者豫知其不堪旦夕矣。史。紀事。參取明。唐王名聿鍵。端王碩熹孫也。南都失守。王避亂來閩。時彩。鴻逵亦撤師回閩。因奉之至福州。會議立王監國。時擁入。徒豐翊戴功。咸請正位。諸大臣多言。監國名正。出關尺寸。建號未遲。芝龍意異。以爲不可。惟鴻

野史

卷二百八十四

三十七

逵請正位。曰。不正位。無以壓敵心。以杜後起。遂定議。閏六月。奉王卽皇帝位於福州。改元隆武。明史稿、時文武濟濟。然兵餉戰守。芝龍悉爲政。八月。芝龍集廷臣議戰守。定兵二十萬。自仙霞關而外。宜守者一百七十處。每處多寡不齊。約兵十萬。其餘十萬充戰兵。精練而明春將出關。合閩浙兩粵之餉。不足供兵食。明史稿。是時軍府草創。魁柄橫操。王雖英敏。芒刃無所斷割。芝龍。鴻逵屢薦其私人爲請要官。王不允。以是懷怨望。及行郊天禮於南都。二鄭皆稱疾不出。戶部尚書何楷劾其無人臣禮。宜正其罪。王喜楷敢言。

掌都察院事。已而鴻逵揮扇殿上。楷呵止之。二鄭交怒。楷知不爲所容。請告去。紀事、明史稿、中途爲盜所傷。劉中藻亦以忤鄭氏去。或有密告芝龍專權者。隆武責芝龍。芝龍怒佯謝。王心知其不可恃。無以制之。因復固留曰。此非朕意。某言也。芝龍竊中傷焉。於是左右無敢支梧者矣。紀事、引、九月。王將親征。頒詔文于四方。有云。曰。鄭家父子兄弟。寔是將星。聚于一門。勳臣芝龍振古之豪傑。紀事、引、明文字、王每欲躬履行間。而芝龍以缺餉爲辭。芝龍所招兵實不過數百。且疲癯不堪用。廷臣請出關者。章滿公車。而鴻逵嘗以所掠美

野史

卷二百八十四

三十八

人十二獻。用居官衙。至十月。妃曾氏至。於是大營宮室。開織造府。親征議暫止。紀事、引、明紀、是歲。魯王以避難在台州。時清招撫使適至錢塘江上。原任山西僉事鄭之尹子遵謙殺之。與張國維。方途年等謀。立魯王監國於紹興。紀事、引、明季、以明年爲監國元年。是年猶稱弘光。紀事、引、明季、是月。會閩中頒詔至。諸求富貴者。爭欲應之。魯王不喜。下令將返台。國維馳騁閩中。辨明。然後返台之議止。然浙閩不和。紀事、引、明季、我正保三年。隆武二年、魯監國元年、正月。芝龍兵分爲二。聲言萬人。實不滿千。以鴻逵爲大元帥。出浙東。彩爲副。出江西。王

傲淮陰故事。築壇于郊。拜而送之。既出關。疏稱候餉。駐不行月餘。內催二將。檄如雨。切責曰。畏縮不前。自有國法在。二將不得已。踰關行四五百里而還。仍疏言餉絕。留住如故。黃道周憤師不前。因請募兵效死。王命芝龍助之資。芝龍不與一錢。兵出徽州。爲清兵所擒。不屈而死。蔣德璟請行關察。鄭師情形督戰。王許之。至則疲兵弱卒。朽甲鈍兵。一無可爲。歎息而去。李長倩以餉不繼。憂憤而死。趙玉成。張肯堂請以水師取盈陵。迎王。王催芝龍造船。芝龍笑諾。曾有上疏言。水師諸臣宜留其家眷。事終不果。紀事引芝龍出兵係

野史

卷二百八十四

三十九

野史

卷二百八十四

一四十二

是月。今據明紀事本末。二月。彩出師于抗州。敗退。紀事、王決意親征。駐建寧。紀事引清主發兵進攻福建浙江。實錄、楚撫何騰蛟。江右楊廷麟皆疏迎王。王意欲往江右。猶豫未定。而芝龍固請回省。省中人數萬呼擁請還。曰。不還則絕天下望。因駐蹕劍津。紀事引三月。王往延平府。魯王遣行人林必達來。必達竊通信芝龍。欲私招徠。芝龍聞之。王怒。囚必達。六月。王子琳原生。進百官爵有差。紀事引設主考官。取中舉人。猶雍雍太平象也。兵羸餉絕。當路無談及兵事。舉朝如夢。不得識者。而知其敗壞矣。浙東將士與清兵隔江相距。

屢戰不勝。全軍遂潰。魯王航海遁矣。王素與魯王相惡。紀事引芝龍嘗上疏薦舊輔馬士英于魯王。魯王令士英爲辨事官。入錢塘江上方國安營。共謀恢復。紀事引及清兵渡江。王遣使賚詔。愾魯王軍。士英峻國安斬之。魯王師遂潰矣。魯王又使都督陳謙奉使命至。而以浙閩相惡。謙懼禍。趙趙不入關。芝龍與之有舊。招而入。陛見啓函。稱皇叔父。不稱陛下。王大怒下獄。芝龍疏救。不報。監密御史錢邦芑出芝龍門下。得王信任。而知芝龍意。故密奏謙爲魯心腹。且與芝龍交厚。不急除。恐有內患。王然之。或以告芝龍。芝龍

謂謙臨刑途必過我門。救之未晚。至夜半。內傳片紙。徙別處斬之。芝龍聞哀哭。紀事本末、先是芝龍力請旋蹕福原。且云。傾家相助。入關固守。敵何得飛渡。紀事引王不聽。至是錢塘既破。寇警日急。疏稱海寇狎至。今三關餉取之臣。臣取之海。無海則無家。非過往不可。拜表即行。中使手勅止之。曰。先生稍遲。朕與同行。比使者至。芝龍既飛帆過延平。守關將施福聲言。缺餉。撤兵還安平。紀事引先是王令鄭爲虹巡視仙霞。芝龍步將奪民舟爲虹叱責之。芝龍訴於王。王爲諭解。然是時芝龍既懷異志。令撤守關兵。仙霞嶺二

百里。無兵一人。明史紀事自芝龍去後。定議遷轅。不設守備。及清兵至。從容過嶺。紀事七月。王出贛州。何騰蛟遣其將迎王。王將至韶州。而清兵已過衡州。抵閩關。八月。王奔至汀州。爲清兵所執。竟死於福州。迄永

明立。遙謚思文皇帝。明史紀事王好讀書。博通典故。紀事明史稿。然喜怒無常。號令屢更。督責過嚴。無愛民之政。是其所短。明史紀事芝龍遂降清。彩鴻達率所部入海。張肯

堂等往舟山。從魯王。魯王既航海。是月。定西侯張名振護王至舟山。守將王斌卿拒不納。至廈門。芝龍已降。失所據。乃至南澳。明史紀事永明王名由榔。桂王

之子。避亂于梧。以福州既失。廣西巡撫瞿式耜與兩廣總督丁魁楚議。十月。立王監國。改元永曆。以明年爲元年。以肇慶府署爲行宮。紀事十二月。清兵來

攻。王乘舟避西峽。紀事永曆元年。二月。王至桂林。清兵來攻。三月。避之武崗。明史稿鄭成功遙聞王卽位。改元。奉朔自南澳歸。而後勤王議終始不

撓。七月。清兵進湘潭。攻武崗。王繞以身遁。紀事播越入粵。次柳州。入象州。紀事式拒出師克全州。十一

月。王還桂。紀事鄭彩從魯王。是歲。魯王命彩及名振等。殺王斌卿。與肯堂謀。將還舟山。紀事

年正月。清兵入全州。三月。王徙南寧。六月。遷潯州。八月。適端州。端卽肇慶。明史紀事是歲暮。王令劉中藻略

定福寧州。與周崔芝相犄角。連復建寧。漳浦等府縣。軍勢頗張。溫台響應。紀事三年。魯王還舟山。紀事

秋。陽是歲。魯王贈書於琉球世子尙質。修盟。鄭彩寄書于我。請備兵器。十月。魯王送書於我長崎。致觀音像一軀。一切經一部。是唐僧金獅子所妄作。後辜發

覺。禁錮金獅子云。明史紀事四年二月。移蹕德慶。向梧州。十月。清兵陷州縣者十七。瞿式耜戰敗伏節死。十二月。王將還南寧。途爲陳邦傳所劫。南陽伯孫元胤聚散

十四人。明史稿七月。成功兵勢大盛。奉魯王及盧溪王。寧請王居金門。凡諸宗室頗給贍之。紀事本末魯王復欲航海。繼于南日山。遭風沒於海。南日山在莆田東南濱海。與琉球相望。明史初清入兗州。執魯王。王時年尚幼。詭稱牧兒。清兵疑而刃之。三擊不中。清人異而不害。得脫。及清兵渡江。馬士英。方國安欲執王。爲費而降清。然所遣將病俄發。不省人事。王得單騎逸。及台州航海。清兵追及海中。忽有龍升天。清兵覆溺。王復免。然至是天命不遂矣。紀事本末元年。王在安隆。前年改州爲府。紀事本末十年正月。孫可望謀移駕。

野史

卷二百八十四

四十三

李定國執可望家眷。護駕走雲南。紀事本末雲南在滇都陽。十二年三月。清師三路向雲南。明史稿六月。清師取湖南。紀事本末七月。王遣使晉成功。延平郡王。其餘進爵有等。紀事本末十二月。七星關失守。李定國連破遁走。王奔永昌。紀事本末十三年。王在永昌。以從臣多叛。決意入緬。九月。緬人迎駐駕于孟城外。饋粳茅。廬竹城。從官草次。緬人置兵防之。紀事本末七月。成功伐金陵。不克。紀事本末十四年九月。定國與白文選入緬關。疏請迎駕。不果。十五年二月。文選又竊疏王迎駕。王驥書答之曰。不數日設浮橋而速去矣。及期。緬人覺而

斷浮橋。大學士馬吉翔。司禮監李國泰挾王駕自重。從官或謀殺二人。奪駕。事發覺。吉翔等誣告殺之。紀事本末五月。緬酋弟莽猛白戕兄代立。竊挾異志。殺武臣沐天波。馬吉翔等凡四十二人。惟存王及官眷。八月。定國再攻緬。將迎駕。復爲所敗。紀事本末十一月。吳三桂入緬甸境。通信于緬酋。使送駕出降。十二月。文選降緬酋。遂內叛。挾王及太后。后妃。太子。如三桂軍。三桂以王駕南還。紀事本末定國憤鬱致病而死。紀事本末是年。成功取臺灣。紀事本末十六年。我聖祖康熙元年。清王在滇都。四月。三桂嘗令八旗將士等護王。八旗將

野史

卷二百八十四

四十四

士三千。將奪駕起兵。事發覺。三桂令人絞王及太子。併殺八旗將士。是時忽大風霾。黃霧彌天。雷電交作。空中有二龍。蜿蜒而逝。滇民莫不悲悼焉。紀事本末初。魁楚。式耜等之推戴王也。太妃王氏曰。吾兒仁柔。非撥亂才。魁楚等固請。而許之。紀事本末每清兵至。王數出避。式耜苦諫不聽。式耜踉蹌而死。中興之業終墜矣。紀事本末後二十二年。而鄭克塽降清。明正朔始亡。

野史卷二百八十四終

野史卷二百八十五

外國傳第四

清

飯田忠彦修
男 文彦訓點
竹中邦香校

清。姓愛親覺羅氏。其先世發祥于長白山。有神鵲銜朱果。置天女佛古倫衣。佛古倫愛含入腹。遂有身。尋生一男。名曰布庫里雍順。居長白山東俄漢惠之野。俄朵里城。國號滿州。其後有范察者。依鵲瑞免難。傳至始祖都督孟特穆。孟特穆居虎欄哈達山下赫圖

野史

卷二百八十五

四十五

阿喇地。生子充善。充善生子錫寶齊篇古。錫寶齊篇古生都督福滿。福滿生覺昌安。覺昌安居赫圖阿喇地。而生子塔克世。塔克世破滅碩色訥及加虎。始強盛。生努爾塔齊。稱爲聽容貝勒。其生年乃我永祿二年。當明嘉靖二十八年。是稱太祖。生而奇異。善用兵。削平諸部。而統一之。軍威益張。始攻明。戊午年。我元和四年。明萬曆四十六年。建元。天命三年。決策伐明。連戰克之。始築城于界凡。而遷居。癸亥年。取潘陽。定遼東。遷居遼陽。尋取廣寧。築城於遼陽之東。大子河邊。創建宮室。往居之。名曰東京。又徙居潘陽。丙寅年。殂。歲六十八。先設牛条額

眞。造八旗隊。置理故大臣扎爾齊等。第八子皇太極嗣。是爲太宗。年三十五而立。改元天聰。是年伐朝鮮。擒國王李倬弟覺。而遣歸。甲戌年。以潘陽爲盛京。赫圖阿喇城爲興京。十年四月。卽位。建國號爲清。改元崇德。伐蒙古。降朝鮮。屢攻伐明州郡。大闢土地。國勢稍張。癸未年。殂。年五十一。清三朝實錄扶要。子福臨以甲申年十月立。是爲世祖。奠鼎燕京。國仍號清。建元仍順治。蓋清紀事。順治元年。世祖令攝政和睿親王多爾袞爲將軍。伐明。至山海關。明吳三桂迎降。與合擊。大敗李自成。共擣北京。明臣民迎降者多。九月。入燕京。十

野史

卷二百八十五

四十六

月。正位號。於是命多羅貝勒公土賴進攻福建。浙江。三朝實錄。尋畧定興泉汀邵漳州等地。紀事引明鄭芝龍降。博洛挾而北焉。世祖數招諭鄭成功。不從。遂幽芝龍及其弟芝豹于寧古塔。紀事引鄭成功傳。命世子濟度爲定遠大將軍。同多羅貝勒巴爾楚渾等。統大兵討成功。紀事。而後屢遣將帥伐成功。辛丑年。成功遂入臺灣。紀事。立十八年正月。殂。年二十四。實錄。遺囑立子玄暉爲太子。釋服卽位。改元康熙。是爲聖祖。實錄。四月。吳三桂遂絞明主永明王。紀事。立十二年。三桂據雲南叛。耿精忠等合從起兵。紀事。十三年。三

桂稱擁立明主思宗第三子而卽位建元遂自僭位。

國號周改元利用。紀事本末成功子經據臺灣仍奉明

正朔稱永曆號。紀事本末精忠據福建連衡掠畧。紀事本末

聖祖發師伐之十五年精忠降十七年三桂殲二

十二年鄭經子克塽降天下歸一。紀事本末更頒爲二京十

八省。按唐土歷代同郡沿革地圖所謂二京曰盛

京奉天府曰京師順天府十八省曰山東濟南府曰

直隸保定府。按地不載曰山西大原府曰河南開封府

曰陝西西安府曰甘肅蘭州府。按地不載曰湖北武昌府

曰安徽安慶府。按地不載曰江南江京府曰浙江杭州府

野史

卷一百八十五

四十七

曰江西南昌府曰福建福州府曰廣東廣川府曰湖

南長沙府。缺地曰廣西桂林府曰黃州貴陽府曰雲

南雲南府曰泗川成都府。與全圖清建國我未通聘

屬下諸州迎交易而已我寬文以來通商船者南京

中蘇州松江府楊州常州崇明縣鎮江淮南應天等

府山東中萊州浙江中寧波四明台州温州舟山普

陀山杭州府福建中福州泉州廈門漳州廣東中廣

州潮州蘇祿南洋碣石衛惠州海南高州等通商者

北京山東山西陝西河南湖廣江西浙江中嘉要府

福建中興化府廣東中韶州等諸州及廣西雲南貴

書往往難
解恐有誤

野史

卷一百八十五

四十八

州四川等船中所役長曰夥長曰舵工曰頭旋曰亞

班曰財附曰總官曰杉板工曰香工曰扛每船皆

賜信牌年年或隔年歷年來往長碇交貿物凡書籍

絹帛布綿絲氈藥品香類紙筆墨錫箔鑄物碎陶牙

角皮草木禽獸各齎其產物來互市不絕。華夷通我

延寶六年。清康熙十七年七月平南王尙可喜奉書長碇奉

行曰長碇王麾下六合同風八紘非異不穀作藩南

服無遠無邇咸在懷柔惟王茂德綏此一方令譽流

聞風義廣著每用嘉款山川迴隔通聞未由想聲教

相聞異地蓋有同情也茲因商船到貴國端仰片言

用布悃忱所致流金馬鞍全副少引區惟鑒念之權

督兩省樹征逆將軍印伯劉進忠書副書寶國得日

之本山麗水秀人物清華有禮樂文章之風兩王上

蒞位鈞衡四海威附羣商雲集寬弘雅度翩翩神侮

唐夏所景慕有載向因軍需孔函羊遣敝員陳總兵

授國貿易四述儀範鑄心耿耿茲敝員乘熱再投雖

扁舟輕載高厚自有招遠格外之恩謹具不腆芹獻

忱微遙候藩禮伏祈採納曷勝光荷。外藩通書聖祖六十

一年殂第四子胤禛立是爲世宗改元雍正十三年

殂第四子弘曆立是爲高宗改元乾隆四十一年欽

人鮑廷博得_二太宰純享保中所校孔傳古文孝經_一刻之。自書跋。海昌人吳騫。東里盧文紹。慈谿鄭辰等爲之序。_{不足齋叢書引}知六十年傳位于太子永瑛。永瑛世宗第十五子也。改元嘉慶二年。七經孟子板成。山井鼎考文并物部觀補遺共二百卷。附物茂卿序。清內閣學士阮元作序。_{徵書}六年八月。鮑廷博重刻岡田挺之所補輯鄭注孝經。_{不足齋叢書引}知不

野史卷二百八十六

外國傳第五

朝鮮上

飯田忠彦 修
男 文彦訓點
竹中邦香 校

朝鮮鴻荒之世。開國者名檀君。相續千餘年。當周世箕子受封。初號國朝鮮。都平壤。施八條之約。邑無淫盜。柔謹成風。平海錄。兩其後燕人衛滿逃入朝鮮。逐箕子後箕準。而居秦故空地上。下障。稍役屬真蕃。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滿孫右

野史

卷二百八十六

一

渠叛。漢武帝令殺之。置眞蕃。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前漢書。武追漢宣帝世。新羅朴氏都慶州。百濟扶餘氏治扶餘。高麗高氏治平壤。源海錄。元史云。按百濟即濟海。故名。遼東有三韓。曰馬韓。辰韓。弁韓。新羅本辰韓種。其王金姓。唐時盡爲百濟之地矣。高氏爲扶餘別種。曰朱蒙者。志大明一統。居之。始建國號高句麗。因以高爲氏。朱蒙死。號東明聖王。其孫莫來并扶餘。○按日本史高句麗傳。不朱蒙十世延優立。當載紀。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五百里。東南跨大海。

野史

卷二百八十六

二

西北度遼水。接營州。而靺鞨在其北。其治所平壤城。即漢玄菟郡。隨山爲郭。山曰神嵩。有水出。靺鞨之白山者。號鴨綠江。而平壤在其東南。因恃爲天塹。後闕土益廣。史。優位居十世臣璉。當我反正。允恭天皇之朝。東晉義熙中。臣璉七世元。或作繼立。初入貢于唐。而東武大人蓋蘇文殺其主。以高武爲主。元天智天皇二年。新羅王金法敏乞師于唐。終伐滅百濟。東國通鑑。五年。乘高麗內釁討之。高氏遂亡。唐武后垂拱中。仍求其裔寶元。爲遼東都督。朝鮮郡王。元新羅王通。唐併高麗。百濟統一。唐昭宗時。新羅庶族弓裔反。據鐵原。國號曰泰封。明年。甄萱反。據金州。弓裔部將王建。功高德盛。衆咸懷服。弓裔立十八年。暴戾侈虐。人民叛離。衆議逐弓裔。立王建爲國主。實醍醐天皇延長八年也。元史。甄萱通新羅。與高麗抗衡。王建擊滅之。尋王建伐新羅。降之。併地益廣。東西至六十里。東徙治松岳。始建封爲高麗國王。元史。漂以新羅爲東州。樂浪府號東京。百濟爲金州。金馬郡號南京。平壤爲鎮州。號西京。凡三京。四府。八牧郡。四十二州。一百一十八縣。三百九十鎮。三千七百州島。其水有大遼小遼。浪水渠水。惟馬皆。即鴨綠江。鹽難二水。合流最

大官凡十二級。國分五部。大城置僊薩比都督。諸城置處閭近支。亦號道使。柳崔金李四姓爲貴。天慶中。王建死。子武襲死。子昭襲死。子佑襲死。弟治襲死。弟誦立死。弟詢立。先是爲契丹侵陵。築六城于境上。契丹惡其貳。襲取之。詢徙避奔羅州。詢孫徽立。當我後一條天皇寬仁元年。陰受契丹封冊。乞改貢道由明州。尋獻日本所造車曰。諸侯不貢車服。故不敢與土貢同。宋眞宗出萬緣賞之。徽立三十八年死。是爲顯宗。次子運嗣死。弟熙立。改名顯而死。子俟嗣死。子楷嗣。屬金。復與元通。自王建傳十數世。至忠獻王。祿

野史

卷二百八十六

三

凡三百餘年未易姓。遂降元。世祖立。遣子俟入質。元冊爲高麗國王。俟改名楨。世祖欲通好于我。遣侍郎黑迪。股宏充國信使。先至高麗。使爲嚮道。楨遣樞密副使宋君斐侍御史金贊等導往。不果而還。再發使不得達。世祖復遣都統領脫朶兒王國昌劉傑等于高麗。督軍造船。楨出迎之。命耽羅別造船百隻。以俟調用。世祖銳意欲通日本。遣黑迪等。仍由高麗。令重臣導送。勿致如前稽阻。楨遣知門下省事申思全及陳子厚潘阜從黑迪等偕去。往返三歲。訖無成功。後命祕書監趙良弼再往高麗導之。至文永十年。元至

年。十始得達我。元史。先是楨權臣林衍廢楨而將立其弟安慶公涓。世祖遣兵令楨復位。而衍子惟茂作亂被殺。餘黨裴仲孫等更立楨庶族弟承化侯爲王。劫府庫圖籍。竄入珍島。世祖命元帥忽都答兒伐斬承化侯餘黨入耽羅。楨又致書于我。請通好于元。是歲楨入海誅賊。立耽羅。招討使司其貢賦。明年秋。楨死。謚曰忠敬王。子謹嗣。改名曙。是秋。元將忽敦至高麗。與洪茶丘劉復亨以蒙漢軍及麗軍至壹岐。侵掠不克。會夜大風雨。舟艦觸崑崖多敗。墜水死。弘安三年秋。曙簡兵船爲助。日本惡其侵已也。潛出偏師。寇

野史

卷二百八十六

四

邊海郡邑。燒居室。掠子女而去。四年夏。元將忻都洪茶丘金方慶朴球全周鼎等以舟師至日本大明浦。攻壹岐。進與我鎮兵戰。不克。軍中大疫。累戰失利。會范文虎以戰艦三千五百兵一千餘萬至。適值大風。閩軍皆溺死。屍隨潮汐入浦。浦爲之塞。可踐而行。是役元十萬。麗軍七千餘皆亡。元史。世祖屢命曙儲軍糧造船艦。至弘安七年。遂寢東侵之議。立省置戍鎮。曙復更名。詔告老。子諶襲立。加詎號爲逸壽王。德治元年夏死。謚曰忠烈王。諶改名章。高麗史。正平六年春。我邊民侵畧固城竹林巨濟等處。合浦千戶崔禪

等戰破之。邊民侵伐之興始此。而後屢侵掠順天府。及南原。求禮。靈光。長興府等。又犯合浦。固城。會元。紫燕。三木島。通鑑。○按元史。忠烈王以大德十年死。忠烈二年。其子禪讓立。順帝至正始徵其子阿剌忒納失里。至正四年。特授八剌禪兒只嗣高麗國王。云云。東國通鑑。忠烈王以我正顯嗣立。是爲恭愍王。備平五年立。似有誤。猶當考。放蕩奢侈。屢遊臣辛毗家。愛其婢牟尼奴。產子名禪。實毗子也。故人呼曰辛禪。朝鮮風俗紀。正平七年。我小民乘舸大至。內府小尹金暉南備邊。兵少不能敵。退次西江。告急。婦女擲街痛哭。都城大駭。入侵全羅道。踰年入昇天府。或掠角山。燒船。入仁州及禮

野史

卷二百八十六

五

成江。焚瓮津縣。十五年。侵泗川及新平等。焚龍城。進焚掠東萊。蔚州。梁州。李芬。李和尚等拒死。諸船兵望見喪魄。投海死者十八九。兵皆敗潰。二十一年。小民侵深嶽縣。奪船。死傷甚衆。又屠喬桐縣。京城大震懼。令安遇慶。池李珣等領三十三兵馬。使出屯東西江昇天府。時正陵役大興。百司所事。不出土木。庶事廢弛。倉廩虛竭。宿衛單弱。軍政不修。至無兵可操。無甲可授。諸軍索然。望我民不敢進。明年掠江華府。二十三年春。我遣使至。先是王顥患我民侵擾。遣金逸請禁。故至是報聘。辛毗不爲禮。館待甚薄。使者梵盪等

怒而去。通鑑。○今按使者無考。是歲。明太祖建國。蠻夷率服。王顥亦上表稱臣。太祖遣人齎金印誥文。封爲高麗國王。車服曆皆用明制度。舊章錄。二十四年。我小民掠寧州。溫水。禮山。沔川。漕船。二十五年春。侵內浦。掠諸州租稅。又犯宣川。頻年入海州。禮成江。江陵府。及安邊。咸州。青州。洪州。陽州。王出次昇天府。禦備。文中元年。侵龜山縣。河東郡。至漢陽府。縱火殺掠人民。數百里騷然。京城震懼。三年。侵安州。合浦及紫燕島。江陵。三陟。又掠慶蔚二州。是冬入密城。火倉廩。掠人物。通鑑。天授元年。王顥無道。國相李仁人弑之。子

野史

卷二百八十六

六

禪立。通鑑。平是春。小民侵慶陽縣。夏。藤原經光率衆赴投。處之順天。燕岐等處。秋。將殺經光。事漏。經光率衆而去。初。我小民侵州郡。不殺人物。自是激怒。每入犯。婦女嬰孩。屠殺無遺。全羅。慶尙。濱海州郡。蕭然一空。秋。侵樂安。寶城。及德積。紫燕二島。寧木二州。是冬。侵金海府。殺掠民物。焚倉廩。曹敏修與戰敗潰。又戰於大丘縣。敗。士卒死者甚衆。又自金海。沂黃。山江。將入密城。敏修邀擊之。二年。侵晉州。林川。及全羅道。又掠榮山。焚舟艦。入羅州。縱火剽掠。無敢拒者。兵衆大敗。又侵扶餘。至公州。石城。元帥朴仁桂迎戰死之。

判三司事崔瑩聞仁桂死。自請迎擊。再三不聽。不宿而行。戰鴻山。傷。遂擊破我小民。秋論功。陞瑩鐵原府院君。其餘有差。時慶復興。李仁人池淵提調政房。池李檀權植黨。舉國趨附。銓注之際。視人賄賂多少。伺候勦息。以爲升黜。官或不足。則添設無限。或累旬不下批。以待貨賄之來。時謂之隱批。其論賞鴻山戰功。不從軍而得官者甚多。復興廉潔自守。雖欲薦賢。牽制不能有爲。又侵古阜。泰山。興德等郡縣。焚倉廩。又掠保安。仁義。金堤。長城等。陷全州。拔臨陂縣。撤橋。自固擊之。敗績。是冬羅興儒還自日本。我遣僧良柔赴

報聘。仍贈綵段。畫屏。長劍等物。自辛巳東寇之後。絕交且百年。至是我以羅興儒爲謀者。囚之。良柔本晉州僧。少從日本僧而去。聞興儒至。往謁。遂請釋。使之通好。興儒之還。我邦僧周佐寄書曰。維我西海道。一路九州。亂臣割據。不納貢賦。且二十餘年矣。西邊海道。頑民觀釁出寇。非我所爲。是故朝廷遣將征討。深入其地。兩陣交鋒。日以相戰。庶幾克復九州。則誓天指日。禁約海寇。時興儒年稍六旬。給曰。百有五十矣。我駢聞聚觀。至有畫像作讚而贈之者。又侵扶寧。鎮浦。江華府。焚舟艦。又掠韓州。晉州。焚咸安。東萊。梁

州。彥陽等處。或入蔚州。會原。義昌等縣。殺掠殆盡。又焚合浦營。屠燒梁蔚二州。及義昌。會原。咸安。機張等縣。三年。侵新平縣。及慶陽。禦備皆不克而敗。是春。入窄梁。焚舟艦。侵江夏府。夏掠蔚州。雞林。王禍以京城海濱兵禍不測。欲遷城內地。會耆老尹桓等書動止二字。議可否。而謂盜賊密通。可從卜乎。遣政堂文學權仲和。相宅于鐵原。小民自江華攻陷陽廣道濱海州郡。初我船僅二十二艘。奪彼兵船。多至五十艘。邏卒望之。以爲吾軍民。皆信之不避。殺傷不可勝計。我民又侵慶陽及安城郡。水原府使朴承直爲所詒。軍

士多被殺虜。自水原至陽城安城。蕭然無復人烟。王禍命築宮城于鐵原。崔瑩曰。夏月遷城。恐妨農桑。且以原城委賊。國將日蹙。可乎。事遂寢。小民侵南陽。安城。宗德等及江華。殺府使金仁貴。又掠水原府及江華大肆。殺掠入信州。順天。樂安。西海道。安州。長澤縣。遣判典客寺事安吉常于我請禁賊。吉常來我病死。又掠濟州。永康。長淵。江西等縣。秋侵豐州及西海道。信州。鳳州等。我遣僧信弘往報聘。書云。草竊之賊。是逋逃輩。不遵我令。求易禁焉。又侵海州。李成桂擊走。又掠靈光。長沙。及海平二州。岳陽縣。遣前大司馬鄭

夢周報聘于我。且請禁賊。又屠燒洪州。又掠溫水縣。東萊寧州。牙州。咸悅縣及定山。鴻山。金海府。義昌縣。四年春。剽掠延安府。及安山。恭安縣。南陽。焚水原府。元帥王賓敗績。夏我民大集。峇梁。入昇天府。聲言將犯京城。中外震慄。戒嚴。瑩及成桂擊走之。又侵西州水原府。及清州。九州探題今川了俊。使僧信弘率兵六十九人。捕海賊。又侵木州。寧州。溫水縣。及宗德。松莊。永新等。秋。鄭夢周還自我。了俊遣周孟仁偕往。是行也。人皆危之。夢周略無難色。及至極陳古今交隣利害。人人承服。館待頗厚。我僧有求詩者。援筆立就。

野史

卷一百八十六

九

緇徒益集。日擔肩輿。請觀奇勝。及歸。刷還俘尹明。安遇世等數百人。且禁三島侵掠。夢周又憫我奴彼良家子弟。乃謀贖歸。力勸諸將。各出私貲若干。且爲書授尹明。以遣酋長。見書辭懇惻。還俘百餘人。又侵牙州。長興府。又延安府。矜州。楊州。端州。及鐵。益。公等諸州。冬掠林川。屠燒全州。又掠靈光及潭陽縣。益州。江東縣。晉州等。五年春。侵順天。兆陽等。順天兵馬使鄭地與戰敗績。又侵道康。谷城。南原。順天府。夏畧安山郡。延安府。合浦。晉州。焚掠豐州。蔚州。雞林府。清道郡。龍川。又犯蔚州。秋掠樂安郡。李自庸還自日本。今川

了俊歸虜民二百三十餘人。又掠武陵島。侵餘美縣。及隨郭二州。又略班城縣。及丹溪。居昌。冶爐等縣。至嘉樹縣。巡同使金光富與戰敗死。又侵山陰。晉州。泗川。咸陽。六年春。侵光州。及綾城。和順二縣。夏犯結城。浩州。及並邑縣。又侵西州。扶餘。定山等。遂入鷄籠山。秋侵公州。入鎮浦口。及黃澗。禦侮二縣。又犯中牟。化寧。遂焚尙州。善州。侵京山府。以成桂爲楊廣全羅慶尙都巡察使。贊成事邊安烈爲體察使副之。出至長湍。白虹貫日。占者以爲戰勝之兆。我民自鎮浦之敗。攻陷郡縣。奮肆殺掠。勢威益熾。三道沿海之地。蕭然

野史

卷一百八十六

十

一空。自有兵患。未有如此之比。遂入屠咸陽。自此之後。迄元中元年。侵掠州郡。鋒勢益熾。中外駭然。民皆奔竄山谷。而國無紀綱。將士環視不戰。剽掠日甚。二年夏。侵交州道。通鑑禍甫十歲而立。國人皆知爲辛氏子弗服。且嗜酒耽色。事敗獵。日夜經迴街巷。射殺雞狗。掠奪婦女。荒淫無度。恣用元年號。紀事本末群臣或諫止。禍怒曰。時乃危亂。斯輩不欲吾習焉。不忠孰甚。當痛懲之。以絕言者。後又悉書諫官名。以藏曰。斯輩可使防日本。由是諫官多謝病。又侵端州。莞津。平海府。及咸州。洪原等。殺虜人民殆盡。成桂擊之咸州。兎

兒洞殲之。四年。掠并邑縣。五年夏。禍次鳳州。初。禍獨與崔瑩決。壽攻遼。未敢顯言。是日召瑩及成桂曰。欲攻遼陽。鄉等宜盡力。成桂曰。今者出師有四不可。以小逆大。一不可。夏月發兵。二不可。舉國遠征。日本乘其虛。三不可。時方暑雨。弓弩膠解。大軍疾疫。四不可。禍頗然之。通鑑。○按舊唐書。紀事。作禍不聽瑩。瑩立。我民令發兵。陣成化。成桂自歸行。唐立。我民入椒島。時京城丁壯咸從軍。唯餘老弱而已。每夜烽火屢舉。京城單虛。人情危懼。莫保朝夕。我船入泊鎮浦。侵畧旁近州郡。秋。陷光州。遂入擾亂三道。自夏迄秋。屠燒州縣。晉州牧李資拒死。尋自咸陽踰雲峯入

野史

卷二百八十六

十一

羅峴至南原。鄭地邀擊走之。通鑑。李成桂爲人英邁有謀畧。文而武。推爲第一。見衆悉懷異。自先歸。自咸化島入京城。放王禍於江華。而立其子昌。是爲恭讓王。舊唐書。紀事。○按武備志。平壤縣并國相李仁人。唐調立昌云。實元中五年也。明年春。元帥朴葦以兵船寇對馬。焚其船。通鑑。昌立時甫九歲。成桂勢權強大。國人悅服。有鄭得厚者。竊訪前王禍。禍曰。我今遇放竄。實李成桂所爲也。子以此劍與郭忠輔俱謀。宜刺成桂也。得厚以視忠輔。忠輔佯諾。具告之成桂。成桂大愕。顧衆曰。辛禍。辛昌。實非王氏之胤。奚爲執拜趨矣哉。再從禍於江陵。昌於江華。無

幾殺父子。或作。當。我元中五年。明洪武二十一年。然立年也。年。而迎王建二十七世孫定昌君瑤。按平壤序不合。年。而迎王建二十七世孫定昌君瑤。按平壤定昌君。武備志。作。瑤昏迷庸劣。國勢衰茶。士民乖離。未幾群臣胥議。徙瑤於景州。景或。李成桂自立爲國王。是歲元中九年也。成桂改名且。徙居漢城。國號朝鮮。一武備志。國稱兩京者。京畿道王城。慶尙道晉州也。所謂八道。曰京畿道。二十八管。即漢陽城。在中。曰江原道。二十六管。在東。曰黃海道。二十四管。曰忠清道。五十四管。共在西。曰全羅道。五十七管。在西南。曰慶尙道。六十九管。在東南。曰平安道。四十二管。即平壤城

野史

卷二百八十六

十二

與咸鏡共在北。曰咸鏡道。三十二管。每道有郡有府。有州有縣。併八道郡四十一。州五十八。府三十三。縣六十九。武備志。官領議政正一品。石玉帶。左右議政各正一品。或稱。總司。吏曹。天官第一。下司。五官。奉式部。唐。吏。戶。曹。地官第二。書。當。我民部。唐。戶部。禮。曹。官第三。書。當。我治部。唐。禮部。兵。曹。夏官第四。司。武。當。我兵部。刑。曹。秋官第五。司。公。事。罪人。司。下。工。曹。冬官第六。司。修。理。工。部。弘。文。館。官。司。應。府。附。司。諫。院。五。官。訓練大將。大。御。營。大將。大。捕。盜。大將。公。事。都。總。府。京。武。觀察使兼巡察使正三品。或二品。都事提

讀儒者。各一道一人。有入隊。統制使正二品。并大府尹。慶州等。牧使等。尙州府使等。東萊郡守等。梁山縣監等。熊川縣令等。開城水軍僉節制使等。釜山水軍節度使。司水大將。各營。水營。虞候。水營。兵馬節度使。陸大防禦系使。兵馬營將助防將。並陸萬戶權官先達軍官擲軒。目。橫部。目。下。橫。戶房。司。禮房庫直。戶下。禮館直回直本學。五十。教。東野。教書。人戴風折形如弁。士加插二羽。貴者紫羅爲之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帶。黃革履。婦人裙襦加襖。公會元服。皆錦繡金銀爲飾。俗多遊女。夜則男女群聚爲戲相悅。卽婚無財聘之禮。死經三年。

野史

卷一百八十六

十三

而葬。居父母夫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埋訖以死者服玩車馬至墓側。會葬者爭取而去。形貌潔淨。男女好祀鬼神。社稷靈星。以十月祭天。國有巨穴。號隧神。亦以十月迎祭。多山少田。故節飲食。而好脩宮室。飲食用俎豆。文字合楷隸。上而朝列官吏閑威儀。而定辭采。下而閭閻陋巷。經館書社。三兩相望。子弟未婚者。則羣聚從師。稍長則擇友講習。居民皆茅茨。大止兩椽。覆瓦者十二。土無林。以杭爲酒。少絲蠶。多衣麻紵。市以采布貿易。器悉用銅。服尙素。男子市幘如唐裝。婦人髮髻垂肩。約以絳羅。婦人僧尼。皆男子拜。堂

上設席。升必脫履。性柔仁。惡殺崇釋教。信鬼拘陰陽。病不服藥。惟咒詛厭勝。至親有病。不相視殮。俗不知醫。後中國有往者。始通其術。三歲一試。有進士諸科士。商聲律樂。有五絃琴。箏。箏。箏。橫吹。簫鼓之屬。無金石音。喜奕。投壺。蹴鞠。梁有而下。從元史。百官以米爲俸。皆給田園。無私田。計口授業。兵器疎簡。強弩大刀。刑無慘酷之科。唯元惡及罵父母者斬。餘皆杖。助死罪貸流諸島。累赦視重輕原之。大明一統志。引北史。經。國所產金。銀。鐵。石。燈。蓋。水晶。鹽。細苧布。白礬紙。狼尾筆。滿花席。摺扇。黃漆。果下馬。鷹。長雞。蜂蜜。貂。豹。獐。鹿皮。

野史

卷一百八十六

十四

海豹皮。牛黃。八梢魚。鱈房。龜脚。竹蛤。海藻。昆布。杭。黍。麻。麥。松。有。二。種。惟。五。人。參。茯苓。硫黃。白附子。榛子。梨。栗。桃。橘。梅。竹。茶。牡丹。志。一。統。初。朝鮮國俗。箕子之後。相續人墓支那風。迨元始變國容。明太祖統一之後。下令罷胡服。禁剃額。清代明。復變國俗。蓄胡服。削髮。朝鮮特不變。往時風俗。朝鮮人有謂。清革命之始。雖有號令。國人舉不從。相盟以滅國無事。今尙存舊風云。錄。其國三面濱海。正與日本遙對。止隔一海。而釜山者。朝鮮之海口也。釜山韓民向與我往來。互市無間。有住家通婚姻者。謂之日本戶。又曰麗倭云。

無事二字恐有誤

平壤錄

志、且老。是曰康獻大王。東史子芳遠嗣。應永二十二年。當明太宗永樂十三年更立子禔爲世子。尋老。禔立。武備志十九年夏。朝鮮寄書於足利義持。義持荅書。蓋朝鮮往復。是爲始矣。舊章錄寶德二年。明景帝授冕服于禔子珣。而禔死。珣立。三年死。子弘暉立。禔而屏。遜其叔孫。應仁二年。孫死。子晃立。六年死。從子婁立。明應四年。婁死。子愷立。病風。遜其弟懌。武備志天文七年。大內義隆遣使于朝鮮。求大藏經。尋求朱氏新注五經。及刻漏之器。十一年。足利義晴寄書於朝鮮國王。曰。某聞殿下聖哲賢明。慈仁睿智。布政教於邦域。國靜民

安。施德化于海隅。時清道直。時正秋涼。尊候勳止多福。爰遣正官受竺東堂。副官稽固西堂。齎持第四牙符。以講隣好。幸甚幸甚。抑弊邦有姦濫之臣。與暴逆之徒。同心設謀。冒夜竊入庫裡。偷取諸珍寶物。並弘治年勘合而去矣。仍命臣僚雖誅戮之。兼以脫身乘船奔竄。不知其所在也。朕爲之命關西鎮海大內七州大守多多良義隆。以軍船數百隻。搜覓島島浦浦。要征討之。雖然如是。儻計不得而免去。則必然到大明入僞貢。又侵凌邊境者乎。仍徑發使价。雖以可告稟。海洋遼遠。而風信亦難測。遲滯而虛費日月於中。

流。則悔何及乎。夫貴邦與弊邦。廼大明藩籬之列也。然而貴邦之於大明。疆域連接。聘問交繁。繇躋急遣使价。疾聘輕船。方紹价於貴邦。捧卑札於大明。以啓區區旨趣。密望速轉達。賜回帖。則誠所感荷也。曾景泰丙子年。亦勞貴邦專价。以通書信于大明。攀其例矣。後來弊邦進貢期。兩三歲之中間。必可奏達。貴邦紹价之功勞也。萬一又彼逆徒逃去。有到貴邦之邊海者。則傳言于對馬島。以蒙示諭。則不經日而遣兵船以討之。實善于隣者。段以加焉。去天文十年七月。以弊邦漂氓之故。呈卑書。其使价出日本未遠。弊邦

今方此危急之時。不可不傳奏。仍重發使价。以呈事情也。所冀照察。聊獻菲薄方物。外國書翰十三年。懌死。子暗嗣。未踰年死。子暉立。時我邊民入侵。舟漂至朝鮮。反紆民往來海上。私與我民市。暉輒捕以送明。明主亦厚賜。永祿十年。暉死。從子昭立。武備志昭在位日久。怠棄政事。邪臣柳承寵。李德馨等。便佞逢合。邪諛得政。忠直疎斥。戎事廢弛。武備志平壤錄。天正十四年。我國使橘康廣。以豐臣秀吉書往。先是足利氏與修隣好。殆二百年。其初朝鮮亦嘗遣使修慶吊禮。申叔舟以書狀往來。卽其一也。後叔舟臨死。成宗問所欲言。叔舟

對曰。願國家毋與日本失和。成宗納其言。命副提學李亨元。書狀官金訢修睦。到對馬。使者以風水驚疑。得疾。上書言狀。成宗命致書幣於對馬國主而回。自是不復遣使。每日日本信使至。依禮接待而已。頃年秀吉用兵。平定諸州爲一。遂發外征之志。乃曰。我使每往朝鮮。而朝鮮使不至。是鄙我也。試使康廣往求通信。書辭甚倨。有今天下歸吾一握之語。康廣時年五十餘。容貌魁偉。鬚髮半白。所經館驛必舍上室。舉止倨傲。與平時絕異。人頗怪之。故事一路郡邑。凡遇我使。發境內民夫。執槍夾道以示軍威。康廣過仁同。睨

野史

卷二百八十六

十七

視執槍者。笑曰。汝輩槍竿太短矣。到尙州。牧使宋應洞享之。妓樂成列。康廣見應洞衰白。使譯官語之曰。老夫數年在干戈中。鬚髮盡白。使君處聲妓之間。百無所憂。而猶爲皓白。何哉。蓋諷之也。及至禮曹判書押宴酒酣。康廣散胡椒於筵上。妓工爭採之。無復倫次。按大三川志。康廣散胡椒。作王昭享之時云。康廣回所館歎息。語譯曰。汝國亡矣。紀綱已毀。不亡何待。及還國。王但報其書。辭以水路迷昧。不許遣使。康廣歸報。秀吉大怒。殺康廣。又族滅。蓋康廣與其兄康年。自足利氏時來往朝鮮。受職名。其言頗爲朝鮮國地。故遇害云。而秀吉令

宗義智往求信使。以朝鮮不諳海島爲辭。拒通信。詐言義智乃對馬州主。熟海路。欲使朝鮮無辭以拒。因又窺覘虛實。柳川調信。僧玄蘇等同至。義智年少精悍。皆畏敬。俯伏膝行。不聽仰視。久留東平館。必邀韓使與俱。商議依違而已。數年前我民寇全羅道。損竹島。殺邊將李太源。捕得生口。言韓國邊民沙乙背同者叛歸我。而導我爲寇。韓人憤之。至是人或言宜令日本刷還叛民。然後議通信。以觀誠否。使館客者諷之。義智曰。此不難。卽遣調信歸報。不數月悉捕韓民之在我國者十餘人送歸。王昭坐仁政殿。大陳兵

野史

卷二百八十六

十八

威。鎮沙乙背同等。入庭詰問。斬於城外。謝義智以內。厩馬一匹。後引見我使一行享宴。義智玄蘇皆入內。以次進酌。時商議已定。命擇其人。以僉知黃允吉。司成金誠一爲上副使。典籍許箴之爲書狀官。按錄。而秀吉以下大三川志。十八年正月。秀吉東伐。且曰。余欲渡海伐支那。遂命肥前造船。又令列國築城於肥前。壹岐對馬三州。以爲渡海驛館。又召汪五峯黨問之。舊曰。大唐執五峯時。五等三百餘人。自南京劫掠。橫下福建。過一年全軍而歸。彼畏日本如虎。欲取如反掌。秀吉喜曰。以吾之智。行吾之兵。如大水崩沙。利刀

破竹何國不_レ亡。吾帝支那矣。惟恐水兵嚴密。不能勾履支那地。乃命宗義智。扮作商人。至朝鮮觀地形。義智回報。韓退兵二十里。以候日本兵。其國不服者多。唯一縣與對馬相近者來之。意即釜山然欲攻之。可唾手而得也。錄 二月。復差和尚往朝鮮。稱關白利害。朝鮮驚懼。即令大頭目十人投降。秀吉安撫爲質。平壤錄 三月。義智與黃允吉等同發。時義智贈二孔雀及鳥銃。槍刀等物。朝鮮烏銃始于此。三三錄 大王昭書曰。春候和煦。動靜佳勝。遠傳大王一統六十餘州。雖欲速講信修睦。以敦隣好。恐道路湮晦。使臣行李有淹。

滯之憂歟。是以多年思而止矣。今與貴价遣黃允吉。金誠一。許箴之三使。以致賀辭。自今以往。隣好出于他上。幸甚。仍不腆土宜錄在別幅。其所贈馬二。大鷹子十五。鞍十二。諸馬具。黑麻布三十四。白綿紬五十匹。青斜皮十張。人參一百斤。豹皮二十。虎皮二十五張。彩花席。紅綿紬各十匹。清蜜十一碩。豹皮。心兒虎皮。邊海松子陸碩。狹皮裏阿多介一座。此朝鮮貢獻之始云。平壤錄 會秀吉東伐。候伺三閱月。秀吉以琉球無報知。明不修好。心不能平。與上副使以銀四百兩。書狀通事以下有差。韓使將回。不裁荅書。令先

行。誠一曰。吾爲使臣。奉國書來。若無報書。與委命於艸莽同。允吉懼見留。遽發至界浦待之。荅書始到。文曰。雁書薰讀。卷舒再三。抑本朝雖爲六十餘州。頃年諸國分離。亂國綱。廢世禮。不聽朝政。故予不堪感激。三四年之間。伐叛臣。討賊徒。異域遠島。悉歸掌握。竊按予事蹟。鄙陋小臣也。雖然予當于託胎之時。慈母夢日輪入懷中。相士曰。日光所及。無不照臨。壯年必入表聞仁風。四海蒙威名者。其何疑乎。依有此奇異。作敵心者。自然摧滅。戰則無不勝。攻則無不取。既天下大治。撫育百姓。憐愍孤獨。故民富財足。土貢萬倍。

千古矣。本朝開闢以來。朝廷盛事。洛陽壯麗。莫如今日也。夫人生于世已也。或作也雖歷長生。古來不滿百年焉。鬱鬱久居此乎。不屑國家之隔。山海之遠。一起直入大明國。易吾朝風俗於四百餘州。施帝都政化於億萬斯年者。有方寸中。貴國先驅而入朝。有遠慮無近憂者乎。遠邦小島在海中者。後進輩者。不可作許容也。予入大明之日。將士卒臨軍營。則彌可修鄰盟也。予無他。唯願佳名於三國而已。方物如目錄云。是冬遣允吉等還。書錄 復使柳川調信。僧玄蘇偕行。允吉歸報曰。必有兵禍矣。誠一以爲虛唱。因言允

吉動搖人心非宜。於是議者持兩端。逸史云。○按平壤關東壕境。海一對。蘇杭。實日本于大明國。天地各一。幅。大一對。馬一對。蘇杭。實日本于大明國。天地各一。

十九年。適有明國名尙島者。其子受間金。遂殺父來

降。秀吉自以爲天授。令諸州廣造兵船。聲言三月入

伐大明。從北京者。令朝鮮爲嚮導。入福廣浙直者。令

唐人爲導。又差人脅琉球。勿貢明致漏事機。時有福

建同安船商陳申寓琉球。因與鄭迴大志附商錄作鄭禮

議。乘本國進貢請封之使。備將秀吉情由奉報。陳申

搭船回面稟。巡撫趙參魯以聞。此辛卯年四月也。又

江右人許儀俊在薩摩行醫。亦令同鄉朱均旺備錄

野史

卷二百八十六

二十一

秀吉所謀。奔告福建軍門。張奏報。明主下兵部。移咨

朝鮮王。朝鮮止深辨嚮導之證。亦不直陳寇患。故明

主不以爲事。惟責沿海申嚴戍守而已。王詔憂我師。

擇知邊事宰臣。巡察下三道以備之。金晬爲慶尙道

監司。李洸爲全羅道監司。尹先覺爲忠清道監司。令

備器械。修城池。慶尙道城壁尤多。如永川。清道。三嘉。

大丘。星州。釜山。東萊。晉州。安東。尙州左右兵營。或新

築。或增修。時昇平既久。中外狃安。民以勞役爲憚。怨

聲載路。大志附錄。怨聲載路。柳成龍等議。使井邑縣監李舜臣

爲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軍議未決。明主備聞。陳申

及琉球許儀俊等報。馳許國會往朝鮮質問。尋王昭

遣金應南明告我攻伐之意。大志附錄。

○大三川志附錄又云。朝鮮使歸國。具報我討伐

之事。王昭嗤笑允吉等專謂兵。誠一曰。不然。吾未

見有兵氣。允吉叨蕩搖衆心。是以衆議不一。柳成

龍問誠一曰。足下之言與允吉戾矣。日本果來伐。

則足下如之何。誠一曰。必不可謂無變矣。雖然允

吉之言怯甚。故我恐中外驚惑。是以壓焉。成龍曰。

彼書謂。率師入明。不可不告。如不告則獲罪矣。遽

使金應南馳報焉。

野史

卷二百八十六

二十一

迨九月七日。秀吉文書行到薩摩云。整兵二萬。隊將

六員。到高麗。取齊侵唐。并起各鎮兵共五十餘萬。限

明年壬辰春起程。自己季春朔開船。而島津氏嘗與

明通交。秀吉少知之。命島津義久弟義弘領兵。其老

伊集院幸侃亦素通明人。意欲抽兵密逃。呂宋。淡水

等處。旁觀成敗。機露事不諧。卒與義弘同發。十一月。

移文遍行列國。各辨三年之糧。先伐朝鮮。盡移日本

之民於韓地耕種。以爲征明之根據。若得明郡縣雖

一。是吾日本之名得矣。明之天下在吾袖內也。亦令

列國兵到朝鮮岸。則破釜焚舟。不許掠人取財。日取

朝鮮。暮夜築城。不許少停。一刻拾取一芥。臨陣不許一人回頭。遇山則山。遇水則水。遇窵則落陷窵。不許開口停足。進前死者留其後。退後者不論王侯將軍。斬首族滅。十二月。又下令於西海諸國。爲征明先鋒。

平壤錄

野史卷二百八十七

飯田忠壽 修
男 文彦昭 點
竹中邦香 校

外國傳第六

朝鮮下

文祿元年會明神宗萬曆二十年正月。朝鮮王陽令申破。率領
備邊。率領往忠清。金羅二道。申破往京畿道。二入
陽月而還。點檢州郡月矢槍刀耳。亦莫有他備。且申
破獲殺。人示威。守吏恐怖。旅會盡善美。破心登願。
王陽止。慶尙右兵使曹大坤官。令金誠一代焉。朝鮮

卷二百八十七

二十四

大川 四月。小西行長入釜山浦。釜山金使鄭顯
死之。先是柳川顯德。備玄蘇等。與通使往。館東平館。
備邊司。請令黃虎吉。金誠一等。私以酒錢往慰。因從
韓國。其國事。鈎察情形。以備策應。許之。誠一至。館。
蘇果密語曰。中國久犯日本。不通朝貢。秀吉以此心
懷憤。欲起兵。朝鮮先請停。使貢賂得達。則必無
事。而我民亦免兵革之勞矣。誠一等因以大義詰之。
玄蘇曰。昔高麗無元兵寇我。我以此報怨於朝鮮。勢
所當然。其言漸悖。自是不復問。而顯德玄蘇自回。
顯德。朝鮮竹山巨石一夜起立。通津縣所置大樹

卷二百八十七

二十五

柳自起。枝葉萋萋。又東海魚生子於西海。漸至漢江。
又青魚生遼海。人名之曰新魚。遼東八路居民。無故
相驚曰。寇大至。國王王子走鴨綠江。平壤城有豹多
傷人。或流言。大兵襲至。勿蓄酒。又大同江水變如
紅。東濁西清。又都城中有黑氣立。非烟非霧云。川大志
初辛卯夏。宗義智到釜山浦。為邊將言。日本欲通
明。朝鮮倘為之媒。則幸甚。不然兩國將失和氣。此乃
大事。故來告。邊將以聞。時商議方答通信。且怒悻悻
不報。義智治船旬餘。怏怏而歸。是後我人民不復至。
釜山浦留館者。每有數十餘人。稍稍入歸。一館幾空。
依惟之。迨十三日。我軍。經自對馬。蔽海而到。望之不
見其際。時鄭顯出獵。絕影島。狼狽入城。我兵隨至。登
陸四面雲集。不移時。鄭顯戰歿。城陷。左水使朴弘。或作
朴見軍勢盛大。不敢出兵。棄西平浦城而逃。分兵陷
西平浦。多大浦。多大倉。使尹興信力戰被殺。左兵使
李珏。或作聞聲息。棄兵營走東萊。及釜山陷。珏惶惶
失措。託言欲在外犄角。出城退陣于蘇山驛。府使宋
象賢留與同守。珏不從而走。十五日。我進追東萊。象
賢登城南門。督戰半日而城陷。象賢堅坐。受刃而死。
行長嘉其節死。棺殮之。埋城外。立標以識之。豐臣家

加藤清正亦應釜山。馳攻慶州。陷之。連日虜衆長驅。於是郡縣望風奔潰。密陽府使朴晉自東萊奔還。欲阻撓鶴院隘路以禦之。行長拔梁山。至鶴院。見有守兵。從山後乘高。蟻附散漫而至。守隘者望之皆散。晉馳還密陽。縱火焚軍器倉庫。棄城入山。李廷奔還兵營。先出其辛。城中判判。軍一夜四五驚。廷乘曉亦脫身遁去。按軍大潰。我將分路長驅。連陷諸邑。無一人敢拒者。金海府使徐禮元閉門城守。黑田長政兵刈城外麥禾填壕。頃刻與城齊。因踰城。神溪郡守李某先遁。禮元亦尋走。城遂陷。慶尙道巡察使金晬初

在晉州。聞變馳向東萊。至中路。聞我兵已近。不能前進。走右道。不知所爲。但檄列邑。諭民避兵。由是道內皆空。愈不可爲矣。附錄 龍宮縣監禹伏龍驅集農工。赴兵營。途屯永川路邊。傳報會河陽軍士數百騎過之。不識。伏龍怒。謂謂通敵矣。陳謝不聽。竟誣殺之。王昭不糾其僞。賞伏龍爲通政。代鄭熙績爲安東府使。初爲伏龍所殺。河陽人孤兒棄婦怨恨。每逢使臣經伏龍。不果。十七日。敗聞初至。王城嚴戒。王昭聞警大懼。首以李鑑爲巡邊使。自中路。成應吉爲左防禦使。自左邊。趙儼爲右防禦使。自西路。劉克見爲助防

參判下恐
諸曰字又
乃成龍爲
體察使字

將守竹嶺。邊機爲助防將。守烏嶺。以是應星代尹仁涵爲慶州府尹。皆擇軍官去。釜山敗聞尋至。王城益懼。李鑑及兵曹判書洪汝諄。將兵於京城。皆市井白徒。莫知戰者。鑑以兵不調。滯三日。僅率兵而發。使別將俞沃從之。柳成龍言罷汝諄。令金應南代之。以沈忠謙爲參判。以成龍爲體察使。檢督諸部。成龍擇將八十餘人。以應南爲副。既而諸道敗報荐至。更以申砬爲都巡邊使。繼發砬以宿將自負。見成龍于中樞府。望軍士多聚。請以應南爲副去。成龍諾。悉附與兵於砬。王昭賜劍於砬。砬下賓壁。脫紗帽。又到龍仁。

馳遞夫報事。失已姓名。衆以爲敗兆。太平或建言。曰。本人長於槍刀。請造滿身厚甲。王昭聚工晝夜並作。既就。重而不堪用。乃停工。其備禦無策。率如此。史慶尙右兵使金誠一到尙州。將進入本營。途與行長遇。軍敗。誠一怒促軍官李宗仁。宗仁奮激射行長兵。行長退。會王昭以誠一先說我師未發。解人心。誤國事。下之獄。監司金晬爲悲泣。老吏河自溶亦歎誠一忠貞。誠一到稷山。王昭震威赦誠一。殊爲右道招諭使。以金知金功爲慶尙左道安集使而發。時金晬在右道。我兵橫貫中路。聲聞不相通。於是守令皆棄官逃。

走。金玠頗得民心。稍傳命令。金晬屯信地。待李鑑至。聞慶以下守令。皆引率其兵。陣河邊。俟巡邊使。數日未至。會聞我師近至。周章。且大雨。諸部沾濕飢乏。乘夜潰散。守令各單騎遁走。而李鑑至。諸兵皆已散。乃歷咸昌至尙州。牧使金解託迎鑑於路邊。遂遁入山中。判官權吉特守邑。鑑大怒罵將殺之。吉自請募民數百人來。鑑發倉廩。頒予糧穀。散民群聚者多。行長既至善山。開寧縣人夜趨告之。鑑怒將斬其人。哀請待明日。是夜行長達長川。距尙州僅二十里。鑑不知之。次日竟斬開寧人。而屯州北河邊布陣。行長先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七

二十八

發覘卒。鑑兵雖認。懸前敗。不敢告。鑑望烟起。遽發斥候。行長兵射之。進軍分隊夾擊。鑑驚走。從事尹暹等皆脫走。鑑脫卻甲馬。裸體而奔開慶。又走忠州。憑申砦。硃受王命欲援鑑。到忠州。忠清道士卒會者八千。抵鳥嶺。聞鑑軍潰。大怖。鑑尋來走。硃驚惑。棄鳥嶺返忠州。號令不整。一軍驚駭。行長督兵而追。二十七日。軍官密報曰。日本踰鳥嶺來。請設陣列。硃變色。周章。棄壁歸本營。斬軍官而軍。彈琴臺。行長從丹月驛分路。一隊由山路。一隊沿江而進。二十八日夜三更。襲彈琴臺。前義州牧使金汝勛。勸徵禦戰。行長遣細作。

縱火于後路。攻擊。硃進退失度。赴江投水死。金汝勛等亦戰歿。鑑特脫走。行長至尙州。聞慶縣屢遣人控險而行。太平記。王昭聞敗。日夜商議軍事。以右相李陽元爲守城大將。以商山君朴忠侃爲京城巡檢使。李戩。邊彥瑋爲京城左右衛將。守王城。起復金命元爲都元帥。守漢江。頃間有恠鳥鳴後苑。或飛空。鳴聲遠近。莫見形者。衆危懼。迨李鑑敗聞至。密議避王城。從他鎮。府事金貴榮大怒。入諫。不可。王昭諭之。姦吏受賄私放。遣人民去者幾百人。官員不能制。危在旦夕。於是召京畿。江原。黃海。平安。咸鏡諸道兵援王城。以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七

二十九

吏曹判書李元翼爲平安道都巡撫使。以知事崔興源爲黃海道都巡察使。而發太平記。清正行長分兵而進。行長捉蔚山郡守李彥誠而赦之。傳書於王昭諭降。彥誠回畏罪不敢發書。尙州之捷。禽和學通事景應舜。授以秀吉書契。送還。責彥誠報。且曰。朝鮮有意與機。可令李德馨會我於忠州。德馨嘗接待我使者。故行長召之。王昭計窮。使德馨挾應舜往。途聞忠州陷。德馨先使應舜往探。清正禽應舜。聞其爲行長使也。乃殺之。德馨中路走回。王京聞李鑑敗。上下震駭。各圖奔竄。而尙望申硃一捷。二十九日夜有卒三人。

馳入城。衆爭問消息。輒曰。申總兵敗死。闔軍殲焉。俺等幸脫。欲報家人避兵耳。人人傳告。不移時。城中靡沸。太平記、王昭與近臣議避兵。掌令權快發聲諫。柳成龍制止。竟決去城。使臨海君瑋赴咸鏡道。領府事金貴榮。漆溪君尹卓然從之。次子順和君瑋。及長溪君黃廷彥。護軍黃赫。同知李瑩往江原道。王昭率領相及宰臣數十人避出。內醫趙英族。政院吏申德麟等十許人歎避去。會李鎰羽書至。城中衛士敗亂。侍臣把火炬讀曰。日本今明日攻入王城矣。王昭宵遁到沙峴。天已明。雨大降。從者沾濕。初更達東坡驛。

坡州牧使許晉。長湍府使具孝淵設餉。衆途亡。供具屢罄飢饉。亂入厨奪食。甚至奪王食。晉孝淵大怖逃去。王將發從者皆去。黃海道監司趙仁得率本道兵來請從。瑞興府使南嶷率兵馬來。五月朔至開城府。二日。臺諫請罷首相。以柳成龍代之。以崔興源爲左相。尹斗壽爲右相。尋成龍有罪罷官。興源代爲首相。斗壽爲左相。愈泓爲右相。七日。達平壤。發使者求救於明。清正進到漢江。初都元帥金命元守漢江。屯濟川亭。聞清正進取如破竹勢。衆氣不能敢戰。投卻火砲器械於江。脫甲變姿。臨津副將申恪不肯率

所部赴楊州。屬李陽元。恪忠勇有軍畧。會咸鏡南道兵使李瑋至。兵勢稍振。宇喜多秀家兵與恪戰敗。韓人踴躍。命元在臨津。告恪違節度罪當死。王昭使人卽軍中斬恪。及捷報至。遽命赦之。則恪既死。申恪受命助命元守臨津。知事韓應寅亦往焉。行長清正。長政陣于臨津南岸。隔江相挑十餘日。我師縱火棄幕誘兵。詰曰。寇退矣。渡江迫擊。京畿監司權徵同之。會應寅至。應寅屬下皆江邊強悍。諫曰。士卒歷長途。未就食。後軍且不至。敵情亦難察。請養銳而後擊之。應寅怒斬數人。命元亦悲。應寅殊受命來。不愾制戰。命

元別將劉克良習兵。且老。大諫不可。詰怒將斬之。克良憤曰。主將誤國事矣。我結髮從軍。豈畏死耶。與其屬先渡。應寅兵亦渡追擊。伏起大敗。克良下馬坐地曰。此吾死處也。射殪數人而後死。詰亦戰歿。敗卒皆投水死。命元應寅驚動不知所爲。南山君朴忠侃等敗走。權徵逃入加平郡。我師渡臨津。到黃海道安城驛。分路而進。太平記、通史、○大三月。行長欲取王城而進。師江原道助防將元豪率兵陣驪州北岸。行長臨河岸。無舟梁。江原巡察使柳永吉飛書召元豪。豪去。行長毀官舍民屋。造長筏而渡。李陽元聞命元走豪

去。竟棄王城而走。行長以是月三日入王城。太平諸

將尋至。縱火悉爲焦土。漏院不燒。西征日記、清正記、清正尤

勇悍善鬪。初與行長渡臨津。行長自平安道。清正自

咸鏡道。於是清正擒安城居民。使嚮導。二人辭以下生

長此地。不詣北路。卽斬一人。一人懼請爲先導。初擒

和學通事咸廷虎爲譯者。十六日發安邊。從谷山地。

踰老里峴。出於鐵嶺。此日行數百里。勢如風雨。北道

兵使韓克誠率六鎮兵相遇。海汀倉北兵善騎射。地

亦平行。乃左右迭出。且馳且射。我不能支。退入倉中。

日已暮。軍士欲少憩。俟我出。明日復戰。克誠不聽。揮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七

三十二

其軍來圍。我出倉中。穀石列置爲壁。以避矢石。從其

內多發鳥銃。韓兵櫛比而立。重疊如束。中必貫穿。或

一丸殪三四人。軍遂潰。克誠收兵退。屯嶺上。欲天明

更戰。是夜我兵潛行環韓軍。散伏草間。朝霧濛濛。韓

兵猶意我在山下。砲響一聲。伏從四面大呼突起。軍

遂驚潰。將士所嚮無敵。奔走悉陷泥澤。我追至艾刈。

死者無算。克誠遁入鏡城。遂被擒。王子臨海君瑋。順

和君瑋。俱韓會寧府。蓋瑋初在江原道。我兵到于此。

故轉走北道。通史、德王昭入平壤。爲久頓計。以城明

之援。地險而糧仗充溢。人心稍固。迫我師迫大同。城

中大騷擾。王昭荐告急于明。復議出走。豐臣家、王昭

聞我師近至。臣士戰慄。復議出避。寅城府院君鄭澈

強謂避。成龍不可。謂澈曰。吾平時每思卿慷慨不避

難易。不圖今日議如斯。時尹相詠文山詩云。我欲借

劍斬佞臣。寅城大怒。變色奮起。士民聞出避之議。更

不安。偕親懷子。東西逃走。閭里殆空。王昭使太子瑋

出大同館門。開諭父老。明日王昭自曉諭。父老拜命。

招從類歸居。既而我師至。幸臣盧稷等奉廟社位版

走出。於是城中諸民大怒作亂。把劍挾槍遮路。打墜

廟社主於地上。指宰臣大罵曰。汝等平日荷君恩。食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七

三十三

國祿。今誤大事。欺民如斯乎。時成龍赴行營。婦女童

幼。痛哭于路上曰。既欲棄城。何故誑我輩。以守城諭

民。還入城。以爲敵魚肉乎。至宮門。亂民溢巷。袒臂把

兵仗。每逢官人。乃圍擊之。追入門內。朝堂轟喧相譟。

諸臣皆失色。成龍恐亂民犯宮門。立門外階上。歷年

長多髯者解諭。老者斂手蒲伏。叩頭謝曰。聞我王棄

城。故小民不耐憤。妄蠢動。今聞公之言。雖恐怖胸中

已豁然。乃率衆而去。日暮。譟本道監民采言慎。言慎

斬下吏三人。謝之。太平二王子率敗虜數百人。到會

寧。據一室。水穀不入。口數日。四肢羸弱。精神罷困。清

正窮追。遣人曰。吾既及之。君豈得遜走乎。宜入我陣。營。按朝鮮太平記云。會率之地。曠野方三里。有山石。壁立。朝鮮軍置流刑徒于此。是時流民。有王。子。乃我輩仇也。幸矣。今擒之。我日本。以解。○解。蓋恨。會。更。先。正。王。子。及。從。臣。以。迎。清。正。仁。事。云。其。徒。左。右。答。曰。請。援。王。子。則。出。謁。府。君。不。能。則。皆。有。死。耳。清。正。曰。豈。安。殺。乎。倘。來。則。爲。懇。請。以。繼。其。命。且。兩。國。會。盟。修。好。結。暱。如。前。古。矣。王。子。應。諾。復。言。曰。主。臣。斷。飲。食。數。日。願。受。享。清。正。乃。率。數。百。人。入。室。其。內。應。者。不。敢。愕。所。從。百。餘。人。以。爲。被。戮。皆。夾。弓。箭。將。發。清。正。乃。取。印。章。悉。託。之。乃。擲。器。仗。迎。揖。清。正。卽。悉。捕。金。貴。榮。黃。廷。嘆。黃。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七

三十四

赫等。寘鏡城。豐臣家譜云。清正記。○南兵使李渾走至。申山。爲土民所殺。南北道郡縣皆沒。特尹卓然路中。稱病。從他路。深入別害堡。同知李堅不從。王子留江。原道。皆免執。柳永立拘我陣中數日。以爲文官。防禁。少懈。永立乘間脫走。還王所。是行也。朝鮮王妃。及王子同去。侍婢不多。預係一物而覆面。其物尺許。蓋牛肺也。先驅兵將捕之。清正制曰。勿視面。勿侵掠。勿觸犯。遂爲不知之。而贈飲食。乃使逃去。韓人畏清。正驍勇。且感其仁慈。雖然軍兵亂雜。發朝鮮王祖先墳墓云。豐臣家譜。初我諸將會議。意欲席捲朝鮮。侵伐明。

王都。行長。義智曰。我儕越海伐韓。幸獲全勝。三韓可。舉。鞭定矣。但國王竄伏未降。全慶各郡。猶未下者多。我輕師渡鴨綠。敵反乘吾後。不若以重兵駐王京。而令水兵西向。全羅。遶出西海道。興大兵。水陸並進。計之上也。乃一面分兵。一面差僧仙巢。蘇。竹溪。等。告。王。昭。曰。日本與明抗。衡干戈。是九牛一毛。大海一粟也。雖然以難達國命。要借路於朝鮮。吾國一統而來。國富民豐。無望奪地。又無意掠財。唯以欲復怨也。朝鮮介於兩國之際。路徑入明。除朝鮮外。又何國乎。是故到朝鮮。則處處構城郭。廣道路。是以戰者戮之。降。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七

三十五

者容之。遂無一士當鋒。而自釜山到平壤者。不踰一月。加之遣豐臣清正於平安道。至豆滿江邊。舉歸一握。承前欲屯陣於鴨綠江。先是數日。呈書於禮曹判官李公。待其持章送於平壤。不敢殿也。亮察檄至。王昭先已告急於明。請兵救援。行長果分遣別將。引水兵一枝。由西海直趨全羅。此道田皆沃壤。民多富庶。國用軍實。全賴於此。時八道地雖擾掠過半。尙幸其水陸未合。此一不守。箕封悉我有矣。幸得水兵將元均統率舟師。扼我艦於閑山島前洋。奮力齊鑼。我兵不得前而退。始不得兼水陸之勢。未敢大逞。○平壤。按。作。

我兵聚平壤、意欲云云、然是王昭馳使乞救于明、是時遼東都司李時華使鎮撫林世祿來探。六月朔。世祿至平壤。王昭令成龍復舊職。掌應接事。成龍接見于大同館。登練光亭遠望。當江東邊松柏生繁。中有一兵望平壤城。又二三兵出。坐立安閑。成龍指示曰。是敵斥候也。世祿不信。成龍曰。日本詐謀甚巧。雖大軍也。先出一二兵窺探。我如慢其小出兵。則敵兵忽起。攻擊甚銳。陷彼術中數回。世祿稍解疑去。平太記

○懲慈錄云。王昭迎見林世祿于大同館。成龍伴

野

卷二百八十七

三十六

野

卷二百八十七

三十七

世祿登練光亭望我師。師至大同江。已三日。遣一兵以木端懸小紙。插江沙上。成龍望見。使火砲匠金生麗或作生華棹小舟往取之。與握手。背極款狎。附書以送。書至。披視則云。上朝鮮國禮曹判書李公閣下。蓋與李德馨書。而調信玄蘇所裁也。大概欲見德馨議講解。德馨以扁舟會調信玄蘇于江中。相勞問如平日。玄蘇言。日本欲借道朝貢中原。而朝鮮不許。故事至此。今亦借一條路。使日本達中原。則無事矣。德馨責以負約。且令退兵。後議講解。調信等語。勵嚴曰。汝國王。聚兵據險。拒我將士。

一齊擊破之。必勿悔。遂各罷去。是夕我師數千結陣於江東岸上。

王昭猶在平壤。京畿監司權徵入加平郡避難。我師乘勢西下。莫敢遮者。李鎰先敗于忠州。涉江到平壤。時韓將多向南地。或殺或遁。一人莫從王駕者。鎰嘗有名譽。今衆聞之大悅。時鎰敗竄艸野。戴平涼子。著白布衫。體支瘦疲。人憫之。成龍與衣服慰諭。時碧潼士任旭景來曰。我師已到鳳山。慈慈錄成龍謂尹相曰。日本斥候既至江外。頃間詠歸樓下江水淺。敵如來襲。則城危矣。蓋遣李鎰防守江邊。尹相乃使鎰赴守。

時鎰率江原兵僅數十人。以他兵坐含越門。募兵成龍遣人覘之。未發。使尹相促之。鎰出城。未詣地理。而往江西。途與平壤座首金胤遇。問道轉回。前軍稍到萬頃臺下。距城十餘里。會行長至。江中小島居民驚走。鎰遣兵追之。兵懼不得進。鎰怒抽劍責促。兵到江邊。行長兵到岸。鎰兵縱射。我固陣。太平記王昭遂奔寧遠。大臣崔興源。俞泓。鄭澈等從之。尹斗壽。金命元。李元翼等守平壤。數日前城中聞國王出欲避。各自逃散。慈慈錄平壤監司宋言慎守大同城。門樓兵使李潤德守浮碧樓。以上江灘。慈山守尹裕俊守長慶門。軍

總三四千。命令不整。守備不嚴。我師隔江縱巨銃。或傷。成龍令軍監姜士益射。命元擇射手。發火箭拒禦。時久不雨。江水日涸。城中憂懼。請雨於檀君箕子東明王廟。不降。成龍屢軍議。斗毒。命元緩裕不果。元翼分兵守江灘。成龍如順安。十三日。命元令別將高彥伯夜斫我營。彥伯誤失時。昧且涉水來。任景旭死之。行長力戰。黑田長政來援。韓兵遂敗走。入水溺死者多。或踰王城灘而歸。行長等察其水淺。悉然而濟。急薄。斗毒。命元震懼。沈兵仗器械於風月樓下池。關門出其民。挺身而走。行長乃取平壤。得糧十餘萬石。臣豐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七

三十八

家譜王昭歷博川在海濱。十四日。將赴嘉山。令世子琿奉神主去他道。募兵於四方。謀恢復。領議政崔興源從之。初世子出平壤。所過奸民入府庫掠奪。其所過順安肅川等。皆爲奸民所陷。抵定州。明日昭自定州至宣川。使成龍守定州。成龍命從事官洪宗祿求糧于諸道。以備明軍。大三川志王昭遂走義州。韓人懼我如虎。所在竄匿。於是沿道聞無人聲。益馳使願內屬于明。通史明政統宗。明全羅水軍節度使李舜臣與慶尙右水使元均。全羅右水使李億祺等。大戰于巨濟洋中。初我既登陸。均見其勢大。不敢出擊。悉沈其戰紅百餘

隻。及火炮軍器於海中。獨與手下裨將李英男。李雲龍等乘四艇奔至昆陽海口。欲上陸避兵。於是水軍萬餘人皆潰。英男諫曰。公受命爲節度。今棄軍上陸。後日按罪。何以自解。不如請兵於全羅道。與敵一戰。不勝然後逃未晚也。均然之。使英男往舜臣請援。舜臣辭以各有分域。非王命令。豈宜擅自越境。均又使英男往請。凡往返至數次不已。每英男回。均坐船頭。望見痛哭。既而舜臣率板屋船四十隻。並約億祺到巨濟。與均合兵。進與藤堂高虎戰唐島。忠錄高虎以快船奪哨船。縱火唐島。加藤嘉明亦奪船十餘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七

三十九

艘。舜臣曰。此地海狹水淺。難於回旋。不如佯退誘敵至海濶處相戰也。均乘憤欲直前搏戰。舜臣曰。卿不知兵。如此必敗。遂以旗揮其船退。我師大喜。爭乘之。既出隘口。舜臣鳴鼓一聲。衆艦一齊回棹。擺列於海中。正與我紅撞著。相距數十步。先是舜臣創造龜紅。以板鋪其上。其形穹窿如龜。戰士櫓夫皆在其內。左右前後多載火炮。縱橫出入如梭。遇我船連以大砲碎之。諸船一時合攻。烟焰漲天。我船多焚。連戰不利。遂入釜山巨濟。一日方督戰。流丸中舜臣左肩。血流至踵。舜臣不言。戰罷始以刀割肉出丸。深入數寸。觀

者色變。而舜臣談笑自若。捷聞。陞正憲。億祺均陞嘉善。先是行長到平壤。投書曰。日本舟師十餘萬。又從西海來。未知大王龍御自此何之。蓋我本欲水陸合。而西下。賴此一戰。遂斷我一臂。行長雖得平壤。而勢孤。不敢更進。朝鮮得保全。羅忠清以及黃海平安。沿海一帶。調度軍食。而遼東。金復海。蓋與天津等地。不被蹂躪。使明兵從陸路來援。以保社稷者。皆此一戰之功也。舜臣率三道舟師。駐屯閑山島。以遏我西伐之路。臣家譜。明參將戴某。遊擊將軍史儒。各領一枝兵向平壤。至林畔驛。聞平壤已陷。亦還駐義州。明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七

四十一

主賜犒軍銀二萬兩。唐官領到義州。先是遼東聞朝鮮有兵變。即具聞明。而明廷議多異同。甚或疑朝鮮爲我嚮導。獨兵部尙書石星銳意救援。時韓使申點往在玉河館。星呼至庭。出遼東報變文書示之。點卽號慟。與一行朝夕大臨。先請援兵。星告發二枝往衛國王。及請賜銀點回至通州。而告急使鄭梈壽繼至。星引入火房。親問事狀。或至流涕云。至是連遣使至遼東。告急請援。且乞內附。蓋我旣入平壤。歛跡城中。延至數月。雖順安。永柔。去平壤咫尺。而猶不犯。是以人心稍定。收拾餘燼。導迎明兵。臣家譜。七月。明援將祖

承訓史儒來救。巡察使李元翼。巡邊使李贊屯順安。金應瑞率龍岡三和。甌山。江西兵屯平壤西。金億秋率水軍。列舟於大同江下流。將拔平壤。八月朔。元翼贊等率兵四千餘。攻平壤北面。行長拒戰。擊卻之。平太。宇喜多秀家拔朔寧。獲守將沈岱。岱爲人慷慨。以國事自任。以京議監司在朔寧。謀進復國都。然素書生。不閑軍旅。一戰忽授首。臣家譜。筑紫廣門率兵入全州。攻熊嶺。金堤郡守鄭湛。海南縣監邊應星等。設柵橫斷山路。廣門兵爲之辟易。及日夕。再攻急。城中力盡。湛。應星出壁戰。竟陣歿。士卒敗走。前典籍李廷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七

四十一

鸞入城固禦。廣門不復攻而去。軍散而後。搜索湛及應星等屍。瘞葬。築墳建標曰。吊朝鮮國忠肝義膽。因是全羅一道得全云。太平記。九月。江原道助防將元豪與蜂須賀家政戰于龜尾浦。又戰于春川。兵敗而死。時我師在忠州及原州。連營達于王城。在忠州者。取路竹山。陽智。龍仁往來。在原州者。欲從砥平。楊根。楊州。廣州。抵京。元豪擊殲于驪州。龜尾浦。利川府使邊應星。又船載射手。乘霧邀戰于驪州之馬灘。殺傷頗多。由是原州路斷。悉由忠州之路。而利州。驪州。楊根。砥平等邑民。見遺於我鋒者。人以爲豪之功也。巡

察使柳永吉又催豪擊我兵於春川。豪既勝。頗有誇意。我知豪將至。設伏以待。豪不知而進。伏發。遂爲所殺。於是江原一道。無禦我者云。德錄、通史、訓練副奉事權應銖。鄭大任等以鄉兵擊永川。敵破之。遂復永川。應銖永川人。有膽勇。與大任帶鄉兵千餘人。圍我于永川。軍士畏縮不進。應銖斬數人。士卒爭奮。踰城而入。與我兵巷擊。我不勝。走入倉中。或上明遠樓。韓人縱火來攻。盡燒死。臭達數里。餘兵數十。脫歸慶州。自是新寧。義興。義城。安東等處我兵。皆聚一路。而左道郡邑得保有。德錄、太平記慶尙左兵使朴晉收復慶州。晉

初自密陽奔入山中。朝鮮以前兵使李珣棄城逃走。卽其所在誅之。以晉代之。時我兵充滿。行朝聲聞不通南方已久。人心搖動。不知所出。及聞晉爲兵使。散民稍集。而守令往往從山谷中。復出蒞事。始知有王廷矣。迫權應銖復永川。晉率左道兵萬餘進。薄慶州城下。福島正則兵潛出。北門掩軍後。晉奔還安康。夜又使人潛伏城下。發飛擊震天雷。入城中。墮於客舍庭中。我不曉其制。萃觀之。相與推轉而諦視之。俄而砲自中而發。聲震天地。鐵片星碎。中仆卽斃者三十餘人。未中者亦顛仆。良久而起。莫不驚惧。明日遂舉

衆棄城。遁走西生浦。晉遂入慶州。得穀萬餘石。事聞。陞晉嘉善。應銖通政。大任醴泉郡守。震天雷飛擊。古無其制。有軍器等火砲匠李長孫者。創出取震天雷。以大砲口發之。能飛至數百步。墜地良久。火自內發。豐臣家譜、德錄十月。太平記、文祿二年正月韓將梅天率兵一萬。據梁養山。塞清正歸路。與戰于橋中。敗績。十一月。咸鏡道巡察使李希德以兵三萬。屯咸興城北。鍋島直茂擊走之。豐臣家譜、德錄初王昭在平壤。令李鎰守江南。行長兵數攻擊。鎰力竭渡江南。走廻至伊川。從王子募兵。得數百騎。行長入平壤。謀勢叵敵。不敢出兵。聞明援

軍至。進陣于林原坪。與高忠卿等合兵。與行長戰。頗有利。李贊在順安。數出兵。每戰敗走。撫軍司從官等欲使鎰代贊。金命元不聽。王昭遣成龍往順安。遂以鎰代贊。使朴名賢代領鎰軍。而贊還義州。十二月二日。成龍使軍官成男持傳令。往傳水軍將金億秋。以約密計。捕謀者金順良。太平記鞫問獲四十餘人。急通諸道捕之。或獲或逸。遂斬順良於城外。德錄、太平記二年五月。明人沈惟敬。許謀和議。事載明傳。六月。臨海順和二王子。及黃廷。或黃赫等皆得還國。是月我師進圍晉州城。八日而城陷。牧使徐禮元判官成守璟等

皆死。兵民死者六萬餘人。牛馬雞犬不遺。夷城填壕。塹井刊木。以快前憤。是城也。朝鮮兩京之一。而累世寶器貨財悉灰燼。慈錄、豐臣家譜、十月。王昭復歸京城。平壤、慈錄、三年九月。王昭遣使于明。請定成保社稷。皇明實記、四年四月。明使李宗城。宗城或作宗誠、等至漢城。連發人。促我撤兵。項背相望。於是我先撤熊川及巨濟。楊門。蘇津浦等諸屯。以示信。九月。宗城等至釜山。尋宗城夜遁走。副使楊方亨過海。沈惟敬亦要朝鮮使同行。遣其姪沈懋時催發。王昭不肯。懋時必欲與偕。不得已。以武臣李逢春等稱跟隨陪臣以應之。或謂武人往

東 卷一百一十七

四十四

彼。中多失誤。宜使文官識事理者往。時黃慎以沈接伴使在釜山。就令慎及將官朴弘長隨行。慶長元年九月。秀吉引見明使。而震怒。卻了封冊。逐使者。黃慎等回至那古耶寺。澤廣高賚秀吉書來。敬謂是謝恩表文。及詢審。乃責朝鮮一微。內列朝鮮三罪。大約言。前年朝鮮使來。雖委悉下情。中不達。無禮多多。其罪一。既依沈都指揮。寬宥二王子并夫妻以下。不先致謝禮。乃隨天朝過海之役。歷數月。其罪二。明日本之和交。依朝鮮之反間。經歷數年。其罪三。書至朝鮮。不敢隱匿。謄寫以呈。并乞發兵隄防。平壤、豐臣家譜、方亨惟

敬等回釜山。匆匆商議。還京復命。不敢羈延。行至陝川。京畿道都體察使李元翼。先已會黃朴二使。備知秀吉情由。不肯休兵。而請見冊使。問我情由。方亨一備白。元翼欲趣釜山營勢。急攻破之。惟敬曰。虛固當乘。動亦宜慎。日本武勇難敵。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兵家所以謀萬全者。良將也。元翼意惑不發。二年正月。我前鋒清正。行長與部將騎艦二百餘艘。順風一日渡海。直入竹島舊壘。併兵。仍在機張。住割。隨攻梁山。拔之。頒舟師自釜山外洋。進入豆毛等浦。不絕于岸上樹四色旗。高叫朝鮮人民。勿懷疑懼。還來安

東 卷一百一十七

四十五

挿也。又入西生浦。周覽下營形勢。仍示牌文。慶尙左道之民。更勿疑此書。莫恐怖而退散云。自此我師絡繹渡海不絕。各營糧餉陸續搬運。二月。行長將釜山原住棚房。採木修築。內建最高樓。外掘三層濠。周圍木棚。爲據久之計。朝鮮士民。初以和好事成。逃亡漸復。一聞師復至。曉夜驚惶。皆荷擔而俟。且數年來自王京至釜山。一帶殘破已久。全羅地方。初脫兵燹。城垣頽敗。未暇修葺。我師猝至。舉國危懼。國王先將宮眷。奔住海州。士民各携家口。走徙遠境。留屯明兵禁遏不從。嬖臣柳承龍。承龍乃柳成龍云、託言搬山城糧

艸東裝奔尙州。將官權標等。各避極東地境。皆不戰而逃。聲言我師百萬。分爲十三道。將向明地。秀吉亦在行營。親掌諸部。駟馬日馳。郵吏足繭。平壤錄、豐逮臣家譜水軍統制使李舜臣下獄。初元均德舜臣來救。相得權甚。既而爭功。漸不相能。均性儉。且連結於中外。構誣舜臣。不遺餘力。每言舜臣初不欲來。因我固請。乃至。勝戰韓爲首功。時建議分歧。各有所主。薦先是行長使小西與四郎者。往來慶尙右兵使金應瑞陣。致慫慂。方清正欲再出也。與四竊言於應瑞曰。我將行長言。今此和事不成。由於清正。吾甚疾之。某日清

正當渡海。朝鮮善水戰。若要諸海中。可以敗殺。慎毋失也。應瑞以聞。商議信之。海平君尹根壽尤踴躍。以爲機會難失。屢勸之。連催舜臣前進。舜臣疑有詐。遲徊者累日。至是與四復至曰。清正今已上陸。何不要截。佯致恨惜之意。事聞。胥議皆咎舜臣。臺諫請拿鞠。慶尙道玄風人前縣監朴惺者。亦承望時論。上疏極言舜臣可斬。遂遣義禁府都事拿來。元均代爲統制使。王昭猶疑所聞不盡實。特遣成均司成南以信。下閑山廉察。以信既入。全羅道庶民遮路。訟舜臣冤者多矣。以信不以實聞。乃曰。清正留海島七日。我軍若

往可縛來。而舜臣逗遛失機。舜臣至獄。命大臣議罪。特判中樞府事鄭琢言。舜臣名將。不可殺。軍機利害。難可遠度。其不進。未必無意。請寬恕以責後效。拷問一次。減死創職充軍。舜臣老母在牙山。聞其下獄。憂悸而死。舜臣出獄。道過牙山。成服卽往。人聞而悲之。趙忠錄此時我師二十餘萬。分五路入。如東萊。機張。西生浦。豆毛浦。安骨。竹島。梁山。蔚山。加德。皆爲我占處。而熊川。金海。昌原。咸安。晉州。固城。泗川。昆陽。我兵縱橫蹂躪。差役人一步不敢前進。師亦不掠財嗜殺。唯據險守城。爲久遠設施第。我本因糧朝鮮。而朝鮮

久遭兵燹。公私無儲。野谷未善。故我待秋穀熟。武備志、平四月。邢玠爲經畧。先邊巡撫麻貴赴王京。遣咨王昭。督率朝鮮諸臣練兵。固守地方。把截險要。王昭承命。乃分派將官。使慶尙左兵使成允門。防禦使權應銖等往慶州。以防烏嶺之路。右兵使金應瑞等往宜寧。以防釜山之敵。元均等以舟師。專備竹島加德之敵。各務勵以俟援軍。自此三箇月。兩邊俱不動兵。日惟整辦人馬。各守險隘。信息不通。國史實錄、平壤錄全羅道之地也。以南原爲陸路要。閑山島爲水路要。明將楊元守南原。別將陳愚衷統兵次全州。以協助之。元均

與右水使李億祺守閑山島。元均湛耽酒色。不事軍務。微心離畔。經理楊鎬。總督麻貴等。既至都。元帥權慄日促均進兵。均不得已。率舟艦進前。行長邀戰于加德島。大敗之。均及億祺死之。別將裴諤焚閑山島。走免。閑山島朝鮮西海水口。右障南原。爲全羅外藩。一失守。則沿海無備。天津登萊皆可揚帆。我師水陸并進。拔黃石城。尋圍南原。數重城終陷。守將楊元徒跣遁走。其屬兵三千咸死。愚衷懼走公州。公或作松。楊元破。愚衷遁。慶尙大半已陷。全羅之南。我兵橫行。逼王京。是時邢玠尙未出山海關。朝鮮倚藉經理楊鎬。鎬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七

四十八

駐平壤。不卽進。聞二城陷。始至王京。漫無一籌。時明主議以朝鮮不自奮。檄貴國王。苟莽率三軍。死守社稷。當大發兵餉以助軍。如自輕宗廟。竄伏草莽。求緩須臾。中國豈得代爲爾戍。勿持兩端以誤機務。王昭得咨。請躬服橐鞬以指揮。是時王京水路要害。皆爲我所得。使其半由陸。牽制於南。半由水。抄入於北。則韓兵陷死地。而我徇旅順。天津。登萊。遊兵先至。全義館距王京止百五十里。武備志。自二城失守。東西皆我兵。韓明單弱。因退守王京。依險漢江。麻貴日夜造筏通軍。守稷山。朝鮮亦調都體察使李元翼。率高參等。

由鳥嶺出忠清道。遮我師鋒。邢玠馳赴王京。躍馬諭以死守。人心始定。皇明實記。十一月。邢玠面諭韓君臣。示以救援之恩。責以戰守之義。於是兵曹判書李恒福與諸道巡察使權慄。調遣各將。聊有斬獲。韓人素畏我如虎。而一旦遽能擊。士氣漸復。又議政府右議政李元翼。著令軍將守令等官。各以國王免死帖文。招出陷降民。前後數千餘人。以孤敵勢。邢玠分三協而進。朝鮮兵馬。則忠清道節度使李時言入左協。慶尙道兵馬。節度使成允門與防禦使權應銖等入中協。慶尙左道節度使鄭起龍與防禦使高彥伯入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七

四十九

右協。水兵遊擊李金與李舜臣合營。先是我師圍南原。兩湖大震。蓋我自入韓。惟見敗於舟師。秀吉憤之。謂行長必取舟師。行長佯輸款於金應瑞。使舜臣得罪。又誘元均出海中。盡得其虛實。因行掩襲。其計至巧。而韓悉墜其計。迨黃石城陷。復起舜臣爲三道水軍統制使。閑山敗報至。中外震懼。王昭引見備邊諸臣。問計。群臣惶惑。不知所對。慶林君金命元及李恒福從容曰。此元均之罪。惟當起李舜臣爲統制使耳。從之。時權慄聞元均敗。已使李舜臣往收餘兵。我方衝斥。舜臣與軍官一人。自慶尙道入全羅道。日夜潛

行。間關達珍島。欲收兵禦敵。南原已陷。楊元脫走。伏罪傳首。徇示。舜臣收拾兵船。得十餘艘。時沿海人。乘船避亂者無數。聞舜臣至。莫不踴躍。舜臣分道招呼。遠近雲集。使在軍後。以助形勢。我水軍別將菅正陰。時號善水戰。率紅二百餘進。與舜臣遇。碧波亭下。舜臣以十二紅載大砲。乘潮至。順流壓敵。健闘。我兵敗走。正陰死之。舜臣既有軍八千餘。進駐古今島。患乏糧。時種人避亂者多。載財穀入海。舜臣爲海路通行帖。令曰。三道沿海公私船無帖者。以奸細論。毋得通行。於是皆來受帖。乃以船大小差次。使納米受帖。

大船三石。中船二石。小船一石。皆以通行無禁爲喜。旬日得糧萬餘石。又募民輸銅鐵。鑄大砲。伐木造船。事事皆辦。遠近避兵者。往依舜臣。結廬造幕。販賣爲生。島中不能容。既而水兵都督陳璘至。古今島與舜臣合兵。璘性兇惡。行毆辱官人。故敵皆危舜臣。舜臣待之。禮恭法嚴。每接戰。讓功與璘。璘漸服。推舜臣爲名將。事一咨稟。無所掣肘。德彪錄十二月。清正東據機張一島。我營百餘里。而中有朝鮮水兵李應龍。領水兵五百。向伏島中。不敢南視。清正亦易視之。全不爲備。欺其兵力弱也。邢玠乃咨國王。加以銃手二百。

抽眞保。定長箭手一百。委南兵把總楊貴。鄉導把總于承恩統領。與應龍暗伏其中。俟我接戰。則鳴鼓爲疑兵。搖亂之。我兵敗退。平壤錄三年秋。陳璘任水路提督。專管海上。副總兵陳璘。鄧子龍。遊擊馬文煥。李金。張良相等屬之。共兵一萬三千餘。軍艦扼海路。我船不敢橫行。忠清道有九龍島者。不可燃犀。裨將方日新過其處。銃驚水怪。一軍盡歿。迄十月。清正先撤蔚山。義弘行長以次而撤。陳璘候其渡海。以水兵邀之。鄧子龍深入。後軍火器誤中其帆檣。遂戰沒。其下殲焉。舜臣進焚我紅。方血戰。望子龍危。轉艦赴救。進至

南海。自犯矢石力戰。流丸洞胷而仆。左右扶入帳中。舜臣瞋目曰。戰方殷。慎勿言我死。言未訖而絕。兄子芑素有膽略。祕其死。健闘益急。軍中未知也。陳璘所乘舟。爲我所圍。芑望揮其兵救之。我師散去。璘使入于舜臣。謝救已。始聞其死。從椅上自投地曰。吾意老爺生來救我。何故亡耶。拊膺大慟。一軍皆哭。聲震海中。德彪錄朝鮮只有一舜臣。國中倚以爲重。及樞還。沿路人民。設祭號泣。海濱之人爲建祠。命曰愍忠。行旅過者皆致奠云。通史六年。二月。明萬曆二十九年。宗義智及柳川調興受東照官命。講和議。先是義智遣使于朝鮮。凡

三回。皆爲明鎮兵所捕。起慶長三年。而迄此年云。事錄、殊號

事錄、殊號朝鮮亦爲明援兵。免危難。雖完邦域。明兵猶

留鎮。將士驕橫。陵轢國人。與我兵禍莫敢異。王昭意

欲蘇息士民。事義智屢與調信議。遣石田甚左衛門。

始得東萊府使復書而回。義智復使井出智正。送歸

先對馬人所虜韓男女。朝鮮始接對智正于釜山。復

書於義智。義智以報。公召問智正。賜物而遣。舊章、錄、事略

○武備志云。今按云。萬曆二十八年四月。明提督

總兵官都督李某。諭日本國諸酋長。朝鮮世奉明

朝正朔。不失臣節。故加其義。而列之藩國。如遇外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七

五十二

寇侵陵。必相援。此明朝柔遠乎小之仁也。往者關

白逞兇狡。啓疆場。劉其人民。焚其廬舍。走其君臣。

掠其玉帛。與爾國有不共戴天之讐者。我聖天子

赫然震怒。不吝帑金。不靳糧餉。命將興師。馳逐憑

陵。還其土地。復其宗社。此俱往事。今無論已。顧朝

鮮爲爾國破殘。瘡痍未甦。元神未復。聖天子惓惓

軫念屬藩。慮其衰弱。不能自振。乃專勅經理撫院。

遴選本鎮提督。拔擢將領。提兵十萬。分守要地。善

後朝鮮。爲屯牧長久之計。且簡書諄諄。惟務蕩平

外寇。殄絕片帆。戰守機宜。本鎮專責。即今爾輩返

且簡書以下恐有誤

其原使。似有悔心之萌。但連年戰爭。干戈相向。卽

一旦改心易慮。誰復信之。但今送還人役。乃昔年

三提督所遣。本鎮繼來朝鮮。安得與聞。第念爾國

不羈使人。不戮俘獲。遣將諭誠。翻然有恭順之意。

乃特加爾優賚發還。此後毋得假事差遣。窺伺海

濱。雖一价相通。亦所必戮。且朝鮮既奉我命令。亦

不敢擅自通和。自起昔年招侮之漸。爾國雖越在

海外。亦我天地覆載赤子也。誠能無事。侵陵。恪守

境土。我皇上天地存心。亦且包容茹納。盡收之覆

載中矣。豈獨愛乎朝鮮。而攻仇爾國耶。爾其思之。

野史 卷二百八十七

五十三

加諭奉行。自此我與明絕。年年商舶。來互市于我。

親見諭。故載之。考在義智請和之際矣。

七年春。智正使到朝鮮。與使者全繼信。孫文或等歸

對馬。義智又送歸虜金光等。九九年秋。孫文或復與僧

松雲偕來。十年二月。義智携松雲文或。或與金孝人、赴

伏見。東照公引見。本多正純。僧承兌與議。兩國修好

事。優遇遣回。悉歸韓虜男女一千三百餘口。舊章、錄、事

是冬。義智遣智正于朝鮮。外書、通書、○按舊章、錄、事

書於義智、乞國書、故是冬、東照公賜書于朝鮮、禮曹、事

書載、此時、書、恐非、眞所、賜、而對州所、造、偽、書、爲、然、通、

送方、朝鮮、老、記、云、丙午、來、對州、之、私、謀、令、島、川、作、內、府、公、書、十

一年冬。朝鮮以通政大夫呂祐吉。通訓大夫慶暹。從事官丁好寬。爲通信使。偵事機。逗留對馬。胥議加別幅品差。外蕃通書引方長老覺書。林春齋朝鮮物語引文。十二年正月。呂祐吉等到。王昭奉書曰。交都有道。自古而然。二百年來。海波不揚。何莫非天朝之賜。而弊邦亦何負於貴國也哉。壬辰之變。無故動兵。構禍極慘。而對馬所傳實發。先王丘墓。弊邦君臣痛心切骨。義不與貴國共載天。六七年來。馬島雖以和事爲請。實是弊邦所耻。承問。缺。承。問。今者貴國。禮。先。有。革。舊。而。新。問。改。前。代。之。非。行舊交之道。缺。行。舊。致。款。以下。五。字。而。苟。如。斯。則。載。說。則。字。

豈非兩國之福也。故。缺。故。而。馳。使。使。以。爲。和。好。之。驗。。缺。以。爲。以下。六。字。而。不。腆。土。宜。具。載。載。在。字。而。別。幅。統。載。以。若。來。意。四。字。希盛亮。其所獻著鷹五十。缺。人。參。二。百。斤。作。五。十。勛。幅。段。二百匹。缺。白。苧。布。三。十。匹。白。綿。布。五。十。匹。黑。麻。布。三。十。匹。花。文。席。二。十。張。白。紙。五。十。卷。青。皮。十。張。虎。皮。三。十。張。。作。二。豹。皮。二。十。張。作。五。張。他。載。載。在。字。而。別。幅。統。載。以。若。來。意。四。字。吳億齡寄書執政曰。貴國王先奉咫尺之書。我國王爲遣使。使。以。若。來。意。云。云。外。蕃。通。書。引。文。四月。拜台德公于江府。五月。如駿府。拜東照公。舊。章。錄。事。章。錄。台德公賜復書曰。玉章落手。拜披薰誦。卷舒勿措。不勝歡悅。矧又呂祐

吉。慶暹。丁好寬之三使。不遠千里。海陸到弊邦。而傳靈區之異產。如別幅所載。件件納受。懇情益切。感愧交加。夫吾邦於貴國。結隣盟者。所從來太久矣。今也。欲修舊交。弊邦亦何存踈志乎。勢利之交。古人所羞。只宜以信義爲心也。維時。綠竹風靜。黃梅雨晴。伏冀順序保裔。不宜。通。書。引。異。國。往。來。諸。書。日。記。十三年。王昭死。謚號穆宗。曰昭敬。有三子。長曰埈。乃臨海君。次曰瑯。次曰瑄。號定遠君。通。書。引。夢。餘。卷。瑯嗣。初號光海君。國。書。復。事。君。乃。是。和。是。年。八。月。柳。川。景。直。受。命。歸。對。馬。十。一。月。爲。報。聘。使。與。僧。玄。蘇。往。朝。鮮。十。二。月。達。釜。山。浦。朝。鮮。

宣慰使李忠完來。受國書。景直曰。如王城以修禮。忠完辭曰。國有大恤。天詔疊來。當是時。上副官前詣王京。實未所妥。而拒之。於是授國書。與忠完及別遣沈宮朴大根。同訓導金孝舜。議約條。其造館于釜山。及歲船二十艘。且講定公貿開市求請等事。朝鮮稱之曰。已酉約條云。通。書。引。朝。鮮。通。文。大。志。十四年五月。王瑋奉書曰。使至得惠書。仍審委。差兩份渡海。足見貴邦欲修隣好。不違昔日之厚意。良慰隣好之義。惟在誠信。誠信不替。則實兩國之幸也。委貺別幅。益領勤款。餘冀溽暑起居保裔。不宜。通。書。引。續。善。國。書。實。記。十九年。宗義成受

東照公旨。諭告聘使事於朝鮮。其授禮曹金闔復書曰。貴島之歲遣船額。及約條章程。亦皆稟行於天朝。此外絲毫之事。本國不敢自由。元和元年。復遣井手智正再諭之。禮曹柳澗復書曰。我國前因貴島投款。稟請天朝。許開釜市。海上條約。悉聽天朝裁定。遵奉惟謹。此外絲毫之事。本國不敢有所擅。況此信使之遣。其可不請於天朝。而徑計貴島哉。事非常例。恐難輕議。願足下恪修成規。毋負朝廷。十一月。義成復送書曰。吾殿下至今不怠往來信使之誇光。自前強請。而今貴曹非但不許。加之以責。亦事非常例。恐難輕

野史

卷一百八十七

五十六

議云云。如是縷縷之意。達於殿下。則僕之罪甚遄速。故閉口不洩。與橘智正悶望。伏願俯諒。陋邦事勢。悶望特一遭。遣使刷還擒人。以安生靈。是不謂兩全乎。二年。禮曹李珍復書曰。滿紙辭意。罄吐備曲。要乞信使足見貴島誠款。日本之勦滅大坂。固出於爭戰。實非爲我國報怨。而或者天誘其衷。假手致此。則我國嘉其蕩掃之績。遣使報喜。亦是一遭。況貴島居中行事。情勢之逼切。朝廷概已領會。但我國於天朝。大小機務。無不審報。故上年冬間。曾以貴島請使之意。委咨鎮江遊擊鎮府矣。乃以勿遣信隨其狡計爲言。此

則天朝戒飾我國者也。茲者日本君遵前例。通書致款。則當卽依例。實稟請天朝。而信使之遣。鄰好之修。庶速就定。於是決聘禮之事云。通書引通文大志三年五月。王琿使通政大夫吳允謙。通訓大夫朴琮。從事官通訓大夫景稷。奉書曰。此間廷臣啓稟。屢聞對馬島主義成。柳川調興傳致貴國勤款之意。要請弊邦信使。而爲緣事非常例。未敢輕議。今也貴國平定大坂。統合日域。豈非彼此生靈之福哉。況今日修好敦睦。茲遣使价。爲報慇懃。將此曲折。已奏天朝。只願貴國益嗣好音。毋負信義云云。貢則鷹豹皮。金襴帽。段白紬。

野史

卷一百八十七

五十七

花席。墨虎皮。人參。花絲絹。白苧布。黑麻布。青皮。黃毛筆。白紙等若干。五月。台德公復書曰。珍翰焚誦。卷舒數過。特勞三員官使。兼贈多般奇產。如目錄領納。厚意難謝。感欣有餘。抑大坂孤主。企逆陰謀。爲太平姦賊。速誅戮之。靡有孽遺。今也國平民樂。海晏河清。事已聞。貴國忽奏天朝。而賀弊邦之無爲。實宿契堅也。彌不渝舊盟。永可修隣好。餘蘊付在三使舌頭而已。通書九年三月。王琿廢。琿子綾陽君琮立。通書寬永元年。當明熹宗天啓四年八月。王琮奉書修聘。其禮曹參判吳百齡亦寄書於執政。及板倉重宗。各修交。通書書翰。十二

月。大猷公賜復書。書通四年正月。清人伐朝鮮。王倅棄京城。携妻孥遁。往江華島。長子湜遁全州。士民潰散。清人執倅弟覺而去。尋予物縱歸。清三朝實錄探要十三年秋。王倅奉書。冬。大猷公賜復書。書通是年。清太宗自率師伐朝鮮。王倅棄城去。保南漢山城。清兵渡漢江圍之。明年正月。終乞降。率三子湜湔湑見太宗。行降禮。送湜湔爲質。是冬。太宗更封倅爲朝鮮國王。先是清諭朝鮮。有謂曰。日本貿易。許爾如舊。當導其使者來朝。吾亦將遣使與往來云云。實錄探要二十年春。王倅奉書。七月。遣使教尹順等。赴拜日光山。書通慶安三年夏。

倅死。諡仁祖。曰穆莊。次子湔立。明曆元年。遣使奉書。萬治二年夏。死。諡孝宗。曰惠宣。子欄立。延寶二年秋。死。諡顯宗。曰彰孝。子焯立。天和二年。奉書。正德元年五月。奉書。十一月。文昭公賜復書。享保四年四月。奉書。五年夏。死。諡肅宗。曰元孝。子响立。尋响弟聆嗣立。延享四年。奉書。寶曆十三年。復聘。次子恒嗣立。而後來聘。迄今不絕。書通明和七年十二月。有猛虎。出嚙狗于宗氏朝鮮邸中。明年三月。宗氏臣島田左近右衛門等。驅役丁獵邸後山。獲二虎。東萊遣人來贈米雞。日頃聞館人獵山。捉猛虎二頭。爲民除害之功。極爲

嘉尚。不可無表賞。又聞有爲虎所傷者。意甚驚懼。今貽精米二石。請分給役夫。活雞爲虎呀良藥。故併貽焉。或賦詩稱我雄武云。翁草

○海東諸國記云。對馬國歲遣五十舩。或因事別遣舩。則稱特送。無定數。二十五舩泊乃而浦。二十五舩泊富山浦。其餘諸使。各任意分泊三浦。所謂三浦乃而浦。在熊川富山浦。在東萊鹽浦。在蔚

野史卷二百八十八

外國傳第七

飯田忠彦 修
男 文彦 訓點
竹中邦香 校

琉球

蝦夷

琉球海中島也。一名琉求。隋書、宋史、流鬼、新唐書、瑠球、元史、琉球志、留仇、續文章、流虬、中山世鑑、皇龍虬、或惡鬼、納島、又屋其惹島、三國通覽、地界萬濤蜿蜒、若虬浮水中、因名琉虬、後轉謂琉球云。世法、在薩摩直南海上三

野史

卷二百八十八

一

百五十里。史、通、當支那閩州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
元三省曰：中山、號中頭省、屬府十四。曰山南、號島窟省、屬府十二。曰山北、號國頭省、屬府十。所屬島嶼三十六。中山、通覽、略、我、推古天皇二十四年三月、掖玖人歸化、日本、爾後世朝聘、或繼或絕、國初稱天孫氏者、父曰志涅利休、母曰阿摩美久、是爲開闢王、傳世甚久、經歷數千年。

○元史云：王姓歡斯氏、自隋時王、名渴刺兜、始見於史、不知其由來。有國年世、國人呼王爲可老年。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塹柵三重、環以流水。

樹棘爲藩。中山形勢確拔。境多山洞。立四五帥統之。洞有小王村。置烏了帥。以善戰者充一村刑政。皆專焉。○海東諸國記云：國之東南。水路七八日程。有小琉球。國無君長。人皆長大。無衣裳之制。人死則親族會合。而割食其肉。漆其頭顱以金爲飲食之器。

我保元中。源爲朝配于大島。有勇力。島民畏服。攻畧諸島。永萬元年。乾道元年、孝宋遂入琉球。當是時。天孫氏德衰。諸按司叛離。國中擾亂。爲朝畧一方有之。國人歸服。遂娶大里按司妹。生子尊敦。居數年。留尊敦

野史

卷二百八十八

二

而回。尊敦從母成長。浦添。年甫十六。勇威宏量。超絕衆。爲國人推爲浦添按司。二十二歲。國人作亂。弑天孫氏。篡其位。尊敦誅伐國賊。衆推戴爲主。是爲舜天王。中山、通覽、略、當文治三年、宋淳熙十四年、元史、琉球、在位五十一年、死年七十二、子舜馬順熙立、十一年、子義本立、十一年、時民苦疾疫、多依英祖、元史、云、爲舜天姓、遂讓位于英祖、通覽、不、英祖天孫氏後、惠祖孫也、立四十年、大闢土地、元史、子大成、元史、作、立九年、次子英慈立、四年、子玉城、通覽、作、立二十三年、始衰、其族分國爲三、玉城爲中山王、大里按司爲山南王。

今歸仁按司爲山北王。迭爭雄。攻戰不熄。

○野史氏按。舊章錄載。三王俱受明主封冊。賜鍍金銀印。初賜印於中山。山南二王。迨三王爭戰。明主而解之。洪武十六年。賜印及文綺於山北王云。今據元史。玉城二十三年。當元順宗至元三年。然則未可受明封冊。元史又云。隋大業三年。煬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訪求異俗。海帥河蠻言。每天清風靜。時東望。隱約若烟若霧。遠不知幾千里。未知何國。遂與寬俱往。語言不相通。掠一人。并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來使見之。曰。此彝邪。久國人所製。

野史

卷二百八十八

三

也。明年遣陳稜等。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岐。又東行二日。至龜鼉岐。又一日。至琉求。軍中有崑崙人。頗解其語。遣慰諭之。琉求不從。出兵抗拒。擊走之。入其都。焚宮室。俘男女數千人歸。歷唐五代。皆與中國絕。元世祖至元十八年。遣都元帥楊祥伐之。不果。成宗元貞三年。遣省都鎮撫張浩等。赴其國。禽生口百三十人。弗率如故云。是以考則三王所受封冊。非元決矣。

玉城二十三年。而子西威立。十三年。元史作十四年而奧間大親子元史作浦察度立。初遣使于明。受明主封冊。

使子姪及陪臣子弟入學。明主嘉其志。恩遇殊渥。又授國人能乘船者。三十六姓。每歲爲往來之便。舊章錄

四十六年。子武寧立。元史作尙思紹繼立。十年。本佐舖按司立。

是爲思紹。十六年。子巴志立。海東諸國記云。併山南

山北。元史云。山南王名承察一統。通覽信使略。○按

者。巴志孫明主授尙姓。使署。中山聘十八年。女子忠立。五

年。子思達立。五年。巴志六子金福立。諸國記云。名金

寶德三年七月。聘使貢獻錢一千緡。舊章錄

○中山聘使署引康富記云。寶德三年八月。或說云。琉球船商人。七月季若兵庫津。守護細川氏遣

野史

卷二百八十八

四

人擇取商物。不予價錢。先是年年該銀積及數千緡。更不與之。且抑留品物。島人愁苦。幕府遣奉行布施下野守等三人。檢覈之。細川氏未果云云。又齋藤親基日記云。六月十八日。琉球人參洛。當御代六回。號長吏。引見於寢殿。蓋此拜禮。寶德以前矣乎。所謂迨當代已六回。康富記云。先先年年云云。朝貢既歷年數回。亦可以見。

而後年年到兵庫。交易貨財。三年一貢。以爲永式。舊章錄金福四年。忠子泰久立。諸國記云。名異物。○按通而第三子德立。諸國記云。名大而德子圓立。諸國

名中和、○按而子眞立。按通覽云、年癸未年。我大明永
通覽不載、嘉靖二年、明福州府監獲琉球夷人三十二名、譯稱往暹
羅、置貢儀、抵漳州外洋、遭風、會日本使宋素卿等於
寧紹讐殺、明主恐墮奸計、命併發浙江查勘、次年琉
球使金良等言、本國先遣正議大夫鄭繩等貢方物、
渡海風漂、未至、先進表歸國、上報聞許之、以日本使
宗設等、逋殺鄭繩、還令齋命、轉諭日本捕治云。皇明
錄、眞在位五十年、第五子清立、二十九年乙卯年死、
弘治二年、次子元立、通覽云、清立、弘治二年、我邊民侵明
浙、直還入琉球境、元發兵邀擊殲焉、永祿元年、明主

野史

卷一百八十八

五

遣給事中郭汝霖、行人李際春持節冊封元爲王。法世
錄、元立、二十九年癸酉年死、子永立、按通覽不載、永、
六世孫、天正十七年、當明萬曆十五年、五月、永奉書於豐臣
秀吉曰、承聞日本六十餘州、拜望下塵、歸服幕下、加
之、及高麗南蠻、亦偃威風、天下太平、橐弓撫四夷之
謂乎、吾遠島淺陋小國、雖難及一禮、島津義久公使
大慈寺西院和尚蒙仰之條、差上天龍桃菴和尚、明
朝之塗物、當國之士宜輕薄之進物、錄于別格、爲遂
一禮也。法世
錄、秀吉復書曰、玉章披閱再三、薰讀如下
同殿閣而聽芳言、抑本朝六十餘州之中、不遺寸地

尺土、悉平據、不載、有、故欲弘改化、平據、於異域者、素願
遊觀博知之志、故欲弘改化、平據、於異域者、素願
順作、平據、也、茲先得貴國使節、遠方奇物、而頗以歡悅
矣、凡物以遠至爲珍、以罕見爲奇者、夫是謂乎、自今
以往、其地雖隔千里、深執交義、則以異邦作四海一
家之情者也、自是當國方物、聊收贈之、書、輪、○平據
以下、而載餘、今付、天龍寺、桃菴、東堂、錄、不載、自是
島津義久傳、說也、恐惶不宜、二十二字、天正十九年
五月、秀吉使島津義弘贈書於琉球、諭征明文曰、夫
我邦百有餘年、群國爭雄、車書不同軌文、予也降誕
產之時、以有可治天下之奇瑞、自壯歲領國家、不歷

野史

卷一百八十八

六

十年、而不遺彈丸黑子之地、域中悉一統也、錄是三
韓琉球、遠邦異域、款塞未亨、今也欲征大明國、蓋非
吾所爲、天所授也、如其國者、未通聘禮、故先雖欲使
群卒封其地、原田孫七郎以商舶之便、時時來往、此
故紹介、近臣曰、某早早至貴國、而備可說、本朝發船
之趣、然則可解獻筐云云、不出帷幕、而決勝千里者、
古人至言也、故聽謁夫言、而暫不命將士來春可營
九州肥前、不移時日、可偃降幡而來服、若匍匐膝行、
於遲延者、速可加征伐者必矣、勿悔、不宜、王大驚、以
其臣鄭迴、本、書、作、鄭、迴、今、從、平、據、告之、明福建巡撫使趙參魯、

大三川志附錄。是歲兵孫懿子寧立。請嗣封于明。當我伐朝鮮。海氛不靖。令使者自齎冊書歸。使臣能勿達。歷十餘年。朝鮮師解。復堅請如故事。明主嘉其爲不叛之臣。復許之。先是甲戌年。明遣給事中蕭崇業。行人謝杰來琉球。禮皆如初。然或觸亂。或以風期待渡于閩。三閱歲乃行。所錄極其往來險阻艱辛狀。又其國貧。無以給使者僦仗。閩書慶長八年。明萬曆十一年。明主遣兵科給事中夏子陽。行人王一禎往琉球。始謝杰來封冊。還言其國有日本館。群聚數百人。待封使之舟。轉與市其人擁利刀。琉球心懼之。及子陽回。復言。日本

野史 卷二百八十八

近千人露刃而市。琉球行且折於日本矣。閩書保萬曆三十二年

年姑從三章錄年記

○按閩書載。是時使人言云云。居一年。琉球王果爲日本所執。且欲代日本求貢於我。中西丁繼嗣直指陸夢祖因其疏。請緩外貢。修我內備。許之云。今考年紀不合。

頃年島津家久屢遣人于琉球。招諭不服。復遣使督責。三司官邢那無禮。不以應命。於是家久建言于幕府。請伐之。慶長十四年春。以樺山久高爲督師。平田益宗爲之副。步騎三千五百。軍艦百餘艘。解纜渡大

洋。達大島。襲德島。球人千餘拒戰。我兵發銃掩擊。斬首三百餘。殘黨悉歸伏。四月。進將至那霸港。球人設鐵鎖于津口禦備。乃轉由運天港。上陸交鋒。相鬪三日。斬戮數百。遂入都門。國王城。猶將進。王寧面縛出降。平定三山諸島。六月。携王寧及三司官而凱旋。島書舊志。七月。賜琉球於家久。貴久記慶長十五年八月。王寧從家久抵駿府及江府。獻方物謝罪。命爲島津氏附屬。時時朝貢。連綿不絕。貴久記元和三年。萬曆四十四年五月。寧報明文云。日本遣戰艦五百餘。曾取鷄籠山島野夷。鷄籠淡水洋。一名東番云。東去三百

野史 卷二百八十八

里。爲葉壁山。又東即日本。恒與貿易假貨。近國那霸首里。並有馬市。販鬻率女伶。市用日本錢。十當一。如宋季鴉眼錢環。國初來言。其俗不貴紈綺。貴磁器鐵釜。賜予及市馬。多用之。鹽舶魚艇。制稍異。酷信鬼。不知醫藥。以婦人不二夫者爲尸。其魁爲女君。近王宮有寺。藏經千卷。書籍無五經。有四書。以杜律虞註爲經。土田砂礫。樹藝鹵莽。野多鹿及馬牛羊豕。山多蛇。無虎。樹之佳者。鳳尾蕉。貢有蘇木。胡椒。黃熟降檀諸香。並非所產。饒硫黃。海貝。謀會令童歌夷曲舞。以消酒觴。以水漬米。越宿。婦人嚼以取汁。曰未奇問。來自

暹羅。清冽易令_レ人醉。武宗嘗賜玉杯。每出爲壽。學書及武。以日本爲師。甲用皮革。矢可至二百步。節以金鼓。振號耐饑寒勞苦。好爭鬪。度不免。卽引刀自斃。於海上。故稱勅國。然不當日本十之一。國別號大琉球。西南則暹羅。東北則日本。世法錄寧立三十二年。而永弟豐立。二十年三子賢立。七年弟質立。二十一年子貞立。四十一年貞孫純子益立。三年死。通覽子敬立。而子穆立。而子成立。而弟顯立。而子育立。自舜天王初卽位。文治三年丁亥。迄天保壬辰。歷世六百四十六年云。聘使國設品位。自第一品至九品。各有

正從。其下有雜職里保。凡以冠簪袍帶別之。國王側翅烏紗冕。龍頭金簪。蟒緞花。以犀角白王爲錦帶飾。王妃鳳頭金簪。花緞衣也。官人有五等。太夫士婦從其夫品位。挿長簪。以金銀分三等。庶人婦以玳瑁。正一品赤紫青地五色金花緞帕。金簪。紅袍。龍花錦帶。從一品紫青地五色花緞帕。金簪。綠色袍。錦花帶。正二品紫綾帕。金簪。深青袍。至從九品。色同。蟠龍帶。從二品金花銀柱簪。正從三品黃綾帕。銀簪。蟠龍黃帶。正從四品與三品同。正從五品雜色花帶。正從六七品黃絹帕。雜色花帶。正從八九品大紅綢紗帕。雜色

花帶。餘同。三品里保紅布帕。眞鍮簪。藍袍。農民青布帕。銅簪。藍衣。凡帕九等。簪五等。袍四等。帶五等也。官職。國相二人。分左右。擇諸王子有賢才者封之。王子正一品。王叔或子弟任之。領一府。府訓未或二府。呼其地名。稱某地王子。如豐見城王子。按司。從一品。王子子孫封之。亦呼領地名。稱某地按司。如浦添有法司三人。正二品。一司除授刑法。一司出入錢穀。一司禮義圖籍。是謂三司官。以王舅或有勳績者任之。紫金官。紫金大夫。加法司衡者。正二品。亞此官。凡此法司。紫巾官。紫金大夫三官。共稱某地親方。如澤賦紫巾官。紫

金大夫。共從二品。紫中官。亞卿也。無定員。紫金大夫一人。轄久米村。司清朝貢禮義文章。御鎖側二人。正三品。司賓。司寶。司刑官。泊府也。稱某地親雲上。如普天以下至筑登之親雲上。同稱親雲上。有等差。正議大夫。加御鎖側銜申口官。從三品。贊議官。正議大夫正四位。那霸官察侍記官。中議大夫。長史都通事。共從四品。遏闥理官。正五位。副通事。加遏達理銜。從五品。儀衛正。正六品。加儀衛正銜。從六品。里之子親雲上。副通事。共正七品。世士有官無封地者。稱里之子親雲上。筑登之親雲上。從七品。自筑登之進爲士者

稱筑登之親雲上。世與世士不相混。里之子。正八品。世子嫡子也。猶里主坐。從八品。筑登之。正九品。筑登之坐。從九品。九十八等也。凡世士子謂里之子。元服稱里之子親雲上。受地者謂某地親雲上。官士子謂子。元服爲筑登之。或筑登之坐。稱加銜者。加格式坐者。見習也。通覽、聘使署、

○按蓋簪錄云。國自置官職。有唐官。有國官。唐官一品至九品。特晉封祿大夫柱國。正一品。王子或按司。擇才爲之。任政按司國王親族也。稱封祿太夫元侯。正一品。永祿大夫進爵元侯。從一品。俱王

子或按司。有功者爲之。乘應大夫法司正卿。正二品。凡三品。一曰天曹法司典禮正卿。一曰地曹法司司農正卿。一曰人曹法司司元正卿。稱爲三司官。執政冠赤地織金。或紫或綠。或紫地織文。隆德大夫法司正卿。正二品。隆勳大夫加御法司正卿。從一品。親奉大夫郡邑。帕紫巾亞卿。從二品。比三官親方。進任宣詢大夫。謁者耳目官。并度支官。正三品。正議大夫。正三品。進顯大夫加御謁者。從三品。精譯大夫贊議官。正四品。中議大夫。正四品。官侯大夫察侍先官。

從四品。奉宜太夫過闥理官。正二品。供直大夫加御過闥理官。從五品。承直郎儀衛使。正六品。從務郎。從六品。承事郎。正七品。從職郎。從七品。右十二官。親雲上銀進內使。郎贊度內使。正八品。內使佐郎。從八品。右二官。里子叙進登仕郎點班使。正九品。登仕佐郎。從九品。右二官。筑登叙進。右爲唐官。進貢唐王用之。國官唯六等。第一曰王子。冠紫淨織鉢卷。第二曰按司。冠同。第三曰親方。冠紫巾。第四曰親雲上。冠黃巾。第五曰里子。冠赤巾。第六曰筑登。冠同云。所載與本文異同。姑附備考。

我淳化國風能屈。諷謠歌舞。或申樂。書則大橋。玉置等書流。能熟我國字。詠和歌。國人質性沉重。有度量。臨事不動搖。能修名教。厚禮義。守舊典。崇敬鬼神。自稱守禮之邦。有天地壇。凡祈禱必祭之。奉使他國者。詣壇焚香。取香灰吞之。誓曰。國事當不說於彼云。然發行。冕用明製。以黑紗製之。在國。臣庶叨不冠。唯用帕耳。國王常以紅巾。對他賓則烏紗帽。紅袍。玉帶。在職群臣。隨品。用雜色。中庶人皆白巾。衣謂袵。寬博而潤袖。長及手指。裏衣小也。以帛葛。帶長一丈四五尺。幅六七寸。以纏腰間。共有差。男子童形大髻。而插尺

餘長簪。與女子不異。唯帶異耳。歲十七八。或弱冠而元服。剃頂髮。中心爲小髻。插短簪二。其一頭如水仙花。柱六稜。其一耳控形。共五六寸。一十四五歲而生。自三十一歲貯髻。儒學清國子監。醫學清及薩摩。其不經二國學者。禁施治術。惟久米村。習古法帖。以清音訓讀。其餘多習我國字。伊呂波名。畫和漢中間。自爲一家風。樂受明清。更有自國樂。立花點茶。茶局與我不異。武技有弓馬。火銃術。國人善修掌法。其尤者。至以拳破甕殺人。凡男子出他。服官役。不識家事。婦在家理政。女子五六歲。授棉花苧帛。習女工。十五六

野史

卷二百八十八

十三

歲。被聘。自有伉儷聘。及產兒。不剃胎毛。今也。至二三歲。剃之。女子以針多作小黑子。自指至腕。一國皆然。女衣比男子稍長。裳短疊下。爲二重。行路遇風。無敢披。不用帶。手把襟。嫁而後。不許遇人。爲親友始相見。無通言語。刑有流配處斬。無笞杖。人如死。殯三年。待尸朽。用泡盛酒。淨洗其骨。內小壺。納墓。墓者橫穿穴於山側。安壺木石。作柩扉。遠望如橋門。今也更土葬。多依僧家。其男墓。懸白布及笠。立杖。置草鞞木屐。女墓。懸棕葉片扇及白布。

○按海東諸國記云。國王之喪。用金銀飾棺。鑿石

作柩。不埋葬。造屋于山以安之。後旬餘。親族妃嬪會哭。開棺出尸。盡剔肌膚。投諸流水。還骨于棺。士庶人之喪。亦准之。但無石柩。父母之喪。士大夫百日。庶人五十日。不食肉飲酒。婦無子女而夫死。則自刎從之者。十常七八。王亦不能禁。

國中有三種。剃髮如僧。其一。醫也。名五官正。其一。王官執茶役者。名宗叟。其一。灌園司。共冠黑片帽。今也。無剃髮者。首里有四大姓。向翁毛馬云。向者國王尚姓。別族。諸王孫。遠王室者。稱向而憚避。故與王室不通婚姻。唯翁毛馬三氏。入王妃。是以三家多爲王舅。

野史

卷二百八十八

十四

法司官。特久米村。皆明人裔孫也。其國北極出地。二十六度。當女牛分野。土地常暖。無冰雪。草木經冬不凋枯。山野恒蒼蒼。百蟲不蟄。四時垂蚊帳。又栽甘藷。使水田一年再收。每十一月播種。三月移秧。六月收穫。即又播種。七月移秧。十月又穫。其國所貢金銀粉匣。沉金漆器。螺鈿漆器。文房具。玉石綢紗。紅苧布。芭蕉布。木綿。線香。長髮瓷瓶。扇。甲盔。腰刀。袞刀。槍。畫屏。鞍具。爵金。硫黃。白錫。紅銅。蠟石。馬。泡盛云。使傳信。別中山所產。開鑊樹。似橘而葉密。硫黃。胡椒。熊。飛豺。狼。大明一統志多蛇。如我鼠然云。新語

○按元史云。土無賦斂。有事則均稅。用刑無枷鎖。縛以繩。死刑以鐵錐尺許。入其頂殺。俗無文字。望月盈虧以記時。候草榮枯以記歲。人深目長鼻。有小慧。男女皆以白紵繩纏髮。從頂後邊盤至額。男去髻鬢。鳥羽爲冠。裝以珠貝。簪以赤毛。形製不一。婦人黥手。爲蟲蛇文。以羅紋白布爲帽。土產多開鏤樹。似橘葉。密條纖絲下垂。織其皮。并雜色紵。可爲衣。綵毛垂螺爲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色如珮環。懸珠於頸。編藤爲笠。出入必戴。有刀稍。弓箭。劍。鋏之屬。鐵刀皆薄小。以骨角輔之。組紵爲甲。或用

野史

卷二百八十八

十五

二

熊豹皮。王所居舍。其大十六間。出則乘木獸。羣之而行。人驍健善走。好格鬥。耐創而難死。收關死者祭神。群聚食之。以鬪體告王。王則賜之冠。使爲隊帥。王所居壁下。多聚鬪體以爲佳。土宜稻梁黍豆。以石爲鍾。火耕水耨。氣候與嶺南相類。無牛羊驢馬。曝海水爲鹽。水汁爲酢。釀米麵爲酒食。皆用手。凡宴會必待呼名後飲。上王酒亦斥其名。歌呼踴躍。一唱衆和。音頗哀怨。嫁娶以酒穀珠貝爲聘。相悅使爲匹偶。所產無他奇異。故市舶罕至。大明一統志引寰宇記所載。粗同之。考國俗與今時有

異同。風化所致。非皆琉球而已。萬國亦然。姑附以備今古校考耳。

蝦夷。或野作。增譯采。覽異言。在陸與北。與津輕龍飛碓。南部大間嶽。唯隔海水一條耳。凡自北極四十三度。係五十三度。大寒國也。東西屈曲。廣狹不一。分作五部。曰波良岐。是爲東部。聚落五十一。夷語曰女奈志久留。隔直徑一百七十八里。我邦法。曰幾以大布。是爲東北部。聚落七。直徑八九十里。曰宇羅耶志遍豆。是爲北部。聚落四。廻北面一百四五十里。曰曾字耶。是爲西部。夷語曰曾字。聚落四十一。直徑二百餘里。至字須遍知。添兩瀨

野史

卷二百八十八

十六

二

及大河。是爲中部。聚落一十三總五部。通覽。初島海濱。有男女老人。化生。無取食者。夢得一舟楫。以擣搜海中。則可得食也。乃覺。以楫探海底。有白水浮生。鯢從而浮。取以爲食。其初生之地。今呼曰江刺。稱夷官。祭祀老翁老姨云。鯢所聚合。白浪必湧出。翁姨子孫繁殖相傳。蝦夷風。中古以來。我商船交易。邑落稍賑。東部有御味方蝦夷者。來松前。每歲慶歲首。終始甚謹慎。國素無文字。無財貨。無穀帛。無熟銅鐵。唯取海物。獲鳥獸充食。無醫藥。如有疾病。則祈禱耳。未詳其所祈爲何物。無木綿。純帛。剝似藤蔓者皮。粗織成。織面

如草蓆。是名阿闍志。島人服皆左衽筒袖。短衣至腰。是名十德。其餘悉用熊皮。或爲衾褥。今時我邦。及支那。滿州。莫斯科。未亞等。舊衣敗褻多至。島人服用之。故父子兄弟。一室殊服。縱令父被日本衣。子著阿闍志。妻服支那衣。女以莫斯科未亞服者多。土地嶮阻。莫樹藝耕耘之田圃。是以僅百七村落。在海岸耳。東北有山。居夷人。夷語謂女奈志。乏海產。雖栽菽麥梁稗等。鹵地且寒。故實甚寡少。僅充耕者食耳。不是施他云。此邊山夷。携獸皮及土產物。時出海濱。交易海產。未詳其居處。及村落幾許。或謂距津許呂。波波

野史

卷二百八十八

十七

珥里西山。二日路程。亦有山夷村落云。島北有一島。距蝦夷西北界海。路僅六七里。是謂加羅布止島。本名曰多多羅以可伊。又有聚落二十一。未詳其地。蝦夷東海有稱千島者。三十七島。中通蝦夷者二島。曰久奈珥里。曰惠止呂布。又東有加模西葛杜加。夷據加。其地與韃靼相連。出蝦夷東北。遼遠也。島中山出金者最多。夷未知淘採。銀銅亦然。砂金多出。久模奴伊。宇摸倍津。由宇伐喇斯巨津。波昔侶等地。砂金隨河水流。出。或十里及二十里地。一般生焉。波昔侶地砂金。出自海底。西北風之後。海濱四十里。一帶變金色。

云。島中所產。檜葉多。稱蝦夷松者。最良材也。五鬚松及桂。檜。楸。黃栢等多。山獸有熊。熊害人。畜熊不爲害。希見。緋熊。其疾如電光。見者必病。實異獸也。水獸有獵虎。海狗。海獺。海豹。鳥有鷹。雕。鶚。魚有鮭。魚。鰻。魚。夷以爲常食。沿海鹹淡相雜。產鮭魚甚多。每七八月。鮭。河。河水爲之塞。不流。乃徒手漁。積成山。熏火乾而爲腊。又鰻魚所聚。噓沫如雪。浮水上。布罟漁之。亦成阜。或作乾魚。鰻魚有子充腹。剖取爲脰。以充食。又海鼠。蛇魚多。鯨魚雖多。夷不知漁之。唯爲加美幾里所嚙。噉者。有寄磯濱者。取利之耳。加美幾里。魚形似

野史

卷二百八十八

十八

江豚。鬣銳長。能噉鯨魚云。有名幾奈保字。魚形如海鰻。腹中有油腸。夷以爲珍。有鰻魚。背宏六七丈云。昆布最多。藥品有伊計末。惠布喇計。夷如有疾病。則服用之。通覽。人物剛狡健強。亦髮不梳。縮而不伸。長二尺餘。女貌無髭。黥面以草花。或破格子。薄青點其唇。又貫五色珠。及日本錢似鏡者。掛其頸。男女盡貫耳環。是名志止幾。夷皆不識生年。○按。翁草云。土俗以生年爲一。年。人如問。無君長。每部强悍者自立。指揮群夷。父子昆弟迭嫁娶。不混他類。一男蓄四五婦。或七八人。皆分居。若有犯他婦者。盡拔毛髮而譴責之。婦

亦與他人交。則脫耳環。隨責婦出耳環。償其罪。男女交合。不耻人前。俗善角弓。縱毒箭。射鳥獸。所謂毒箭者。松前人呼毒草。曰布須反左。蓋鳥頭之屬也。人煉辛椒塗箭。過射人。則以蕎麥殼灰汁澆之。毒忽消云。幼童學射。取樹木枝爲環。轉回以爲正云。蝦夷記。男女皆徒跣。射熊用弓。突魚用槍。少童把槍刺魚。最健捷。土俗甚忌死。如死則必殊居。雖父母兄弟。有死者家必燒。莫敢居之者。死而後七日。覆首以熊皮。限終親族集會。薦酒於喪主。松前氏命建一寺於白嶽。安釋伽佛像。雖有寒錢者。夷不敢取。蝦夷記。松前氏

以蝦夷代奴僕役仕。倘有過悖。打擲之。涕泣不流。涕唯垂鼻涕而已。草。武田信廣初渡蝦夷。伐平半島。築城於上國勝山而居焉。其所從夷。聞我國風。稍知年月曆數。定邑里名呼。其它島夷。風俗大不同。泗水底。恰如行陸地。漁獵爲業。無納貢稅。獲獸皮魚菜。交易耳。莫貯財物之心。不識有人倫之道。蝦夷記。陸奧多賀城碑云。去蝦夷國界一百三十里。碑者。多賀城門額宮城郡市川邑。當時以六町爲一里。碑面所刻一百二十里。乃今二十里。桃生郡邊。而仙臺封域之中。昔時蝦夷國界也。今之國界。松前熊石。而距多賀城

趾。小道一千三百二十里。今道法二百二十里也。天平寶字之際。與羽二州未服。王化。故或以與羽爲蝦夷。東征役數起。迨藤原惠美朝。鴉等稍征伐桃生郡。造鎮府於宮城郡。爲蝦夷警備。而建石碑于門前。記載定。桃生郡以南爲日本。以北爲夷地。是古昔國界也。歷四十年而後。延曆中。坂上田村麻呂征討東夷。距多賀城。小道八百四十里。今法。一北迄南部大間。津輕外濱。伐平之。以海南爲日本地。是中古國界也。又經六百七十餘年。武田信廣踰海北伐。得小道四百二十里。乃今法。是爲松前地。以熊石爲北界云。

通。初松前屬下商賈。每年往來蝦夷交貿。寬政元年四月。飛驒巨賈武川久兵衛。裝商船到大畑。五月。蝦夷久奈珥里夷酋津伎乃伊。率衆夷來侵掠久奈珥里。縱毒箭揮槍。搏殺松前戍卒。及武川管家船估權郎等。九十七人。武川甲幹助左衛門。聞變與衆馳到志里津。未伊夷襲來。又殺四人。乃退能津加未和。憑松前海。賈免歸箱館。夷專橫掠畧邑里。殺松前氏下吏竹田勘之丞。或作平。於久奈珥里。左流夷拒禦之。以告急於松前。初。松前氏受松前氏命。交易產物。頃年保正等貪利強市。加之更漁鯨寡矣。衆夷困蹙。起亂。將

殺_レ姦_レ商。或云。阿津計志夷有病乞_レ藥。竹田勘之丞予_レ藥。無_レ幾病夷殪。是以夷疑以爲_レ鳩毒而作_レ亂。幕府命_二南部。八戶。津輕。出_二援兵。松前長班開_二諭夷首。固_二盟。他日交_二質以_二弭去。_{草翁}

野史

卷二百八十八

二十一

野史卷二百八十八終

外國傳第八

臺灣

臺灣。日。萬國新話。大宛。唐。土。歷代。沿。東番。臺。鄭。引。明。史。東。台。灣。國。紀。事。引。書。東。寧。話。新。塔。伽。伽。沿。作。草。圖。沙。西。洋。考。古。紀。事。沿。革。圖。

○紀事引明史曰。萬曆末。紅毛蕃泊舟。於是因事耕鑿。設關閘。稱臺灣焉。川口長孺按。番人呼臺灣。

為蒲流茂邪。則臺灣。非紅毛所名也。蓋明人舊呼為東番。或土番。故知台灣。臺灣。皆一音之轉耳。非別有意義也。

為海中孤島。古無聞焉。明人始來往其地。史。香。祖。引。明。記。○臺灣。紀。略。云。地。在。東。隅。形。似。在。琉。球。西。紀。事。引。有。雞。籠。山。淡。水。洋。東。西。洋。考。東。北。距。我。國。六。百。四。五。十。里。五。月。而。後。得。南。風。而。來。船。積。新。

○紀事引明史云。水道順風七十更。可達。蓋海道不可以里計。舟人分一晝夜為一更。以更計道里云。今按。我邦未聞更法。設令如紅毛里。程。猶以里

飯田忠彦修
男文彦訓點
竹中邦香校

程計焉。

雞籠城與明福州對峙。傳。紀。事。引。鄭。成功。明。人。以。其。在。澎湖。嶼。東。北。故。名。北。港。明。史。引。臺灣。澳。外。沙。堤。名。為。崑身。自。大。崑身。至。七。崑身。起伏。相望。狀。如。龍。蛇。復。有。北。線。尾。鹿。耳。門。為。臺。灣。門。戶。海。商。之。往。貿。販。其。地。者。占。據。北。線。尾。紀。事。引。達。廈。門。一。百。里。程。長。凡。一。百。四。十。里。我。五。月。大。熱。七。八。月。如。我。六。七。月。候。其。十。一。月。十二。月。與。我。八。九。月。相。類。無。霜。雪。大。暖。夏。至。前。後。暑。指南。所。產。有。砂。糖。鹿。皮。山。馬。按。華。夷。通。商。樟。皮。木。綿。西瓜。等。島。人。卑。賤。不。著。衣服。山。居。獵。夫。把。矛。逐。鹿。食。

生肉。售。皮。換。酒。食。躬。甚。輕。捷。趨。行。疾。自。鹿。山。居。者。號。曰。山。童。海。濱。漁。人。猶。且。賤。言。語。不。通。夷。通。商。考。華。地。人。死。則。裸。體。令。臥。床。頭。傍。焚。火。焙。乾。臭。穢。搏。鼻。不。可。堪。居。喪。者。燥。屍。中。喫。酒。食。肉。日。夜。躍。鬧。萬。國。新。話。元。和。二。年。琉。球。遣。使。于。明。言。日。本。有。取。臺。灣。之。議。以。其。地。密。通。福。建。明。主。命。警。備。沿。海。紀。事。引。明。史。○琉。球。事。人。所。為。矣。七。年。先。是。南。海。盜。起。海。濱。人。顏。振。泉。為。魁。至。是。振。泉。稱。我。甲。螺。率。我。邊。民。占。臺。灣。地。甲。螺。猶。頭。目。也。明。紀。事。引。參。取。與。群。盜。分。十。寨。保。焉。紀。事。引。群。盜。陳。衷。紀。楊。六。楊。七。劉。香。袁。進。李。忠。等。相。共。嘯。聚。紀。事。

史引明鄭芝龍入臺灣。芝龍字飛黃。紀事後號飛虹。

將軍。紀事泉州南安縣石井巡司人也。父紹祖。

芝龍兄弟四人。仲芝虎。叔鴻遠。季芝豹。伯爲芝龍。芝

龍生而姿容秀麗。紀事稍長。膽智材畧過絕等倫。

時人或以戚繼光擬之。頗有文才。吹彈歌舞無所不

解。紀事紹祖嘗爲泉州大守蔡善繼庫吏。芝龍時

十歲。戲投石子。誤中善繼額。善繼禽治之。偶見其容

止。笑曰。後當貴而封。釋而不問。紀事嘗失愛于

紹祖。紹祖怒逐之。芝龍奔海船。而父怒未解。船刻期

揚帆。乃懇巨商共往海外。紀事遂來我邦。紀事

野史

卷一百八十九

二十四

時年十八。紀事居肥前平戶。紀事稱平戶

老一官。紀事後乘商舶。數來往我邦。紀事

於是與弟芝虎共入振泉黨。日請爲我許一發。艦而

劫略。獲之多寡。得以卜我命。振泉許之。衆亦相佐。俄

而劫得暹羅好貨四缸。芝龍分每艘半與九箇。九箇

以芝龍所請得。不受。悉畀之。於是芝龍富甲十寨矣。

紀事及振泉死。九寨無所統。欲推擇一人爲長。不

能定。因共禱于天。割牲而盟。挿劍于米中。令代當劍

而拜。約曰。拜而劍躍動者。天所授也。次至芝龍。劍躍

出于地。衆皆異之。具推爲魁。縱橫海上。紀事

則輦金還家。或以琉球外國物。交易蘇杭兩京寶玩。

沿海州縣。搶掠一空。以裕島中。紀事明兵莫能抗。

始議招撫。以蔡善繼嘗有恩於芝龍。令作書招之。芝

龍感恩爲約降。受降之日。善繼坐戟門。令芝龍兄弟

面縛請命。芝龍素德善繼。屈意下之。然芝虎一軍。皆

謹不服。故竟叛去。紀事總兵俞咨卑招撫楊六楊

七。而袁進。李忠亦降。紀事寬永三年。芝龍據海島。

截商粟。時閩中洊饑。望海運不至。于是求食者多往

投之。芝龍得商船。勢寔大。與其黨謀。攻廣東豐城村。

以爲巢窟。十二月。入閩。泊于漳浦之白鎮。四年。犯銅

野史

卷一百八十九

二十五

山。舍都司洪先春。進至中左所。縱僉咨卑。約束麾下。

竟不侵擾。泉州知府王猷遣人諭意。紀事是歲。臺

灣人理加來本邦。幕府召而見之。紀事先是

寬永初。長碕邑豪末次茂房。遣商舶於外洋。臨回棹。

繫福州易縣。而歷澎湖嶼。紅毛夷舶候之。比耶字島。

掠奪貨財。茂房船爲交易船。更不蓄兵器。千計萬算。

僅得脫歸。以報。紀事茂房大忿。圖以報

之。乃呼管內商濱田彌兵衛。弟小左衛門。兄弟資性

剛強。有智量。以俠鳴邑。每以克人爲愉。茂房嘗愛育

兄弟。兄弟亦散如主父。於是告狀且謂。我邦嘗以豪

強有名于海內。而今被辱如斯。不可不報矣。能任之者。惟汝兄弟。請熟計之。兄弟諾與小左子新藏。及從者十八人。○拾芥作百人。長七百。擬商賈積貨物將發。拾芥云。廣。錄。親戚朋友謂彌兵曰。吾子雅非食武者。何爲先歿也。強矣哉。是行也。事成不足以爲榮。敗則暴骸於異域。與其任氣輕生。不如退而保身。彌兵扼腕而荅曰。嗟夫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大丈夫寧爲玉碎。毋爲瓦全。吾不能爲國雪耻。安敢入國也。則勃然勵發。機而發。實寬永五年三月三日也。經十七日。而抵臺灣。先民傳。紅毛來點檢船中。豪載與旅商不

野史

卷二百八十九

二十六

二

異。○拾芥作紅毛怪問。彌兵答曰。此島人知食。未知耕。耘。曠野宏濶。我甚惜之。故雲與。島人。欲。開墾。其。餘。計。耳。云。紅毛主宰棘業喇兒。拾芥作遠留。蓋棘業喇兒。嘗耽利慾。聞裝齋多。引見兄弟。即視些貨物。進。膝。於。曲。錄。前。伺。隙。閃。然。擒。主。宰。拾芥云。毛夷悉收。見。主。宰。盡。敬。乞。歸。帆。乘。虛。遁。擒。之。把。刀。當。胸。心。新。藏。等各手揮刀。斬傷頗多。左右紅毛皆脫去。室中鼎沸。群夷爭起執刀前。彌兵奮聲曰。吁毛漢奴。搖手則我必刺乃酋矣。衆辟易不得前。或將發佛郎機。彌兵叱曰。莫用巨砲。莫侵舶舵。若不從則刺矣。主宰乞哀伏從。乃執之。盤問往日事狀。主宰戰慄對曰。皆我所部。

方今爲互市之他。請俟其歸。悉處罪。乃捕來上船。將發。夷數口來。哀請曰。金銀唯命。願赦主宰。而不聽。卽出主宰子十二歲者。請代之。且盟謂他日對本邦。不敢背命矣。兄弟執其子及紅毛數人而歸。次年捕他日所侵掠毛漢而戮之。叩頭謝罪。於是茂房悉遣歸。主宰子死于獄中。長碕夜話。長碕實記。○按拾芥作寬永十五年之事云。

○按。長碕先民傳。作酋長哈喇吐。唵鳴。等。發船百餘艘。重圍住使。不得進。時紅毛商客苦夷者。獨在平戶。竊知爲碕人。發兵而來報讐。故先我裝船來。俟在港口。乃使其徒十數人來謂曰。觀而船人

野史

卷二百八十九

二十七

二

其夥矣。非爲貿易。必有所謀。猶不以實對。而將不免。即使逼奪其佩刀及槍戟。然後三日。稍許進船。而未許入城下。衆皆束手。計無所出。六月朔。彌兵及小左。新藏。率徒二十人。突出入城。時吐唵鳴。等。宴于城樓。屬夷三十餘。把劍爲備。彌兵率衆直衝一樓。吐唵鳴。大驚。且罵之。彌兵等將斬吐唵鳴。諸夷抽劍。將擊彌兵。俱奮勇。屠殺侍夷。夷大敗。彌兵譴責曰。爾等豺狼。往掠我貨財。將陷我乎死地。今爾不肯降。則當孥戮汝。靡有子遺。吐唵鳴。等。追悔乞降。叩首謝罪。處民踊躍大喜。於是彌

兵乃收器械及貨財而歸。吐啞嗚呢遣其子爲質。又使夷四十三人與議送焉。

是歲。明主命禁漳泉人販海。芝龍縱橫福建浙江海上。紀事引七月。芝龍率所部降于福建左布政司熊

文燦。紀事引時紅毛夷出沒海島數省被害甚劇。泊

數十巨艘。填塞海口。據澎湖築城營。慣用巨砲虎蹲

遠擊巨艦。無敢當鋒。七年。芝龍聚大小戰船數百。橫

行海上。連破吉了。小嶼二城。燒毀民屋殆盡。紀事引

宗。以功任都督。紀事引初芝龍之居平戶也。娶平戶

士人田川氏。生成功及弟七左衛門。紀事引七左衛門訴狀

野史

卷一百八十九

二十八

成功。初名森林。紀事引其生也。島中萬火齊明。芝龍

心異之。紀事引是歲。芝龍請迎取妻子於我邦。許而

遣之。紀事引而妻及七左猶留不往。紀事引華

成功時年七歲。紀事引七左僅二歲。紀事引後芝龍

及成功寄書數招母子。母子自平戶至長碕。以七左

幼辭而不往。後逮正保甲申年。七左十六歲。成功強

迎取之。其母謂七左曰。良人及汝兄。數欲相迎。然我

憫汝幼。辭之數矣。今汝稍長而不往。恐使汝失父兄

之懽。今止汝于此。我將從其請。到彼地。請良人。託每

歲來船。贈銀以爲資給。縱令我身不全不足顧。遂請

航海于幕府。幕府許可。翌年赴明。每歲贈銀。迨後其

母死節。七左詣江府。請赴明戮力成功。滅仇以報。幕

府諭七左。贈書於成功。達其意。七左數託書于長碕

成功。而舶人貪縱。頗私貨財。恐七左赴明事或發。

故不達其書。適嚴有公薨。國哀多事。所志不果。還長

碕而歿。有子名道順。復姓鄭。七左之請滅清報讐也。

道順亦欲與父赴明。而事不成。迄父歿。正德中。往江

府。住吳服街。以醫爲業。不仕而終。紀事引七左衛

十年。路振飛巡按福建。劉香數勾紅夷入犯。振飛懸

千金。勵將士。遣芝龍大敗之。十二年。芝龍伐劉香于

野史

卷一百八十九

二十九

田尾遠洋。芝虎死之。香自溺死。遺黨悉平。紀事引通

販益便。紀事引臺灣商舶歲詣我邦。至成功時。以爲

常。紀事引十四年。明主思宗信讒。命削芝龍官。紀事引

十五年。成功補弟子員。試高等。時年十五。成功生而

風議整秀。儼儼有大志。每東向而望其母。常爲芝豹

所窘。鴻達獨偉之。讀書穎敏。不治章句。王觀光一見。

謂芝龍曰。是兒英物。非爾所及。金陵有術士。視之驚

曰。此奇男子。骨相非凡。命世雄才。非科甲者。紀事引

十七年。芝龍自福建參將。累遷三省總戎大將軍。大

都督事南澳總兵。世襲錦千。二十年。鴻達以芝龍功

蔭移錦衣衛千戶。庚辰武進士。是歲爲福建副總兵。紀事引先是芝龍去臺灣後。我西陲小民出沒海上。遞番據臺。而紅毛來借地于我。邊民不可給曰。願假之。纔一牛皮大。千金不惜。乃許之。紅夷乃絲剪牛皮而連綿。規畫城地。里許曰。是一牛之皮也。遂據臺地。紀事引本邦人約歲輸鹿皮三萬。紀事引紅毛築平安。赤嵌二城。紀事引以夾板船爲犄角。雖兵不滿千。南北土酋皆畏。聽其約束。紀事引設市于鎮城外。與商賈交易。殺土人不服者。紀事引卒攘奪其土。暴戾恣睢。無所不爲。土人憂苦。不能拒禦。傳先民正保元

野史

卷二百八十九

三十一

年。明主福王立。封芝龍南安伯。紀事引二年。福王降清。唐王立。封芝龍爲平西侯。鴻達等亦得封。芝龍幼習海。知海情。凡海盜皆故盟。或出門下。自就撫後。海舶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舶。例入三千金。歲以千萬計。以此其富則敵國府。第安平鎮。後遂城之。艦船直通臥內。所部兵自給餉。不取於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其徒卒競勸。凡賊遁入海者。檄付芝龍。取之如寄。故鄭氏之勢。振于八閩矣。紀事引明芝龍見成功于明主。紀事引明主偉而撫其背曰。惜無一女配卿。卿當盡忠吾家。無相忌。賜姓朱。改今名。拜御

營中軍都督。賜尙方劍。儀同駙馬。自是中外稱國姓爺。不名。紀事引芝龍以擁立非本意。日與文臣忤。且與清人通聲聞。成功知而患之。一日見明主。明主愁悶而坐。成功泣奏曰。陛下鬱鬱不樂。得無以臣父故耶。臣受厚恩。義無反顧。以死扞陛下矣。紀事引是歲。魯王監國。紀事引十二月。芝龍令水軍先鋒都督副將崔芝修書二道。參將林高齋而來本邦。請援兵。書曰。竊惟東西南北。開闢之界限甚明。治亂興衰。元會之循環遞變。四維盡撤。國乃滅亡。五倫未毀。運必聿興。我大明一統開基。遞傳三百餘紀。列后延祚。相

野史

卷二百八十九

三十一

承一十六君。主聖臣忠。父慈子孝。敦睦之風。久播于來享來王之國。仁讓之聲。奚止于我疆我土之封。去歲甲申。數奇陽九。逆闖披猖。天摧地缺。蠢爾韃虜。棄機恣毒。擅汗我陵廟。侵凌我境土。戕害我生靈。遷移我重器。天怒人怨。惡貫罪盈。今我皇上。神明天縱。乘龍御極。改元隆武。應運中興。親率六師。以蕩妖孽。命芝於肅虜將軍爵。又任芝以水師先鋒都督。芝荷重寄。誓不俱生。切圖吊伐大舉。不禁呼援鄰邦。環按詳未朝貢諸列國。有心者無力。有力者無餉。有餉者無舟楫。恭惟日本大國。人皆尙義。人皆有勇。人皆訓練

刃。人皆慣習舟楫。地鄰佛國。王識天時。我明人泉貨貿通。匪止一日。敬愛相將。不遠千里。芝葵心是抱。萼血在胸。欲盡主辱臣死之忱。難忘泣血枕戈之舉。特修奏楮。馳諸殿下。聊効七日之哭。乞借三千之師。伏祈迅鼓雄威。刻徵健部。舳艫渡江。載仁風之披拂。旗旌映日。展義氣之宣揚。一戰而復金陵。使叨半臂。再戰而復燕都。並藉全功。船械糧草。暨仰携來。報德酬勳。應從厚往。從此普天血氣。共推日國斷鼉補石之手。而中華君臣。永締日國山河帶礪之盟。瀝血披衷。翹望明鑒。芝不勝激切痛籲之至。爲此具本。專差

野史

卷二百八十九

三十二

參將林高齋捧謹具奏聞。又曰。芝承王命。總領水師。招討浙直。以復南北二京。現駐浙江舟江。日出崇明縣金山街。與虜相持。恨兵寡械乏。未奏全捷。竊慕日本大國。威望隆赫。籠蓋諸邦。敬修奏本。請兵三千。一以聯唇齒之誼。一以報君父之仇。伏仰德威。發兵相助。外緣虜之長伎。以箭爲先。芝軍固乏堅甲。戰輒傷。因思日國之甲。天下共羨。以禦弓矢。如金如石。伏懇俞允准。芝平價貿易。明貳百領。一同大國精兵。前來征戰。倘得成功。皆荷大德。統容竭誠厚報。事關激切。一併專差參將林高齋捧。謹奏聞。其書詞稱臣姓名。

三年。書歷長崎。達江府。有司議曰。本邦與明絕往來久矣。雖商舶至。事係私販。不啻政府。然則林高之至。何得容易白幕府。謝遣而不報。紀事。變態。○德川六月。封芝龍泉國公。尋改平國公。封成功忠孝伯。紀事。遊覽。八月。明主爲清兵所執。死於福州。明史。芝龍妻至。自本邦。在泉州城中。清兵來圍。是時芝龍在安平。妻歎曰。遙在異域。事既至此。今惜一死。何面目復見人耶。登城樓自殺。投河水。清兵吐舌曰。婦女尙爾。倭人之勇可知也。紀事。引。成功傳。芝龍遂降清。清兵挾而北。事。年。編。清將博洛召成功。不往。成功傳。芝龍既行。鴻達

野史

卷二百八十九

三十三

及彩率所部入海。芝豹獨奉母居安平。紀事。引。明成功雖遇主列爵。未嘗豫兵事。意氣容貌猶儒生也。既遭國難。諫父不聽。且痛母死。非命。慷慨激烈。謀起義兵。詣孔廟。焚所著儒服。拜先師。仰天曰。昔爲孺子。今爲孤臣。向背去留。各有所用。謹謝儒服。庶先師昭鑒。高掛而去。所善陳耀。張進。施琅。施顯。陳霸。洪旭等。願從者九十餘人。乘一巨艦。斷纜行。收兵南澳。得數千人。文移稱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罪臣國姓。紀事。引。八月。芝龍使人黃徵明。齎隆武及芝龍書。綵段儀物。詣長崎。乞援兵。幕府下其議。宗室三藩。及執政。紀事。變態。權

大納言源義直。張、賴宜、紀、伊、權中納言賴房、水、皆欲出

援兵。永、紀、事、引、寬、議未決。長碕奉行報云。福州既敗。芝

龍降清。因令長碕奉行諭使者還。反其儀物。變、紀、事、執

政諭諸將。以援兵議罷。紀、事、引、執、論、永明王監國

四年。成功聞永明王即位。攻海澄。不克。又攻泉州。慶

安元年三月。成功攻同安。取之。轉侵泉州。紀、事、引、四

月。成功子經生。立爲嗣子。紀、事、引、和、母董氏。成功、事、引、

經或稱錦。紀、事、引、尙、或稱錦舍。變、紀、事、七月。成功入島。

成功、事、引、十日。征虜大將軍建國公鄭彩寄書本邦。乞

兵器。成功亦贈書于長碕譯者曰。大明龍興三百年。

野史 卷二百八十九

三十四

治平日久。人怙亂。韃靼乘虛破兩京。神州悉汚。腥羶

成功深荷國恩。故將喋血以報讐。徘徊浙閩間。感義

頗有樂從者。然孤軍懸絕。千苦萬辛。中心未遂。日月

其邁。成功生于貴國。故深慕貴國。今艱難之時。貴國

憐我。假數萬兵。感義無限矣。有故皆不報。二年。彩移

杏琉球。求甲劍槍砲等。且以其國密通本邦。託而乞

援于我。共發兵。變、紀、事、七月。永明王遣使封成功爲延

平公。紀、事、引、三年。潮人導成功入潮。敗清兵。三、隆、紀、

成功抵厦門。并鄭聯軍。兵勢日熾。海寇皆屬焉。無

幾殺。聯尋彩亦死。成功部將施琅。器宇魁梧。知兵法。

至鄭家。樓櫓旌幟器械之制。皆琅所創。然恃才頗倨

傲。得罪成功。成功欲殺之。琅竄匿。成功殺其父及弟

顯。謂琅去必貽吾患。逮捕急。部將蘇茂憐其才。令琅

逸去。自白請罪。成功赦之。然憾其所爲。琅降清。爲福

建水師提督。駐海澄。後果爲鄭氏患矣。五月。成功攻

南安。十二月。攻漳浦。承應元年。攻海澄。四月。轉攻長

泰。中提督日輝與清王進。勇並冠兩軍。親挺戰。遂拔

長泰。十月。成功圍漳州城。不克。退保海澄。二年。清兵

來圍海澄。是時濱海騷擾。餽餽不給。令黃愷主餉。愷

小有才。然招權貪財。民不聊生。成功收殺之。鄭氏兵

野史 卷二百八十九

三十五

興以來。軍律肅然。兵士無淫略。故孺子婦人。至與軍

行爭道。軍餉或乏。乞索富家。不需之。小民。紀、事、引、清

主封芝龍于同安侯。成功于海澄公。紀、事、三、成功不

從。乘招撫機。上陸縱橫。福建興泉漳間。紀、事、引、清主

確議。招諭成功。紀、事、三年七月。清主再諭成功。遣人

招撫。不從。遂幽芝龍。芝豹于寧古塔。成功攻漳州。十

邑皆下。乘勢略泉州屬邑。紀、事、引、清主命世子濟度。

爲定遠大將軍。同多羅貝勒巴爾楚渾等統大兵。來

討成功。紀、事、時成功兵勢大盛。分所部爲七十二鎮。

以中左所爲思明州。立儲賢儲材二館。察言賓客二

司設印局軍器諸局。令六官分理庶政。奉監國魯王居金門。凡諸宗室頗給贈之。有所便宜封拜。乃朝服北向遙拜帝座。既而焚之。其所施爲鼓動一世。紀事成功魯王後欲復航海。機于南日山。遭風歿於海。紀事成功明曆元年。成功遣使侵仙遊。五月。遣將攻舟山。六月。破安平鎮及惠安。同安。南安三邑。紀事成功七月。成功呈書于幕府曰。洲同膽部。就一水以判東西。境邇蓬萊。連三島而蒙天地。域占爲雷之位。光拂若木之華。百篇古文。蚤得贏秦之仙使。歷代列史。并分上國之車書。道不拾遺。風欲追乎三代。人重然諾。俗尤敦於

野史

卷二百八十九

三十六

四維。恭惟上將軍麾下。才擅擎天。勳高浴日。鑄六十五州之刀劍。雌雄爲精。服五百一郡之版圖。礫砂皆寶。文諧丹府。屢有表使至金臺。釋輔儒宗。再見元公。參黃藥。雖共臨乎覆載。還獨負其山河。成功生於日出。長而雲從。一身繫天下安危。百戰占師中貞吉。叨世勛之賜。李恩重分茅。效文忠之祚。明情深復。且。且恐土之馬嘶塞外。肅慎不數餘兒。屬在目中。女真幾無剩孽。緣征伐未息。致玉帛久疎。仰止高山。怨壽安之在望。溯洄秋水。悵滄海之太長。敬勒尺函。稍伸丹悃。爰賚幣篚。用締縈交。舊好可敦。曾無趙居任于今復

往。中興伊近。敢望僧桂悟如昔重來。文難悉情。辭不盡意。伏祈鑒照。可任翹瞻。紀事變遷十一月。清庶子王入閩。成功避之島。萬治元年。永明王遣使進。成功延平郡王。成功決意。議大舉。先取金陵。甲士十七萬。習流五萬。揚帆北上。至浙江。攻陷樂清等州縣。次羊山。暴風破舟。泊滄州。理檣。二年五月。至宗明。諸將請先取崇明。爲老營。不聽。七月。至焦山。軍議。遣將奪譚家洲及滿洲木城。自搗瓜洲。拔之。進取銀山。大擊破清兵。登京峴山。大饗士卒。而甘輝進計策。不聽。八月。由儀鳳門登陸。攻三叉河口。爲清兵被敗。甘輝等多死。十

野史

卷二百八十九

三十七

月。還島。三年五月。清主命將軍達素等討成功。出漳州同安。成功督諸部大擊卻之。寬文元年。成功自金陵喪敗。地覺軍孤。永明王蒙塵南裔。聲問不通。存亡難詳。然猶效天祐天復故事。奉持正朔。將遷地謀恢復。紀事成功先是日本甲螺郭懷一。謀迫臺灣所據紅毛人。事覺。懷一被殺于歐汪。歐汪在鳳山縣界。此時日本甲螺何斌。亦與紅毛酋長有隙。紀事香走廈門爲成功盛陳臺地沃野千里。爲四省要害。橫絕大海。實霸王之區。且言其可取狀。諸部皆難其險遠。成功大喜。何斌言。三月揚帆。至鹿耳門。門水淺沙膠。繞容

數武。此時水適漲丈餘。成功得便。戰艦銜尾而進。紅夷大驚。以爲自天而下。成功引兵登陸。攻赤嵌城。紀事。通其酋歸一堡。歸一死守。攻之不克。環七鯤身逼之。紀事。十月。清主棄市芝龍。及其子孫在京者。殺無子遺。命遷各省沿海居民。以絕鄭氏應援。十二月。成功復攻赤嵌城。紀事。紅毛勢窮。以十餘艘決戰。成功用火攻。盡焚之。紀事。縱火于城板。歸一終不降。成功使告之曰。臺灣吾先人故地。地歸吾。珍寶諸物。我無貪之。汝悉載去。於是歸一降。送之還國。就居其城。改臺灣爲安平鎮。赤嵌城爲承天府。總曰東都。設府。曰承天。縣曰天興萬年。土酋皆受約束。既而聞清遷界令下。嘆曰。沿海幅員。上下數萬里。盡委而棄之。令吾無得茲一塊土。英雄無用武之地。然田廬爲墟。墳墓無主。寡婦孤兒。望哭天外。我如之何。但收拾餘燼。息兵休農。以俟時至。猶未晚也。於是制法律。興學校。計丁庸。養老幼。臺人大安。紀事。萬曆新話作二年四月。吳三桂令人校永明王及太子。紀事。五月。成功病死。于臺灣。年三十九。臺人推成功弟襲。紀事。爲護理。成功嘗令子經居廈門。經頗耽聲色。與乳媼奸生子。成功治家嚴正。聞

之大怒。遣使諭鄭泰殺經。諸部驚謂。成功病革。必亂命。不可從。然子不可拒父。臣不可拒君。泰之於成功。爲兄行。兄拒弟可也。刻期將舉事。未發。成功歿。時清靖南王。耿繼茂。總督李率泰。以成功死。遣人贈書于經。招諭。經復書云。日在黨銅。多荷指教。今承惠書。益賜諭誨。所言尙是遊說之後談也。思東寧偏隅。與夷落爲伍。僻在海外。與版圖渺不相關。何必足問至貴國寬仁無比。遠者不棄。其或然乎。然如方國安。孫可望等。豈非竭誠貴國者乎。而今何在。閣下倘以延攬英豪。休兵息民爲念。卽共飾部曲。互安邊陲。羊陸故事。敢不勉承。若夫疆場之事。一彼一此。勝敗之數。自有天在。得失難易。閣下自知。何煩予言。泰竊包藏異心。與洪旭等議。謂連年兵革。徒苦人民。不如往臺爲桑梓計。且權與清通好。謂之經。經議昭朝鮮事例。而與清交。令楊來嘉啓。清主不報。經以全斌爲五軍都督。陳永華爲諮議參軍。馮錫範爲侍衛。帥師往臺。黃昭。蕭拱辰。奉襲拒經。臺之諸部。竊持兩端。十一月。昭會諸部。攻經。大霧晝冥。經衆將潰。全斌力戰。經射昭殞。而霧適消。日明。昭衆驚亂散去。經遂入臺。收殺桂應菁。曹從龍。餘莫不問。侍襲如初。紀事。經遂嗣

立復至廈門。以翁天祐爲轉運使。任以廈門政。始建

廟宇。興市肆。設街衢。紀事略三年。永明王計至于

臺灣。經猶奉明正朔。用永曆十七年。去歲黃昭之圖

經也。鄭泰實與其謀。且將導清兵。至是事露。經爲不

知。託入激。過金門。置酒。邀泰縊之。泰子續緒。弟鳴駿

亡降清。藉泰家積貲累巨萬。變態初成功。以泰爲戶

官。掌轉運餽餉。諸洋貿易。其舶歲至長碇。至是經閱

其貨籍。所交易銀貨。寄積長碇者猶多。因贈書長碇

奉行云。乞泰所託貨。以爲減虧資。鳴駿亦贈書長碇

曰。兄泰無罪。經殺而奪貨。鳴駿將假清兵而討經報

野史

卷二百八十九

四十一

警。兄泰所託于貴地貨。無附之經而返。賜我不報。後

泰孫奎。鳴駿子按復奉書請之。於是長碇奉行。悉返

給焉。龔二娘。黃熊守齋奎按書并儀物來。變態謝之。

泰黨皆降于清。清主於是銳意南征。遣人約紅夷。合

兵來攻。紀事十月。繼茂率泰滿帥。耶賽合紅夷。出

泉州。提督馬得功出同安。黃梧施琅出漳州。耿精忠

傳。經令全斌禦之。斌馳縱奮擊。往返如飛。紅夷砲

不能中。諸軍不敢進。得功爲斌所殺。既而大軍臨至。

寂寡不敵。經退保銅山。清兵入島墮城。畧寶貨婦女

而去。兩島之民爛焉。四年三月。黃廷周全斌。林順等

皆降清兵。獨永華。錫範等不改節。及經還臺。庶政悉

委永華。永華爲政。頗雜儒雅。與民休息。改東都爲東

寧府。暨天興萬年二縣爲州。紀事前後招納諸省

兵民以實之。分諸將土地安居逸處視無

西意。九年。清主令招諭經。經書荅意謂。清朝必欲招

附。不如准朝鮮事例。遣柯平葉亨于清。再申前議。清

主不報。而時漸無事。又厭兵。故置而不問。於是經令

宣毅前鎮江勝等爲遊徼。往來島上互市。沿海民因

緣得利。紀事延寶元年。吳三桂據雲南四川貴州

以叛清。二年。三桂稱擁立崇禎第三子。改元周啓。國

野史

卷二百八十九

四十一

號大周。再改元利用。紀事三月。耿精忠亦據福

建。叛清。紀事四月。經移檄四方。猶稱永曆正朔。紀事

五月。趙得勝來降。經授興明伯左都督。以陳永華

爲留守總制。率侍衛馮錫範。兵官陳繩武。吏官洪磊

等渡海而西。紀事自經東遷。安逸日久。故兵甲鈍

敝。舟亦不多。精忠失望。易悔謂。不如棄經而獨進取。

經從精忠。請借漳泉二府以募兵。精忠難之。於是耿

鄭交惡。變態錫範進取同安。守將張學堯降。六月。王

進功子藩錫亦降。經入泉。以國事委錫範與繩武。紀事

功。先是琉球降屬薩摩。而猶兩屬于清。其貢清之

途東寧兵奪貢船。劫使人囚士卒。略貨物。琉球訴之薩摩。島津氏白之江府。後東寧商船至長碕。長碕奉行責東寧人。令納銀三百貫。贖軍以其銀。贈琉球。經不平之。是歲止商船不通。紀事。變態。適陸奧中村運船。○萬國新話云。德業漂著東寧。民囚而奴焉。經贖之。繕船給衣糧歸。長碕奉行白之江府。幕府嘉經厚誼。賜銀附歸船。且託以前所囚琉人還其國。按萬國新話。作寬文十三年八月。送歸時。舟主吳明。是月東寧留守楊英遺書上書白之。于支似有差。長碕奉行曰。日本與本國通好。彼此如同一家。與琉球不同。日國之民即如吾民。颶風到此。自應送回。豈

有受謝之理。可將原銀送還。其琉球貢虜船在虜地。吾師自攻虜。孰辨爲琉球之船。琉球並無一船來通。一書來說。而興詞投告。以致日國兜留我銀。有傷鄰誼。過自在彼。倘琉球有書來說。本藩亦不靳發還。敬將原銀二千兩。付官商蔡未繹。請爲轉啓上將軍。紀事。變態。十一月。得勝等攻漳浦。遂敗清兵于黃崗。○是月。經精忠殊出兵。戰于興化。互有殺傷。而以強敵未滅。內相爭非謀。從三桂議。解憾罷兵。紀事。變態。十二月。東寧六官算丁錢。大徵富民餉。三年正月。精忠遣使東寧。議和。以楓亭爲界。通好。○紀事。變態。六月。

經帥諸部。圍漳州。守將黃芳度投井死。紀事。變態。兵勢大盛。三桂謂事成。附經以朝鮮。鮮人聞之。謂鄭氏朝鮮六姓之一。恐至代而有國。又謂經陣中近多備鳥銃。軍威改觀。或日本爲之聲援乎。三桂遣使朝鮮曰。往年日本之攻朝鮮。先帝遣兵援之。朝鮮獲全。今與明室。以報舊恩。鮮人懼清嫌疑。竊殺三桂使。以滅跡。四年二月。經遣劉國軒等。率兵十萬。向廣東。進陷忠州。四月。尙之信降于三桂。三桂讓惠州于經。六月。經令國軒發舟師。攻番人于香山澳。紀事。變態。八月。清兵伐精忠。其屬下多降于經。精忠故地盡入鄭氏。精忠遂

降于清。紀事。變態。十一月。經伏兵于烏龍江近山。而襲清兵。擊大敗之。五年。初成功。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此時新任吏不得其人。乘軍旅殷繁。收斂過刻。以富私家。於是糧運不給。兵士內亂逃散。遂不能軍。且精忠以詭計離經。諸將汀州興化守將皆得嫌自殺。二月。泉漳二州皆失。惠潮二州亦擾亂。經遁入島。謂民力盡矣。不如散兵休民。養成俟時。令兵士去。兵士遁逃山谷。不降清。以待糧餉足。泉漳城兵竊通信。請攻城。經不許。紀事。變態。三月。清和碩康親王。數遣使招撫經。經不從。四月。經移諸降將于臺。六月。國軒棄惠州入

島。七府一時潰。紀事八月。經募兵。令何佑攻潮州。

陷之。紀事六年二月。先是經之失利而入島也。以軍

國事悉委國軒。至是國軒帥師。攻拔玉洲。三叉河等

諸堡。遮其餉道。斷江東橋。取石馬。入鎮門。取灣楊樹

馬洲等諸堡。與清兵戰。皆破之。素有將畧。行軍畧倣

成功。至是承經委託。圖報效。以寡兵縱橫馳突。敵兵

不能當其鋒。經褒國軒。晉爵武平伯。征北將軍。吳淑

定西伯。平北將軍。何佑左武衛。林陞右武衛。江勝左

虎衛。時經兵勢復盛。遂取長泰。同安。七月。國軒乘勝

圍梅勒雅大里于泉州。藉民爲兵。徇下南安。永春等

野史

卷二百八十九

四十四

縣。清李光地等。水陸分路而進。經命宣毅後鎮陳諒。

禦之。海山。國軒帥二十八鎮兵還漳州。築十九寨。紀事

功傳三桂駙馬胡國柱。送款于清。三桂聞變。大呼曰。

吾事去矣。卽氣噎僵地。不復蘇矣。夏國相等立其孫

世璠。嗣僞位。號雲南。改元洪化。以五華山爲根據。紀事

桂傳九月。清軍入漳。國軒與之戰于龍虎山。敗。國軒

泗水遁。紀事八年正月。清舟師伐島。經遣將禦之。

不克。二月。國軒遁入島。諸鎮多潰。清水師提督萬正

色遂覆兩島。經遁入臺。天和元年正月。經死于臺灣。

紀事經爲人仁厚。頗得士民之心。紀事經立凡十

九年。猶奉永曆正朔。佩招討大將軍印。稱世子。而實

無所命。紀事經之入島也。委政子克塽。退閒居于

洲仔尾。築遊觀之地。峻宇彫牆。茂林嘉卉。極島中之

華麗。優游其間。而至卒歲。紀事克塽實非經子。本姓

李氏。經妾林竊養之。經不知。及長。以永華女妻之。及

經之西。委政永華。永華請克塽爲監國。克塽嚴毅有

成功風。諸弟畏之。迨經敗東還。永華亦歿。以國付塽。

及經死。諸弟揚言。克塽非吾骨肉。經母董氏命收克

塽監國。印幽之別室。諸弟遂令人拉殺焉。董氏立次

子克塽。克塽尙幼。授國軒武平侯。錫範忠誠伯。董氏

野史

卷二百八十九

四十五

以永華有舊勳。尙禮待塽妻陳氏。陳氏乞出別室。且

夕哭臨。及卒哭。整禮服。從容縊死于柩前焉。董氏素

不吝于成功。而辛卯之難。忽忙逃出。猶懷姑神主而

全焉。成功自是大敬畏。去歲經逃入臺也。責勉之以

不能興隆先業。及經卒。經營後事。無幾卒。紀事九

月。清大軍攻雲南。世璠自縊。吳氏亡。紀事二年十

月。克塽嗣立以來。政出多門。清總督姚啓聖偵知之。

誘臺灣行人傳爲霖。令爲內應。事洩。爲霖等伏誅。沉

瑞以諷屠其家。而瑞妻鄭氏禮官斌之女也。以故特

釋之。鄭氏守義自殺。三年三月。何佑城淡水。紀事

六月。先是劉國軒握兵權。殺戮立威。人心不安。施琅謂臺灣有可取之機。遂密疏。數陳秘策。清主嘉納。紀事引臺志。至是清大軍發銅山。國軒守澎湖。督精兵二萬餘。分守風櫃尾。牛心灣等嶼。又令林陞。丘耀。江勝。陳耀明。王隆。吳潛等。領眾二萬。守雞籠嶼。紀事引成功傳。澎湖。媽祖。台嶼。上下。砲城三座。風櫃尾一座。四角山砲臺一座。東西嶺砲臺一列四座。西南內外塹。西嶼頭一列砲臺四座。牛心灣砲臺一座。沿海小船可登岸者。盡設短牆。置砲石。連繞三十餘里。海艦星羅密布。紀事引紀事。清師進兵于澎湖。現令悉書將帥姓名于戰

艦。欲以審進退。正賞罰。兩軍將合。現先令監理曾誠等突戰。南湖正漲。前鋒數船分散。國軒乘之。殺傷過當。琅馳駕船赴援。理傷。琅亦被創。是夜舟停八罩。現集諸將。申軍令。總兵以下。按以失律罪。令立功自贖。紀事引成功傳。進取虎井嶼。現駕小舟。竊偵敵營。回。誓師。分兵進剿。左師直入雞籠山。右師直入牛心澳。中權分爲八陣。每陣三壘。將軍居中調度。將左者。興化鎮吳英。金門鎮陳龍銅山鎮陳昌。將右者。平陽鎮朱天貴。海壇鎮林賢。廈門鎮楊嘉瑞。提標中營羅士珍。旌旗蔽空。舳艫千里。紀事引紀事。清兵裹創疾戰。國軒發火箭

噴筒。燄焰怒張。朱天貴陣亡。清兵戮力夾擊。自辰及申。兵勢益勵。林陞。丘耀。江勝。陳耀明。吳潛。王隆等戰死。失戰艦二百餘艘。眾多降。國軒知勢不敵。急走乘舸。從吼門逸去。澎湖既破。現給降卒以衣米。禽獲未及死者。醫治而送還。於是臺人心動。無固守志。紀事引成功傳。寧靖王朱術桂知事既去。嘆曰。予明室宗族。義不可辱。具冠服拜天地祖宗。與臺人從容別飲。以王印授克塽。而自殺。五妾殉焉。臺人悲之。國軒錫範。佑壽等奉克塽。決歸降計。七月。遣劉國昌。馮錫珪。陳夢煒。廣延平王金印一。招討大將軍金印一。公侯伯將軍

銀印五。藉土地府庫軍實。叩軍門告降。澎湖素險難。以治舟。至是海適不揚波。八月。施琅統舟師。至臺灣。受降。紀事引紀事。王克塽嗣立。二年。猶奉永曆正朔。是時年十五。自成功始起。迄克塽降。凡三世。三十八年。而明正朔始盡。天壤之間矣。現廼就請經畧臺灣地方。且優待克塽及將帥。而後歸之京師。清主命授克塽漢軍公。紀事引東海王。賜第于京。地錫範漢軍伯。國軒天津總兵。何佑梧州副將。紀事引成功傳。又命以東寧復舊。爲臺灣府。改二州。設三縣。曰臺灣。曰鳳山。曰諸羅。設分巡道一員。領之。紀事引紀事。臺灣縣居中。轄四坊十五里。九

街六鄉。南爲鳳山縣。自臺灣府起。至沙瑯碇頭止。共五百三十里。轄六百十四鄉。二十餘社。北爲諸羅縣。自臺灣府起。至雞籠城止。共五千三百三十里。轄四百十四鄉。四大社。其兵防分營凡十。安平鎮三營。澎湖協鎮二營。南北二營。左右中三營。其文教設歲科二試。以鼓勵士民。府學入泮。縣學入泮。各給廩有差。至丁卯歲^{當康熙十六年}以後。福建鄉試。正額外別廣一名。以待臺灣之士。學成之日。與內地棘闈同較。得登榜。臺民漸向文學之風。^{紀事引}元祿十三年。清主想往事。嘗謂成功明室遺臣。而非吾亂臣賊子也。特命

野史卷二百八十九

四十八

令成功及子經喪歸葬南安。^{紀事引}

○翁草引長碇街談云。鄭錦舍死。子奏舍嗣。^{康熙}

二十二年。就俘。幽北京。^{當我貞享元年}迄我寶永初年。清

主赦奏舍。問其所欲對曰。明室故舊。皆無蹤。今亦

何有欲矣。惟有考妣墳墓在臺地。願一省之足矣。

乃赦遣回。奏舍大悅。至臺灣。觀舊地。總無趾。且亡

故家丁。偶有舊識者。畏憚時勢。待遇甚踈。往索考

妣墳墓蹤。變爲田圃。僅搜得。欲改葬之。亦無蓄儲。

慟哭歸北。涕泣請曰。臣既就囚。將喪軀於京師。願

欲改瘞遺骨於近畿。而亡財。徒歸土。請得賜一小

塋。雖死不憾。清主嘉其志。曰。汝至孝。豈懷異志耶。宜往臺灣。領得塋域。奏舍謝恩。復回臺灣。更築考妣墳墓。奉祀致敬。故舊臣僚集賀。奏舍曰。我今爲逋臣。豈服事讐乎。惟以慕祖先塋域之切也。故忍辱到于此。子輩去而不來。我莫憾。來而集賀。亦不悅。欲仕者仕。敢莫咎焉。處民謝罪。稱臣云。

享保六年。明遺民漳人朱一貴。稱明室裔孫。起兵于

臺灣。是年。敗死。八年。一貴餘黨再起。無幾就禽。^{紀事}

遂紀。天明六年。漳人林爽文作亂。陷臺灣。兵連三年。

遂伏誅。^{紀事引}武

野史卷二百八十九

四十九

野史卷二百八十九終

野史卷二百九十

外國傳第九

安南 東京

占城

暹羅 太泥

呂宋 茗荅蘭

阿媽港

柬埔寨

飯田忠彦
修竹中邦香
校點

野史

卷二百九十

一

野史

卷二百九十

二

安南。古稱交趾。即日南西北。自交岡而來。故曰交趾。南方彝人。足大。指開折。兩足並立。則前指相交。寰宇記謂蠻臥時。頭向外。足在內。而相交。故曰交趾。又曰。交趾。足相向也。元史引其地東至于海。西界雲南。南界占城。北界廣西。東北界廣東。西南界老撾。廣一千七百六十里。袤二千八百里。其國都之名山。曰三峯山。鞍子山。傘圓山。普賴山。盡插入雲漢。而大小落靠嶺。鬼門關。羅波羅翁嶺。麗嶺等。皆其扼塞。獨倚富良江。為天險。江寬二三里。水混濁。一支自緬甸。一支自雲南。流入交岡。匯珥河。蘇歷河。勢漸大。與林江。滄江。

黃江。白藤本。凡二江。俱注海洋。大抵多平原曠野。一望畦田村莊。比里而居。人稠地狹。亦一都會也。帝顓頊時。南至于交趾。莫不砥屬。帝堯申命義叔。宅南交。平秩南化。周有越裳氏。重譯來朝。秦而來世屬支那。元史漢光武平南粵。分其地。為儋耳。朱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凡九郡。元史作交趾。九真。一作統志。亦兼置交趾刺史以領之。教以耕種婚娶。漸立學校。服冠履。初治羸婁。後漢孝獻。改立交州。晉宋齊因之。又為交趾郡。梁陳亦因之。一統志云。吳增三郡。宋又增置宋平郡。而徙交州。隋平。陳廢郡置州。煬帝廢州為郡。唐高祖武德中。改交州總管府。元史東高宗調露元年。又改安南都護府。隸嶺南道。安南之名始此。五代之際。有曲承美者。以土豪專有其地。劉興遣將。伐而取之。元史作劉隱。其地後有楊延藝。受劉氏爵命。而遇害。延藝故將吳權。元史作吳昌。攻交州。遂居其地。傳之弟昌文。宋太祖乾德初。昌文死。其下爭位作亂。驩州刺史丁公著子部領繼父。與其子璉起兵。伐平交州。部民推以為帥。自號大勝王。子璉為節度使。開寶八年。元史作七年。始封部領。為交趾郡王。子璉嗣。璉弟璉嗣。遂為外城。大將黎完。元史作黎

作五海黎互、幽璿、自總其衆。淳化四年。進封完交趾郡王。東都事眞宗立。加封南平王。完子龍鉞爲其弟。龍延略作完會孫、所纂。景德四年。龍延入朝。授名至忠。元史、大中祥符三年。至忠爲大校。李公蘊所逐。眞宗據故事。封李公蘊爲交趾郡王。傳子德政。孫日尊。神宗熙寧二年。表請討占城。俘其王。僭號大越皇帝。改元寶象。後日神武。子乾德。乾德子陽煥。陽煥子天祚。相繼。孝宗淳熙元年。封天祚爲安南國王。安南之稱始于此。傳子龍輅。卒。子吳昂嗣。無子。以女昭盛盛或作聖主國事。理宗紹定三年。昭盛遜位於其父陳日煚。李氏傳八世。

野史 卷一百九十

三

歷二百二十二年而絕。景定三年。陳氏表乞紹封命。以陳日煚爲太王。其子光昺爲國王。元世祖中統初。納款。更封安南國王。光昺死。子日烜立。而不朝。世祖乃立其叔遺愛爲國王。入國。日烜戕殺之。又遣兵伐之。日烜拒戰。入都。私僭稱大越國王。陳威晃禪位於太子。用昊天成命之寶。自居太上位。子日燾。行紹寶年號。世祖怒。發兵伐之。不克而敗。乃暴日烜罪。封其弟歸義陳益稷爲安南國王。再伐再敗。至元二十七年。日烜死。子日燾乞爵來朝。其子日套。其子日煥。承襲。英宗泰定三年。封益稷爲安南國王。死。諡曰忠懿。

其子日燾立。順宗至元元年。日燾子端午立。元史、明太祖洪武初。陳日燾歸附。仍授安南國王印。傳至日煥。其臣黎季犛篡立。僭稱僞號。永樂四年。遣新城侯張輔等率兵分道並進。俘獲季犛父子。索陳氏後立之。無所得。因郡縣其地。置府十七。州五。領各州縣。又建交趾布政司等於交州府。仁宗洪熙元年。寇孽黎利攻劫郡邑。復命將討之。宣宗宣德二年。黎利勢屈。始奉表乞立陳氏後曰昺者主其國。命封爲安南國王。後利篡昺而自立。廷臣復請加兵。會利遣使貢謝罪。請命。因而與之。大明一統志、一

野史 卷一百九十

四

○外蕃通書引安南雜書云。都會交趾曰東京。卽安南國王黎氏國都也。廣南曰西京。其大臣阮氏鎮府也。清化港。順化港。廣南港。皆阮氏所轄。而兵賈舶所輾泊。其名最顯他邦。又國王有黎氏。莫氏二家。明世宗嘉靖十九年。莫氏降于明。削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授都統使於莫。登庸。神宗萬曆九年。舊主黎氏裔孫維禪。漸强大。迄二十五年。遂代莫氏。明亦授都統使。至明末清始。黎莫二氏。猶分據。不能平治。○又引明史云。萬曆二十五年。安南復爲黎氏有。而莫氏宗黨多寓處海隅。往往僭

稱公侯伯名號。使軼邊境。黎氏亦不能制之。○又引池北偶談云。安南清順治初。莫敬耀來歸。未受爵而死。授其子元清。爲都統使。居高平。黎維祺亦來。康熙六年。維祺奪元清高平地。遣侍讀李仙根。兵部主事楊兆傑。諭還之。元清死。弟散光爲黎氏所討。來奔。全地方官送歸本國。死。爵除。○又引清李仙根安南雜記云。黎氏王國在富良江西。所屬有十一道。五十二府。二百一十九州縣。都統莫氏維云云。高平一府四州。在北隅之東。是清冊封使所記。當時已分記國王與都統。

明嘉靖十九年。莫氏降于明。爲安南都統使。萬曆九年。舊主黎氏裔孫維潭。遂代莫氏。建元光興丁酉年。我慶長二年。當明萬曆十五年。爲都統使。子維新嗣。改元弘定而死。子維祺。乾隆會典。康熙會典。偶談作維祺。今從乾隆會典。嗣。改元永嗣。子某。某子維正。偶談作維祺。今從乾隆會典。嗣。改元正和。四年癸亥。我天和三年。受清冊封。爲安南國王。其文爲制度。皆唐土餘風也。自建年號。設三司。十五府。兩都十三道。職名多倣唐制。維正立三十八年死。子維禕嗣。十四年死。子維祐嗣。改元。弟維禕嗣。改元景興。子某嗣。改元嘉隆。當我享和二年壬戌云。通書引安南雜記。

其國制度。分十三道。五十二府。二百一十九州縣。又高平一府四州。其實一道。不及支那一小郡。所至皆設學校。惟諒山有城。甍色紅紫。相傳爲馬伏波所築。王宮用黃瓦。簷高不過丈。民房以草苫覆。門僅三尺。俯首出入。文字與支那同。外別作數十字。多加土。傍以示異。亦止行於國中。其物產多稻。無麥。元史。一年再稻。一年蠶桑。一統志。重蠶桑。有細布。不植棉花。所在竹木成林。蔽天日。元史。金。珠。珊瑚。玳瑁。丹砂。奇楠。沉香。安息香。蘇合油。黃絲。王絹絲。頭胡椒。羚羊角。犀。象。兕。白鹿。猩猩。狒狒。蒙貴。白雉。翡翠。蟒蛇。蟻子。鹽。薑。菴羅。

菓。波羅蜜。烏木。蘇木。椰子油。餛。砂糖。青黛。花布。肉桂。霍香。菩提花等。續萬國新話。參取華夷通商考。一統志。多魚鹽之利。一統志。其用人。內設閣部。鄉守。輪苑。科道等官。獨御史臺職最重。外設承政。憲司。擬藩。臬縣。各有正佐。其氏族如阮裴吳楊陶黃武宋陳程梁胡之屬。外無他姓。男女皆被髮。以香蠟。飲之。不令散亂。一統志云。其人或推髮。或剪髮云。地皆淨沙。跣足無垢。口赤齒黑。尊卑皆食檳榔。一統志云。元史云。以藥塗齒。陰晴共皆戴笠。見貴人長者。則以使之黑而有光。脫笠爲敬。衣大領。衣尙白。不著袵裳。稱貴人曰翁茶。言大官也。食生肉。不設几席。其桌圓。高僅尺許。蒙富

始有床褥。平民率藉草而臥。好恠異。尚巫鬼。不奉二氏教。婚姻。富貴家用媒妁。遵禮。貧人男女相悅。備錢貫成夫婦。雖同姓不避。獨喪祭。各依古禮。信堪輿。禁官民不得卜地。止許葬田中。惟國王始擇地於山上。兵無甲冑。止用火器。長刀。標槍。藤牌之屬。臨陳以象爲重。其時候。夏月更熱。男女避暑于水中。故使舟善水。草木四時不凋。晝夜無長短。古稱日南者。殆不虛與。元史五嶺以南。地方遐阻。夷獠雜居。不知禮義。其性輕悍。以富爲雄豪。爭奪兼并。役屬貧弱。俘掠不忌。平居不冠。立常叉手。席坐盤足。又或文身。謁尊貴。跪膝

野史

卷一百九十一

七二

上晉及復
書皆多誤
可考

三拜。待客以檳榔。嗜鹹酸海味。交愛之。偶儻好謀。驢演又淳秀。好學。一統志引文獻通考。距長碕一千四百里。北極出地一十六度。四季溫暖。不知霜雪。五月而後。得南風來。舶新話。國慶長六年五月。始入貢。章。都統元帥瑞國公上書曰。安南國天下統兵。都元帥瑞國公。茲屢蒙家康公貴意。前差白濱顯貴。發船往販。通商結好。又蒙賜文翰。乃前任都堂往復。今我新任都統元帥。欲依前事。兩國交通。不幸至舊年四月間。顯貴船泊在順化處海門。被風蕩。船破。無所依恃。順化天都堂官。不識顯貴。與船致爭。氣。

不意都堂官事誤身。故諸將帥與兵報怨。且日日要殺死顯貴。我在東京。聞此消息。愛惜難勝。于上年。我奉命天朝。復臨巨鎮。見顯貴尙在我國。我本欲發船許回。奈天時未順。延至今日。幸見貴國商船復到。顯貴暗曉事由。我無不悅。爰謹具菲儀。聊表微意。庶容少納。外傳書一封。煩爲傳上位。示下。予。顯貴返國。以結兄弟之國。以交天地之儀。誠如是。則助以軍器。生。並。以充國用。我感德無涯。異日容報至。祝茲書。時所獻奇南香一斤。白熟絹三疋。白密十疋。楠木一百株。孔雀子五皆云。外蕃通書引屏風。十月。東照宮賜。

野史

卷一百九十一

八二

復書曰。信書落手。卷舒再三。自本邦長碕所發之商船。於其地。逆風破舟。凶徒殺人者。國人宜教誡之。足下至今。撫育舟人者。慈惠深也。貴國異產。如目錄收之。夫物以遠至罕見爲珍。今也吾邦四邊無事。群國昇平也。商人往返。滄海陸地。不可有逆政。可安心矣。本邦之舟。異日到其地。以此書之印。可爲證據。無印之舟者。不可許之。弊邦兵器。聊投贈之。實千里鵝毛也。又慶長七年。所賜書曰。遙傳珍章。近見玉字。千里迢迢。不異晤對。况又靈區之異產。遠方之芳情。不勝歡抃。貴國懇求之方物。弊邦所產土宜者。可隨商人。

所思。地已雖阻海山。其情不減尺五。他日商船往來。風波難者天也。弊國之四方海陸。叨不可有凶賊。本邦兵器。目録具其物雖菲薄。志之所之也。外國書翰及往來。慶長八年五月。瑞國公阮上書。獻貢。東照官賜復書曰。華紙芳言。金札刊字。共席掌握。遙雖阻溟渤。簡牘頻往來。則其盟齊隣境。特投贈貴國方產。如目錄。領之實至情也。渡海商人。請寡人曰。異日來弊邦之時。于海濱于島嶼。到府縣村邑。有船主心。可寄寓之大望。即命陋邦士民。而書商人住居。可隨所思。書商舶貨財。不可侵掠之印札而付與焉。只要使旅

野史

卷二百九十

九

客安居。弊邦軍器。長大刀一拾柄。寄贈以伸寸忱。今也。歸舟忽忽。不可委悉。通書引日寬永九年五月。安南國王清都王。附書於船長角藏者。併獻寶枕一枚。通書引日寬永二年正月。大猷公命造復書。廷議止之。使酒井忠世。土井利勝。酒井忠勝報之。併賜太刀及大小刀劍各十柄。通書引日元祿元年六月。安南國王上書曰。王者交隣。常以信義爲重。恭惟貴國與本國。各居絕域。非相吞之國。昔聞貴國曾已遠交結爲通好。何其厚也。此聞。貴國絕無交質。通書引日見通好。何其薄也。今本國恭以仲人。欲修舊好。特通書引日欲通

好之意。庶可復定矣。且於往年已寓薄來微物。奉上貴國。以爲國交之止信。奈此封域懸望。翰羽遙珍。短字使本國愛慕之心。未嘗一日不在也。今又聊將鄙物。用結新恩。冀以始雖疎。而終必親之情也。竊念本國經費多貨。惟錢爲用。但未能操造之効。功字致使財用之不足。故遙聞貴國地產良銅。權知造幣若此。曷不廣鑄以濟其乏乎。所望貴國。權時用之宜。布稱錢之令。立一時之國法。鑄三品之利源。通流本國。營生買賣。於是兩國俱得兩利焉。但願貴國。仁堆通貨。意體移財。出百萬之緡錢。澤九州之黎庶。此則四鄰之人。

野史

卷二百九十

十

咸親其義。自茲向後。兩朝通好。信義往來。遐邇如一體。胡越如一家。斯爲美事。恭惟丙鑒。倘侯乙祈。今書其所獻。琦楠香一斤。絹二十疋。魚皮二十染花藤一十株。楠木二十株。通書引立東京。安南屬。萬國傳信記云。舊交趾國都也。昔時一國昆弟之地。頃年接兵連戰不決。國界有山。號幾也牟。山中產肉桂。爲萬國之最。兵燹焚山而後。不渡來。距長崎一千六百里。五月而後。埃南風來船。人物衣服。如清以前人。云。國人顏黎黑。首如男形。少剃。百會束髻。男女皆染齒。女似我卑賤者。紅毛通商。買用

支那文字。言語國俗。頗有異。把箸而食。凡外夷。用橫文字者。不能用箸。皆爬食云。北極出地。十八度。夏至日晷南。通商考。新話。土產小黃絲。黃絹。綾子。縐紗。紗綾。紗羅。紗紕。天鵝絨。綃五糸。木綿。宿沙。麝香。肉桂。霍香。龍眼肉。山歸來。亞鉛。石黃。檳榔。護神香。蘇木。漆。鳥獸。陶漆器。糸頭等。通商考。

占城。又蘇八。或占八。增譯采覽。元史。古越裳氏界。本奏象郡林邑縣地。漢爲象林縣。萬國新話。元史。屬日南郡。東濱海。西際瓜哇。南通真臘。北與安南之驩州接壤。東西五百里而贏。南北三千里。城去海。一百二十里。近瓊州。

舟行順風。一日可至。元史。一距長碕。二千七百里。通商考。

其南曰施備州。西曰上源州。北曰烏里州。所統大小州。凡三十八。亦有縣鎮諸名。漢末大亂。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縣令。自號爲王。元史。一謂之林邑國王。吳大帝時曾與支那通。數傳無嗣。其甥范熊代立。

傳子逸。死。彝奴范文纂位。都典冲。去海岸四十里。時交州刺史姜莊。使人監日南郡。並貪殘臺。遣夏侯覽爲太守。尤侵刻。文食日南肥沃。欲略有之。至是因民之怨。襲殺覽。交州刺史朱藩。遣督護。戍日南。文復滅之。而死。子佛立。佛孫胡達。寇日南。九真。殺傷甚多。交

州漸削弱。其孫文敵。爲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自立爲王。死。子楊邁立。死。子咄。一作統。志。立。至齊梁陳。或不服。元史。隨時遣將劉方伐之。王梵志遂棄城遁。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爲之。蓋其國有十八世矣。方班師。梵志復其故地。謝罪。自是朝貢不絕。一統志。唐太宗貞觀中。其王頭黎獻方物。子鎮龍嗣。爲摩訶侵多加獨所弑。范氏遂絕。頭黎女自立爲王。國人不服。共立頭黎姑子諸葛地爲王。娶頭黎女。國大定。更號環王。一統志。元史。唐元和初。入寇驩愛州縣。安南都護張丹擊破之。遂棄林邑。徙國於占。因號占

城。五代周顯德五年。其王釋。元史。一作金。利因德漫。遣臣

蕭訶散入貢。用貝多葉書表。香木函盛之。始自稱占城國。宋乾德中。其王悉利因陀盤。遣使貢方物。一統志。孝宗淳熙中。以舟師伐真臘。入其國都。寧宗慶元中。真臘大舉復讐。殺戮幾盡。俘其王以歸國。遂亡。悉歸真臘。因名占臘。其後國王或曰真臘人。又曰占城。恢復。元至元十五年。其王舍利唯牙信合八刺麻哈迭瓦。一統志。一作王。李補。刺者音。願內附。遣使貢方物。封爲占城郡王。元史。一其子補的遂貢固弗服。屢遣重兵臨之。乍臣乍叛。終無順志。明洪武初。其主阿荅阿首遣其臣

虎都蠻入貢。封爲占城國王。自此朝貢不絕。一統志

國所產。犀。牛。菩薩石。薔薇水。猛獁一作統志。火。油。皆貯瑠

璃餅中。以進。有火珠。大如雞蛋。日正午承影。取艾燃

之火。見金。銀。錫。鐵。獅。象。玳瑁。加南水香。乳香。沉香。檀

香。丁香。檳榔。茴香。烏柏木。蘇木。胡椒。筆登一作統志。茄。

白藤。吉貝。絲。絞布。白氈布。貝多葉。龍腦香。甘蔗。蕉子。

椰子。孔雀。山雞。夾箋。豆蔻。黃蠟。紫礦。瑠璃。珊瑚。西矢

烽。鐵簞等。元史。一其王每坐見官屬。一膜拜。卽起白

事。事畢復一膜拜而退。親近之臣。見王行跪。踈遠者

拱手而已。元史。王腦後。髮髻散披。吉貝衣。或大食錦。或

用法錦大衫。戴金花冠。七寶裝。環珞爲飾。脛股皆露。

躡紅草履。無襪。男子以白氈布。纏胷下垂至足。衣袖

窄甚。撮髮爲髻。散垂餘髮於後。婦人亦腦後撮髻。無

并梳。其服飾及拜揖。與男子同。出入乘象馬。粒食稻

米。肉食山羊水兕之類。國無城郭。土無絲繭。有米粟

豆麻。每歲稻熟。王自刈一把。從者及群婦女。競刈終

畝。元史。一國王或以兄爲副王。或以弟爲次王。設高

官八員。分掌東西南北各二。無奉祿。所管土俗。資給

之。別置文吏五十員。有郎中員外秀才等。管儲資寶

貨。又司帑庫者。十二員。主軍卒者。二百餘員。皆給龜

魚以充食。免其調役。而止其大姓。號婆羅門。兵萬餘

人。兵器則槍弓矢手牌。夜臥惟王有牀。諸臣則施地

蔭。元史。畜產多黃牛水牛。而無驢。亦有山牛。不任耕耨。

但殺以祭鬼。將殺。令巫祝之曰。阿羅和及拔。譯之曰。

卑殺他託生。人性凶悍。果於戰鬪。互市無緡錢。止用

金銀。較量錙銖。或吉貝錦。定博易之直。一統志。人如有

疾病。旋采生藥服食。地不產茶。亦不知醺釀之法。今

按新語引東西洋。考。回。謂。不。知。釀。法。止。飲。椰子酒。兼食檳榔。每歲正月

朔。牽象周行所居之地。然後驅逐出郭。謂之逐邪。四

月。有船遊之戲。一統志。定十一月十五日。爲冬至。人皆

相賀。十二月十五日。城外縛木塔。王及人民。以衣物

香藥。焚之塔上。以祭天。元史。一刑禁亦設枷鎖。小過。

把藤杖鞭之。或五六十。乃至一百。當死者以繩縛之。

樹木。用校槍檣喉。而誅其首。若故殺劫殺。令象踏之。

或以鼻捲撲于地。象皆馴習。隨人意。犯姦者。男女共

入井。贖其罪。一統志。宋史。引。世與安南相惡。數攻殺。兩國

使者。並至元都城。則分東西。賜宴見。則交趾入垂拱

殿。占城趨紫宸以避。若誓不相見者。元史。北極出地。十

二度。氣候熱燠。與交趾密邇。出較最品。新話。國人釀

酒于甕。俟其熟。賓主繞甕。插入三尺許竹筒。輪次吸

盡。至未注水。復吸之。新話引東每年八月。國主索人

膽千萬。故其臘王。每夜出人于郊。有行客則以似繩

製甲者。被人頭上。牽注。把小刀。裂右腋。下取膽。候其

數充足。而饋之國王。新話引東或和人膽于酒而飲。

或浴。唱曰。微軀皆膽。新話引東國人嫁娶。必以八月。女而

求男。同性相嫁。新話引東其禮也。媒者齎金銀釵酒

肉。往婦家。乃刻吉辰。婿家會親族設醴。婦家請一妓

羅門。引女至婿家。則婿盥手迎接。謹受焉。新話引東國

王死。歷七日。官族三日。庶人一日。而歛葬之。葬也。收

尸于函。服役者。搏鼓舞躍。到水邊。積薪焚尸。收骨。國

野史

卷二百九十

十五

王以金髮。官族銅。庶人瓦。歛以沉海。男女皆截髮。從

葬畢。盡哀。勸于水濱。追歸路。聊莫哀色。每七日。焚香

供華。慟哭至四十九日而罷。新話引東國有飛頭蠻。婦

人無腫。夜開。其頭飛行。食人穢物。回復合體云。新話引東

慶長十一年。始入聘。新話引東八月。東照官賜書曰。

前年以商船之便。寄音書。海雲隔絕。不知相達否。未

見若書。今也。命明人林三宮。投贈恩翰。并陋國微物

於貴國。所懇求者。域中上品之奇楠香也。中下之沉

香。陋邦亦多之。搜索國中而可賜。陋邦者所憑仗也。

自今已後。商舶互作往來。則非兩國庶民幸事乎。新話引東

通書引。日是歲。入貢。新話引東慶長十二年十月。僧承兌

寄書于占城國執事。求奇楠香。且請通信。通書引東

長崎奉行長谷川廣智。亦受命贈書及物於占城國

王。及夫人姊妹。以請修盟交好。求佳香。通書引東後

每歲來長崎。交易通舶。新話引東

暹羅。亞細亞洲十一王國。在印度悉幾爾厄乙蘭土。

上傍安日河。西抵榜葛刺。北接毘牛。東南二方。大抵

臨海。增補萬國傳信紀事引。昔日赤土。又婆利羅刺地也。

新話引東乃南天竺國。新話引東

○采覽異言。源君美按云。赤土殆見隋書。為扶南

野史

卷二百九十

十六

別種。頗為相近。然考其說。似有差謬。唐書云。罽國。

東隣真臘國。西接東天竺國。南是溟海。北通南招

紫樂城界。其都城相傳。本是舍利弗城也。○續萬

國新話云。東接東蒲塞。西接東天竺。南溟海。北通

紫樂城。舍利弗舊城。釋伽說佛法到此土云。○元

史云。暹國在占城極南北。介麻州循海。北岸連接

交趾。

東南平衍。饒稻。西北多大山。參之。又引馬氏勝覽云。

暹國皆山。崎嶇。地。下。分。為。十。一。道。曰。暹。羅。曰。

馬爾大莽。曰。哩。伍。兒。或。作。哩。兒。曰。悉。亞。刺。曰。若。那。

思里曰把打企。乃本曰百刺。曰揭達。曰雲葛臘翁。曰彭亨。曰若耳。與官引傳信紀土地雖有君長尊師。皆敬從暹羅國王命令。國勢甚盛。其王自古子孫相繼。上下舉崇信佛法。其王都曰暹羅。又曰阿弟亞。又首弟亞。通書增詳與官引紀事

○采覽異言云。方今境內有大庫司。凡九。猶言布政司。府十四。縣七十二。俱分隸各府。曰暹羅。曰可細馬。曰疋曾。曰皮細祿。曰東背胎。曰杲平定。曰倒腦細。曰封歪。曰六昆。其大庫司也。曰米納。曰老無。曰北采。曰東板普。曰辣皮。曰疋皮里。曰采野。曰

多饒。曰千無里。曰細辭滑。曰采欲。曰款細灣。曰治奎。曰魁山。

暹羅本暹與羅斛二國地。暹乃漢赤眉遺種。其土瘠地不宜耕種。羅斛國土地平衍多稼。暹人歲仰給之。與官引文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羅斛遣使入貢。成宗元貞初。暹人入貢。英宗至治三年。暹國入朝。史元順帝至正中。暹始降於羅斛。因合爲一。與官史稱暹羅斛國。明洪武四年。國王參烈照昆牙遣人朝貢。授大統曆。其後哆羅祿子昭祿群廣哆囉諦刺嗣。永樂初。改稱暹羅國。遣人入貢。乞量衡。爲國中式。一統志其

子三賴波磨禮刺的賴嗣。萬曆中。其女子嗣王。每年用兵。遂爲霸諸國。通書後陽成天皇。慶長十一年。暹羅入貢。事錄距長崎。凡二千四百里餘。候六七月南風。入港。每歲稱暹羅船者。大舡二隻。來往交易貨物。舊新話是年九月。東照宮賜書于國王。曰。夫交盟者。其地雖不遠。不親則如千里。其國雖不近。通信則如比隣。寡人於貴國。所倚賴者。上上奇楠香。極品鐵砲也。以閣下鈞命。搜尋之。而投贈此地。則實恩惠也。今也。本邦軍器。鐵三領。共六具長大刀拾柄。雖爲不腆之具。存誼誠而已。十三年十月。官使本多正純寄書於

暹羅王。左右臣下。復求鐵砲。及鹽硝。十五年七月。官再賜書於國王。曰。夫海山雖隔萬里。親則不異咫尺之地。抑夏日有商船。便得貴國之信。不移寸步。如對高顏。歡抃有餘。特予大望之鐵砲鹽硝。去歲家臣本多上野介。以短書達于貴國。卽來歲之船。可被投惠。趣握雅昔控。被記書面。欣悅不淺。彌如全諾所希也。自今以後。貴國與陋邦。每歲於有貿易商舟之往來者。兩國和平。人民豐熟。遠方亦如比隣。可修厚盟者也。本邦土宜雖薄物。記別幅。贈進之。書輪通書引元和七年四月。上書曰。暹羅國王。奈舜烈摩倫摩匹浮

上書多誤不可解

臘浮烈照果郎或作倫、怡臘馬噤陸闔妥瓦离西卒耶馬噤离祿縛祿喇納臘日他尼無禽倫。書啓日本國王殿下。切惟古明君致治。施仁政。善交隣。是以近悅遠來樂趨之朝野。而仰受覆庇也。今暹與日本車乘相仍異師。古以和好滄溟爲限。愧辭命而荒疎。殊非本意。大失交隣之道。夙懷觀興於大乘。未能旋慰奉佛面。風化無貳。未聞經教之其可得而與之否。歷來貴國商艘繼至。而優卹之。勝我赤子也。當諭該司溥濟之母。滯難之愿留者。擢首以總之。名押來那。惇用導新舊來販等。利便使向後知所興感矣。敬以詳聞。

野史 卷二百九十

十九

謹顯使坤乾實參密等齊捧書儀上獻。以表哀誠。問候台福。旨以諸盟毋絕辭命。以踐古之誠。兩國之利也。敝土少有奇產。倘有可用。賜以命通。永同和好。共崇佛教之玄感。臻泰平之象務。使蒼生業謳歌善政。惟明鑒焉。事畢。遣使密旅俾獲速聞佳音。爲厚望也。天運辛酉。首夏八日。書所獻長短劍各一把。鳥銃一封。三金盤一具。花綬十條。石硯一具。象牙一觔。四本九月。賜復書曰。吾邦與貴邦。遙依隔滄溟。未及通信。然而商舶之往來。畧聞風化。而不無想像心。今也。令勞二使坤屹實參密坤修糾葦等。持音書來朝。筆之

所記。口之所演。以譯通知其心。不動寸步。如到其境。目擊道存者乎。特領六種方物。惠意不淺。奉佛而風化無貳之示諭。可謂有道。於吾邦亦開闢以來。儒教傳來。佛法東漸。道其道德。其德上在儒家者。順孔夫子之教。立三才五常道。在佛家者。學釋牟尼法。持三歸五戒律。下至士農工商。不捨其業。以故魯典竺墳。汗牛充棟。亘古亘今。非啻崇佛。在文用文。在武用武。其外風俗。二使所歷覽。不遑縷舉。每出通信之忠趣。所感無他。必修隣交。薄物土宜。錄別幅送之。采納焉幸。維時季秋。順序自齋。所賜押金屏風三雙。鎧具三

野史 卷二百九十

二十

領。太刀二振。馬三疋。本多正純。土井利勝亦復書於暹羅國。握那西潭麻喇。通書引寬永戊辰年。暹羅國王死。已巳年。嗣王奉書。異言先是慶長年間。源長正。稱山田仁左衛門。外書通書引采覽異言。或云。伊勢山說云。尾張人。長崎先民傳。亦同之。駿河府。偶儻有大志。不屑治生產。學劍及兵法。遊寓四方。久之。無所遇知。初客長崎。駕海舶抵暹羅。會其國有六昆之寇。長正以策于王。王授以兵。拒擊之。長正令其兵皆爲日本裝。揚言。日本遣兵來援。戰大克。追至六昆國都。而還。王以女妻之。益任以國事。數年威勢大振。服屬傍

諸國王遂以位讓之。長正即位。自稱庵普羅。先民傳作王佛。暹羅謂天曰普羅庵普羅。猶言天王云。長正爲政尙威猛。然頗怨怒。遇弑死。或云以壽終。初長正在國。見天下新定。以爲不足立功名。乃慨然有航海之志。會有商船赴交趾。共載抵臺灣。轉入暹羅。樹功。遂王其國云。府志。

○駿河府志或云。國王弟謀叛。長正合義衆討平之。王擢爲相。或云封必昆兒國。傳至女因。因亦雄勇。有父風。能以兵自固。○外蕃通書引采覽異言云。長正抵暹羅。遇其國亂。屢有戰功。累被擢任。至

管國事。因說其國王與我通聘。○又引長碕北島氏天地二圖贊說云。長正南遊暹羅。時國多難。王招致日本人。長正亦在招士中。時王引見長正。問以強國之術。長正說之。皆中旨。王用其謀。以是國最富強。猶且有戰功。封必昆兒主。長正有女名因。襲父封。後復主於太泥六昆二國。而勇威振殊域。○又引宗因筆記云。長正以寬永四年擢用。迄寬永十年病死。

後又有木谷氏。字久右衛門。和泉人。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常好讀兵書。寬永初。流寓長崎。備作以經

日後鼓舶南溟。而入暹羅。居數年。時其女王議逐日本之客。最緊。故客皆散于四方矣。國正北可二百餘里。有敵國曰亞華。亞華恃日本之客。謀亡羅國。乃率兵六萬。既抵其國界。羅王恐懼。迺募日本之客。久左應募。以奇策機駕巨砲象車。將八千人。迫擊之。敵死於兵者六千。餘悉乞降。戰終潰。王賞功。封附庸王。而以壽終。有子。久右衛門。襲父封云。增詳。

○外蕃通書云。久右衛門在暹羅。亞華起兵來襲。久右以奇計伐破之。以其功受封津田哥阿國。兵起。與長正俱率在留日本人伐哥阿破之。暹王善

以其女妻之。○長碕實記云。慶長中長碕人。津田又左衛門。往暹羅交貿。暹羅與哥阿戰。暹羅乞救於又左。當是時。本邦人數百居暹羅。其居稱日本街。又左與山田仁左衛門。率國人擊哥阿。克之。國王以女妻又左。予國官於仁左。又左生子。三左衛門。逮寬永中。父子歸國。

寬永三年。南海船人。稱天竺德兵衛者。乘商船。渡暹羅。庚午年。復來往。乘角倉船。再渡。後祝髮號宗心。嘗暹羅記行。曰。渡天物語。暹羅國有日本街。居民七八百人云。通。

○增譯采覽異言云。宗心播摩高砂人也。駕角舍氏海舶。通商天竺。二回。剃髮號宗心。住浪華。迄寶永四年。宗心歲八十九。尚無恙云。

國都有一大伽藍。其廣袤六十餘里。高覺層棟。變時雪間。宇下有^三條廣陌。陌宏四丈八尺。^{一丈八尺}。一丈千萬民屋列其中。安置三大佛。其一起。一臥。一坐。臥佛小指高厚一丈八尺。^尺其巨大可以知。積年雖久。堂佛金光見見不滅。未知金石土木何物所造。真是化城也。傳謂。須達長者居趾。而鑿開一大石山。以造焉。國俗以貼金爲供養。凡西南海路。來往船舶。欲達

卷一百一十

二十三

此國更無一物。只有此伽藍耳。^{新話異言}國都號默南。大河迴城都。宛如島。其規制如他諸州。印度城郭。其華整美麗。冠諸國王官殿最廣大。悉美麗。都內人家。凡四十萬。王親衛精兵。恒備五萬餘人。凡此國商賈輻湊。出地繁華。亞細亞。歐羅巴人。皆集于此。紅毛。諸厄利亞。拂蘭察。波爾杜瓦爾等人。皆置商館。交易貨物。^{增譯采覽異言}

○增譯采覽異言引續文獻通考父氏圖說云。其羅城構以板瓦。周一百五十里。壕岸亦構以板瓦。相傳本是舍利弗城。內有居人。數萬人家。佛寺一百

餘區。其堂宇皆錯以金銀。帳以丹彩。地以紫鎮。覆以錦。其土宜。菽粟稻粱。無麻麥。

都邑北極出地。十四度十八分。東西天度。百十七度二十二分。^度氣候不正。俗尚侵掠。資海爲鹽。釀林爲酒。^{一統志}春秋常如盛夏。熱國也。米穀一年三熟。春初種苗。餘皆自生。其米春冬所收。不如夏熟味美也。居人覆屋以瓦。並爲高閣。藉以藤席竹簟。寢處其上。以避蒸暑。男子剃除鬚髮。少留頂毛。戴金花冠。加璆瑯。謂之天冠。單衣長袖。腰佩一刀。婦女以香油沐髮。盤髻加飾。似我圓髻。被以單被。卑賤服制。大

卷一百一十

二十四

較相同。^{新話異言}

○采覽異言引圖書編續文獻通考。及大明一統志。引島夷志云。男女推髻。白布纏首。被服長衫。頗與本文不合。

賤卑貧窶。皆裸也。以木綿纏腰耳。^{新話}國王出則以象駕輿。其農蓄象以充耕耨任載之用。如我牛馬然。^{新話}貿易通用銀及銅錢。米一斛八斗換銀一餅云。^{新話}婦人志量在男子上。每有公私計議。利法輕重。錢穀出入之事。皆決之婦人。^{新話}婦人見支那人。酷愛重。置酒款待。令宿留。狎交。其夫不能

禁。相誇曰。吾婦美。故人亦喜愛焉。新話引東男子弱冠。割陽物。彫金銀珠玉。以藥封之。爲象眼。步則鏗然有聲。新話引西貴人死。則以禾灌之。葬高阜。建塔蓋焉。貧賤者鳥葬。新話引竹或人死。則將寘海濱。大似鵝者來食盡。餘骨投海。名曰鳥葬。新話引西考。嫁娶則羣僧迎壻。入婦家。僧取其紅點。婚額。以爲佳兆。新話引東西洋考。按竹枝詞注云。人皆有妻妾。其爲妻者。皆門戶相對者之女也。能修婦道。生子。則長子繼其家。他分產殊戶。其妾者。皆賣鬻賤人。生子則皆以爲奴婢。或鬻諸人。大抵國人性多和怡。逸樂

魯鈍。偶有智慧者。亦善航海交易也。理經營文學諸技藝云。增譯土人性勁悍。善水戰。將帥者聚人腦骨。裹軀。名曰聖鐵。雖刀矢不能透焉。新話創檳榔木作標槍。以水牛皮作牌。新話適有來船長碇者。乞物於支那及蠻夷諸舶。若不與。則提斧潛海底。毀裂人舶底。其性猙獰。能練熱水。新話其國所產紅馬背的石。次于紅鴉忽。明瑩如石榴子。國西北二百里。有市鐘。曰上水。通商居人。無慮六百家。名種俱有。黃逗香。羅褐連。一統志作香。降真沉香。亦有花藜木。白豆蔻。大風子。血結。藤結。紫檀。白檀。烏木。具多花錫。象牙。翠毛。

蘇木。賤如薪。色絕勝。獸有白象。獅子。虎豹。香麝。貓。白鼠。每家蓄孔雀。如鷄鴨。馬少于驢。皆白色。竹最大。或取爲棟梁材。菓有梅。橘。西瓜。蕉。椰子。蕉子。其波羅蜜形如東瓜。荔枝大如雞子。蔬有東瓜。黃瓜。胡蘆。芥。姜。葱。瓜茄。四時不減。河出鯉。鯽。鱸之類。有米酒。椰子酒。皆燒酒也。凡蕃貨有雪白間道雜色花布。花綵。花氈。乳香。鬱金。阿片。肉桂。檳榔。蘆薈。麒麟血。阿仙藥。椰子油。沙姑米。蔗糖。棉花。斑枝花。荊藤。黃臘。烏漆。膽礬。硝石。豬石。雌黃。鯊皮。蛇皮。虎皮。犀角。象皮。牛皮。鹿皮。水牛皮。山馬皮之屬。其國所缺者。大小麥。黃白粱。白瓜。

松樹。爲猿。牛云。新話一統志。異太泥。當暹羅西南。有吉蘭丹。其彭亨。或作其南皆那溪。乃太泥也。又作太尼。暹羅十一道之一。曰把打企。或作把打。太泥乃暹羅所呼。把打企及把堂。乃西洋所呼也。增譯異言。一圖。統。距長碇二千二百里。通商○外蕃通書引明史云。太泥古淳泥。屬瓜哇。後屬暹羅。更名太泥。遣使冊封。爲淳泥國王。當暹羅東埔塞西南。與六昆。滿刺。伽爲隣。今按。淳泥非太泥國。在沙馬太刺西。東海中。大洲云。與麻六甲相並。地方氣候。粗相同。有守護。南天竺中

彭上當有東或北字

最賤。人物類東蒲塞。讀新土產。砂糖。蜜。胡椒。燕窩。錫。鮫。樹皮。丁子。牛角。牛皮。西國米。冰片。丁香皮。阿片。佳文席。降真香。沉香。乾蝦。籐席。籐。蠟。山豕。猿猴。麝香。貓。大猿。蛇。鸚鵡。孔雀。鳩。鵲。通商出極大之鳥。名曰厄慕。有翅。不能飛。其足如馬。行最速。馬不能及。羽可爲盔。纓。啄亦厚大。可爲盔。增譯異言慶長四年七月。東照官賜復書于太泥國王。封海王。噍哩。噶那。李珪。曰。今玆孟夏。所呈本朝之表文。披而讀之。則似不移寸步。而對高顏。抑去歲八月。太閤俄然而歸。泉下。閩國皆用。令嗣秀賴相公號。今如寡人者。蒙顧命而輔佐嗣

野史

卷二百九十九

二十七

君也。幸而到遠方遐陬。治政不減往日。本邦風俗。來使親見之。不及注記。竊聞貴國依足下義氣。國家安寧。人民和平。遠近懷其惠者。可不嘉尚乎。維時所運送之方物。珍禽異產。獻諸嗣君。何圖寡人亦得貴國芳信。遠方厚惠。不勝感戴。爾後彌商船去來。珍器賣買。可隨足下所欲。邦域中。海濱陸路。制禁賊徒。雖隔萬里海雲。堅交盟。則其情不異兄弟。莫訝爲表卑忱。甲冑二具。獻之。采納多幸。書輪通書引七年。入貢。舊事略八月。官賜復書于太泥國林隱麟。書通十一年八月。官賜復書于國王。曰。華賊入手。細覽薰讀。特得

花綾之芳信。不堪怡悅。如來意。二國往返。近年頻繁也。本邦商船到貴國。作暴掠擾害者。其罪元重。未到此地。雖然。既知其凶徒。預待歸。陋邦之日。異時著岸。則船中豪賊。無遺餘。可刑戮矣。於貴邦。殺人放火。惑亂人民者。是可忍。孰不可忍乎。時哉暑退去云。書輪通書引日記。國俗最野陋。其國王婦女相傳奕世。不聞國政。只備位耳。執政家有二王。七道相分立。癸丑年。實九三月。有叛者。殺三王。而其下代之。前三王子避亂于暹羅中六昆。憑其王起兵。乙卯年四月。率兵一萬餘。海陸併進攻。後三王拒戰。敗走于未居晴。在太泥與

野史

卷二百九十九

二十八

六昆之倚賴其王。其王爲起兵。海陸二道並進云。華夷呂宋。一名瑪泥爾。訝。在廣東海中臺灣南。距臺灣四百里。連琉球五百餘里。去我長碕八百餘里。土地頗大。西南海中。大小屬島。一百餘。總稱非利皮印。設厄乙蘭。鄧。又曰呂宋諸島。或瑪泥爾。訝諸島。皆在支那與馬路古中間。其如茗荅。閩非利皮那。稍大也。或產金銀。後皆屬呂宋。其地東北隅。北極出地。十九度二十五分。東西天度。百二十八度十二分。酷暑熱。一年春秋八季。其季各四十五日。設我立春。故爲春。四分十五日。候如我夏。我春。十分

彼爲夏、毒熱如焚、我立秋、彼爲春、如我夏、我秋、彼至彼
爲冬、如我四月、我立秋、彼爲春、如我夏、我秋、彼至彼
夏、毒熱如焚、我立冬、彼爲秋、如我米穀一年六熟、往
夏、我冬、至彼爲冬、如我四月、候云、米穀一年六熟、往
古有國王平治之國稍亂、異新話甲子年、我永祿一
千五百六、伊斯把爾亞國、非利皮烏斯、第二世王時。
國人明史及明世諸書作拂郎機人、歷新伊斯把爾亞地、航海、始至
此地、互市、或時獻黃金于國王、請謂、願得賜此一牛
皮蓋屋之地、王許可、其國人多縫合牛皮數間、以皮
圍土地、以乞之、王竊難之、然恐信于異邦、乃畀其地、
伊斯把爾亞即築城于其地、營室列銃、備刀盾、堅固
壘壁、居九年、遂起兵、殺國王、奪國、併有焉、實當壬申

我元龜三年、異新話置僧官及都督、統非利皮亞諸島、
傳信紀事、引土地炎熱肥沃、殊多米穀、椰子、胡椒、肉
桂、生姜、泊芙藍、砂糖、蜂密等、山出黃金、海出明珠、其
南方瑪爾泥訝地、產白銀、故國富厚、西南銀場、採煉
工匠、皆係支那人、凡十二萬餘口、亦我流寓人、分居
其東方者、嚴設關防、不令過界、其人被服帶仗、不變
本俗、追年、率衍至三千云、東海島中產金地、乃遣國
人採用焉、島名一柱島、又金島、雙柱島、又銀島云、異新話
伊斯把爾亞奪國而後、崇信天主教、悉依教
門行事、異新話國俗嚴禁狡童、如人犯之、則謂逆天罪

人也、積薪焚殺焉、新話引東國產鷹、中有酋、飛則羣
鷹役列、或獲禽獸、則俟其酋先喰其睛、而後羣鷹啖
盡其肉、氏國說、新話文、國有一樹木、百獸不得近之、一
過樹下、忽斃云、異新話慶長六年、始入貢、十月、東照宮
賜回章于其國、耶巴難主、昔高提腰曰、舊年於貴國
之海邊、大明弊邦之惡徒、作賊之輩、可刑者、刑之、明
人者、異域民、不及刑之、令歸本國、定知於大明被誅
罰、如本邦者、去歲凶徒、雖作反逆、一月之間、無遺餘
誅戮之、故海陸安靜、國家康寧、自本朝所發之商船、
不可用多者、可隨來意、他日本邦之船、至其地、則以

此書所押之印、可表信印之外者、不可許焉、弊邦與
濃毘數般、欲修隣好、非貴國年年往來之人、則海路
難通、所希求者、依足下指示、舟人船子、時時令往返、
貴國土宜納受之、遠方之信、厚意難謝、七年八月、宮
復賜回翰曰、遠人得來而傳足下音書、說貴國政化、
况又投贈五般方物、雖不對容顏、不聽辭語、交情作
四海一家思者、不勝感荷、本朝與濃毘數般、欲作商
船往來、名不必爲本朝、貴邦之人、曾曰、弊邦之東關、
有所止宿、則呂宋之舟、可道風難、自關東出舟者、兩
國之嘉慶也、今故自貴國告彼國者、期望之、蓋可應

貴邦所欲。自本邦出。入幃舟輩。悉誅殺焉。域中到遠島遐陬。彌加制止之嚴命。若又到其地。而作暴逆。可被誅戮。莫怪本朝商人。雖有寡人押印之書。不用國政。致非理者。記其名字。而可告報之。異日不可令其舟渡海也。雖爲微物。贈本邦兵器。以表寸忱。又是歲九月。賜書曰。今茲壬寅之秋。貴國商船欲赴濃毘數般。海上懼風波難。而到本邦土州之海濱。數年與貴國修隣交。結遠盟。今也。幸而寡人執國柄。旅寓商人。船中資財。何可豪奢乎。爲畏往事。偶見順風。急歸去否。船客數人。到陸地者。寄贈貴國土宜。厚意難報。自

野史

卷二百九十

三十一

今以往。或遭賊船。或漂逆風。縱雖謂檣傾楫摧。到弊邦。則宜安心矣。兼日域中。益加嚴命。貴國商人請寡人曰。年年濃毘數般。往還之舟八艘也。日本國裡商舟所到。賜可逃災害之印書。則呂宋百世至寶也。如寡人。殊愛隣遠人。爲禦士民賊心。別裁押印書者。八紙。持此印紙。則弊邦之中。江海島嶼。村邑城里。栖息可康安。莫訝貴國商賈。全見國風。敢不能縷陳也。八年正月。台德公賜復書于國王曰。朶雲落手。卷舒罔措。特受嘉貺。凌萬里波濤。攀千里雲山。爲通信音。勞來僧侶。直聽遠方政令。親知遠人風俗。觀異國珍奇

之土宜者。欣感交深。本朝國政。屬內大臣進止。故不及重說。與貴國結交盟者。於予亦無踈志。異日商船來去。海陸遐邇。莫作嫌疑。雖爲不腆土宜。鎧三領具。寄贈焉。以表微誠。通書引日九年。當西曆一千六百呂宋國王耶徹洛黎勝君迎謹沐頓首。書于日本名高國王陛下。昔者已有復書。言謝。茲因山厨羅明教告巴禮寓蓬褚瑪稱。欲往名高。謁見聖上。當知此山厨羅明教告巴禮。乃呂宋分派。往寓貴國。他爲人聰敏得道。好爲美事教。本朝于系蠟氏奉祀。一位無極至尊名曰察氏。乃天地萬物之主。俾僕等棄邪歸正。破

野史

卷二百九十

三十一

暗崇明。識昇天之人道。于是大朝于系蠟氏。一統皇帝及諸官長。至士庶民。無不欽羨而讚揚之。然此巴禮往貴國。非爲世間金玉之玩好。止欲教人超拔魂靈。昇天受福無窮。倘到陛下。乞存薄面。嘉善覆蔭。毋斯遐棄。則僕佩戴。曷敢忘乎。其餘前年巴禮寓居貴國。尙有數年矣。他亦如此善心。乃貴國人民所既識也。第因海天遙隔。不得躬造。梓書上達。伏冀如面。僕不勝敬謹之至。通書引書十二年五月。國人來告曰。伊斯把爾亞王。使僕爲呂宋守護。今始來渡云。通書十三年八月。東照宮賜報書曰。芳書落手。卷舒圭復。如

書面。從伊須波二屋。爲呂宋國守護。渡海珍重至祝如前。前不可有疎意也。然而今歲被著船於相州浦河津。欣悅不淺。抑如貴國者。上下安寧。人民相親。諸邦懷其惠者也。本邦亦正法度。故無逆賊徒。雖然本邦者於其地。致無道者。盡可被誅戮也。次渡海如飛。舟船中者。心安中付也。貴國方物。如目錄納受。厚意難報。又吾邦信物。雖爲菲薄。以別紙獻之。通書引日是日。殊賜制札曰。近年到其國。日本人作惡逆輩者。如呂宋法度。可被成敗也。於日本無隔心。任此印札。可被申付也。通書。輪。十四年十月。賜呂宋船制令於甲

野史

卷二百九十

三十三

必丹世連郎壽安惠須氣羅曰。呂宋國商船至濃昆須蠻蠻。按。以上皆伊字。渡海之時。或遭賊船。或漂逆風。到日本國裡。則以此書之印。可遁災害者也。聊莫涉猶豫。不備。通書引。慶長年錄。十八年八月。呂宋國使者。捧書及物於駿府。東照宮引見。通書。寬永十八年。禁遏天主教之後。莫復來者。本邦放逐教徒于海外者。或止居此國。子孫或存。其傳稱南蠻者。蓋是矣。異言。續新話。伊斯把爾亞人。多併諸島。後年紅毛人及通商東國。多併有諸島。奪焉。伊斯把爾亞人。所獲貨物。比往時則頗減少云。異言。

若苔開。又作泯大鵬。其國大亞呂宋。有自立王。土人奉馬哈默教。都邑亦號若苔開。地有壯麗大港。其北隔北極出地。九度四十分。東西天度。百四十度五十二分。異言。距長。磅二千四百里。風俗與暹羅同。赤髮黎面。男不束髮。女束髮。纏以白布。黥額以小紋。磨草服上似我襦。下無著。國人好食阿片。似我嗜酒。食不至昏睡。則不止。信鬼懼猪。雖國土頗大。土人頑愚。而有膂力。或誑兒童。皆發夷者。常食飯及穀。決不食豕。雖雞非自屠而相引導者。不食。紅毛力以下。從土產。有胡椒。藤。佳文席。硫黃。沉香。丁子。鼈甲等。通商春秋。

野史

卷二百九十

三十四

八季。與呂宋同。呂宋當赤道北。瓜哇其南也。其度南北粗相似。人物卑賤者。裸體而無衣服。紅毛倚此地。裝船而來。故土人混水主來。又瓜哇。粉葛刺。末禮伊。斯布字幾須。末略和類等土人。屬紅毛。有相約而從來者。紅毛。紅毛。以下。國人有三種。西域蕃人買之者。服食皆雅而清尊。故持齋受戒。呼曰唐人。土人有名無姓。性昏惰。故西蕃善買巧謀。携珍器于土人終止板。談。本善。以下。已未年。五年。紅毛人舉兵。寄寓此國。伐波爾杜瓦爾。終奪其國。築城郭。稱曰皮多比耶。以便萬邦通商。置守令鎮。其名曰熱涅蠟亞兒。或作。

嘯熱沮舉州今屬紅毛話、新一種有稱黑坊者鼻皆低。

初幼時悉壓鼻以革紐捲之。及長解去。其俗卑右腕尊左。蓋右以觸污穢云。如異物。不以左則決不取云。

支那人亦通商于此。皆受紅毛人命。渡舶于本邦。

六七月。歲南風入津。此土波爾杜瓦爾人始領之。土

地豐饒。人性懶惰。故爲紅毛輒所奪云。續新話

阿媽巷。或阿馬港。又亞媽巷。增譯或香山灣。鄭氏紀事

書引續文獻通考水通考廣東新又天川。通書引水通考

語池北偶談作香山灣又涼鏡又天川。通書引水通考

媽作天河海與支那廣東府香山縣南海尖出之地書通

北極出地。二十一度十分。增譯紀行。引。往昔此地有

神。名亞媽。能保護船舶。此地船舶湊會要津也。支那

人呼曰俄於。也。港因併其神名。呼亞媽港。世人促曰媽

港。或媽谷焉。當時曠漠。絕無城邑居人。增譯紀行

外著通書引乙酉年一千五百一十七年波爾杜瓦

爾人。初舶來此地。寄寓。而謂支那人。始就山上。建城

皆與海外諸國貿易互市。未幾商賈繁盛。土地殷富。

民烟蕃殖。爲天下有名商賈輻湊之地。增譯紀行

是故來我邦者。多自其本國波爾杜瓦爾出。張五和。

自五和兼領阿媽港管轄而來舶。非敢本國出船也。

我邦呼曰南蠻人。船曰黑船。通書此地西邊土地雖卑。

野史 卷二百九十 三十五

通字恐有

東部皆巖石也。部內有五寺院。造築頗美麗。波爾杜

瓦爾人。構寨柵于此地。港中置大砲數門。遣軍卒三

四百人。以戒不虞。然其卒非其國人種。皆臥亞也。興坤

圖天文十一年八月。南蠻船漂著大隅種子島。其

後弘治永祿之際。來舶薩摩及二肥二豐諸處。元龜

二年夏。構商館于長崎。當時稱南蠻者皆是也。書通

長十四年七月。東照宮賜朱印曰。依日本人。寄船于

天川津。其地壘之。固禁嚴。如有違背者。刑戮焉。通書

記十六年。引見其人。本多正純復書於阿媽港知府

曰。謹復書阿媽港中知府諸耆老酋長等。所枉手書。

野史 卷二百九十 三十六

近似面稟。往歲烏舶燒溺之故。如今諄諄而言之。前

舶主雖從速事。而其愛惜之情。亦可憐焉。其罪迹詳

在寄柬。適我國書中姑舍是。然今貴港。早悔前非。爲

修舊好。庶幾風舶遙遠。商賈開通之路。永以不發也。

其意於理無害。然則我邦雖有不拒來。不迫去之意。

而又通外國。柔遠人之義。不能不有也。因以聞我主

君。我主君有允容之命。於貴港不亦幸乎。夫以貴港

之入貢於我邦。數十年于茲矣。今一旦舉而不棄之。

蓋我主君。善憐之意。念茲在茲。然則來歲隨例。以烏

舶之到于長崎。而爲期。莫有違約。仍商市雜還。而交

易獲福。有如皎日。勿爲狐疑。不宜。通書引其地尊

信天主教。初明萬曆中。西洋人來占之。崇天教。歲輸

稅五百金于明。紀事寬永十五年。天草亂後。嚴禁來

船。通書十七年。加加爪忠澄誅耶蘇徒。諭阿媽港書曰。

夫施政安民者。國家之本也。修文懷遠者。主將之德

也。及本朝慶長之初。源大君之治世。文武兼備。寬嚴

相濟。四夷來款。而立市船司于肥前長崎浦。賣買交

易者。往來絡繹。阿媽港之蠢蠻。平素尊天主之教。欲

弘其邪法于本朝。比年所來之船中。或雇唐船以載

耶蘇之徒。號伴天連者。至于此。蓋是以此教而唆我

野史 卷二百九十

三十七

里民。竊有覬覦本朝之志。故大君震怒。捕伴天連及

其徒。悉斬之。磔之下。令禁之。有信其法者。罪及三族。

爾來先君大相國。今大君幕下。三葉之間。最惡斯徒

之術。制禁益甚。然阿媽港猶寄事于賣買。匿伴天連

于所雇唐船底。東而微服潛行于羣國。以此邪術。誑

惑庸人。且蠻船密養其欲。是以其徒連年逢囚繫。或

陷大辟。或被焚死者多矣。加之丁丑之冬。彼邪徒。蟻

集蜂起于肥前島原。屢入邑里。燒家居。害人民。纖羅

舊壘。不急破之。絕其根。而使枝葉滋蔓。若有及張魯

節恩之類乎。戊寅之春。凶徒凶滅。斬截者殆可四萬

人。然我騎兵步卒以下。爲彼被殺者亦有之。然則宗

賊其罪最重。可憎而可嫉之至也。由是去歲使節至

長崎。諭汝國人。向來必無向于本朝。若有苟來。悉戮

其舟中人。以無子遺云云。而今背其嚴旨。詐爲和平

者。重到于此地。官事無監。制令變。某等謹率鈞命。不

知其他。不敢赦之。卽壞其舟。執其徒若干人。梟首。長

徇于市。其餘者無少長皆殺之。但船子及醫師者。准

彼則其罪輕。且欲令汝國覺知此事。故免其死刑。別

造小船。放還之。使此狀告于本國也。凡阿媽港近隣

首長聞之者。宜仰本朝之德。以察武威之嚴也。通書丙

野史 卷二百九十

三十八

辰年。延寶四年六月。臺灣鄭經遣人伐阿媽港。鄭氏紀事

貞享二年六月。阿媽港送來伊勢國漂民。通書

東埔塞。一名眞臘。又占臘。通書又眞臘。其國自

稱曰甘字智。通書或取浦只。通書又甘波

牙。通書又眞臘。又漢甫塞。通書在暹羅東南。

北極出地。一十度三十分。東西天度。百二十一度一

十二分。比呂宋則少涼也。得南風來。船爲南天竺。流

有惟河。新眞臘本扶南屬國。王姓利利。名質多斯

那者。始并扶南有之。宋宣和初。封爲眞臘王。慶元中。

國人大舉伐占城破之而立眞臘人爲占城王。

○外蕃通書引東西洋考云建元時大舉破占城遂王其地改國號占臘。

故當時占城亦爲屬國印度東方王國而近安日河土地極富饒國王自立治其地近世屬暹羅國三受其命令通書引綴文獻通考及眞臘風土記明萬曆初暹羅與東蠻牛戰而大破之殺其子東蠻牛宵遁暹羅新雄海外遂移軍攻眞臘下之自是年年用兵云增詳王城圍二十里宮室美麗官中有金塔國王每夜臥塔上塔中有九頭蛇精女身地主也每夜與王交媾雖王妻不

野史

卷二百九十

三十九

二

能敢入二鼓而後回官與妻妾同就寢此妖若不見則王死期在邇如國王一夜不往則忽獲災害云國王而下男女皆推髻袒裼以布纏腰出入則以一條大布牽纏腰卷表布有等階卑賤只女免用大布國王所用直金三四兩極華麗精美多取暹羅占城產織帛國王戴金冠若不冠則採茉莉類花以線繫之匝髻頂上戴珍珠重可三斤無貴賤皆跣足貴人男女臂佩金銀指貫指展全身塗檀麝手心及腳底以紅藥染爲赤又卑賤女子而已免染焉僧曰孛姑剃髮黃衣偏袒右肩腰纏同色裙而跣足寺皆瓦蓋堂

中安置紅衣似釋伽像者以泥塑之飾以丹青塔中佛或以銅鑄之絕莫鐘鼓幢幡之類僧皆茹魚肉不飲酒供魚肉于佛寺中無厨及竈每日齋有齋主辨之疊貝葉爲經卷齊整文字黑色字形如回鶻字土人每屋墾坑爲溷糞滿則填之殊坑之性甚忌污穢培養不用穢凡登溷畢則入池濯臀左手爲污用以右手拿食也適旅寓支那人登溷以紙揩則土人譏笑云土地酷熱日夜浴水浴室莫孟桶如戶掘池灌水男女皆裸體入浴女左手覆牝門而已父母及高年浴池則子女卑幼不得入子弟浴則父母老人亦

野史

卷二百九十

四十一

二

避焉或時城中婦女三三五五抵城外河邊脫卻腰布入水洗滌自頂至踵聊莫隱處動其人以千計支那人旅次者競爲遊觀城外河流非日無此事河水常溫如湯惟五更頃微冷日出則溫土人交接後必入水澡洗出溷亦然是以疾病者發癩者頗多人死則以簀席之類藏尸以布蓋之新葬之日列旗幡鼓樂而送路途拋撒炒米抵郊外人烟希地出屍露棄之鷹犬群集忽咬盡子弟悅相謂曰父兄生前有幸福故受此善報禽獸如不咬則愁歎謂罪未滅故受此惡報云無忌服喪制男子髡頭毛女子翦額門髮

如錢大。以爲孝耳。土人產女子。則父母祝謂。願女將來。以千百丈夫得相見爲要。若富豪女。自七歲迄九歲。貧賤女。以十一歲爲期。招僧請道士。令去童身。名曰陣筵。以每年四月擇日。決諸官司云。初女子令臥父母側。陣筵而後。令臥外房。恣接微丈夫。或其夫虛弱不能縱淫。則決絕其夫。其嫁也疾。產育亦速。故色衰速。其二三十歲。如支那四五十歲婦女云。又有訟獄。不辨曲直。則城中有十二坐石塔。坐訟獄者於塔中。兩家親屬隄防焉。歷一二日。或三四日。其非據者。身體發瘡癰。或咳嗽。或熱病忽發。有理者無異。是以

裁斷邪正。號天獄。又人家失物。則沸油于鍋。延手探之。賊者腕忽腐爛。國中不禁。姦夫正夫如認之。則以柴挾姦夫脚。絞壓痛酷慘楚不可堪。出財賞謝焉。土地馬矮少。牛多。牛斃則不剥皮。不食肉。令腐朽而已。相謂其生時與人戮力也。國中米穀易求。婦女易得。室屋易造。器用易足。賣買易爲。是故支那及他邦人。逃居此土者夥。多土人每且澡洗。把楊枝嗽。讀誦經文。而復澡洗而就食。食畢復淨齒嗽。誦經云。新話風土記引每年必有洪水。居室皆浸水。故平素住樓上。來往魚鳥菜菓。皆載舟商買。本邦十二月。正月。水潤復平地。

山壑高阜亦異。四時有巨蚊刺人。上等人白晝垂帷帳。人物野鄙。男女黎黑。不辨禮節者多。土產鹿皮。牛皮。牛角。象牙。虎皮。犀角。犀皮。血燭。蘇木。黑砂糖。大風子。漆。藤。藤席。礬枝。花蠟。牛蠟。魚膠。紫根。檳榔樹皮。雌黃。鮫。多羅葉之屬。大率與交趾同。通商考慶長六年。初入貢。通書引外國通信事畧八年正月。東照宮賜復書于國王。曰。遠傳信書。披之讀之。如連華床而聽電語。矧又贈諸般奇產。感欣交臻。抑貴國有英雄圖靜之患難。而鼓角聲不止者。不勝嗟嘆。只願和同將士。撫育黎庶。而而不及于戈。解邦甲兵。可應貴國所求。更不可制止。

本邦商人欲赴貴邦。可遣寡人此書所押之信印。不持此印書之輩者。不可允容焉。懷廷大官商船。卽今告歸國。他日雖到陋邦。海涯陸地。不可有寇賊。島嶼諸國。嚴如制命。其地縱雖隔遠。其交親切。則不作四海兄弟思乎。本朝土宜。其物雖輕賤。聊備單要而已。通書引日四月。通書引。具殿風土記云。每中國十月。爲正月。然以建亥月爲正月矣。歟。東埔塞國王上書曰。蒙及雅愛。錫賜厚惠。寡人欲超龍臺而叩謝。奈天各一方。水遠遠涉。難以進處。貞慊貞慊。今懷廷大官寶舟進小邦。其貴翰來臨。但是所賜者。寡人拜而受之矣。然小國頑庶。未得原服。寡人

動兵而征伐。荷懷廷大官尊主命。發枚人夜頭目以助榮行。寡人喜幸不勝。茲無以爲報。祇願歲再萬歲矣。今懷廷大官之舡。候風迅。是時即使回歸。今寡人遣船主鍾管吾奉息拜上。准爲親身而來。無以爲信。聊得微意。以答君情至。或至伏望啖納是幸。其管吾之舡。帶念簿面。今八月駕回。寡人感德不怠。具此獅角八箇。鹿皮三百。孔雀乙箇云。通書引相國寺書。輪屏風。十一月。賜復書及物。記往來。及日十年四月。國王浮勝王嘉呈書曰。誠以治亂持危。古人盛典。唇齒相防。霸業由基。孤承神器。於多難之秋。恨無神先君一洒之志。所賴

此書亦難解

野史 卷二百九十

四十三

者和隣柔遠。講信修睦。以爲宏因不拔之基。今爾大東上國。累降雲錦寶劍。接增輝於金庫。孤感之不勝。願效秦晉之交。自愧才德不揚。敢望大度不棄。一撮扁土所產。難伸微意。始以一二件東其所年所差。原綱二右衛門。因替吾來貢。因何並無名據。替吾所稱係舡主。槐庭不同。寫此等情理。明公可辨。以杜後患。庶往來無弊。復願明公以孤爲念。每神船隻大多。仍給印。與此貢使原綱二右衛門來。此總管常通往來。無擾良民。貽耻大國。是幸。前所付明峯船長刀二十柄。喜悅深藏。進貢暹羅鳥銃二門。明角藥箇二口。帶

心箇二箇。孔雀尾四屏。蜂臘五十斤。通書引書。十一月。賜復書曰。遙領台翰。薰誦圭復。時時聞遠方信者。歡悰有餘。特鳥銃。孔雀彩羽等。其物其數。如願生所記。自弊邦。赴貴邦之輩。希求商船不多者。想是陋邦商賈作凶賊。而苦貴國人民者耶。數回如所告報。日本商客。或非義非法。或多貪多嘔。於罪奸深重者。如國政可行刑法。十一年九月。東照官寄書于國王。賜金屏風五雙。以求寄楠香。十三年。又賜書求占城奇楠香。併賜其王舅握雅老爺于書。諭到占城國王。欲通書令傳焉。是年八月。賜條制於東埔塞曰。近年

野史 卷二百九十

四十四

日本人。到其國。作惡逆者。宜如其國法。令嚴處刑罰也。於日本。無違隔。以此印札可施云。通書引甲寅年。二年。實廣南攻東埔塞。初東埔塞國王。有昆弟四人。伯蚤死。仲繼爲王。叔號二王。季號三王。去年三王謀反。我仲王自立爲王。二王雖悲憤。勢威不敵。遁走廣南。乞救。季王強奪仲王妻爲妃。妃伴從。狙其虛隙。刺殺季王於閨床。而自立。迎仲王子立之。自避居。仲王子暴戾。我女王。叔王大怒。乞救于廣南。率其兵一萬餘。海陸共進擊之。伯王子亦赴兵。偕與仲王子戰數回。仲王子勢捷。遂去。據暹羅國界山林。叔王率兵猶

嚴備焉。乙卯年。叔王病死。廣南人來加數千。兵未解。
仲王子憂之。遣使乞和。輸貢物。平夷變越。○通書引。我埔塞。丁酉年。當享保十二年。七月。東埔塞國貢船入。長磅。獻其國臣六佛。嬌花書。及土宜二十品。以請交。貿。乃界本國信牌。不許交易。卻其貢物。通書引。長。磅。實錄。

附言

外蕃通書引異國往來。及日記云。慶長十一年十
二月。東照官賜書于田彈國王。今按田彈國更無
所考據。八丹及極淡把堂等。其意雖粗似之。未詳
其正據。故附以俟考。

野史卷二百九十一

外國傳第十一

飯田忠彦修
男 文彦訓點
竹中邦香校

滿刺加

瓜哇

臥亞

波爾杜瓦爾

喝蘭

漢义利亞

伊斯把爾亞

新伊斯把爾亞

洛斯箇未突

滿刺加。續廣國新話、又麻六甲。續新話、馬路古。續新話、萬國新話、
地在亞細亞洲中半島。其極南界。而其北一面連大陸。三面皆際海。西人呼曰半島。增傳信記事、起自扶南。三千里餘者皆屬之。東覽異言、諸島在赤道下。當本邦西南。距海路二千餘里。新話、○華夷通商、舊名五嶼。以海有此山也。單嶼。雙嶼。鷄骨嶼。在西。崑宋嶼。長腰嶼。在東。並皆洋舶準望之處也。東南距海。西

野史 卷二百九十一

野史 卷二百九十一

二二

北皆岸岸連山。地瘠鹵。收穫殊寡。故未稱國。隸暹羅。增譯、土地極熱。罕宜耕種。不甚廣。而為海南輻湊之地。春秋二分。正當於人順。氣候極熱。賴無日不雨。故人可居之。果木終歲不絕。人良善。不爭生業。或彈琵琶閒遊而已。異言、引、氏圖說、酋長以白絹纏首。被青花袍。踏皮鞋。乘轎。俗質朴。土人皆信馬哈默教。民戶似暹羅。剝木造船浮海為漁。海濱有龜龍。四足而高四尺。軀帶鱗甲。有長牙。遇人則嚙。嚙乃死。故人甚懼。其一殼可容一人。或用為盾。以索敵。續新話、增譯、丁香。胡椒二樹。天下絕無。惟本處折枝挾地即活。性最熱。怯濕氣。與水酒同貯。旋即吸乾。樹傍不生他艸。土人欲除草。惟折其枝挾地。艸立槁矣。又產異羊。牡牝皆有乳。外記、所產有黃連香。烏木。打麝香。花錫。樹沙姑。茭葦。菓有甘蔗。芭蕉子。波羅蜜。野荔枝。蔬有葱。薑。蒜。芥。東瓜。西瓜。燕窩。牛羊。鷄。鴨。宰有山。有黑虎。差小。增譯、又有蘇木。象牙。硫黃。玳瑁之類。大明一統志、給糧常乏。土人磨樹皮。製粉造餅為食。其樹。日左阿計、所謂沙谷米。或云砂姑米。外記、新話、明永樂三年。國王西利八兒速刺入貢于明。封為滿刺加國王。九年。嗣王拜里迷蘇刺率孥入貢。天順三年。國王無荅佛哪沙死。子蘇

丹茫速沙嗣。一統志先是暹羅數加侵伐。內屬明始得

自立。明嘉靖中復有滿刺加夷。蓋是時受制於西蕃。

我慶長癸丑春。噶蘭來告。以連歲與加西郎戰于滿

刺加事。波爾杜瓦爾人據之。先是我永正七年。正德明

年。波爾杜瓦爾人結好滿刺加都城。而居住郭外。是

歲乘其不意。舉兵襲其都。奪之。國王走而死。波爾杜

瓦爾人悉有其地。慶長十年而來。其隣傍若耳及瓜

哇。紅毛等屢接戰。波爾杜瓦爾人據其地。一百三十

年。當寬永十七年。紅毛大擊破波爾杜瓦爾人。悉取

此地據焉。增譯而後支那。波爾杜瓦爾。及諸種協乙

野史 卷二百九十一

淫德。佛等雜居。異言引傳來船長碇。舊章蓋禁天主

教之後。斷焉。

○采覽異言源君美云。西洋諸蕃盤據古俚。麻刺

加。瓜哇。呂宋等國。皆以利誘之也。洋船載貨。略以

珍奇。請置樵場於要地。以通互市。夷中固安于無

法而關防不嚴。因託以盜賊水火。願築土牆。以護

貨物。既而內築堡壁。分兵屯戍。隱若敵國矣。夫利

之所在。權之所歸。富者爲之貨殖。貧者藉之衣食。

恩與威行。皆其私人。攘臂聲四起。客輒而爲主。反

掌而已。南方之俗。古稱簡慢。利孔一開。奸詐百出。

真是七日而混沌死矣。

瓜哇。在海外。四面皆水。元史又咬喇巴。又交留巴。

增譯又咬喇吧。新話國大小有二。外古曰關婆。續文

考。又亾訶陵。又蒲家龍。考當支那西南。蘇吉丹。打板。

打網。底勿等屬焉。一統志○按通商考。番且。達赤道

南十度。外當本邦西南三千五百里。續商考西北距

沙馬太刺。東北距波耳匿何。西南皆外洋。

○大明一統志云。東抵古女人國。西乃三佛齊國。

南抵古大食國。北乃占城國。

東南島嶼與墨瓦臘泥加海接境。東海中有島。大小

野史 卷二百九十一

三十餘。校羅島。他木島皆屬。續新氣候常煥。春秋八

季。一年再熟。物皆豐饒。西南諸蕃之要會。金寶充溢。

俗頗與暹羅類。續新室宇壯麗。飾以金碧。剪銀

葉爲錢。博易。飲食豐潔。地不產茶。其酒出於椰子及

蝦螺丹樹。甚香美。土人赤髮黑面。間有文身者。土人

從其衣裝纏胸以下。至於膝。增其言云。男蓬

布。上衣下脫。○一統志。疾病不服藥。但禱神求佛。土

俗有名而無姓。性頗昏惰。西蕃往往以珍奇。略土人。

遂據板淡。雅罷牙等地。其王椎髻。戴金鈴。衣錦袍。蹕

華展。坐方牀。官吏入謁。三拜而退。出入乘象或腰輿。

壯士五六百人。執兵器以從。國人其主出則坐俟。其過乃起。以爲敬。以王子三人爲副。元史引宋史一統志土俗婚聘無媒妁。但納黃金於女家以娶之。五月遊船。十月遊山。有山馬可乘跨。或乘軟兜。樂有橫笛鼓板。亦能舞。尙氣好鬪。不設刑禁。惟犯罪者。隨輕重。出黃金以贖。惟寇盜則實諸死。其田膏腴。地平衍。穀米富饒。倍於他國。民不爲盜。道不拾遺。諺曰。太平關婆者此也。一統志引宋史一統志國都往古東王地也。其達南海不遠。城地三十餘里方。民居朴陋。俗遊惰者多。續新話以我十月爲春首。有竹槍會。夫婦坐塔車。至會

野史

卷一百九十一

五

所。夫取偶執竹槍。妻各把三尺許木棍。立其中。鳴鼓爲號。交鋒三合。各婦揮木棍隔之。謂那刺那刺而去。若被突殺者。國王命勝者。贈金錢一箇於死者妻。妻隨勝者而去。國王亦與妃乘車。出會地云。此國海灘有小池。名曰聖水。元將高興史弼征伐此國。水乏。乃拜天禱祝。突槍於地上。泉從而涌出。新話引宋史一統志南宋文帝元嘉中。通支那。後絕。趙宋太宗淳化中。其王穆羅茶遣使入貢。南宋建炎三年。制授其主閩婆國王。相傳以爲瓜哇之故名矣。元時稱瓜哇國。其季世遣兵伐之。不克。元史引宋史明洪武初。其王昔里八達

刺遣使入貢。一統志明萬曆中。波爾杜瓦爾人據之。後紅毛人襲取其地。連築屬城據守。實當己未年。我元五百年西洋一千六五月也。遂築大城備兵。迨戊辰年。永五年紅毛多併土地。築新城於諸處。今稱都城。曰拔荅比亞。是乃古昔開瓦荅刺地也。增譯來舶長碇。交易貨物。錄土地多象。無馬驢。不用錢。以胡椒及布爲貨幣。人好呪咒。急。好作魔鬼妖術。諸國每爭白象。卽治兵相攻擊。爭象者。白象所在。卽爲盟主也。外記所產金銀。眞珠。犀角。象牙。玳瑁。沉香。茴香。青鹽。檀香。乳香。龍腦。丁香。沒藥。草澄茄。木瓜。椰子。蕉子。紫檀。猴棗。肉

野史

卷一百九十一

六

荳蔻。甘蔞。芋。檳榔。胡椒。硫黃。紅花。蘇木。桃榔。古貝。絞布。裝劍。藤簾。佳文席。孔雀。白鸚鵡。猴。山燕。一統志黑木。綿。咬嚼吧縞。朱砂。石黃。燕窩。番木鱉。其武勢字。蠟漆。白黑冰砂糖。蜜。麒麟血。鼈甲。鹿皮。巴旦杏。保須女牟須。朱竹。白鳥。火鷄。栗鼠。鴨鵝。麝香貓。斑枝花等云。續新話臥亞。通書引新又五和。通書引采又許字。續新話印度部中。麻祿祿爾諸國。而垓甘瀕海地也。西北洋船舶所會。卽古里國瀕海之地名也。通書引西瀕海。南接柯技。北距狼奴兒。近海遠山。東距坎巴夷。自柯技海

行可三日至達本邦西南三千七百餘里。北極出地。二十二三度。暖國也。氣候與臺灣相同。國人分爲五等。一曰回回。一曰南昆。一曰哲地。富者。一曰革全。全一作金。一曰木瓜。賤者。國王皆南昆國人也。其將領回國。人國事皆以將領二人決之。俗尚信義。旅行人讓路。塗不拾遺。作市於海濱。通諸蕃國。以金銀錢爲貨。續新話。波爾杜瓦爾併有之。印度諸國之中。而爲第一都城。波爾杜瓦爾所置。小王居之。指揮其所鎮東方諸國事。此府也。島主造建人居極華繁。寺觀及巨大學院甚多。此港壯麗爲東方諸國之最。通書引

有西洋布曰摺黎。出于鄰邦坎巴夷之屬。每匹濶四尺五寸。長二丈五尺。有色絲間花悅。濶五尺。長一丈二三尺。其所產胡椒。椰子樹。姜。芥。蘿蔔。胡荽。蒜。葫蘆。茄。瓜。東瓜。四時有小瓜。如指。長一寸許。味美。有芭蕉子。波羅蜜。木鼈子。有米無麥。有鷄鴨。無鵝。羊高如驢。灰色。水牛不大。黃牛則大。禽有孔雀。烏鴉。鷹。鷂。無諸鳥及諸畜。與音。有善馬。良獸。不飲不食。身無定色。遇物借映爲光。但不能紅白色。增氏圖說。慶長十六年。入貢。舊章。是年九月。東照官賜朱章曰。五和使者。欲令黑船來朝。莫敢有異。商賈以下。不敢違前規。如有

叛者。可處罪也。通書引。慶長十七年。西域國署五和王事。雷羅令所德大與六謹頓首致書。大日本國王御前。君處東海。寡人處西陲。隔百萬里。風濤音信難度。情緒間濶。然神交者。心從相實也。當念敝國百姓之貴邦。感君殊遇。如家父。又傳頌盛德大名。到敝國。寡人遙瞻拜嘉。頂戴無窮。特差將官彌格兒。幾蘇沙。蒙德兒。帶書。到天川港。別令副將阿額舍羅列梓將書詣闕。告修舊好。君其納之。幸甚幸甚。寡人思去歲貴百姓在天川港。與敝百姓相殺。聞之心甚驚怖。遂差東適我往。審理處分。以謝絕。而東適我書至。說

安置黎弼俊人船財貨。俱焚溺於貴津之海中。吁可歎哉。一何慘也。乃東適我克終君命。轉差東魯訥。携書告曰。東魯訥仍被光寵。蓋王矜無罪。故施不次之恩。煨燼之餘。厚完以歸。君主之心。依原光齋煬竈釜。初不之省。故也。惠徼福下文。飲六月。西域國臣總兵巡海務事彌格兒。幾蘇沙。蒙德兒。及臣奉行天川港知府事交會革珠臣機所功沙訥。臣衛視尊昂。濟睦。臣彌格哥黎等奉書。九月。東照官賜復書于五和國刺史曰。手簡披閱。殊方物領之。不堪忻感。委悉附上野介正純筆舌者也。又賜朱章曰。黑船及南蠻

人之船。著岸長碇。市易賣買。可爲如前前也。於志日本渡海之始者。若逢難風。楫櫓摧損。雖寄著何之湊。船荷物等。莫敢有違失矣。台德公亦賜復書於五和刺史。通書引正保四年六月。五和國使節船來。通書引

波爾杜瓦爾。又波羅多伽兒。又蒲麗都家呂。異言新話。又葡萄牙。坤輿圖。在歐羅巴洲。大西洋諸國中。惟此國及拂郎察。伊斯把爾亞三國最大。而綱領諸國。屬者多。拂郎察。伊斯把爾亞。爲此國後障。異言新話。歷世傳統王國。

○山村昌永所著西洋雜記云。大古世。造物主已造成天地。而後造人。始祖男女二人。是置波羅足爲須之地。號其所居。曰惠傳牟。今在亞爾墨尼亞國。法臘得河。知幾利寸。歐太字呂寸山等之間。男曰亞當。女曰厄襪。土地氣候融和。而人無疾病。又無憂苦。天亦爲之分水流。派爲四大河。美魚多。四大河。今所謂安日河。知幾利寸河。印度河。歐法臘河。又清蔭美景。宜令人憩息。其他五穀百菓美味之物。皆自然生成。絕不勞人力。雖與鳥獸同群。鳥獸皆聽人之命。不敢爲害。歷年邪魔伺虛。慢心漸生。因厄襪之言。亞當亦背天之教戒。共得罪於造

物主。自此而後地氣更變。五穀難生。鳥獸爲害。不免生老病死。飢寒之患。罰耕田勞苦於男子。罰女子以生育艱辛。於是亞當自造耕田之器。營其衣食。始知火食。又伐木造屋。以避寒暑。厄襪產多子。第一子曰加伊牟。二子曰阿遍爾。是時始建城邑居之。加伊牟立爲國王始祖。施政化。人類次第蕃息。人壽皆長保數百歲者尙不尠。或云亞當得壽九百三十歲。而後四分事體。曰許宇止。金。曰志留返留。銀。曰巨返留。銅。曰惠以勢留。鐵。是號天以上。當惠以勢留天以止之世。西洋開基第一千六百五十七年。時

有聖人諾尼者。父曰羅女伎須。先是因天告。預知有洪水。造一極大匣。恰如船。可容衆人。上下四面。皆固密塞之。名曰何留久。是歲第二月十七日。西今洋所謂四月也。洪水初密雲遍布。猛雨不止。凡四十晝夜。地面全沒。水覆諸山頂。城邑人民。都莫存者。於是惟諾尼與其妻。及子三人。女三人。家人等。偕載器財食物書冊等。納大匣。隨波飄流。以第七月一十七日。至亞爾墨泥亞國太字路壽山止焉。是時天晴。始見紅霓。俱出匣而登山頂。採菓食之。皆得全命。洪水歷一百五十餘日而收。是後事號天字宇

足字惠連留止。又曰仁仁字字字連留止。至是存者匣中數人耳。生子孫。人類再生育。新成一世界。諸尼謝天恩。始作阿留太太流。焚美香拜祀。於是百菓草木禽獸蕃息。便釀葡萄始造酒。生子三人。小子曰志也。牟有聖德。志也牟子加那安牟亦聖。始開如德亞國。志也牟長兄曰耶遍止。次曰勢武。昆弟三人。乃彼國萬姓祖也。耶遍止孫阿須計奈須爲入爾馬泥亞國始祖。弟那瑪爾加。拂耶察。是的亞等。西北諸國。皆耶遍止子孫開之。亞細亞西南諸國皆勢武子孫開焉。昌永按。魯西亞本記

云。耶遍止第八子曰流志寸。所治國號魯西亞。又耶遍止子免許世。所治國曰莫斯科和。魯西亞後世都其地。故號總國曰莫斯科未亞。又引物理小識云。天地開時初有水荒云云。大西言洪水時。亞爾墨尼亞爲甚。猛雨四旬。地面全沒。止遺諸尼等數人。考其時。當帝嚳之八年壬辰云。中國洪水在堯時。是一徵也云。○同書又云。自西洋開基。追我享和元年辛酉。凡五千七百四十八年也。當自開基後第三千九百四十七年。一聖主降生。有神靈聖德。施教於諸國。文運大開。制度全備。遂以聖主

誕生次年。爲中興革命元年。當我垂仁天皇三始元年辛酉。西洋諸國皆奉其正朔。殊無建年號。追今茲辛酉享和元年。當中興革命第一千八百零一年。

西至亞大蠟海。南亦臨海。東連伊斯把爾亞。尼斯的歷瑪杜刺。及僱翁。東南一面界掩大魯西亞。北接加利祭亞。山林雖多。良牧之地也。土地極肥沃。增譯異信記國分爲二部。其一。本國波爾杜瓦爾。王都曰里西波亞。北極出地。三十八度四十二分。東西天度。七度四十五分。其二。小王國亞兒葛兒未亞云。增譯異言。波

爾杜瓦爾分爲五道。境內有大河。曰得若。經都城里西波亞入海。故四方商舶皆聚都城。爲歐羅巴總會之地也。土產果實。絲綿極美。水施亦繁。外記。所出土產。葡萄。酒。阿利。襪。油。橙。橘。香。櫟。桑。無。花。果。鳩。爾。孤。名。等多。又金。銀。銅。鐵。鉛。明。礬。水晶。夜光。寶石。斯瑪。璃。刺。孤。杜。綠。玉。瑪。瑙。牙。斯。比。私。石。玉。白色。瑪。兒。爾。墨。石。及。鹽。甚。美。異。事。引。國。中。共。學。二。所。曰。厄。物。辣。曰。哥。應。拔。其。講。學。名。賢。曾。經。國。王。所。聘。雖。已。輟。講。亦。終。身。給。祿。不。絕。歐。羅。巴。高。士。多。出。此。學。地。崇。天。主。教。侯。家。苑。園。有。周。數。十。里。者。各。種。禽。獸。充。牣。其。中。異。國。之。王。過。其。地。

者。往射獵焉。隨處立有仁會。遍恤孤寡。或給衣食。或助貨賄。或保護其家。或葬死者。商舶至。或有死而無主者。則爲收其行李。訪其親戚還之。種種仁事。他國雖各有會。莫如此中之盛。其餘國王隨處遣官。專撫恤孤子。理其家產。廣其生殖。長則還所有。且補益焉。記。外自古屬伊斯把爾亞。已未年。我保延五年。西一千一百三十九年。亞兒豐肅斯與巴爾巴里亞人戰。大克。悉取波爾杜瓦爾。自稱赫爾多古。爲波爾杜瓦爾王。建制定法。爲子孫傳統王國云。迄庚辰年。我天正八年。西一千五百八十年。後其王嗣乏。伊斯把爾亞王權署此國事。庚辰年。我

野史

卷二百九十一

十三

永十七年。西洋一。勃刺昂沙赫爾多古立。是爲亞兒千六百四十年。豐肅斯第四世王。自是復王號。與古引。紀事。

○續萬國新話云。始國王妃。伊斯把爾亞王之女也。王死而妃大歸。國人聞有娠。追駐之。及子生。立爲王。王年二十一而死。無子。先王弟爲僧修道。迎立爲王。王不妻。故無子。以其女侄爲嗣。委政事於伊斯把爾亞王。女侄有親子。俱尊信天教。棄絕人事。講求其說。勸勉國人。其子又厭俗修道。於暹馬國教王。國人患無君。歎之。暹馬國教化王。教化王論誠其子。曰。天界國於子。而子棄之。是棄天也。其

子悅。伏教化歸國。國人立之爲王。名曰杜牟與牟。阿武久布禮。其國無君六十餘年。此時而後復有君云。當我正保四年云。

西蕃之來也。自波爾杜瓦爾始。天文十年秋七月。大舶一隻漂著豐後國神宮浦。所載者二百八十人。明茅元儀曰。西蕃波羅多伽兒國。佛來釋古者。傳鳥銃於豐後。卽此謂之也。通書。異言。增。異言。續新話。十二年八月。其人駕六大舶來。其中一隻泊于多爾島。續新話云。是時始置島。統。來。餘是而後來我西鄙。歲歲不絕。元龜九年春。到肥前平戶。求以互市。置場於彼杵海口。兼演其教法。今

野史

卷二百九十一

十四

長崎卽是也。天正十二年春。豐後守護遣使于波爾杜瓦爾。報其聘。大使遭疾。歿于其國。大使曾携幼子往暹馬國。爲天教門徒。大使墓今猶在山中。使人名曰植田玄佐。美濃人。齋藤氏族云。天正十五年。豐臣秀吉西征之日。怒天教師無禮。驅之出境。然如其通市。羈縻不絕。置場如故。始自蕃舶來。貧者近其利。愚者歸其教。愚之與貧。其弊日甚。寬永以後。嚴設厲禁。而竟格不行。激成其亂。及梟賊既平後。諸蕃貢市。一切沮之。其冒禁陷戮者。通于前後。凡二十八萬人云。通書。異言。續新話。此國船曰黑舶。塗以番瀝青色黑。故稱呼

焉。異言、類新話、距本邦一萬二千餘里。正西大西中也。氣候比紅毛則少暖也。新話、寬永十五年。島原賊滅。而禁制南蠻船。十七年五月。呂宋船一隻來長碕。有僧訟曰。往歲玄船來往交易。後載伽梨字多船來。方今嚴禁。退渡。願得赦通。舶互市。奉行馬場利重。以聞東府。加加爪直澄受命。往于長碕。六月傳命曰。嘗嚴禁來舶。且有犯者。處我邦憲。莫有所赦。然今冒律來請。罪當大科。將悉加刑戮。殊赦其中。令歸報其國。拈閩決之。誅六十一人。焚舶于港口。須志浦。而頒十三人還歸。嚴誠曰。他日必勿來。若來則悉誅戮焉。賜支

那船一。穀糧而遣歸。新話、拾芥、正保四年六月。國王率使請修舊好。諭誠卻焉。新話、貞享三年六月。阿媽港船載伊勢商賈十二人來。七月。附南蠻漂客四十人遣歸焉。新話、

和蘭。又名紅毛。明史、東西洋考、新話、一名米果果。東西洋考、或喝蘭又荷蘭。又法蘭得亞。紅毛雜話、法蘭得斯。交氏、又紅費。新話、地係歐羅巴洲。當亞勒瑪厄亞西北。交氏、

○增譯采覽異言引萬國航海圖說云。涅埏兒蘭土者。意太里亞有帝都時。其北多隸瓦利亞別爾技加。今分爲十七州。其地西南皆界佛郎察。東至

羅英。瑪斯兩河。北臨海。○明史云。蕃地近佛郎機。古不知何名。○引萬國傳信記事云。涅埏兒蘭土。歐羅巴州一大國。而東接入爾馬尼亞。南界羅得林日亞及佛郎察西。北臨大海。部內分爲十七州。中有斯貼德。二百十二。城、獨爾普。六千五百九十一。城、郭也。○引交氏圖說云。大城二百八十。小城六千二百六十八。共學二所。一學分二十餘。此地一部。初屬伊斯把尼亞。後再屬入爾馬尼亞。今稱窩失天歷乙吉設。涅埏兒蘭土。

初祖入爾馬尼亞人。名曰葛天。與邏馬國盟約。起兵伐平北海地。大興土石。闢草昧。地新建一國。號國拔

荅非亞。增譯異言、實當我垂仁天皇三十一年壬戌。漢平帝元始二年。紅毛雜話、其後自亞既利烏斯。至奄

蒲鄧。闢地益大。和蘭之業大。後第那瑪爾加。及諸兒滿第亞二國人。來居此地。改號波爾漢土。而後此地爲瓦臘亞弗。名、之國。邏馬羅德勿乙吉第二女所生子弟德律吉。得窩失突利亞。波爾臥尼亞。別乙厄兒私等諸國輔。都佛里斯蘭土地。始卽瓦臘亞弗位。號和蘭等諸州。是中興曆數第八百六十年。當、我貞是和蘭於歐羅巴洲中。列諸侯之始也。弟德律吉在位三十七年。其子嗣。曰弟德律吉第二世。治國八十八

年。歲一百二十五云。後一千二百八十八年。元正應至元二年。洪水。人民多損。兵革數起。拂里斯蘭土。烏多歷吉多等諸州。戰爭不止。烏孤塞及葛別爾牙胡諸部各逞威。迄一千三百五十年。元觀應二年。其亂殊甚。後與諸厄利亞和親。又屬波爾臥尼亞國云。又屬入爾馬泥亞。後十七州部屬。悉隸伊斯把爾亞。伊斯把爾亞新建國制。每州置亞德兒滿。每城邑置臘亞杜。名官。令治其地。屢驅使國人。國人不樂。有叛者。遂生國亂。諸部酋長各興兵。與國人大戰爭。伊斯把爾亞兵大敗。於是拂耶察屬國阿耶月國主微爾脇兒摸以其

野史

卷二百九十一

十七

兵來援。國人推之爲國主。一千五百七十二年。元三年。多取伊斯把爾亞地。因定令建法。有七州。所謂窩弗爾厄乙瑟兒。勿斯多拂里斯蘭土。和蘭地。熱噎蘭得亞。臥兒寧硬。業爾德兒蘭土。噶乙多歷吉多也。增傳與官引傳。一千五百七十九年。元天正七年。正月。七州酋長會集烏多歷吉多地。結盟。遂爲一種自立國。伊斯把爾亞數來攻不克。凡前後爭戰八十年。和蘭威名大震。一千六百四十八年。元慶安元年。和睦于蒙斯的爾及阿斯那蒲留孤地。爭戰始止。又併有亞細亞。亞弗利加。亞墨利加等諸州地。皆置守護。七州各置守。其

主都和蘭瓦刺汾法瓦地。號曰轉臥摸更德協伊令斯。昔亞天熱涅臘亞兒。是乃七州都督。君之號云。稱一部曰方拂爾兒。或作。噶厄吉德涅涅兒蘭土。增傳與官引。伊斯把爾亞王加羅魯斯死。無子。其女弟爲入爾馬泥亞王妃。產二子。國人欲立其少者爲世子。少者謂是我出也。且彼君賢。其國大也。我可怯矣。是故世嗣未定。國王寢疾。自作書納之金匱。授群臣。誡曰。子病不起。則汝等與國人俱携。到暹馬國天主前。關匱。以可定世嗣也。尋死。群臣與國人俱赴暹馬國。被遺匱于天主前而閱之。曰。國人迎立拂耶察王之孫。以爲嗣云。

野史

卷二百九十一

十八

微驚愕。莫敢發言者。會謂君命難背矣。乃迎立之。稱非利皮烏斯第五世王。而入爾馬泥亞王不聽。將納其子。發水軍四萬送其子。孟咄。低里兒。竭烏冷。博協孟。別乙厄冷。沙殢泥亞。蒲耶甸勃爾孤。蒲龍斯勿乙吉。把爾子等九國兵隸之。伊斯把爾亞兵三萬。拂耶察兵四萬。併拒之。和蘭漢父利亞二國援東軍。入爾馬泥亞在其故云。波爾杜瓦爾。加西臘等亦救其西師。伊亞在故云。實我元祿十三年也。東西接兵。連年不決。禍害結而不解。邦域分裂。州郡莫不亂戰者。殆四年。癸未年。入爾馬泥亞王死。甲申年。波爾杜瓦爾王亦死。東

西戰開。兵卒死者十八萬人云。是歲波羅尼亞王死。入爾馬泥亞及肥良的亞。禮勿泥亞各爭國。波羅尼亞人死者七千。入爾馬泥亞亦戰亡者二千。沒斯箇未突與沙瑣泥亞交侵掠蘇亦齊之地。自邏馬至北津。皆取路於拂郎察。初西洋諸國要會。民物豐饒。家居壯麗。自戰起而後。赤土茫茫。不見青草。或人欲往西洋紅毛。漢父利亞兵馬二十萬。載巨艦。充塞海口。歐羅巴洲。利未亞洲。不能通過。有入爾馬泥亞人相識者。故得輒過港口云。已丑年。我實永四月。和蘭與伊斯把爾亞。拂郎察二國戰。斬虜萬餘。終取拂郎察。

三城。而和蘭死者亦萬餘。庚寅年七月。和蘭復與伊斯把爾亞戰。斬獲五千。生虜四千人。與拂郎察戰。斬首萬三千。生俘四千。和蘭死者以萬計。降獨胡亞乙等四城。辛卯年七月。和蘭攻拂郎察。達國都四十里。取其一邑。終與入爾馬泥亞。伊斯把爾亞戰破之。先是沒斯箇未突屢侵伐蘇亦齊。蘇亦齊亦侵奪第那瑪爾加地。其秋八月。都兒格。韃靼二國援蘇亦齊。與沒斯箇未突大戰。破之。復其侵地。和蘭援第那瑪爾加。故令二國行成。悉復其掠地。壬辰年春。漢父利亞與和蘭俱說都兒格。沒斯箇未突。令講和。四月。和蘭

援入爾馬泥亞。與拂郎察。伊斯把爾亞戰。兩軍各十萬。西軍死者萬餘。東軍死九千五百人。七月。和蘭攻伐拂郎察邊邑。進軍特入戰。不利而回。初一人戾命。二國構怨。兵戈一動。戰鬪四起。海門虛耗。萬姓厭亂。於是南北君長。欲紓國難。以解二國之怨。東西亦各通言辭。癸巳年。我正德三年。西洋一千七百十三年。九月。入爾馬泥亞。伊斯把爾亞。各送歸生虜及侵地。和平終成。大西復穩。增譯異言。地多爲入爾馬泥亞屬。今十州地屬拂郎察者少。和蘭亦置守於數城。保有之。增譯異言。每有軍國事。各置吏局。令掌之。酋師部長。皆任其國

撰舉。歷世無繼業者。始兵起而來。八十餘年。國傾廢乏。資用而出海外。交易萬邦。然而料量貨殖。以圖賑給。其俗素深智。嘗委天文地理。能行船于萬國。廻歷諸州山川。路程遠近。平易峻阻。或土地氣候。風俗土物。莫不諳識。以製萬國輿地圖。新初國人麻娛布阿牟須與善游者。駕六大船。齎十年糧。周流四方。窮盡所見。船已壞者焚而棄之。其所餘三隻乃還。至是創作山海輿地圖矣。異言。引傳信紀事。明人圖說。皆傳譯之訛云。其所恃恒巨船大砲。船長三十丈。廣六丈。厚二尺餘。樹五桅。後爲三層樓。旁設小窓。置銅

砲。桅下置二丈巨鐵砲。發之可洞裂石城。震數十里。世所傳紅毛砲卽其制也。其所役使名烏鬼。入水不溺。走海面若平地。其舵後置照海鏡。大經數尺。能照數百里。史明。交易諸州。而周流萬國。行船於萬里海濤。未多有覆溺遭患之變。方今諸國所通市舶。東南五百餘州。中設互市場。置吏務者。三十餘國。本國和蘭地者挾小。而圓徑僅四日路程。雖然名勢所震于世。實如有一大州也。其人長大白皙。而赤髮蓬首。藍睛高鼻。男子頭戴氈笠。衣服乃毛布。花布。多以毛織。專所著袖窄衫。僅納支體。其長至膝。兩襟雙臂。鈞以

野史 卷二百九十一

二十一

鑲金衣紐爲飾。衣紐今我保多半是也。以白氈布纏其領而垂前。彩帛襦袴。毛布裹腳。織成絲襪。遇其尊長。則棄笠被髮。入以爲禮。披皂綬如吧爲莊服。如浮屠著僧伽黎。波爾杜瓦爾呼此莊服。曰加農婆。今我雨衣。讀曰加蓋此轉語矣。婦女束髻簪以珠玉。或花織爲笄。窄袖長衣。加以襖裙。皆綉以金線。男婚女嫁。皆問神祝。爲之媒。產子則擇其家祖先有偉勲者號名其子。無子則絕嗣。其養他族死者種族。各有葬地。露坎如池沼。壘石爲砌。登今如切石。側通陰溝。漏淫瀝。收屍於棺。又表以石。擲勒名標及年月。其葬也。各

建其記幟。從行第置之坎中。而祭天神。是謂天主。是奉法與諸國不同。故其天教門徒。呼紅毛人曰妖賊。或云。初與伊斯把爾亞相惡。連戰數十年。和蘭以不敢受天王教故也。和蘭人所尊信者。造化神也。雖然其源與天教相似。而派異耳。距本邦一萬二千九百里。北極出地。五十餘度。寒威暑與韃靼同矣。其國官衛號公班衛。隔數千里。置吏務於咬嚙吧。遣人於諸州。指揮商船。其吏呼曰熱涅臘亞兒。外書通書作熱涅勞。聞諸州計算。每十年一往國。見守護。輸其會計云。凡長碕入津和蘭船。發自本國者未有之。多咬嚙吧或暹羅。

野史 卷二百九十一

二十一

東京之所調也。讀新慶長五年。蠻舶一隻漂著界浦。而謂和蘭及漢父利亞人。自咬嚙吧來渡云。卽聞東府。下命到東府。乃航海至相模浦賀。毀卻其船。召從陸來者糾問。謂願得赦。通商交易。以無船故淹留八年所。酋名耶楊子。漢父利亞酋名阿牟志。並時召垂問。賜俸米及宅地。慶長十三年。和蘭舶著肥前平戶。尋訪前年渡舶之蹤云。乃召其舶長于東府。而遣歸。漢父利亞人耶楊子。請留居府下。後搭支那船而發。途到臺灣。舶破溺死云。通書引長慶長十四年。和蘭國王獻書及卵子杯二。絲三百五十斤。象牙二本。

駭字恐有誤

鉛三千斤。七月。東照宮賜復書於國王曰。遠傳信書。披而見之。則近如對高顏。殊贈四種之方物。歡悅有餘。從貴邦遣異域兵船。大將神將許多。軍旅之內。到著本邦松浦津。殊與陋邦。可有和穆堅盟。予所希也。兩國同志。則縱雖隔千萬里之海陸。年年往來何有異。我於陋國。正無道。令歸有道也。依之渡海商客。安居必矣。貴國真如路。數人被遺置本邦。可被立館舍之地。著船之湊。任貴國意。分與之。自今以後。彌可修隣交者也。餘事付在船主舌頭云。書輪通書引是時。日記往來。賜朱章。始聽通商貿易。通書引長。碩雜記。十五年十一月。和

野史 卷二百九十一

二十三

蘭王書於本多正純。謝恩請惠。十七年三月。奉書。十月。賜復書。通書引日。碩雜記。元和三年八月。台德公賜朱印於和蘭船主曰。蘭商船到本邦。遭風波之難。何地雖漂泊。莫敢有異矣。通書引。碩雜記。寬永十八年。命禁平戶旅館。遷居長崎。先是和蘭人在平戶。通商買賣。蓄妻設宅。通書引。碩雜記。而後常住長崎。構一館舍。禁濫出入。每年正月。抵江府。慶歲首。每歲六七月之交。入津交替。以八九月定歸帆云。新話。後年命減互市之員。歲首抵江府。亦限年。碩雜記。寬永中。為鄭成功被奪臺灣。和蘭怒。以為支那皆仇敵。倘遇支那船于洋中。則必殺人奪

財。恣其暴戾。寬永二三年中。和蘭至福州寧波。乞商旅。弗許。交買小品。其價不償。怒到普陀山。縱巨銃。壞寺院堂塔。亂奪佛具器財。寬文四年五月。商舶來長崎。誤焚貨及櫓云。長崎夜話。其土所產。金。銀。琥珀。珊瑚。瑪瑙。玻璃。水晶。撒哈刺布羅紗。嗶支綴。在類勢加類作伊信留止和牟羽毛綴。天鵝絨。鎮服。哆囉噠閃綴。金漢草。八絲綴。柳條。青皮。小豆皮。薰陸。鼈甲。木乃伊血。留石。火取石。浮玉。香敷。銀。鐵。鋼。萬力。升降圖。星圖。星火。磁石。針。斗。圭。日計。遠眼鏡。鼻眼。蟲眼。蠟眼等。紅花。藥種。酎酒等數品。碩雜記。明史。其土婦女與人貿易。

野史 卷二百九十一

二十四

無異男子。顧其性質極貞潔。能手作錯金絨。不煩機杼。西洋布最輕細者。皆出其地。異言引。交氏圖說。漢父利亞。碩雜記。通書引。又漢父刺亞。碩雜記。通書引。諸厄利亞。碩雜記。通書引。祇利須。又長崎話。諸父刺亞。碩雜記。通書引。英機黎。碩雜記。通書引。祇利須。又留。又以牟計良武登。碩雜記。通書引。意爾蘭土。碩雜記。通書引。在歐邏巴西北。亞大蠟海中。碩雜記。通書引。大蒲利丹尼亞。碩雜記。通書引。亞。中有二國。曰諸厄利亞。曰思可齊惡。相分一島中。碩雜記。通書引。經度自五十至六十。緯度三度半至十三度。氣候融和。霽雨變化甚多。地方廣大。分為三道。碩雜記。通書引。

引、艾氏、共學二所。共三十院。其地有怪石。能阻聲。其長七尺。高二丈。隔石縱巨銃。人寂不聞。故名雙石。有湖長百五十里。廣五十里。中容三十小島。有三奇事。一魚味甚佳。而皆無鱗翅。一天靜無風。倏起大浪。舟楫遇之。無不破。一小島無根。因風移動。人弗敢居。而草木暢茂。牛羊豕類極多。近有一地。死者不殮。但移其尸於山。千歲不朽。子孫亦能認識。地無鼠。有從海舟來者。至此遂死。又有三湖。細派相通達。然其魚絕不往來。此水魚誤入。彼水輒死。傍有海窖。潮盛時。窖吸其水。而水不盈。潮退則噴水如山。高當吸水時。

野史 卷一百九十一

二十五

人立其側。衣一沾水。人卽隨水吸入窖中。如不沾水。雖近亦無害。北一帶海島極多。外記。其地南至蒲利丹尼海。東臨入爾馬泥海。西際意而海。北以瑣爾活乙。貼勿埒兩河。界思可齊亞地。中有大城府二十有五。有郭百四十一。大互市場。有寺觀九千七百二十五。分爲五十二州。統以八道。土地肥饒。東南部平野膏沃。其地山脈起伏。阜岡居半。此國與思哥齊亞中間。有山脈。曰志比於止。分兩地堺。其狀宛如支那長城。土產苧。麻。煙草。茜根。泊芙藍。大黃。石炭。錫。銅。鉛。馬鈴薯。夏菓。蘆薈。綠礬。羊臛。多囉絨。麥酒。大小麥。乾餉。

等多。異言。王都曰蘭順。造建極美。人烟櫛比。兵威赫大。貿易繁盛。百事備具。全冠世界。街道六千。人家十六萬。人口一百二十萬。巡夜卒一萬二千名。以防盜賊火災及敵間牒。至夜挑六萬零三百燈。基照往來。西邊有國王居館。稱聖耶默斯城。造築古風。尤整完。風俗府人好喫阿片烟。河流云爹摸斯。架一大橋。其製作巧妙。世稱歐羅巴州中美觀。異言。圖俗善操船。人亦勇悍。善習水戰。剛強。又善作劍。號曰天下名器。西南諸國皆畏憚。此島人善爲海賊。故也。土俗學天主教。教徒所慎十戒。最他犯爲重。我寬永

野史

卷一百九十一

二十六

中國王廢其妃。以妾爲妃。暹馬國亦崇天教。聞之。以爲國王破戒矣。與諸州俱謀而絕交云。異言。距本邦一萬一千七百里。天正八年。始來平戶浦。長崎。慶長五年春。漢又利亞加比丹阿牟志。及和蘭加比丹耶楊子俱來。舶界浦。請曰。每歲來船通商。命召到東府。賜俸米及宅地。時引見。留居有年。慶長十三年。和蘭舶來平戶港。守護松浦鎮信糾問之。荅曰。先是國人謂來舶發而未歸。故問其蹤來。鎮信以聞。乃召其酋于東府。耶楊子猶請止。其他皆遣歸。通書。引長崎。雜記。齊。慶長十四年七月。賜朱印。聽渡來交貿。通書。雜記。

慶長十八年八月。漢又利亞王上書。獻猩猩絨。弩砲。望遠鏡等方物。引見使者於駿府。增譯異言通書引雜記舊章錄續新話九月。東照宮賜復書曰。遠勞船使。初得札書。貴域之治政。所上紙墨。目擊道存。特領數般之方物。采納多幸。與吾邦可修鄰好。而互通商船之來諭。宜隨所求矣。雖隔萬里之雲濤。須接咫尺之封疆者乎。菲薄之土宜。具別幅投贈之。聊表寸忱云云。賜押金屏風五雙及朱章。通書引日記十九年。復通使。異言通書續元和七年。請以無利潤。故止通商。許焉。通書續元延寶元年六月。漢又利亞奉朱章來。復乞交易如舊。弗聽。嚴

遇來船。七月。追卻焉。異言通書續元漢又利亞女王厄利沙別多死。後雅谷晉斯第一世王嗣立。合二部爲一國。人不和。戰爭屢起。後分爲二部。其後漢又利亞女王蓋那英傑。一千七百七年。我實永遂併思可齊亞。一統其國。大施政化。國人悅服。威德兼行。而後國王世稱大蒲利丹尼亞王。一千七百一十四年。我正年。女王蓋那死。熱阿爾業第一世王嗣。一千七百二十一年。我享保死。其子立。爲熱阿爾業第二世王。增譯異言通書續元閩州政治。判決于上廳下廳二處。上廳處置貴官。親族。寺院。法教等事。其官職班大小三百餘級。下廳

使令市街。村落。百事。其職領分爲六百五十八級。組出新大命於國中。則出於國王及會議廳員等謀議。如小節目。百司各隨所其掌領。指揮百事。國人作產業者。大約出工作場。製造諸種器什。貿易品件於四方。夥得利益。諸州中所轄地。一歐羅巴中。馬爾太吳都曾未乃。共在地中海與泥勢諸島。地中倍留吳蘭士島。巴爾德塞。二亞細亞中。榜葛刺。馬波爾於梨津差。網買。穀羅滿垓爾。麻刺襪爾一部。齊賴島。志由牟駝勢諸島。蘇門太刺。勃泥一部。扶里至須和爾禮斯諸島。三亞弗利加中。勢牟俄牟費媚由刺牟島。吳宇止幾

須止須刺遍牟幾斯。聖意勸納島。麻互刺島。伊斯禮提布刺牟勢。喜望峯。四北米利堅。此屠曾牟斯港。新南華麗。新思哥齊亞部中。武昆止牟岬。新武里牟斯字意機。其他新亞爾昆温。加拿太一部。五西印度。南米利堅中。牙買加。馬爾馬止須聖提禮爾歇止偶麗那亞太聖昆牟勢牟止諸島。杜美爾加阿牟知幾亞差爲牟止里斯太婆吳。其他幼婦島一部。馬波未信爾米馳勢島。六南米利堅。提米刺里慧斯勢計暮倍爾昆勢美斯幾提牟。七萊斯多辣里。漢又利亞。海客所檢出諸島皆隸屬。又新和蘭東岸一部。統計一十

萬零二千五百三十二里方積。人員四千四百三十八萬八千二百零七名云。坤輿全圖丁酉年。我天保八年先是漢又利亞多輸阿片藥於支那。是年清主深憂阿片害人。命使龍臣林則徐赴廣東嚴禁漢又利亞商阿片。嘗所運輸阿片有二萬二百九十一箱。悉收履碎投之海中。於是漢又利亞大忿。起兵艦數十艘攻舟山。取以爲根據。乘勢侵掠內地。二三年遂畧江南數十里地。將入南京。清主大懼。始察其巨敵。乞成稱阿片館減償金。納銀二千一百萬兩於漢又利亞。直送六百萬兩。餘銀一千五百萬兩。限五年加五分息。

寄 史

卷一百九十一

二十九

銀定約。兵艦列海濱。候其納期云。頃年漢又利亞人製造薑船。船形橫長。左右設車輪。船中置巨釜。沸熱湯。令蒸氣迴轉車。走海上。飛鳥不及。自香港島至舟山。八九百里程。三日而能到。國都蘭順相距一萬三千里。海路歷十四五日能達焉。呂宋國源流記伊斯把爾亞。又是班牙。坤輿全圖又以西把尼亞。古呼曰把爾亞。此其開國主名也。增補海國圖說在歐羅巴洲。西洋一大國。南極起三十五度。北至四十五度。東起七度。西至十八度。周匝一萬二千五百里。本地三面環海。東北一面臨山。山曰比勒爾何。所屬國大者二

十餘。中以下凡一百餘國。其最西乃波爾杜瓦爾云。職方外記距長碕一萬二千餘里。通商氣候融和。土地富饒。海國圖說邦內置官長於十二處。又多併有海外諸州。每國皆置大小官吏。今分爲十六部。其中加西蠟。曷刺。波爾杜瓦爾三部最盛也。航海圖說所產五金。絲綿。沙糖。無花果。葡萄。橙。橘。香櫞。石榴。葛百兒斯及諸般藥料。多出美酒。駿馬。細絨之屬。外記航海。土俗善貨殖。往海外諸國。交市。已未年。我永正十六年得北亞墨利加地。闢之。號新伊斯把爾亞。辛未年。我元龜二年併南海呂宋而保之。其國上下臣民。皆崇信天主教。尊敬

寄 史

卷一百九十一

三十一

其主。世生英傑。遂爲一方雄。威震遠近。慶長而來通聘。舊章錄寬永元年二月。先是伊斯把爾亞使者到薩摩。以其奉天敬諭卻之。諭書曰。今度自伊須波差度使節。欲修聘禮。以實往來。卽相議而達上聞。則往年彼國所懇求者。商舶往來。兩國之珍產。相互市易。賣買之一件耳。然以邪法類。欲狂風俗。所制止。先已畢。強及其企者。非彼國之僞謀乎。不收聘禮也。通書國王子孫傳統也。中世與和蘭。拂郎。察。爭戰。國勢稍衰。近時其國加列兒二世王無嗣。死。群臣遂立拂郎察國王孫非利皮烏斯。癸未年。我元祿十六年入爾馬泥亞

國王立其子窠兒子協爾多古爲伊斯把爾亞國王。傳令起兵與拂郎察、伊斯把爾亞戰，遂取加太龍亞等地。後和親而加列兒爲入爾瑪尼亞王。信紀國人極好學，有共學在微鍊蔓加與亞而加鍊二所。遠近學者來聚焉。外記高人輩出，著作甚富。而陡祿日亞與天文之學尤精。古一名賢曰多斯遠篤者，居得斯波之位，著書最多，每僅五旬有二所著書籍，就始生至死計之，每一日當得三十六章，每章二千餘言，盡屬奧理。後人寫寄願，雙手把筆，蓋表勤敏也。又有一王名亞豐肅者，好天文曆術，精研九天之運。

列宿之經，撰成曆學全書，世傳歲差本原，皆其考定。測爲一定圖象，爲今曆家大用。又將國典分門定類，爲七大部，法記極備。復取天主古今經籍有註疏者，不下一千餘卷，遍閱至十四次。又纂本國自古史書文，既身親國政，又傍及著述，種種如此。後世稱曰賢王。宜矣。國中有二大城，一曰西未利亞，近地中海，爲亞墨加利諸船所輻湊，金銀奇物臻者無算。又多阿利獲某，有一林長五百里者，一名多勒多，城在山巔，取水於山下，以供山上，其運也甚難。近百年來有巧匠，製一水器，能盤水直至城，而絕不賴人力。其器畫

夜自能轉運。又有渾天象，其大如屋，人可以身入於器中，見各重天之運動，其度數皆與天合。相傳製此象者，注想十七年，造作三年，曾未重作一輪。城內有河，曰塞第亞納，伏流地中，一百餘里，穹隆如橋梁，其上爲牧場，蓄牛羊無算。外記閩龍者，意大利亞國，亞人仕伊斯把爾亞國王爲大臣，天質靈慧。外記及西國設，素深於格物窮理之學，又生平講習行海之術，居常自念，天主化生天地本爲人生據所，傳聞海多於地，天主愛人之意，恐不然，畢竟三州之外，海中尙應有地，又慮海外有國，聲教不通，沉溺惡俗，更當

遠出索求，廣行化誨，于是拜天主，默啓其衷。一日行游西海，嗅海中氣味，忽有省悟，謂此非海水之氣，乃土地之氣也。自此以西必有人烟國土矣。因聞諸國王，資以舟航糧糗，器具貨財，且與將卒以防寇盜。珍寶以備交易。聞龍遂率衆出海，展轉數月，茫茫無得。路既危險，復生疾病，從者咸怨欲歸。聞龍志意堅決，唯從前行，忽於海上望樓中人，大呼言有地矣。衆俱歡喜，頃刻間，取道前行，果至一地，初時未敢登岸，固土人來，嘗航海，亦但知有本處，不知海外復有人物，且彼國之舟，向不用帆，乍見海船，既大，颶風

帆迅疾。發大砲如雷。咸相託異。或疑天神。或謂海狹。夜驚竄奔逸莫敢前。舟人無計與通。偶一女子在近。因予以美物錦衣金寶裝飾。及玩好器貨。縱歸。明日其父母與衆共觀。又與之寶貨。士人大悅。遂數留西客。授地作屋。以便往來。閣龍命衆半駐其地。半自從還。報國王。致其產物。明年國王復命載百穀百菓之種。併率農民工匠往教導。人情益喜。居數年。頗得曲折。然猶滯在一隅。其後有亞墨利歌者。至歐羅巴西南海。尋得赤道以南之大地。卽因其名。號曰亞墨利加。數年之後。又有一人名歌爾德斯。國王仍賜海舶。

野史

卷二百九十一

三十三

命往西北。尋訪復得大地。在赤道以北。卽北亞墨利加之地。從來無馬。土人不識馬狀。適舟人騎馬登岸。土人大驚。以爲人馬合爲一體。疑獸非獸。疑人非人。遂奔本處。酋長以達國王。國王遣人認之。亦錯愕不辨爲人。但齎兩種物來。一是雞豚等食物。一是香華鳥羽等。乃祝曰。爾若人類則享雞豚。若天神則享香華云。旣而取食物。明知是人。自此而後。往來不絕。是爲南北亞米利加洲。其後伊斯把爾亞國王。復念地爲圓體。但西自可達東。向至亞墨利加。而海道遂阻。必有西行入海之處。於是治海舶。擇舟師。裹賑糧。裝

金寶。繕甲兵。命一強力之臣墨瓦蘭者。波爾杜爾人載而往訪。墨瓦蘭旣承國命。沿亞墨利加之東徧紆迴數萬里。展轉經年歲。亦茫然未識津涯。人情厭數。輒思回國。墨瓦蘭懼功用不成。無以復命。拔劍下令舟中日。有言歸國者斬。於是舟人震懼。買勇而前。已盡亞墨利加之界。忽得海峽。亘一千餘里。海南大地。又悅一乾坤。墨瓦蘭率衆巡行。間關前進。抵見平原澎湃。杳無涯際。入夜則熒火星流。彌漫山谷而已。因命爲火地。而他方或以鸚鵡名洲者。以其所產有鸚鵡。亦此大地之一隅也。其後追厥所。自謂墨瓦蘭實開此

野史

卷二百九十一

三十四

區。因其名命之。曰墨瓦蠟尼加云。墨瓦蘭旣踰此峽。還入太平洋大海。自西復東。業知天地已過其半。竟直抵亞細亞馬路古界。度小西洋。越利未亞大浪山。西北折。遵海以回報本國。普逢天地一週。四過赤道之下。歷地三十萬餘里。從古航海之績。未有若斯盛者。因名其舟爲勝舶。言戰勝風濤之險。而奏巡方偉功也。○外記唐土歷代州郡沿革地圖

○山村昌永按云。瑪兒低涅多格致問荅曰。一周大地世界者。其始波爾杜瓦爾人。歇爾弟喃鐸斯。瑪業刺涅私也。西洋曆數一千五百一十九年八

月。發船過南亞墨利加南岸與火地之間。所謂墨瓦臘尼峽。自西復東。遶地球一周。其間行程凡二千一百二十四日。而一千五百二十二年九月。歸本國。次之諸厄利亞人。拂耶西私哥思達刺揭。一千五百七十七年。自普列乙莫烏多地出帆。而一周地球。行程一千五十六日。還國。其次同國人。多瑪斯廿第思。一千五百八十年。發舶。一周地球。歷七百七十七日而還。次一千六百二十五年。我元卯年乙和蘭國人。微列摸哥爾涅里私斯谷烏甸。及雅哥普列瑪乙勒等。一周地球。歷七百四十九日。

而還。其後迄近世。巡歷者九十餘度云。

新伊斯把爾亞。在北墨亞利加洲。分爲三大鎮。曰寡大刺牙蠟。曰墨是可。曰哇的麻刺。其地甚大。其部內各處人民。言語非一。國都曰墨是可。北極出地。十九度五十分。東西天度。三百七十四度五十二分。增譯鳥獸魚鼈極多。畜類更繁。豪戶蓄羊。殆至五六萬頭。又有屠牛萬餘。僅取其皮。其餘悉棄去不用。初無馬。今得西國馬種。野外產馬甚衆。又最良。有鷄大於鵝。羽毛華彩特甚。味最佳。吻上有鼻。可伸縮如象。縮之僅寸餘。伸之可五寸許。諸國未通時。地少五

穀。今亦漸饒。新田斗種。可收十石。又產良藥甚多。方外土地北西皆山。餘皆海。西北與新瓦刺察接壤。新都城周匝四十八里。不在地面。直從大湖中創起。堅木爲樁。密植湖中。上加板。以承城郭宮室。其堅木名則獨鹿。入水千年不朽。城內街衢室屋。又皆宏敞精絕。初國內不知文字。今已能讀書。肆中有鬻書者矣。人面目甚美秀。彼自言。有四絕。一馬。二屋。三街衢。四相貌也。增譯已卯年。我永正十六年。西年先是土地曠荒。人與禽獸相食。世無人有此地。是年。伊斯把爾亞人剽平之。撫綏人民。置首領。與萬國通

商增築都城。造建盡美。此地所輸他邦。金銀貝珠。波兒撒摩。名。哥西涅蠟。小蟲也。金剛刺。白兔。鼈。及諸種皮革也。異言引。傳拂耶察。瓦刺察等諸國。割地析境者。皆是際也。新此地往昔。土俗事魔。殺人以祭。或遭災亂。則以魔嫌人祭少。故每歲輒加多。至殺人二萬。其魔像多手多頭。極其險怪。祭法以綠石爲山。真人背於上。持石刀。割取人心。以擲魔面。人照體則分食之。所殺人皆取隣國。故頻年戰鬪不休。今掌教士人咸以天主教。亦知事魔之謬。不復祭魔食人矣。國中有一大山。山谷野人最勇猛。一可當百。善走如

飛馬不可及。又善射。人發一。彼發三矢。百發百中。又善啖人肉。鑿人腦骨以爲飾。今亦漸習善。最喜得衣。如商客與之衣一襲。則一歲盡力。爲之防禦守衛云。
記外慶長十五年秋。此國商船過大洋。遇暴風漂流。著我東海濱。越船楫棹皆摧裂。府命繕治修船。賜資糧遣歸。增補新話慶長十七年夏。遣使厚聘。來獻斗景一筒。裳衣一封。卷物一端。南蠻酒二樽。鷹具二色。香二脚。及緒一條。鞞二具。南蠻圖像三枚。以謝恩。六月。東照官賜書及押金屏風五雙。書曰。來輪薰閱。再三罔措。况又方物如目錄。領之。惠意衰衰。喜氣津津。先

東 史

卷二百九十一

三十七

年貴國之商士。罹暴風難。舟楫摧損。不意適來吾邦。不堪惠遠之思。修整一巨船。歸之。幸無恙而著岸之告報。滿懷不淺。貴國與吾邦。彌結隣交。而每歲商船往來。互可通國寶者。爲世爲人。何善政加焉哉。抑吾邦者神國也。自開闢以來。敬神尊佛。佛與神。垂跡同而無別矣。堅君臣忠義之道。兩國友盟之約。無渝變者。皆誓以神爲信之證。能守正者必得賞。叨成邪者必得罰。其驗新如指其掌。仁義禮智信之道。豈不在於茲乎。貴國之所用法。其趣其異也。於吾邦無其嫌歟。釋典曰。無緣欲生難度。於弘法志者。可思而止。不

可用之。只商舶來往。而賣買之利潤。偏可專之。貴國之商舶來朝之時。雖到著何之國。國津津浦浦所。不可有異議。兼日域中益加嚴命。宜安心莫訝。吾邦土宜備別幅。投贈之。采納惟希云云。通書引是時。本邦亦更造船。與其使船。俱赴其國。明年還來。謂彼人云。兩地懸隔。萬里艱難。必莫復來焉。是以絕。再不通焉。
續新話

沒斯箇未突。又莫所未得。又莫斯歌未亞。與言。西。城。俄羅斯。見錄。與。魯西亞。與。魯齊亞。見。鄂羅絲。又羅利。又羅父。又老槍。又老羌。池。北。偶。談。龍。抄。記。倭。略。大。清。一。統。志。

東 史

卷二百九十一

三十八

羅斯。又倭洛斯。三朝。臺斯。臺斯。新。唐。轄。臺斯。續。文。考。云。恐。是。明。人。記。坤。輿。西。域。記。鄂。羅。斯。一。名。羅。利。古。者。所。謂。莫。斯。哥。未。亞。坤。輿。西。域。記。鄂。羅。斯。一。名。羅。利。古。下。零。國。也。本。控。噶。爾。屬。國。見。在。歐。羅。巴。東。北。境。夏。沮。洳。冬。積。雪。人。皆。長。大。深。目。高。鼻。腫。碧。鬚。髮。黃。赤。男。女。皆。蓄。髮。男。髮。頻。以。膠。水。刷。之。使。其。卷。曲。女。髮。梳。爲。高。髻。男。衣。縛。身。編。體。扣。繞。女。衣。裙。衫。袍。掛。悉。如。漢。衣。但不。纏。足。耳。無。褻。衣。故。裾。長。而。兩。襲。以。銀。爲。錢。鑄。文。肖。其。汗。王。之。面。重。七。錢。餘。謂。之。阿。拉。斯。朗。俗。粗。與。莫。臥。兒。同。以。白。紵。纏。其。首。衣。細。軟。疊。布。羔。羊。皮。裘。土。氣。多。寒。雖。大。河。亦。半。冰。以。板。藉。足。屈。木。叉。腋。乃。馳。冰。上。

一畝百步。稼有禾粟大小麥。地產琥珀。雲母片。言。白糖。冰糖。紙。茶。鳴控。明鏡。玻璃。元狐。黑貂。猓。獾。銀鼠。見灰鼠。海龍。水獺。但金銀缺少。其餘果蔬之類咸備。

○增譯采覽異言引萬國航海圖說云。莫斯科未亞國。其北至百多瑣爾場海。東連大韃靼。南界都兒格。西接里都亞尼亞。禮勿泥亞。及蘇亦齊。其都城曰莫斯科。國主號臥羅多福兒斯多。又云。魯西亞帝。其輸他國物品。麻。梘。蠟。牛皮。厄耶土。獸皮。及諸皮。革。鯨油。醃魚等也。○又引萬國傳信記

事云。一名魯西亞。歐羅巴洲中大國。在其東境。其或係歐羅巴。幅員直徑。西起羅法爾城。東至阿比河。凡四百餘里。乃我八百餘里。南起彭兒多。北至哥辣蠟皮亞。凡三百八十餘里。當本邦五百六十餘里。氣候寒多。夏月間稍覺暖氣而已。○西域聞見錄云。北邊之大國也。東界海。南界中國。西北隣控喝爾。東西距二萬餘里。南北窄狹。自一千

至三千餘里。不均。

近古以來。關地極廣。西奉波羅泥亞。蘇亦齊諸州。南破都兒格。陷小韃靼諸州。取百兒西亞邊疆。滅哥撒。

東併大韃靼諸國。自沙漠北限冰海。至加摸沙斯加地。異言。圖及其邊海諸島。爲之屬國。故今世界第一大國。而其國長東西一百七十餘度。清順治中而來。始通使于支那。迭約疆界。增譯。異言。中分十六道。有窩爾加河最大。支河八十。皆以爲尾閭。而以七十餘口入北高海。國內兵力剛強。日事吞併。土地殆居世界中九分之一。以洋算成歲。分至。啓閉。建閏。日月蝕。纖抄無差。夜長晝短。見錄。按西北。域。記云。夜短晝長。冬至日止二時。氣候極寒。雪下則堅凝。行旅駕車度雪中。其馬疾如飛電。其室宇多用火溫。雪中行客。爲寒所侵。血脉皆凍。

堅如冰石。如薦入溫室中。耳鼻輒墮。每從外入者。先以水浸其軀。俟僵體稍甦。方可入溫室內。故八月以至七月。皆衣皮裘。多獸皮。如狐貉貂鼠之屬。一裘或有至千金者。以熊皮爲臥褥。永絕蟻虱。產皮處即用充賦稅。以遺隣國。多至數十車。往時國多盜。人競蓄猛犬。見人卽嚙。晝置穿中。夜聞鐘聲始放。人亟匿影閉戶矣。但國王習文藝。其餘雖貴戚大臣亦禁學。恐其聰明過主。爲主辱也。故其國有天主能知。國王能知之謬。今亦稍信真教。俗最饒富。凡欲貿易。須假託外邦商賈。方取信國人。若言本土。則逆其詐矣。有大

鐘以搖不以撞。搖非三十人力不能。惟國王卽位。及其誕辰日鳴之。當我元祿十四年。因火燒臺。巨鐘墜地。今尙在。又有巨銃。其長三丈七尺。一發用銃藥二石。筒中容二人掃塵。又有蜜林。樹木悉爲蜂房。國人各界其樹爲恆產。嘗有人入蜜林。見一枯樹。大過合抱。其人攀林梢。謬墜樹洞。蜜沒至口。逾三四日。計無所出。會有熊上樹。啗蜜。下掌探洞中。其人牢捉熊手。熊驚躍。遂從得出。艾氏圖說。近時國中安靜。建學校於諸處。教導人士。異言。總國分爲四大部。曰西魯西亞。曰東魯西亞。曰莫斯科。未亞韃爾。曰莫斯科。

時 地 卷二百九十一

四十一

未亞蠟皮亞。各有屬國數州郡。傳信記事。州內屬歐羅巴部。分爲三十九大鎮。每鎮有都府。附屬之。故鎮名大約據首府名稱。屬亞細亞地。分爲十四大鎮。名稱亦同。閩州首府。新舊有二。新府伯多璩。第一世王併諸州。建新都居之。曰伯德璩爾。或作伯多璩。當北極出地。五十九度。五十六分。東西天度。四十六度五十二分。從度數以下。人家整列。磚牆製二千百九十八。木造製五千四百九十三。人口二十七萬一千百三十七。就中五萬五千五十六。乃武官。又貴族大家八千餘。散在處處。本府周圍四方一里。帶河流。舟

楫通肥良的亞府內。異邦種族甚多。有獨逸種人一萬八千。佛蘭西種二千三百。英吉利種九百。雪際亞一千八百。亞爾默泥亞種一百。異種人所奉法教。遜瑪教。及異教徒多。府外匪有海口旋廻。又有郭門。以備不虞。門內商賈輻湊。來爲互市。至夜點六千五百一十四坐燈火。以便往來。舊首府曰莫斯科。箇窪。又莫斯烏。或莫斯烏。周匝四方一里半。人家一萬四千。就中磚牆製二千四百十九。木造製六千五百四十四。人口二十五萬。我文化十年。彼九月十四日。佛蘭西僞主勃那拔兒的率大軍。亂入本府。府人自縱火於五百處。

時 地 卷二百九十一

四十二

市街灰燼。烟炎不滅七日。於是僞主乏食。又無休人馬避雪之地。遂挫折猛威。大敗。嗣後歷年所。粗復舊時。增補

○增譯采覽異言。引萬國傳信記事云。莫斯科烏京城。分爲三段。其一部疊石作牆。一部築土爲封疆。第一其子城而名。該荅乙臥羅鐸。又吉荅乙臥羅鐸。其規制最宏大。疊赤色大石作牆。以環之。中央有宮殿。是曰揭勒默靈。以石作垣三重。深隍繞之。殿閣造建。美麗巧妙。寶庫及歷代坐陵在于此。又建二說教堂。及二觀。以美石爲砌。用鉛瓦鍍金。

覆屋金碧光耀。第二次郭也。名皮亞兒臥羅鐸。是白郭。皆用白石爲砌也。第三郭。今名設模臘尼亞臥羅鐸。以土築封疆。又傍莫斯葛河有郭。凡四郭周圍。當本邦十四里云。外皆河。名歷白林。環焉。都內人家。多用木造建。又去都城三百六十里。我三百五十四丈。當有五百寺觀。又有入爾馬泥亞人所居。彼一里。府造建美麗。人居稠密。又大小戰艦夥多。繫新都伯多珠勃爾孤湊。帝王居此都。多宏大壯麗之宮殿苑囿。其本國有名諸都會地。商賈皆聚于此。交易極便利。入爾馬泥亞和蘭。及諸外國人多羣集。

野史

卷二百九十一

四十三

造屋室住居。貿易貨物。故土地極富。百貨悉備。又設大學校於此都內。召有名學師于他邦。令教文學諸技藝于國人。法制禮樂悉備。人才傑出者益多。又置三府。其一天文測量之學。二格物窮理。三古今史錄會堂也。又有書堂。貯積羣書。或建刊書府。而刊行諸書云。

閩州敬從國主命令。尊稱其主曰臥羅多福兒斯多。大君義。又加撒亞兒。帝之義云。異言。引傳信紀事。

○和蘭所刊魯西亞國史志曰。國主拔悉里烏斯伊華諾乙斯與邏馬帝瑪吉悉未利安。結交極親。

睦。一千五百一十四年。當我永正十一年。明正德九年。受封。稱帝位。盟云。爲兄弟之國。子孫相互不相爽。加撒亞兒號。卽初于此。邏馬乃入爾瑪泥亞也。

國初城邑少。深林曠野多。素雖非不毛。人經營之稀也。國王諸子各有分地。爭位。或戰爭。近世而後。制度大定。傳統例正。以立其長爲法。國中無兵亂。官吏同志。經營土地。城邑益多。古時土人風俗野鄙。不達理義。不知讀書寫字。算計等。以國政不治。故他邦商賈至此者。不關國王命令。而交易頗濫。今也反之。異言。引魯西亞本紀略。中古國王伯多珠。坤與圖補。作伯德珠。第一世。當西

野史

卷二百九十一

四十四

洋一千六百七十二年。我寬文十二年。生。亞歷吉悉斯美葛噎祿乙斯三男也。初名伯多珠。亞歷吉瑣微咄。繼長兄。後立。時年十一。幼聰明。長而寬仁。專以安民富國爲務。其才兼文武。德澤及遐邇。討論政刑。服章溝洫。軍旅等事。悉新焉。非啻其國人感戴德澤。迄歐羅巴及亞細亞北地諸國。皆服其恩澤。異言。引魯西亞本紀略。

○坤輿圖識補云。亞歷吉瑣微咄女兄。曾微亞亞歷吉斯。半奈有弄政權之心。竊嫉國內須多歷流豆一部兵。謀亂。因要瑣微咄。擅臨朝。稱制。瑣微咄甫十五歲。隱然欲嚴備邦家。乃從事陣法。練兵卒。

處患難。少不撓其志。逢厄難。欲殉身數。遂降之。收爲己兵。迄十八歲。英明超俗。察曾微亞國不軌。幽之一寺。初曾微亞立仲兄意和武爲王。於是一國有兩主。使意和武遜位。初得領全州。始修造船隻。擇一員將。大造巨艦。交貿諸州。命士卒學兵事。投身於外藩使者。赴諸州。觀群國之風俗。或更召伯德琛密加越羅夫。扮身匠作。躬作食。操匠斧。工役親監視。造六十門敵軍艦。又留意於學術。雖微技。徒莫看過。必手自驗之。或至諸外科諸術。又酷嗜航海之技。欲熟知海上情狀。英吉利三世王要瑣

微咄實蘭頓。去過和蘭。一千六百九十八年九月。急還國。刻平亂。則戮罪人。縊一百三十人。唱曾微亞罪殺之。放流五百人。新建學校。定寺觀律令。招納術藝工匠於諸州。與土民約開金坑。蕃殖家畜。勸耕耘。遣輿地築城二科學者於四方。作諸州地圖。設鍛冶場造兵器。○西域聞見錄云。土俗喜樓居。有四五層者。梁柱頂壁皆用木。密灌油灰。不需瓦葺。而金粉彫鑿。極盡人工。開窓四達。或飾以各色玻璃縷金銀絲。以隔蔽之。次用其國之田皮紙。率皆修整可觀。木多易遭回祿。故火禁最嚴。一有

不虞。則萬家灰燼。室中皆有椅案。男女皆不能盤膝坐。一日兩浴。見親友賓客。無跪拜揖讓之儀。惟接吻以爲禮。嗜茶。必調糖而飲。啜之。食以麥麵爲常饌。魚爲上品。猪次之。以大茴爲佳味。人人嗜之。穀米則充牲畜機豆而已。官制文武皆懸刀爲佩。刀柄有玉金銀銅錫鐵之區別。官階等級視其刀柄而知。其民皆耕田納稅。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以爲兵。兵各有營。自十六歲入營。給伊馬匹器械。卽不準歸家。不娶妻。日居營中。習學訓練。遇有戰陣之事。則隨其將領而去。月支阿拉斯朗錢一文。糧

一石。年至五十而後出伍。刑罰極嚴。男犯盜。女犯姦。殺人不問謀故。圖謀以及出邊私入別國者。概以斧剝殺之。

初嗣立。至歐羅巴洲中有名都會地。察其風。勉富國強兵之業。懷集他邦學才碩德人。教諭土人。習諸文學藝術。拓山通川。與諸州交易。其土人舊染汚俗。悉改。禮讓厚勝他邦。國勢益盛。用兵也。一隊軍卒三十餘萬騎云。一千七百年。我元祿十二年與蘇亦齊。或作雪烈戰。九年終大擊破之。取哥撒更地。及明年。取其禮勿泥亞地。又與都兒格及莫爾太未亞戰于普魯砢

即女以下
二十四字
恐有誤

河尋行成。一千七百十三年。坤與圖補作一取蘇亦齊地。肥良的亞人與字漏生。沙瑣泥亞二國併兵。大與蘇亦齊戰。破之。攻掠其諸城。俘獲甚多。遂和親。所獲地甚多。又西併波羅泥亞國地亦多。增傳異言紀一千七百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行太平祭。布告帝國爵位於天下。一千七百二十四年五月。賞王妃加太里那功。即女帝位十一月。以鍾愛女子蓋那於波爾斯提以宇赫督撫。一千七百二十五年。忍疾行新禧祭祀。如古制。二月。病革。遂殂。年五十三。加太里那襲帝位。圖補加太里那亦賢。初輔伯多祿有功。

野史

卷二百九十一

四十七

世尊曰業那德拂洛烏。一千七百二十七年。女帝殂。伯多祿太子亞歷吉悉烏斯子立。年甫十三。號曰伯多祿第二世帝。居位三年殂。於是伯多祿第一世王仲兒伊萬亞歷吉瑣微咄女。先嫁哥烏爾蘭土國公。而寡。有才德。乃迎立之。號曰蓋那。掠畧波羅泥亞地。多。又與小韃靼及都兒格戰。大破之。奪亞鎮弗城地。及吉里摸半部。又伐都兒格兵。取地。攻莫爾太爾亞國下之。兵威大震。一千七百四十年。蓋那殂。其姪孫伊萬立。未踰年而殂。國人以伯多祿第一世王少女有令德。推尊立之。號曰厄利撒荊多。一千七百四十

二年。我寬保立其姪伯多祿歇阿杜洛微紫為太子。聽庶政。增傳異言紀稱其王猶為察罕汗。其女王有所幸。或期年。或數月。則殺之。生女留承統。生男則以爲他人之種。增傳異言紀見我天明年間。伊勢白子舟人光太夫者。逢風怒。漂流轉廻。遂至俄羅斯。增傳異言紀寬政四年。俄羅斯送來光太夫至蝦夷。稱毛呂。蓋俄羅斯來朝之始也。享和元年。俄羅斯人保宇斯止布侵掠蝦夷海濱。擊卻之。文化元年九月。俄羅斯送致陸奧仙臺舟人漂流者。且獻國王書。及方物。請交買弗聽。悉卻其貢物。先是寬政五年十一月。舟發仙臺。漂蕩洋中。

野史

卷二百九十一

四十八

達俄羅斯。初舟中十六人。其三人死于途。九人淹留彼土。全歸者纔四人云。文化四年四月。俄羅斯侵掠蝦夷。惠止呂布去。又抵奈伊保。又來松前。曾伊牟志里焚商船。奪一小艇。而送歸先年彼所執我戍兵四人。齎彼書回。到箱館。呈彼書。且請通商。謂倘弗聽。則明年以大軍掩東西二島。以懲不信云。文化五年正月。幕府使小菅正容。村上義雄。山岡景胤。夏目信平。督會津仙臺兵。赴預爲之備。追秋不來。引還。文化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俄羅斯船一艘。著里以志里地。船中有夷六十餘人。酋長名以里與留。船長名至昆布。

惠牟毛布留。船曰志也。那。上陸者八人。中有蝦夷一人。乞薪水。言語不通。幕府嘗有命。魯西亞來。則不論是非。盡殲焉。南部戌兵縱銃襲之。盡捕八人。送之於松前。在船夷亦不強爭。引還其屬國葛摸沙都加。文化九年八月。志也那船一艘。載尾張安藝漂流二人。及戊辰年所執去惠止呂布戌兵五郎次者。著船於勢牟遍許多牟。先令尾藝漂客二人上陸。請得去年就虜八人而歸。戎兵縱銃拒之。彼察事不成。再使五郎次來告狀。成者商議曰。此地戌兵不多。日夜不安。守禦殆勞。以達松前矣。乃伴答曰。生虜八口皆既勿

野史

卷二百九十一

四十九

首。彼必來侵我。乃墜殺之。彼倘再來。則我亦告松前設計矣。乃遣五郎次報之。五郎次頗勇膽。往具達之。彼亦放五郎次。歸勢牟遍許太牟。解纜去。是時。彼猶狐疑。曾久南志里人送南部卒歸者。彼逼之洋中。捕蝦夷一人。糾問八口死生。答曰。皆存在于松前云。又攝津兵庫豪商高田屋嘉兵衛者。通商惠止呂布。船泊久南志里內。計良計。即字伊。彼望之。縱銃四五十。夷載艇來。上嘉兵船。盡生縛之。歸繫彼船。而解縛供酒殺厚享之。尊敬不措。時嘉兵身纏絹帛。夷以爲貴人也。酋長謂曰。我欲有言日本。故姑勞足下矣。嘉兵

察不可遁。自若答曰。諾。我且輸糧矣。乃取米五十苞於我船運焉。酋長大悅。贈珠玉絹綬于嘉兵妻。縱歸其船。文化十年五月。志也那一艘著勢牟遍許太牟。先令嘉兵上陸。陳狀曰。先年我侵加良不止。惠止呂布。素非我國王所知。皆出加美志也。都可等所在不。良之所爲。故盡所嚴刑。今入貴邦。願賜就虜八口歸。前年五月。欲陳事狀。遇嚴拒而不果。故云爾。是以聞狀于東府。遣高橋三平。松本兵五郎。到勢牟遍許太牟。檢覈焉。六月。召夷酋以差許流止。船長許也久惠牟毛布牟等糾問。所言不違。更命曰。爾往年奪我兵

野史

卷二百九十一

五十

器去。今備員復之。併以證券來。我爲請大府。予諭書及生虜矣。期以當年。夷酋悅歸到保都可。九月十六日。魯西亞酋長以差許流止及船長等。遵約來箱館。獻謝往年侵掠書札。且言所掠去兵器。徧雖探索。未詳其所在。故殊呈謝書云。二十六日。召夷酋。予諭書及生虜八口。酋謹受之。爲謝恩。獻方物數品。而盡卻品物。更給米穀薪水遣歸。泰平風也集

○我羅斯夷兀老尹遭厄日本紀事云。文化八年三月。西洋一千八百一十一年四月兀老尹居葛摸沙都加。測量蝦夷地。南面。西白里亞蝦夷濱島。六月。守吏擒兀

老尹等七人于惠止呂布島。七月。幽之於箱館。屢糾問之。明年三月。脫幽逸去。四月。捕之禁錮。文化十年八月。免囚還國。迄次年六月。歸到新都。國王慰勞兀老尹。進爵爲甲比丹第二等云。

丁我文政三年。西洋諸州泰平安妥。干戈偃息。民口增殖甚夥。軍人數太增多。坤興圖補

跋水戶藩脩大日本史聚一時名儒執筆經三世百餘年之久乃能成之先考一介書生起續其後閱二千

部書撰野史二百九十一卷數百季間治亂興亡忠奸辨慝歷厯如指掌非精力兼人其安能遽至於此乎先考事有栖川

野史

覽

明

賞

親王欲就王府進獻一本以供乙幕府未造國家多故二者未果溘焉長逝明治中興開史館首徵

野史

此書

賜金幣於是先考之志始伸矣嚮者竹中馨德与文考謀聚珍印行親王賜序文判事北畠君於先

考有麗澤之恩為作
小傳今并刻之嗚呼
此書先考畢生心血
之所注諸君將伯與
日本史並行不肖文
彦亦得免罪戾豈非

聖

朝文化之餘澤耶明
治壬午七月中澣不
肖男文彦謹跋



野史印刷告竣飯田表兄製跋文俾余
代寫余短於書法然詎不可諱湯狀一
揮塞責
杉山令

明治九年五月二十九日版權免許

明治十五年十一月全部百冊內 自二百六十八卷至二百九十一卷大尾出版

東京芝區新錢坐町十六番地

訓點兼
出版人

飯田文彦

東京神田區淡路町二丁目四番地

印行發兌

國文社

日本漢文史
籍叢刊

第一輯

紀傳體

[General Information]

□ □ ⇒14664020

SS□ ⇒14664020